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集部第一七二册目次

媚幽閣文娛初集九卷二集十卷　〔明〕鄭元勳輯　明崇禎刻本 …… 一

閒情集六卷　〔清〕顧有孝輯　陸世楷增輯　清康熙刻本 …… 六四七

媚幽閣文娛初集九卷二集十卷

〔明〕鄭元勳輯

明崇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文娛叙

往丁卯前璫網告客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讀禮之暇搜討時賢雜

作小品而題評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余州公代興雷轟霆鞫後生輩重趼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

魯直楚之袁氏思出而變之欲以漢幟易趙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孤出或四起神鷹掣

鞴而擘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卽使弇州公見之亦將感得氣之先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

正聲悅耳卽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淫

杜預癖柱下之五千言毘耶之四十九年法卽至人累世宿刼不能斷文字緣而況吾輩乎嘗反覆諸賢

文一讀之蠲愁再讀之釋
涕三讀之不覺呻吟疾痛
之去體也其庶幾大祥之
援琴乎哉余曰寧唯是開

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
道子請畫鬼神於東都天
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
試爲我纏結舞劒一曲庶

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
脫去縗服裝束走馬左旋
右轉揮劒入雲高數十丈
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

承之劒透室而入觀者數
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
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
下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

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鑒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清讌玄暉娛於澄江未足比于文娛之壯觀也

眉道人陳繼儒書于

硯廬中

文娛叙

文古無選自昭明始而後世因有選體蓋諸家之心力以選者之眼光注焉正如明輝星爍水止而咸歸紅艷綠濃鏡潮而倶受即謂廣昊靡繫厚地鮮蘢可也故選之難倍於作雖然作自難言之矣涉於江海則沿泝斷流登於泰華則培塿絶

峙孟堅以博贍踞壇長卿以富麗執耳而義真新語輒以隻句單詞上傳班馬之席何也樂廣人之水鏡見之瑩然如披雲霧而見青

叙　二

夫王衍與人言最簡及與廣言便覺己之為煩文與可曰吾竹林所聚在篔簹谷可遣求之他日持一幅以示大蘇才數尺耳而有千尺

之勢文有小品將無是耶以索解人恐未易得邇來邦上識鄭超宗超宗之言曰小品一派盛於昭代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野鶴孤

叙　三

唳羣雞禁聲寒瓊獨朶衆卉避色是以一字可師之語可標與於斯文樂昌貝極唐子曰洵如是也飛燕輕盈仙乎仙乎太真豐豔

妙在阿堵百尺竿頭和盤
托出矣昭明而後嗣〻真
誰請於超宗此選卜之
古閩唐顯悅題

黃海李永昌書

白門李文孝希禹梓

文娛自序

讀書不求解猶訾食不肥體也不如勿讀即解以求得已不勝不解之苦何如不假鑽味羨好盈眸聽樂聞香瞭人亦知稱善斯為快事予少時好妙賞文惟此專嗜進以沉博大章心非不敬如對端方之士我冠鐵面愛不敢畏矣丁卯秋失怙以來形神放廢并是文囷瓊粒亦稊稗棄之不惜抱影銜思忽忽不知所屬偶于數見不鮮之外采新獲秘令我矜覽陶縱竟讀笑啼不啻飲神漿聆天樂于渴且倦之時也結結頰解囬視曩辰所賞又復聽而欲臥夫

人情喜新猒故喜慧厭拙率為其常而新與慧之中何必非至道所寓晏子東方生以諧戲行其諷諫誰謂其功在碎首剖心之下文以適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俠客忠臣騷人逸士皆能快其臆而顯攄之故能談歡笑并語悲泣偕彼有隱約含之

不易見者進則為聖為佛退則一頑鈍者之不及情而已吾以為文不足供人愛玩則六經之外俱可燒六經者枲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悅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則天地產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悅人者則何益而並育之以為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悅則生亦槁故兩者衡立而不偏絀然六經不可加而諸文可加猶花鳥非必日用不離而但取怡悅不無今昔開落之異若以代開代落之物必勿許薦新而去陳則亦幽滯者之大惑已爰摘其尤彙為茲集密

爾怡悅初不以持贈人但念昔人放浪之際每著文章自娛余愧不能著聊借是以収其放廢則亦宜以娛名戊辰冬過雲間私視眉公先生若有甚獲其心者愛而欲傳援牘為序曰人之娛此當有什伯于子之自娛者神漿天樂而子。是私之毋乃不

祥乎余弟然其言乃次第訂梓閱二歲庚午初夏工始竣

廣陵鄭元勳識於靈谷萬松下

媚幽閣文娛目錄

賦 附歌行篇

燈花賦　鍾惺
平夷賦　黃道周
狀元紅賦　蔣德璟
山居賦　徐世溥
君山方竹杖賦　徐世溥
春山曉煙賦　何偉然
柳賦　徐世溥

別淚賦　張明弼
情賦　徐世溥
倸賦　沈承
小嫣賦　張明弼
憎畜犬賦　徐世溥
鄴中歌　鍾惺
荔支行　俞彥 附宋珏
崴眉行　陳繼儒
燈市篇　倪啓祚

文

矯輕警惰文　黃道周
逐蠹魚文　黃虞龍
懺目文　沈承
戲題酒社移黃生文　馬之駿
祭倪武雙太史文　李柄
祭張雎陽文　倪元璐
祭震女文　沈承

書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鍾惺
擬西子恨范蠡書　李之椿
訴父冤書　魏學洢
與錢御冷　方應祥
柬李衷一　方應祥

序 附跋

庶常進學箴序　黃道周
奇女子傳序　陳繼儒
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序　方應祥

鄭都甫石室制義序 黃道周
會試録後序代 倪元璐
江西鄉試録序 倪元璐
祁止祥稿序 倪元璐
祁司李玉節傳奇序 倪元璐
淇園序 王思任
喜鄒愚谷至白門賦詩序 鍾惺
閩中荔支通譜序 沈長卿
選丁卯江西墨序 倪元璐

郭蝶公五先稿序 艾南英
沈君烈遺稿序 周鍾
史記序 陳仁錫
二續古文奇賞序 陳仁錫
李岡甫制義序 黃道周
秋闈夢戍詩序 譚元春
白香集序 沈春澤
洞庭游記序 文震孟
關壯繆定本序 姚希孟

張茂仲新藝序 倪元璐
甲子行卷序 朱灝
簡遠堂近詩序 鍾惺
紀修蒼浦園序 王思任
玉茗堂全集序 韓敬
花蕊夫人宮詞序 陳繼儒
補孤山種梅序 張鼐
名山小論序 沈承
贈偶伯瑞序 沈承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序 王思任
玉鴛閣詩集序 陳繼儒
考卷幟序 沈承
英雄概序 王納諫
孟子若桃花劇序 倪元璐
壽董思白元配龔夫人七十序 陳繼儒
花筵賺序 范文若
前歷試卷自序 艾南英
次韻落花詩引 倪啓祚

俚引　王納諫
爽光野乘引　朱灝
王季重悔謔抄引　倪元璐
陳李慈奕閣圖題辭　李柄
卧遊題詞　陳繼儒
跋西蜀尹西有圖卷　倪元璐
跋董玄宰書冊子　倪元璐

制辭 附奏疏議策

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誥命　黃景昉

贈太常寺卿魏大中誥命　倪元璐
贈太常寺卿周順昌誥命　倪元璐
吏部左侍郎張鳳翔誥命　倪元璐
南京國子監司業文安之勅命　倪元璐
太常寺少卿沈惟炳誥命　倪元璐
刑科都給事中王繼廉勅命　倪元璐
福建道監察御史馬如蛟勅命　倪元璐
行人司行人李之椿勅命　繆昌期
南京大理寺卿徐良彥勅命　姚希孟
擬汰冗濫軍需疏　黃道周
毀三朝要典疏　倪元璐
辨東林疏　倪元璐
守覺華島機宜議　黃道周
蒐逸才議　朱廷旦
泰交策　方逢年
文體策　沈承

傳

漻潭翁傳　陳繼儒

李公子傳　陳繼儒
雲棲蓮池祖師傳　虞淳熙
白雲先生傳　鍾惺
陳松傳　馬之駿
李謫仙逸傳　蔣德璟
楊幽妍別傳　陳繼儒
愚公傳　虞淳熙
小青傳　支如璔
小青傳　陳翼飛

後白采林傳 陳惟恭
黃山人小傳 朱國禎
懶母傳 朱國禎
李金兒小傳 朱國禎
博雞者小傳 朱國禎

記

鴈蕩記 王思任
玄嶽記 袁中道
南明記 王思任
天台記 王思任
仙都記 王思任
浣沙碑記 唐顯悅
小洋記 王思任
螢芝齋記 張明弼
半樵山房記 唐顯悅
太華山記 李之椿
虎丘三泉亭記 陳繼儒
寶林寺小記 范可權

游五洩記 王思任
遊洞庭諸刹記 姚希孟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登縹緲峯記 姚希孟
游勺園記 孫國光
游苧蘿山記 王思任
睡香菴記 孫國光
核舟記 魏學洢
姚太史風樹堂記 陳繼儒
雲鷗閣記 魏學洢
雨中初遊西湖記 朱之俊
自雲栖還宿昭慶寺記 朱之俊
發昭慶宿岌光菴記 朱之俊
發岌光宿法相寺記 朱之俊
遊洪崖記 徐世溥
猗狂園記 張明弼
顧龍前山記 張明弼
聽竹樓記 錢應金

横山記　馬之駿
泰淮戲舫記　傅汝舟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王思任
淑女記　何偉然
再復石佛寺碑記　姚希孟
雜文　附賛龍須許募疏語
代石言　虞淳熙
香眉小案　沈顥
毀鹿椅判　虞淳熙
閑窓論畫　董其昌
臨雲樓雅集詩紀事　李良
錢詈　失名
雲湖釋壽鄒徵六袠　眭石
原詩　蔣德璟
彈陶　黃道周
讀諟　倪元璐
同學請撤　倪元璐
文心外符　黃道周

責和氏璧　黃道周
花樓薦牘　李元介
魁星賛　沈承
有稱留侯以賛志景仰云　項煜
古硯說　許獬
制毒龍說　虞淳熙
準提菩薩一十八臂頌　姚希孟
雙鶴頌　王納諫
天台評　王思任
金谷序蘭亭記評　項煜
翠林菴募緣疏　馬之駿
募裝佛像疏　倪元璐
普陀寺募化觀音殿疏　沈承
修瘟司神殿脊疏　沈承
重修鶴林寺疏　陳其志
普同塔募造疏　沈承
自述　朱國禎
駢語　雜集

目終

媚幽閣文娛

明　鄭元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元化贅可訂

燈花賦　　鍾惺

與茂之夜坐累夕燈盛華異而賦之刻花燼爲限時庚戌九月廿日

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兮乃從寒焰而擢跗惟青蓮之寄生於火中兮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釭以爲盋兮瀉蘭膏而作渠幹寸葼之柔心兮儼碧筩之挺夫紅芙於是初苞蕾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囷以象華華細紛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蘂珠之流耀兮或結繁而縈乎太清乃忍微霜以養照兮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諛挑兮思暫倏而落英背檽隙之商飈兮慮乍定而忽驚俄脫甦而茁生兮終然華爆爆以敷榮愚彼寒蛾之貪明而搴芳兮斂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蔽乍虧若離若續疑商雲之承夫桂輪兮類朝霞之濯夫若木散幽藹而結孤秀兮宛翠旄與金支綴春光於火樹兮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於杖頭兮焉見夫夕秀之垂垂粲解語以獻笑兮怪夫燭胡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欲臺以棲兮寸宵榮謝春而秋兮油花可卜告我孫兮曰有遠期晤言適兮

娟娟濯濯鮮秀欲滴

平夷賦　　黃道周

渊風舉而螟螣枯黃星磨而鋒距息聖人有道藪清
波伏以理揆之不其然乎方
顯皇之初載天下多賴命鉞三出薄震四屆蠻夷稽
首詟膝罔外迨於末年澤廣菁深柯稠灌密屬甲齡
於緹魚蕭斧依於變室天下熙熙雕衣鏤食匪茹之
民日步作之而忘帝德東西耋爾雙趯見戒雖壞腐
而就陁亦忘戰之害也觀夫董虺既殪果兕再發科
勺之檻已送仰逞之魂重奪酌醽而注腥唇焫蕭而

薰辨髮於斯時也先丁三日
顯皇方升蓋甫在旒冕之齡也維貽謀之風張故赫
怒而可繼肆於我
皇懋歨用興殷憂乃啓思武丁之濟發感于羊之未
替洒埽戒剔克詰揚厲騶虞張目而威猰貐鵕䴊動
翮以鼓鷹鷙招搖所歸靁蝀電掣跛者爲之驟奮聄
者爲之擘䏏東試而徐賊殲西試而水蔺殪蟲落之
首聯於螾珠防風之脛結於象齒髓腦余吾之勢炙
口成炊盾鼻崖顏之文逢足而是

天子曰嗚呼此其小小者烏足以媿我
顯祖東討之事乎昔我皇祖沈幾睿照武無臣而不
勝文無微而得貌仁涵日斧之威義滿月弧之轂罔
寺之駉糞其黃金束帶之儒縈其白豹動則裃庯行
師居則古酒長道是以雲無礙車風稀箄策圖列九
五星陳四七不勞組纓而海西送逆大咤則阿台糜
尸小叱則兀堂喪魄既又十年英風益上嶽頓五指
海平一掌甫鼓而清靈州再鼓而匡平壤接轂而龍
囮土崩還棹則日蝠稽顙陳穉不缺於倉水流不絕

其鏦於都赫赫哉維
二祖之威靈故假溢而遐暢嚋師武之不力乃東顧
而多讓於斯時也蟠灌充庭迦爽溢署人筮寶龜家
籌七箸醫巫閭之殺氣將蘇佟哈赤之崛強何慮大
司馬若念虎螭不懋熊羆逸制則或告以簡士致日
立表譙誓三千之試方叔二廣之掖楚子越踐臨期
而三汰其卒魯起林和而再致其死大司農若念轉
輸不繼泉貨纔竭則或告以營屯因地徵草就水公
劉以三單徹田元老以甾畬釆芑棗杜之謀藏覇世

充國之言熟人耳黃扉之內若念鼎不易舉材不再
借既禮樂而未遑何樽俎之多暇則或告以南仲之
城朔方吉甫之歸自鎬周旦踰嶄石之山召奭界盧
龍之道異弩之驅羣羊雄風而嘘塵埽我
皇上憑軾而聽之以爲洵如是吾可謝捬髀之憂受
求寧之報也於是玄冬十月草枯霜結木弧折於嚴
飆馬酪漬於積雪袴畫龜文帳飛綿蘽山白義屑之
魂海青胡兒之血蠢爾東夷將欲樺皮灼羊骨携鷄
兀反菟髑延頸扉耳麇聚於巢穴之下蓋亦恫於我

武將暫徙而避野七萃之士目射意跨坐舞不禁呼
勇欲賈以爲是蓊蘙之林可投炬而赭也然且
天子慨然思肅慎之誰庭諮有苗之昌格既同德以
均施何豚魚之異責爾詩書所陳固得無長者而稱
之乎於是元宰獻臣格人碩輔咸誦江漢綴常武詠
雨雪之風按六月之諧合進而敷曰夫古之繩武躋
聖揚休有光者豈必棘信宿之烈哉蚩尤鬼方之師
亦或三四年矣所貴於治天下者明刑而刑不干明
賞而賞不僭禁剬炎帝之網誡佩秦昭之劍醲區中

以流和總八荒而恫念非獨遺禽之失不誠於前亦
龍蛇之奮將圖其漸也昔者告堯養辜而貽帝舜父
命紲澤以試亂征漢文大畜而貽景武景武勸力以
燕元成雖惠敏之殊致各因時而同經豈謂前積者
功收於善藏嗣振者德分於後競乎故夫闢竽而思
聚者鳩民之鴈也鑿門而蹈凶者從戎之督也反身
而修文者主相之服也鳩民而聚聚不疑故有兩造
古與如晉于白辭
之縣入金矢十家之戶賦鼓粟從戎而凶凶不愕故
有顛頡之項借以威曼子之頭報以福主相而修文

文不朒故有覇主歷頌於勝人士焚捧心於伐國信
三事之分趨艮何苦於越咋苟憂之未除又何果於
殄慍今方
皇靈旁敷天牖無艾師錫騂蕃多士克配宵衣之衰
鴻鴈蓀旅之蠲徂徬老成焦思弼謨於內樞補枯異
襄略於外丙魏合謀於丹宫楊僕滌刺於下瀨辛趙
分奏於金城韓李明徵於遠塞况又挹婁山顛髡頭
星渺貂暾屍而垂畫金易粒而絕少老憨之才既竭
夕粆之部欲撓扇蘋末以鼓斷絲發號猿而臨鷙鳥

故陳傳之鋒可以不剃而月支之頭可以坐懸也
天子維曰都哉允塞克壯其是之謂乎吾今乃知七
旬三年之異効而同質也於是玄昊感禋神物涔錫
白狼去而銜鉤玄菟來而貢職廟卻渥洼之歌夷翻
海宴之譯蓋不踰年而西賊殪東奴服戶咸自在城
皆安樂遐劉之頌與太平之舞作重爲歌曰天甲昭
旋明堂開兮義馭殷中燐何來兮巨骨長顱揚以灰
兮尺咫之砮焉足材兮後夫逢凶天所摧兮梟美無
音不可懷兮虎彪扔執䃸渠魁兮爾亦吾民無所猜
兮宇宙翟清纖絕埃兮皇帝功高尚懋哉兮

沉博絕麗之文于雲殆指是歟○斬温禹以釁鼓
血尸逐以染鍔文實有此壯氣

狀元紅賦 荔中名品

蔣德璟

若夫金僂栗玉鸗卵龍牙𪁪囊椰鍾黑葉綠紗蚶殼
朱柹星毬鷄肝霞墩松蕾金線冰團牛心鵲卵淨瓶
蜜丸夫固亞僕乎瀘粤然猶閩圄之下丹也逹者忠
惠之書譾于方氏撟二百而爲譏竟淪掩於鐸里維
鐸及奕誕降嘉祿延壽是孳祥井是沆移紫度緋法
藍心恥流觀夫伏熷秋回百荔垂濈黛葆扈雲彤實
射暹夜星晝熵圓蓋方陣譬若火峰其木不燼又若
瑱玕萬斛鳳丸離離芸風氣闊千步又若洛媛含辭
未吐寒泉三尺濛浴天芳又若合德初出蘭湯廣上
圓下皓肪中沒又若宜主柔溫無骨霧綃半劈醴津
斯曜龍漿斯落又若吉雲露珠一勺昶膜釀英又若
水晶穙核焦封又若丁香應噏灰滅又若甜雪留芬
射越弛服墜褵又若茵墀流汁入渠故其冬青春榮
之性絳襦玉膚之狀駁犖辯艷之糙𪍑渴補髓之湩
亮羣族之所伏嗟難得之覯況是以斂頭盛髯雙髻
本禍王娘鄣袂將軍攤鐲服其實者挹膏漱瓤爲荔
羨僱昔扶荔之宮積草之池金明搖風十不一易若

乃雒陽置於嶺南長安貴於巴蜀法部初哇明駝暗翻撫酸苞而虛憐悵珠靨之巳禿悝嬌環之解笑固以珹玏爲結珠忠惠之書攬二產汰閩江之畋罽未若兹種纍歷乎三十二之外重日震氣五滋狎獵的纚生代巧兮荅遝蚌胎誰其冠者緊延壽兮元昂風堠宣和航尾珍非質兮皇罕連賓願登上林比禹橘兮

奇珍異卉誰能一一名之要不能不欽其寶

山居賦

徐世溥

出自西門言涉江滸背遠城郭依于山阻負巖爲楹囚麓開宇山中有人來叩余戶公子胡爲山居良苦春畏出蛟冬畏伏虎虎谷蹲以生風蛟天飛而挾雨是以居人春戒于雷陰行者夜號以求伍爾乃凄飈恒秋寒日不午峻隱霄而難旭幽含嵐而易暮見殪雲以生悲復狂風之常怒廻阿激峭崩松飛梠悄愴寂歷恍惚驚憮䰴含睇以媚人猨擲果而相侮班蛟黃毒玄蟻蜒巨宵眠輾轉閑居錯迕且今守令失政坝不安堵稻稼鮮收盜賊時舉嗟短垣之易超諒非薄墉之可禦公子何不斂跡深閨安神邃宇春盼陽景冬避嚴苦秋衣納清夏簟却暑或意至而遊嬉維傷時而慕古對酒當歌停觴看舞友朋相存從容燕語承色笑之康怡倚縞紈而延佇孰與夫離遠親賓貍貉爲侶哉答曰嘻山中人未之知也狱枯槁者夸朝市爲榮華好寂寞者嘉山林之脩遯居陋逐紛苦喧慕寂性各有安趣各有適子之所言匪余之所則也今夫倚崖爲壁鑿岫爲宮陵薄相帶丘麓相縈前

則紆阡廣陌背則嶺複岡重啓南戶而眺遠碧俯北
窓而瞰懸紅朱霞界天峯初酡而繼赤斜暉半靦壑
含黄而曈曨奇石碕礒怒峙相向雪膚鐵色是不一
狀或獸而蹲或人以望欲墜復倚傾撐横嶂背登高
岡羣峯嵯峨川原在目高下交過古道曲直新阪陂
陁其雲生也荏苒巃嵸蒙茸婆娑搖搖相逐若期于
阿横巘無缺出谷有波奔紫崖而黑掩映綠樹而白
多爾乃彌天垂雨通畦溢澗飄飄翕忽不知所散其
風生也輕盈縹緲清和寒涼搖青蕩綠振柯鳴篁出

自幽谷來集衣裳爾廼季秋玄冬凛冽勃蓬迴薄衝
激浩呼洶湧若長江之澎湃林壑爲之震動逮其狂
闌怒緩樹定草靡千山倏靜不知所止木則叢灌茂
林蔚然四植柯葉交加枝幹相直橘柚千章杉松百
尺蒼皮兕形碧鱗亂色甘受霜而秋黄苦凌寒而冬
碧或懸垂于傾岩亦横生于絕壁彌天餘影透日有
隙靈卉奇藥雜産其中女羅薜荔繚繞其側沓蔚芬
芳難以殫記卉木藥芝不可備識鳴禽不一睍睆參
差飛翔林中徃來投擲赤白異彩組綬備色長尾宜

照文羽如織高冠長距好音連翼飛不避人呼而就
食鳩獨鳴而知雨烏羣栖而知夕麑兔得霜以桀驕
麏麞避雪而遂馴騰武者遲氣藏跡者養文往來狌
狌相從跛跛見猨猱之攫木思有巢之遺民嗟玄風
之旣邈軌反朴而含淳其爲俗也禮簡人情樸而閒
開戶不盈五室不連三素布累首居者不冠散處谿謀朋任
山谿真得棄也谷佃于壁閒旬日浹辰無人往還有客至止駭而出
觀當慈母之操箠稚子則走乎山巔遠村舉火而烟
纓阜雞栖于塒而牛歸阡獸不網罟鳥無驚喧維斯

人之易與將逍遙兮永年且其連山隱伏平疇相其
塍埒縱横水木明瑟面畦枕砠流泉在北下有淵水
上有磐石喬木來風夏可偃息流觴從杯浮瓜沉李
濯纓濯足惟吾所適晝遊遨以眺望夜歸休乎巖室
孰與紛紛歸市之人擾擾趨闗之客哉然則公子何
不擇勝區開名園道枉渚引清漣植嘉卉育飛翰招
走屬致淵潛搆臺榭啓亭軒披啚史繹靈篇閏房窈
窕遠近芊綿與良朋達士論說乎其中暇則盤桓乎
其間縱觀乎其前斯亦人間之至樂足以自怡其天

者也、日未也、苑囿之觀、沼池之樂、豢鵠鴟、養魴鱮、環以長堤、灌以清渠、種以楊棣、植以芙蕖、對客鼓琴、呼童吹竽、酌芳醴、歌飲趨、攜手而遊、接袂連裾、皆富貴之侈淫、匪達者之歡娛、若乃峭峯萬尋、去天四五、搆室其下、離羣絕侶、日暮登高、以望大荒、見千里之楚、楚哀壑條兮威遲、岡阜莽兮廻互、平沙曠兮蒼黃、曲陵繆兮紆組、眺峯崿之紛、望感蘭菊之蕪、終古蒹葭蒼而思秦、木葉落而傷楚、或悲起乎秋天、或思同乎春女、感興懐于丘陵、仍遣情乎島嶼、嘉危峯與明壑、將飄飄兮輕舉、苟余情其信樂、又何戀乎金闈之與玉宇、高山兮峨峨、曾崖垂兮青莎、樹木兮蓊蔚、清風兮振柯、狖啾啾兮夜鳴、禽翔飛兮暮過、陟崔嵬兮四望、青山槩兮若螺、幽人兮空谷、羌獨處兮浩歌、目極千里兮曠莽、思美人兮傷如之何、

情深于騷、材兼乎選、遂爲絕唱○古艷極矣、却無一字堆叠、所以遠乎六朝也

君山方竹杖賦

徐世溥

仙人方瞳、遐處雲中、來遊下土、策杖如龍、有虬而獻者曰、臣有異竹、可以爲杖、骨法寔奇、應君之相、仙人乃受而植之于洞庭之極浦、君山之孤嶼、宵眇蓊欝、此焉是居、客有自楚來者、爰將之以示余、爾乃披渭酋于漢志、歌淇澳于衛風、訪篠簜于震澤、徵篔簹于洋中、會稽則幹傳白羽之飾、嶰谷則律中黃鍾之宮、葢竹之爲德也、武備甲鏃、文含毫毛、巨容舟斧、細度笙簫、王延嬰兒、駕之以遊嬉、父老曳之以逍遙、是借適野未宜、入朝則有寄匡廬之石虎、號羅浮之鍾龍、曲根產粵、勁節來邛、比靈壽以扶老、代白鳩而相從、若夫雲夢箘簬之資、巫峽篁篠之器、山阿悽幽篁之曲、九嶷挺兩岐之瑞、覘葆無殊、圓柯靡二、信楚國之多材也、未若斯之洵美且異、乃爲頌曰、弗如圭兮、弗如璧、象坤儀兮、應地德、規兮規兮、羌弗爲兮、觚兮觚兮、君子扶兮、山有竹兮、竹圓澤、戎獨有兮、東西南北、永終古兮、爲司直、容乃倚而歌曰、洞庭春兮湘水秋、帝子泣兮雲悠悠、悲江濱兮班班、歸來君山兮聊淹

留又歌曰洞庭風兮君山雨夜寂歷兮似太古願爲龍兮逝葛陂懼多讒兮逢君怒重曰洞庭旦兮君山晩烟冥冥兮波澹澹遊子來兮勿余聘靳爲杖兮諒誰怨無貽余甘露兮悲大宛有遷客聞而歎曰聞竹千畝蔚爲茂林方竹一株尚尋斧斤不遇知己漆而爲圓竹猶如此人何以堪

感慨係之我心孔悲

賦 五

春山曉烟賦

何偉然

春山冶媚欻兮吐鮮迺酲曙色滇蒙卑烟隱曉枚而蘊黛籠翠微而連嬳維烟雲之逸性原與山而爲便乍媚鬟之亂風復仙蔣之抽月乍文縠之霧捲復氷綃之市揭忽忽悠悠非粘非曳若山靈春睡未覺而素幃尚垂野鶴夜唳而羽衣猶刷草木無香入薰野燎不焚燗發寒江之水面飛至神丘之火穴分來迷花抱石春艶朝顏屯山冒岫嶮巇欲埋類愁人之眉鎖顏鬱結而不開山圖巖畫李夫人簾内朦朧幻魄游魂楚襄王夢中彷彿何綿茫盤礴之難狀而廻散縈積之無恒也豈中有異人焉如介子者天啓其逸欲燻之而出谷有異珍焉如和璞者天愛其寶故晻之而霾采有清臞之骨焉翳被之而留其瘦影有幽潛之姿焉沈冥之而養其龍德不則憐山屐之方騤未許靑鞵踏破侈春工之淫佚不嫌粉翠太盈問蜿蟺之奚從莫披根而躡影嘆譎起而横出予適悲夫人情旣見世態之如曉煙誠藏山之惟恐不深

金粉迷人

文娛 賦 六

柳賦　徐世溥

溪頭柳發江上春歸有美一人傷心緒緣閑行烟暮
折而賦之竊聞園中鬱鬱漢南依依章臺綠早薊北
青遲白門則啼烏爭宿灞陵則班馬常嘶勞勞亭畔
若耶水西所以笛聲恨別瑟調傷離至如託根墀側
移植殿頭翠袍夾乎馳道青瑣垂乎邦溝深宮長樂
別館忘憂吳娃恒歎梁王每遊發枚乘之麗藻憶張
緒之風流斯則柳之榮遇也爾迺淵明荒宅叔夜山
庭先生表姓中散匿名暗度杖履之跡遙聞鍛瑟之

聲斯則柳之高隱也及夫軍屯細柳衛宿長楊旌旂
十萬羽獵輝光但識亞父詎問劉郎叛兒以白花遁
駘季路以柳下稱強斯則柳之武俠也若乃深藏朱
戶淺映清池垂露光濕桂月星稀暮春脩稧枝滿門
楣蟬抱柱而不脫魚驚緡之不移樓上之素手遙出
當爐之秀肩近齊弱舞楚國之腰彎書秦宮之眉隨
風暫舉向人復低遂使情鍾美人心悲蕩子夢繞大
堤魂搖江沚媚暮烟兮千條漾春光于萬里不比拙
于松栢詎爭妍乎桃李哉　濯濯姢姢恁地明媚

別淚賦　張明弼

白雲在天黃花滿枝與子一別相見何時況燕婉兮
情纏乍判吳兮路隔天一碧而愁長野四青而怨積
風遷嶺而殊音雲換川而同色川多去棹嶺有還鑣
別衫齊挽離日雙挑零花戀葉斷梗懷條攀鮮類兮
潤落傷綠賁兮朱銷摻予之衿掐子之心予何爲兮
煩忡君奚事兮沉吟水深深兮可涉山高高兮可越
袂一判兮萬里盼暫回兮千日哀緣心兮忽來淚向
君兮難絕乃其雙眉全下半臉微迎鬟低黛接面轉

紅生黛隨恨滴紅入啼明珠光流而粉破玉艷發而
筋横爾復弱朧難加苦言欲語似蝶影之縈絲恍鶯
聲之褫雨指渺渺之雲天顧茫茫之煙樹子從何去
君向何迴雲天誰辨煙樹空猜願征艇兮合怨畏岐
路兮分哀引日幾傳含聲一咽腸死青停唇融朱結
燭溜未枯綫痕如接拭絳綃而化殷落素盤而成血
著闌竹而文生捻盆枝而瘢出影入境而雙啼露將
花而並泣既而凄雨初微慘雲猶漬悴色交頤媚光
染骨倦臉滅紅怫了　入看還延日無餘晷殘陽

一樹斷煙半山咽聲何處山深月寒蛩割惜而響微
雁分悲而音墜木念美而黃痂草憐人而碧瘁盼素
月兮長暉鬱青霞兮奇意欲寄愁兮天高將埋憂兮
地圮悲乎哉卿懷落我心卿淚沾吾手死泣玉兮留
膺惜怨香兮辭袖知子有念何人蔑懷高丘非夢匂
金有臺儻丹心之不變睇青鳥之頻來

江文通曰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可謂情至極矣而猶云難洞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未能摹寫若此篇可謂暢所難言無復餘緒

豈生花之筆遙相授耶抑文通再世補其缺略耶

情賦

徐世溥

情賦者溥所為也昔衡作定情賦邕作靜情潛作閑情咸假美號抒厥鬱陶名則閑定寔多情矣僕質陋而善懷意有所極不欲自諱乃假女詞抒我士心豈敢希美聊用遣志云爾

爰有良士築居丘園簷不妨帽墻伊及肩旁引還淆面帶清川春日載陽伏乎曲欄倏風始至吟鳥參差長堤短柳古木新籬波蕩文縠烟網游絲嘉鮌躍乎中沚翡翠嬉乎水媚見柔條之始綠感春氣以相思

若夫弱顏惠質垂髮接眉輕盈小袖美靜深閨沐餘擲初蘭夜花時私心洸瀁忽如有思色溫辭減匪悅匪悲未成佳人尚稱孺子忽持鏡以心傷乍攏成而自喜情想迷離不知所以似天誘其美懷感氣感于荃芷至若容華盛茂性資沈詳艷光四照移步生香吐辭婉約妙解文章鎖脩眉于金閨束細腰于曲房闌干十二學巫山之峯行館三五應明月之望乃遠離公子希見君王開室聞鵲空帷宿壓丁緩之爐不爇趙女之瑟誰張闇鬱苦色淒其蕙芳點點墨而歎

髮泣瓊研以愬腸紈扇虛掩彤管自涼乃有東門幽遠漆洧清瀏和風駘蕩駕言出遊秦氏好女自名羅敷盧家少婦共說莫愁遵汀旁兮搴杜若步陌上兮採桑柔紛如邂逅私皆有求女多竊眄士無正眸欲言未敢將行且留冀摻袪以適願懼感悅而含羞貌慷慨其若酡譬泛流而無舟亦有溪名柳葉巷字桃花徑廻深里路入狹斜隨毋游紈從姬浣紗長袖善舞清歌共誇獨引意于箜篌間度曲以琵琶尾號燕鬢贊疑鴉幾來茂陵之聘屢枉河陽之車頻滅燭

而不應終對燈以自嗟意寡所願心兮匪他想公子于雲中慕名人于天涯又若秦宮帝子貴主嬌娥不效俠瑟雅好吹簫御風翱翔乘雲逍遙遠覽八極輕舉重霄忽反顧兮咸陽渭水生兮春艸亦復心懷儔侶情悲寂寥難割情于夫君終驂鳳以偕飄感時顧物惜影矜容比目共波連理同風安得所思相依西東願與子爲一身兮慰中心之忡忡嗟目短于自見兮慨離境而不逢懼宵夢之善遊兮魂飄飄而難從何芳草之善綠怨新英之疊紅波東流而無語雲南征以滅蹤願訴意于蒼天兮庶皎月之鑒余衷惟女子之善懷兮諒吉士之有同

巨源翩翩盂年卽能憶亡書三篋聞其爲賦走筆萬言轆轤而出腕不及停視彼錬京十年研都一紀實大過之頗猶切摽梅之感吾不能不爲衡才者羞

慘賦　沈承

青青子衿秋風失利敝裘暴怨枯毫湧涕情景至斯乾坤欲碎顧厄惟一局慘有萬種閉目抽詞酸流骨孔若夫吾伊鴉士編研鉅儒寒影弔兮一燈火雄才𣀮兮萬卷書文齊山斗兮驕韓愈策貫天人兮擬仲舒詎期懷珍犯刖擽琵招疑慚謝主人泣歸故廬乃若夙負額鋒早蜚英價唾罵詛於屑詹瞭子奇於睫下指白壁兮在立談誇青雲兮如取芥一朝沮喪顏色都夜奚囊不前兮鼻嘶詩草徒存兮背挂至如錦

障俠流錢山豪雋覩名如珍覩珍如糞白馬贈君黃金揮盡赤手而旋蝸蝓雙遁御歌舞以豈懽貢佞史而不問或乃室家累大歲月困長壯心銷腐顛毛點霜家在棘圍三月不知何處他鄉從此一點鐘鳴漏央稚子之笑迎足慎老妻之慰語尤傷亦有史雲之甑塵長卿之壁立家倚捷而舉火身覩售而歸國時折途窮剪肝伐腸詈星宮其柰何焚殘編而無益長天杳杳兮誰指軀江水茫茫兮欲投骨衫何味兮粘肩冠奚佻兮戀額簾前草兮秋凋竈下蟲兮宵泣亂

餞之報昌伸挺腩之誅孔急儘有白髮望兒紅顏望夫堂滿悲啼戶滿追呼季子見嘲於兄嫂買臣請絕於妻孥風雨三更淚落模糊又或屆日嗃宽霜烈庭中人袖中鐵英雄有恨三年不雪裂舊氈而矢志留痛指而灑血夫何誤項羽於江東哭祖生於擊楫在旁之孽鬼笑人半夜之夢魂貼月遂使衆人疑敝帚之必不靈狂夫侮措大之終非傑對濁酒而悲來將狂吟而聲噎寐刺促而恒驚坐徬徨而忽熱天下事不敢復談丈夫眉蹙爲百結及夫雲泥頃判涼暄互

戰西家之輕騎闖風東舍之巍標爍電紫玒奪睒富貴者賢白日沉光幽奇者賤親朋從此屑肥僮僕用而掩面五行勞碌賺盡田園八股蕭條不如胥椽令人怒逐霞飛悶連饑噬又如愁濺膺潰陰陽氣沮憶功名而內焦卧貧病而不起此時但聞淬礪刲枝殘烏流語無不塊壘皆劇筋痕如雨湯藥孤擁骨肉心死況復雨雪霏兮臟色催歲當較兮聲如雷註不試兮門薄熟不熟兮卧碑啾啾傳命黌宮開可憐心膽墮茂才昔僕春官兮速上今視督學兮緩來嗟乎哉

書生弱兮天不愛積書慾兮負書債恨繞兮桃葉渡旁魂銷兮燕子磯外於是不得已而爲之歌曰年光疾跳丸自古多云然惟有登科心度日如度年又歌曰胥淪淵上浮眼見小兒遊厚顏窘北窓輕身詆商丘饒君胸有珠無那褐蒙頭掃淚復何言執鞭不可求

此賦奏成當使淚如雨頭如雪

小螞賦

張明弼

天茫茫兮無縫地悠悠兮少罅鬼既死兮難話言人徒生兮不靈化抱惱倫以莫申獨潺湲而涕下若乃前生琪葉今世瓊枝千靈作性百韻爲姿出秦宮而蕭是入漢殿而董非字櫻桃而守禮題芍藥以能詩珊樹落而爲棘玉榮敗而爲泥當日淸門此時朱閣身墮繙階影依珠箔捧結緑以當琴揜圖紅而薦索霏竽一飛活花四舞嬌逐聲流媚隨面吐按幽意於長絃屬微懷於柔縷庭無司馬兮音未揚座少周郎兮曲偏誤菖蒲花兮有時榮明月光兮有時傾誰家才子無春思何處佳人少麗情況復宮中誦句日下知名添琦雲以裁賦扣璧月以尋盟儂奚爲而受君奚事而未鳴芝欲銷而蕙泣玉將折而珠驚判千秋兮雙恨詎百年兮孤生紅廳西兮畫樓角上客散兮朱顏渥簾簷鵲低地衣獅弱銀釭背屏薰籠横幄捫魚鑰以無聲敲獸鐶而有諾帶解葡萄簪鬆杜若夢涉笑兮靨微開眠正沉兮鬟未約遂乃旌心白水鏤意青天魚非情釣袖以意纏余襉淚兮劒鋒血土

女謍兮英雄言刲黃蘗兮染黛絲結靑麻兮擘鴛肌
除天上兮無合離信人間兮多是非儂啼誰門君遊
何許歡緒未栽離目先舉月新生而眉愁山晚去而
黛苦雖畏衆而禁啼聘避人而泗雨岐亭燭澹別幌
琴寒客約誤來易私書寄去難蛾長顰而翠損眶無
爍而碧闌腸千迴而牽直珠萬斛而滴乾絮斂淚於
君衫書蠅頭於君珮心已拔而葉存神旣離而蛻在
植槽櫛而音移研廗虛而蹟沬乃有客工調達主好
摧殘蘐花莫萩蔓草誰劃笞痕在背銘血留肝河水

深而路澀白日皎而心寒明知麻葛之疎莫解蘭金
之戀寧受儂以多言勿期君而不見任殁命於九原
終不移其一念告靈祇兮鑒此心央日月兮相照臨
願爲破竹合不作連枝分願爲井底花不作陌上塵
願接翼於衡岫願差鱗於湘潯願比目而充膳願雙
絲以製襟願雲衣以同駕願粲環以再尋自是氣誼
重非關情好深重曰欲采芙蓉兮憚水蛟將拾蘼蕪
兮畏山兕人生有情兮山水可徙願倩黃鵠兮以報
彼美

五光徘徊十色陸離世有此尤物耶公亮深于情
而濫于趣得寫不虞之誉然存此可爲按圖索駿

憎畜犬賦

徐世溥

鄰邑有公子者，便辟脩潔，容止閒都，寄跡城市，游意詩書，雅飲浮白，善博呼盧，澹然于聲色之好，獨耽乎狗馬之娛，于犬尤癖，珍受特殊，豢以美芻，鈴以金珠，豐毛利齒，高頷嶽顱，青豻白豜，班猰黔貐，牙喙之猛，畢聚其居。客有至者，包烋奮攫，羣來奔趨，大者穿足斷脛，小者毀衣噬膚。僕嘗出行，過于主人，主人他出，有犬在門，方幸其假寐，喜其尚蹲，既而驚覺，乃怒黃瞳，裂蒼背，吠聲如豹，幾將齧之。僕遁掩耳，疾走憤恚而歸。嗟狂童之好犬，俾愧汗之紛披。嗚呼，棄人用犬，率獸食人，虛之令令，其人匪仁。古稱韓盧，昔美宋鵲，相彼毚兔，時亦搏獲。厥或好之，情志遁惑，匪吠匪獵，愛而弗釋。彼何為斯，惟亂斯作。昔者仲尼厚于東門，華子敗于鄭澤，布易緇而吁嘻，牽黃而斯歎息。太保之朙訓，却貢于西；姑胥之妖夢，有嘷以北。狺狺兮阻夫帝閽，黜黜兮據于后掖，嗾盾謅靈，吠堯助跖，衣鑿帶于襄朝，冠方山于昌邑，酸主人之酒以喪其家，拒國君之士而亡其國。先王肆賤之以名戎，鄉人徒用之以禦賊，羨不若羊裘，孰與貉音，無足以聽聞，毛奚有乎文漦。居蜀而吠月之光，經燕而象雲之色，茲謂在地之袄，是為背天之德。予不居乎僻遠，未從事乎田獵，奚為置之庭側哉？且家非有千溢慢藏之寶，室無紅綃冶容之姬，閨門淸肅，畜亦何為？公子默然不應，顧其左右而噫，鞠摩撫愛，彌老不衰。自是賓客不至其門，親戚不窺其帷。

昔人作犬吠以激婚但罰讀此文百遍

鄴中歌

鍾惺

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爲塵。橫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爲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帳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南史蕭惠開云人生不得行胸次雖百歲亦夭 于謂快心之事、庸衆不能爲聖賢不肯爲只索讓與大奸雄耳 鍾于早已覷破

荔支行

俞彥

嘗見荔支圖、不見荔支樹。荔支生閩海、無事等閒去。忽作幻化想、想爲禁近吏、上書詈權要、夕貶遠惡地。地是楓亭驛、官乃驛丞是。驛丞既拜檄、結束去受事。中堂設公座、三四皂衣隸、亦有城旦兒、殿賓養馬戶。驛丞大氣勢、今與若等期、晨夕卯酉簿、呼名爾當趨。擔薪復汲水、騎馬先後隨、怠慢不時至、折荊鞭笞之。馬戶咸失色、匍匐前致辭、驛丞勿鞭笞、家有好荔支。一樹結千子、正當子熟時、驛丞乃微笑、爾速賫持來。一飽三百顆、傲語舍中兒、是我稽古力、不爾安致之。江東無荔先生亦可解組長歸非誑語也 仕宦得如許、勝作帝者師。

于通譜中見俞容自少卿荔支行走筆戲作五十四韻東之并呈同好

宋珏

俞公脫好事垂涎及荔支、願貶楓亭驛甘作驛丞卑。妄意荔熟日、端坐飽啖之、事有謬不然、傾耳聽我詞。楓亭閩孔道、迎送無停時、漳泉貴宦多、暑行喜夜馳。東迎接不及、南送已嫌遲、炎天夫馬缺、每被豪奴笞。此亦丞常分、受辱其所宜、及至荔支熟、苦情公不知。

驛庭只四樹樹古半枯枝每歲貢上官皆泒丞往齎（如此方用）
歲有熟不熟上官循舊規十萬獻撫按百萬分三司
四郡大鄉官例亦有餽遺張家賒數担李家乞那移
封緘青籠內渡江敢辭危伺候烈日中暍死敢言疲
門吏急使用乃得進丹墀不然香氣變色味復差池
小則受箠楚大則冠袍褫上官幸色喜歸見妻孥悲
張三昨索價李四又忙追門前遞罵呼簪珥典償伊
衣衫準子錢反言伊受虧妻孥交口詈驛使兩耳垂
荔支有此苦誰說甜如飴公思噉尤物一事頗燥脾

莆多荔支園園丁儘可爲五月六月交朱實巳纍纍（可上策）
販子未採摘園丁不暫離中搭四柱樓夜以防偷兒
園丁臥樓中兩手如懸槌珊瑚爲我幄碧玉爲我帷（可惜朝廷無此論）
園林悄無人惟有凉月窺伸手即可摘摘食復奚疑
戶吮荔支汁指剥荔支皮皮核卸樓下堆積如城陴
飽即捫腹臥恬若陳希夷既不費銀錢又無人把持（高占地步）
清福如此享神仙亦妬其我家亦有園宋香品最奇
崔亭與嶨山霞墩及東陂陳紫比毛嬙江綠匹西施
年年皆遍嘗題咏壁淋漓自署荔仙人不羨加太師

無端客鍾陵十載滯歸期荔熟必入夢醒來空嗟咨
無罪坐自囚無官反自羈言梅寧止渴說餅豈充饑（題應前詩）
清福不得享作計無乃癡昨爲人寫生費墨及臙脂
今復弄紙筆揮汗作此詩詩以嘲俞公因之以自嗤

峩眉行 并跋

陳繼儒

峩眉高無尺幅穿爽界走入蜀雷洞腥龍所族投𩃬履霹靂逐兜羅綿雲洞裏生勃勃蓬蓬布巖谷雜花異色非人間數丈蒼苔挂松竹八十四盤到大峩峩頂僧居木皮屋窗中遠驚雪不消指點分明是西竺須臾變幻攝身光五采重輪内如玉峯巒草樹增鮮妍對影隨形照眉目風吹霧散一光圓清現最奇逢齊福六月嚴寒擁毳裘老氷凍汁炊難熟忽見孫思邈又見普賢辟支兩尊宿摩我頂捫我腹招我鐵臼旁邊煑黃獨覺來暑氣殊可憎空憶峩眉夢中綠萬丈雪千年氷恨不且嚼且歌還且浴

丁卯六月閒中憨世蜀中扈芷訪余白石山中熱如炊甑扈公極談三峩之勝不覺倚枕假寐夢遊大峩頂奇寒入骨有唐孫真人與兩尊者煑黃獨啖余而夢巳覺矣急起作歌記之筆底凄清似尙有氷雪在

燈市篇

倪啓祚

律轉嘉辰屬春序長安作市連燈聚五劇三條結陣來衆口喧騰祝晴曙廓市關廛詢稅息一椽一屋紛蟻客越羅楚練麗新輝周鼎商彝騰舊色百貨交重列兩邊南北奇珍次騈集貴者踊價千黃金賤以銖兩爭徵直戚里連鑣王侯門步屧過綠幘張雲纖金翠盛綺羅手擲蚨錢無吝惜追陪左右人肩摩原涉庭中豪客滿田文門下盜雄多復有少年輕薄兒纒綿結伴隨所之等閑游戲無一事前于後喁如有期躡跂飄塵看絡繹妖童冶女闐街立羣兒又賀太平年撾鼓喧闐無到除俄見頹陽入西暮家家宴息燃燈燭銅芝金藕吐晶光熒煌炫轉彌幽曲燕地龍膏雁百里紫焰丹塵布霞綺寶騎香輪何處來億個細認朱門裏朱門連錦幕夜闕承雲起玉案薦琅玕銀斝列雕几窮昕一顧氣芬郁鼎彝都梁發奇馥兩街臨望未分明但見珠簾映青玉處處歌筵調部律雕桐寶瑟和笙笛一曲崑崙轉六么東樓妙韻西無敵龍香板鵾觔絃抽撥悽鏘更可憐憑將舞袖翻新劇

教坊纔授李龜年。炮花齊發吐朱絲。金菊蒲萄滿樹梨。奸事多方搆奇製。幻作浮圖燈百枝。此時見燈不見市。嘈嘈失聽聲音碎。狂客使酒似潁川。醉奴狠籍當壚睡。一年良夜能幾時。明日陰晴迥未知。玉缸倒盡紅螺竭。帝里春光醉莫辭。春浮帝里異鄉俗。士民同奏昇平曲。願祈歲歲樂如斯。君王常賜光明燭。

揮煥層瀾恍似王石奢麗於今不減

明　鄭元勲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元化贊可訂

矯輕警情文

黃道周

莘尹不作，禹氏逝矣，疵德不除，敢告君子。夫器識者，生人之輜重；光陰者，造化之神髓。各有鎮而不存，偶一肆而遂墜。故夫靜者所以安身也，敬者所以利用也。利用安身，所以崇德也。不靜乃輕，不敬乃惰。輕與踈鄰，情爲傲根，兩者相持，去神提形，乃爲偏人。嗚呼戒哉！志足以濟天下，而道不濟其身；（君身大患）情足以配聖賢，而外不足以理衆人。意止意馳，物歛物傾，是不中於人禍，則皆近於天刑。嗚呼！吾日三省，將謂吾行之而不知，將謂吾學之而未能。觀彼古者，殊修同稱，不與敬游，誰成厥名？共鯀多能，以鋭死野；羲和怠荒，乃絶有夏；商子比德於行舟，康毋輿衰於六馬。或才具而滅身，或過小而不悟，是豈生與禍選哉？則亦維輕情之故也。夫水揚則不生珠玉，土窳則不長松柏，鳥騄足而肉勝，馬薄蹄而弊策。虞父以歔亢凶終，宰生以糞朽見責。故學不鎮器則器爲鬼車，器不扶精則精爲尸瀝。知道之士不以才而先德，畜德之士不以道而厭力。是以人喜而不喜，人怒而不怒，人作而不止，人止而不息。若夫姬旦赴善，仲子聞喜，夜有懸席，晝無輟軌，或一諾而遂往，或再讀而十起，聞者不昔其鼎，歌者不毀其几。又如展生宴坐，淵子齋居，息形若踰，不違如愚，或墮體而黜聰，或由由而自如，業不降於端閔，聲不下於虞朱。彼數賢之動息，曾何苦於泮渙？想夫屨不於長途，而舟繫於登岸，故任重者行無弛擔，要宿者坐無靡半。又如聖賢多過，君子能改，文孫十齡而蚤悲，衛武大耋而徐悔，仲尼五十而學經，（大可發人省）蘧玉中身而飾佩。或悼蟄於丼蜂，或號呶於旣醉，或無益而反思，或知非而日邁，彼豈進之有壯趾之羞，退之有碎掌之戒哉？謂性命之維散不可結，結不可解，故就典刑而問重根，詢瞭瞍而懲太怠也。嗚呼！道不夭齊，昝何人免？肥何存乎耳食，癰何關乎心戰？既涉世之末流，乃不得自爲清晏。夫鴻鵠聳體，飛翔於

赤霄元龜納氣養休於碧葉動不與鸛鴒共搖靜不與虹蟥爭潗縱翹舉其焉識雖優游而何怯乃如身託舟中弦鳴陣上覩魚龍之變形睇鵞鸛之殊狀駕必凌波發必命中手輕則目無衆魂脫弱則體有巨創必易則鮫客登舟力媮則厲殤扶仗雖交睫而不追矧須臾之敢放由斯而觀疆力省括難乎難矣夫東漢之禍實發於閹豎而談者移咎於氣節西晉之敗實蘊於戎狄而討者歸責於玄談氣節非鼓譟之桴玄談非勸情之鋒也而雌黃一唱則翹招爭歸塵

尾相揮而委塵共落遂使李杜與節甫同悲王何與劉石比酷將毋淺中迅發者亦懷莧陸之陰軼蕩蕭條者亦被戎狄之服乎不然何召之速也唯諾之士既公詆其微瑕貪得之夫亦私珍其尨磔肥皮厚貌以爲之雍容承唾折枝以爲之勸勣扳危足則如開山發微言則如轉石雞鳴而持喇號途夜分而奉七賤客猶且重價比於鍾鏞委肉生其羽翮鳴呼人無譽咎知敗而引咎者謂之君子量成而要譽者謂之小人醫粜蠆尾何損丘僑之聲標榜清虛已墜孔墨

之實諒心性之末躅雖盛名而無益徒使忌者摘其競端怨者修其隟隙是以君子始物則託之剛馬終照則託之牝牛有終而利建固大易之所稱豫怠而謙輕亦聖人所自救也若夫博奕飲酒徵聲選樂蝴蝶解栩栩之衣蜉蝣著楚楚之服仰屋梁而翻飛顧日影而不足動如俳優息如土木此中士所不醫胡爲乎進無妄之藥哉

逐蠹魚文　　黃虞龍

時維辮賓寅旭馭晨自超主人靜默墳典愴然𢤱神
顧謂客曰家世鄴架匪朝伊夕縹緗浩麗牙籤展帙
五車埒富四庫減色柰茲蘋醜肆彼凶慝萃籍爲穰
蠹賊非一恣厥雄餐如虎斯翼縱橫弱軸肌分理擗
是何貪斯稔惡罔極爾罪難逭爾刑速即於是聲其
辜而壘之曰蠹爾蠹魚日飽羣書易手奚目寓簡編
居質異脉望博同陸廚用媿中山揮灑之兎廉謝飲
河滿腹之驄尚返爾宅勿邇吾廬不然吾將挈咸陽

一炬投爾烈燄與帙偕無蠹聞斯語忽作人言啾啾
其響仰天延首若有所訴俛而陳辭曰嗟乎吾子故
弗反躬自咎而顧責予予自有書契以來有是汗青
即有是蝍蛆予六經粗曉諸史漫摹申旦舁睡耿聆
咿唔予殖將落予才已疎予伺予瑕爰啓貪圖予高
文典冊不懸諸國門而束諸專車經季弗討改歲嬾
舒予適伸喙聊食予餘予獨何見欲殺予軀於是自
超主人赧然而起悵然笑曰咨爾蠓輩敢抒雄詞爾
本陰物詎諳炎曦赤月布令萬蟻爲糜置爾腸谷爾
狂安施爾侜訟過請從此辭阿蠹欲往告我餞之予
因贈之曰利齒伶牙是爾長技食言而肥厥毒奓矣
服爾常討洵當赤族閔爾無知但示放逐爾毋貰葛
然曰以予療饑之文史猶勝夫不學之靦肉

懺目文　沈承

癸亥之春沈子迎瞳立於庭前是日風作有聲翼然觸塵而闖撲於睫間初滅沒而無端漸猙獰而活焉啄睛欲破摩眶欲穿翳如窓電淚如乳泉垢蒙敗棘之絮氣吐濕突之烟凡旬有五日而不得愈沈子乃爲文而告之於天其辭曰臣目無良游於臣面目罪山積臣寔不見荷降之罰省其一線比日以來偶覩房稿畢竟以此開罪不小臣今求哀懺悔數其罪而請禱房稿之中皆新貴名臣目何爲輙敢注睛房稿

之文紙皆五色臣目何爲輙分青白其有嵬科卓冠羣雄目或鄙夷不抵技葱其有虛譽盛傳俗下目或嬉笑酷於怒罵出于入史錢所萬選目或裂眦斥爲花臉離經叛註犬所吠日目或刮朕揖爲上客長才累牘目送而去或疵其篇或駁其句高言其賞目攝而忘或棄爲灰或淡爲湯或按書吉抹筆如矢或按題神惜圈如珍或所看法但法先輩不知變通與時俱醉或所識字但識古初不知權宜依樣胡盧或信耳鼻應作是觀目乃擅權自用自專或相皮毛既竭

腳力目乃遁精別目一隻諸如此類不可擢髮無光不出無釘不拔此皆臣有以養成其驕氣而目亦無以解免於薄罰自今懺悔而後願一心皈命於遮眼之菩薩誓不敢較長量短激濁揚清惟國門一字之爲貴而名經千佛之爲尊抑或不然將起而誅其生平乎紅粉之粧靚祛之飾有目以來未蒙拂拭也或於夢遊稍感其魄曲檻之迷珠簾之映有目以來未蒙申敬也或於憑高稍蕩其性青銅之腥黃金之氣有目以來未經受記也或於市塵稍薰其涕名山異

水之觀奇花珍木之蓄有目以來未經干濆也或於卷編稍消其福苟其以此而坐目以罪狀求目以深文臣固知天之不忍也臣之目亦且泣下如雨而不知所云

以嬉笑爲怒罵目既懺矣尤宜懺舌

戲題酒社移黄生文　馬之駿

糟丘之神、酒泉之伯、旁拉杜康、上邀儀狄、時援情以定辜、遂聲罪而馳檄、粤自孔稱百榼、堯號千鍾、一石妙傳於齊贅、八斗容盆於山公、鄭泉則爲壺而願往、伯倫將鍤荷以知終、莫不留名于飲社、垂譽于談宗、藎親故相逢、觥籌迭主、絳燭高燒、翠眉低嫵、挹爽氣以怡魂、接微言而沁腑、在有歡以畢陳、亦無悰而不吐、長鯨之吸川、遡遲羣豕之接波、堪伍或已去而復延、在將疲而忽鼓、易不速以蓍爻、詩無歸而賡譜、較往賢庶足無慚、在吾黨之所必許、乃有思和黄生者、宛具鬚眉、早耽麯蘖、壯年微過于陸機、鼻頗同于蔡澤、固嘗竊負大戶之稱、妄與入林之列、寧知其鼴鼠之飲無多、溝澮之盈易竭、望尊輒倦、把盞俄醺、秩初筵尚勉看其撐拄、沉沉良夜、遂漸至於紛紜、味寧別于從事、令不聽乎將軍、初狂花而病葉、遄露齒以張齦、寄汪洋于肴核、沾淅瀝于衣裙、雖行行忿爭、幸免灌夫之過、乃傞傞屢舞、有同衛武之云、甚至郎當（曲盡）坐欹（醉態）、傾沿門丐貸、匿影而立市中、抱頭而逃戶外、喉嚬嚅以難吞、氣坌湧而欲敗、腹同怒鼃、豈勇夫之式、遇越王、聲比哇鶯、若廉士之歸從兄、戴烏鳶望而欲爭、蚊蚋集而羣喙、乃行矣、復有後言、且叩之必以詭對、蓋技止此耳、即坐忘以奚加、夫召豈徒哉、僅肉食之是快、於是珠榨蒙羞、銀罌獻詛、紅友矢謀、黄流作語、泥一丸而閉關、法三章而固圉、爲屈子任其獨醒、惟公榮可以不與、請自今束身袵席、絕口栝觴、或佀巢父酌清泠之水、或隨桑門餐般若之湯、免呼劉毅之雉、永捐景山之鎗、宇曰逋臣、放北山之移孔、班於俗物、類尉氏之嗤王、庶幾麯部員清醉鄉俗正、在勉強以猶賢、可酕醄而中聖、平原之期續展、高陽之侶交慶、即此崩摧、受欵業可比于前禽、倘其奮迅贖愆、（尚不絕他）尚有須于後命、

祝北山移文更趣

祭倪武雙太史文　　李柄

嗚呼、士有一旦之遭。可以躋華膴。蹴崔嵬。若旣遇而旋殞。則豪傑之所深悲。士有千秋之業。可以垂鴻名。流景耀。倘方吐而輒秘。尤英雄之所同悼。況乎署登金馬。名在木天。香披玉皇之案。藜燃太乙之烟。出入旃厦。時覲天顏。俄晉列於官寀。蚤需次於台垣。抑且纂修伊始。史局宏開。紀載待董佚之筆。網羅需班馬之才。一時盛事。千古鴻裁。業已屢綸扉之勸駕。柰何方嚮用而忽摧。嗚呼、公學如海。宏深浩衍。綜惠子之五車。抽鄴侯之萬卷。公筆如花。鮮新藻潤。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之未振。公才如鋒。銛利迅速。文捷成於倚馬。句豕賡於刻燭。公器如璞。匿采韜光。寧韞美於在匱。耻躍冶之不祥。公懷如谷。冲兮不盈。遵上善以若水。獨抱雌而守清。公名如揭。無翼無脛。走高價於五都。名流于焉聲應。若乃坦衷直腸。磊磊落落。仁可捐金。義無負諾。時高視而濶步。鄙曲謹之齪齪。（泉有如生一字不溢）舁同心以蘭蒞。更無疑於簪盍。命謫仙之斗酒。縱嘯歌以斟酌。鯨吸百川。談該九畧。脫軒冕之羈紲。軼塵世之埃壒。曠達似晉。而跬步在名教之中。逍遙似莊。而道術融君子之駁。很瑣者遜其高明。任誕者服其檢括。洵海內之人豪。亦朝紳之渠矱。盍焉長逝。天意何若。豈眞白玉之樓成。遂令游岱之䰟奪。淮海忽黯其無色。詞死胥慘而不樂。吁嗟乎、吾儕兄弟、能無惜同志之湮沉、而痛斯文之摧落。嗚呼、已焉哉、公旣逝矣、天不可問、公自達者、討無遺悶、憶公未第之日、曾預以祿命而自信、何季主之有權。倏龍蛇之在運。電光石火。俄焉一瞬。雖顏跖不可以並衡。而延促同歸於一盡。如公才美。清華早奮。固已名顯而身榮。而吾儕終不能少解於悲恨。嗚呼、萱堂未老。玉樹盈庭。已䟦恩於北闕。將濟美於南征。報劬勞而舄奕。開象賢以崢嶸。公方且俯仰無歉。含笑九京。同羽化以自適。騎辰尾而霄行。而吾儕乃追思惋惜。生死攖情。安知公不笑吾儕之束於見。而不達於生。舉酒一奠。潸然涕零。

武雙先生文章肝膽酒隱詩狂俱堪排突一世人琴之感每勞夢魂讀此文暖焉如見令人廻翔披誦而不能已

祭張睢陽文

倪元璐

維神雄挺崛搴慨奇駿起南陽降嵩睢陽止水其氣在顛其義在齒姬人雀鼠盡爲國死祖父官乎男兒死爾提許拔南寒安墮史有唐上忠延今永祀彙讀其書有泣有舞昨經其祠有額有詔長春寓宫吳昌別祖範其雄儀式于下土持酒酹神長言細語凡逢（先生忠義往往不禁）叛人怒鬚勿沮有臣奸君有將逃圍並施神鞭以褒國斧廟貌初孩蒸嘗惟祖始于吟蚊卒於雷鼓

讀武侯黃陵廟記而知有平蜀之功讀先生此文而知有鋤奸之烈

祭震女文

沈承

萬曆己未年冬下浣之三日沈承之長女阿震以痘不發而殤槀葬北郭之次其母薄氏日稱念梵書資其冥福復促作一疏詞筆不忍下也（便令情無限）於其三七當薦熟食乃爲文哭之焚於其所生前跳弄之場曰嗚呼痛哉汝名阿震生於丙辰以丙辰字故取震名汝生之初我寔不喜三十許人不男而女迨汝未期汝即可憐以領招汝汝笑啞然當此之時周嫗襁汝衣不解帶一夜十起飽就嫗眠饑就母乳嫗因汝故亦幾委曲移濕就乾補瘡剜肉煩則母瞋省則汝哭昨歲戊午我命不濟頻出就試割汝而去周嫗既死試又不利歸來牽袖索物而戲有汝在側愁亦快意汝齒日添汝慧日多呼爹呼姆音不少訛常手彈門自問誰何我從來時汝呼曰哥戲攫汝物汝窠而波我另來時汝以衣掩呼聲曰母旋笑呵呵汝伯來時作賓主陪擎杯曰請笑者如雷汝祖入鄉汝又往蘇經年不直問汝識無應聲曰識白帽白鬚汝有外翁一面未曾問客何方即曰北京汝之外姑視如身生凡三

五次挈汝蘇行三更索玩五更索果父母留汝汝反
不可顧謂我曰阿婆思我今年六月汝有癤灾我特
往蘇挈汝歸來摩娑患處其色甚哀然不敢哭恐哭
不該每持果餌必窺意旨不色授之不遽入齒每所
玩弄誤有損傷小日怒之斂手退藏汝母過嚴時加
櫛束懼汝長大習慣成熟我意亦然但私相囑嬰孩
何知且隨其欲汝昔在蘇父母歸娶問汝何依欲去
欲留言雖不決意在兩頭頃汝歸斯喜不自持誘汝
怖汝假面作癡小雀提橐矮座嚬摩口誦大學手拜

阿彌握枚賭勝遶屋爭馳哈哈拍掌自喜為奇不匀
半月卽汝死期天乎命乎神仙莫知汝未死頃召醫
診視或云風邪或云癖子風不可必癖似有理至今
思之不測所以汝善語言此際不語聲嘶氣斷張目
而已環汝而泣汝淚亦泚嗚呼痛可忍言哉論世俗
情女死何哭論我生年壯大窮獨汝又頗慧雖女亦
足雖如鬼神虐我太酷先汝十日汝妹阿巽少汝二
歲與汝同病同三日亡汝所狎認今汝無伴當與妹
並汝稍能行妹立未定往來攜手相好無競若逢汝

嫗可更一問父有室顧父有妣閔但往依之必汝提
引所以權厝亦近顧側妹小汝攜汝小顧掖他年卜
地葬汝同宅我今思汝不能去懷汝若有知常入夢
來緣或未盡可再投胎所誦金剛併諸經咒設美幡
錢付汝領受汝見冥王操手哀叩儂實不壽儂實無
咎儂生貧家儂甘麄陋糁粒必拾以畏雷吼襦履必
惜以爬微垢神有誅求儂年實幼鬼有陵轢望神為
佑但可如是莫啼莫譁地府之中不比在家我今作
文汝不識字但呼阿震汝父在此哭汝一聲呼汝一
次

明　鄭元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元化賛可訂

擬曹操讓黃祖殺禰衡書　鍾惺

孤白開足下乃遂殺禰衡，悅歎彌日。何足下高於視衡而淺於待孤之甚也。始孤送衡於足下，或曰此遣之死耳。孤問何以知之，曰衡小有才，負重名，不遜，恐其不察，妄意主上忌且怒之，必殺衡以順主上之意。孤曰不然，孤觀孔融薦衡書，其言過夸，然以爲衡必有才用智數，如荀彧、郭嘉等，可備帷幄任使。及觀其人，狂而騃耳，然其效猶未能遠至殺身，姑使爲鼓吏，以觀其後。而其狂日益甚，不可瘳，孤使笑而哀憐之。（老瞞憐才自其故態）才士薄祿一至於是，然其山雞之羽，文采可觀，澤雉之擢氣介堪重，豈有爲天下驅策智勇而不能卵翼一衡者，孤又耻之。值其跳梁方熾，決不能恬然食孤之食，聽孤之教，便置之安厝之地。然衡書生，接霸王之府，少見孤寬容，以爲天下盡如是，不若使遊羣覇間以鍊之。知足下性頗卞急，使其就縲絏之上，圈檻之中，以調伏其狂騃之致，庶幾異日得如王粲、陳琳輩，孤當有以處之矣。不然，而置足下所，衡不得復發其狂疾，亦有以自處，不至流落失職，此則孤區區之念也。語曰：智勝賊，能制賊。足下割據一方，其智當有過人者，豈遂效兒女爭鬭口語，不能容置此子。且孤送衡之意，極不難知，孰意孤反用足下卞急之性爲殺衡之具哉。孤不能不負衡，則足下負孤甚矣。若謂孤有怒且忌於衡，惡有殺才士名而假手於足下，此又不然。衡有何可忌，孤有怒於衡，即殺衡耳。且殺衡又何損於孤，孤所殺不啻有十百倍於衡者乎。小儒愿子爲之咨嗟，釋憾於孤，而有識不聞以爲非，以爲此曹虛名詐俗，辨言亂政，少正卯、華士之流，大人之所必誅，而衡非其人也。若衡者，所謂不足殺而可憐，且可使之調伏而處於王粲、陳琳之列者也。夫王粲雅士，又窮而歸孤，此不必言。若陳琳之辱孤，又過於衡，迨其歸命之後，巽馴可念，則孤誠心喜之，豈有又送與他人，待其僕僕倦於往來，而後飲食教誨之無

已而至於殺其身哉使衡卒不免則孤之過而足下至疑衡有高才重名孤不殺而遣之於足下此則高於禰衡而淺於待孤之過也夫劉備者孤嘗許其天下英雄惟備與孤耳則孤所忌宜莫如備備將關羽亦臣隸之皎皎者墮孤掌股者數矣孤皆撫之已負孤而又縱之而又撫之而又縱之終始成其義孤豈憚有殺英雄名凡以王伯將相之業非殺之所能取（大為老瞞吳價）勝俟其運數有所歸智勇有所窮而後承其敝丈夫舉事從古如此況衡之不足殺者乎此非足下所知聊為足下道之耳若足下殺衡斯又不足怪足下思之孤白

黃祖殺禰衡所謂虎如食人不避豪賢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若老瞞輩又當別論此正文寫出一段橫困之氣其可恨又甚於殺衡不知者誤以為為奸雄出脫耳

青蓮詩云魏武營八極蟻視一禰衡議從此出然必如是方見奸雄膽智耳

擬西子恨范蠡書

李之椿

嗟乎范大夫今乃成吳越耶吳越銜仇有日矣我兩人何不幸而居吳越間也越幸而有大夫吳不幸而有大夫妾幸而逢大夫妾不幸而逢大夫居吳越大夫幸而遇越大夫不幸而遇吳越仇然則大夫之不幸越之幸也越之幸吳之不幸也吳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妾身吳宜作吳吟第不能不念大夫不能不恨大夫大夫以妾報國妾何恨大夫何恨惟妾何以遂成吳越也恨相逢不在大夫沼吳之後更恨相逢不

在大夫仕越之前耳大夫身為楚人氣吞七澤才吐三湘容與鸚鵡之洲逍遙鳳凰之山身楚即當仕楚妾與大夫宿有初姻雖身在越安知不天作其合縮地至楚偏緣會大夫大夫之忠于楚必不減忠于越顧楚雄甲天下其報吳仇也何難大夫身輕志淡或借妾老洞庭之波豈不稱良遘哉大夫何一代舍楚而越也使妾亦生在楚奇緣逼合預期面締大夫必不遊越縱遊越妾必偕方將老于苧蘿奈何苧蘿先為妾恨藪也越王曾稱伯而吞吳至今吳宮人能言

之若能永守此雄風亭至請行成而自辱大夫方與大夫種位相爵侯高歌廣讌妾獲備箕帚以終身越王夫人亦無會稽之恥矣會稽之恥妾恥也丈夫以二君爲大辱女子以二夫爲大辱妾自浣紗歸後夫非大夫夫而妾哉今乃作吳宮人何異臬下人子意者大夫翻恨妾不蚤一死（少伯錄此志）其不死者大夫故也愛大夫遂以身歸大夫以身歸大夫大夫遂以死許大夫以死許大夫遂以辱謝大夫以辱謝大夫大夫又安得不以恨貽大夫大夫知妾在吳宮之怨乎含怨而不敢言積

怨而無可訴百花洲上花愴神也香水溪邊水流淚也錦帆涇裡帆斷腸也銷夏灣頭夏焚心也妾步不驚塵動無履迹昨者偶去靈巖忽憶大夫甚恚恨甚趾重成痕回顧動成悲咽故時時欲死時時不敢死既不死於當日又何死於今日逐隊歌舞之場勉爲痴惑以圖一當以洗會稽之恥以報大夫而幽獨無語之時大夫魂橫妾目身橫妾心天乎大夫大夫今遂成吳越耶夫差溺伯嚭而憎子胥此必亡之道何必以妾爲餌用妾而吳亡不用妾而吳亦亡用妾吳亡而妾失身不用妾吳亡而妾得所天大夫何討不出此天乎命哉命哉設當日姑緩其面俟大夫指日沼吳功成身退而後妾以浣紗逢大夫未始不忠于君妾未始不忠于大夫苧蘿村外何煩築歌舞之城而令終成吳越耶古今以色亡人國者間亦有之如盡以色亡今天下銜仇飲報者徧舉雄而是妾輩車載斗量選一二餌之足矣何以十年樹蓄十年教訓蚤朝晏罷臥薪嘗膽爲妾思及此欲不恨大夫而不可得大夫其謂之何吳江夢冷越水雲深生不能爲

大夫儷死不能爲大夫雌捧心永訣復何可言其不容不言者恨相逢兩不及時而大夫之討左也非久越王夫人邀宗社之靈大夫大夫種盡臣民之願吳亡矣仇報矣妾歸矣越王夫人感大夫之忠憐妾之辱詔大夫種爲之媒而賜老于苧蘿任我兩人所之未必無銷恨之年嗟乎郎至此妾恥矣妾恥矣珍重大夫大夫珍重姻圖再世緣結三生因辱成忠緣忠忘辱相思有恨白日無情

眉公欲擬少伯報書恐難伸柔

訴父冤書　　魏學洢

古權閹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纍纍然列跪姦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杻則受椤（此皆旧許）弛鐐則受夾弛椤與夾則仍戴鐐杻受棍疊棍所中（弟亦焉）結爲黑丁黑丁漸漸陷爲深坎深坎上微裹藥傅焉不再宿復加搒掠藥裂爲棍揭去棍棍擊赤肉肉敗（不忍見）蛆生淋漓零落肉墮堦墀者塊如碗當此時寧特無力圖生蓋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

溽暑殷雷　旨故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尸牢穴中骸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乎悲夫足下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先子刻苦一生併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千三百金以死口口欲辟熊楊諫草傳天下而竟坐熊楊賄三千三百（冤甚）金以死洢嘗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千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何患無名）在賍當用何名見殺苟得出　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懽也（至情）而長安故舊自

二人外率視我如疫鬼間扣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曰日與月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閽人則厲聲叱曰曆熟矣敢相溷耶明日可蚤來黑夜匍匐惴惴恐死還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矣不過攢眉誠曰慎之予豈俟囑者幸毋數數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爲難也屈膝拜人非難無人可拜之爲難也（異人）獨范陽長者焦然倡醵金之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賁服物以相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更見俠氣）

四文俑袁有盭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猶謂妻子貧困巳耳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貪吏可爲而不可爲不更冤哉巳矣追比方始洢將就浙獄矣先子生事猶爾爾先子死有敢出而援我者乎縱幼弟躑躅于獄門老母行哭于道路義士或有矜惜者顧昔不能活父今以自活洢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頗亦謂謬于聖人今而知其言之恫也貨殖庸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

子死當葬首陽山側汝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天地鄙隘莫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子嘖嘖奇足下不置倚良鄉賓客像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扶櫬南返適又久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慨然嘆足下眞英傑也拭血而告之哀

聞熊敗聲罪時尚有持勿爲已甚之戒者惜彼未身其悔耳

與錢御冷 啓　　　方應祥

朋友之間性命倚毘譬之四至之風鼓于空中脆者可煉之使堅結者可導之使散一切芳穢灑之蕩之和之揉之可使一切攝入衆香而不二求之古人所謂道義之交侃侃睥世性命之際或難言之今夫饑之于食也渴之于飲也以喻朋友之交天下固莫有切于此者也世知饑者渴者之倚毘其性命于飲食不知飲與食實亦倚毘其性命于饑渴饑渴飲食分爲四物各相爲偶性命懸立饑渴飲食之中不翅無偶且復無物太空冥冥無求無與而眞倚太毘于茲出焉莊生之所謂天籟相取于所不得已者也此于何地更立道義之名擇而處之以自爲又分而畀之爲人計也哉附籍以還弟所鼓于台兄四至之風以實其饑渴之腹自知而樂之而不厭特口不能言之

（仁人之言）（先生篤于朋友）（之道與不肯性命以之非如今人只在言說上交游）（玄之又玄）

柬李東一

方應祥

角曰和來拜讀教言冷風襲人如暫披侍片言之得敗爲吾黨不類私心所欣附也過情稱引何以當之當今道德文章並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附氣類以昤踔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者耳

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科之大鳥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兩伸于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嘒嘒晝夜僅爲司而無當于普照者哉

媚幽閣文娛

明　鄭元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元化贊可訂

庶常進學箴序

黃道周

洪惟我
太祖、眷定陳常戢橐求懿方啓處之未寧乃弓旌之
四屆弘文首開碩德萃止建安吉水之彥共總縹緗
浦江婺源之英遞爲師表迨於

文華堂闢九士傳餐雖致用未弘而荷榮斯赫矣嗣
我
太宗肇莚庶常仰覩列宿一時養綏扶幼之音同鳴
鹿野冠仁戴義之隊共巢靈阿咸以振藻禁庭披英
秘閣激流當沆瀣之淵徘徊近
天日之表雖無左右萬歲而奏至言間有大人蹁躚
以通
帝睠所以人思矜奮世景休明於時解生脫穎矢論
爾遇庖西周子妙年振衿以干華貫而採者不以爲
競談者不以爲躁將以球圖在序實侑晝干萃萋成
林時聞逸響尚鸞刀於禾稟猶資一割之鋒繪紳綴
於黼文未嫌兩巳之戾也粤稽古昔道始鴻濛似當
荒遯巳誦盤盂之書豈必毛錐兼舒杵築之氣載覽
來噯生色
遍賢事通經濟亦有投牘推案而薦圭璋間亦離舍
歷垣而提魁柄故質近冲和則笙鏞錯韻識通敏妙
則鷴族承風漢稱丙魏非假枚王之篇唐頌宋姚寧
資燕許之什維我
皇家大敷文德將一帷幄之權特優經術之選適館

授粲天子之重緇衣倬漢麗章古人之習游水尚有
角而不觸貴備采之曰威是以委蛇著訓則衆釋羔
羊白黑成文而義逾炳虎迨三揚懋績共舒柔惠之
聲二李乘時合濟雍容之福遂使人薄汲鄭而尚平
津家慕韋匡而輕王魏紲繩就木何自獻於巖書省
括虞張要無傷於鼎趾所以華容投袂而矯文褱之
棊汝愚濡首以踏大紳之轍譬於尼父縮頰而食蒲
俎玄成曲顧而傾芹醋雖未當於和羹亦未可謂失
味也景會時遷風雲改色

肅皇來代之年適火木取新之會先輩以疑滯濮圍閙爭曲室後生以未習新禮騈出部曹共鎖仰之末由乃翱翔於翩反自是以後未搖鈴索先佩括囊俯仰饋粥勒宋父之銘冬夏陰陽遵汜機之路一旦勢就虎躭道撓龍血壎篪風貫反而難尋申甫清風翩無肆好雖隆塀之響未衰而唱歎之音亦蕩矣約其淵源嘉隆之際拯壯尚才洪宣而餘包荒近德德隨福立才與威隣二者相宜成文維學是以博陸升車抉英而借安世復之出蜀言别以戒萊公咸相黃流而雕金勺用卹宜燭以佐羲暉而況於隃麋初給未成緗補之文齋素紬思欲寄黃衣之夢者乎方今

總章復闢

講幄弘開

聖天子宵衣清暇將覽辟雍之儀明宰執退食從容亦懷於樂之想邇諸多士披雲覩青下帷發藻進逢執戟不復嘲楊退值射孟無勞難朔而無能仰讚塵謨俯倖蝬說徙修旅偶以勝畫梁顧日陰而辭丙舍欲以前脩哲匠近撷能倫差肩比影不亦羞乎況又

今者道當泰極時會物盈春秋反軌已邁三八之期漢德循環更邇四七之運龍夔不降則堯舜孤勞幸及未陰尚資先覺所當慎圖終濟亟遇同人上者秉思匪夷盟心若（似八物志）提深六代之興衰鏤於指掌擠五德之鉤運鈕其旋回次者獨立不懼訴狩獵稼穡之詩相幾遺榮消跨剌輕肥之夢艮非出位庭自無人又其次者恬心典墳息機撰述廣成羽獵或微詞之足風載撿白顛或聞言而無咎下者乃宜人鑄三鍼馬分五尾饑餓以成雲霧之班動靜不離縫絨之內若夫壽行摘句袖冊之出兎園辰入申歸堠俯之遊鴈渚諒非閎散所荅於璜書盤說所通其舟楫也爰舒班管勤為攻箴。

可維文敍

奇女子傳序

陳繼儒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袒裼偃曝于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夠夠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緘索敘奇女子傳余日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壼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於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殉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于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于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即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裒而集之卜加評騭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癖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

晦其得列于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于雜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摘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餓于太陽翳于雲霧風雨飛流伏匿于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癈則奇女子亦可癈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序　方應祥

秦始皇帝瀕死而倖免者再荊卿徐夫人匕首失鏑於殿柱張子房博浪之椎誤中于副車也荊卿之智不如山鬼有之子房顧亦作此蚤計何哉雖然副車（張賓王有句云子房椎秦祖龍死正得此意）碎而祖龍之心膽已與俱碎矣沙丘之魄安知不即此奪之夫天至神且威也雷庭之擊物有不必盡制其死命者矣豪傑舉事磈磊廓落一意所至百折必前憑吾一意以遊戲鬼神其肖吾之意與不必肖吾（余何以成數論其辭）亦以憑鬼神之遊戲懸的而射之巧者以必中爲奇伯昏瞀人有穹后羿之射或以不中徵其巧老猴之雪涕而乞死矢固未嘗去由基之手也況乎策勲中不中間哉有能賞吾此語者可與共賞吾友王伯揆張子房椎秦記矣或曰伯揆之發憤于秦也何以不並譜荊卿而譜子房嗟乎丈夫胸懷本趣遊戲千古于傀儡之場瀟篠高寄豈可世人情並言之然則子房父祖五世未伸之痛憤快豈于博浪之一椎副車誤中千古惋惜博浪百斤之椎感慨知巳乎伯揆椎秦之一記矣

鄭都甫石室制義序　黃道周

傈銑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得亦有五賊焉（有才無學有學無識都爲知氣）蚤措而帶不堅一也像教而優飾二也無所鼓之縈絲而救日月三也以教天下之輕嫚（流毒其大）老拜其穉婦驕其姑四也火迫霜枯五也深宿於聖賢之言以貌聖賢貌之而不得亦有五德焉謙柄一也盎壯二也眉髯已茂磐悅不設三也知敗而達化暫通玄理以反於命四也幸而行之不更言者五也故以文貌利聖賢之言與其夙而享之避五德寧晚而享之避五賊

鄭都甫之於聖賢蓋沈浸而圖之矣先是十數年則見鄭都甫所爲制義精華相射出於石室今又十年而都甫猶以是名石室猶故也而精華則既加邃矣道余亦且被困於此道游處寡陋遇於師友獨與窮戰時敗時勝每一頗頓則痛自引咎灼體腐膚而年知但余之愆綢而如蝈脫中之罰莫不明其心繫發策清且然絕口不敢謂文章之故者人即不能爲文章謝文章之報其過不過與衆等比不能爲聖賢而驟奇以聖賢之言大食其報衣衣車車罪乃過於

倚市而纘帝飾者故今天下所爲已而蓋且比於聖賢者其品不過二等免罪第一引罪而知過第二爲其道不食其報第一後其報而久於其道第二夫都甫則所謂後其報而久其於道者也後其報而久於其道即奉聖賢而食文章不以爲過如僕則僅知罪焉耳大以魯五百里三命之尊蹴踏一聖人五十年而後得之猶且不久仲尼自云吾戰則必克祭則受福必不敢云吾仕則必登達也必不得已而取猶人在玄者以自抒發怡悅於其弟子猶不識當時所爲弦娣

文等季孟安在今樹顛項結股脚趦且旅偊一語影似面張目大哨危步皇堂之上又因以敎人云云云云若莫已若者是都甫與僕之所大耻也僕生平頗頓文遇每反成敗得失與意中之事了不一合即有一二文字誤聖人曰其是非去取與所懷來亦絕不相當以此不敢向人商畧此道意僕後都甫旣十年所不甚沈浸於罪報引兒之間擇之未審乎而都甫之辨此則旣久矣今天下人爲聖賢大江南東鄱湖之西有唐宜之羅文止譚友夏諸君皆深宿於聖賢之言鄭都甫以石室靈威提撕諸勝即一旦有仲尼出將立矍相射文貌之言招諸傑覦者入門而右諸深宿者入門而左吾將中立焉則斷在德賊之間亦奉揚苐逡巡卻立以從於後報而久道者則在吾都甫乎兒吾都甫乎都甫建德人今大中丞之昆與貴池丁師交俱爲吾師行

會試錄後序

代張晉江與劉本甫異　倪元璐

蓋易有之曰聖人作而萬物睹何言乎其睹也上章美而見光下著情而獻功如相見然故稱睹焉易之言睹書之言霽也上古之蒙霽於二代堯之蒙霽於舜舜之接堯猶雨之合水也而其時則亦有若肇造啓闢然者此其以堯有靜深之息而舜大見其道舜大見道是使四凶者不得不大見四凶者大見凶則十六族者不得不大見才也此十六族者當其席伊祈之暮氣而墨於窮奇檮杌之繁妖如處囊石不可尋察而及其應運投知光氣勃發燦然華舒爛於朔景故舜者明新之大歸胥萬類之才而與之相見者也今天子極聖左握大鑑右操健斧以章奸鋤逆使嚴霧坐清大昏忽旦天子以爲如此則天下必有矯挺而出其才者矣故使臣等洞垣而求之文字自臣所見士之能言者性命俱流思理並竭窮致極能凡士之奇則無有不見於此者矣士之能爲此者運旨則氣發心開則力張

去諱絕嫌則慮坦而其情易盡此物之善睹者也雖然臣疑士他日將或有遁焉者夫敝臣之遁其君者畧有五術漢之臣則皆蹈之漢武帝責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智畧輻輳及連數十城之守職事並廢一遁也聚才以從其面退而解弛焉此一術也嬰蚡之訟武帝問廷臣誰是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一遁也詭於中虛以爲無咎又一術也文帝欲任賈生絳灌之徒則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一遁也駭非常之原而託于安靜且以老成制年少以談笑奪痛哭則其說易伸又一術也文帝問陳平刑獄錢穀平曰有主者問其職曰理陰陽順四時一遁也逃實課而即於莽蕩以爲大又一術也公孫弘對武帝曰臣誠詐使非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一遁也居身於謙謙之大美而使人主不可見詐又不可見忠又一術也此五遁者大巧之臣皆用之以捭闔其主漢之二主皆英主也然有不及覺者其情甚深其罪則與四凶等夫主甚暢其德而臣則懷議而棲于至幽此固流殛之刑所不原也故臣竊上

終顯白其意以與
上相睹相睹則無回心無回心則無匿才
君父者呼心之鐸心志者鍛才之鞴世顧安有負忠
臣之心而患無其才智者乎且夫
明主在御譬鏡之在懸也因鏡以正其容易而欲滅（創子謂所未有）
其醜難柔
明主以致其功易而欲塗其過難況以
上沖質而能大見舜五十在位之道使其年及舜必（其辭也）
又出舜上而諸臣從之梳圭席鑽不為十六族則為
四凶不可慎哉

戊辰錄出有言後序為倪鴻寶先生代歙者王惺
其初中文氣不甚類且中間生心害政一段云云
全似崔魏護局人語意不應出先生手定非是今
春疇得其原草讀之乃知中十數行爲時宰改竄
非故吾也五遁羨切時宰甚毒周應取怒然而人
心如面豈不諒哉○五遁可當四其宜發白獻撐
滿歆以宣其快

江西鄉試錄序　倪元璐

歲德丁卯遁其木火於是天子所薪槱天下十七年
矣詔使臣某等徵材豫章顧豫章未易材也夫地力（當時人）
凝塞風道道揭標義鑽脉之儒嚴骨長幹之傑國靈
所蒸肩踵相結矣當
高皇帝聖作天綱肇張而金谿嶽然首先物牖今
聖業中奮當又自其一方舉統類而應則
天子將自舍拔獲之而翼圍其間使獸弩道合固難
也且臣持槖不劾重以持衡臣心戰然有如突釜既

馳至則某官某監臨嚴憼而提調某官某某罔有不
共所辟檄同考某官某某皆茂選也臣等乃相與祓
心晶誓進學臣某所取士五千三百有奇鎖院三試
之馬練亂黔背力俱盡則得士百有二人鏤其文二
十篇以獻自五年會試所著令郎式士文主者毋血
指主者固已濔歎而領逆矣然猶使得隱言諭端臣
於是乎序臣惟國家以文章求士是措其令於道所
甚貴也然且為之則不慊曰黃葉時踊兒啼止而其
靈盡故今世之士其當官敗不必歸獄其文即主者

盡可得陰拱而逃辟、天下之論喜深文、而漏誅於此者。則不知文章之察也。且夫道甚尊則物爭敗之、王者救之以甲名、故詘聽於辟召。則俾矚於科舉眩形於德行。迺旌膈於文章。變德行爲文章、猶夫易貌欺以情寔、今日、其於士不察、是鬪鐘鳴不可知其擲弁耳、摸珠於淵者、謹循、其光氣、則多得珠、士含珠肝腎、而翔光氣於文章管幅相遭、性命奔竭、雖臣朦者、則猶能知之也、臣所不能知者、三夫孔孟者、盡世之所歸是也孔孟不必以爲貴、孔孟望助而賓疑、不享其

疑不歆其信、今而奎遇迮然發獎、夫諾於誓壇之下臣何繇知其情哉、其又不可知者、先民以繩簡箝姦雄、禁無穴革、庸人踡跼有守法之名、魚潛鼠循、吐絲自縛、雖或莊士、然臣既未見躧者良行、則不能識矣、其又不可知者、說於盛世之容、使骨辭徐偃、肉緩嵇康、隱脉剋稜、居無守氣、固且得福、然臣疑木刃似之、亦不能識矣、爾迺長爪利鉤、梳疑剔理、鳥飛準繩、思變決起、蠖不沒才、鶻非播紀、體經能靈、謹謝諸氏、此數者、天下之健決、忠臣之行也、盈寸之毫、方尺之牘、苟致其誠、屈役不叛、則萬石之弓、可左右握、而十萬之虜、可睨而橫行也、故曰姑布相表、越人脈裏、張喉見肝、握火而處、夫臣所奏士牘、猶吏之質也、當臣受之齋戒而察、至、臣亦猶行考功之道耳、於是臣當醮士、臣正告士曰、必無墮其文心、夫文章之器、非黃葉也、而見亦未止啼也、非使士當官、郎亦不信、今當官所共歎者、神飛而上、氣伏而下、用其智則日生、用其才則日死、神飛上則芒下、氣伏下則充上、智用以生故不肯以死千秋之業、才用以死、故不能以生一旅

之師、數者於世豈有銖黍致其文心者乎、使天下懷此數者、挐槧而走、臣所必立取剔去、然當官而或貴之者、則是孟說有完臏而防風奔命、無專車之骨也。且夫聖智之名、功能之跡、華而可悅、天地之所受藻也。非足文於心、苞采相勝、固不能得之、譬噓冰無出焰者矣、其不然、固如噓火易晭含章、言文心也。於坤王事有終、言致功也、於姤有隕自天、言天下之理可坐得也、夫得寶毋者壇奉以呼珍於海士、此寶毋亦壇奉之、足以提忠聚能、坐躋皐禹、故有益功而無遷

術也。墨翟公輸盤帶牒坐投而攻守之變盡假二子

輕檣而見城下又遷術乎哉自臣六七年所親見

天子矜朝奮講煥乎昭回以爲

天子之修其文章而

天子則繇之以湛新天下虔武而創東西之孽雲漢之成知此矣多士觀乎天文其法最上其下者（知其有本）往數十年先臣某宰爾鄉安成既以祖持故諫臣劉臺詆楚相譴去已又十年守爾臨汝定潢池之譁此爾鄉之所甚材也然先臣之爲文章能刻深造思而其教

臣朝則日力爾文章暮則日無亡爾文章夫先臣亦亦取爾也臣學於君父郎必以諗諸士臣寔藉諸士免辟苟不墮諸當官則已矣

合孟題藕縐三策問及此序觀之郎欲不謂之戇眉男子不可得也　朱上愚先生評

許麻不入其心故飯牛而牛肥利害不關其念故治文而文篤潰人劉李谷諸賢災異封而後不可多見也○開閉中成此稿見者無不驚駭勸共改謝先生不之聽既歸而里人危之盍若先生思一弗

慮也嗟乎忠義天植豈可禁哉○灌夫罵座不足奇矣在罵人人不怒者非不怒也直是怒不得耳

祁止祥稿序

倪元璐

文章之不治則由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羙酒于太玄逃登劍曰帷匣此二托者㒒大尊而其情如春氷彈指可破也且夫太羙爲不味之烹玄洒卽非弱之醆不味比之生物非醎羙於澹水以此二者享諸衆口苟其齊嚅唱吉悅懌騰酣則亦遂可尊直○破○其○胃○居乎於易牙貴汲人於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文章必有不可者矣而謂過宣必敎則有取於帷燈後割㸃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畜光需鑒養鍔待劃

此以喩字未落紙之時意尚包胸之會未聞至幽相湖○鄭○揭○朔○察而憂照深兩敵相威而嫌器利今欲辨層墻之中非漆襲石之裏無鉛雖復長號不可得信則其用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爲之者其力薄而取途於易循中懟而篤高名以自壯既巳爲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爲此者衰狐升座而呪龍象之智爲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也故吾之意欲使羙人窮羙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劍者猶劍則天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自吾持其說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爲言之天下必有劇吾舌者而今吾友祁止祥由其道則大效則是文章之事猶可爲而言之亦未必禍也止祥氏之文棲於奥深躍爲靈露觀其入剌然可寸計心觀其出瀉然可斛量盃則其才無不致於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氏澹然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歡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唫亦可以邀曉白香山之老嫗然止祥氏不爲止祥氏以爲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觀於止祥氏之爲文亦足知羙酒燈劍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

太玄雈匣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爲多事庸人托之則大奸而巳矣以止祥氏之才亦數擧乃售使吾言驗合然使止祥氏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直不得一○祇字

陶湯之祭壬何術復弄

祁司李玉節傳奇序　倪元璐

讀人管風絃月莊士矩倫蘉理兩氏選于塗必梓所交唖而去今使兩手者左執檀卩右執鐵肝兼寫其獻所不能矣夫文章之柔若媚狐比于巧令者莫甚元之曲子而以爲繇其道之可以教忠世培則有取爾也世培心惻于昔起蘇衛稿壞爲當場之弄其艷蘇意微其醜衛偎切岳氏之祠泥範武穆金鑄檜禼人之欲不朽檜禼甚于存武穆也宮商鑄之不愈于金乎故是記則祁氏之刑書也名音曰律名法亦曰

律故世培之能于司刑于此可知也然世培之于古之爲詞者則有異歸焉宋廣平剛腸而賦梅花則媚歸于姿世培妍面而敷勁旨協于銅琶鐵綽歸于骨王右丞奏鬱輪袍領解登第歸于藝世培既登第而聲忠影叛發其思存歸于道柳耆卿調桂于荷香致金亮躍馬歸于皋世培拈一禿節于近晶漢日遠遏胡雲歸于功且夫譜事爲詞使可歌舞其中有靈也巳以世培氏之詞爲譜享于諸氏聽氏享諧瞭氏享態藻氏享華俠氏享義而用物以配之逢花則艷着酒則豪當經則法伍史則鯁是固英雄非其才莫能爲之也

宋人談理元人填詞原是一脈貫下老生無穿錢索于遂令分作兩截○紫雲仙曰李青蓮五臟皆錦繡讀此文不得不襲其語

淇園序

王思任

天下山水有如人相眉㠓目凹蜀得其險骨大肉張秦得其壯首昂鬚戟楚得其雄意清態遠吳得其媚貌古格幻閩得其奇骨秀衣妍滇粵得其麗然而韶秀沖停和靜娟好則越得其佳故吾越謂之佳山水吾鄉中者有八而蕺最寵絕衆妙繞環似百千萬名姝抱雲笠月鼓一簇太眞者住至蕺觀止矣蕺腹有招提是吾家遊少宅而肩項間爲相國呂文安祠詣古栢行祠下低佪不忍去矣文安孫美箭氏美墻之

暇薙蕪擴隙構園讀書顏之曰淇園成而遜予叙曰凡功名富貴有不難滿圖人意者而惟山水之緣定多缺陷生長平原一望天盡鳩石尋丘穴溝借潴回思本來面目則不快遠者百里近者數十里一時命駕三月聚糧至則輪饑蹄渴酒澁肴枯不須興盡先愼初心則不快諸人游飲之趣吝於日而侈於夜僑於外而便於家夕陽將下衆志漸苦點檢招搖城闉雜沓有如市罷歸來則不快家在山中四圍根束聽鬼愁風因虎逃月則不快而巇峨今登天而沉沉兮入淵天青日白洞疑虛惕時有性命之念則不快山水宜人市居荒落修琴買藥引勝呼豪則不快閒守角全捉襟露肘地利人和或爾限之用是巨靈不神桑田易老則不快土木水石投胎奪命財力可通而惟老樹壽藤天功難驚一暴十寒三移九絕則不快凡此數者皆勢之所不能爭智之所不能幹而道德之所不能感化文章之所不能增美者也有福存焉淇園胎而得越生而得蕺長而得旺於相國祠邊後負大海襟帶二江湖山谿壑之所飛迴雲霞日月

之所跳盪以榻爲馬而穹巒驚崿竟日賞心以几代舟而漁笛菱歌隨風入耳長松老檜鬣怒鱗森而匿陰宮古墓之忌午夜明河單往長卧而無非類若人之呵夕梵晨鐘聽下方則諸品靜矣青烟紅火仰萬戶則萬慮生矣當斯時也書史對宛委而成籙盤盂熱丹腊而勝鼎卯竹乘雲氣而擬龍妻子偕鹿門而當友雞犬吞圩實而成仙此詎非美箭氏之福耶吾越中居者知有仰屋行者知有辯途有身處山而目不見山者有目見山而心不見山者美箭躍然作亙

尺樸想而日供其身於丹峯翠巘之上則既得福而又能用福美箭氏之福也滋大矣則雖易洪園爲福地可也咸曰命名洪園蓋託於有斐之義予謂竹之義從箇洪園有萬箇而後謂之猗猗美箭廣四筵而無闕入以共所謂福者切磋友生斐執章焉如是則予歃能徑詣而嘯者洪園中又何可一日少此君也

喜鄒愚谷至白門以中秋夜諸名士共集俞園賦詩序　　鍾惺

以此清秋於焉嘉客白露蒼葭新染芰荷衣上歌童舞豎半攜書畫船中愧時一相思惟小子之戒行太晚雖禮無往教在先生之乘興何妨以賓主而易師生懷斯盡矣由合離而成壯老感亦因之聽焉興念勉爾爲歡里寡新聲入耳就絳紗名部之音地無勝迹娛心發金谷故園之想積數十年之緒以永今宵合幾千里之人而同明月如茲三五豈作尋常履舄雜遝高人自領孤情絲肉喧闐靜者能通妙理各稱詩以言志用體物而書時

閩中荔支通譜序　沈長卿

夫物各有止魚止鯖菜止蓴果止荔極矣是數者東南異味天所以私知味之人也而于鄉頗有憎蕖蓴者安知閩粤巴蜀間人人喜噉荔哉是人以命酸故駢逢異味如同嚼蠟不使雋永譬病夫食審衆競云甘彼獨稱苦庸非命乎然蘇學士誇江瑤柱之美謂雖齊素人不覺口角流涎此說是否以予揣之食而不知其味者尚不乏人必無不食而反知其味者閩人中日用而不知知之而嘆未曾有者祗從他人齒

頰得之蓋耳之于聽非口之于味也四方人宦于閩者居非其地或至非其時有啖有不啖啖者有喜有不喜而所啖之荔有美有不美所喜啖荔之人其詩

宋比三二美種不過數種非無世家大族不

文有媚有不媚以故上下千載譜寥寥曾不盈寸匭

淹言也

耳食之徒不識方紅江綠爲何物亦附會其美形諸詩歌則譜且充棟此猶盲者譽花聾者褒笛十八娘有知不復作笑覺美人哉予舊嘗令汀其下邑接壤漳者荔樹稀如辰星至建延邵三郡其民老死曾未覩見鮮荔何況屬厭而四方人過閩人概云此貴鄉仙品也閩中人未經噉荔者輒妄受四方之誑而不

曾東晉八閩考其鄉有五二十

悉亦大可異哉嗟乎斤斤一荔自妖妃郵置後以口腹貽累而土著者色驕風聞者舌妬總涉有我實則燕趙蘋果吳越楊梅皆遠出荔下葡萄益懸矣此不易之評也雖然月中躔度千有餘里仙桂托根幾何而自下望者但云月桂已耳未嘗支離分屬荔爲天王果爲人間果非爾家果爾邦果豈閩所得私且何乎荔譜剏自宋蔡君謨至我

明徐興公廣之鄧道協增益之蒐羅大備然皆閩人

使不知味者得指爲口實予也東西南北之人論至公也若云鄭環而僑因護之予則焉能

知味鮮能乃知果爾

選丁卯江西墨序　倪元璐

緊今文於時固以變之道與之矣今文變則愈今雖邀龍馬之靈役典墳之氣使倉氏兄弟屈曲蟲鳥錯然而書之亦愈以明其今者已也故極今文之致爲之三年則未有不腐者矣豪有力之士愢之以爲是不可循於是乃棄其衡斗而舞帝江之干戚爲此者其道足以亂天下而其器大毒天下飲之適如耳於是司命者憂焉以爲非其人強魄則不能爲也乃大索其類以厲誅於彊梁而鑱其血性爲此者其意欲

以治天下而其器大毒嗟乎操兩毒之器以共制一文章世豈復有文章哉故吾於今文則有二懼焉毒造於豪有力者而使庸人承其禍此始懼也毒報於豪有力者而使庸人首其功此終懼也夫庸人不能自救禍而與庸人圖其功雖更千世未有能成者矣王尊曰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羅紹威以牙軍驕盡殺之而所部兵羸不可恃則大悔恨植其名而不足以著物貴其體以犯天下之不服則其叛之必速是使天下之二毒者相伐無藝也吾於豫章憬然欲變之矣然吾欲變之而不敢不握其才管夷吾欲變齊則握高國趙武靈王欲變騎服則握公子成高國公子成者齊趙之人之所大服也故吾爲之制奇平華樸四綱者不脫一面也然吾必一一吹之而察其才自吾之意以爲察才之法存乎別魘夫文章之有鬼道者牛蛇無禁而黎丘不可尊也黎丘之穴破而四者之才乃始退而各守其宮子產曰鬼有歸則不爲厲故文變則可歸也歸則不厲不厲則其才不疑其才不疑則其體立才非一的之招體非一轂之鑄也

奇平華樸苟皆以其才爲之則其于體均有矣使四者各有其體則文之體正天下有此四正者則天下之二毒者止矣是故錄其文而告天下以其故然天下必知吾爲豫章言之也京房考課之法當時第使得行之本郡夫不憂其身之不免而憂考課世固以京房爲愚人也已

予論文嘗深求時之一字終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妙于府也古文非不佳而施于時無論非體含其新而舊是圖數見不鮮有何佳處得吾師出其毒大快我心

郭蝶公五先稿序　艾南英

廬為州當古淮南壽春之枝境春秋時常以巢舒英六奇側吳楚強大國之間竟用力戰而後服為雄故其人率能以智勇自將亞父一不用於楚而漢業成周公瑾機神權畧遂佐孫氏霸有江東鼎峙而分天下自濡須肥水之後南北常祖為存亡及太祖受天命始渡江得巢湖舟師以濟軍當是時蝶公之族從征行授都統萬戶者數人天下既定越數代而蝶公以明經子弟用古文奇學傾動海內亦其

勢然也然予常竊怪其地大以腴民習耕鬬而文章萎然自兩漢迄今無聞者獨一淮南安安辯博能文辭使詁離騷旦受詔日食時上所作內外篇予嘗讀之其書皆周秦以來散見別出鎔字為句鎔字為篇若範雜金而為器如出一手故予常目之為冶人意非王能自為頗疑其客八公之屬為之今考其地皆廬產也然王又以黃白術致神其說者以為雞犬皆仙予常思之此為王文章寓言耳合莊列管韓荀鄉呂覽之言以成書使微者以顯散者以貫此與煅鐵石煮丹砂為黃金何異蓋淮南之後千有餘年而得蝶公蝶公為文苞孕百氏肆筆成文一句字不自古人不言也考其淵原既已如淮南內外篇然安生西漢之初天下藏書未盡出所見僅數種而蝶公當今日周秦之秘汲冢孔壁之藏與夫漢魏唐宋以來瑰奇怪偉可悅之書博取而融裁且什倍之疑八公之屬力未辦此其所得心成文而見之者又制舉業也此如詩之有近體文之有四六欲使古人之書屑見錯出如吾才焉噫亦盛近矣視淮南之兼儒墨合名

法漫羨無所歸其為力難易相去何如也而蝶公又以其餘冶神仙黃白方技迂怪之說如八公所為好之唯恐不至豈蝶公又以自寓其文耶予嘗謂集數聖人之道以成一聖如冶人者如吾夫子集數人之書如出一書者惟淮南安充其說液物為金液金為氣化形而返神如僚之丸秋之奕以是証道又以為文之寓言吾懼蝶公之未有止也雖然吾與蝶公言意氣卓然使人有封狼居胥之想蓋將為公瑾耶抑鬱鬱不得志因放且詭焉以自寄於其鄉巢父左慈

之間耶則區區制舉文何足以盡蝶公蝶公舊字無文謂不待文而興也今又取孟子苦心志勞肋骨餓體膚空乏拂亂之言名其稿曰五先合無文之義而推之蝶公爲人可以慨然而想矣

千子文力摹韓歐于此具見一斑○忽離忽合七縱七橫頗得太史公之神蓋韓歐子長之的派也

沈君烈遺稿序　　周鍾

君烈死其舊人薄少君爲詩以哭之余讀而悲焉有曰場中無命莫論文有鬼能遮秉鑑人却怪君文遮不去故將奇疾殺君身有曰淵世何爭頃刻光人間真壽有文章君文自可垂天壤翻笑彭翁是夭亡有曰絕壁無緣困五丁不留一線與人行君文幻似桃源路只恐青山誤後人有曰仙才天上原來少故取凡間學道人有曰文心化作青松塵拂盡凡夫筆下塵爲詩百首淋漓悲痛皆此類也余獨異其句曰筆鋒鑿處殺機深自古文章之流派各異要其能傳者則生氣殺氣兩者而已古之爲文純以生氣用事者前莫如漆園後莫如廬陵眉山之流其他如屈正則司馬子長之類皆全以殺機行者也蓋士負用世之志又秉得爲之時以恬澹其心胸則其發而爲文也必舒徐寬厚往復詳贍而無忤於世至於縱之以有爲之才又厄之而使不得見其用則憂愁困苦情與境會雖欲文之不動於殺不可得矣讀君烈之文者見其質閒性靜縱送自便若獨得春夏之氣余獨怪

其爲文貌冷而中肅骨重而神寒夫嚴肅之氣寒冽之味天地所爲乘於候之自動而勢不冷不自於秋冬以收春夏之繁淫而歸之冷寂者也境冷則味苦苦則萬變生焉故夫文人不得志於時小則爲貧賤甚則爲刑夭皆其悲蕭激楚默動於秋冬之氣而不自知者也君烈文采風流卽之如珠玉照人而余時從靜中察之見其至性寡諧幅巾蒙頭無復塵世間想機之所動蓋與秋冬爲近矣昔長吉作詩好用鬼字殺字血字議者以爲不祥君烈之文倘亦其類之似者各以氣相合與雖然富貴福澤天之命也至其士之能文與不能文則天亦有權焉存其間矣國家三歲一貢士於庭其間盛服采炫騶從以焜燿於時者何限顧榜墨猶新而人不能舉其姓氏者何比比也又況乎以書生而走當世之名以琴瑟而兼友朋之樂豈不亦布衣尊遂之極哉以此絜彼其所得於天之分必有辨矣抑更有進焉文章行已兩者相輔以其足於已者發爲文大樹之子百條共毋暨以根柯相及也天如不云乎貌無媸惡當相其心術體無剛柔貴斷其行事君烈蕭然四壁而厚自植躬雖有郡刺史及州大夫欲稍爲其資生地咸謝不屑也則其素心靜質後有采風者又豈得僅位之以文人之列哉余請再賡少君之詩以歌之曰鐵骨支貧意獨深有睛不屑顧黃金時人漫賞彫蟲技沒却英雄一片心

少君詩百首字字流紅化碧足以不朽君烈

張天如梓君烈之遺文而撫其孤張受先以女許字皆古誼也非君烈無此友

史記序

陳仁錫

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此人主也文章亦然易喜易怒文之下也不喜不怒難言矣見善不喜見惡不怒其孰能與於此哉六經是已若夫可喜而非無故以喜可怒而非無故以怒佯喜而亦似真喜佯怒而亦似真怒史記一書耳嗟乎易文章之法祖也詩文章之鈐鍵也至哉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立象焉足矣又多言乎哉史記毋乃少盡歟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易也神而默史也神而喧矣其近于詩乎詩之言與

也與辟雍之鼓鐘亦與巷阿之車馬與鞅掌之勞吏亦與白駒之逸民與似續之古人亦與雞鳴之夫婦與前驅之將帥亦與同仇之婦人既瑕天下人可于可喁可風可雅不加品題貞淫自見故世之治也用興興之失繁繁則可删俗之澆也用氣氣之失鶩鶩乃日蔓是以孔子不惡繁而惡蔓其於詩不尚氣而尚興此意唯太史公知之他人不知也何也西漢有文章東漢有月旦有文章人人喜於自見有月旦人人禀於自避文如景星慶雲可見而不可避之物也

太史公於書無所不取可以不取而故有之於人無所不收可以不收而故錄之何居以自成一家言乎則夷然不欲以勸夫人立言立德立功即三者無一焉而猶有翹翹自見之興太史公樂矣嗟乎此一種樂意遂能釀百代能文之苦口而使之甘柔百代評文之刻意而使之平俾覽者真喜似喜佯喜佯不喜常若觸之可喜而不喜者自在真怒似怒佯怒佯不怒常若擊之可怒而不怒者自在太史公又樂矣嗟乎彈人人所不欲也謗巳巳所不欲也譽人以彈人

譽巳以謗巳巳與人所不欲也如萬石君傳刺客游俠諸傳何嘗一字譽之哉閱者擊節歎賞以為真譽之也噫此與象也天下明眼少而肉眼多堂下人多而堂上人少使肉眼爭相矅以和其心而堂下人交相舞以作其勢則事功與議論止天下和平矣又如神仙諸傳何嘗謗人主哉自謗也自謗而不諱即彈人而不怒矣何以故月旦之失非失於苛物而失於恕巳也是書始閱於丙寅歲除日可以解解之不可解置之太史公不求甚解而強解之太史不甚求解

人而強索之皆過也離文明之象萬物皆相見史記古今文人皆相見之書也噫鼓之舞之以盡神風水遭而造物不黙能讀史記者可與言詩也已矣亦可與言易也已矣

諸儒排史字摘句擊終不得其意之所在未免爲子長所笑先生此文則侯範之于太玄千古一知己而已

二續古文奇賞序　陳仁錫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盡武事之不張由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爲植以文爲種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世能祖祖靡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武吾茲不信今實無文士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翻案之文人亦無空讀兵書之武士李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翻案者也生殺在乎呼吸則文章自於喉舌間倏奇倏正俛虛俛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槩容靜多內力焉徒誦空文爲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耳或謂茲選止于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之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無文昝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豈非甞見畫工者屈其脊挐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者耶是夢畫也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輒

神而明之文武一也

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詰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畫也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更奇予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爛勢不得不為元之詞曲而文統絕王歐老泉子瞻文井不佳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已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襄輩直達胸臆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莊猶有唐人之遺是以文心齊燕戰勳亦不乏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盈橐有一篇

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佻譖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日萎薾武日弛廢試觀今日武功何如哉不咎文士之雜之弱而訾介胄是舍種求植也請與海內誦喬渾賦劍舞劍舞者唐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為天下壯觀其辭曰奮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況文章之士哉

以兵言文奇而確其勢之伉壯絕似韓文公

李岡甫制義序

黃道周

別不賠李岡甫有傳岡甫論義稱唐人應試之作累千百牘無甚傳者所傳一二如錢起湘靈杜牧阿房假得於夙搆感夢之餘幾幸不墜而猶以試體無傳間附於雜作予不見岡甫不知岡甫果為是言以岡甫場舍之文及所惠予二十餘篇參之即使岡甫耆行市中左吐右書無不傳者何所別體之有然以意揣今所為文與世所標艷施薪噓火者推之宜非岡甫不為是言岡甫意以為不絕之言不託於衆獻隱

食之臺一日闢門朝聚千人暮聚千人指動顧張無一異詞者雖有好語不可以視洙泗漆洧分流之間老父涉水女子濾麻則亦可觀也何也其志獨存焉耳聖人不貴同存之詞而貴獨存之言獨存者誠然而存之衆所不涉驟駭而徐歷以其獨體行於比體之間若中國之使於連臂之國也以為彼皆合存者則以為之獨存獨存則體立體立則神生神生則變作變作則體遷體遷則感遇不一而夜行者因以為鬼神夫鬼神者衰假之名也聖賢不立衆號以相恫

而後彼得焉一垣之市荷筆成林無賢不肖皆口吉所祈冀者鬼神方走其氣焰空谷是處嘈聲之下具不可聽也有言出而善者應之有言出不善者亦應之以其應而狂喜以其亦應而狂怪鬼神既不受其狂喜而受其狂怪夫使無有則已有之必以爲設巳也十年之内而皆去其籍則自是無傳矣且以一垣之市荷筆成林祈嚮所託莫能相尚具體之倫大者數百小者數十鬼神一物附聲其間豈得所謂獨存者乎獨存之士不戰於陰陽不鬭於庸衆人意所不

可異物獻之而不肯受意之所可兆魄使去之而不敢去彼其人固嘗竭志於寥廓貴賤取舍笑駡之所（先生自道）不到而寘力焉力志已到明膽合生上下百世夫固多避焉者矣富貴之士好言如流納之四壁除墨去（擊嘗耐安柰何　不爲曳白者寡矣）褚不出百日取簡授之故有不麗十字者何其精爽氣焰之不可再取也且所謂體者藏神之名非附神之名也神有遺體明不生魄如必其圓白者則彈丸以粉而謂之月也故曰體無滿缺神有生死獨存者皆無所借於彼而存之其同試而獨應若陽燧之取日方諸之取月映之而得水火其獨試而獨應若摩柳之得火呵蚌之得水瞑晦不齊而我皆存者獨有之也今之所謂體者必旁借其詞綿亘委隨爛紫敗素千段如一見者如夙習然而後以爲之標美夫如（肺肝如）此者將其湛定退處有得而能之耶抑其詭隨漸滲（見）居肆而能之耶如其漸滲居肆而能之將必首戴背（說得可憐可恥可笑）負攬貨於天子之前一有緩急焚楮號神叩首而已必且勉強求其異等三日一筆十日一紙搖曳自得者而謂人傳之乎凡物之傳皆有近於聖人即不至

於聖人皆有所實存於人唐室之人以其才鬼自傳其靈而猶多不靈今以路人而傳聖人夢所不到數面設之而必以爲或傳者猶優戲仲尼而石刻其曲也必自爲傳而終於必亡以是爲道可以涕哭今以岡甫之意即使新能不生舊奇不死朝逢夙物安筆書之保有富貴岡甫爲之乎又以岡甫之意新能不生舊奇不死朝逢異物附耳作語倩筆書之亦有富貴岡甫爲之乎岡甫二皆不爲則雖有大人上林繡補龍骨黃衣之老引端其旁岡甫當之猶比於噉嘔

也。而況於殘篇剩語。畧可上口。詎必存之。以爲神聒者乎。又況於因人之言。千段如一。服以成習。而自爲試體。試體者。宜罔甫之風言之以爲不存也。罔甫自燕歸。益新力於文章。予去遠。不時領異。乃僅理其數語。覆則不知。以意射之。如予者。眞所謂痦言者矣。

先生嗜書成癖。手錄盈笥。居長安一切酬酢都絕。肆力誦讀。幾無遺編。

明興大儒。應推第一。今人掇拾一二句字。輒自號爲宏博。宜爲先生所捧腹也。

秋闈夢戍詩序

譚元春

古今勞臣思婦。感而生歎。夫歎之于詩。亦不遠矣。何難即形之而爲詩乎。嘗有一言數語。眞篤淒婉。如猿之必觸而後已者。非盡係乎才也。歎之至也。然役或不盡于戍時。或不及于秋。情或不生于夢。體或不限于七言律。數或不至于百篇。一歎而已矣。吾友宋比玉客越之夜。忽若有通焉。而得秋闈夢戍七言近體一百首。於荒郵庢垣之家。見其中有芳艸無言路不明之句。驚歎而卒讀之。則虎關馬氏女也。凡秋來風物。水月枕簟。衣裳砧杵。鐘梵。其清響苦語。一一搖人。而至于英雄之心曲。舊家之喬木。部曲之凍餒。兒女之瓢粒。悲天憫人。勤王恤私。非惟膚士所不知。蓋亦仕宦男子博雅通儒所吟之而面赤者也。而又皆夢中聲情。步履倏去來于孤燈瘦影之中。漁陽之道路夜經。羅纍之車輪朔轉。豈止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而已乎。歎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才者不足以盡其魂者也。百首之夢無一不秋。三秋之魂無一不香。故題曰香魂集。吾猶謂如此女士。而以婉戀待之。但恐不

愛耳或憐其太苦余曰不然伯兮之詩曰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爲一快耳若并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夢夢餘不使之有詩此婦人乃眞大苦矣嗟乎豈獨婦人也哉

一淒神寒骨悄愴幽邃

白香集序

沈春澤

窮天地有色香之靈異超渺者莫如雪與梅矣之二物惟亭亭立于不容摹擬不許依攀之地而庸夫俗子即有所點綴不覺愈親愈遠從來雪後梅初之境吾止取二處曰莫冷於蘇卿之窖中莫傲於孤山之屋角愛雪賞梅之行吾止取四人曰莫高於閉戶之袁安莫幽于訪友之王猷莫樂于策蹇之孟浩然莫秀於鄭康成之侍兒賦雪詠梅之詩吾止取三句曰莫化於明月照積雪莫雅於巡簷共索梅花笑莫澹於疎影橫斜水清淺以爲至矣極矣安得捜古羅今窮形盡相叢衆白於一編儼同雲之密布掇窮芳於尺幅宛落英之繽紛若沈履德氏白香一集也哉（命名甚妙）讀是集而何處不可對梅雪何人不可尋梅雪何詩不可入梅雪予向者之言何其不廣也想履德生長西子湖頭日往來寒烟高樹間與林居士玉骨香魂不覺與代相映造化在手神妙不測固宜爾矣履德旣沒百四五十年而其書流落塵土中六出萬株岌岌乎有雪沉花謝之恨吾友宋比玉得而秘之數年

始付梨棗爲履德功臣予讀之藏之又幾三年始跋
宋子之諾爲之序予年來瘦影飄蓬竟爲秣陵羈客
胸中鬱鬱有二大恨一恨吾家十五松下古梅百樹
每流風廻雪之夜開窓倚節南枝初放前嶺半白此
樂遂如隔世又恨吾鄉去光福玄墓諸山不過百里
遇臘盡春來之日一舟一衲縱遊無賴萬峯雪滿則
訝花之在地千村花發則嘆雪之在枝至今夢寐猶
香不知何年更過其下今履德是集在即予所謂處
處皆梅雪人人皆梅雪語語皆梅雪者予雖偃蹇亦

自謂梅雪中之一人而又何憾哉然則宋子之刻之
也豈特履德功臣癖夫考槃一室披卷卧遊可以忘
世宋子闡幽之力旣宏且勇予亦感其意而序所以
刻是集者如此云爾宋子閩之蒲陽人中年浮家白
下每與予同踏雪鍾陵探梅靈谷詩酒自放自稱淚
道人亦曰白門淚士云

白香之名其韻而文之瀟淡芳馨亦雅稱此二言

洞庭游記序

文震孟

孟長玆游有四快而天時之宜風日之美眺覽之奇
不與焉游當茹素之期不以酒肉絲竹塵點山靈一
（山上乃滿）
快也又當淪棄之日山中好事之家無相物色者草
（果然益清）
衣衲侶游乃益清二快也窮林屋之勝至於煙迷徑
（此猶人心失兩）
絕田夫野老驚相告語奔走救援此猶足以徵人心
（承諸野）
焉三快也以余耳目所及之名公若馮元成先生游
記遍天下獨遺几席之洞庭至張伯起周公瑕王百
（眞是遺憾）
穀皆未嘗泚石公龍渚之梓惟趙隱君凡夫僅一至

耳其他游者不能記記者不能盡即弇州之文亦似
寥寥未稱而孟長雄詞偉藻直與縹緲莫釐爭高競
爽吞今掩古光怪陸離將使後來游者遂可無言絕
響不必先結一記游之想以撓其登高臨深之天趣
四快也昔人有言山水之神情恒與幽人畸士相親
暱然非言語文章之妙不足以發潛而流遠余聞詢
之楚人武昌赤壁僅一部婁而柳州遺蹟按圖索之
殊不相當獨以兩公文在幾與五嶽四瀆並垂聲於
宇宙文人不遇豈非山水之甚幸哉况洞庭靈奇夙

標震且惟讓之以風濤怖之以陰阻即具逸情遠性者亦未能時時酬對一朝爲耦相得益彰山靈愷豫（謝爲優不留一賞）又復何如不啻吾所稱四快而已余自擯廢以來屏棲深谷雲封煙繞門前寸武便如黔蜀萬山洞庭之游日與孟長期而今竟先我矣覽茲游記固深快之而亦深妬之終乃深幸之幸我雖未游而茲已游他日雖游而已不必記游也

人知先生手骨稜稜而不知其饒韻趣也正笏垂紳之間何必定帶木僵氣

闖壯繆定本序

姚希孟

自古忠義之士亦多矣忠而謀勇則爲廉頗李牧忠而成功則爲郭汾陽李西平忠而無成則爲諸葛武侯宗觀文忠而蒙難則爲顏常山爲張睢陽爲岳少保皆燁燁於青史而寂寂於愚賤之口獨至于關壯繆則自販夫走卒兒童婦媼上而千古之誼辟一代之典王爭先而尸之祝之廟貌之褒美之甚而王之帝之聖之吾不得其解也即曰有稗史有傳奇有耳語耳訛承訛俚鄙不足稽之談浸灌於人之肺腑而不可澣浣則說者何嘗不與張桓侯同稱此何赫濯（亦是一惑）彼何澹漠也或云桓侯武侯各自聖於其地終不若壯繆之浹遠近而亘古今也吾愈不得其解也記云神也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不聰明則冥憒烏知善淫然聰明而不正直正直而不壹則回互欹側人得（祭賽草神）以熒禍其盻蠁而不足靈（不過一方愚夫婦事余嘗謂可以祈禱而應者便非全神）且毋論逖聽遐矚爲下民作綱維也就其生前微有回互欹側則必文緻其美而匿其醜飾其所長而使人莫闕其所短忮者矯而讓褊者襲而寬其閃忽藏露之態純是宇內之陰氣

則皆死氣也人之生也直不直者死之徒生而死矣寧死而生乎壯繆之見辱于操也他人處其禮遇必委心焉否者且結嗉絕粒以死而壯繆不然一飯之德必報終身之誼弗易也刺良而歸封其所賜致書拜辭何光明磊落也馬超來奔孔明心知其護前拜前將軍羞與老兵同列費詩得而說之心曲中事蕩蕩然落落然不獨與孔明見亦可與費詩輩見也愈枝愈陽愈福愈平也日月之食良玉之斑曉然與天下共質之豈若柴柵其內函蓋其外效鼠輩喔咿嚅

嚅哉絕孫權惡縻芳口如其胸行如其口灝氣可以貫白虹而囈語可以通碧落直之至神之道也嬰兒順之則喜拂之則怒無造適無獻笑有時乎匍匐入井而不自知古之至人與嬰兒同體抱天地之大樸而無少刓其壯繆之謂與至若天台智者當陽淸溪一事含覆舟山奉師安禪神運鬼工棟宇煥麗師即秉爐受以五戒是不特外護金湯亦且為新發意菩薩以天大將軍身得度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矣今之明神載在祀典者嶽瀆而外惟彤為正非直

道之扶持則宏誓之所攝受戴君而刻此書也豈獨媿夫淫濫其有昭對之思乎吾于此占其人焉

壯繆大節不可枚指只一至誠無僞足以括之區區秉燭達旦云爾哉

張茂仲新藝序

倪元璐

凡人福根深厚於文字中卽得福無盡文字之福集於數種之人其人不甞食則得之引醻歎訛陳擅唱旨箸落風飛卒澤厭體此人享便福其喉無血腥其策管如舞其葉不再易其靈臺之君甚樂而壽也其人握固則亦得之拘銅約爐衡斤量銖鍾亦此鑄銚亦此模此人享定福其目不東西視其相題如孿子其行壘贏縮可循其於文先架骸結肢而後召其情也其人酒勇則亦得之馬坐棄禮發言猶矢斬頭穴胸何知程李此人享浪福其手足穴華出其頭不狠顧其架不畜筊傳其爲文有興而無思不求其文之用而甚自喜也夫此三者扰鉛席觚未嘗嬰患而出其道則皆可以得富貴蓋其夙世嘗有造書制契之功於天下者故獲果于此也今天下之劇鉢其志意而憂乎示難者固皆根薄走苦之人矣夫其於文揮肉取瑶排菹選薤滅巳蘖之竄肇未離之山我法自擅而猶裾裾左持聖燈右襟王鉄如是爲之性命將失得何福乎自吾友張茂仲之于公車垂二十年而

其文精奇宏深無不有者觀茂仲之文亦可以知神無膚取理無塗遇犯其劒闕搴陰平之勝旗造於具茨振襄陽之迷駕故避福而趨艱危莫甚茂仲也茂仲告我曰吾分不得福是吾夙世嘗有焚書之孽於天下者吾苟探手而得珠一曲再鼓之則面熱病發苟狂走而叛聖人之情則夢驚魘中風懤惆夫茂仲之言以爲他人之福使在于巳則禍也巳然以茂仲之不爲是三者將亦有享焉今使茂仲提肝出喉落紙可見入則我自西犫出則人爲尹並而詔捕發塚斬關之盜卽不我及也如此豈又非福乎舉世之於文皆好爲其安而處福者不爲其危而造福者姤九五曰含章有隕自天言無所盡力於其文而文適逢之如天降然者蒙安而多倖也豐六五曰來章有慶譽吉言有所盡力于其文而文終應之若被召而來歸者終譽而無凶也今時當艱危之際固取膽薪見功不取裘帶鳴福苟或有以司勳之律命文者曰入虜地生致虜者上功次多馘虜次身負創數十其諸握矛不刺刺不深不見虜還野戰遯者殉諸壘卽不

知彼三子者安歸乎然則艱危果福而福果禍也已。吾師論文貴難而賤易蓋以借天下之才士務爲苟就不盡其才至盛心也其序蘇爾重文云武陵之漁人溪行無意忽入桃源鄧艾馳險平七百里鑿山通道果遇絕崖以趨劍閣漁人之歸不改其漁鄧艾則歸之以取天下卽使歸漁人之道可以生有桃源然留重不以易其劍閣者又序會稽令陳公文云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爾合不可使其自畫形見雖出畫師貌人者貴能發其河山龍鳳之姿。而不失其顴面口目之器。苟使依山切水以爲之口目而施苞羽鱗鬐之形于其面則非人矣又云天下之才極其火與鑑火附薪爲光而滅薪無用物之迹鑑肖人面而不爲人面有守器之誠

甲子行卷序

朱灝

文章之變如星降墜者或爲蟲鳥草木人龍沙石金鐵種種互異而光跡相連絕跡相去見遁俱濾漫星與土精氣相屬若文與人本不有間客星居五周伯見爲兵文之横挑強角以譎以擾是也老子見爲餓文之枵腹瘠腸乞腐掇剩是也蓬絮見爲喪文之皇遽哀颱欒欒總總是也溫星見爲水文之滔莽汨涌如馳如徊是也國皇見爲難文之𠷎鬝凌軋時反時（官星）欹是也星之若族不齊有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擯之西南不得與中者惟恐以陰氣食魁也。又有光如火（自況）聲如雷號焚首者以其氣之揚厲。降而爲放士以與（〇指客氏）破女相仇然攻圍生尅不能定于一者以剛主柔客（〇指瀟湘鳥〇紗）互侵也。帖括之伎以利用全在聲焰。而振于常怖攝（時已先見瀟）異光見者輒驚叱爲狂孛怪彗。至于受役貢媚之陰（指東林諸君子）翳莫不指爲瑞氣（豈非有建祠事矣）黜陟位置既多紕舛則曰流曰飛曰奔每竄易不得休吾友介生以揵閉爲腹捲舌爲口吐納盡變故如星非星乍没乍現上鋭下圓左移右墮殘賊瑞福蒼赤黃白俱能以一手譎摘自安分

野而星聚焉于是九魁射精熒惑正色辰星歛媚凡蟲鳥草木人龍沙石金銕各得認取面目而一切金穰木饑水毀火旱之道均得循此測識焉或曰心者文之社目者文之日假令以陰貫陽以賤履尊則土敗而物不孕朔合而光自背則介生丹鉛之筆一以當鳴鼓攻社一以當朱絲救日

宗遠傲骨嶙峋吾黨許爲奇男子甲子歲璫禍方萌已色然有憂見之乎辭幾罹不測世知有陸萬齡而不知有宗遠拈此以爲雲間士類洗滌

簡遠堂近詩序

鍾惺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遙予乃欲其心跡併耳（今之以詩爲應酬計者宜省此）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宜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弔客豈非貴心跡之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情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子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借而中疎則變素恒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

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挂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癢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所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予嘗云名欲留于世後身勿落乎世中即僻遠之旨歟

紀修蒼浦園序

王思任

感慈祖父不如感韻祖父穀貽尚巳然分內事也廣書冊華宅田忍俠節仁遺黃金數簏慮子孫單蒙窮餓耳夫子孫亦天之所生者自有口有目有福有緣何必當單蒙窮餓也是故黃金可得宅田可買書冊可購朝弋朝獲暮弋暮獲子孫之所能自致者不甚感祖父也山水秀妙區地扼勝沒在儈右心欲有之則恚曰祖父不力得區地矣見山水矣桐梓栱把竹樹枯瘠侈陰之多人壽幾何則恚曰祖父不力如此而能於代紀之前心誠求之使子孫低徊其下再三唏歎以爲安得老吾老一觴酬之此眞韻祖父也而其慈也爲甚大予游賞園林半天下弇州名甚雲間費甚布置總佳我心不快獨快者永嘉之陽湖錫山之愚谷次寧瀨水之鼓園耳豈非以其天工世物愈古愈妙創不如守有非人力之所頓雄者耶光州劉襄子過我而言曰予天之中人也不腆敝壤處在光黃界吳鄭楚雨餘山黛如林有徑一隅幽蒨而邃山名五龍長淮帶之蒼松老檜數千章竹萬箇花稱是

藤蘿蛇綰汀蓼石髮錢菌雲芝都不記歲月庶幾袁
北山之江鷗海鶴孕産其間也王父夕郎鋤而屋之
大父伯仲又克爲之荷薪佚老者以懽講業者以奮
頹之曰蒼浦亦既聞於汝南矣先君子棄藐孤畚基
櫝之役風雨不弔入我户庭既得寧而後奉遺第一
糞除之也用是疏瀦扶頹誅茅剪棘增崇闢隘或結
遠公或摹張緒或閉子猷或臨摩詰或一局踈簾或
雙柑巧語或尾藥翻書或扶笻蠟屐有舟鷁如有蹇
驢如有酒滬如有歌管如庶幾哉二三大夫變世以

來之素也王子曰予聞之長公汝南風氣適宜魚米
可俯而拾常有終焉之意以今所聞天下之美在中
天中之美又在於蒼浦水光接漢木氣蔽雲赤汙交
下神游身處百孔千毛如風布雪予嘗從襄子去願
署掃棄使安用此數峯青哉而襄子猶嘵嘵山陰道
上也文饒之囑不具論論其賢者習數行應制得意
爲高官守京涸若檀國還田里稍息不勝夢寐託言
憂天憫人矣卽日對鳥魚不似其車塵騾渤之樂也
或者求問生端侵擴無已園日涉而趣少門屢飾而

關多更有前人之作未工後王定者爲是松惡其多
號蘭怒其當户祖父力而置諸原子孫鄙而膏諸斧
由此言之祖父之求子孫甚於子孫之求祖父與其
（得此一心轉方足皆遊蕩子不賢而）
求子孫之賢不若更求子孫之韻也襄子還矣寄語
（能豹乎）
蒼浦既有故園復有喬木又有世臣是劉氏之祖父
子孫代相韻以有成也昔孫興公圖賦天台終覺不
似請以是言不爲記而爲記之引以俟海内之韻合
者襄子肯諸

玉茗堂全集序

韓敬

臨川先生應廬岳之胥鈐骨濯紅泉之靈瀬逷清高鷹少振發乎純英醍醴玄齊總味滋於氣母極命草木掀揉苞符鮑叅軍宦裔文場尤資健翮陸平原龍鶩學海不假崩雲旣體會夫風騷自妙諧夫鍾律三都誠麗猶徵夏熟於上林九辨已閟肯涸春歌於下里觀其史玄並作雅變不拘貫珠編貝以扶光鬩石隨山而注委砰磕羽獵之盛顧盼駁娑之雅斯亦擲地爲鏘雕章成虞矣若乃通諳國體剌達樞宜屬詞興事之有端覈實契本之多致直氣兼包乎古義峻標亦削於濡籖故能仁愛智輿足言足志歛還弇放解釋牽拘出八觀以證一匡郎十難而淹七略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藻火紛披不關補綴車攻徒御豈失馳驅匪借名法以申言雖肆滑稽而皆道眆復金柅度雁玉茗流鶯句開芍藥之花思掛葡萄之樹笑聞雹女適報驍投淚滴泉姬微看珠暈莫不樓迎長祐橋記李謩忽從聾俗狂酲之中醒以警枕清冰之法萬千說偈一二寓言要以源接肝江驅百川而入海席分紫栢超三乘以安禪故單恩不數王何而機捷每先曹洞晝夜齊視瞻京等情閱世觀生守雌知白陵祠蕭淡忘興嘆於北門瘴嶺流離反寄懷於南郭貴生院裏變鴂舌爲好音君子亭前植蒿蓬爲美箭歸來柳色依然槐棘春風老去荷衣更喜斕班朝舞迨孺慕極於死孝而歸全不失達生栩栩騎蝴蝶以飛朗朗還星辰之位重泉可作九派難追輟斤慟如莊生聞笛哀如向氏惟幸音徽如在夘復繼素頻通摩娑吉光之裘片羽亦秘饑渴綠緗之襲連城未償猶子於茲頗嵩風好逖搜近採短什長行勒成琬琰之章庶復雅頌之所猶願羽陵小酉之策盛出人間將以山木澧蘭之思告諸公子務使經緯照回光岳肆奠豈止懸金秦市刻石漢京是非未定於陳王離合猶傷於平叔哉

花蕊夫人宮詞叙

陳繼儒

昔徐匡章納女于蜀後主孟昶昶喜其輕䎘賜號花蕊夫人又改慧妃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宋太祖遣王全斌曹彬等伐蜀詔入作司度古掖門南臨水爲昶治第一區以待昶凡出師六十六日昶銜璧歸宋夫人遂侍掖庭宋祖惑之晉王諫不聽從獵園中射死焉此一事頗類范蠡沉西施于五湖而正史不載則鐵圍山叢談好奇之過耳李希顏奉詔料理蜀氏秦氏楚氏三家所獻書得一敝紙出花蕊手書宮

詞郭祥口誦數篇于王荆公故王禹玉輩爭相傳寫行於人間其詩清而綺香而艷眞班婕妤徐淑妃之流亞乎宋祖召夫人陳詩誦其亡國之作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可謂巧手解嘲矣蜀僻在西裔其俗富而喜遨城上環植芙蓉幾四十里號曰錦城夾江兩岸亭榭與名花相錯昶御龍舟召夫人避暑摩河池上夜起作玉樓春詞最好房中容城之術多采良家女以充後宮一切國事付之巻簾使王昭遠與其子玄喆昭遠手揮鉄如意領二三萬雕面惡少年以當宋師玄喆一乳臭兒耳輦愛姬伶人樂器守劒門之口昶且與内尚書教坊小婦打毬走馬鬬草采蓮魚龍競渡鸚鵡誦詩而宋兵已入夔州矣此非西蜀無男兒由昶所狎皆婦人故也後昶亡其母李氏不哭亦不食曰汝不死社稷何用生爲此母皎皎錚錚差強人意若使夫人當一劒以報昶豈非粉黛中眞男兒哉花蕊同時南漢有盧陵仙南唐有窅娘及保義黄氏皆歌舞妍姣書伎絶倫兵燹紛紛詩翰不少見

獨花蕊夫人宮詞無一字不傳人口女郎之幸不幸乃如此陳亢侯刻之山陰非獨拈出花蕊才情且垂戒宮中有風流天子未有不基禍兆亂者殷鑒不遠尚當以詩之周南召南爲正

補孤山種梅叙　張鼐

夫人標物異物借人靈古往而今自來風光無盡景遷而人不改興會長新是知有補斯完無虧不滿誰非造化轉水光山色於眼前緊此人功留雪月風花於本地維昔孤山逸老曾於瀛嶼栽梅偃伏千株澹蕩寒嵐之月崚嶒數樹留連野水之煙自鶴去而人不還乃山空而種亦少庚嶺之春久寂浮蘿之夢不來雖走馬征輿闕前堤之景色柰暗香踈影辜此夜之清光是以同社諸君子點綴氷花補苴玉樹種不

移於海外勝已集乎山中灌巖隙而長玉龍紛披偃仰壘潤湄而棲白鳳布置横斜幽心扶瘦骨同妍冷趣植寒枝共遠西冷橋畔重開玄圃印清波六一泉邊載啓瓊樓邀皓月非為借風霜之伴與岸花江柳鬪春光亦將留山澤之臞令溪飲巖居生氣色倘高人扶笻掃石致堪讀易説詩若韻士載酒飛觥亦足吟風弄月使千古勝場不淪寂寞將六堤佳景盡入包羅豈獨處士之功臣亦是坡仙之勝友余薄遊湖上緬想孤蹤策月下之驢為問山中誰是主指雲間之鶴來看亭畔幾株花爰快述其頁圖用同貽于好事云爾

鐙稍中有氷雪氣

名山小論序　沈承

一日坐妨帽山中忽有一陣怪風從西北起有無數三寸鬼騰躍而來皆銳首長鬣戴竹冠騎東郭毚執綠沈槍槍大如椽形其後又有無數八脚小鬼描頭畫角尾之而至若相迫狀三寸者以好語謝遣曰方令弓燥手柔與諸侯會獵名山君等可暫避八脚者有慙色遽驅蠅集其端三寸者意不能平身自奮擲投地八脚又陰教蚍蜉銜之於是三寸者乃大怒即日治兵相攻旁復有白面烏爛號幗先生者扣壁門求

謁曰竊聞倍時者不章功高者不賞八脚意良厚願老平章熟誉而書諸紳所謂合從為楚非為趙也三寸者笑曰卿故遨遊四友間為八郎作說客耶乃引之周視牕几墻壁藩溷苑還飲讌因從容謂曰丈夫舉事上自東壁府下自冢墳遠自頡誦近自稗家雜說莫不收保有年得天下勍敵與權所長有一居先當伏死墨池耳能効女曹兒呫囁乎歸語八郎有斷頭中書無降中書也吾計決矣幗先生唯唯出當下八脚立陣甚堅用葛藤為城用黑漆鐙為旗號甲仗各帶酒煮皮鞭蓐食各帶腐湯望見三寸軍中背紫石潭而陳皆大笑俄三寸者登壇部署聞其稱中軍曰鋒都尉稱偏將軍曰頴司馬先鋒曰雞距將軍後曰五花校尉兩翼夾擊有曰彤騂馬有曰錐虞侯巡徼者有曰鼠鬚郎騎策應者有曰削荆中郎將參軍事者有曰碧鏤常侍處分畧定鼓譟勤兵檐瓦盡震未接戰頃數有隃太守傳詔止之輒引兩虎不得私鬪為諭鋒都尉亦引成語對曰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遂顧左右急擊時三寸之士振臂一呼而八脚之

師皆敗走屬鄉之幗先生隃太守來賀觀其戰處入木者七分咸共嗟異遜不及也已而三寸諸將吏班軍行賞置酒高會而我妨帽軒中有一二禿髮鬼糞瘠可憎亦復躍出相就竟不知何者是客余不覺失聲大叱之羣鬼駭散掣光如電化為一物如斗忽墮案間取而視之乃是金沙友人周介生遺我名山小論一冊

其才近于鬼矣安得長年君烈曰吾寧為此

贈偶伯瑞叙

沈承

嘗博攷古冊書傳紀所載姓氏如林但曰名某某字某某而不聞曰號某某何以故大約古人朴畧里中三老其名子弟也並得與父師等而其間鴈行執友或難斥呼則稍稍取義而別爲字字非正嫡矣而不出乎宗則猶在名之支庶間也故古人多以字行至於近古有別號者不過畸人韻士寔寔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雲樹作美題目以儻話耳即不然者亦時人慕其風流後人追其軼事而村墟

市巷兩兩三三信口指點相傳以爲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利齒兒可多噉得也末葉浮薄始成濫觴而吳儂好事更飲狂藥家在烟火闤闠而生扭海外不經見之名山身爲財虜金夫而僑粧遨遊五嶽之勝槩逴逴竈下廝養橫取嘉稱洋洋大人君子上每見歲時社臘杯酒相喧主賓雜坐擘拳齕齒曰橋曰樓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嘔自古高隱所以逃名避世掉頭而不顧眞有激乎余不幸誤以名姓落人齒牙譽不勝誹年來頗學癡聾家翁法應世

（何但矣㗰）（如畫）

大足逍遙會客有盛稱伯瑞偶君者伯瑞似字而客曰號誠字也綽有古人風即號亦不至學樓橋松竹頭活樣子遂喜而贈之以言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詞叙　王思任

火可畫風不可描氷可鏤空不可斡蓋神君氣毋別有追似之手庸工不與耳古今高才莫高於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其次則五經遞廣之此外能言其所像人亦不多左丘明宋玉蒙莊司馬子長陶淵明老杜大蘇羅貫中王實甫我明王元美徐文長湯若士而已若士時文既絕古文詞詩歌尺牘玄貴浩鮮妙處影願然稟胎江右開乳六朝頼糟粉肉馨歷板袍之意時或有之至其傳奇靈洞散活尖酸史因子

用元以古行筆筆風來層層空到卽若士自謂一生四夢得意處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讀未三行人已魂銷肌栗而安頓齣字亦自確妙不易其歎置數人笑者眞笑笑卽有聲啼者眞啼啼卽有淚歎者眞歎歎卽有氣杜麗娘之妖也柳夢梅之癡也老夫人之軟也杜安撫之古執也陳最良之霧也春香之賊牢也無不從觔節竅髓以探其七情生動之微也杜麗娘雋過言鳥觸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臺可瞑獠牙判髮可狎而處而梅柳二字一靈咬住心不肯使劫灰燒失柳生見鬼見神痛叫頑紙滿心滿意只要插花老夫人眷是血描腸鄰斷艸拾得珠還蔗不陪檗杜安撫搖頭山屹強笑河淸一味做官半言難入陳教授滿口塾書一身襪氣小要便益大經險怪春香眨眼卽知錐心必盡亦文亦史亦敗亦成如此等人皆若士玄空中增減朽塑而以毫鋒吹氣生活之者也然此猶若士之形似也而其立言神指邯鄲仙也南柯佛也紫釵俠也牡丹亭情也若士以爲情不可以論理死不足以盡情百千情事一死而止則情莫

有深於阿麗者矣况其感應相與得易之成從一而終得易之恒則不第情之深而又爲情之至正者今有形一接而卽殉夫以死骨香名永用表千秋安在其無知之性不本於一時之情也則杜麗娘之情正所同也而深所獨也宜乎若士有取爾也至其文冶丹融詞珠露合古今雅俗泚筆皆佳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乎若夫緯影布橋食肉帶剌冷哨打世邊鼓撾人不疼不癢處皆文人空四海墳五嶽習氣所在不足爲若士病也往見吾鄉文長批其卷首曰此牛有

萬夫之稟。雖為妬語。大覺頫心。而若士會語盧氏李恒嶠云四聲猿乃詞場飛將。輒為之唱演數通。安得生致文長。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予不知音律。第粗以文義測之。雖不能為周公瑾。而猶不至如馬子侯僭加評校。以復兩張。新湯之請。便卽交付一語若士見改竄牡丹亭詞者。失笑一絕。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笛海雲孤。總饒割就時人景。却愧王維舊雪圖。特此作倡。乞韋馱尊者。永鎮此亭。天下之寶。當為天下護之也。

以大易為情種奇奇〇牡丹亭前非此香艷之筆非堪佛頭着糞

玉鴛閣詩集序

陳繼儒

携李故苑。少伯西子之舊遊也。南湖水落。粧臺之明鏡猶懸。西廓煙消。繡塔之彩雲不散。遂使當年之紅粉。幻出絕代之青蛾。秘枕異書。結稱名士。陽春賡和鸞鳳鏘鏘于夜。于飛蝴蝶栩栩。肝腸如雪。能吟柳絮之詞。志節凌霜。直擬木蘭之操。筆床茶竈。不巾櫛閑戶。潛夫實軸。牙籤少鬚。眉下帷董子。鳥御幽夢。遠只在數尺紗窗。蛩遞秋聲。悄無言半龕燈火。手翻貝葉十指生香。詩嗽蓮花。一塵不染。假煉成慧心道骨。惟

知織素流黃。洗刷盡綺語艷歌。直欲惡朱奪紫。若向公車待詔。必然金馬秘書。郎可憐洞府修文。竟作玉皇香案吏。斷腸兮珠彈雀而忽墜。傷心哉梭化龍而奮飛。栢子爐寒。茱萸佩冷。秦簫頓咽。范叔何堪。痛丹鉛已蝕。于烏絲幸綠字尚縈于蛛網。是用收遺文于珷玞之上。掃人間粉黛三千。庶幾續清韻於騷雅之餘。振古調國風十五。縱饒實韜妻織錦。焉用文之。卽道衛夫人吮毫。啜其泣矣。

繡艷風騷堪與玉臺新咏序並絕

考卷幟序

沈 承

窓下命場中文自是閒花草不消十分認眞從今論則窓下文場中命亦是冷鼓板不消十分按定只如開口時閻瑠瑠若箇不了事下手時黒漆漆又若箇了事來讀書時悠悠汎汎若箇不一味靠天奔競時波波喳喳又若箇肯靠天來故酸子談文政如盲子談命會排八字自然猜着兩句會學八股自然逗着兩篇世人不知命造文章而妄意文章造命抵死將葫盧樣看做定盤星則是以酸子談命又如以盲子

談文可謂癡絕然科策一出四方畢竟炙手却又何日文壇閙市也遇合之文任泉也但稍落魄奇字即怪魁佳話即笑柄即回頭自檢一番頗亦自疑但稍戰勝憎者亦首點忌者亦神伏即回頭自讀頗亦自喜且勿論此種奴態眞有平時扣鉢就而一夕髯枯平時擁被蹋壁苦不休而一日長廊可掃仔細思量是誰調弄人端的小小得失各有一小勢利之鬼牽人之肘而集人之鼻端此乃所謂命乎僕於虎鼠滋味險些嘗透初似苦海久之直作逍遥游矣急爲傳語世曰文耶命耶兩枝皮燈一條鐵限遇不遇皆須撞破不然不被悶殺恐被瞞殺也

嘗靈秀才滋味言之可啼可笑亦復啼笑俱窮

英雄概序（即人物覽 尚未發梓）

王納諫

始吾欲作英雄概、自昔帝王將相、與夫豪逸之士、人摘一二事以概其餘、流賞嘯匹、致足樂也、既哀合浸廣、因更曰人物覽、都爲五部、以博其類、原夫造物無全用、入世無全人、特達之解。要在於駁中觀粹、訊中求正。必曰秦漢以下俱未聞道。道固載之、彼不自知。或厝意造事、精爛瞥露。天之所與、不可誣也。但有通蔽。不容泯絕。譬如糜金之工。淆雜鉛錫。人僞曰至金。未嘗亡將有明眼。卽見金於鉛錫。更須敏手剔刮出之。若人物之林。駁者都棄、兼恐造物應受廢金之罰。且道之所取尊者。非仲尼乎。仲尼乃罕言性命。而由賜以下諸賢。稍騖於智矣。亦因而就之。其於管夷吾晏嬰。亦置之且黜且收。若褒若惜之間。嗟乎仲尼之不盡黜霸。有以也。以爲自非大正。皆有所倚。使夫功業沮喪。物情落莫。將惟逃虛之務。入不見夫今之談道者。皆知斥霸。兢以趨禪。吾則以爲與其禪也。寧霸。塵爵虛器。寧注村醪。此又吾救世激切之熱中也。若夫長世役物。左右而使之。無違其性。只家人僕隸部

署得所。皆濟時需。不然何以豐碭之產。佐命汾陽之隸將才也哉。至如人物自砥。則以氣合。以耻勝。是編所集。多闕佚不次者。氣類相召。事不必備。間嘗於一、二事率爾感激。不覺渙然自歸。翩然自舞。方將伸偃起躄。發瞽披聾。漱濯精魄。以致於用。剪拂羽毛。以儀於世。流賞嘯匹。致足樂也。余少而志之。今且老而弗衰。敢告同懷以矢弗諼。

先生端方士也而亦寧偏駁是取是故惡夫愿者

孟子若桃花劇序　　倪元璐

人服子若氏襟豪才濶聶草花間劇時司文者旣達境羽檄紛馳彼衆擁抱時文如蟯護乞而子若氏方搜腔檢拍不舞槊擬敵而舞柘枝然當壘卽勝人射得烏而子若氏釣得烏也予曰不然人射以矢而子若氏以彈彈之與矢異器而殼同也文章之道自經史以至詩歌共稟一胎然要是同母異乳維小似而大殊惟元之詞劇與今之時文如孿生子眉目鼻耳色色相肖葢其法皆以我慧發他靈以人言代鬼語

則同而八股塲開寸毫傀舞宮音串孔商律譜孟或裂吭長鳴或東喉細語時而齊乞隣偷花唇取譚時而葢驪詹虎塗面作嗔淨丑旦生宣科打介則同而格律峻嚴措縛艱若才將颺發而股偶以束之思欲泉流而宮商以拴之則又同予每笑時文一格都沒理會然有等慧業偏向个裏光騰怪出餘靈未已卽不敢抱琵過別則取其近是者扭張捏蔡翻高踢董猶之善繪者去而爲古塑耳記往時讀子若所爲時文者輙署云蘇勔柳態當使丈二將軍合十七八女孃譜作唱本予初不知其能爲此詞者而巧中若是今卽下轉語署此二詞曰含元吐魁何不可也然予更欲借茲金鍼度脫彼衆諸君架上時文沒底用合取燒却亟徵古今詞曲數部以古樂府及晉碭石諸篇唐溫李宋東坡幼安等詞爲一部比之成弘王董諸家以會眞琵琶等記爲一部比之嘉隆瞿鄧諸家以文長四聲若士四夢并子若桃源花間二劇爲一部比之萬曆以來陶許諸家朝吚夕唔不取雪案取花窻不取才朋取麗侶欲睡則引檀板拍其股當蘇

季之鍼如是三年不一出取大元歸者許綰有言請以臣頭爲狗

梨園子弟打院本可諷時政莫作俳語觀

壽董思白元配龔夫人七十序　陳繼儒

往者董宗伯杖國之年凡里俗羔鴈牛酒逆屏不敢前即家居集冠蓋懸鐘鼓傞傞歌舞以上百歲觴偵之寂如也夫人少于公兩歲今丙寅小春朔七十矣謝祝復如前太守曰古長吏崇重風化表女宗號毋師又如漢中太守執子孫禮如杜泰姬皆載在史冊今率諸大夫詣門而祝董夫人抑猶行古之道也夫人出海上龔氏其族有臺省兩兄弟稜稜以風節著聞夫人既歸公手績以供兩尊人中饋肅給客至具茗串而已不聞庖廚聲公試賑則下機慰勞亦不聞有幾微愁歎聲一盎粟三浣衣若將終身而已其後

神考振公中秘

光廟擢公講帷今

皇帝追念甘盤歷登禁近夫人邀

綸告之譽命非一累茵列鼎象服魚軒而居恒素風素德一似諸生婦時不誨妬不冶遊不通門外瑱環之問撫視諸娣媵如女教誡諸子孫如察吏嚴師稍長婚娶成名後亦不復數數也初公在北時廷議欲推少宰公堅辭擬北大宗伯又堅辭未幾請南遂上

引年之疏

溫旨款留

賜傳還里夫人笑曰公少無宦情老無媚骨鳴犢見殞倦鳥先還知幾其神乎客以枚卜挑公者公曰無多言恐我家夫人聞之笑而齒冷昔楚莊王聘北郭先生爲相先生曰臣有箕帚婦請入謀之其婦曰君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山濤謂婦韓曰忍饑寒後當作三公夫日殉微有怖心焉曰忍微有市心焉今夫人尋常蔬練習而安之但願公却熱地避爭門急以德歸爲幸不以失宰相爲憂其賢於古人遠矣儻夫人凝滯不化鼻息咈然或對案不食或蒙被竊嘆公能急流勇退如此快人意否自公出都以來未及兩匝歲揆席之地露觚戟手幾鬩爲戰場譴者譴歸者歸黃金相印顛倒予奪如反覆手達人大觀直不得邯鄲枕上一笑公未老而引年先之槐宫之夢早覺蕉鹿之味方甘極人間全福晚福悉萃於夫人一門視宰相果孰多也即使公坐

收事堂衣衮圍玉押數十道黃昏文書豈若著作翰墨流傳於六宮四裔象譯鷄林皆知有董宗伯哉宗伯之筆頓令枯者榮短者修士大夫每有家慶數千里輿金輦璧恨不能乞其序言隻字以爲家世光以爲子孫重而余刖烏能壽夫人夫人附宗伯公而傳眞壽矣眞壽矣

花筵賺序

范文若

每嘆文有文魔詩有詩魔詞有詞魔詞固忌堆砌亦定以香艷爲主元人之妙在冷中藏詭然俊語即關鄭白馬亦不多得并元劇便佳也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無文飾者謂之俚歌如單取淺俗則盲本琵琶且登元人之席矣花間蘭畹昔人以被之絲肉者今試思何等清新流麗乃俗筆動祖白兎殺狗爲不可及繫彼時譜曲者悉老書會無難字無梗句戲子易於習唱故相傳不敢其後漸出詞人之手則又當別論矣噫聲音一道無關理學何苦復驅之爲學究余博山堂樂府數種大率鬼語情語世無柳夢梅杜麗娘索解人未易也花筵賺稍稍通俗姑先梓之以問諸里耳

曲韻元人謂其無移宮入商之紊耳若協律矣而更加香艷豈不更佳此還魂記之遜西廂而夌拜月也優人苦其文義幽深不易入口至議爲失律寃矣吾今此本庶與此良序中大義具見

前歷試卷自叙　　文南英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爲萬曆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曆巳未爲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餼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巳令長凡二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刪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巳之感也乃取而壽之梓而序其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

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退之所係而予又以嬾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余鄉有每歲考輒告病者或不解爲何病余曰此卽歲考病耳到期必發無能療者）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於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緋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輕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搜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倮腹赤踝爲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大都寒沍僵裂不知爲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綺蔭涼飲茗揮箑自如諸生什佰爲羣擁立塵坌中法既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烝薰腥雜汗淫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

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鈐其牘疑以爲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其學其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囁嚅詢傍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臺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麗立伸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鈐其牘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縶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

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浸漁所貴倉卒取辨臨時規制狹迫不能舒左右肱又薄脆踈縫據坐稍重卽恐折仆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爲跛踦而自闈中一二督學重懐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剡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如此比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材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旣定督學復衣緋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堦下諸生俛行以次至几案前跽而受敎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西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蓋所爲拘牽文法以困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爲搜檢防禁囚首垢面夜露晝曝暑暍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

而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轍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闈中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毘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闈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爲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踈庸腐稚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䕺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象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踈庸腐稚拙鄙陋者爲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於世而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跋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況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而予以一日之藝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己重於

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旣無以報知已而一二君子溘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已之感此試卷之所爲刻也若數科闈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頗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其姓命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封識而使掌之曰此

某司理某令尹爲房考時所擯也旣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爲詭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格倣叔孫通議禮不叛評悉可爲天下秀才一篇

通奎行狀

次韻落花詩引　倪啓祚

夫芳華搖落士衡興嘆逝之詞時序推遷照鄰動悲昔之感江河頓異踞新亭以沾巾松栢空懷登牛山而隕涕越宮落鷓鴣之影蘇臺走麋鹿之塵小苑鶯歌初歇長門蝶夢偏多黃鳥罵桃花誰辨南山之語紅螺傾竹葉丞援北斗之漿緬往事以悲今感新聲之代故豈辭榮而就瘁何歡寡而愁殷若乃搴帷拂袖心傷碧玉之家攬鏡執釵腸斷綠珠之井路傍芳草凝歸怨于王孫陌上垂楊悔封侯于夫壻結眉表

色破粉成痕借青鏡兮多虧悵朱絃兮易蠹及夫金園金谷起舊鄉舊國之愁河水河橋動飛雪飛蓬之感晨曦恐其易夕老涙悼其不陽厥有憂乎誰能遣矣余亢浪家居迂踈人境憤塵埃之刺眼滌名利之焚心江東日暮雲思美人而不見淮南秋雨夜招隱士以無從爾其抗月遠覽憑軒高臨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或朝粲而速謝或夕秀而遄衰高者排玉戶颺金鋪卑者墮泥塗沿穢厠遂乃援筆爲叶依韻成章友人某謬加奬飾輒置品題聽泉流而發

清機執蛙鳴以當鼓吹倚韻屬和賡律互酬蓋其少工鉛槧長博典墳驥櫪空淹未得英雄入彀牛刀小試羞將貴介為容旋返初衣悵吾腰之難折復陳新篋視予舌之尚存是以吐風雲于行間揮珠玉于字裏極感慨淋漓之致摹蕩潑恍惚之容比于吳歈楚些風泉咽而罷聲假諸羌管胡笳狐鵲聞而下淚是蓋聽尾釜而得黃鐘借螢光以發龍燭彼自咀商嚼徵不滅殿上之含香若謂步韻諧聲毋乃海濱之逐臭

諧而不膩

俚引　王納諫

里中長者刻諭世訓解必欲納諫作序納諫以為聖諭六言正如唐堯五倫之敎皆是聖人生知言約理盡仲尼六經尚覺繁辭既有訓解真切動人又何須增益序艷必不得已寧從俚質且如諸老令聚衆講諭來聽講者吾說有三種心云何有三種心其一信其一承其一翫其義云何（方使翫去）非聞某賢聽講孝順父母泣如雨下此是刺得心頭血尋得嶺頭泉真脈淋漓故信是一種心至德要言如白煮飯雖實養人不見

滋味或者相喚聽講只得應承故事故承是一種心相承既久官司視為腐套里社月為戲具仲尼所謂吾不欲觀之矣故翫又是一種心問有何法使人皆信而不翫（卻步）此在陞講座者有一副不可磨滅精神主持提掇紙上之言終不濟事請引古一證昔者楚申包胥慟哭秦廷七日七夜遂感動秦伯借兵救楚危國復存只緣包胥實是個忠義漢他有那裂金石的精誠蹈白刃的果決所以一場哭博得十萬師若別樣人無其志而學其哭（真可笑）只堪相傳一笑而已今之君

于有這一副精神方感得這大衆誠意方不負這一部訓解。

妙丁以但醒但

夷光野乘引　　朱灝

縹闥幻青宮金宮化白雲討芝訪薜窺烟液瞰滄洲旋塵椷石韞獨立江水覩榮祿如累卵金錢上故夷光甘扁舟借遊從攢花擁翠中堅木肝石腸卒滅吳伯越以雄心鍊仙骨五湖曲傲小海唱觀其寄屐跡靈巖。非沉香埋彩。其幻異輿瀧石成花者畧同。彼鴟夷子皮。賣藥蘭陵。此即得仙。含夷光誰侶。一云沉江上安知不爲水解。乘光游霞氣舟風杝縱意容冶始畢棲終高喚游巡靈墻莫測其涯雖一墮千刼幸千歲後有于京將。吾牿我厗者俱成龍蛻蟬解。尤欲以西方度西于。或以伽陁祇夜半偈。爲喚醒。婆心頓熱。余又謂泛澤之從堪配訪松子京所輯野乘不啻授以丹書令其光顏如碧草若潑西海時應噎雨鴟夷一全備玉宇中可參一位○宗遠之文之詩之書之一盡無一爲凡目習見眞負奇癖者

王季重悔謔抄引

倪文璐

（謔是不謔不謔是謔卓老機鋒應爲卷首）

謔菴之謔、似俳似史、其中於人、忽醴忽酖、醉其諸而飲其毒。嶽嶽者頓折如城之角。期期者莫彎報怨之弓、於是笑撤爲嗔、嗔積爲隙、此謔菴所謂禍之胎而悔也。雖然謔菴既悔謔、禍將定須莊語乞福。夫向所流傳、按義選辭、捐葩敲韻、要是謔菴所爲莊語者、而其中於人、非惟折之角、且務其面、非惟報怨無門。至乞一生活地不可得（世人叉此不愁亦可哀矣）。無問世人、余即甚誦謔菴者、然每讀謔菴所論著、領其謔意、即不禁性火上騰、妬河中決、危哉、亦謔菴之禍機矣。謔菴不悔莊而悔謔、何也。且夫致有訟而非謗也。不可以刃殺士、而謔之桃以殺之。不可以經斷獄、而引非經之經以斷之。春秋斬然嚴史、而出語奸尖、如盜竊公孫天王狩之類、極雲詭波譎之致。假春秋一書、令宣尼鼓頰而出之、度必詼氣滿面、而要其毒鋒竊人、有不可逼遁者。謔菴以俳戲發其史才、提尤喝謬、自作王氏春秋耳、庸謔乎。若夫不曰竊取而皒其名曰虐謔、其情曰悔（剌心想）、斯則謔菴謔矣。孔子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諧語也。

陳季慈爽閣圖題詞

李柄

夫勝槩何窮、挹取斯在、會心不遠、俗累都捐、寧必考室山阿、逖名空谷、乃能收烟雲之萬態、滌塵溷於一腔者乎。武陵邑侯陳季慈氏、拂衣花縣、卜築蕪城、適在西偏、搆茲爽閣、瞰公路之浦、水樹參差、眺隋帝之宮、松岩崒嵂。旭日升而晴嵐晃朗、朝霞徹而霧宇澂清、山色空濛、江外遞千峯之秀、波光瀇滐、林端飛八月之濤、雨落楚天、青近平林而度雁、雲生鍾岫、白暎水氣以成鱗。至若返照巖阿、頹陽明滅、暮烟叢薄、杳靄稀微、初月城頭、先下當軒之照、流霜高樹、遙生入座之寒、風起郊原、坐聆一天清籟、雪霏嶺嶼、臥看萬里愁陰、固變幻以多奇、每登臨而日異。爾乃披襟長嘯、解緯放歌、遠水遙岑、盡入琴尊之韻、竹風花露、如沾履舄之香、玉人簫吹、對凭欄九曲、溪回春色、名士風流、痛飲酒千秋、業在騷壇、于是進何遜以賡詩、引鮑照而作賦、耽物外之賞、日有求羊、謝區中之緣。此焉箕潁、仲長統之怡性、未況蕭踈、陶彭澤之樂天、庶幾曠達、可謂藏身大隱、得趣考槃者矣。以斯爲爽不

其然乎圖繪緗懸詩歌玉綴敬裁小引以附賞音

臥遊題辭

陳繼儒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餘絃歌之暇手蹇臥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儒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寔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此其濟勝之具）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蓽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緉屐耳歷覽幾何而厚之曰遊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跡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臥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更說妙）俞使君曰余從大夫之後官轍所經雖不敢輟民事而媚山靈然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大抵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巖虎窟蛟穴鼉宮與夫（言之欲走而況身臨其地）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休鵂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藤脆非捷如猿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

精奧壯旺而好奇者不能遊諸遊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疾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河幻住陵谷變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即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况山川又何况遊者嘗試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寘寘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昔人涵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遊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烟爲信韓昌黎慟哭絕書誰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䟦西蜀尹西有卜築桃源圖卷　倪元璐

觀夫三士致諜五丁畢力狩峨青于別磴延岷泚于旁瀾釣雲轄霞雕巖繡壑奥文詰曲別味鮮清誠山典之殷盤景筵之瑶柱楼其界者苟非八叟定亦雙童將皆分陝仙凡剖溝玄白然而其靈不閟道亦以章昔之三程躍其池鐵今則二尹著於宮鍾夫蹤絕漁樵而大夫去之役戎馬之塲代沉魏晋而文學就此採天人之策原其飛光泥水通隱金門非爲抱梁固足貴也若所招招何其磊磊或才方慕國有陳子之霞舒或名已傾都爲余生之雷响各無滯骨殊異枯禪既　聖世之有桃源即酒人而可蓮社故得貌其幽韻體以文綵則有應物之能存形之手加毛溪頰點睛石眸道玄致嘉陵之功右丞極輞庄之狀夫使處則境皆圖畫出則袖有雲煙非夫名通不具此致也若乃尚平結遥盟于畢娶宗炳開便浩于卧遊則不知武溪亦男女其中華山有躬駒于外而此二子倘亦情跡野鶩心畏真龍乎

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簫瑟之音清文境如是

跋董玄宰書王念生勅命冊子　倪元璐

夫雨露竭澍而燮百昌之能雲霞極姿以贊穹玄之色故征和九策瑞蒸都尉之間太學五經光發中郎之篆何則瑟瓚黃流取珠榮之相報明珠華櫝亦聖言之所資也有番君之匹亦召父之流稟其孤清喉絕華亭之鶴出為騰踔啼遏會稽之鷄畫界蝗遷行車禽擁劉玄明之第一徐聖通之無雙不其然乎屬以

虞瞳遠矚察姑臧之絕踪　漢詔華飛役許燕之大手十行星爛條康署能三命風申旌庭策闓如綸之致可得而觀焉夫物護甚則錦承人衛深者絲繡於是乃使鍾索之彥起而挈騫顏柳之英致其奔扶觀其體夌撥鐙法極懸釵慄慄如臨鄴下凌雲之牓飄飄欲舉絳州碧落之碑斯則唐宗之所以醻妙于鉼盤魏后之所為躭佳于壁帳也垂于覽者其道無方可識

皇謨並資吏範大則天球之貴小亦墨池之娛則知七寶合成月姊之宮有為樸鑿五方轉換天王之目隨在摩珠呵以佩刀誓于淮水驚其神物渡延浦而龍翔考爾世珍對岐山而虎拜云爾

序黃侍御跋草畧云夫篤時者夏迷游光者春咽驚飈者秋嘿悔華者寒驚是以多舌無訴側想袄童之世列脹齊瞶觀曲女之城〇欲使賈言失至陸語嫪新儷語屑金璞玉于漢魏而鏘鳴于三唐此能兼擅其勝宋人不足言矣

明　鄭元勲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元化贊可訂

南京戸部尚書鄭三俊誥命　黃景昉

制曰朕嘉意乂民責成計相二京作宅聰祖宗豐鎬之區六職建官先南比度支之寄必有財宜先有德惟舊都思用舊人爰播贊書式徵殊數咨爾某官體資忠亮識藴淵閎擢自郡邑藩臬之間洊登執法試諸禮樂兵農之用具有成勞業稱累世之能臣適值先朝之末造羣邪醜正爾因慷慨拂衣未老投閒時或沉吟憂國暨朕躬再清天日尚海內未息兵戈問一歲錢穀幾何曰有主者念諸臣廉能最甚僉惟汝諧晉長地官俯從人望覽過日條陳再疏悉老成樽節一端矣方今奴虜妖訌漸及內地吳越財賦已異當年楚餉併委之黔中南糧半沒於豪右廟堂開會議之局幾於筆禿舌乾守令得催解之文或以克囊掛壁凡滋耗濫悉賴勾稽非借股肱之良疇安根本

之地茲以覃恩授爾某階於戲周公居洛邑寔爲誕保之師蕭相守關中獨領轉輸之任追爾疇昔初貳農卿已能使少府金錢漸如流水而況今三台杓斗行近辰星尚其著足國及民之勛行矣有自南而北之召靖共爾位式遄其歸祇服斯言且有後命欽哉

大臣而有清譽非難要須實有救時之才砥俗之骨耳如吾叔在陪京盡癈宿弊大足軍儲謗之誦之統非所計斯不愧于清譽云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艱貞之節故劉陶殉貞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具官某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可以貪繩蟬蚓肉視虎狼故果百知一鶚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豁軒之使陟于瑣闥之班淬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宣嫠雖坐剔時謂司隸鴞球之既陟文妖（不以成敗論）此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而無使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媪當蔡京童貫之時上亢君宗開寶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帷逾峻尤爲緇徽所先貝錦一成雉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膺滂碎首於黃門喬固暴尸於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羣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厌大滌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敷顯秩震雷一夕已踣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爲其官錫之誥命以爾臣忠章爲子孝（忠孝一門更爲盛事）洊濂之義生死同扺彌奇卜壺佇章鮑昱嗚呼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彼丹青寶入地萇弘之血

痛可識之顏切猶生之面今讀者目眦盡裂

贈太常寺卿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

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彌永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萇弘殞身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具官某　希聖得清擇節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見命融修駡亦彌衡之氣（妙諸辭順）當其出爲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會當亢馴致蟲拚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夷出彘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吉鉗網四張喬固膺滂梏鈇相結焚原盪岳不可邇親固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岑晊知幾之士築室以擬袁閎而爾獨持（正見其辭）虎執優冰湯席鑊班荆悲咽尊酒豪據俠抗左儒義依鄒浩忍捐愛息以狗槖挐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郈成分宅之德于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何等人情）成城吳幾爲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囚飛甓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飜詎止廣漢被收吏民守闕緹宣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然而機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于凶而爾對簿不屈絕命彌

雄雖復漢尉銜鬚唐臣嚼齒未有並其慷慨儷此從容者矣今振軸既旋衮鉞並設碑踣元祐大升公正之舉墓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特贈爾爲其官錫之誥命國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貞不愧此）二正歲寒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定案）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忠臣之報彌愧奸回

羅魏璫之禍者半屬非意甘蹈不測而與爲抗則大洪蓼洲兩先生尤烈焉故論明典黨禍當以兩先生爲李郭○文中字字生氣固不磨之介氣所憑

吏部左侍郎張鳳翔誥命畧　倪元璐

夫有破柱之勇而怯者屣辭而表閭有請劒之忠而佞者呈身而入幕表閭等之修墓入幕甚于望塵豈爾剛腸所能曳尾朱璟絕言而鐵石張彖與歎于氷山而鬼彈星飛獸機飈發大官頒餼無命食亞夫之心中使衡綸示行詐冠準之狀

彊直已劾詎首陽拙而柱下工勵翼不迷庶天保內而采薇外

寓諷得妙

南京國子監司業文安之勑命　倪元璐

勑曰國家二雍祖南而宗北　高皇帝之教千世不衰也故天下之士蓬然而從之然間者日墮美新之文頓反蓬然而從天下嗟乎自漢宋之歷代有劉陶陳東而　高皇帝之教思不三百年而竭者何也朕思士猶汞然敗則滅爐而更鑄之其道甚微言告師氏爾具官某出自漢守張其楚材升賢鄉國則以五際明詩扳萃弘詞則以三長吏治侍從之選啓沃方資而爾寧從海而滇揖擧作監是使歎與宜室忙遺紫微然朕之意亦惟言念豐芑有偏陵我藉爾九德之諴振彼八鳳之舞乃爾鐘鏄無闕杖鼓相將遂已天廟光迴石頭秀出唐闈既歷楊琯極選于名儒宋禁方張汪逵抗爭于僞學成均遙席今古同揆兹用覃恩授爾某階錫之勑命嗚呼朕則使爾往而學焉豈曰教之哉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長也爾益務端軌飭躬譽髦斯士而既效矣朕則旁求

可以爲詞林阿比者茲刺

太常寺少卿沈維炳誥命　倪元璐

譬然簡遠似漢詔一則

制曰夫爲治不本禮樂猶燭幽不以火也今天下大發其朝氣功利富强茁然而欲見王霸道雜與治日遠朕誠欲建中和之極使夫幽明洞既神人之和若傳烽可召則至治已有能爲朕夷夔者乎爾具官其昔以徤令搴壯梧垣謇諤能言僵直自遂而羣生於破柱禍極於沉河猿亡致延弓失忌得意存覆楚勢欲乾池矧爾亢貴君宗示難鵠的繒繳之及固其宜矣今者蒐陸既決碩果僅存召首諸垣俾弊羣吏而

爾法辨荃蓀道劑硝乳用使槃妖之氣化爲明霞玄黃之心消於砥矢朕嘉乃績擢貳容臺昔堯顯寅清漢遴忠孝若其以爾精義出爲駿奔達禋享之心和民神之意原本道德旁皆文章將九叙坐躋三靈自順禮樂興舉詎須百年乎會逢覃叙授爾某階錫之誥命嗚呼朕卽左操天道右挈祖功四召鬼神之情伐鼓而號于有位不如使子奉璋而求之也爼豆之事勿日嘗聞往而學焉苟通其故大治月出雖至於賊虜俘夷朕能知所繇來必舉而功子巳

刑科給事中王繼廉勑命　倪元璐

勑日朕求言甚然今者議清于下聽專於上使言者知其論之必有歸而觸亦無罪則朕無以察之矣天下之善察言者必責實責實必期來効期來効則不如返而稽其往功岐黄既起死而其書乃信爾具官其神懷激朗風義徤持萬石家聲伏生經術祥刑之政岐若清霜大江以南吭猶吮霹夫制刑之道本諸精微故哀敬竭則中淫明清衰而物遁此雖使高謨呂誥齊喙而發箴于尉釋之共曹而察麗猶不能以

執其倫要乎彼成輸若爾審克之能已絕浮頗之聽朕嘉異政擢爾禁垣而爾蓬勃鼓忠幾深選諫坐席未煖謇諤巳攄陸語輸新賈言失至蘊崇始發莩葶見端夫威鳳片羽然明一言斯可驗其九苞徵其百折矣茲用覃叙特授某階朕以爾能刑仍俾爾刑卽以爾之能言繫稱廣說旁極百端猶以刑爲大氐耳今法紀未張而德禮微絀寛苛並譏猶梗偶相笑也夫士師不能治士朕不能治其喜怒資爾纆固是用大諫爾無面從朕徵于刑

以刑官晉刑官恰合此種妙議
王錦教師哀矜乎下祥刑甚閒至今感誦此辭固
無溢美

福建道監察御史馬如蛟勅命　倪元璐
勅曰欲治平甚今天下甫脫璫酸觀聽昏惑如燎方
撲迷於聚煙夫紀綱不立刑政不明雖堯舜不能治
天下是故朕心如焚嗟乎與我共滌六字者其臺諫
臣乎爾具官某晶心靜明正骨彊立昔令山陰惠政
挺紀雲垂風抗童會會靈是故朕以豸冠旌其息烏
火正廟之日壯霜當秋而取嚴而爾鳳不難鳴鷹始
下擊首則爲朕抉形咒魅聲罪窮奇快少正七日之
誅暴商英十年之憾時則同文解獄元祐仆碑而爾
又表薦遺賢抗陳滯詞欲以郭隗致駿弘羊召雨膽
目明張風旨搴壯而又爲朕剔贅蘿浮條單策弱大
搜棄鼠遙算波鯨自爾入臺方踰百日而諫書雲會
讜論飆輿是知陽城七年寒蟬之日久谷永累牘器
鼠之忌深如爾忠能可曰遒上茲以覃恩仍授爾階
文林郎錫之勅命嗚呼朕博稽官制察百爾之所持
補闕拾遺道存論說若爾御史入則執囊出而攬轡
高簡一歲未謂來儀白筆不眊豈當上節綿斧佇授
山岳待搖期爾勵此初心要於底績倘懷孟博澄清

之志彌章文通獨步之名

制辭溫緻僅如通套箋啓而已滿紙宮商張帽李

戴得先生一洗其陋

行人李之椿勑命　繆昌期

古之賢達請纓獻策多於英妙之年如茗華之玉孚尹旁達光固已照燭於世矣而況其輝我使節者乎爾某慧本夙成才爲特雋蜚琳瑯之藻儼爾圭璋標杞梓之枝即爲梁棟廼飛華乎雲路遂展采於星曹朗識氷融英標霞舉秉繻志遠則使之博貢乎五書題柱名高則使之揚輝乎六節豈馳驅之克効將英蕩之有光茲以覃恩授爾某階選勝停旌之暇宜增華國之珠璣觀風攬轡之餘藉廣澤民之雨露惟是矢志已定淡漠足以養廉賢勞足以效忠搜討稽求足以策勳名而備經濟異日爲朕耳目心膂之臣必不負乃任矣欽哉

大生

真能不辱此命

明卿先生謂其古而趣良然

南京大理寺卿徐良彥勅命　姚希孟

勅曰國家定鼎之後兩京相望九列共張廼有剏敎之官轉作優閒之任如白居易分司於東洛司馬光留臺於西京何忍長材置茲散地一則優其祿賜稍供舒嘯之資一（費云靈矣）則節彼勤勞更裕仔肩之重况驚環南定沉痛方獨者始予新階徐收後効爾某以豫章梗梓之奇備王國楨榦之用花封雨露雉馴來威鳳之棲栢署氷霜豨豕畏神羊之觸既開承邸手扶旭日扶桑擁衛清流志效狂瀾碣石叱驄車於鬱叢道上（實橡）收帕首於卭笮灘頭數十年平陂往復之交卜一官之進退數百人顧厨俊及之禍將七尺之捐糜朝上籌邊之樓雲迷塞草夕受執戈之役（不失爲壯）岫隱蠻烟昔唐宋多瘴癘之投未必稍衣爲伍惟振瑾多謫戍之慘幾令白首同歸幸天道之弓張兼世運之轂轉在羣奸投網之會即衆正彈冠之時釋左較而躋公卿脫鉗徒以升廊廟非於今而始創實往事之如林第豐鎬舊都平反稀簡何煩五聽徒守三章刻木空存可羅翟公之雀鋒車遄召將乘景倩之騶茲用覃恩

階爾爲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官必有事未可以法署而等蘧廬世正需才柰何借鍾陵而供柱笏廷尉天下之平今不平者不獨讞疑也作士以期予治朕求治切矣願與子大夫寔重圖之

凡清流被于黨禍之餘題目先好自得佳文否則折皮裹癡骨耳雕繪何取

擬汰冗濫淸宿蠹以足軍需疏　黃道周

臣聞善爲國者有十年之筭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筭今之爲國者計絀於朝夕而議懸於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賦則如責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岸是誠天下臣子之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末流相倣汰一冗一冗旋生去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探索不已（快論）故今天下以爲貧國之患臣獨以爲富國之患天下之患以爲國不

見富臣之患以爲國不見貧夫人主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而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益之則天下之亡必自富國者始矣臣觀故牒天下歲入緡四百萬出幾倍之相沿以來六七十年矣補續相移不見大匱

神宗中年寧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一千三百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萬矣天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楮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久者不過六七年近者踰年而畢今東征之舉不過三年前後帑金沛發亦已千萬進無一步之獲養無一士之報而天下百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楮猶且益之塡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曆初載自

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內儲上供果餌器皿絹素之類一切裁減於是省直承風歲運之數詭目乾沒一百（顧此不小）八十七類旦夕淸華又有察相繼之留意綜核洞於邊疆之務是以天下少給暨三十年補苴易理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狃於刀錐內臣渴於鑽窄奸

胥縱橫妄意一倖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爲干戈可以大講百姓可以再索人不問醜正地不問易險聚兵而弄之以爲狠食者之唱於是天下顯然以爲左藏可以計覆太阿可以詞議鹽鐵酒榷可以復議鼓鑄征輸可以不絀中外蚩蚩惟兵是利監門厮養擊柝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思而天下冗濫奸蠹益不復可止矣臣觀薊鎭初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既七十三萬又既而百二十四萬方其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强今又益張兩協之卒至二十

四萬月餉二十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則曰
數年以來新餉之額益二百萬加納之數又百餘萬
此三百餘萬皆以爲遼也夫誰爲此者探膏血而焦
原沃之乎故曰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之患
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中官見
富而織造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
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爪牙朝官見
富而冗吏奸胥輿皁走從宴御竿牘之數一切不省
又益之親戚姻婭瑣瑣膴仕以白望其聲利邊官見

富而游客驕丁尸班丐籍巫師鬼卒之數一切不省
又益之朽頓破冐棄有用於無用以自衰其軍實故
此三者則皆自見富而始也其所以見富則自加派
而始也餉有加派而舊餉不復兵有加派而舊兵不
復田有加派而舊田不復邊有加派而舊邊不復詩
曰原田晦晦舍其舊而新是謀圖營中外十二萬衆
散爲工役隷於私門無所用之而常歲食糧八九十
萬直隷衛所錦衣後軍屯田四萬八千七百餘頃侵
冐占據無所用之而常外殽苗地內競草場三輔五

十萬戶川四百萬椎埋無賴者億數無所用之而常
召募五方之兵遼東兵額九萬歲餉六十七萬賞賚
東夷十餘萬地失而額存無所用之而常於百四十
萬之外奏數十萬而無所復出臣觀關門內外四五
十里聚十三萬之兵月費一二十萬籌度且不出
三年天下膏血從此竭矣而轉輸催科波湧之間猶
未有定說臣觀古今英主立國良將立功皆存於敬
慎之小心明決之定算行師衽席制敵於樽俎之上
而增賦益兵之說不與焉會昌之末雜賦極少猶九

百二十二萬熙寧歲入五千六十餘萬其兵皆八十
三萬然而國日以削境日以蹙故賦多則盡生兵多
則盜出堆賦如堆肉上惡而下不可食聚兵如聚蠱
不毒人則毒其身故今天下之事臣一言而決耳曰
陛下節儉則天下皆儉關門之事臣兩言而決耳曰
決棄遼陽則不用益兵決不棄遼陽則未可盡散新
餉決棄遼陽則兵宜屯於關上只復薊鎮之額三萬
守關六萬乘塞精汰而愼用之十年待動則已多決
不棄遼陽則兵宜屯於廣寧只復遼陽之額九萬營

塹三萬屯田五萬待於關內蓄積新餉俟一千萬三
年待動亦不爲少今天下之臣皆知廣寧之不可棄
而常爲姑違以避萬一之禍皆知遼陽之未可復而
常爲虛聲以侔萬一之福皆知關門之不可孤守海
島之不可虛恃而常爲守關門恃海島以塞一時之
議皆知水西不破則東夷必不靖東夷不靖則水西
必復起而决不敢少紓東顧以了西事决不敢急了
西事以專東顧皆知兵加則兵愈懦餉加則餉愈不（何必管子復生）
至而决不敢停新餉以作內政决不敢因舊額以寄

軍令五說茫茫未有定議相視咨且而天下滋弊臣
恐歲月之外萬一叵測外勢蹙而內備益廣雖谷量
天下之財帛不復可繼矣今所在士馬亦漸以稽核
鼓鑄徵輸亦漸以見利詭託破冒者亦漸以正法裁
抑澄汰之疏亦無日不御然而自簡一動則稱逃稱
叛稱死稱棄者在在而然持籌之士相顧而不敢出
一語故曰食冗之耗小議冗之耗大物蠹之禍小謀
蠹之禍大天下之患誠不獨一東夷而竭天下以殉
之此真誠者之未察也臣願

陛下及今之時與二三元老力攷典章罷可已之役
省不切之費急取兩言定天下之五議乃躬自節儉
以先天下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端本塞源有爲百世之計然後弛諸禁籞廣與
屯利以簡練責之邊臣以營田責之郡帥以團操還
之五營以召募還之屯丁子弟然後申不赦之令著
畫一之法懸三年之期與天下將士磨礪百姓更始
毋循旦夕苴補之談稱兵稱餉使齷齪小人皆有覬
覦樞柄盤據左藏之心則內蠹去外冗自清臣保百

年磐石無事也唯亟留意焉

曉然共見犂然可行以幸天下必能端本肇末富
強不足以命之

毀三朝要典疏

倪元璐

奏爲公議自存私書當毀敬陳膚見以襄 蕩平之治事臣觀挺擊紅丸移官之三議閧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於逆璫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說盖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 東宮爭挺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官者彈變於幾先爭移官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爲忠悃則皆忠悃以爲明見則皆明見總

（覽此知爲中立不倚之人）

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箎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 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

（[illegible]可毀）

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 先帝僞撰 宸篇旣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

（史臣不爲無累）

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纍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爲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枝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爲坐

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撑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爲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不逐者必有異）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而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

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　皇上勑下該部、立將　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　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　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摹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　命三案中　賜環諸臣、各以　聖明御極爲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今以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　聖斷施行。

判斷三案覌見雪消

辨東林疏　　倪元璐

奏為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氣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頃者　宗社之靈篤生我　皇上生知而濟以學問乾健而妙乎從容大奸霆驅一嶽猷飈發天如再闢人若更生生乎以堯舜為極軌今乃知有過之者臣非敢為佞也臣又仰窺　聖人無我深嫌門戶之名　巽命重申動以人才為念　純王之心較然天下矣然

而　皇衷自著其公虛　廷議猶存乎我見臣竊惑焉臣以典試復　命入　都從邸抄見諸章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叅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以臣虛中之言合之事後之論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材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禀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其所引援為用者亦每多氣魄之儔才幹之傑其間即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耳而其中則又有泊然無營脩乎自遠謝華膴其若脫付黜陟于不聞而徙以聲氣心期遥相推獎此其人尤所謂淡漠寧靜純乎君子者也今而曰邪黨則無不邪黨者矣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于是乎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于是乎連篇頌德匝地生祠矣夫頌

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然而今之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以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如西江西秦三吳三楚之間什九名賢多半豪傑叅之理數決無沉埋況奉　恩綸屢俾酌用而近者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雖或薄從湔祓未肯力引同升夫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之事而臣以為

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揔為崔魏之與已郎
可化牛李為同心況乎年來之借東林以媚崔魏者（此輩人）
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
（正懼不測故百計陰撓）
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
哉事理甚明疑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者此也臣
又從邸抄伏讀　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
知之諭深仰　天聰曠然知人則哲如此而近聞
廷臣之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爌之相業光偉他不
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騰維時與事大臣並皆

蓄縮閉默而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
（不附君子幾是烈丈夫小人不足言矣）
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迨權奸表裏逆焰大張爌
以申救抵觸岸然投劾讀其　陛辭三疏字字秋
霜一時以為寇萊復生趙鼎再出而今推轂不及點
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廷弼固自
當誅在爌不為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而當時之
議乃欲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
然究竟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而不死于法吏
（後人可覘）
而死于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

不能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彊骨有古大臣
（四字不泥）
之器其鄉人之月旦比于陳寔王烈三月居官昌言
獲罪人又以方之羅倫舒芬與臣同年同官儕輩憚
其方嚴不敢以雁行相畜而當其去　國飄然聳身
天際臣等自視則猶糞土也有人如此雅謂千秋而
今起用之　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甚有加之竊
盜之名者豈以其數十年前有其兄文從龍不逞之
事乎夫人知有從龍之不逞以為之兄而不知有文
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

舜象已然世不聞柳下惠胥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
魋之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譏將無門戶二字不可垂
提聊用更端以相遮抑乎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
總之臣之論東林不主調停而主別白臣之論韓爌
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時之是非伏乞
皇上以臣此說申　論諸臣凡于持局用人之際雖
不可無薰蕕區別之法但不當存形骸芥蔕之心要
本公虛以消偏黨其韓爌雖　廷推未與而早奉璽
知之　旨何難　特命召還文震孟雖　俞

旨已頒而既來不簡之言尚與　溫文獎雪於以
破方隅而伸正直之氣道無出此者矣抑臣又思故前已瑞指北方明也
憲臣鄒元標業蒙　明旨優卹矣而易名之典似
當一併舉行元標之理學宗王文成而鯁直類海忠
介宜　令該部于二臣之間取衷二字以旌儒碩至
于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　旨折毀者併宜
令葺復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爲貞勝生祠毀書院豈
不當復哉臣草疏畢又竊念部臣王守履以進言之
急而犯失儀之條　皇上慨納其言而薄鐫其級

仰見　皇上造就人才之心甚曲而厚也然時經
三月懲創已深履端更新萬靈共躍倘蒙　矜宥
召復原官則　聖度極于如天而　朝儀亦因之
愈肅矣臣無任悚仄待　命之至

釋氏慈悲太甚有容無拒偶爲不肖逋逃藪要不得指佛爲邪僞也辨東林者此爲虛公之論若必謂先生依附東林又非知先生者矣詳玩其指歸自見

守覺華島機宜議　黃道周

陸贄曰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諒哉言
也自昔國無不設之險而人乏常勝之謨古今持薄
藩以墜其齒角者不可枚舉矣而猶攖小險以謂大
固危矣哉覺華島之戍自去歲而謀士多談之已發
樓船蕩漾其間北望首山如仰飛鳥呼扈呼鼠不得
其項領而今且以爲奇劃夫築長勝之塞不足以衛
遼瀋鏟淦河之岸不敢以保西平今塹關門之道招
呼海鵠以斷四出之寇而謂必出於是者猶望水賓

指海狗而逐馬也夫用兵之數不過闔闢因地之道
變其險易我有所致敵則開戶而敵莫入故敵苦險
多爲易以伏之敵苦闔多爲闢以噏之闔闢險易兩
者更出故吳玠奉橋以濟兀朮之師仁軌築城而不
設門闕彼豈敢爲是翫敵哉謂吾有所制於中爲千
仞之谿則不削十尺之壍方昔鎮武未墜廣寧未沒
搭河蓋州衆志未死虎兕咆哮猶在於外不能因河
爲壘扼必濟之要今吾已棄錦義捐大勝自吐五六
百里唾核去之而又必以遼遞波濤牽雙山而絕其

道夫豈謂大麥之水必不足以達長岑之丘錦川依巖三四百里皆無咫尺西闕之徑哉仰謂虎兎歹青果足以塞白塔而制其命耶夫荻灰暈月不俟一決塗城尼車則由踰共越自晉唐以來鎔金而沃關門鍊鏁以截江口自爲要害扼吭憑阻者非甚愚人則未智士也虞允文與吳璘共保全蜀虞允文以謂必據德勝則仙人不孤吳璘以謂不守仙人關則德順無力二人所據皆踰蜀門二三百里之外大險而遠距之故倚尋丈之垣度垂綆之穴斷雷而支戶者二子之所大笑也今亦曰不出關外則不可以守關然自寧遠以西中左以前焚如棄如不敢問者今踰年矣關外之籌既不敢試之河西而後姑試之寧右不敢試之寧右而後姑試之覺華夫覺華望首關雖僅十數里然舟岸之間倍十里已半百里之勢今虜賊過關山長鬣之徒能越滄波持檣而尾其後乎即賊從松灰度寧西貫慈虜縣歷三道島上長年能吹銅律而知其去處乎即賊出不利夷塹逸歸武千騎或數百騎跋涉之徒敢走赤足抗其嚮乎又萬一我不

利人離於土航拔於江飛廉回祿於島上者有私乎夫島上之不可不備者二而決不謂其連遠道以邀鳴鏑之徑也島上南通登萊東引旅順歷落星碁出入三山不備覺華則隱慝滋生故昔者於其處以爲大鎮中屯之樞一以南閱支海一以東承諸慝譬之飛鳥以爲嫉警必不謂其棲鷹隼之羈利夜飛而食也旅順登萊四五百里山東之毒已潰奴即窮愚不犯波濤以觀蓬瀛之淵而今者必爭之海上以爲奇致幸而無事則猿鶴沙蟲異類不涉不幸而有事則處處開瑕而之鑄皇甫規常云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以今之時將爲汙濁以畸於上卒爲骫懦以逸於下即稍稍振刷非常之功宜未可立也天下之禍如火與木皆發於所見而燼於所不見漢唐都於西北而剖據終於東南晉宋都於東南而剖劇橫於西北卒其所以敗者亦不在於東南西北今竭天下之力獨服霧家以從事於關門懸膽於鼻瞋視而莫之敢舐主敵情形已俱見矣而猶且不察屏寸翣以爲价人大師如不可闕者則豈不窮哉

爲今之計絕前屯之河斷三川之道明棄兩河以關其雄桀閉關自治修帝王之禮樂拔士拔卒爲天下節儉以歡會其意使天下聞者以爲聖明之錯利於弓矢使豚魚知信飛鵠改音此策之治者然非聖賢不能用也其次因天下之銳悉三方之力乘廣寧之未墜西虜之未絕寧右之未梗遼民之未散東西夷虜之未協急戍廣寧大師其內因發河橋鍬崖塹修理諸屯示不可勝之勢我不渡河奴必不敢爭我不輕動奴必不能勝然後以藥師居延之奇發子房鴻溝之智携猱搏虎而左右不知其次因天下之力蓄三方之銳進尺則尺進寸則寸約以數歲之内逼盡河西之地依山而設險因谿而爲塹屯五丈之原以觀其誰斃功不遠立禍亦不擬釋此二端持十餘萬之衆策數百萬之餽立移游之方發浮沈之策索之在側命之殺則不可得問之要宿則雖十百載而猶莫測使數年之外河西孽生奴虜勢合郎闌門貔貅亦無以爲也何必起龍蛇於波濤之上哉語曰養男不畜毋湮我池養女不剌毋彎我箕禍莫大於勢重而外不可恃敗莫大於力分内不可守故曰單豹養内虎在外晉年養外蠱在内外内互持禍乃不支噫亦可憂矣愚之憂有甚於守覺華者故於守覺華者發之

此猶緩着

奴能奔勢

泰人有其鋒無其厚漢人有其厚無其鋒以管韓之間求之武得邊際

文奴 八議 廿五

八議 卌五

蒐逸才議　朱廷旦

今天下民心未甚鬱也士氣則甚鬱何則古之取士惟恐不多其目今之取士惟恐或廣其目舉天下士束手明經之一途士之不爲文而沉鬱以死者不知其幾千百也士之爲文而稿首黃馘以老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也使天下士或犯科扞網以自伸其才或謝絕公車杜足而不至或假托兵事因緣以自見亦可憐矣夫上之所求者一二人也其它則宰執之事中樞募府之能也今天下挾策仗劒願備行伍而至

闕下與負笈躡蹻不遠數千里而試春秋兩闈者幾何人矣試春秋兩闈不中者既一切報罷不一計其遲暮之苦髀肉之消其挾策仗劒當世所急者又蓬垢風塵見

皇上不得見中樞募府又不得諂讒忌嫉甚口之人又從而寥蕭之謗毀之曰是釣利是紿爵嗟夫文士寡學無術不師聖賢苟勦襲帖括有三日試不知作何語俛俯得官者多矣此誠紿且釣耳彼出萬死不顧一生爵級與身命孰重柰何以欺紿一槩置之乎夫游譚不根人爭曰可厭吾亦厭之第不審當軸者曾破格火繩用一二英雄果不得尺寸之效而後厭棄不前否郭隗不用則樂毅劇辛不來不買馬骨以千金則千里之足安得騁途於冀北不開誠布公吐哺握髮延攬天下之智能網羅天下之伎倆小藝片長接見無怠則何以收豪傑之用而成天下之大功上之奔走一世者惟名與利令欲利者我能利之欲名者我能名之則我權愈重而天下之名利盡收而歸之我令一切秘而不予則權輕而人無所復覬人

無覬於我而別取名別取利或自爲名自爲利則權不復收而大事去矣今忌嫉者不知名利之途本寬而專妬人之名利夫人盡不愛名不受利國家又安得一人而臣之甚矣忌嫉有口者之嫉人以嫉國且自嫉也

極似三蘇之文

泰交策 兼閣官　　方逢年
蓋聞天闔而地不迓霁應之地闢而天不決霧應之
惟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喬喬皇皇此大
易泰交之說也泰者通也天地間有必交之陰陽別
而不交則中斷其精既觕於異而不得通亦有必別
之陰陽交而不別則共爭其所又溷於同而不得通
易通志之書也故於上下之交穆然慶幸若有神遊
其盛之想焉易又定分之書也故於內外之辨凜然
深防更有間不容髮之虞焉艮以陽之象如旭日和

風康莊靜浪具丈夫氣肖乾之健毅然而蛟龍翔鑾
然而鸞鳳鳴是君子品也不宜擯之外者也陰之象
如盲風妬雨峭壁崩湍多婦寺流襲坤之順謹身娟
（敗言）上類尾狐蓄情伺釁類首鼠真小人輩也不宜昵之
內者也但攷之天象人主法紫薇以居中羣臣法衆
曜以拱外而宦者四星顧反在宮門側乃知其不能
不內內臣而外外臣者勢也而其必當內外臣而外
內臣者則致泰之機也內而內之將內朧而必與外
爲市惟內而外之則宵人窮於意之無所借而內不

敢外瞯矣外而外之將外孤而必與內爲嘗惟外而
內之則衆正安於誼之有所託而外反足懾內矣此
泰寧之世不必以陽絕陰以健絕順以君子絕小人
而卒能使陰化爲陽順化爲健小人化爲君子則惟
此內外之際能識其機而逆持之也試觀書載賡歌
更致儆夫僕御贄從詩咏茍落且託剌於寺伯巷人
則外親賢而若引之內內遠佞而若推之外固帝王
圖泰一大關鍵已是以三代而下願治之主每留心
召對如建武中數引公卿郎將講論夜分貞觀中命

宰相入閣議事諫官隨其後慶曆間龍圖天章閣降
手詔給筆札使諸臣條對率以虛心延訪故治亦斕
然一時迨其衰也或以張父趙母取誚或以國老門
生貽譏或以眞王媼相貫敗此類未易殫述夫固猶
獶不神天與之昏亦當斷不斷自貽伊慼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猶日與帷幄諸臣講求致泰
之術所作
大誥首重君臣同遊曰歷代帝王同心一德立綱陳
紀爲民造福是以感格天地時和年豐至於內豎則

獨嚴典兵預政之防且謂御之之道在使之畏法而
不可使之有功煌煌 聖慮深長
遺訓
列聖永遵故讀楊士奇與李東陽李時輩所輯
三朝聖諭錄燕對錄召對錄其待臣之誼固極殷殷
載觀
章皇重儒臣教誨之命
肅皇罷各路鎮守之權振瑾不戒於前保鯨隨覆於 直揭出來
後嚴明御下之家法又何凜凜也迨

皇上在宥肅志敬
天勵精法
祖用人若渴從諫如圜海內喁喁竊欲旦暮見太平
通邇來
天聽之寖高也
中旨之頻傳也或疑
皇上有厭薄羣臣之漸而愚曰否蓋閱歷久而精光
呈如出匣之鋩隱躍欲試此殆出而欲通者機至重
臣乞身之迭請也元輔
予告之暫旋也或疑老成有攜手同行之漸而愚亦
曰否彼沐
恩已深豈忍卸責抑河淸難俟姑以一去悟
主心耳此殆入而欲通者機至重則削秩輕則奪俸
言官亦覺無色然拊膺之呼莫應請劒之志彌堅是 寓規于諷忠愛盎然
仰通一機也至災異頻仍妖怪迭現天心亦似靡寧
然寵以祥瑞爲固然惕之儆戒爲獨至尤俯通一機
也際此天人上下脉脉欲啓之時而一洗淵默尊嚴
格格難融之套於以面商重務弘濟時艱豈非致泰

第一義遡牘滿公車而
庭遲召對將謂
聖躬不宜過勞耶則千矢射鵠萬物酌尊不更當爲
深宮燕閒慮耶抑謂密地別有斧藻耶則舍日於庭 危言
就火於室豈眞欲賚獻納於紫貂綠黛手耶抑謂疑
義難諳爭端棼起不宜輕示人短耶則處暗漸明更
事長智姑節略緊要機宜暫撰處分語意寧患落落
難人耶舉朝揣摩不得其解始爭切齒於奧窔間一 陣身
巨璫大蠹矣夫巳氏以匪教匪誨之身結在牀在旁 是隱

臣擊之不動併部院卿寺擊之俱不動矣公疏弗省
單疏弗省併閣臣揭帖亦弗省矣甚且奪勛臣之䅉
嫉部郎之杖併因事立威鷹史未伸破柱之誅而長
安大下㣲亡之令矣在
皇上或玩爲膚條之在手在諸臣深虞夫惹蠆之攻
心齒之固不避路馬之嫌當之且立遣國狗之爽使
其爲戀棧鶩據巢鳩害固不可言也使其爲魚脫鈎
鹿走險害更不可言也從此怙恩席寵令南北司如
水火害固不可言也從此借叢煬竈令宮府間分釜
鬻害更不可言也天下大患莫過於版章未裂而人
心先睽通今赤羽交馳莫紙皮閣邊吏呼而內庭莫
應
明旨切而外解不前所恃荃宰一心關梁不閉庶幾
同舟共濟耳萬一綫脈復斷天下事尚忍言哉蓋此
輩殘氣不剛夙饒陰毒貌示柔順而實小人之囿最
不樂有泰交者也舉國求通而不足一夫潛隔而有
餘既隔之後干戈取之而不足方隔之時臺諫攻之
而有餘况子産云美惡周必復今亦

之勢乃
皇上過憐其小忠小信之跡竟忘其大姦大詐之謀
昔之蠱惑其君者至閉聲稱朕深拱禁中之說極矣
茲則更翻一局亦勸之
局臚肅仗傳長樂之曉鐘獨不勸之
燰閣嚀咨前宣室之夜席昔之潛囑其黨若至不令
人主親儒生讀書史之說極矣茲則又翻一局亦請
之緗帙遙披牙籤偶斷修
文華殿琳瑯展誦之文獨不請之蓬山暫
幸蓮炬頻分復
弘文館更番宿直之典寮采亦充署也而箝口監謗
直欲人爲仗馬轅駒
批答亦如流也而璽勑斜封豈眞出之鸞臺鳳閣封
椿已竭止宜泣衣惜藏胡潛營董賊之鄙塢時事當
規正須擲硯悲陳何笑逐韓嫣之金彈秩已盈於中
常侍而任金浴鐵復圖觀軍容之尊勳未著於大長
秋而紆綬鳴璫愈添謁者監之麽刺久在背想類齡
不敢言瘻已蒙咽恐踉蹡吏難去寔臣擊之不動言

皇上必復之候也但復而蚤則宇內卽與河清鳳見
頓睹泰寧復而遲則宇內仍與陰霾地震物怪星妖
終歸否塞所望復隍垂憂馮河致決破包承之詭計
啓茅茹之亨途於常朝外復
內朝遺制令閣部大臣及臺諫等官五日一輪對一
切兵餉用人諸大政做
先朝於奉天門面取進止寧不足省會議之紛紜袪
題覆之稽滯防邸報之漏傳乎武事體有當裁酌做
先朝於左順門出諸司章奏面令議旨而可否行之

文集　八卷　四四

或更數字或削數語或執奏移晷寧不足隆票擬之
權杜
內批之漸華傳奉之弊乎至情誼旣洽做
先朝頻召時雖內侍亦不知卒致劉大夏戴珊輩感
恩終身不忍言去寧不足回懸車之想激叱馭之忠
鼓當關之氣乎儻有瀝血披忱轉喉觸忌做
先朝虛懷矜釋如赦李夢陽全海忠介故事寧不足
挽削籍之慘抑
駕帖之橫霽

廷杖之威乎諸如此種種善政皆自外內臣而內外
臣始蓋惟外其內內其外審異以致同而後上者下
下者上當通而不隔機有逆之而乃以順者此類是
也先機而發如養繇基矢未抽而猿已號隨機而應
如猿善搏矢而中以括儻後機而救不爲飛衛之捍
棘則舍鹵鏃無法矣矧
先帝堯舜之訓猶在耳也宇內豈無人寧有薄視士
大夫而覔皐夔稷禹於黃衣閹尹之流者况善法堯
舜無如周成彼以冲人際幷蜂桃蟲之虞祇是夙夜

文集　八卷　四五

敬止肘以旦肩以奭賴羣臣之佛肩以答顯命耳至
周禮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官之戒一以大冢
宰領之此又愚所謂內不敢外惆而外反足懾內之
說也故爲今日諸君子皆誠不能頓復周制然亦何
必蜩螗沸而蟜蚌持錮人以不肖之名令占風候氣
者流潛滌虎翼惟是小臣平氣而諍大臣積悃以迎
共矢血忱於交戟間何渠無感風雷回天日時乎蓋
皇上固不世出之主也一旦提陽精而掃陰翳則頑
雲滯霧不覺頓釋寧復有鬼魅敢竊嘯於晴空皎日

下者官官夷狄勢相盛衰內盡既除則外侮自絕正
類邪黨道分消長內之小既往則外之大愈來然後
君吾臣優游伴渙於一堂可從容而講登咸上理矣
明良喜起之歌天保卷阿之什愚生請借爲交泰頌
以獻

此甲子楚錄也瑨焰方張盡情毒刺無愧董狐一
鳴而斥猶幸全身亦幾倖矣特爲表章壯其孤烈

文體策

沈承

學士家相聚而談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輒屈指其體
其體其義何居曰文之有體卽猶人之有體也人有
巨人修人平等人長不滿六尺人嬋娟麗人澹容人
肥碩人山澤癯人魁梧奇偉人不堪羅綺人紫石稜
人巖電人凝脂點漆人而其眉橫髮豎齒堅舌柔未
有不相似之人何也是所謂體也體之於人也尋常（君）
焉而已（亦有作此語者）一不尋常而遂有盲人躄人攣卷支離之人
是所謂廢人也不可訓也再不尋常而遂有反聽穿
胸之人飛頭招足之人男子孕婦女鬚之人是所謂
怪人也幻人也妖人也益不可訓也則安其性命之
情者惟尋常焉而已就尋常人之體而能爲天下不
尋常之人是乃所謂俊人也神人也就尋常文之體
而能爲天下不尋常之文是乃所謂奇文也至文也
我國家以八脚詞甲乙材傑格主俳偶義主訓詁幾
令軒昂跌宕之士無繇見長然自開科以來名世偉
人遑遑多繇此着脚而垂世雄文遑遑多繇此下手
者何也是乃所謂就尋常體中能爲不尋常者也造

物範人不曾以此面肖彼面則學士立言何苦以我舌隨人舌試取秦漢以來前輩名章一一較量亦有臺閣之體亦有山林之體亦有長鯨蒼虬不得伸之體亦有閑鷗立海之體亦有稜轢波濤囚鏁怪異之體亦有搏虎豹鬬蛟龍急與之角而力不服之體亦有飛書馳檄之體亦有高文典冊之體亦有源泉萬斛隨地出之體亦有碎金之體亦有天才人才鬼才三絕之體亦有天部女郎唱曉風殘月之體亦有銅將軍鐵綽板唱大江東去之體而均不害其爲自成一家之體則知體者皮毛也有神焉鼓舞變化於其間不可不察也刻木而爲人眉目人也齒髮人也卽肺腸支節無不死然人也然而析之則與薪無異者體具而神不具也體具而神不具雖謂之無體可也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人恒懍懍有生氣者神不死也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者神不活也知此可以縱論今文之體矣 國初文韻檢高其體貴如裴叔祖服亂頭俱好成弘而下風領毛骨尤精出其體遒如衛君長有旄仗下形嘉隆廓然自放體小

頹也而五兵縱横固在如錢世儀精神滿腹矣至於今高曾規矩之不習山鬼伎倆之欲盡而體襍出而不知歸半如左太冲效潘安仁半如楊內史作高麗舞半如荀文若止可借面弔喪其上者如王子敬多矜咳殊損自然而其卑者如老婢聲其胸多宿物者如陸餘慶啄長三尺手重五斤而其小兒強作解事者如猿狙服周公之衣必齧花盡去之而後快其爭妍者如愁眉啼妝墮馬髻齲齒笑折腰步而其醜異者如刻畫無鹽夫文章天之靈氣也人之靈心也其風尚以世變其氣骨以年變其色澤精華以日異月不同變固無足怪而駸駸乎併其體而變之使足反居上頭反居下肩高於頂頤隱於齊以是言奇何足奇也然則與經生約法三章請無與之言秦體漢體魏體六朝體唐體宋體而請與言魯體鄒體鄒魯之書固聖賢之活面孔也時文者寫生者也直須布置聖賢鬚眉飛動一般相似是卽俳偶體訓詁體居然爲當代獨立之體矣譬之睛也頰也胃也腸也胎也骨也與人同者也而點睛也添頰也刳腸洗胃也換

骨奪胎也則與人異者也而又何必剥礫古人爲然
而傳神卽在個中而當面失却者何也曰坐不讀書（只是且病）
（雖善）也能讀千賦則善賦能觀千劒則曉劒措大窮年濡
首惟數行熟爛科舉帖刮昔儒所謂捻合出來使一
槎百碎者也六經且束高閣而欲如柳子所云厲其
氣暢其支肆其端博其趣不知胡盧作何語矣然而
横襟攘袖借筆舌爲先資而又不肯深心學問者何
也曰習壞也才術精神全工於奔競窺瞰媛一青氊
不暇何暇理殘卷是故挾剌懸書望門鑽穴責名聲

文探　八集　五十

擭通顯習染成狂不復知耻有一人焉抱璞枯坐羣
指而笑之矣沈攸之曰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
書正謂此也然而功令旦旦而申一則曰正文體再
則曰正士習而士卒决裂不顧者何也曰上之人教
之也主司藉口還淳已未免以利器示人而又激揚
太過使名寔不蒙閒且羊質混矣閒且魚目投矣閒
且廣鼎售矣士且見上之服可以五色迷而下之才
又未必以一網盡於是稍稍叛去而文章始不足爲
重輕雖欲不走捷徑不可得况又有登高招之者哉

以如市之心而欲廻如瀾之勢譬猶倮走而追狂人
而已矣歐陽公力挽西崑而所爭乃在軋茁之字句
有才之士猶不妨改頭換面而公不知也况其他哉
鑒經有言文章太盛亦是天地一病夫盛也而何以
病也倘亦如牡丹以蓓蕾爲盛以爛熳爲衰也然則
惟務根本絕浮華爲可以療文可以療人併可以療
世運

余鄉王聖俞先生嘗言伶人之樂君子之樂也伶
人之治樂也以娛人君子之治樂也以和心同物

文探　八集　五一

殊趣有君子作將卽今日之文章以正文運何不
可又曰星落而爲石石不能耆而爲星光氣弗存
故也可與斯篇互証

明　鄭元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元化贊可訂

潔潭鄭翁傳

陳繼儒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情可鑒鬚眉公常遊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廸功郎爲諸王宮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勅

一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綬紱景綮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死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含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錮疾輒棄去遊廣陵年弱冠橐裝廉薄不任賈而翁獨謂鹽筴可以起家饒智畧幹局坐籌貴賤贏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徂貴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詒藉翁久之訟稍挺漸拓饒貲翁乃捐百餘緡封埴先壠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姆翁氏之胤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于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髫髻以逮駘背臥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睦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賈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贏金與腹笥孰多卓鄭王孫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

授餐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翁遇歲南歸車徒遘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旅先行爲暴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嘗以千金貺一貴郎于獄不責償復以它事過其門貴郎夫婦望見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登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崎嶼中電光翁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

水退爭來認浮尸賚鄭夯葃發見翁且喜且泣曰渫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冥德耶翁之父艮鏵歲暮拾遺金數秉于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旦矣苐曰遇雪壅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一舸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磕僵且死公急出其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芬解結折毀不責償者無筭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賙䘏好義如呼吸不待須而至手足不待召而來天

道佑善其脫于暴客免於陽戾宜也豈曰倖哉晩年不問生産釀名酒遊名山即聚雪燃燈呑花鬬草以及紙鳶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借汪孺人誦竺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亦不市名子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殁兩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眞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故樂而爲之

傳

陳子曰吾往緝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痛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于雲間上之督學淇園楊公檄張羣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奉俎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歙長齡鄭氏爲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勲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忍絕居貞之忠胄而錫之賢子若孫以亢鄭氏之宗祊於永永也續遜國紀者尚其有徵于斯文

先高曾行居貞公名榧與方正學先生同學元末隱居不仕績學有義問

太祖徵行咨之歸語

建文日留以輔汝後應聘歷官河南參政靖難時舉兵以數千衆所向無敵二子武勇絕倫

成祖患之大舉擒獲二子陣亡時嫡姪名道同登首科進士官監察御史

成祖令說居貞公降公叱之次日公棄市道同公亦自縊故族有褒忠祠建于里中其後嗣流亡亂典毀滅殊可悼惜余小子爲其孫行而不能請復亦無追于罪也雖然遺逢不偶竊有待焉

先王父一生秉善好義多受欺罔沒後僅餘空券萬餘金皆不可責先君子盡火之然余家卒不甚索皆先王父所培者厚也

李公子傳

陳繼儒

李公子者父泌為鄴侯（異○人○）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宜襲侯封不願侯願就詞制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焉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輙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國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寔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真○詩○仙○）天子奇之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人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播○入○此○人○句　有　大○異）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及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批註閨房中以一小室廟禮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及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公難其配一日以李兩京賦視之慨然嘆息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詭浪不能定情醉時微以詭語侵清明君不悅見李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頫

笑聞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
金千斤爲公子置妾（佳偶）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
遣人分馳四方、四方女子有奇色以詩名顯者搜括
幾盡。而其中白纖纖。曰白娟。曰春蕙。曰鶯翻。曰紅草。
曰暈兒。曰緑絲。曰醉桃。皆骨柔氣清熟于古文奇字
而纖纖善箏。白娟善歌。春蕙善鑒古器善笙。鶯翻善
丹青。紅草善彈鳥及鼓琴。暈兒善嘯。緑絲醉桃善種
花。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公子利之日夜飲
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無襍聲。其地倚
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弦亂。相與牽衣抱
袖。紅白低迷。起觀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
巳。清明君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讀
古書有奇事可喜者。以絲線識之。則遣美人捧進公
子。或成新聯。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美人
捧進公子。故美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酒半。嘗
乘紫帷小車（又一仙矣）。障焉。公子率纖纖以下彈箏鼓琴曼謳
長歌次第上壽。酒巳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
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

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汝老于詩者也。不爲
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諾美
人皆笑曰善。誠如夫子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
公子竟醉矣。公子遊于蘇。時有新進士四五輩選名
妓浮于荷花蕩中。進士本措大。骨驟得此足高志揚
公子更布衣坐小船中往來覷之。有進士呼曰是小（尚盍措大氣象）
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
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授其上空執酒巵瞠覷
雲齊不爲禮。諸進士以爲狂士也。俟其酒乾欲以詩
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
酒耳。寔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
料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許久沉吟不成語。語（自然）
出又村鄙可笑。公子唖曰。此馬糞小兒強硬舌本作（罵得快）
號嗄耳。烏足驚大人聽。諸進士皆大笑。轉以爲狂士（本色）
也。而頃之公子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諸（措大骨戰矣）
妓過船。羅列食案酒罍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翠羽雕
鏤裝綴之。奇艷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
亟投湖中。已命更席則陶觴瓦甂無非三代之物最

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作樂曲譜皆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諸妓跪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酒令而詩不成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柰何則裂白綃綃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葉或紀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諸進士誘之以酒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曰汝輩肯從李郞去耶

吾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墻宜雪宜月四面遶以梅花五六十里彌秋之際丹楓萬株擁若霞氣又有高臺數楹其中正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告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浮沉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絳醉桃高裝駿馬踏入湖山

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抛鞚如飛樹叢中聞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齊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聾兒清嘯一聲木葉翔舞裙裾飄颻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馬天下聞公子名饑寒之士輻輳集至候其將歸皆蒲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多偏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言曰公不憶於陵時乎君所謂陳仲

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令日置汝李家涉躐世味清明君卽向時辟纑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魂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訣且汝父鄴侯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産萬億什急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見公子常往來三泖中云

此先生少年下第時抒其牢騷者壬辰王亦憤而作鬱輪袍劇並堪絕倒

雲棲蓮池祖師傳

虞淳熙

蓮池袾宏字佛慧仁和沈氏子兄弟皆以儒顯而師試屢冠諸生於科第猶掇之也性好清淨時出入二氏著丹丘甕遵太微格以自檢子登科殤婦又歿一日閱慧燈集失手碎茶甌有省乃親妻子爲鶉臭布衫於世相一筆盡勾作歌寄意棄而專事佛雖學使者屠公羲英力挽之不回也從蜀師剃度受具遊方至伏牛坐煉囈語忽現舊習而所謂一筆勾者更隱隱現去經東昌府謝居士家乃更釋然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執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當是時似已感破心空然終不自以爲悟歸得古雲棲寺舊址結茅默坐懸鐺煮糜日僅一食胷掛鐵牌題曰鐵若開花方與人說久之檀越爭爲搆室漸成叢林清規肅然爲諸方道場冠而師始啓口說法弟子日進六時觀念中夜警策慈顏溫論無異花開見佛矣其說主南山戒律東林淨土先行戒䟽發隱後行彌陀䟽鈔一時汪道昆王爾康馮夢禎虞淳熙數與徵難而王豢張元忭管志道陶望

齡諸儒則又與之究天台東越同異是非觀輿滿菴偈所謂一朝踏破香岩缽覺報君恩與佛恩者始知師東昌之悟返念之念眞戴角虎不但稱理而談已也住雲棲聞赴他方之請王侍郎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云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蓋師直擴曲說者辭無回互而世所宗天主實義又期立論破之亦時時在寺講諸經論音吐洪暢詞旨懇惻矢口敷衍宛同夙搆於是濫名座主者往往側目矣淨慈性蓮請講圓覺寓寺五十三日貞明大釜日炊兩度衆猶不給環南屏而聽者如屏百匝自筵間一請餘杭爲王督撫談義邑民觀者塞路屋極皆滿凡師遊行所至瞻禮塡咽每如此回寺募贖門外萬工池植蓮放生因盟朝士修天聖故事者二紀其自濟之池爲北園爲上方兩池而助西湖三潭之濟亟稱第一功德及八十誕辰又贖寺池傍沼拓

五十金天下誦戒殺放生文者發心無量洵非他種
種功德可倫也初廣忠持放生文寄吳興潘氏虞淳
熙定中偶知未來事先爲社友預道忠至忠駭且師
熙而弟子廣義復侈談瑜伽感應事謂山無虎玄鹿
不羅網以爲奇師切責此三人者尤詆熙魔解且病
跛懺而後艮於行也往師每秘大現若謹愿善柔粥
（眞大師）粥無能無一奇蹟可稱而獨於熙故者前知其持論
嚴正詁解精徹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略無少屈
海內名賢望而心折盡屬陶鑄　孝定皇太后繪像

宮中禮焉賜紫袈裟不敢服至化行閭閻等覩輿臺
寘應顯應逆行順行疑有不盡秘其大者矣往吳有
神李曇降毗山謂師是古佛而楊靖安萬春嘗見師
現佛身施食吳中一信士窺空室四鬼持燈至忽列
三蓮座師坐其一佛像也乩仙之靈者云張果聽師
說心賦於永明李屯部婦素不信佛偏受師戒踰年
屈三指化云身是梵僧阿那吉多而僧俗將坐脫時
多請說戒說法然師自名凡夫諸奇事恐呵責不敢（眞大師）
以聞左御史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反聞聞自性

性成無上道是悟否何疑於反念念自性耶仁和樊
令問心雜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
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
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
師何不貴前知師曰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可謔）（譬喩）
經見一人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
否耶甬東屠隆於淨慈寺迎師觀所著曇華傳奇淳
熙以師梵行素嚴阻之師竟偕諸紳衿臨場諦觀訖（法王法如是）
無所忤寺歲必說戒絕釵釧聲而時撫琴弄簫樂其（何曾不沸緣）

[illegible][illegible]晚著禪關策進庶幾其詩所述峭似高峯冷似
氷者又作首尾吟喜樂天之達選行其詩平居笑談（何曾不風雅）
諧謔脫洒委蛇有永公清散之風未嘗一味槁木死
灰芯宋旭所議擔板漢眞不思議人也出家五十年
種種其囑語中白業無瑕丹誠無僞弟子數十人雖
百里外事如面承慈及蛸蟟每養蚤綿筒中鼠殘施
食白日繞榻緣柱散走不避迨老而絕諸度門空山
尚同朝市間一強應之而已萬曆乙卯六月晦日書
辭淳熙還山設齋分表䞋旐略盡若將遠別者七月

三日辛亻不語次日復匯高弟宋守一王宇春問後事畢囑語對四日之午命移面西向循首闔目同無疾時吵唧念佛趺坐而逝先是㵎語見一大蓮華蓋不復能秘其往生之奇云龕瘞全身寺門外婦湯領尼主孝義無礙菴先師坐逝而弟子廣如等先逝者師立傳表其高行顧不及廣承承解亞師猶嫌模象佗非具體可知矣化後葛少參寅亮輩申師淸規寺猶爲兩山望焉所著有戒疏發隱彌陀疏鈔戒疏事義戒疏問辯疏鈔事義楞嚴摸象記遺敎節要禪關策進水陸儀文戒殺放生文竹窻隨筆二筆三筆四十八問答淨土疑辯往生集崇行錄名僧輯略沙彌要略正訛集自知錄自警錄雲棲紀事山房雜錄勝蓮社山堂漫稿孝義菴記共住規約囑語等書行世

世人肯蓮池爲神聖而不知一平等心行耳此師之所以爲眞佛也

宗教從來分途得師而合夫不能見宗安能立教今之法師曾理會下座時否

白雲先生傳

鍾惺

林古度曰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泛彭蠡憩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方爲好遊）傭爨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楙者閩人林孝廉初文子寓居金陵者也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牀缶竈敗紙（可傳）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

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
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舁之此輩人何所費于士大夫而伯敬傳之奇矣故堪與中郎傳徐文長同垂也
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
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
能名其自序畧云足矣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
古書得王右丞即讀右丞得杜工部即誦讀工部
間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
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
先生所學所得實録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

文娛　八傳　七

爲排律亦不存蓋譚先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
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
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畫地
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
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況老賤晦辱之尤
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
詩皆遜昂然末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
賣卜傭僦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
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

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
色之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
也

附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夢白
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十四五冠
衣質而不敝獻不襪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詠衣
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年曰癸卯巳謂予曰
予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既爲子作傳足矣曰死而不已

文娛　八傳　六

當進於是予覺有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往還
姓名外更有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
其人遂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
以與之遊而不與之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
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予復
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偉何人皆不
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則候人傳呼達於
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
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

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志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予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五日事俱用太易遺命爲之噫文之達於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六日所能至也丁鬼之靈而篤如此

陳松傳

馬之駿

陳松字晚翠別號六合散人邑人也爲諸生有穎思已忽遇異人挈之山中若數十日始還還即棄去舉子業不治䍧狂自放家亦益落有一婢名之曰墨奴有一羊酷愛之俾墨奴手麖羊相隨招搖側弁而哦于市中或聚觀非誚之不顧也松故能詩至是吟逾豪凡歲時景物欣戚吉凶觸緒引情率以詩發之詩莽莽出口朌傳以俚語取誹謔然大致多感慨高逸之旨能書字畫飛動邑遠近琳宮玄閣亭堠障壁

往往多其題識焉時墨奴爲舉一子漸苦貧至不能爲生乃之鄧鬻其子於賈人所既成質矣松隱之甚爲長歌書州守之壁刺史王出讀而悲之呼松前爲償值予賈人而自取其子以歸松復北遊梁魏如京師將至順德止郵舍題詩牆間有山色三分猶白晝鐘聲十里已黃昏之句亭長猝辟客曰太守來松踉蹌走已太守至讀牆間詩而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榜之亟物色松松去已遠太守惝怳久之太守者
○非○此○人○失○不○物色
濟南李于鱗也松又嘗遊商洛山行夜宿古神祠中

四壁蕭寂惟銀杏一樹婆娑覆檐爲詩告神曰窮人捉筆叩窮神爾我不親誰是親除却清風與明月衆前都是有瞽人俄就寢夜分神出答松詩曰園中果皆落獨坐空山久何以共長宵慙無一樽酒松鶴而異之自是遊皆落落無所遇以困終始松所留於鄧爲刺史失之窮矣松及張君與鬼神倡和事皆不妄抑其時多才鬼耶故附傳焉

伯敘之傳白雲先生仲良之傳六合散人皆文人之厚也

李謫僊逸傳 有序

蔣德璟

謫僊既已題葎字訖則愀然序前身軼事及千春未揭之忠而浮犀航曰觴汝爲我作佳傳傳當取周公及屈原蓋皆用宗室故其取周公者以從永擬流言也永璘之叛罪浮殷監尋陽之獄厄配狠阪然而雷風剖匱姬遇獨奇至其與三閭心符迹邦而世哀三閭忠莫能明公者僅以詩酒奉之公卽霓蓋風馭萬歲東華亦豈願以虛名掩大節哉作謫僊傳

謫僊者唐之王孫也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緒唐牒爲玄宗皇帝族叔祖隋末徙西域條枝神龍初翁遁還客巴西而謫僊生故又爲蜀人十歲通詩書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留雲夢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與孔巢父輩爲沈飲稱六逸天寶初客會稽與吳筠善筠徵隨至長安得召見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卧廬

山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永王璘節度東南水軍夜
遁登舟辟府僚佐賜五百金棄去亡走彭澤璘敗坐
繫尋陽宣撫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爲罪
薄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因辟叅謀上書肅宗薦公
才不報（寬甚）尋辭去當是時公年五十七矣乾元元年竟
以璘事長流夜郎或曰以汾陽王救流夜郎於是泛
洞庭泝峽江至巫山會赦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
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依當塗令族叔陽
冰代宗立召拜左拾遺而公醉解矣公之轍跡幾徧

文苑　八傳　二十三

海內駿馬美妾所至二千石郊迎志識雄傑風標疊
疊軒軒有頫世之姿故足以友列眞而師萬乘（罰此足吐氣矣）而其
觭之使不獲伸者迺在於煬竈之婦寺竟拓落以老
於戲人耶天耶始太夫人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
而命曰某少爲益州長史蘇許公所賞比相如喜縱
横術擊劒任俠輕財重施予入長安賀賓客奇其姿
與詩薦于玄宗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禮綺皓草和
蕃書幷上宣唐鴻猷一篇帝大嘉異賜七寶牀食御
手調羹曰卿布衣士名入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

此入直金鑾殿訪國政潛草詔誥人鮮知者性俠酒
日與酒人縱酒長安市帝坐沉香亭屬欲公爲樂府
召入乃極醉不知人拜舞頹然頓首曰臣醉帝卽遣
（方是丈夫千古青過金緋累世不敵一朝夕死可）
二閹扶注水頮面研墨濡頴前張朱絲欄太眞妃
（夷何有于夜郎之流）
捧硯以寵之十律欻就更無加點鳳跛龍挐無不精
絕亭中木芍藥繁開帝乘照夜車太眞妃步輦從遽
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宿酲未解立進清平調三
章龜年約調按歌太眞持頗黎七寶杯酌西涼州蒲
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帝調玉笛倚曲媚妃妃飲最

文苑　八傳　二十四

懽歛誘巾重拜自是顧李翰林異諸學士賜宮錦袍
數宴見當時閹力士貴幸甚公侍宴沈醉引足令脫
（金流勇退力士咸就肯遽不小從此不止得無流）
鞾力士恨耻之異日太眞重諷前調因摘飛燕語激
（見之辣手）
妃帝嘗三欲命官妃輒捍止亦會同列害其能讒帝
（聖主丈夫）
浸見踈賜金還山公益鶩自適歎曰千鈞之弩一發
不中則當摧撞折牙以求息機安能效碌碌者蘇而
復上哉蓋益肆情性放宇宙間矣永庶人敗事連公
當法汾陽王子儀以舊恩請得減死（挿入）初公客并州識
汾陽於哥舒翰所曰此壯士目光如火不十年當擁

節旄爲脫其刑責而獎重之輸因署汾陽牙門將其神鑒如此公始娶朱生女平陽子伯禽娶劉劉訣至雲夢娶許許高宗時宰相圉師家也又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復娶于宋間携金陵昭陽之妓世號李東山而駒書以爲山東人何耶德璟旣論次公出處大者而廣乩所以命傳之意曰公于氣似魯連子于神似東方生于韵似謝太傅于酒似阮步兵而于憂國嫉邪之志似屈左徒今明皇故寂武人也晩迺甚於楚懷楊氏之恣百鄭褎高氏之專十靳尚而

胡羯之禁狡倍泰二主者弄於女子小人之手而不寤也原與公竄屬同負異材同初被殊遇同能用鄭者尚也能用楊者力士也殺儀之諫飛燕之刺二艶弗善也遭内嬖同子蘭上官張垍皆憸夫困同列之謗同放江南流夜郎同沉而死同所微黙者尋陽一着蘇子瞻僅辯其不從反耳而未盡也而微勝者原内持於姊嬃外嘲於漁夫憔悴以從鼓咸而公老於山水觴妓之間而又有學道者爲之伉儷公較愉矣雖然其志似原何也夫捧硯脫韡人以爲狂公豈狂

哉畢文簡嘗以王佐期公矣夫其氣固逆蓋之而憤焉欲黙有所摧莫以阽抑禍水損斥大璫感動左右而帝驕僅以方外客之可謂不知公者今試讀公雪讒遠别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諸篇幽人鬼語參差悲壯穆然有離騷之旨焉直發瘤於潔而公隱于放要其志並爭光乎日月矣

讃曰壽莫久於立言樂莫高於證僊公兼之矣榮淪奚問哉人謂神僊塵身世而公千年惓惓以憂國嫉邪避永庶人私附於姬公屈子上眞之貴忠義如此

公道骨雲舌超然極表賀監題以僊謫子微賞其神遊草創大還授籙高師夢寐山圖赤斧矣元和末海人見君霧中跨赤虬而去而降於白龜年曰上帝令掌牋奏于嵩巳百年殆水解者耶道書曰東華上清監又曰騎鯨捉月與乩合嗟乎此又三閭之所不希也

楊幽妍別傳

陳繼儒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西南院負艷聲早歲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閶習吳語遂善吳歈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福死此雛手（其不奔底）陳殷撫於楊媪媪奇嚴課書課繡課彈碁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哈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媪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于咏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羣許滿前席斜無主獨幽妍兀坐匡牀旁無轉矚掠襞舐袖（想夏故智）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命名青）每攜入竹嶼花溪逅作新弄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遊謂此輩正堪與鬒頭奴大腹長鬣賈相徵逐（未嘗領略耳）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於時溽暑晝則布席

長林暮則移桃別渚疎簾清簟縈繞茶烟翠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韻事即聖清亦曰世豈有閨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熟漸久絕不角勁語媟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菴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世之想自慙絆縛不能掣鞲奮飛今睨君串珠纏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遂成讖語）請事空王宿羽流螢實聞此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谿注盼捷音屈指歸信並爾杳然

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諱實主之）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腰減帶圍骨見衣表王修微謂予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居公曾言之云解問感不解）郎不顧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遣急足往視幽妍關緘捧藥涕洒泯瀾媪兒忍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可恨）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桃葉渡閔老作字以達意焉（可憐）扃鐍斗室不見一人即王孫貴遊剥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自其長技）媪卞怒益甚撾詈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

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偵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媼無得故懸高價殺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逡逡如士女且覬宜男弗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強起薰香辭衣勞箋滌硯聖清手書唐人百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畧大義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真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卩煩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抇几慟哭曰（悽甚）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情癡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男子何能報人）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假大人新宅不祥盍移就郡醫療之歲逼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愓愓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瞪目搥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歛延僧修懺撤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余裯間食寢必祝祝必啼曰吾欲捄不死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繡之倩畫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微

傳高座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誦料君之終不及見也（仁人之言）（悲哉）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龕祀文佛如來價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凉影颯如有人畫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于此乎（生不如死）古有廬江吏華山畿歐陽詹泰少游之故事糾結夙緣一慟而卒初意出於浮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者久判在鳳窠羣鴛鴦牒中豈死於情哉死于數也余不忍以爲靜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娱相與流通之死乎不死矣

讀此傳如入遺宮而拾狼藉之珠翠也寶焰滿前倍增流歎

予觀古昔名妓如陳橋如之召見于唐李師師之駕幸于宋可稱絕代隆遇矣然而其才其節毫無足炳也若梁夫人識英雄于虎蹲而資以金帛納爲夫婦長江之戰親執桴鼓評不稜威雄雄下將卑物雖號爲烈丈夫奇男子曷過是哉此輩中之麟鳳歟即浙國夫人之王成鄭生子以爲傳驥其

罪耳若唐楊娼之死嶺南帥南徐葬香之死葉氏子宋嚴幼芳之庇唐與正而甘梅翁之箠薛希濤之庇祖無擇而斃安石之笞至今俠氣薄霄凜凜不散然終不若我明高娃之猶昌乎庆也庆名楊侯與之狎後土木變石亨誣其不軌赴市時親戚故吏無一往者娃獨痛而來大呼日忠良冤矣天乎楊既夷元娃慟哭吮其頸血以鐵綿接着頸付楊氏家葬之即自經于旁又王翹兒嘉靖時倭寇江南為倭主徐海虜為夫人翹乃陽暱之而陰實

幸其敗會督府胡梅林遣中翰羅小華說降翹兒力贊其成既徐海就戮胡公以翹賜永順酋長去之錢塘舟中嘆日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而死嘗之二娼者不愧死忠死義矣若夫霍小玉情癡薄倖張盼盼十年樓居朝雲之附木子瞻長沙妓之倚玉少游固亦情種亦胡足傳今夫人之見美不好非情也貌之美才之美性情之美等是也死從青樓中選泉而從一其好不愈堅乎一旦美失而料當日之不可有兩即有兩而就彼必以老懟取憎不如無棄此而令芳魂不死此少有心知無弗見及而謂足為殊異歟然而小玉之不能無傳也以黃衫豪士李十郎傳也盼盼之不能無傳也以燕子樓之詩而白香山之贊和傳也朝雲非依子瞻長沙妓非託少游即粼阻不避九死靡他亦與老大嫁商同盡耳然則幽妍而号以傳乎日幽妍之芳情淑質不次于小玉諸媛而加以聖清之行道李益才匹秦蘇且徐內史之義制兕羝黃紵

客不過如是而更有眉道人持生花之毫抒夢鳥之藻鋪揚點綴奚止香山之贊述乎是則備集諸好成此佳話詎可無傳詎能無傳丙寅春余駕小刀訪道人于東佘道人出此讀之不禁喜賞遂續貂數言以附不朽云

愚公傳

虞淳熙

愚公似昔人非昔人也家鄰西湖分金牛之祥疑受姓而又不欲冐文通文遣視世同胞率同姓澹然忘巳忘名而巳聰明如秦鏡盡照胞閭中物諸夙慧者藉以生而顧自稱愚公家迎薊子駐堯夫日坐巾車無影可履差似子羔耳乃淸影頻落夕湖與月映潭也讀書舫經讀書林聽之多淨名經異蔬齋數更漏時所讀而舫在桂舟梅檻間隔畫艦絶遠間移近春堤燒燭照之花不睡亦不睡以爲常每挹露跨蒼雪登吳山看壑公塵動童秋淸侍人以爲洪崖朮葛而巾襄陽巾更以爲孟襄陽然其詩藏匣笥實出入襄陽云自負學遁仙植百樹梅杏不聞鶴鳴則子和應占而先世大公竹光接西溪之萬竹龍孫奮角無枯折者庶武林人當之獨公兒耶是時雲萊翁百八歲爲開聞性矣雲棲師復投百八珠名以廣碩導以戒懺火傳燈續非拙度者公之言曰醉鄉禪苑於焉憇止彼之會心百杯忘懷一勺安知非醍醐天漿乎不愚愚猶昔人非昔人其問之兩師

瞻子熙曰予躋愚公六君子之倫信非古愚矣顧偕予社人就放生池塡魚鱉期不滿不止此與平太行王屋者何異武林自有愚公子而孫者不絶終爲水仙憂覿其倡以懸弧解網無攸於父之道將渤澥於物況明聖一漚耶萬金之酬三族之需順時養少蟄孽煦濡讀書而學愚公不愚

此先生自況也眞可不愧

小青傳

支如增

自杜麗娘死天下有情種子絕矣以吾所聞小青殆麗娘後一人也小青讀牡丹亭詞嘆曰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悲夫眞情種也爰作小青傳

小青者武林某生姬也家廣陵名玄玄字小青其姓不傳姬幼隨母學母本閨塾師所遊多名閨故得博覽圖書妙解聲律兼精諸技每當閨秀雲集茗戰手語姬隨變酬答人人自失十齡時遇一老尼口授心經一過輒成誦尼曰是兒早慧福薄乞隨予作弟子

卽不許毋令識字可三十年活母難之十六歸生生之婦奇妬姬曲意下之終不悅偶隨婦遊天竺婦問西方佛無量世多專禮大士者何姬曰以慈悲故耳婦知諷已笑曰吾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業誡曰非吾命郎至不得入非吾命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往生亦不甚相顧姬悽惋無巳有某夫人者時從姬學奕絕憐愛之而姬性好書向生索取不得數從夫人處借觀間賦小詞自遣對佳山水有所得輒作小畫生聞之每索卒不與姬又好與影語斜陽花際烟空水清輒臨池自照對影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輒止但見眉痕慘然故嘗有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悲哉妬歸庸奴都無可語徒向牡丹亭說夢耶一日從婦登樓船某夫人亦在座時同遊女伴見兩堤間遊冶少年馳騎俱指顧相謔姬獨淡然凝坐或俯清流轉眄而巳某夫人曰昔太白舉杯邀月對影三人惟太白之影可與太白飲亦惟小青之影可與小青對耶時婦巳醉臥姬頻覷婦低語夫人曰太白僊才小青怨女故自不類三閭大夫索知

巳不得索之雲中之湘君妾又索湘君不得索之水中之影耳夫人曰子悲憤無聊政類三閭生亦類楚懷王頑不知誰爲上官大夫也姬默然夫人曰以三閭之才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此太史公憾之矣姬曰此三閭之爲三閭也夫人乘間向姬曰此舟有樓汝伴我同登此登樓遠眺顧左右無人撫姬背曰好光景可惜虛過章臺柳亦倚紅樓盼韓郎走馬而子作蒲團空觀耶姬曰賈平章劒鋒可畏也夫人曰子誤矣平章劒鈍女平章利害耳少選從容諷以

子旣閑儀則、多技能而風流綽約復爾豈當墮羅剎
國中吾非女俠力能脫子火坑項言章臺柳子非會
心人耶天下豈少韓君平且彼婦卽善遇子子終向
党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幼夢
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命止此矣何不早言夙業未了又生
他想彼宾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爲徒供羣
口畫描耳夫人點首長歎相顧良久泣下沾衣徐拭
泪還座夫人向宗戚每談及之無不咨嗟太息云自
後夫人從宦遊姬益寥閴遂感疾頻命醫來仍遣婢

捧藥至姬佯謝婢出擲藥床頭泣曰吾卽不願生亦
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鷄犬豈以一杯鴆斷送耶乃
貽書某夫人曰關頭祖帳迥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
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燠噓寒如依膝下糜身
百體未足云酬姊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
諧謔姨指畫屏中一馮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
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鬟
偷近郎側將無似姊於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
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遣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棲

信語哮聲曰焉三至漸乃微辭含吐亦如尊旨云云
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菩心餓狸悲鼠此直快
其換馬不敢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
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粧浣慮而
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
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謖謖
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朝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
鷄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焚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
不馴老母姊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

慽促懽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頴機警靈速豐玆嗇
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
忽亦匪自今結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
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
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
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珪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
輪消劫耳小六娘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
是鳥死鳴哀其詩集小像託陳媼好藏覓便馳寄身
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堤下探梅山

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旁生平於響像見空帷之寂颸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從此永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言及此慟也如何書成未達疾益甚水粒俱絕日飲梨汁少許然明妝冶服擁裯欹坐雖數暈絕終不蓬垢偃卧也忽一日語老媼曰傳語冤業郎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之師易一圖進姬曰神是矣丰采未流動也昔杜麗娘自圖小像恐為雨為雲飛去丰采流動耳乃命師且坐自

與老媼扇茶鐺或檢圖書或整衣褶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想會久之命寫圖圖成極妖纖之致笑曰可矣取供榻前爇名香設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雨潸潸下一慟而絕年纔十八耳時萬曆壬子歲也哀哉人美於玉命薄於雲瓊蕊優曇人間一現欲求如杜麗娘牡丹亭畔重（始終以杜麗娘相況）生安可得哉日向暮生踉蹌來披帷視之則容光藻逸衣態鮮好如生前不覺長號頓足既檢遺詩及像又一緘即前寄某夫人稿也讀之叙致悽痛生狂叫曰吾負卿矣（刺後相思有何益）嘔血數升婦聞恚甚趣索圖生詭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詩至亦焚之廣陵散從茲絕矣悲夫楚焰誠烈何不以紀信誑之則罪不在婦又在生耳猶幸第二圖其姻婭有購得之者而姬臨卒時以花鈿數事贈老媼之小女襯以二紙偶為好事者所見則皆姬手蹟字亦湯滅細閱之得九絕句一古詩一詞殆詩艸也然題亦不可攷嗟夫姬信情種命題亦當有致惜乎其不可攷也雖然詩且不全何有於題而更有遊姬別業者於壁間拾殘箋數寸許

有字云數盡懨懨深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亦姬遺墨蓋南鄉子詞而未全李易安工為情語不遠也而世所傳僅此併寄某夫人一絕及一緘耳嗟乎麗娘幀首數言便足千古亦何必盡吐奇葩供人長玩耶不然脫小青臨卒不以花鈿贈人而彼畫師寫照落筆便肖則遺照殘箋且盡歸妬婦刼火又安得桃花一瓣流出人間也哉

小青傳　改前本　　　　　陳翼飛

小青者名玄玄維揚人也奇艷有俠才十六爲武林豪公子妾以同姓故諱之公子憨且制于婦婦悍甚而青善下之顧不得終偶一日遊三竺婦好謂青曰西方無量佛而大士獨著者何青曰慈悲耳婦恚其諷也微笑曰吾當慈悲若歸遂徙之孤山誡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抑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青頻眉而已不敢喙也私自念渠閒寘我必密伺我短長殊深斂戢不闚戶而婦每出遊輒呼與俱兩堤

游冶諸年少挾彈試馬鞠毬呼盧爲笑樂他姬多屬目浪謔青獨凝坐無語也婦戚屬某夫人者賢而俠憐青閒靚嘗就手談相得甚懽在湖上欲與青有言而婦耽耽其側乃數取巨觥觴之婦徑醉因携青樓船遠眺久之撫其背曰空自苦以子才韻墮羅刹國中耶吾力能脫子子豈有意乎青謝曰夫人休矣兒幼時遇一老尼云薄祿相無令識字可三十年活阿母不信令稍畋獵經史玲玲解聲律涉諸技至此此固命也又嘗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着水水中花詎可久乎生他想滋宿業耳因淚下不自持夫人嘆曰子議堅矣吾無以易子雖然善自愛渠或好言飲食汝乃更可慮耳昕夕有所須第告我爾時恐他婢聞餘語竟別去居恒幽鬱悽怨具托之詩或小詞間作小畫畫一扇自珍之秘不令人見也夕陽落水時空烟薄藹臨池自照啾啾與影語不泣神傷腹中車輪轉耳而某夫人亦復從宦許無可薄愬矣益感憤病瘵經年婦果命醫遣婢以藥至青意其鴆也佯謝之婢出擲藥床頭大噱曰吾豈淮南雞犬以此上昇耶

顧體日益羸飲梨水少許不能粒食矣而袪服夭冶益自喜明鏡熒熒擁髻泫然不蓬首偃臥也翁姥久不往來如隔世獨一嫗與居忽一日令呼畫師寫照危坐熟視之曰似顧未盡吾神又易一圖曰神是矣而風態殊減豈見我太矜莊耶適妍斜笑語拂袖舒衿謬與嫗指顧他事或煑茗調丹碧若不知有盤礴其傍者師亦匠意妖纖而圖就矣青猍猸自顧脈然曰可矣以梨酒供之榻前曰小青小青汝竟是耶因作書與嫗寄其夫人曰玄玄叩首瀝血致啓夫人台

座下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聽涕慈雲分換噓寒如依膝下靡身百體未足云酬娣娣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諸謔姨指畫屏中一憑闌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盻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鬟偷近郎側將無似娣于時角彩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迷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信語哮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辭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菩心餓狸悲鼠此直供其換馬不

郎辱以當壚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空門洗妝浣慮而艷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雨雨殘笛歇謖謖松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晨淚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娣弟天涯問絕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慨促歡淹無乃非達妾少受天穎機警靈速豈茲嗇彼理詎能雙然而神爽有期故未應寂寂也至其淪忽亦匪自

今結褵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寶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鳥死鳴哀其詩集小像托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自不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它時放船堤下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床髣平生之響像見空帷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永從此

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興思及此慟也如何玄玄叩首上叙致悅痛一慟而絕年僅十八爾郎竟不及訣披幃見其貌鮮好如平生乃長號曰吾負汝吾負汝噫嘻晚矣而妬婦人反恚甚趣索圖得其初本立焚之并焚其詩僅餘十二章一楮乃襯花鈿贈嫗之小女者第三圖竟不見見第二圖于嫗家云娟娟楚楚如秋海棠也余于梅候過孤山有徵其事者而不既茲迺得其傳而不知其誰氏之公子也爲之憖然曰世之好女子多矣而文慧者鮮文矣慧矣而非坎壈

悽痛。則憑而弔之者。亦不至心絕意悲。且若將抉重泉而繫以續命之縷也。吾獨哀小青不以賢夫人策易其志。至甘心鏡無乾影。以終千秋。奇語有識同悲。是不可無西陵松柏並論也。

既梓支小白作沈崑銅衣出此篇較爲勁而潔悔不早見遂並存之

後白采林傳

陳惟恭

後潘景升至湖上者。爲陳仲牧。牧不知白七。嘗壹醉王七座中。七蓋爲仲牧來也。牧不能有其友甘彥威豕就之餞。涎溢頰。牧故示難色。彥威遂長跪要盟。投瓊爲卜。卜諾。彥威彥威躍起絕叫擁七。弗暫舍。牧得遁去。七以非來意。亦辭歸。彥威跳而負七行濁淖中。不任繼以僕。更僕至七所。星晨落落。稍憩。彥威以七命迎牧。會有前期弗克赴。越夕。彥威致七命于牧曰。七之情迫矣。不能鬱鬱久居湖也。七不能久于湖。是使我不能壹日于七。仲牧微其言于七。七倚床長嘆。聲淚俱咽。或告仲牧。七其獲事甘公子乎。相視不笑不言。嗒焉似喪。殆撵所事者也。仲牧許其言適非人情。不足信。或出白采林傳。使姑億之。傳稱七爲人精小。沉悍。色善變。而悠憤易生。夫善變者其情危也。悠憤則影響唯恐不幽。覆循良是。擬議未竟。彥威適至。仲牧併摘傳中形姤於闇等語。問今昔目中見如此人否。彥威始識所謂采餘者七也。景升字之曰采餘。彥威字之曰七襄。白餘采而王實用之。與景升以傳

留餘而化爲七襄也新故之際感慨係之矣再夕彦
威謀於仲牧唯唯否否彦威以戈逐子犯鋒霜於色（酸至此）
牧退而告鮑長孺長孺故彦威之鮑子再夕而仲牧（好收攝）
歸江西

瞿見氏曰余讀緇園傳得潘景升景升春塘之良史
也表分九品人各爲傳李夫人帳中明滅是非隨想
而見亦良史才也彦威欲脫釆餘于籍幾危者數矣
決於潘氏之特書於傳有之公子翩翩宜其擇哉胡
於時多名產陳綬日誦千言眼含秋水鬢髮耀夜引

聲裂雲李問楊從慧生靜中邊皆徹青白內決可與
言微世爲豫章人自矜風格蕪人譏爲江西李奇仲
牧留詩贈之詩曰北地濟南誰後死明妃生長大江
西海棠自避留題者不信無言及李琪琪初名奇故
景升字之問楊令遂以琪行綬妹日葵見稱于亘史（大韵）
善奕不局善琴不絃余若恒得之象罔與人之壹亘
史未及後與綬偕歸于沈而沈氏擅貲能居奇日實
日金曰巧曰小巧琳瑯觸目意可高築糟丘娛賓長
夜不問失日舍旁爲石美爲徐娟爲石鸞爲張秀爲

趙二在傳明橋則諸李家著李有姝勝梅德卿德卿
招仲牧李喜以聲進喜方待年幽氣若蘭清音如玉
其姊曰文雞睬罕意得即得意遇小拂輒排席走匿
援之不顧仲牧竊語德卿是秀鐵面好以嗔作佛事
者色藝不甚度越獨其趾足以驕人德卿侍與援請（千金不易）
雙履置杯傳觴深紅一瓣銳處乃不勝珠相傳傳子
京衣袖常褁底樣寸餘與校差黍米然則閨房之秀
猶或難之矣酒行至牧牧數騈文如秦王受趙璧無（蹶甚）
償城意文爲笑彦威復長跪納履顏傷指末遂嬰龍

觶牧幸僅免然不敢以身試不測履至今留牧所石
美徐娟亦各不必附釆餘見恐異時司馬貞補少孫
之徒亂之亦志吾彦威于湖之一時曰後白釆林不（爲甚）
忘本也不敢專也不敢易也不敢先也

微情雅韵令人絕倒○王季重札還魂記多有摘
爲江西氣者未免著意索瘢如此諳彦威乃可望
氣而得之耳

黄山人小傳

朱國楨

蘇州黄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笻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真賞

嘗笑終日僕僕市塵而自命曰山人宜乎來尤所歎絕之禁矣

蠶母傳

載湧幢小品未考誰氏所作

蠶母者蜀之魚鳧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黄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馬首人以其狀蠶蠶然也號曰蠶母母爲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俱懽顏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黄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于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陳執筐筥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箕箒願願指吾軀剝吾腸以報方今黑帝起北方爲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之後變隆冬爲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爲陛下定禮樂上衣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寵日甚而後宮皆妒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爲長桑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恩多矣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已出

親爲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宮世婦之吉。飼之寢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縞然。后竦然改視。爲副褘禮之。既而有譖之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炎。且其性殘虐。豚物多矣。后怒。請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變。徐曰、吾固願剸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子遂飛去。自相夫婦。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畝之

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爲天下先。及尹鐸爲晉陽。欲遵以爲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續傳

母蜀之蠶叢人。後徙于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于土。負慇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饑。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樹。儡儡然有頭目嘴。徵黜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躋于長桑。因食其葉。號曰儡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寢室。加煖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綠葉。細細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麤麤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于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栗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況久食大官。乘鄣自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

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一枝之穩。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製黼黻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榮望之餘。儘有餘東。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于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團爲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

于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妄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充下陳者甚多如毋靜而不喧婉而不媚盤旋不嚙且互枕籍不苦凌壓卽好嚼祇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纍纍不知其數又狀二翼棚棚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見其靡匯烟紛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蠶也于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

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蠶毋常有此言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光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謦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孫裏俯伏衣皆渾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甐也以瑩潔無類爲體五色變化爲用被萬方包羣萬彙爲功業而又歸本于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勤以抒貫以梭提以玉甲

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東海進冰綃之助女媧氏方煉補天之石卽以命之躊躕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霱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縷祀爲神世世修職貢許之于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蠶毋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

第曰黍麥豆稷粟蠶之第曰綿葛褐苧蔴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于家曰司倉之神曰司筐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實無處避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于是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歎乃二人衆協然趣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一蠶耳作如許奥幻唐人劉蛻元結之流

李金兒小傳

宋國楨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誦經史仙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僞大妃曹氏帳中以卜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爲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破見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脫削官爵鐵甲軍皆

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旣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大患以隱語托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思耳姑見士誠横驕每爲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是冊爲金姬曰事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往辭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絶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則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珠玉尚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薦赴都下母識之曰京師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猶無恙速報我如

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卽擁出拒其戶蓋姆卽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雞墩蓋訛以姬爲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雞時夜鳴其上云

博雞者小傳

朱國楨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鬬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亦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於市衆知有為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爾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襭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

袁人相聚縱觀讙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蟣汗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快絕

吳人顏佩韋撲殺緹騎可與並傳

媚幽閣文娛

明　鄭元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元化賛可訂

鴈蕩記

明　王思任

昔西域羅漢諾詎那居震旦大海際僧貫休作讃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語至宋時構宮伐木或行四十里至山頂見一大池羣鴈家焉遂以此傳播謝康樂稱山水癖守永嘉絕不知有鴈蕩

沈存中以為當時陵谷土蔽未經洗發如陝西成臯路但彼土此石耳理或然山周遭不及三十里以馬鞍嶺為界東有內谷外谷西亦有內谷外谷自宋以後高僧燈續建十八寺不堪廉貞作祟今剩其三自樂清來者從西入而予自黃巖來則從東入也過盤山嶺至絕崗嶺望見恠作矣至大荊驛石青亂拔尖者筆上方者笏整予嘗朶頤桂林千笋不意染指於此遂覺望腹一石橋灣谿紺碧照見魚兒鬚髮若得（眞敢不矣）移家來小結一樓朝夕痴對定須看殺衛玠下前游天台出桃源至瀑水嶺下回首瀑布便欲走還需田宅攜雞犬願作天台一更老如妻子有難色棄之如脫屣矣而今繞腸三匝尚未知所適從也於是取美人蕉勸酌暝欲睡去則以紅燭照之詰朝渡一大谿涉兩小谿經嶺村兩山門據入其中野藤莽木老松嫩篁俱為溪光映發看見山肩上儼然一禿背袈裟合掌朝內一行人笑絕老僧巖不待問也（好出題法）步二里許上石梁洞梁如璽環橋拘屈曲彷彿雀橋而視之更覺鐵氣飽從洞空十餘丈石汗滴瀝如雨二苦僧守

其名度命洞外橋久渴無他奇但對僧巖親切耳行三里上謝公嶺得名者別有一謝亦未之奇也踰嶺則海枯天泣眩恠狂走同行人大叫一叫一好過雷岩殷在南山之陽過風洞冷然善也冬日則陽氣從一斗上牧兒以洞為罏看大襆頭小襆頭式如今之朝冠思廓廓耶諷林泉耶吾不得其解頂有靈芝峯宛然可望可採吾來所時豈直天輔之會乎何以五明三秀乃爾淮南子謂不生於盤石之上吾欲結小山中人舌矣雙笋峯纔解籜數日趺坐其下觀照膽

潭名不佳而實則軒轅之鏡北望懸空一瀑下作三節銀河滾落幽谷時熟梅雨至雲來侵瀑明暗萬態恨前身不是畫師靈峯寺僅一草堂棲窮佛而僧持鴈山茶烹潭水則滴滴玉漿指點驚崖仙掌分明愁胡側目漢人下涕矣五老峯不如白岳清壽然杖屨排列似甲子井井不是混泥途者上羅漢洞初若易取力步五六層凡六百餘級乃聽入萬山積塞而洞正對兩峯中天如一櫺玄水矗起寒絕奇絕漢宗室劉允昇棄家同二女依佛實華此洞洞中奉大士傍

列尊者而首座諾詎那相最古上有水滙方池鐫為荒心處不知何一老先生題識想郎字照膽潭者也洞高且深人入看洞則雲來看人苔暗草軟時時侵軼我持僕肩下功更倍上而與夫跳浪洞中大呼喊則聲淪淪然甕滿折轉如線片時乃引墮壑口出經砦嶺頭數十大樹不知名但其骨采必不是人間色到者數家圖山寫壑汲乳耕雲坐臥俱游桃梅作曆業已天矣又何必拔飛白日尋淨明寺久為茂草但星橋無恙水簾洞玉絲珠顆亦是瀑水幻格過聽詩

叟巖一人屬耳於垣似聞大江流日夜者或曰風打山眼颼過如金僕姑詩當作矢聽詩不惡聽矢更自勝也過響巖與夫積聲索應字字洪朗鼓吹游山此處却不妨數部自是壁壁夾立通玄之竅通雲之罅懸雨之澗射虹之泉令人不暇應接一山方脚擱谿骨勁甚每谿花過定相激鬧良久方聽去去數里入雲巖兩山守之曰白雲寨山上一圓石曰頂珠峯一山酷肖老衲拜佛曰僧禮石兩方崖曰鐵板一大圓石獨託曰鉢盂名義俱確獨白雲寨未安過石橋得

寺門入之步遂不能前正面曰平霞障障下曰玉屏峯左曰展旗峯右曰天柱峯約俱數千丈右肩曰卓筆峯雙鸞峯玉女峯獨秀峯約俱千餘丈峯間瀑布直下曰小龍湫約二千丈予在靈峯時茀肝衡對之已耳至此則面須折仰以鼻捩天看孤烟上壁不及十分之三化為烏有矣而七分壁亭亭濶濶若王謝家子弟竟不知竈下還有米鹽事者色氣青赤相間是四十里側看石家錦展旗扁出似扇面猶折蓄十餘幅戰蚩尤時物也至天柱平地矗起孤圓削直絕

無墻壁帖肉相對已有箭餘泉山不能無愧色矣對大主人又對長河直瀉胸中盪通萬里亟喚酒炙而雲來爭坐予便走僧寮或尼之未及門而矢石注瓦上矣肩寸即合不可不習山家行藏也飯罷逢鄉僧言龍鼻水津津焉遂邏荳彌展從淨室取危逕篁箐屯塞石齒硎犖不忍草花但見寒綠僧以杖撥蛇數十盤捫一石天開圖書乃癖老書又數十盤約里許始入谷脚邊俱南星草芙蓉葉夾藤牽蔓腥濕礙雨巖上亂溼反覺天漏緩首急足強挽上始至洞忽起頭髮顧一龍從西南峽中繞出洞頂數十丈鱗甲蝟磔垂鬚大一鼻至洞尾鼻二孔一孔通滴泉入方石中又舒一爪護鼻俱古銅色膩滑不知是石是龍也毛骨爲之栗張而隔峽龍湫聲如海戰又直雷轟電劃只向洞中大索從行人及僧俱呼大士作怖聲而予亦勉作揶揄實恐有葉公之事此似境耳覩蜒斬淵不得不以定力推古人或曰龍鼻水可明目意是萬年老石髓洞口正對玉女峯意中嬋嫣朝朝以洗頭盆抱龍液恐箭括湫隘難爲十丈蓮花步也卓犖

峯尖勁有力而雙鸞峯似從太山崖戢翼於此者獨秀峯昂藏自上顛有百尺之松四隅天削靦面永嘆竟萬年我不得上子亦不得下何至相絕乃爾而老松人語非孤寄自苦第不欲受人闇培植二字耳西過仙人橋望湫下如白蛇驚滚雪浪奔流不可逼立足以對付斷橋上二里有泉摽起二尺如鍘雨復甚還下稍憩俱不解其故罄橐圖一勞展席大雄氏前哈臺大鼾快睡至曉遂搔首捉衣急出溫看愈故愈新然畢竟是天柱了饒也望屏上口開翕霧云是安禪谷而旗峯半一竇劈長云是天聰洞俱奇盡草大不可上望峯頂石如甕如兎如龜徙倚山門外鐵色樹一株不忍言去出山口有雲從對壁經過雪飄練曳無絲毫入兩山之門兩山深紫對壁大綠只中一段三四丈如疊方裁整綿絮曾見此畫來不意高懸是處始悟白雲寨三字乃見識人安頓者予不逢雲予不然寨也出寨渡谿展轉雲壑左顧右盼飛泉甚多經版障巖如一泒流霞望觀音巖峻絕阿閦國一現遂爲雲所妬登鞍嶺以待之雲且呼黨錮我於是

走石門寺廢基上羅漢洞看石羅漢或云自閩飛來
惡知非應眞之化體耶望常雲峯峯似雲耳過道松
洞洞以羽客得字經瑞鹿寺遺蹟一峯呦呦嶽嶽安
得浪指為馬沿澗有大峯人立而怒對壁為連雲障
障上開二小鉗元李孝光謂是蟹足稍入澗有剪刀
峯分開千仞欲剪青天者對壁有兩穴名閻王鼻然
大約似虎頭虎眼入盎幽異耳根但聞雷走過一菴
折徑而上數千仞凹壁懸空掛下一圍白柱又不知
是龍是水也上諾詎那觀瀑臺勢旣雄惡而潭洄凶

文娛 八 記 七

峭令人百端交集稍狎之怖心畧定諸家摹倣各得
其一體而予靜圖之初來似霧裏傾灰倒鹽中段攪
擾不落似風纏雪舞落頭則是白煙素火裊墜一大
筒百千流星九龍戲珠也雋法師得道後口若懸河
意詎那對瀑予在川上時矣臺上數十級有看不足
亭奇峯腦後驚水眼前若肯移賃小齋敵朱夏還當
向括蒼交青嶺上借取萬尺松一株來大龍湫絕頂
五里尚有碧潭正德中五臺二僧廬焉此龍藪二僧
寂後仍龍據去碧潭上約三十里則為蕩湖是即宋

人見雁之頂亦有鳥路可通而雨深草塞予不能好
事矣還從錦溪出嫠身如霞瀑水洗濯珊瑚骨一行
七里過古塔寺僅有華陽洞不及登所謂梅雨巖星
飄珠濺頗為龍湫所掩卓刀峯僅當徐夫人一七首
而含珠峯弄丸於夾谷之中似從大湫盜睡驪者終
當風雨取去踰數溪至能仁寺雁山萬水奔呼至寺
後忽渟靜如凝靛從左嶺遶下一谿頭瀉八尺水屏
聲聲月珮由行春橋入寺望火焰峯不可嚮邇戴辰
峯則手可以摘星矣燕尾泉裂玉飛潭時生空霧看

文娛 八 記 八

大鑊二隻可飯千僧云是宋官家物意當年梵宮鼎
麗游屐必多而今不能無銅駝野棘之感也於是從
筋竹澗上丹芳嶺舊傳筋竹澗康樂開山止此山水
有綠顯晦有候豈春鋤之所得取者嶺峻絕四十九
盤一盤一勝回望一百奇峯如郭子儀軍偃旗息鼓
而戟槊稜稜俱有欲起之意至嶺半則如看周家東
房西序赤弓大貝紀甗天球一有顧命即俱陳出上
絕嶺看東西內外谷是一胡桃果隔別中妙有囊實
是役也山谷之外所見者紫茶方竹金線鳳尾草香

魚。白鷳。山樂官。雪髯猿。而雁蕩之觀、亦彷彿得其皮毛矣。或曰雁蕩應秋遊。予獨以五月來。宜受雲物之吝。然吾不欲其一覽而盡。故且以雲紆餘委曲之。吾觀靈峯之洞。白雲之寨。即窮李思訓數月之思。恐不能貌其勝。然非雲而胡以勝也。雲壯爲雨。雨壯爲瀑。酌水知源。助龍湫大觀。他時無此洪沛力者。伊誰之臂哉。至於秋清氣肅。上蕩頂。走山根。呼天劚地。則予尚有蕩陂之龍在。秋所同也。而雲所獨也。吾復何憾也。

玄嶽記

袁中道

萬曆癸丑暮春、予自花源歸、作太和遊、從草市發舟、至襄中、陸行三日而抵山下、道上山色泉聲、已泠泠非人世矣。息于楚藩蘭若、以首夏初九日丁酉登山、過謝家橋、經州店、此後馳道整潔、松杉夾路、菴觀櫛比、朱戶隱見、至冲虛菴、流泉細細、溢于衢路、上有榆一株、開黃花如金粟、山中僅此一株、上偃關、兩山多竹篠、至玉真宮、穿松杉中、有石橋三四處、皆如碧玉粧砌。其上爲玄岳門、如一寶方回之泥、可封也。過此則煙雲金碧、輝映萬狀矣。夾道古杉千株。過元和觀。溪水爭流。其左即走玉虛宮中道也。以玉虛宮需之異日。急從中路行。有危坡稍見野意。不三里夾道濃陰。山或左右擔至迴龍觀。見天柱諸峯若刻若鏤。歷老君關公廟及太子坡。皆修潔。過平臺下十八盤。石墀不受一塵。樹影尤濃。聞流水聲厲甚。即龍泉觀前橋也。臺路有三。一爲周行。即走紫霄南岩登天柱者。入溪。即走九渡澗中至玉虛岩瓊臺觀道也。其上爲紅門。即太上八僊羅公院諸處。可抵瓊臺者。予舊聞

之中郎云太和瓊臺一道疊雪轟雷遊人乃云此山詘水殊可笑予拉遊侶請先觀水為山靈解嘲乃行澗中兩山夾立處雨點披麻斧劈諸皴無不備具灑墨錯繡花草爛斑怪石萬種林立水上與水相遭呈奇獻巧大約以石尼水而不得往則滙而成潭以水間石而不得朋則峙而為嶼石偶詘而水羸則紆徐而容與水偶詘而石羸則頹疊而吼怒水之行地也迅則石之靜者反動而轉之為龍為虎為象為兕石
水石之性情之理變勞空描畫蘇髯所不能及
之去地也遠則水之沉者反升而躍之為花為蘂為

珠為雪以水洗石水能予石以色而能為雲為霞為砂為翠以石捍水石能予水以聲而能為琴為瑟為歌為唄石之跰避水而其巖上覆則水常含雪霰之氣而不勝冷然石之顱避氷而其顛內却則水常親曦月之光而不勝爛然如此者凡二十餘里抵玉虛巖巖若青玉下覆樓閣流水繞之喘息稍定復下穿澗水稍狹流愈壯百武一息即揀石而卧一日間行住食息皆對怪石爪齒纓足俱貫乳雪生乎觀水石之變無暢于此者又三十餘里始與水稍疎得中瓊臺新毀于火然望天柱蠟燭諸峯無論巖巒之奇即百萬碧樹綠光浮動射人其絕壁巖栖者隱隱樹中如蜂房間多披裘念一之夫餌芝煑石咽氣飧和永絕梯磴獨耦煙雲以待羽化者至上瓊臺日已暮遂止焉其後為瓊臺峯若一髻前指即所謂外朝峯者陳希夷修道處曉辭瓊臺過外朝峯從天柱後戶入登山謁帝望七十二峯皆如屏息拱立髻盤鬟繞雲駛霧騰亦不暇問其孰為七星三公千丈萬丈等也記荊州圖經云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又南雍

州記云有三磴道上磴道名香爐峯蓋後人易香爐為天柱而以其副峯為香爐云游侶問玄帝所自出予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居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致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為寶鼎以獻于神峯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俚甚無足存者自古山澤之癯冲舉者多惟帝

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冉成乘雲歸于帝鄉似別有家學脉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而以腐骨望神山以淫胎飲浩露宜乎踈天親地究歸玄壤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隱于盲說悠悠無知者予故備爲拈出是日徙倚山上神酥煙嵐自念躡屐久矣大都自然勝者窮于點綴人工極者損其天趣故野逸之與濃麗往往不能相兼惟此山骨色相和神彩互發清不槁麗不俗人言五岳不堪伯仲良有以也謁帝後下天門舍輿而步與游侶約毋匆匆見山骨稜稜

雲破霧裂則少住見兩山忽豁千峯髻出則少住見古木蕭蕭柯韻悠揚石橋流水悄然如話則少住惟（真得近趣）盡棟文楣即棹臂而過之以所不足者非此物也至南巖巖石若駁雲外覆爲脩廊以達宮門殿宇壯麗甚殿後依巖爲諸院宇亦若修廊積鐵冷金中時出雲溜蘚斑朱藤蔓絡廊外綠峯照耀見雨瀑如白龍蜿蜒而行至聖父母殿前望天柱氣宇如王息于棋亭步至捨身巖杉松滿路皆數十圍山行倦甚至曉猶不能與天昏昏作雨再至南巖宮後石巖下看山

遂行過雷洞至太子巖石亦奇峭有泉淙淙下滴杉松皆數十圍下至紫霄宮宮殿所不論其後爲展旗峯前爲禹跡池泓然沉碧有水亭可憇上爲福地殿不及登仍至九渡澗抵平臺雨大作覓舊路暫歸蘭若明月霽始作玉眞五龍之游從元和觀折而東行路未修餙有野致山巒平衍田疇龜折近玉虛宮松杉茂密有大溪滙泉流界道石橋壯麗即九渡澗及諸澗下流也溪遶宮右兩岸道院櫛比時有小橋儼若村里小市過宮門壯等宸居昔　文皇以十餘萬

衆鑿石開道繕治宮殿皆屯集于此地凡十二年而後落成故此地亦名老營矣乘霽走九龍不及入沿途多平原曠野至九龍行宮有老松深栢飯後着笠于登輿一老道人覘予而笑訊之則曰此後山陰樹影交加無曦日也乃擲去笠子而行至此易夷爲險山頭頗多怪石濃陰遮蔽好鳥和鳴近仁威觀流水轟然沿途溪水四至眞與九渡澗爭雄時有瀑布過磨針澗流水交會震厲皆青羊澗桃源澗水滙集處也蓋蠟燭澗之水下滙爲溪其地坦迤無所遮越游

人不惟聞其聲多飡其色此地雨山中餂一縷路深
林菁茂白晝似宵驕陽疑月青羊桃花諸澗之水四
面奔流如草中蛇如絖中線疾趨而過不知其所之
故游人不見水色但聞水聲風林雨澗互答相和荒
荒冷冷殆非人世抵五龍門列紫栢二株其徑九曲
過梛梅臺拜殿前雕欄刻石皆若碧玉墀下五井各
一色又有日月二池一黛一赭昔陳希夷習靜壇臺
峯見二老人數數來訊之則曰我五龍峯下日月池
中龍也即此池矣飯于道人舍見南岩騰綠驚紅大
似小李將軍一幅橫披巳命一小黃冠爲導至自然
菴張三丰修煉處有上賜衲衣又行五里至山後路
窮多支以木于石竇得洞即長生巖也有道人辟穀
(大抵名山定有此輩)
巳十九年貌甚腴分予以熟製蒼术數餅甚甘訊之
不言日巳暮遂還宮中按此地自唐貞觀中均州守
姚簡禱雨有五龍見于此建五龍祠逮至元始脩飭
改爲五龍宮至本朝始極其盛人皆知陳希夷于此
脩道不知殷長生房長鬚李玉溪馬明生田蓑衣之
徒皆于此仙去者也是夜丹色皎甚開窓了了見南

岩燈火不成寐曉尋舊路歸始入玉虛宮周遭類一
大縣其中虬柱龍梁雲榱藻井砌以文石覆以碧瓦
綺寮雲接飛閣霧連其外金宇銀書之亭眞官選客
之宇皆可爲他山宮殿其左右道宇玄院綺錯棊布
幽宮閟室千門萬戶流水周于砌砌泉聲喧于几席
姹花異草古樹蒼藤駢羅列植分天蔽日海上三山
忉利五院依稀似之若夫山裘田間泉周塍外花裏
有畊耨之客雲中聞鳴吠之聲能使芙蓉城中失其
芳妍桃花源上讓其幽邃矣息于望僊宮目不暇覽
情不周翫遂策杖而出訊之老道人云此即興時武
當縣也出宮後返玉眞入涉其槃步至松杉間與游
侶評山予曰吾胸中巳有粉本大約太和山一美丈
夫也從遇眞至平臺爲趾竹蔭泉界其徑路最妍從
(歷歷如畫)
平臺至紫霄爲腹遏雲入漢其杉檜最古從紫霄至
天門爲臆砂翠斑爛以觀山骨爲最親從天門至天
柱爲顱雲奔霧駛以窮山勢爲最遠此其軀幹也左
降而得南崖皺煙駁霞以巧幻勝又降而得五龍分
天隔日以幽邃勝又降而得玉虛宮近衬遠林以寬

曠勝皆隷于山之左臂右降而得三瓊臺依山傍澗以淹潤勝又降而過蝋燭澗轉石奔雷以滂湃勝又降而得玉虛巖凌虛欹空以蒼古勝皆隷于山之右臂合之山之全體具焉其餘皆一髮一甲襟佩奢帶類也游侶曰君眞山之顧虎頭矣是夜復止于蘭若明日至均州買歸舟云游侶者貴竹楊孝廉襄中余茂才漢陽王章甫也

後記 畧

是故游侶宜少恐其撓也僕從宜簡恐其囂也與人宜徒且與之飽恐其力盡尼予行也山資宜多且宜先授以近日山中貧甚猝不能給客也果餌宜備恐偶楞也山志宜携恐有遺也皆游具也又彼所欲得于客者祈䕶至一宮則姑曲狥其願而我得以其隙作鎮日游是又游訣也

南明記 節録

王思任

過剡縣十五里靑螺背上望見二山追蠡之痕猶在而淵塡之聲隱然也生鐘生鼓豈在生山生水之前予從鐘鼓山取谿入谷是武庫鐵帽堆圍多多許一嶺鑿百級入縣畫中路矣嶺下方塘澄澈蒼松傲睨大楓數十章蓊以他樹萬頃冷綠人面俱失入寺禮石佛像端嚴福好郎耳長丈餘齊永明中僧護見神異發北山愚公願三世僧此相始成前有猊猊二石俯仰似悲云是智者大師所蓄師寂後一泣天一號地而死凡名勝之地僧各奇一莪以靈其主人將母同耳由僧寮仰視四壁斬削俱青瑕紫玉老樹毵毵倒尻橫肋壁中一壘有百尺松窒之前峯如臼上危置一方石是仙人博局五斛玉塵不記何人負進也予直走其顛天風急幾吹墮乃坐伏稍窺崖絕萬仞急筋下始大怖寺左有二丁疑是蝮洞虛惕入之陰風沁骨濕碧侵寒苔溺盈尺雨甚凡三宿寺中每出寺門望雲飛多龍氣往來各嶠熟看大楓樹若王深秋便如萬點硃砂映發出土繡綠小橋紅寺騎驢至

此或嘗醉心絕倒亦直得號天泣地也

天台記 節錄　　王思任

蒼壑亂撑大石怒特谽如萬鷲擘翼先有高鶴長鵲叫雪飛來

雪堂虎林人文字知識也台山之中搆以杭式便楚楚有快致仍步出寺門酌谿橋上予與脣孺紅飲而雪堂爲之白醉止予再四其如石梁忡忡何然而馬首屢回予每飯不忘鉅鹿也過蘭若堂截溪作沼沓綠蔽封人如翠鳥往來枝葉上穿弄踰鐵船峽羅漢嶺山益幽險奇邃輿窮而步一嶺碧陰浸肌染骨眉

額栩照俱梧竹氣靄暗中實透數點白天不知何處轟雷起則趾及上方廣之門矣清池一鏡班魚數百頭來迎生客意是瀟湘綠雨下青風也

赤城去國清五里而近遂拔足走看萬山俱雄青雌碧獨此山壁立數千仞頹面橫掃中有綠間遂若霞氣上下三兩層與公以城字之眞能目此山者霞標一語當賞二婢取山肩左上見二小屋炭兀紅墻近覘之則山骴肉土廟也至前僅赤岩耳流水涓涓路迤壓其上郎不見喘息至上岩玉京洞天也仰視崯

岈玉膏乳滴作雨簷聲洞氣縮人而無數竹青引萬山丹采從隙中揷入人骨不定何色面面冷陰而已至所謂馬跡則各目其三而予似五之從壁縫看起一馬出門縮首入一馬昂首相倚出中一馬翹足長嘶最辨上一馬首修甚正對人見前二蹄背一馬首入內隱此馬後露其尾五馬天骨開張神氣皆竦面壁聽之驕嘶不斷玄黃牝牡蹄耳不明俱不妨天閑神駿間丘棄而去之何不遂贈玄冠之使使免跋涉之苦壁頂掛一瀑銀繩條落半墜潭時緩緩灑灑似一束碎雨對山一石孤立二千丈松栢植其上必雲間鶴得訪之

仙都記 節錄

王思任

按縉雲乃黃帝之夏官封於括唐時始有邑邑故無城雄溪繞灌蔚藍天碧響若歌鐘人家沿山而屋耳根日夜被溪聒盡石骨代垣松梧作戶水車雲磨映疊蒼林繡壑間望見農夫簑笠俱有靈氣東行十里許看姑婦岩一坐一立似揷花在髻者殊詭甚過一溪甚廣無橋梁俱方石齒仰一咫一柱溪走其下砰擊怒鳴搏雪數尺起其桿者特上石撩人股至谿腰目眩神搖頗畏之過谿望柳堤一派嫵媚妥水時有風來搖漾頗似張緒當年好鳥坐其上作蠻語爲之佇立者久之又五里許至虎跡岩彷彿是看巨人跡有三四步俱丈餘大脚掌窪隆横豎都辨從一石逕束身折轉以膝攀上數十級回視石之門似經虎腹中跳出者側行至仙榜岩岩遠視則曳長白似榜而近視俱洞圈列缺下爲陡壑緣壁那步訪丹室歲摩岩而足行石峽上垂二分在外膚孺輒惶據以尻代踵益笑嚇之至丹室回首反怵然慄恂不敢迂細生也丹室所謂懸崖置屋者鄭中丞於此奉老子飲食

不捷得則轆轉而郵上之曦之謂天下奇事必從險
中來良是矣於是相戒逡巡下看小赤壁乃三十丈
削就于閬玉壁下潭方廣深蓄怯人謝康樂王龜齡
諸刻剝落不可讀踰數十武看一岩上俱碎石短墻
上下俱絶不知何人所營謂是飛仙游戲耳岩前多
妙石巉屼推插絶似瘞鶴銘下又數十武一石斜倚
山扼路榜曰雲關人如鳥過鮮風透出古蔭毛孔爽
英過此爲趙候船漢烏傷令趙炳仙解時乘船至此
覆爲石看梳水灘則滌滓蕩穢太清浩遠鱗鱗石子

俱堅白自鳴
從澗渚揭過益暗阻無所得路未操犀而擅下牛渚
意殊惡乃元白與一梯來始折上似強從巒石中鑿
開一天者遥轉得大洞洞口豁張白蝙蝠羣舞不定
三圓竅如大鏡從竅中逗過看初陽谷有倪翁洞三
大字是李陽氷書不知倪翁何名蹟也洞上一石高
丈餘可卧看天雲予展眠其上元白拍洞腹大呼詹
孺佐之如拊五靈之石而予促唇作蘇門嘯兩谷穿
譍嘈然笙舌之溜雲和也蝙蝠益恠飛疑吽而壁下

游魚側其頭耳呼黨潛聽不肯去雅是知音白雲瀰
瀰又奔入洞中與酒花爭元氣各爲噀吸而解此非
祈仙洞天耶仙矣又何祈焉則相與捫梯而下既下
石關仍鎖不可通元白謂那得忘情此處予欲賞以
還有天三字而恨無墨瀋之一塗也於是取道經忘
歸洞不得看過斗岩望所謂冉湖者如一大竹箭衝
天直上中有一大孔如鉓川石雄拔起地中三萬尺
相傳軒轅煉冉其上遂駕火龍上昇而小臣攀龍髯
墮化爲草至今産其處唐時頂上有湖生金蓮飄一

瓣至東陽刺史上其事因改郡爲金華

浣紗碑記

唐顯悅

吳其爲沼乎誰沼之也浣紗之人沼之也擅千秋絕艷奇嬌從花開水流溪傍照影淘洗一絲縹緲何其媚也雖然媚則佳矣薄矣浣紗人獨否淨其思厚其力堅其嚮以報越深其心潔其態圓其用以佞吳不有此一番淘洗彼楚畹之人誰來神賞哉故曰寄其情于浣紗者女子中眞忠臣也盪脂粉借柔之習氣滌針線含羞之弱氣發苧羅積秀之光氣可以孤可以寡可以嫉可以妃其更奇者可以貞可以淫可以泠然村妝新越溪之名爲浣紗郎可以嫣然宮黛變闤闠之溪爲香水縱橫出沒其骨色以播弄之而着眼落手固別露一種瀟洒出塵處幻變于縻興顛倒之交噫亦異哉獨是發端在浣溪而浮踪在五湖今古恨事積究難洗耳然則夢到家山怕渡溪頭之曲應作憑吊浮湖以後語未便是憶盟時情緒也天姿之人天之良足悲也若欲摹其明眸善睞之丰儀寫其顰眉捧心之深致備紀其當日之顛末則夷光傳少伯傳詳之矣吳越春秋又詳之矣吾不忍再爲浣紗人指東話西贅道學莊語品風華麗人也然則碑之之意云何曰溪聲欲洗烟花態不是西施負若耶美而傳碎而沉嬌魂兩地清流悠倘有浣之不盡者與

香魂不散在水一方既碑之而何弗祠之豈有所待耶吾以望後之宰斯者

小洋記 青門節錄

王思任

由惡谿登括蒼，行舟一尺，水皆汗也。天為山欺，水求石放，至小洋而眼門一闢。吳閎仲送我，挈睿孺出船口，席坐引白。黃頭郎以櫂歌贈之。低頭呼盧，俄而驚視，各大叫。始知顏色不在人間也。又不知天上某某名何色，姑以人間所有者彷彿圖之。落日含半規，如胭脂初從火出。溪西一帶山，俱似鸚綠鴉背青，上有腥紅雲五千尺，開一大洞，逗出縹天，映水如繡鋪赤瑪瑙。日益曶，沙灘色如柔藍懈白，對岸沙則蘆花月影，忽忽不可辨識。山俱老瓜皮色。又有七八片碎剪鵞毛霞，俱金黃錦荔，堆出兩朵雲，居然晶透葡萄紫也。又有夜嵐數層，鬪起如魚肚白，穿入出鑪銀紅中，金光熠熠不定。蓋是際天地山川，雲霞日采，烘蒸鬱襯，不知開此大染局作何製意者，姤海蜃，凌阿閦，一漏卿麗之華耶。將亦謂舟中之子既有蕩胸決眥之解，嘗試假爾以文章，使觀其時變乎。何所遘之奇也。夫人間之色僅得其五，五色互相用，衍至數十而止，焉有不可思議如此其錯綜幻變者。

螢芝齋記

張明弼

良常子門外一拳山也。段成式曰：山有芝葉如草，實如豆，其花夜開，遠而望之，其光如螢，服其實一，心中一孔明，服其七，七孔俱明，可以夜書。琴張子詫于衆曰：吾讀闕里遺書，昔者孔子嘗登延陵，題季子墓，因上良常，踞螢食而餐之，盡其七。喟然歎曰：歸歟歸歟。天將役丘以詩書。顏淵後食之，方及五，芝忽自死。淵歸尋殀。子貢以下，或服四三，或一二焉，皆為世大儒。漢有馬遷、楊雲、孟堅及于建輩，皆採而服之，類不能過二三。自餘小儒，或嗅其臭，輒作三日奕，旋而視其筆，有光如火矣。而句曲之下有愚老者，行年五十，以麻為麥，以豕為馬。一日過螢芝之下，飲其風，心若開焉。歸而能名其乳犢，家人大駭。予近將贏一載糧，偃宿其下，中夜而望，有草如螢者，將斸其根莖而盡啖之。遠近能文之士聞之，咸聚族而謀曰：良常非若家山也，亟往勿後。旬月之間，負山而居，環山而宿者二千人。同人介生亦預焉。夕陽成市，吟咏之聲聒三茅，達秣陵。三周寒暑，而一無所見。其將草珠食野實哲

卩悶腹走而洗諸洮湖之港者日夕而是而琴張子
方獨得其種植之尺木居中實垂垂巳三五矣衆人
遶而訴之琴張子曰夫食螢實者不可與衆知吾夜
望山氣當有一人竊食而飽者盍各獻而藝予將驗
焉衆乃懷藝以進琴張登曲木之床次第而閱之指
一衆曰若誤服睡草也其文喚囈不可辨指一衆曰
若誤服左行草也其文顛尾裂骨肉離復指一衆曰
若誤服護門草及舞草也何爲文有叱咤謳吸聲旣
而指數人曰近之矣若服金明草其文光可鑑日又

指數人曰愈近矣若服句曲龍芝八天赤莚草其文
巳能飛行絕跡霞擧浮塩之外末有一士鬈髮鋭頽
獨裏其業跰躃而却行琴張子曰若奚爲者攖而讀
之叫聲不絕曰賊賊吾齊中五三實巳被子啜其半
矣若之文前窺無始後窺無終騰天湧泉無不如指
予殆有意焉因出近業互觀之相與執手而泣尅臂
而誓不以分種于人 末有一士同人周介生也介生與予同業螢芝之齊云

半樵山房記

唐顯悅

吾友郭學鵬名理慧胷鑄有大刀淵斧其羅古也斵
以月天斤者也其劓時也劃以五丁手者也吾偲中
異才哉學鵬選名山結一別業號半樵山房去郭外
五六里許隣清水巖爲暎帶清水巖奇秀幽古甲天
下山蓋二飛之勝五奇之槪都無能右于此矣學鵬
曰吾于斯讀者半樵者半有意于讀有情于樵者亦
半頭陀着眼力半士子着腕力半吾庸詎守此地作 妙人妙語
驕穩態耶可愛者淵明所謂山氣日夕佳引人遠想

洗、盡、富、貴、氣

無限山房寂然勿矜艶也冪䆲用紙幃簾用竹山房
淵然不可測也琴無絃而潺潺書有味而耽耽山房
闃然無弗納也一呼而紫綠萬狀一吸而風雨交馳
余也蓋自與學鵬盟社及通籍以來河山爲阻但一
俛想其間便欲挾形神以俱往主人之樂更可知已
環山房下上左右參差匝繞有古松老杉修柯戛雲
低枝拂影藤苔石葉交絡駢織如虵如蜒如蛇如龍
瓌瓏列岫瞰閣如堵峭揷削壁當軒如墻噫境界到
此異乎不異乎不聞仙門洞昔有樵者乎以手指石

石闕爲門又不開磐陀石昔有樵者乎晤龎眉皓髮之老人于絕頂層崖之上忽見崔嵬宮闕別有天地迥非人間指點曰此壺中日月也夫樵者而睹日月于壺中樵云乎哉然則吾地之得以仙名也明明謂呼月興雲之丘壑蕉谿赤水之煙霞有殊尤于寓內也者孤標秀出仙靈集焉誦讀餘閒木石居焉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所以暢襟期而開清曠之宇刪繁蕪而登空遠之峯也取樵之意半用之以收其全吾聞之也能善刀而藏者所繇新發于硎也清水巖邊時有炊煙出樹中多隱士高僧今又得一郭有道作本山在家住持鄭樵著書千古不得專媺于夾際草堂矣余八年于外時而燕時而越時而苕時而又燕時而金陵今日者時而邗水其於郭氏半樵卧游焉爾矣周臣吉同興善僧妙詢從吾鄉來復手聲學矚近況口貌半樵遠景遂不覺嘯曩耳目所經之半樵與今茲意想忽到之半樵來腕下而成篇絕不以思索得之也是爲記

梅臣先生服官以來常不斷松風之夢故可言之縹緲令他人執筆未免澗愧林慚矣

文娛 八 記 三十二

太華山記

李之椿

璅澠津京兆間億青萬碧兒孫羅列皆太華別址也三峰影度函谷挾蒼龍而奔試看積翠飛來衣袂俱成五色雲矣過灝靈宮徘徊玉泉者久方敢入山雙巖蔽日劃天 胝路不一二里即五六折翹首三峯項失之泉聲如磬如簫如筑如絲絃如環珮一水匯羣山之波而注巨石直下其發源自水簾洞貫二十八潭應二十八宿潭折而為石石折而為穴穴折而為溪溪折而為灘以至此張超五里霧已不可見如故者希夷峽笑耶睡耶夫孰從而問之入五里蘿修莎映險步攢雲逆十八盤而上孤危錯落山猶左右截也將至青柯坪三峯仍懸天末大石挾水以蹲一窒縫山萬籟張而異香曳越是道皆泣蝠攢飛百峽千幢復直其在前何恠乎遊者回心幢內黝不見天握縞疑斷置坎疑錯拾級疑墮尺石橫引足相躡者日二仙橋三峯雲障惟毛女所居北斗坪儼樹繡屏兩山虛處平田萬頃俱縮就層煙遊者不可因險以負奇車箱入谷箭栝通天美哉少陵詩也未幾詣老君犂險則甚于千尺幢幢暗而犂突故犂窮直攀捫孫愁萬丈危梯道通一線轉而即山之北矣靈臺峯屹然居左高瞰三峯亦堪躭僻疾趨得擦耳崖上阻極山下臨深塹所賴行猶昂首再百步仍一絕壁號日月崖險哉伯犂而仲幢稍前過三官洞一石斬然突橫天半人與石並行手足臨無所着日月崖復瞪乎後踰此地稍平大石翼天鑿空居帝傍有石微殺緒草茸茸一區可憩仙人掌微茫欲出諸巒纖秀百岫爭妍煙雲上下來往濛濛百二關河絲絲斷續坐明星頂上俯玉女而拾蓮花又當作何想行三里許入萬丈龍門酈道元所謂搦嶺森森矣似幢而中折似犂而上直似崖而左右皆不測余夫善騎龍者乎柱下史何不龍而牛也函谷且將鞭蒼龍起賴有五將軍松叱之揖將軍又幾懸度幾令人應接不暇予初欲先探玉女再問蓮花咄哉猿迷而鶴賺幽麗繽紛多所莫辨種種沁腑澄脾所歷諸險皆在濃霧蒼煙外至此恍拾瑤草于三山不更作入世想草間琅琅有聲則前所稱水簾應宿瞻與花風鳥韻相應于

重泉夾石之際泠泠然濯溉水壺也第玉井卜丈蓮不可復覩爲恨耳從玉井轉石上行即蓮花峯其峭處可窺水簾洞陰晴萬態老君煉丹爐在蓮花峯北古栢究有道意歷三險方獲抵明星峯幸孤松蔽險可度至峯口則一石作虎狀入虎口而探明星無復恐怖迄至詰四方削成顛現險窮驩喜無量蓮花在腰玉女在面諸峯朝拱在旁余于是捫天大嘯曰呼吸直通帝座太白豈欺我哉轉而東歷避詔崖崖形覆前縮後約數十丈且浮度細辛坪則草木蒼茫花

鳥歷亂等于入蓮花峯之逕而曲折微遜且行且吟臨風獨笑然後睇避靜之幽崖盻全真之斷岸望仙碁之故址不覺玉女珊珊其欲至矣呼玉女三而不肯應祗見洗頭盆裏天香浮動欲向仙人掌上取芙蓉露忽焉滿掌雲生迷離莫際又何知拳幢穿峽度壁凌崖逆蒼龍而奇險驚危若此也哉時日將夕遂取故道而返險倍于初回首諸天三峯如背仍將問太華于潼津京兆間

使君二十年早萬天假餘閒今得探奇選勝而又辦狀語讀佐其文采風流真玉而歸也

予嘗爲友人戲作癡龍傳使君評之云天下有三癡忠臣孝子能癡文人才子能癡然忠孝郎結爲奇文異才以至書眉說劍總以完其癡面目龍矣眞足稱癡者乎非超宗癡無以知龍矣之癡使其盡人而能癡也則天俱老月常圓矣超宗善詩畫其紐妖鏤媚則詩中有畫其描愁緘愁則畫中有詩癡態癡情癡神癡韵毫端具大神力龍矣固癡龍超宗可謂癡虎龍淫于雨虎淫于風呼風雨而

過六六山頭吾仍成一癡夢

虎丘三泉亭記

陳繼儒

吳人不善附麗山亦如之虎丘是也凡地勢相牽相聯若斷若續突爲崇山峻嶺綿爲蔓壑枝峯散爲飛泉噴瀑多使人心膽震眩耳目旋轉而不得停大抵附麗者必高大高大者必險絕其勢然也虎丘前無援後無推孤行孤峙于平疇衍漾之中而不見有因緣攀附巉聳刻露之跡其秀至今甲天下石平如砥泉瑩如雪陸羽張文新品泉而甘之埒居第三與中冷惠山鼎足矣申文定自少喜登此山解相印歸數

與故人父老觴咏其上酌泉瀹茗欣然忘歸曰百歲後吾魂魄猶應依此文定薨郡中業有專祠王是士大夫醵金考室復祠公于劍池之南鶴澗之西曰公平康正直一生相業無所附麗而起此水此丘神所樂也祠北恰枕三泉寺僧久屋其上湫隘塵垢日月之光不射雲霞之彩不生冏卿司理捐金錢施僧撤屋剗土土去而石根露石露而泉脈疏穹壁高廣截若刀削凡數百年鐫題字跡隱隱出嶙峋隙縫間禪窟懸崖經聲曳于樹杪石梁浮澗苔紋繡于水中冏

之以曲廊扞之以闌楯游者逡巡玩流憑三泉亭而小憩焉夫自古有此虎丘即有此清泉石壁歲不絕歌舞太平日不絕品題名勝鮮有發覆疏明爲泉石一洗塵土面目者有之則文定之冏卿司理始披剔經營則客周伯讓始文定有靈將無釋冠劍屏侍衛爽循于亭之上下乎人靜山清花疎月淡公左挽顏魯公右拍蘇學士呼取闔閭健兒盡發魚腸三千試舞于鐵花岩畔生公說法何胤講經遠道士放鶴陸桑苧點茶王家短主簿但令展衣掃石綆汲第三泉

數斗作供樂哉斯丘公舍此焉適哉冏卿笑曰眉道人是語快不可言即文定當爲解頤請筆而記之

插入相業一事便爲俗筆只無附麗一語相業已盡

寶林寺小記

范可權

寶林寺西去天長縣二十里而遥、環玉橋而覗之、則稍北矣、狀似巨鼇戴山、嶔崎堪愛、前餘窣堵一泓水、相傳爲螺蚌丘者、峙其中、春王正月、予偕二三快士、登臨狂嘯、幾令帝座遶廻、寺內尋常沙彌、倒屣相接、偶爾訊及、了不解三車法、然亦不俗、索刹前聯、爰有（野寺僧聯一字不易）飛鳥篆空、空即色、野花繪色、色還空之句、居亡何、散步山腰、斜日照川、空翠滴袖、退睇田畛、葱蒨多秀、已而樹杪有聲、恍恍如聞九烈君彈指、私心以爲汁染

緑衣之兆、遂挨移榻下帷、有北道主人、沮余坐此不果、嗣後烟姿柳色、時來撲人、知不可無記、遂濡毫灑翰而叙其顛末如此。

游五洩記

王思任

水經註是也、中二洩不可至、宋景濂獨難四級、蓋從下遡上、又於二洩之中身試之矣、謝玄卿、刁景純輩、俱未所游、遇不可知、若近日徐文長、袁中郎、陶周望、俱未至三洩與四洩、今次第言之、從寺右走里許、先見者廼第五洩也、約三十丈、圜鹽萬斛下夾溪、造雲壁立、鄺道元巳貌得七八也、過潭壁斗凸三丈許、履不可華、粘腦如蜒、進生退死、雷霆不聞、初苦上、旋苦下、屏息如盜、響鈴矣、見砰雪再來、此四洩也、同行孝廉范

敬升先眠、采玉河上、予與文學陳奕倩、僧魯逸、曹源、纘至各踞一壑、此時人在勃律天西、望見蔡廣逸、兩試兩落、以爲觚肉絕想矣、良久勉上、半前半却、正盜響鈴處也、幸而至、亦坐、坐莫揺首、半刻乃笑、而三洩坳隱在對山隈上、蠻強取之、石芒棘杪、着處寄命、阿奴欲忠一臂、忽卩噤不悉說何事、昆腸囷中、你我不相顧也、三洩態備出、傾者、滚者、飛者、跳者、奭者、突者、衝而過者、喧豗繽嵗、其沫猶可潄、所棲賢三峽、非不妙、那得騎而狎之、朱約之浮以大白、此酒不宜勸人、

矣乃室右上得印脚掌數丈望見二瀑老衰衣掛下短白鬚也石腹臟瀉不可陟力人先之汲我以裹足布再墜而引若淫濕斷不能也第一瀑飛下聲怒色怒勢怒然無暇料理之絕壁垂尺餘在外失一跬千古不問矣飛瀑雄吼貫頂勞來上有龍井洶洞萬仞以青竹及柴枝投之有入無出此酥魂栗魄府也駭而上之爲劉龍子拜母處頭顆印存又上之其家也又上之則地名紫閬爲富陽治殿殿雞犬聲出也忽而平田廣陌眉鎖頓開如從十地拔出三天門無復

歸理特予人一條生路奇絕乃從響鐵嶺大步而下是游也喜樂不償畏懼生人止堪一寄耳吾意鑿通縣度亦不必五牛屎金千梁無柱然而不樂爲之者僧欲險之而山川亦欲闕之也雖然險闕正爾佳必欲几平壽善卽無過邯鄲道也

先生諸記無不奇艷絕倒然供人卧遊已久不能槪布存其近積一二及摘尤勝者數則耳

遊洞庭諸刹記

姚希孟

西洞庭多古寺有十八招提之目余次序遊之十七日從包山至羅漢塢有寺廢而將興上方寺亦蒼凉無足觀是日登縹緲循山後坡陀而下問西湖寺宿焉寺衰颯將成菜圃賴沈朗耀修淨因于此而某生新之坐稍定有聲洶然鳴以寺逼西太湖奔濤震響霜月之下倍覺悽清夜半夢醒巨聲轟磕欲拼匡牀使我神骨俱慄詰旦綠湖入村塢朱實黃離與旭光（泯夜最勝之時）相炤此昔人所謂好景君須記也將抵水月寺長松夾道寺前銀杏數本大可合圍霜葉凌舞令人鬚眉古淡摩石碑讀白香山蘇滄浪二詩迂道觀無礙泉涓涓一泓而已渡嶺得華山寺寺在山之陰連岡矗矗掾黛援藍當仲伯包山長松類水月龍鱗虬幹壽（討出性情）且數倍之聯月更角奇炫怪第山高月出嶺背比樹頭發白夜闌矣又次日離華山渡一小嶺橙橘愈繁籬落間不勝豔冶邇其風格嚴整非若春葩撩人差可擬安石榴耳行行入長壽寺寺所踞不甚勝且摧圮賴主僧修已饒韻致能淹客去寺半里得松臺礬

石如生公說法處一古松嵯峨驕蹇前對霜橋百株
又爲青林點綴因遊角菴道柯家嶺嶺襟帶西湖是
日風暄氣柔羣峯可數晴湖如鏡不風而濤砰砰猶
隔宵梵上山坳起伏處并東湖亦出肘腋下連岡若
腰帶兩湖左右垂最宜虎閣而構神祠者築垣閉之
與湖光爲仇可怪（山中人故智）至角菴闌入果園有短牆揷湖中
凭墻西矚頹陽忽忽將墮蒸霞飈發目留而餞之赤
盤半玦至深紅一線既滅既沒湖水倒映忽如長虹
而四山冥合矣是夜遊嵋別有記曉遊角頭山返舟

中窮龍渚石公之奇廿三日復從包山至天王寺松
林亡際橫被數畝其大小類水月而近寺數十株蘚
疊羽綴殆華山雁行正殿亦就頹然制度古雅前朝
遺式也坐華藏閣獨一面見山而東西不穴窻以爲
恨同日遊資慶覩黃葉紛飛又疑水月銀杏然斜陽
映其上如蒼髯老翁臉暈微酣不獨稜稜霜氣山同
樹樹同時而借朝暾夕曛之態各自爲姿容猶人之
含顰帶笑閃忽改顏豈可以一貌盡哉寺前香花橋
有古木轇轕覺其寺之深橋以外無樹便覺山之淺

此包山華山之所以爲妙也次則水月天王矣嘗謂
名剎之勝不在焜炫而在古雅老樹挿天連章合抱
霜皮縐理滴溜成瘢一古也殿閣參差丹雘闇淡女
蘿陵若赤紛綠駭二古也小有頹落不傷靜窈若金
碧櫟晴固爲嚴飭摟討幽懷轉非所愜西山諸寺雖
煥麗不足而蘧穆有餘大都借蔭于疊岫而貸色于
崇柯更以締構既遠兵燹不經非六季之遺規則唐
宋之故址傾聽而清音集瞪視而喬影現囂垢屏滌
靡侈汰淨正令人超忽荒藹有煙外之意若使梵響
時聞禪規肇整卽鷲峯獅窟何多讓焉

奇光異彩着目百骸俱融此天結非人工也○余
嘗謂春宜居園夏宜居水秋宜居山冬宜居閣山
之槪宜于秋不獨洞庭之霜橋也然秋而不歷其
朝煙暮月風晴雨露之變其勝不呈故山久居焉不
可予未能早達差于此寺所耳

山中嘉樹記

姚希孟

山以樹爲衣山無樹猶麗姝不得羅襦繡帶而翳語綦縞能發其驚鴻遊龍之態否耶洞庭固嘉樹藪也花有二時爲梅爲棃梅之盛未知較光福鄧尉間何如但見老榦苞香糾錯諸塢中後堡涵村爲最往往團而績不若光福亘而聯疑光福差雄也所傳角頭棃花則天下無雙矣又聞黃家堡有一老梿云角菴四季山茶傳爲角里先生手植吾何所取質哉果熟爲橙橘果娛口非用悅目乃談閩南鮮荔枝者不獨涎流雙睫亦淫淫不自持矣橙橘凛高秋之氣肅然嚴冷然深黃淺絳遥映綠叢如禮法大家未嘗不濃粧靚飾而舉止矜重隱身自蔽清霜既醉色韻成酣間以銀杏之蒼姿楓林之袨色遂使明沙淨渚别開畫圖遠岫孤峯轉增縟繡此秋山一時之美獨擅于洞庭余所爲選時而踐也長松落落遠者一二百年近亦不下數十年寅朝曦攀夕照邀清暉於明月激爽籟之清風即水遠不聞湍瀨僧懶不習鼓鐘而樹杪生濤山空響梵劃然而豹虎嘯嘷然而蛟螭唫此

皆松之餘韻也松莫盛于天王莫古于華山若包山水月則晉楚齊秦之匹惜未見羅漢法喜諸松耳松之爲龍攫者十一在徐文敏祖墓由趾貫其顛傷痕如刲樹夭矯自若一在上方塢欹臥橋上若推仆不得起作臃腫支離態而奮戟怒張夫松固木中龍類也故松脂入地爲琥珀龍血亦爲琥珀何同偶相軋豈亦惡其似龍者邪爲雷劈者一則松臺孤松也雷火削去一枝當是助爭龍爲虐而老榦未剗馬遠筆意故在栢則華山寺前側栢兩株高僅三尺枝榧葉胥有瓔珞莊嚴之相天王寺古本一株百餘年物矣枝枝向佛若合十皈依者玄奘歸而松枝轉孰謂無情不說法也爰告主林神當爲摩頂授記而余譜佳樹多取喻美人故當以禪衲終

山之有樹譬如女之姿色士之才華扶質立幹全皆是耳妙在寫得鄭重

登縹緲峯記

姚希孟

吳山以南靈巖望太湖最豁至銅井西磧諸山直薄湖瀆矣然西望至縹緲而窮即莫釐亦爲縹緲所障僅半面裝也夫神禹奠大川哆言底定若與四瀆爭雄長豈無意耶上自宛陵瀨陽曲阿諸水旁而新安天目數百里内所環注者震澤爲巨壑擣即容迴海東然積坎所瀦厚即而徐走其性紓而悍非若江河日夜犇趨赴谷王如歸也湖之形圍于東南而漭瀁于西北故觀湖者必觀之縹緲余以九月之十七日步自消夏灣從后土祠右折而上勢雖峻而徑坦石磴承之無彳亍蟆蹐諸苦陟山腰過靈官殿路漸陡湖面亦漸開徐步登其巔泱乎漭乎身在蓬瀛之上矣縹緲莫釐兩相嚮而鳧翔雁浴龜縮蚰伸鸛陣排營雁字撥墨昂首樞腰左迎右顧者合之得七十二獨縹緲爲之長憑高下睇即非羣后之覲至尊亦幾於牧伯登壇劒佩鏘趨者哉其點點若聚壂作兩山附庸不足紀而羅峙四維翰宣遐服者若弁若覘若道場在西之南則箬溪茗雪諸山也若銅官離墨在其西則荆溪山也夫椒在西之北則晉陵山也若惠若錫在直北則梁谿諸山也是日北風猋厲挾霧氣籠罩水面巔峯嶄岫如掛流蘇陰霾之色騰騰上昇余騁力不遠怳惚迷離聽旁人指呼瞪日注射第意片雲垂脚鬖鬖不收而已風從山背來層岡障之山之陽則輕波駘蕩夕陽滿湖漁艇曳網而行如寒汀宿鷺佇立不徙又疑諸峯外添三五小山久之波光動潏并諸山亦搖搖若颺風移樹泊岸也日向晚漸作艶金色山變紫湖之遠日者亦紫其日沒處變黃晃耀殊常（秀艷極矣）終以風師播威不復列霓旌霞旆僅絳節一道送羲輪迴馭而已忽見一大摩尼珠晶瑩爍睛又如朗月初升去落瞬不盈尺蓋倒影入水其散者爲鎔金爲走珠其兩山封峽處聚而成球斂人不敢吞以獻解事賞鑒家如余者

鹿門先生稱柳州好奇如貪夫之籠百貨指其諸記中點綴語也此文寶光的爍亦復如是

游勺園記

孫國光

駐湛園之旬日適雨師灑道清和月乃欲如秋友人胥西臣曰曷不決策爲勺園游遂同策馬出西直門行萬綠陰中不減山陰道上觀無幾何抵仲韶先生明農處又無幾何抵先生封樹先大夫處同西臣謁墓距墓道數武而西爲勺園園入路有棹楔曰風煙里里以內亂石磊砢齒齒夾隄高柳蔭之折而南有隄焉隄上危橋雲聳先令人窺園以內之勝若稍以嘗游人之饞想者曰纓雲橋蓋佛典所謂纓絡雲色

蘇子瞻書額直橋爲屏墻墻上石曰雀濵黃山谷書額從橋折而北額其門曰文水陂呂純陽乩筆書額門以內無之非水也而跨水之第一屋曰定舫舫以西有阜隆起松檜環立離離寒翠倒池中有額曰松風水月阜陡斷爲橋幾曲曰透邐梁即園主人仲韶先生書額踰梁而北爲勺海堂堂額吳文仲篆堂前古石蹲焉栝子松倚之折而右个爲曲廊廊表裏複室皆跨水未入園先聞響屧聲南有屋形亦如舫曰太乙葉蓋週遭皆白蓮花也從太乙葉東南走竹間

有碑焉曰林於澨按林於竹名也燕京園墅得水難得竹彌難竹間有高樓從萬玉中湧出曰翠堡樓樓額鄒彥吉書登斯樓也如寫一園之照俯看池中田田令人作九品蓮臺想更從樹隙望西山爽氣儘足供拄笏云從樓中折而北抵水無梁也但古樹根絡釋水湄仍以達於太乙葉曰槎枒渡亦園主人自書額從樓下折而東一徑如魚脊拾級而上爲松岡有石筍離立一石几峙其上又蛇行下折而北爲水榭榭蓋頭以茅正與定舫直而不相通榭下水僅碧藻

沉泓禁蓮葉不得蹦入蓋魚龍澆滑所都處也自是返至曲廊別有耳室其上一綫漏明如天開巖梯而上曠然平臺不知其下有屋屋下復有蓮花水承之也從臺而下皆曲廊如螺行水面以達於最後一堂堂前與勺海堂直仍是蓮花水隔之相望咫尺不得通啓堂後北窻則稻畦千頃不復有繚望焉此中聽布穀鳥聲與農歌互荅顧安得先生遂歸而老其農於斯乎自是返至勺海堂左个爲水榭榭東小隄度一亭亭內爲泉一泓昔西嶽十丈蓮生玉井此則井

乃藏蓮花中亦奇矣哉從亭折而南爲濯月池池在屋中池形與總楞形皆如偃月然池南爲浴室額其氣樓曰蒸雲仍與定舫直而不相通然種種不相通（不必）處又皆蓮花水百脉灌注而彼不通也蓮花水上皆蔭以柳線黃鸝聲未曙來枕上迄夕不停歌何嘗改江南韻語耶大抵園之堂若樓若亭若榭若齋舫處無不若島嶼之在大海水者無廊不響屧無室不浮玉無徑不泛槎將海淀中固宜有勺園耶園以内水無非蓮園以外西山亦復如嶽蓮亶其勝乎問先生之爲勺園以補先大夫基傍沙形也然則先生居園猶廬於基也今而後眞當賦遂初哉是日午後再雨（此中再雨）同西臣飯太乙葉中聽蓮葉上濺珠聲快甚遂信筆爲記

米先生好奇多慧結構定不落凡曾與予訂此遊未遂得此聊一染指

園不依山依水依古木全以人力勝未有可成趣者其妙在借景而不在造景若登高臨深倚柯想蔭無一塊隙而局于亭前之疊不橐榭之花竹猶魚游沼中唼藻荇以爲樂耳

游苧蘿山記

王思任

天啓丁卯秋九月曁陽學諭范敬升以壺觴扁舟逆予招同蔡漢逸陳奕倩飲於浣江之上山雨初收風陰恬適江清照底游魚鬚眉可摘其潭洄綠蒨一片玉華膏也須臾至苧蘿山石壁數十尺題浣紗二字斗許大筆勢飛騫位置安善云是右軍筆予細察之大似褚河南褚固祖王者而字傍右字未滅又志云右軍墓在蘿山則此石乃其熟游之地理或有之即（似是有據）不是右軍亦必唐宋人高手所履固自韻事而小人（又出一見）阿承官長易之名而冒其鄙可恨也或曰蕭山舊名餘曁自有苧蘿鄉濱臨浦渡古來有西施廟事俱恍（我欲主之）惚蔡漢逸曰不見浣紗人空餘浣紗石其言悲感而柔腸孃孃矣夫女戎發想文王已自先之禍水沼人亦出下策不見李商隱之詩乎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恐少伯高才不堪聞此句也失身爲（頑鈍均感）祟亾國是妖而復載之五湖去西施美而不美少伯高而不高矣敬升作色曰子毋然此吾家老子苦心事若使子得作王軒其爲佞諛有百千者浮之大白

呼髯奴發吳歈以涸之予曰寧髯奴也

附唐梅臣與楊培子書

往歲去越作客蘇門回念與施家女郎不復作緣每悽惻不能已已因漫書浣紗二字付陳太學持歸勒之石上深知書法不工聊寄長念不料好事者謬傳以爲右軍筆蹟至王季重海內名流尚日不勝耳爭之爲褚河南又爭之爲唐宋人高手所贋夫以諸暨之苧蘿反欲令蕭山據之以令人之手筆又必奉古人坐襲之然則生諸暨者必不應

有殊尤絕色令諸暨者又必不須揮毫運腕耶門下聞之甯無一笑　梅臣諱顯悅閩人

睡香菴記

孫國光

古人宅不西益余家之西偏有數椽家人陋之余乃得以其陋故顏有而菴之稍爲掃除藏書數帙佛一龕以飾陋而其實爲供黑甜地耳菴有花焉則世所訛稱爲瑞香者也往讀盧山記有山僧睡石巖畔時覺奇香來鼻端特勃鬱逆風物色之則此花在焉欲名其花而無可名而強名之曰睡香夫睡者非花也而能認此僧躬躬中而棒喝焉使之寤無亦花神久場不彰而授指山僧以自見耶彼窮巖邃谷中豈乏

不名之花能自養厥靈根者而此花不免有入世之想遂致浪博浮名然使山僧亦以睡夢作佛事詎不韻哉何物俗子改睡作瑞真點金成鐵手花有刑書罪不在杖杜下彼改者詎非獻媚花神然睡香能托根匡續隱居之山豈受媚俗子者哉余最厭人稱祥說瑞世俗人產兒不自引分輒妄爲擬焉而命以國家不必有之瑞以侈其名盡喪羞恥自取夭折況祥瑞之獻中主所不納也睡香有靈寧不捧腹按睡香色似辛夷而小香似薝蔔花於首春而苞胎於隔歲

及其花時也又能不彫其葉允宜淨土特爲睡僧表章之余雅好睡睡亦第廝廝作梨花雲想非能爲睡香高足而以庭前適有此花復記憶匡山故事遂用山僧之類其花者以顏其庵聊復寫吾睡之意已耳

又足前意

假令睡香在匡廬時克終自韜晦以葆其樸郎山僧且不得有所名之而矧其有以祥瑞辱之者乎士方窮居時先自竊竊然爲入世之想而究竟毫無所瑞

似蘇端明

於世與睡香徒供人玩悅何以異哉則余未嘗不悔山僧當年一睡轉多事也作睡香庵偈偈曰

山僧昔未睡花非不曾香香性自虛空不與血肉遇當其息若雷四大如虛空衆香國裏來此一花何有睡既作花香便睡不必醒想其薰難忍咄咄叅鼻觀何俟逆風尋而後與花值假合睡香故遂以名其花花自有佛性睡無受香處有心作睡想縱令花同睡睡亦不復香

既爲花辨冤又爲花惜節伯觀愛之者至矣○乃至終南捷徑凡物有之

核舟記

魏學洢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箬篷覆之旁開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窗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用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峩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

手撫魯直背魯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東坡現右足魯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隱卷底衣摺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詘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

遠甫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有法有韵）、爲人者五、爲窗者八。爲篛篷、爲檝、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者各一。對聯、題名并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既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遊削于不寸之質、而須麋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我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緜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寫其形肖奇矣、并其神情不可告人處亦傳、技卽靈怪、未免踵事增華也。

予所見奇技、雲間潘君仲以紙製奕子、狀如滇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爲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錦、不可覓其聯縫之迹。又于友人方無違家見竹根製一蟋一蟬、情態畢肖、置之几上、蠕蠕欲動、出金陵濮仲謙手。一花籃竹絲所織、紋細於髮、縈廻百狀、相傳嶺南一青衿手造。竹扇墜僅盈寸許、刻畫玲瓏、二老叢眉、衣摺皆如白描、九松樹下指點山間、月出山、石凸凹、石理細皴、爲嘉定朱三松作。小道可觀、至此已極、雖倣之者衆、相較懸絕矣。今之刻核舟者多、而未必盡出王叔遠手、眞贋之間、巧拙大異、非識者誰與辨之。雖然、人心日雕月甚、作無益、貴異物、豈佳兆乎。

姚太史風樹堂記　　陳繼儒

往乙丑秋採一葉弔孟長節母於婁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入村太孺人輿櫬猶在舟次肅衣稽首退而愴然賦詩以贈之乾坤局脊敢求全一把黃茆枕墓田孺子但言耕稼事門生多廢蓼莪篇木鷄望去何曾鬪金馬抛來不受憐哭罷白楊風夜起蕭蕭落葉打窗前爾時夜分矣猶聞丁丁椓木聲余問何以曰先慈嘗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龕奉父母主兩旁供如來置苫塊出入謁于斯春

秋禴於斯食于斯寢于斯生于斯死于斯題曰風樹堂志悲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雜花繽紛羣羽翕集隱几絕巢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柵冠蓋瀾希瓢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爲孟長太史公蛩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闃靜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放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傷哉貧也但恨不早搆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或爲介子推之母子遯綿上而耕或爲袁夏甫之母子穴土室而祝令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母且病而殁于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聞嚴譴母且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遣銀鐺四出窮捕鈎黨人吳兒蜂擁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箕風斗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于木嘯于梁盻而視曰尚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昔劉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墻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何人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屬吁喘不相聞俄裂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鬪壹似飲重恨茹積

哀絕未見虩虩震驚有索死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複壁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母畢會

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衆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卵不及瑕巢不及覆幸存于磨飃蓬翟之鄉而孟長行且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年霸吳老氏胎于母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世今某祓殲于乙丑賜環于戊辰雖之離母也學道修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長鐵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

老氏之數十年良醫成于折肱神仙成于息踵名相成于憂患出山非早請爲牖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只此語突用不盡）願孟長坐中書政事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是爲記

君子處憂危之道只宜欽翼雌伏而況居憂廬墓尤忠孝之兩全者是文悲憤淋漓令太史肝膽俱㯉一齊畢見

雪鷗閣記

魏學洢

雪鷗閣者何荻秋菴雪鷗閣也荻秋菴者何子吳子別業也蘆花之藪小樓出焉憑樓而觀之蹲而伏戢翼而卧泛泛焉若隨游波而上下者爲雪鷗閣（今名自作）閣負陸爾前堤爾短扉側啓偃枝登降爾乃波濤淙淙焉步履之下徐陟之巍然閣也風蕩之則翩然舟也遥望亂葦中炊煙斜起小艇倒出者漁棹往也旅而歌（如彼臺閣恐無師無此神筆）推髻而方筐者田監返也颼颼者風起于青蘋之末也齒齒者石也往來淵涛者湍相擊也水與天接介焉者徑尺爾矣霧之晨星之夕遽而望之忽若大江之中横亘豫章者焉霍焉開也廓焉解也棚棚乎其得之也長天萬里鶩溪緔也短簷茅屋頹枝殘雪疎疎而窅窅者龍眠畫也西風摇落草木萎黃有懷伊人川上徘徊則瀟湘而洞庭也子吳子嘗與玉峰歸子錫山高子咏歌于其間謂可以寄趣也荻秋名焉閣之爲雪鷗何蹲而伏戢翼而卧泛泛焉若隨游波而上下者憑樓徐觀則類有然者焉故名爾也門人魏學洢讀書于此而樂之日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趣

其寄焉已

兼蔚翁阿房之體而秀逸過之

雨中初遊西湖記

朱之俊

予自非齒南遊輒聞東南山水之美餘杭爲最聞而想想而夢如懷古人則鮑昭李白如念姣色則毛嬙南威如想石交則尹班之陶陶范張之欵欵也今歲旣得奉使於浙過潤招張公亮未至作詩屢促之公亮追及於金閶予喜曰湖山杖履有色矣閏四月九日始入杭頒詔之夕卽出宿昭慶寺寺離錢塘門不里許而枕湖之首予從輿中構頸望湖僅一線白如美人露半面㩳眼於人雖未盡了了亦復可念夜聞

簷溜滴瀝聲輒撫枕而歎晨語公亮曰有所思在咫尺風雨阻之遂各含情而坐君能之乎公亮曰不能也乃謀之主僧買艇游焉旣入舟見湖上諸山盡作影於影中爭出雲若敗絮若飛練若馬若行人雲山相混根枝疊蔽純爲墨天公亮偶指一峯曰奇雲也予曰山也指一峯曰怪山也予曰故雲也蓋公亮短於視又素未識南北山何狀故多指多惑湖與烟亦復相混數百步外水爲烟據如空中有水隨舟所之然後開開處亦如鏡受氣訶眉目有物故不盡識湖

近遠及其抵岸焉主僧望一簇影曰此孤山也其上有六賢祠予問六賢爲誰曰李白蘇林暨明維新周公元美王公也公亮謂湖上之祠宜以久其地與風流標令爲山水深契者乃列之周公今面且爲神有別祀矣元美文人與湖非久要今並四公而坐恐難熟熟也予笑然之及岳王祠予曰雖雨可無謁乃屐而上時方撤魏逆祠以新之過王墳有鐵檜爲皆無頸墳前有分屍檜剖而植之各生枝葉嗟乎一秦檜耳鐵首木心俱不能保至此出王墳遇大雨巾角盡墊堤上見魏璫石勒碑皆委地碑高一丈餘讀其字盡鏟去然猶有可意得者復下舟杯數巡至湖心亭柱礎兀椽並吐水氣予輩登之冷然如入鮫宮龍國不能久留舟行里許有重堤爲放生池紅橋屈曲草樹蓊然絕勝湖心亭時游櫬如鶩然罕有至者主僧語予蘇公堤數六橋皆若對顏顧雨甚不可登欲移舟裏湖則以舟稍高不能渡橋下既而林山晚暮水情黯黯乃鼓槳而歸是日也予謂西湖如絕代麗人喜亦好嗔亦好靚妝亦好蓬首亦好立明處亦好入闇處亦好晝見之亦好夕夢之亦好故雨雖霞然予興亦復不淺而公亮殊憾憾以爲十年憶西湖見之乃沉烟底且湖山面貌若恍若惚真如夢游故作詩有雨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人致之語予謔之爲唐突西子因成一詩以爲西湖解嘲

從意中摹景可與應劭從登泰山記匹休

自雲栖還宿昭慶寺記

朱之俊

雲棲爲故蓮池師道場雖無金宮紺殿而竹有一陰松無異響亦可以捐袪世情領會眞蘊將發之刻主僧復引予輩觀華藏世界海以一蓮花爲一世界皆雕木爲之重重無盡自此一徑沿錢江泝杭城而歸時澄江不波漁舟搖曳不異平湖之水念白馬雪山似神而非假不見其奇偉也行十餘里爲月輪山上有六和塔登其巔則隔江諸山參天黛色百里青冥還顧杭城如魚鱗西湖如一銀盃南北諸山皆囬青

轉綠畢態獻狀以入衣袂之側而淛江如帶反出我步屧下至白光不斷存想無際則東海三神山金庭銀闕瑶艸瓊枝或在其處焉予得句有云看到海光全是夢拾來江色不勝秋公亮詩有云江氣白分海氣合吳山青盡越山來予謂此語寄月輪山麓久矣今乃被我輩拾得復數里過湖南入淨業寺寺極壯麗有宗鏡堂宋壽公著宗鏡錄百卷處也迤行入清波門上吳山廟有十僊游其三騁目四望見杭城一丸江湖相夾山無定容水有異貌而府署廛市並樓

山水清麗之間他郡或躡屩舂糧輪折足繭以求名勝而未可到此獨寢食坐息於水木魚鳥苔石烟嵐之窟宅生其地者即不能如丁野鶴升雲絕漢猶或多塵中之慮寡霞外之想恐亦山水之所訶也日既夕乃歸昭慶是役也予有二憾及三快焉凡山水之情天機深者自與相近若天機既淺則乍入之其神味不能相酬惟狎處既久則山水力重而後能通人之氣予生來雖恒以道念自相接續然後入婚宦天機自薄須在深山中一年半載觀其動靜閱其實虛

然後山情人意可協爲一昔白公詩云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駐三年東坡詩云我在錢塘百六日山中暫來不煖席三年百六日猶以爲近乃予入杭僅半月作湖山游僅五日予望山水如雲上見仙恍惚未定山水視予恐亦如生面之客亦所未喜此一憾也客有爲予言天目徑山之勝予神往履動顧以使事久羈或非世法且公亮因體重艱於登躋予孤興莫助此二憾也何爲三快予每謂遊山如學道若近俗魔則道心易散每見登山者攜輿馬庀殽羞方

及一勝則有軒蓋之迎竿牘之擾几席繞陳優樂並作耳聒殿呵口倦朝務不復識巖光嵐氣爲何物予從行僅數人不攜酒殽入寺僧人供蔬笋淡食留錢而去所至無冠珮之迓得以靜心壹聽領畧山水一快也游山亦如觀古人文字當得解高而胸曠者與共評隲公亮既當世所推爲文通明遠之才負絕近代兼心無恒事胸有遠覽予獲與之探討巖石揚搉烟霞又與予游從既久形跡儀數亦皆捐脫二快也三則世人有終日幽奇中而不能有一語之合者予

雖乏麗句足酬山靈然每逢佳勝公亮既走筆成篇巖谷響和予亦一吟一咏差與景光相接亦可自達其亹亹者歸途自詠所著百餘篇如初買山園新築精舍日一翫之意思開發此三快也游既竣將以歸途問眉公先生於雲間併覓洞庭天平之友越勝既攬復想吳趨阜山切海之澤予小臣特邀有興緣矣

讀此文方知世人終日山水中猶未嘗經目○公亮湖上詩有云翻思白蘇真潦倒尚留好語到吾儂兩君同游奇文共賞此亦西湖不多得之盛事

發昭慶宿毀光菴記

朱之俊

游湖之夕簷溜尚泠泠夜半聲絕厥明天大霽主僧報曰今日可入山矣乃與公亮各乘一小兜從者七八人或步或騎遂發昭慶從人有前而訶者予笑曰此所謂矖視花上也亟止之自是游人隊隊無相驚者初行獅子峯下左湖右山連林映蔚時霧霾乍霽草欣鳥悅山笑水嬉予輩七尺在輿而情已迸散於南北諸峯之上間從林影之缺復見西湖則如美人麗粧盛服離幽闇出明除非復煙雨中慘澹故態矣

行數里爲玉泉寺入寺觀玉泉不逾畝許中有五色魚百餘尾見人悠然有閒情及投以餌則共攫之髻鬣皆動食之能累物如此泉底有孔出氣如槖籥僧人曰昔有僧曇超說法於此神龍聽之爲之撫掌出泉此即泉眼也又有細雨泉晴天水面如雨點予久畏雨乍見而駭矣出寺則長松參天老蘿冒塗爲九里松故處雲氣不斷屬於靈竺雨後諸山如流萬綠加重後人見前人素衣俱作青色金翼白毛亦俱化黛抽接覆交徑牽裾心骨皆翠殊愜此身不遠花

爲山禽野鹿矣不數武爲集慶寺宋理宗所愛閻妃功德院也經始時望青採斫擾及雞豚時有人書法堂鼓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然此寺至今有理宗御容兩軸六陵既掘冬青不生而帝之遺像畢竟托閻妃之面皮以存何可誚也又數里爲飛來峯羣山皆土峯而此山純爲石體其中空虛通朗如巳悟僧而其上學學尭尭含精吐氣蓋牛奇章米南宮諸怪石之宗黨姻戚咸聚于是焉山多不根之木旅生石上想石亦有膏以滋之予所恨者山椒之石盡受楊髡刻爲佛像遂失奇性西山亦然雖有截髡像首置便溺處者終不足以謝吾石丈公亮謂須得冶童遊女恒以衣袂掩覆之或山更飛去脫其像石乃爲勝致昔人云禁爲不道走山泣石今山泉環流若泣或以是也予欲窮山頂靈隱僧自超適至乃引從下天竺過三生石捫篠援藤而上公亮體稍肥艱於登陟乃折竹作杖十步一歇氣息纔屬予每先登坐哂之至頂爲蓮花峯峯石硌落如刀劒不可坐而公亮以疲劇喘息良久望西湖如杯中水今古游人皆在一杯中吟煙嘯月飛仙過之應爲齒冷既下入靈隱寺飯於冷泉亭公亮吟林丹山詩云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予曰此水汩汩已先作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隨徒步包家園往返數里予謂世人向湖山中作一園如蛛蟄向花葉中作一窩安知此窩外皆衆香國也吾以南北兩峯爲假山中外兩湖爲小池猶恐人笑我爲河伯耳薄暮上弢光菴菴在北高峯之半竹磴層折林先蔽虧僧家皆刳竹取泉泉響並作沸於絃索時予輩足日巳倦遂入寺適復振發夜宿飛雨亭下泉聲在枕上雞報更予魂骨俱清作詩有憑高僧氣盡坐久道心寒之句殆徹旦不寐焉

目既往還心亦吐納其神情之所寄遠矣

發叚光宿法相寺記

朱之俊

宿叚光之夕菴僧慧如殊韻欲邀予早起登菴後石磴望日出會予起稍晏至石磴日已蚕食且盛夏枝葉叢密卽五鼓恐不能覩紅輪初動時也惟見西湖鏡面若綴林木之隙可手弄之湖船一葉兩葉亦似桂帶叢篠輕風吹之碧影俱動不辨遠近矯首北高峯頂第在目睫上予褰衣欲登之公亮色微戰問慧如山頂何見曰內湖外江但稍曠耳公亮曰內湖外江則此間已見之且吾瞑目導吾神于玉霄九霞之際已覩北高如蟻垤耳何曠之有予笑而止時靈隱僧自超以寺田被佔欲因予告當事者與羣僧共迓於冷泉亭慧如許爲予作山導乃共發叚光飲茗于岣嶁山房至靈隱時朝光四滿泉響脩沸遊童冶女亦以久陰後思想其欝欝者爭織於道予乃知杭之山水爲杭人性情之死性情日生故山水之色亦無時渝也羣輩久坐泉亭目光往來謂殊少麗人予戲謂杭之佳麗或者不爲美人而爲山水其山水之麗皆可任人踰墻而摟横塵而卧耳因共笑而起復過

飛來穿洞底浮一二戹便投風篁嶺下過一片雲石其石多孔竅要是人間所有惟愛其前有石枰鐫句云興來臨水敲殘月飲罷吟風倚片雲稍上爲龍井寺井方數尺萍藻交横布流瀧響於階砌之下若寺神奏樂時適有游女五六輿坐寺門聞予輩在不敢入寺僧意已不在予輩乃出不復問子瞻辨才有何遺蹟也下嶺數里皆在山坳舊壠新墳長楸古栢比櫛不絕人行萬樹與萬鬼中惟聞野花作芬時與屍氣相襍張公伯雨于公忠肅祠墓皆在焉予因念此篠根狐窟之人向者亦嘗鳴笳伐鼓於兩湖羣山之間醉盡烟雨賞遍林鳥不知耳後身歲幾許風生火出及一棺戢身雖輿馬採杳歌笑讙譁亦不聞不見死者卽無言生者猶未悟乎乃宋人猶謂西湖風月不及東華門外一片軟紅塵嗟乎予謂卽使軟紅塵中祿促百年不及向湖山抱膝閒坐一日予鄉雖乏佳山水然秋初彪嶺春杪文湖若以西湖之意游之一波一石便是餘杭予向屢語公亮吾及四十之年便避位尋山訪勝以畢餘生終不老入長安街上至

此地吾念益決矣暮及法相寺寺有定光佛漆身游人乞子者甚衆公亮謂此老死後猶以臭皮袋誑惑人欲吒作之寺僧靈源能詩時與游人彪咏予復登山觀錫杖泉蒼然暝色集於林端予幽意甚愜時公亮以疲劇不獲從焉

類能摘光釣色於人所共見人所不能言中○後段復似蘭亭記

遊洪崖記

徐世溥

由江三十里抵洪崖兩崖石數丁尋皆釜色時有白綉紛若疊菊相望四五丈勢常欲合無土有草剝落成文直上高五六里西山之水飛鳴而下時從石壁橫灑飄忽若疾風吹雨莫不斜飛前有巨石當之若塹水稍滙之上瀑奔流至此則復衝激上山左右噴薄洗石壁逆流同下矣左右有鐘磬兩石巨若輪橫無所倚若水東奔激之則翁然作鐘聲若倚瀉西擊則鏗然若磬至春夏水漲不復見但聞水中鐘磬聲也石壁上有鏤文歲久苔蝕不可見蓋神僊跡云昔洪崖仙人常居此故因以名地洪崖之時無書是豈紀○洪崖跡耶下石爲渚時漾時流遇石翔鳴遇沙明綺九十七曲入于河

○似○酈○道○元○水○經○註

鄢家山記

出秦人洞將往薰嶺曲道委蛇左右草花夾路不知其名採之不忍目賞不給遂乃坐石上攬玩久之望前路煙樹相與淺深若可披尋趣取道往行田徑循廻溪愈曲愈幽從小徑入地方十畝畦有芋畝有禾

清池挾沙魚不網罟四面高山環合山皆修竹巖多草花巖下有蠨蛸結網小竹間風吹花落皆繫網上不則飛墮池中魚往就食之不可得遂逌然而反若有所驚者茅屋十餘居人皆悶悶無所識從之沽贈以粜栗山蔬因上山坐竹下飲之竹葉滿天仰不見日俯見日影風來竹動日影搖碎方圓不定欣慨良久問其山不知名問其氏鄢姓云云

登蕭山嶺記

初至洪崖樂之不能去會暮無可奈何遂宿于桐源其明日朝發秦人洞皆下馬步行道不盈寸涔不濡軌兩旁臨萬仞之谿道多怪石清怒奇危如牛入地（如此狀石奇險過于前人）半如羣馬飲河如嬉駒仰臥如走犬避豺如大夫冠如欲登天如欲墮淵成誘目悖神攀枝望徑匍匐披草擇道以往不知所徑之高側睨阪田相去數十里矣至蕭嶺嶺爲西山最絕俯視在下茫若煙海田隰谿谷山阜平林深薄川澮江河城郭都邑廬舍皆在青煙中西北至于廬阜北至于彭蠡近都豐城南昌武陵豫章之治皆若可頃刻飛集天亦稍近雲在其

下冉冉若綿類而臨之若從地上覩井也上有石室中可坐三人昔人搆之以期神仙蘿纏其梁薜荔滿壁亦且千年因坐石室中飲酒良久日曛乃反前後行山數日費酒十餘壺芋栗數升皆采諸山中昔之大觀者州有九遊其八澤有七涉其三今遊西山源有七經其五洞有三遊其二良足快矣（高此）

猶狂國記　張明弼

道不周而北為寒門涉寒門過積水為猶狂之國去齊州蓋十萬里其國當無懷氏時朝日而夕月食穀而衣毛與齊州不異相傳有猶狂氏者生三歲而有晦黑之心擠喃以為笑護飽以為饑父母憎之誕寘之莽漠之野而鮭蠪之神腓字之移之委羽則梟楊覆乳之乃負以歸行年二十而目言口瞬耳嘸鼻聽眠娗陰賊人莫能測其國君髻者乃開而好之設九賓以見授之以三旌之位猶狂乃謀遣鞮人重九譯以求中國之書得六經諸史以歸遂著書名駃腸經以窮奇檮杌為堯舜而以曹瞞為孔子尊為至聖吠天王以唐之林甫宋之檜配食之頒經於中國朞年其州黨化為猶狂三年而國之八紘化為猶狂又三年而國之八極亦如之海之馬銜野之彷徨地皐轉鄰蜩像木客之徒慕而從之者數萬家乃其幽髻而奉猶狂為王相與豐豐衙衙倏忽而閃屍黔嬴之神以告于帝帝怒勑六鼇載地而南義和望舒無經其躔于是其土如晝恒如月死夜六穀亦絕惟黑氣如

山旅聚而吞之因以不饑猶狂死國人奉其髑髏于吠天王之廟有大事則殺鼠如犬以祀之乃化形出涖事還復為髑髏或言自帝之移地乃返與齊州相近去桑野僅三千里而我穀城之民有夔魖氏者一游其鄉而忘反教國人歲一通中國焉琴張子曰惜也其莫之禁也上有明王其無令復通中國

猶狂鬼也委鬼也駃腸經三朝要典也黑氣如山丙丁之際也吠天王之廟生祠也夔魖氏彪虎屬也此公亮悲憤之文而作于乙丑以後刻于丁卯以前王有以此挾公亮者嘻危矣

顧龍山前記

山去邑五里高不十餘丈廣不數百畝而爲邑人遊憩之地

張明弼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其四支爲四嶽以百節爲百名山命大章豎亥步四方道里遠近分布崗巒產生陵谷而吾邑西艮常句曲乃踞其二然而山去邑郭六十里而遥非輿馬不可到邑中平衍曠衍望之如洮湖之面未有雞頭鹿角之土以棲人廢崗于是邑人有巢著子者患之繪圖以請于帝願割混沌氏之一毛以實曉日送夕月焉上帝未許適夸娥氏二子驅北山之龍將移太行往厝雍東龍方負山屭贔夸娥氏輒持鐵鞭鞭之龍嬌鬣左顧拂然而墜其一石帝曰巢著子曰袖承之以昇若置邑居中爲顧龍山

似金簡綠字遺文一則〇顧龍山一撮土有此記可遂嵩衡千代

聽竹樓記

錢應金

春波之湄有數椽焉余先人之敝廬也廬之後復有隙地家仲誅茅翦棘而築樓以居樓之前有庭方空蕪以脩竹數竿疎陰落翠自遠人意因顏其樓曰聽竹而請余記之余曰樓何以聽竹名也竹之擅長也猗猗有斐以文著亭亭欲上以節著金錫圭璧美其質也箇箇篠簜珍其材也其中空其外直其色青青其葉劍拔其幹蚪拏其子族繁多俱可攬而得之者何取于聽也使子樓而在湘江之濱篔簹之谷綠玉萬叢琅玕千箇檀欒嬋娟莽蕚葳蕤松濤襍吼涌泉咽鳴春粉濕而龍嘶夏彩艷以鳳吟大者鐘磬細者簫琴風來有聲萬籟喧呼無風而寂自然笙竽拔襟當之不亦聳然傾聽乎哉而子蕭蕭之庭落落之竹青未上而干霄綠不滿而覆屋紫脫無聲黑離難握方未能與詹鐸驟秋而和茶鐺爭沸也何以聽爲家仲曰樓因是而得以聽竹名也浸假而置此樓于攢篁叢篠之中則幻翠空光予且應接不暇盍往觀乎而以聽焚也惟是庭荒竹小使予日日對之不且枝

可記葉可數而致此君笑人乎予惟焚香默坐洗耳
內聽而胷中自有箐箐篧篧者也琴之絃澗以潺矣
碁之下鳥以啄矣客之來風自掃矣觴之飛雲欲流
矣詩之吟空爲賡矣鴈聲哀清激瀨矣鶴煙迷篆溜
沙矣紛籜吹蒼龍鱗矣膩香落碧蛇涎矣秋爲賓危
樓肅矣夜爲主高枕迎矣不必半天風雨千尺蛟龍
而我且有餘聽也倘予而身入翁蔥之林目飫波濤
之狀日習刁調之聲安知不更厭以爲嚣聒哉矧也
耳境無盡寂觀自清試與若憑高以聽庸詎嶰谷瀟

湘渭濱淇澳之筠不漱音戞韻環入而作我樓清響
也余應之曰甚善竹自不可無予又能聽可以名此
樓矣遂援筆以記而復咏聽竹四章

遠望多泉容卽之無異色

橫山記　馬之駿

橫山之勝以逕逕勝以秋（凡山皆然）山巉秀聳拔直不受步乃
旋折而升如蟻之附磨終日見大圓焉上苦僂其疲
在背下苦眩其御在足更相遇必相視纍纍若登樹
之猱故曰其勝在逕蘿叢棘蔓深可沒踝霜林木脫
着地如飾展殷輒磬作丹黃跆籍故曰逕之勝以秋
也登頂四望靡所不頫郡脉自南來雉堞逆踞之東
饒氣而北稍衍非茲山處乾維幾緩不收矣凡登山
使人怡者其觀冶使人悲者其觀幽使人冷者其觀

僻使人危者其觀峻山理爲主而人以氣聽之予窮
高俯仰旁揖雲霧感流景之頓駛訝此身之何來不
覺逌然而放歌泫焉而出涕其悲固以秋而不以山
也松柏之大者皆不逾握日當童于斧斤寺雖淺而
潔向亦經
高皇帝駐驆勒詩贔屭間旁有龍王廟廟前有池僧
云盛夏屢涸誌傳爲聖泉謨祠山之鼓如雷相聞白
石青崖恒數月間無屐迹噫桐人之廢遊也久矣

山從徑幽徑以秋勝令人神吟

秦淮戲鱗記 刪

傅汝舟 應天

先七月望一夜卧蕉帷中手拾閒雲弄明月忽牕外叩玉如意聲曰天際氷輪柳堤雪浪待子久矣不憶許蘭舟在門桂槳在鑪白紵在身提朱紅念珠在臂攬衣登舸榜人戟手拱立如祖士雅渡江擊楫雄狀也放艇中流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癡人亦作憐語再搖再去入石橋如過天台洞門光景另似蓮花莊裏長蛾修袖理洞簫聲初歇倚桐陰下看戲魚也舟移浦近笑袂相遮低聲度語云此陣狂書生又弄昨夜未了風月去耶有鏡在天有客祝曰願老天照盡天下麗孃粧無錯過斯時有棋枰聲投壺聲打馬呼盧聲杯觥聲絲肉聲波聲風竹聲胡笳羯鼓聲間幽溪曲閣有書聲絕不聞悲秋聲間有作下淚調者歎人之極酸楚取快耳濯溪顧影波走而月流波跂而月立波怒而月號波喜而月怡波曲折而月橫縱波清渾而月蒼黃快哉觀也其中大龍大鯨爭夾船不避又似不敢驚我者有好事小鱗數百頭長一寸五分許約上波五七尺飛越二三丈翼左

右鼓舞如舟生兩銀翅盪雪澌中前後他游舫不得也中有更好事小鱗滚跌我酒盞中吸吸有聲似欲飲來借槳者又似鼓雄量赴酒戰者又似妬我輩歡而傲余者余對飲之連進三盞復以一杯送爾波下小鱗頗似醉狀得水如醒復躍起而下又有更好事小鱗盤起空中有號酒龍人手搏之據掌上不忍去縛有詞人俠士風河堤爲之傳驚家家珠簾高掛處露姮娥眉臉看戲龍矣來往艇爲之歌簫鼓者三爲之作簫鼓者五一時青蓮花氣空中散下魚耶龍耶神物魚服耶彩繩釣竿不欲船頭豎起也俄飛一舠如馬曰聞于白龍之戲來其人八千社長廖伏生豪有奇致呼余與龍兒再約約明夜見白鱗爲之復上躍者三若諾者然客呼天曰異哉借此斗以挹槳卜明月夜壽予桃葉上飛棹長去不得復語余亦避囂蘆葦深翠中聽都人士女自驚訝是夜酒如泉心如洗月如寤飲酒未記升斗數漏下刻三蓮花矣客有寒衣不禁者散去決明月滿時再來不須臾月滿之朝矣起修蕉幃十寢紀紀適終有梁父山人艾子丁

溪上至曰夜者聽河泊浪頭語公等大肆哉釣醉龍
也請卜今夜會東渚侯雄戰有白兎山公紀直心沓
屨來曰夜者客星犯咸池間箕尾爭舍請卜今夜荷
舊鋪從事有橫江擊筑之人黃州王子雲袒胸入戶
曰夜者空中瀟湘洞庭風雨生浪聲訐何數千里得
枕上聞君等酒鋒墨兵河流作勢耶請卜今夜三寸
舌助下執事有少室書生建武劉叔夏兢以竹輿至
曰異哉昨長干塔燈中望東流上有異人氣直盤雲
際麻姑仙人遣夢來今夜期會三更碧落之間可乎

酒龍人余怒飛昨者手搏龍兒之豪也再掀髯來曰
如何此掌上尚撲刺有生勢請卜今夜赴白鱗約君
矦無遲開笑七幅菴石榴樹下架上書不讓百城枕
中秘陋千金也抽奇抉微往復無暇再有雪衣後身
李白毫仙仙至日適有羽衣霓裳之招去當歸歸壽
香生花語處卜今夜步明月於天上俟我於邀笛乎
而諸客磅礴衣冠尋昨舠望進香橋進過天子西華
長安門泊櫓綠楊下蘆葦如障萬葉涔碧約可五里
中有老樹偃卧水湄下爲黿鼉之榻上條疎風爽爲

秋蟬高吟之閣居蒼鷹颺翼於閒柳下萍峇織如無
水地非櫓動不知波也呼小奚奴涉淺灘尋牧羊道
士來道士氷壺中人唐仲午也來曰知君輩白龍戲
下今夜望旗鼓矣再進艇一里鍾山上白雲拱拜有
狀吐聖人天子氣鬱蒼絕不可畫圖舟中世外世內
書或袖或展或枕或誦林容一洗俗色眉翠各各道
上如天際人笑李郭之舟未韵也曲折容與蕩入芰
荷深浦桃花無跡小門洞開八千社長側杖禿衿喜
動顏色促到客矣飲氷下榻分爪嚼藕菊英秋水清

香入鼻孔裏玉磬有聲雖冽不楚楚樽中雪波自泛
如引酒客而解其饞小瓢易入杓談兵說劒賞花賦
詩得意處不記戲龍也是時夕陽西下天重雲欲雨
客無不邀天以乞月如昨夜者時且雨聲點點敲荷
盤上如摧客愁客曰月不出酒邀之再不出酒敵之
蓬髮大飲與重雲爭狂雲更寄雨作溪流泡杯大思
雨不靡虞肯負龍兒約耶率登舟神氣愈橫畳呼傳
籌怪言雨落淋漓中雲宿居士西吳唐宜之牽裳投
箸遂下曰天愁君輩失長夜歡先遣雨師洗浴人氣

月華將放請卜今夜挾飛仙以遨遊得耶座上笑喚進艇鞍醪待月姊來舟還秦淮道上一程雲雨中如在茂樹中行如對塈玉屏風不辨諸峯嵐色如在青銅鏡上光無亮彩前此酒約飲五百斗已而雲孔漏下隙隙吐光如美人妙鬟上玉梳一痕破蓮葉零落殘粉都不似白玉盤也前此牧羊道士愁月華之不鮮作壺中尋月遊忘其忽去此則白兎山公亦愁鮮月之不永作枕上卧月夢不知其頓行矣時城上柝巳二響俄碧天如掃萬里沈寂嫦娥仙子修眉黛整華裾獨立瑤臺上爲品題天下風流主魚龍隱隱躍波下不敢吞其影娟美新媚如待我輩之共憐耶吸茶一盞勝金莖露一杯矣箕坐娑羅樹下時月光在樹樹影扶疎如綠紗帳孔中透出玉肌膚嬌豔不盡露也巳在眉巳在衿巳在展花影可踏新也冷也韵也趣也孃也麗也不可像也雲宿居士爲病鶴以茗代漿酒龍人啖酒如水八千社長囚冠七幅菴主胡服但覺千鍾不醉人不止虜酒少宰書生粱父山人橫江擊筑之客出沒糟丘上如巢如籠山中千日酒

至此失其權玉盞盛來琥珀光酒品固陋月光常在金尊裏興復不淺乎其間畵棟香幃水上開者千計水下影者亦千計綠幹紅葩水上植者二千計水下影者亦二千計粉白黛綠水上嬉者數千計水下影者亦數千計彩檻畫鷁堤邊行者百計水下影者亦百計漁燈雀火溪上留者萬計水下影者亦萬計簫悲鼓咽手中吞吐者千與百計水下影者亦千與百計此時若兩秦淮然姤魚龍在我波下爭我世界也在天之月如水而峙在波之月如山而流其奇狀可數數耶安得摘却天上月令爾魚龍苦殺也昨夜小鱗來不來明月照人有情矣此時計飲酒三百七十（并下總數）斗四勝間中流絕色佳人飄渺一葉在波上波下有雲氣如月色照之故不欲示人如當眼偏不能直視風鬟露眼花佩霞裾仙耶人耶我知之矣憶昨白鱗之化耶非耶過雲之聲遠去方入人耳好奇者噴火花射光求一遍覩意不可得但作獻花供養勢耳可憐也此時漏下近四鼓約飲酒（三下總數）計四百斗雲宿居士酒力怯領東山風月長嘯去諸客復令開登舟日昨

龍兒負約當罰大斗寄波中醉殺此狂鱗也可又曰
不然姑待此時天上人間總一般何須老槎哉飲月
也非飲酒也雖萬瓢不醉也筆舌轉雄有看天笑傲
作白雲帝鄉之歌進斗者有悲壯相雄作大風猛士
之歌進斗者有響荅流泉作河漢梧桐之歌進斗者
有虎覷白眼作烏鵲南枝之歌進斗者有宛弄叩楫
作楊華玉樹之歌進斗者有吳音者楚語者漢調者
胡歌者連聲疊句音瀏然神越然小世界而大心胸
白鱗橫躍如聽歌而來赴約者再三異哉况不知去

者之爲誰而留者之爲我也上下淮流十里間者一
也計飲酒有三百五十斗橫江擊筑之人亦以病魔
領西門之風月鼓掌去客未已也望停波之寂寥綺
羅歌吹沸天淫地者間無影一溪明月玉橋冷葉作
拍拍聲鍾山息翠如千萬朶青芙蓉合莖並枝不知
共蔕南方上空佛燈放舍利光照一川爲琉璃與月
澄暎有大官家作釋迦利益事爲寶筏載老袈裟叩
法鼓擊清鐘持往生普度呪如入深山古佛塲令人
骨冷髮人閒語英雄熱心俱作比丘開士菩薩想又
水燈數萬盞從上流下計往返六煇煌波上棊置繡
錯客曰摘星也又曰不然玉京鱗甲鞭散天涯誤墮
一行也又曰不然六朝流脂紅守宮也又曰不然粒
粒丹竈砂也又曰不然初焰奪銀白蓮花也又曰不
然末光射霞紅蓮花也風捲則亂水急則馳如長蛇
之戲波舞鳳之穿萬花谷也燈燈相擬慧心並發不
曾飲酒一斗其往來秦淮十里間者二也老僧去而
小鱗來其躍起如赴約者倏而山風颸起河水鬪波
若鼓客助其狂若故以風雨遮狂奇之太洩忌觸上

帝哉疎星澹落催曉月光西走亦似怯笑語之不敵
城土烏鶩盡漏矣其往來淮流十里上者三也此時
白鱗亦三躍起如更留人不忍去者飲酒直恥其罍
各各動畢吏部盜心而醜無主約飲不下五百斗客
曰談月未破如青州從事何余命小奴貰高陽三百
斗佐酒家傭破夢汲之驚曰何數數苦余睡時復得
酒得青梅一盂諸客求酕醄不得不知醉鄉久矣梁
父山人作卧龍待顧狀亦破一夜描眉之夢金雞玉
鷄遮鳴亂唱渡頭曉人客疑爲鬼呼長安俠宋獻儒

追歡畫樓中人不肯起是時月似醉更不能寐更寐不能語白氣照波十里一色人行霧中誰家閣燈雜數點疎螢似學一二曉星朝北斗諸客目光迸擲電發火流照耀烟柳中魚龍驚起不敢視喝月倒行不能是耻七幅主人下淚吊月梁父山人發笑問水少室書生搔首捕龍酒龍人覆盃吸長川八千社長科頭慫朝瞰想昨夜麗人何處陽臺弄雲雨不知此日月之又變也周穆之瑶池耶漢武之上林也隋煬之迷樓也不可知也其往來淮流十里上者四也龍魚

爲躍起者再四若拱別我者急舉酒各酬數十斗倘百五十斗傾波中呼我醉觴寄諸好事去歲在甲寅

泛太湖游洞庭兩山記節錄

王思任

從曲徑入翠峯寺碧酣欲滴大約在濃松肥竹間訪所謂悟道泉者以松火怒發之淡逸有力而本泉僧遽欲篡中冷惠山之座則吾舌尚存也而吾友陳仲醇背泉跨澗扼樓以領其勝遂使湖光山色日日來盟要言不繁山川郎文字耳

入華山則青嶂環迴曲流徑繞人家別有華胥浮在水中而實在山藏在山中而實在水四五里聚落錯繡成萬花之谷望竹籬石堵紅橘黃柑家垂戶晃將

至寺二里長松落落夾道擭雲俱數百年物不下千章而寺之橙橘益爛熳很籍翠羽丹苞之中無數金珠火齊寺橋傍紫葡桃藤葉嫩紅老白東縛古木薜蘿野葛強附弱攀悉不辨倫理寺僧蒼麓剝橘烹泉香風沸沸仍落八柑相贈富麗中幽逸清美吾嘗欲攷此數日祿命也僭矣僭矣

踰嶺而得天王寺寺前松差遜花山然枇杷花香風數里氤氳山椒樹梱藤孫萬果彙集色味糾纏僧眷碧窈寺主九蓮是解脫禪能爲雅謔者予謂此地極

宜猿欣相與一笑肅入竹樓酒我而送之湖濱乃探元暘洞是時日在湖西曳爲紫金大錦俄而珠芬火跳化作九微之燈漁歌樵唱上下清杳俱以洞雲收之因尋鎮賣橋還舟別雪鶴而宿於竈山之下

淑女紀

何偉然

天啓皇帝登極下詔選人間淑女充椒掖詔止鳳陽自我朝選典曾未及於江南風聞所遊訛言輒布三吳有女之家成栗如霜色市井亡賴乘機搖鼓爲作因地俄而曰某家皇封封矣某家聞之郡邑矣自閭州而金昌而苕霅無不思所以畢婚嫁者吾杭爲甚纔聞井里忽徹鄉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時僉舉不特時及破瓜作緑成偶卽髮未覆額口尚乳氣者（面如媒母者亦捷而嗜）（曰將爲掖廷選此奈何耶）亦指童子爲盟或議歸或議贅氷人竭蹷應千門之命市上盡作定婚店矣朝議暮畢不待決擇惟恐無當人意無知者固明珠暗投卽知者亦以乘機可省妝貲因人唯諾至媸若無鹽者假爲遷就猶可免其皮相者耳是以寒素之家多受焉吉不必星期照之日采軒不必魚飾巾之絳裙筐篚填街香匳委路僕夫翻地燈火燭雲金鼓聲喧飛鳥爲亂一畢所事如釋重負如排大難相爲委托而後卽安正不顧青鳥翡翠之婉孌也婚牘紅箋錦帛五百和合神馬價勒三銖物情騰踊販夫騶色鷄不得談於鵷鷟不得陣

於水鳥不得樂於國家不得化爲石牛羊不待日夕
下山橘柚樝梨貴於交梨火棗葱韮薤蒜珍於江芷
杜蘅花燭燕喜十家而九庵人儼然上客禮屆之不
至至亦青鳥之即迓也有恐人知者牆爲迎送復恐
人不知且揚言曰吾女已有夫矣縱有司嚴爲告戒
且曰是寬我故留以答天使者也假合錯配何異流
離命富者得佳人并得金珠璧馬無算命貧者徒多
一醜婦人累耳馬醫騶導之子全徵龍翔鳳翥之靈
蘭皐蕙畹之香半落傖保騶儈之手不顧牛驥同皁

何有氷玉齊稱王謝家風朱陳夙好俱無論又安所
稱雜佩贈之實瑟友之耶匝月之間繫鴛鴦之足者
不知費仙人幾許赤繩也夫一言之訛令人間忽鬬
一夫婦世界童男姹女破性裂道可勝道哉吾聞之
不願生男願生女戚畹之寵昔人所希即修儀貴嬪
婕好之輩無甚大不可爲之事何以甘委珠玉於草
莽若曰不足當典選則存之便而況陶嬰宿瘤猶得
見幸乎感而紀此

再復石佛寺碑記

姚希孟

原夫成壞相因陵谷互位灰飛石窟已經劫火千年
水泛蓬萊又見桑田三度諸相總非實相則實相詎（僅見有）
存有常俱屬無常而眞常何在慨自雙林寂滅百氎（條有興）
鬫維金人現日輪之光靈骨起佛陁之壇繇茲風教
徧被羣脈琳宫遥望于閎衢紺殿叢興于聚落崇巖
窈篠晨風雜漁梵之音夾磴靈奇夜雨振鯨鐘之鈕
烏瑟膩吒既宴坐於蓮臺室摩那拏亦分棲於蘭若
喜捨善信皆持優塡波匿之心護法貴人共矢梵釋

天龍之願然運分盛衰否泰事關時節因緣譬諸生
誦法六經尚有焚坑之慘若佛法總持三教豈無摧（似難倒論）
折之憂摩騰翻白馬之章積薪付火康僧建赤烏之
塔燃鼎趣烹惡黑衣以及緇衣可謂魯魚莫辨見兵
器以及釀器遂令玉石俱焚更以麟德之空談釀成
望仙之實禍鞠精藍爲癈圃欲廣阡陌之規驅淨侶
而戍邊爰從牧圉之拌騄閈焉哉一道也儀圖之豈
其然乎即棄地可畊非寺非菴沃野自多開曠雖惰
農嘗謷不拔不蒔丁壯每務般游無論具八解而兼

六通。精者固超軼窮神知化。即其念四恩有資三有。
粗者亦冥維世教民彝。倘信之不疑、自當就崆峒而
諮大道。即舍旃何礙、不妨付其穎以作外臣。而夏蟲
語氷、蜀犬吠日、人自貽其伊戚、佛但說爲可憐、至若
梵宮板蕩之餘、復還舊刹、貝闕蒿萊之後、聿整新規、
事有廢而必興、笑昔日之闌提安在、業已湮而復振、
知宿因之檀信重來、斯吳中石佛寺恢復因緣、洵可
術已、寺始晉朝、邈延
昭代、嘉靖中、王侍御行會昌之政、致袁氏因而受廛、

萬曆間、伍少參踵汝南之風、使宅人居爲奇貨、狐、潛、
兎窟、煙迷鷲嶺之雲。鵲、換、鳩、居、霧冷獅臺之月。溯厥
摧殘之狀、每令長老咨嗟、至其靈異之彰、應屬鬼神
呵護、茲有兩張先生、文學世俊、孝廉世偉、暨大廷尉
毛公堪、並系袁甥、俱稱眷屬、何宅相之竟爽、固受記
於陽元、獨渭陽之云亡、更傷情於伯道、若揆因而推
果、得非壞寺之殃、欲幹蠱而彌譽、宜復當年之刹、至
珠、英屢萎、於芳樹、在文學更切驚心、而玉、苗、未、煥、於、
藍、田、在廷尉忻茲植福、赤脚頭陀、心力殫竭、同精衛
之塡河、長者居士、財法弘通、猶馮夷之赴壑、各懷本
願、共協弘勲、此所以市闠塵囂、復覩寂場淨域、衙衢
溢陌、爭開貝葉曇華者也、參合替興、既恍成其一夢、
從茲香火、可永亘於三吳、於是現聞道人姚希孟盥
手稽首、而系以辭曰、徧閻浮中、遷謝靡停、銕絙終刓、
金穴可崩、崇墉峩堞、華甍雕楹、冷若寒灰、滅如曙星、
豈獨羣品、幻泡紛淪、世界亦然、彈指可傾、維茲佛法、
覺性所成、何斷與常、匪滅而生、導師權巧。即幻表眞。
斲木就鏤。範土從型。妙麗端嚴。號曰世尊。亦有名香。

爰及奇琛。刻玉裁坊。鎔鑄五金。借實摶空。藏用顯仁。
維石鑿鑿。地大所凝。清淨本然。眞空妙明。彈指開峯。
點頭聞經。可叱可鞭。寧非有情。以此一卷。化丈六身。
日胆風披。霜雰露零。廻繚墉墻、廻闢殿庭、廻廊幽邃、
傑閣嶒崚、施以黝堊、藻以丹青、鼓鐘喤喤。警其朝昬、
擎衣唄誦。滌鉢經行。梵聲盈衢。香風滿城。佛法東來、
吳地蔚興、維衛迦葉。浮滬而遵。得此鼎峙。如日月燈。
閱盡市朝、忘其古今、荒砌凝苔。舊礎蒸雲。滄桑自移。
禪天獨存。云何刼灾。濫及祇林。陡值修羅。兼遇波旬。

以埽以湮、以兼以并。甫六十年、甲子一更。誰則重來。
而能廓清。袁既若敖。展矣我甥。拮据將茶。殫厥苦辛。
往嚳代檝。新福互增。口碑載塗、頌濫歡騰、我嘗興惻、
貪叛聽受加
蚩蚩者氓。朘割鬨鄰。旁迨桑門。佛廬僧寮。廣其幅員。
苛虐濯頂
威焰幾何。彈指銷沈。生馳白駒。死集青蠅。邸第田園。
朝齊暮秦。久假必歸。物理爲恒。佛法豈湮。終當鼎新、
獨愍愚癡、轉入苦輪。福業自招。覺迷在心。我感斯事、
爰告後人、時維春半、歲次丙寅、追而術之、以付貞珉、

佛法常興云 胡可滅既已不滅何能不興此以護
法爲說法者

明　鄭元勳超宗選
陳繼儒眉公定
鄭元化賛可訂

代石言　虞淳熙

靈竺名勝惟九里松飛來石天下奇觀向年松厄道民曾作諦庆泣轉移大老之意既已易容今此石灾道民欲存開闢之峯比救唐時之松尤爲急切故向既垂涕而道今可無髮冲冠而談不欲默一也况貴

人向頗有一日之雅因我卜鄰因鄰禍石勢不容默二也朋友之道小過責善大過痛言過而不改是爲獨夫若苟懷小惠之私是坐視大惡之就誼不容默三也良醫對治有癎人之大怒而疾瘳世之忌醫有痛剖其贅疣而痼愈蓋不比桀紂非至諫不牽猛索不回頭勸百諷一改悔庶幾情不容默四也山靈夜夜相泣欲言而無其聲寺僧隊隊石頑能言而詞不達天不容默五也作代石言

石告貴人曰我石無口口在世間我石不言言在天下我石自盤古皇帝迄今萬歲聖人峙立此土名曰飛來蔭蔽郡城阜安人物富貴由我鍾毓而致科名由我秀麗而崇許由愛我棲隱其間惠理知予加之美號今蒙貴人見愛爲寵實異諸君以爲石乃公物豈靈山之假何妨取靈山之眞不知石是雲根苟剪一片之雲實奪一峯之秀豈不聞玉在山而川媚乃忍珠盡徙而龍亡可憐去歲以至今朝始猶扛擡浮石今則空掘心胷始言盆景列排今則勢作艮嶽今雖掘土幾尋後必開坑百丈始雖勢在一門今則

效尤接踵喊聲震地鎚鑿轟山鳩衆如虎而如雲扛揷似戈而似甬金聲累歲歲碎道民之心搬運百千活剜寺僧之肉然且嫁言已實不遣而瑕利土人之盜來又復笑言我自美觀寧惜賤人之唾罵故土人有天坍長子頂之言山匠有地主大人歡之說是猶譬盜而無論窩家詳刑而不甚主使雄心惡發巧語誰欺雖宋世開花石之綱凶不若是元亂鑿佛身之血惡不如斯一寺之流散不足論獨不念會城之秀鍾乎一城之秀氣不掛意獨不念已身富貴之由來

乎巳身富貴欲享盡獨不顧朝廷之香火當存乎濡石迷樓窮奢極慾陳明土地含悠而未肯顯靈靈鷲山王睨視而共須時至我令泠泉終日湯湯相告而貴人若不聞我等衆峯終日點頭如求而貴人若不見必至崩我身絕我脉而後已哀哉痛哉賴有道民如刀之口尤恐言出而累以禍隨幸而道民似鐵之心誓願頭存而與壁俱碎一言夕發萬里且聞伏願靈隱寺歲時朔望祝願萬歲 聖天子聞之伏願守土觀風名山大川之寄大諸侯聞之伏願郡城內外問鍾靈峯諸大夫士庶聞之伏願會城遠近百姓軍民共有富貴科名之望墳墓祖孫之念者聞之定發公言將無清議倘然膚剝如救頭然泣血謹告

地與山隔則移山作玩亦無可奈何訃耳貴人去飛來蹴近何不結茅其側偷閒婆娑而顧殘毀名勝蠢亦甚矣江南諸貴人供當識悔無負道民婆心

香眉小案

沈顥

稽史得兩公曰香山白眉公蘇尤稱文章壁立格法霜凝其玄遠淸易之性往往與道自合而跡或若離離政公之合也兩公之居官無論即其爲詩如陶所云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樂其天倪以逹羣趣若白之淸夜琴興有云淸泠由木性恬淡隨人心靜味此語性與道合未嘗與道期知人哉至其機情逸流借物生動乘其悠賞無所過留則有小鑾阿素爲酙書鶴爲解語花盤舞淸歌響影狎妙月即可撥風焉用繫若曰櫻花扇底黃金殿楊柳尊前白壁輕公于道也果若離耶不知太傅之游烏窠忙亦彌陀學士之友佛印西方有據素蠻琴操如經所云香風吹花雨以新奸繫風撥月何有何無即不然兩公之文章風骨靡然不立矧夫道耶山監溪童可以指指矧夫窠印兩禪尚稱函蓋耶吾故曰離政公之合也噫香眉往矣追其格法吾有其人世人尋香索眉不得本來面目猶自遙耳試欲覩止請得之白公提畔

覩見本來雖謂一人現身可也朗公殆拍肩香眉之間應使相視而笑

毀鹿椅判

虞淳熙

破戒無異木頭，雖標芘綢；殺生尚憐草繫，宜學苾芻。猿心亡而禍延，鹿椅罪因名得。惟茲蕉種，係出女仙；爰彼樹神，由來佛化。既可觀成穢器，詎難想作蓮臺。人懸淫具而不容盡誅，戶列雕床而安能並燬。況交柯連理，人不生瞋；㓱孳尾鳥巢，史猶詳紀。即使合歡若腰鼓，何勞赫怒動斧戕。且曲木直木之交易，與者何傷；而遠逋近逋之急徵，取之為虐。訐人私以奪人好，借佛法以劈佛身。非君非親，碎實解囊成武斷；忽取忽捨，朽厄歆器枉鐫銘。在仰松俯而狎偃松，如覺海激而蕩性海。鎖燧生其赤德，禍尅背於青陽。矢御牛車之牛，同逐鹿園之鹿。加青黃於始謗，涅文樽施刀鋸於終。自屠肝膈，笑此竹葦乞士，俱是析楊下人。或比代九里之良材，更似殺千秋之風景。不爭獅子座，擬割席以何為；搖落鳥窠禪，嘆巢居之未穩。當夫四金業有定價，於時二人已不同心。伴若連枝，潛窺液漏；一聞戲車之語，忽動伐柯之情。否則初聽淫聲，胡不即碎惰煬之駕；豈得翻雕錦字，獻頌唐姥之床。斬丱几，斬惡竹，隱君正令誠嚴；焚寶座，焚花趺，釋子貪令彌熱。想據梧而難瞑，思援木以他求。指黃大癡畫上之柯，尋根誣溢；引宇西泉像前之帶，伐杞貽殃。玉女幻地獄之乘，死尸變天冠之葉。此座極險，斯木多陰。勝則朽而蠹生，覺亦空而蛇伏。法應連坐，律合同條。一付刀林，一投劍樹。

鹿椅可對羊車，皆宮中行淫之具，法誠宜毀。

閑窻論畫

董其昌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轉爲雲林雲林工緻不皴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爲着意生雲不用描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千卷書更奇又大年以宗室不得遠游每朝陵回得稿胷中丘壑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欲作畫祖其可得乎此吾曹勉之無望庸史矣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元人論米高二家畫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枯樹最不可少時于茂林中間見乃奇古茂樹雖檜栢楊柳椿槐要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爲此也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

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梢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三月樹未垂條秋九月柳巳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別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糢糊鬱葱有猿啼虎嗥之狀乃稱至如春夏秋

冬風晴雨雪又不待言也。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略、簡於枝柎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也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森邈之景、極不俗、然不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叠嶂有之、趙未之能盡其妙也、張伯雨題倪迂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予家有此幅、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予此畫眞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也、其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迂畫云、初以董源爲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眞幽淡爲宗、要亦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易到耳。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宋則李師訓父子着色山、流傳而爲宋之趙伯駒伯驌兄弟、以至馬夏輩、南宋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鈎斫之法、其傳而爲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如刻畫細巧、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壽、仇英短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品極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于畫、自黄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新都吳[illegible]公學過余舟中、見余雜畫粉本及此論畫瑣言、曰、畫史大不易事、吳兄畫道便到逸品、請以余言爲印證、何如、

國朝畫以沈石田董思白爲正派可以上接宋元觀其立論故自尚友千古不墮甜邪坑塹也

臨雲樓雅集詩紀事

李炅

夫怡神曠蕩恒馳域外之觀睇目崇深數協林中之侶莫不感時亦物撫景會心須叶嘉魚興歌伐木至若良儔寄傲于觴咏佳會蔭映于巖流企莊子之逍遙慕阮公之埋照騁洪池之滉瀁援叢桂之連卷信乎大隱不在川岑而清音不在絲竹矣先君息機漢圃藻身滄浪臨水成圍依林結架虛檐對蒼嶼以半浮曲檻漱碧波而飛濕草木之所翳薈鱗翰之所泳翔荒蕪三徑可爲沉冥天地之區洞啓八牕亦有吐

納烟霞之想不肖慕切南陔藏窺東壁澹泊魚鳥之間偶景菁芯之下雖非會稽之墅同素節于伯鸞擬尋洛水之遊共清言于許掾迺與二三君子同盟白社大暢玄風于時陽日遲遲條風習習肩輿竹下飛蓋湖干披丹幄而藉文茵紉幽蘭而浮芳醴迺聽崇巘載矚平原肅而振衣嗒然隱几連稱賓戲之文析類子虛之賦使人耳傾心折目眩意迷于是撫秦青之節擊處仲之壺感孟嘗之悲發蘇門之嘯似乎經恍惚而淅塵紛舞瑤池而歌嶰谷既迺收瞑色于四筵含餘清于三雅曜靈匿景愧非迴日魯陽衡漢縱横益起談天碣石卜夜之歡如何占星之聚斯在爾其奏綠水吐白雪携彩筆弄柔翰宇挾風霜章麗雲漢帶綺波而競爽于青霄而直上嗟乎睹宇宙之大而適我爲親契山水之情而同人則樂聚散不一去留何常地因人重事以頌宣爰集諸篇共成一帙階珠和璧均稱希代之珍翠羽吉光共作明時之寶陶匏異品而諧音黼黻同文而麗釆用以副名山之藏且爲識詞林之賞云爾

頡頏王駱之間○山谷云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取雲將文政須求其筆外

錢詈

華予支先生曉起憑欄濯纓清沼俄見遺錢周郭肉好文日開通字曰元寶水蝕沙饕色澤晶晶先生曰太虛無畔我心則夷曾是阿堵而乃來斯少選錢形漸隱化而爲人伸臆鼓唇長揖而呻曰我上清元君也先生弗察過而辱之敢以意宣我族恭貴我仙實蕃軒貨惟百虞品有三夏堙洪水鑄彼歷山湯罹赤地莊山是劃姬闢泉府宋易綖環文德一甲淮南青蟬蔓之者侈青衣之號聚之者擅王老之諱我爲世

用與天地參先生弗察而漫爾譆譃支先生曰汝侈其貲我嗟其穢汝炫其族我畏其贖尾擲寧歆橐空少陵和嶠昵汝而成痼癖蕭宏躭汝而獲愚名曾是阿堵而溷先生上清元君曰先生之言亦已太甚恭母等我於乾坤魯褒讃我爲通神在昔上古代爲世

非錢之罪

珍中古多營我遂役人司馬弗綱兄兮我親逮茲叔季爲享爲屯三槐九棘儼若神明絕我斎情於醞醢逌然目朗而心澄高牙大纛氣燄熏天絕我苞苴以將事不與之顧指而周旋試闢扃鐍崇深巖辟鳥飛

不下鼠嚙無穴我無逗遛高才乃揭銓司體栽錚錚烈烈政典昭回孤稜巖鐵暮夜謝投美膴難擬爰書顯附三尺象懸惡我刓眞鋼而繞指自方枘之不員白簡皂囊筆底風霜揚眉吐氣如鳳鳴陽即我撓之不挫其鋩兩富齊聲割衿世講升沉倏移盟言反掌縱擲下品暴致千斤仰攀名閥姻婭晉秦枷頸締交推牛軟血情隔富貧覿面胡越累世忿爭貿者之讐稍沾濡沫義洽分投襖褬暑雨胼胝祈寒晨興夜寐僅給饔飧堅鋭弸(音淵)卷(音卷)奮勇無前匪固輕生倖誠

是先倚門之盬強笑追歡盡瘝帷薄以冀錦纏青襟啞啞口吟目披饑吻嗸嗸覬潤膏脂揮麈清談坐析名理杖頭一陌東言响响持鉢通衢額父呼天殘背餘瀋謂生可捐腰懸銀艾手握銅符焦唉灼舌蔽朴追呼鐵面冷顏峩軒朱轂防我甚嚴法容可掬王侯貴士放諸四知不我低昂惟自刺挃先生執獨行之小廉輕擅國之大權泥賢儒之陳言昧涉世之眞詮何見之偏何量之隘支先生曰汝謂通神我謂戎首舉世混濁誰執其咎風靡景從莫可誨諭吾將手箋

泉醜告諸上帝俾麗水不波黃湏永閟委赤仄于㓞
塵殫飛屑于翡翠大返饑食飽棄之淳風永無藉于
若輩行見貪夫袖手守虜消魂達人曠覛介士還眞
目分蒼素鼻別蕕薰汝亦安能于帝者之命而泯泯
棼棼以禍斯民上清元君乃拍掌掀髯而笑曰有是
哉先生之迂也上帝有命畀以國柄六宗效（不護）靈山川
助順先生建議及我即有舌如蘇張懃如汲鄭且重
斲（彥咸二音）而不前膠口而莫騁也先生且休矣我視先
生良用爲惡踽踽凉凉其何能淑蠹魚是侶鳥跡是

復手之所握三寸枯竹口之所咀千古糟粕以若所
爲而企我之觳殆沉淵而索鹿也去我方遠奚我之
謫先生驪然曰人有眞宰士敦雅誼汝聚耶匪予之
欣汝散耶奚繇而憶如汝所陳皇皇而求利者奚啻
夸父之逐日剖腹而珍藏俄遘大盜發篋擔囊或禱
惡子飲博淫荒或水溺而火熛或骫法而飛殃紛五
家以共耗亶多藏而厚亡蓋貪取者有掠剩之使踰
分者遇翦幅之吏此尼父所爲歎息乎執鞭而烱戒
于欹器我性甚拙我術甚劣不滿而撲左挹右泄分
定故也我心自愜在昔少年尚不汝須今雖瀅（音蕩）鏐
（音留）鈑（音板）銑（音筅）麟趾褭蹄北斗齊高鄧塢均猾先言老
矣無所用之上清元君乃促鄒附耳直吐底裏曰毋
謂旣老百營都息方有將政需我甚急昔者郡邑右
文志在傳述得我者白璧貴于黃壤失我者夷魂化
爲跖魄厥有狡夫生前恣泆賴我居間名揚簡帙亦
有愿士好修自飭我不彼與沈淪下濕南媛秉貞苦
蘗清冰匪我爲介飲恨九京惟彼河間斯問傾城屬
有瓜葛族望雲仍要以死後貞烈擅聲十郎姤癡精

糠㕟厚一朝身貴棄之若遺新聯佳麗鼓瑟齊眉險
側如玆邑里所嗤彼素契我義夫首垂陵凹谷凸眞
淆贗易錯沓紛拿孰知紀律昔詭生人今塗死押昔
觿冠裳今貿枯骨昔亂朝常今迷草澤力竟徹于重
泉勢直傾于冥極我神一至于斯而先生敢于擯斥
支先生曰詩云我躬不閱皇恤我後今吾之生也尚
以形骸爲委寓芬麗爲桎梏甘貧賤以如飴撫煙霞
而嘔噱冽伊身後又焉知天地之盈虛陰陽之消息
誰毀誰譽何伸何屈上清元君締閩太息遂烈辟易

俛而沉思奭然自失曰有是哉先生之迂也而終不我易

人世種種收入錢神憑地靈通廣大

雲湖釋壽鄒徵君六秩

胜石 丹陽

練湖爲丹陽第一勝結社其上者則有晴湖居士雨湖漫叟月湖老仙雪湖釣翁而雲湖丈人爲之長晴湖氏曰湖之勝在晴時則馭一鶴乎碧天中吾神曠焉雨湖氏曰湖之勝在雨時則汎一艇乎翠煙中吾神飛焉月湖氏曰湖之勝在月時則酧一觴乎金波中吾神湛焉雪湖氏曰湖之勝在雪時則投一竿乎瓊玉中吾神澈焉雲湖丈人聽然而笑曰諸所稱勝湖者歲可旬計月可日計耳非能數數有者也夫雲起乎太虛而實通氣湖影徘徊焉吾靡昕夕不湖而湖靡昕夕不雲晴則閒雲流吾雲于馭雨則潤雲停吾雲于汎月則華雲綴吾雲于觴雪則寒雲合吾雲于竿竊自謂有湖之全矣于是四氏者怳然無以難也而烏有先生聞而笑之曰夫湖雖遠塵乎亦境也有湖焉是逐境也數數有焉終逐境也等境耳而何清濁多寡之辨乎雲也晴若雨也月若雪也大皆湖有也非遊于湖者有也而妄有之且欲强而全有之耶于是丈人亦怳然無以難也退而卯其舘甥湖濱

子求解焉。湖濱子曰。固哉烏有。是夫逐境境也。離境亦境也。此一不能有彼一不能不有等耳。夫惟忘于境者哉之人也與天游矣。吾湖有也湖吾有也。而又奚知乎且丈人實身有湖。風神灑灑不緇俗。有湖之間。雲情致溫溫不忤物。有湖之潤。雲譚議棨棨不牽常。有湖之華。雲操行凜凜不阿勢。有湖之寒。雲此爲強而有之乎。非耶。于是丈人津津意解。還邀四氏修好如初。而會冲宇王生過湖濱子。得所爲談湖者適中其說曰。博哉諸君子之談也。然未著合義。夫惟身

有湖也。斯能不有。能不有也。斯常有之矣。夫湖地行而不涸者源也。夫雲天行而不窮者幻也。夫晴若雨月若雲迭禪而更穉者不自爲也。丈人備德之源識境之幻爲乎其不自爲。徜徉湖上。閱千秋而未央。郎安期韓衆斯夕遇之耳。而又何歲月計乎。於是湖濱子起而謝客。請書以爲丈人壽。於時丈人且屆六秩期矣。蜡月十又七日其降辰。湖濱子方將刿環湖之青山以爲席。出湖之鮮。擷湖之芳以爲俎。傾湖光之葡萄醅者以爲尊。生丈人乎邀雲之亭。而稱慶也。丈人鄒氏、雲湖其別號、湖濱子爲周子某甫王生則堯封爾祝父者是、

等閒事耳作此狡獪

原詩

蔣德璟

情者性之子性者天之就有性卽不能無情有情卽不能無詩非古有詩今無詩也然而今實無詩蓋夫子雅言詩與書禮參而孟氏曰詩亡而春秋作及觀子夏所稱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而感鬼神則詩中之書禮也明得失衰刑政鄭濫宋燕衛趨齊辟則詩中之春秋也大哉詩是之謂眞詩是故其人不擇卿相其胸不傍書史其法不局四聲而宮商叶其材不綜萬有而丹青潤其旨兼書禮春秋之用而意象深微思議路斷於經外別爲一宗故妙在於涵泳反覆徐而識其性情之所以然自鄭康成以注禮之學箋詩已是夢境而或并小序而廳去之則夢中之夢矣三百篇而下漢有蘇李魏有曹六朝有陶謝唐有杜李韋韓明有李何皆詩之雄其餘不可勝數微論於子夏所稱奚如而如曹瞞父子顧出而霸騷壇可歎也此孟之所謂詩亡也夫詩何嘗亡哉古之人不言詩而詩生焉今之人競爲詩而詩亡焉是故郊天之詩生民爲贊至練時日而巫矣廟祫之詩玄鳥那爲玄至房中而沓矣朝會之詩卿雲爲華至柏梁而褻矣巡守之詩翕河爲允至瓠子而費矣頌美之詩康衢爲淡至唐叢而飾矣諷刺之詩椒聊爲微至五噫而露矣贈別之詩燕民梁山爲奥至河梁而淺矣逹生之詩蟋蟀爲裁至龜雖壽而放矣羽獵之詩吉日爲允至上林長楊而佚矣閨怨之詩白華飛蓬爲厚至團扇而輕矣從軍之詩楊柳雨雪爲恤至鐃吹而夸矣都會之詩商邑爲壯至三都而蕪矣宮室之詩斯干爲艷至景福而靈光而詭矣此皆後之工於詩者而況下此者乎然則詩遂亡乎曰不亡也古之草木鳥獸今之草木鳥獸也古之筆舌今之筆舌也古之情今之情也以詩言詩則明公宋富唐拾晉賸魏倚漢規楊雄步長卿之蹤宋玉衍靈均之製皆襲也取青媲白用料使事皆借也無故而呻喜不得已而應酬皆贋也不情之詩也以情言則情之所至悠然而動漁然而興皆性也則皆詩也蓋亦循其本矣古之人薰染於聖教之久一念而孝敬人倫教化刑政得失之故隱躍心目間以爲天地

鬼神之性原與人性通故其性治而情亦治漢猶儕
古差有可觀而所以情其性者則晉唐爲甚晉以老
莊成運一變而趨淫靡于夜樂府不異平康唐以詩
佛李爲聖賢之賦
取士如今之時義格套既熟不復知聖賢爲何語後
之詩沿此兩派而舜臯周召尹吉之意亡矣而欲其
呼吸之間動天地而感鬼神豈不遠哉聖門惟商賜
妙悟詩乃子貢謂性不可聞而與師乙論聲歌則曰
寬靜柔正者宜頌廣大疏達者宜大雅恭儉而好禮
者宜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風肆直而慈愛者

宜商皆以治性也夫詩者直己而動者也知所以治
性而後可與之言詩作原詩

詩教盡此

彈陶

黃道周

臣按齊宜都王侍讀奉朝請臣陶弘景名崇矜飾志
圖清傲本跡上懷豈荷眞職臣按弘景委雉道成遂
總奏記免園之筆斯濫鶴禁之澤寧歎爾乃遡羲求
險疾趨遊景訣辭青苑搔首朱門夫東方朝隱矢諫
於上林巨靈見猜重愆乎土木豈有遐想巢雲近阿
築怨扃戶掩扉而明雅尚及其舟棹遙征車帷載道
徘徊臨水傾竦盈朝雖聽二疏無方丙福旣而蕭鏗
被難故主就沒爰著感夢之編並及冥通之錄知之

非幾言而贅矣若夫蕭衍擁主齊祚云移遷將之稱
甘露刺史之見騶虞淫士市相佞臣鬻沸雖寒越薛
蘿儀捐芝澁未足以望徑闔風問津員嶠遂乃薦浣
煙霞大飾塵垢五集讖文皆成梁字先脩賀表進之
於朝夫道成相諮未衰叔達而句容行邁更遠東關
諒久約以圖榮何前高而後佞也如謂天子故人廊
巖同慶未聞牛牢修書於文叔德操奉表於蜀后且
晝日三接以錫康侯十年乃字以别貞女詎有肥遯
之逆民而踵懷淸之寡婦日煩營講動稱勑書言之

醜也可謂榮乎臣謹按真誥華陽昔爲三茅所治不降漢帝之碑既爲二許攸棲夲煩晉主之牘率皆道齊玄牝璞隱無名今三茅雖愬包山上爲貞伯玉斧亦侍上相職秉帝晨弘景不應濫竽玆土且上清夙典舊有明科劉安之稱寡人罰使守側王弼之迷易象屈爲司門臣按弘景僞爲冊文私錫徒弟妄傳眞誥依附楊羲宜從劉安之例以踐王弼之更豈特外葢瞖方有殘蛆命下經鄷郡不獲飛昇而已哉仰塵玄牒需正明刑嘗怪商嶺眠雲羽翼關䣊何事嚴濵釣雪故人與爾何情而貪牝晨之壽傲腹加之榮商巖有靈能無反脣乎況乃致書千勑婪牢相於山中朝齊莫梁詭朱門於蓬戶如弘景者應列不求聞達之科附世偷降表之末者也

珉中玉表自非醇儒類然但以遭逢之幸得蓋其短耳靡靡之草不亦夸提于光霽之下哉

讀諟

倪元璐

榜榜劉蕢途途阮籍嫁不去孤逐女蛾眉泣難明凌陽侯血眼被人不齒得恁很狽陡起狐疑到底難捨却這猢猻別尋蛇弄假令藕絲未斷死馬猶將活醫儻然艾氣猶存生蠶豈能硬做自把一條好漢作三歲孩子看承只圖甜哄便將八股寃家當半世夫妻厮守也索開交所願叱退懶龍喚回憎鴿背城可借面壁而叅卧愁人夜爲薪嘗啞子瓜卽膽扎掙幾分癖性于擬閉戶先生高東起人情禮法開張一肩徤牙關學唱經大士莽叫破子曰詩云勿爲臨鬪鑄錐期于一往中的竊比愚公之徒王屋譬若爲山不猶項羽之破章邯有如此水齊壇五命漢格三章曰念曰憶曰限曰兼曰戒

早如有命恨不讀書是才人真話不是憤語

同學請撤

倪元璐

竊聞與物爲偶如鼠前兎後者之比驅虛以行赴敵不豪則羊質虎皮者之見豺很而戰故無錯弗玉是囊則錐艮朋久而可要維頭斯刖壯士蹶乃愈奮恃腹之皤緊我數人結盟於此業無不人期霄鳳自勗冥龍落日可揮長風欲請然而謝鼻空捉卞趾再刖豈其才拙於鳩明是色憍如鴿既以頭顱之未老虛度有年因而毛羽之不豐高飛無力其不振也固所宜焉若乃百舍不休則千里立至二年無語而一鳴已驚勿謂及此無成尚有少林面在倘復如是不會請截老僧頭來蓋亡羊猶可補牢而羨魚不如結網章邯未破急須沈西楚之船雷煥若逢定有別豐城之劍勵龍材而遊濩霧矯鵬翮以背青天趂早了却鉛槧這副肩頭又好去攪別家檐子（偏是說家撥子雜拼）何處得來圭組一般骨相聽有人誇同學少年力則我所自饒理非迂而難信邇者更新小築選吉上元政吾儕講習之場此宜居甲況歲德文明之運莫盛于丁地亦三遷小人有母星當五聚君子爲朋所望同心于焉把臂當符梨爲信刑范鵠以盟肆不易方人惟求舊從此去豈無莫大文章待到來更有許多約法蘇鉞方穎柔鐵巳爐庶幾九仞以及泉勿棄其井所不一發而破的有如此河謹撤

焚舟而濟手劬而盟其激厲之氣殆無以過

文心外符　黄道周

若其（倘然而來）貧富貴賤隆汚遲速可眡而言也夫梁鶩林鶴
饑飽定於畀棲而兔爰雉罹禍福分乎殊性虎豹咆
咻則見褒於周易麒麟聖善以膺戮乎春秋覽物類
之固常知文人之大數也爾謂紛數繁郁集死者居
多寢窶汚窮捽枯者不少理冲閟以得壽氣矯躁以
得夭譬諸笛短則其韻高絃長則其聲穩故安詳之
人多富跡嗇之人多貧挺清厲者必貴受窪注而爲
賤貧與壽爲鄰貴與夭相半然則樗櫟宜壽何貞松

之延年蘭芷宜榮何朝菌之肆采且夫富人必嗇貴
人多貪躁人亦壽夷人亦夭此宇宙之故然而斯世
所常睹也今以清郁覘榮冲閟擬壽豈絳灌之文盛
於賈生而盜跖之辭和於顏子哉攷徵文之符驗固
同契於陰陽性麗陽而顯徵命潛陰以逆取故徵性
則畀采之下必有清裁徵命則奇節之途必無順命
也荀宋而下以至班楊左馬之流而及張茶嶰谷之
竹遞宣楚澤之藍互蒨莫不鏗其鉅響樹爲弘標然
而升者至史令潛者稱賓客休者享令終咎者值夭

尊使得從容行間正命牖下已爲過矣安望貴且壽
哉徵文之道方於眡脈上察神理下診氣色故文有
四貧二賤七戕六夭而繁跡腴瘠朓朒靜躁未嘗與
者託志玄冥不競鶩食扃心鴻濛遂迷馬足叱鄭賈
使負薪齊貴交於隸僕此四者皆貧也言不衆駭不
以爲高行不衆違不以爲是此二者皆賤也謦發近
驕矜飾近傲述古傷於諷刺談今遌於時事獨賢見
訾竝賢見忌更唱遞和比黨見疑此七者皆戕也覃
思玄勝則鬒髮爲枯極往難還則寢食斯廢失之困

於心靈得之妒於造物假荒宴以鳴通逐柔靡之寄
豔此六者皆夭也夫文俱四害而道齊一逆雖復湛
以灝氣納以羲華豈能收清郁之榮而茹冲閟之實
哉晉奏清角而隕夏霜周鑄大林而虞衆口聲律變
乎中則應響爭於外矣若夫極博之故稟乎神明至
精之原通於聲氣亦有覯形以知命即淺而會深是
以長卿死欲文蕩而奇淫子雲多艱志沉而磊砢鼂
生北禍於韓非主父齊殃乎李相毛羽既同零毹斯
合又如孟堅之準司馬亭伯之倣楊雄傅武仲之遒

氣時彍崔子眞之壯懐未老背不出乎樊間遂共寄於籬下以至於敬通夸誕季雅淩佚元叔之輕率體傲而粗正平之敏達機通而淺瑚璉之用既殊豆籩之薦斯足奚由斯而言猶未敢謂才遇之相櫻六九之互厄也且如中郎之藻當世攸推陳思之才於今共羨然而中郎質陋覺貌過其文陳思繆悠使情溢於器而聲名赫然不已泰乎故召輿考旋則崔傳之流猶未幾於不惑況執毫楮之披離而問殿最於造物者乎是以智者窮原而得波博者披華而相質窮

原之方極於四害披華之故稟於萬物譬之松栢後凋而有不死之草蓓蕾含實而多夕萎之英必兼綜於陰陽乃無惑乎休咎也綜其大要則因心爲文緣情得貌或隆汚於治亂或絀伸於暇遽元叔之體幹魁梧而編章率易中郎之神明俊偉而文藻卑庸將非神之櫻於屯擾而意之分於世患乎四害中攻八美斯變是以亂世之文多刑盛世之文多夭汚時之文多貧清時之文多賤形政衰而尚刻覈禮樂盛而入淫奔流泉出於巖壑逸響滅於雷同皆必賢智乃

罹斯患中子韓非相如子淵歸谷虞卿楊雄桓譚其大概也若夫不死之草值於炎方朝生之菌榮於煩壤雖復穢陋汚窮不能使之賤䟺嵩矯躁不能使之夭豈必平津之曲學修麗而後享其侯封柱下之委蛇闟張而後宅於順命哉

多才多忌古今同嘆故文者不福福者不文黃子之觀感審矣

諸篇載騈枝集者皆如丹經緑字非必盡解無不寶之然已家傳故不盡錄錄其偶涉者耳

責和氏璧　黄道周

曼倩好張（自炫者戒）緑茲見輕乃責和氏大攄矜激時和氏璧上大官璽侏儒諸之比大不敬乃晦其文作答客難曹公暇日求覩斯什爰敕劉禎使誦其事禎曰非唯臣亦有之凡物德不足以潛而授色于竇其命曰淫德不潛不足以光而見告于陰其命曰菑能不擇主緒貨而輕售命曰胥靡智不足以衛其親（奇句）奔罰而嫁誅其命曰有尤之妖若夫琫石夜明已華庖犧之朴枝斯西錫下發重鎚之藏青鳥遠銜于白環赤爵謝

飛于黄玉茗華名勒代國之姬天智聲傳戢身之瑣鎬池君四世之靈先昭于上時廣成館九賓之詐後約于西河積寶如山非徒褩衣之夢雨金在櫟兼申灰棄之威爾當其時人貿詐而市聲家相皮而棄樸信欵中之見疑而藴美之就戮用當遠跡溷塵埋光瘞采襲以千巀櫃以層崖使緫網之下羞寶石于陳倉而燔燎之餘恐玉鏦于泰霍爾乃處不守藩字無（扶積不崇）寧土凝雪之膚靡而欲蕩雄[illegible]結于上蒸使夫偎佻之徒窺如樓于積紫抵巇之輩汚圜景于衰途所謂冶躍金而不祥嬙投人而見怪固外炫者之中輕而淺蓄者之易敗也迨夫昭關既抵章臺斯戾過以功掩亦在于茲爾復寘然顯不能章罔與飾以自華使賊目而致紺象負薪之脩明蒙垢而列姬衛寶之穴鼠藉茅而享帝去而麀焉固其宜也入則妬之豈爲美哉以至于淫朋既宜明庭下棄載道無進遲之心循墻有伺僂之態轉匪石而與歌樸同聲而共屏爾于其時宜痛自礪亟訓中以有明或揚眉而見白猶且碌碌無奇而去蓬冠對泣等乎楚囚之心衛

足胥塗謝于荒葵之智亦何其爲善而名亦衰爲惡而刑亦遁也于時瑰處且將半世再反其庭三更其主馳驅之士踵與心而柘鑣遊閒之徒舌與朋而俱弊然而竟無噓灰之祥候續之氣動異象于牛墟發熒光于河際可以釋于衆中卓而自著者也夫當其向進之始投知之際捐斥峰壓揮振菌蕩訣雲寢辭巖殿須弘璧于東序要巨貝於西皇爆色上射爛氣（宜隱不隱宜見不見璞實自戾）下簇方使蓍夷之使盟而授圖戴理之精呈於蘿席及于觀聽盈庭皇宰在列忽焉自秘等于頑質卻白

日而寢光揚圭海而乍竭燕石嘻舞于鄭衛珷玞斷由前蹈于他山使夫蒼巒爲之憤衷林莽爲之喪魄由前而罰則不貞由後而揆則不程舉之有莫贖之冤生我有無聞之嘆自貽伊戚不亦羞乎夫礠石揚神于外使方諸泱液於玄池苟寸瑜之足收各立前而可辨豈有五都之貴寂莫于孤知傾國之姿取憐于泣血使夫飛鉤著勝獨擅吳冶之靈驚鹿露壇自邁列星之價哉出斯而談罪雖不盈過猶可摘攻其爲累不如土石于是劉楨指所磨石作而嘆曰夫石出荊山懸崖之嶺毀之而不加厲譽之而不加瑩今世硯人皆賤子又孰知子中之所存哉

始不自貴後不自明眞足爲懷璧者舉討

張樊序之有云青藜老人未授卵金之簡黃絹幼婦先傳蜚曰之碑又云黃童江夏君叫無雙士之謠張絹湘東余慚百六公之號可謂絕唱

花樓薦牘　李元介

僕聞足下自梁谿來有事于廣陵花試濫徵薦牘于僕僕困頓名場筆花墨蕊消磨殆盡何能以三寸枯管妄操鬟髭妍媸復欲以一片癡情私揣平康甲乙雖然友人某常語僕矣曰以不知酒者言酒極口糟丘終不得浩浩落落之趣子以麗姝代麴蘖者也何不以胸中月旦一爲文通陳之僕乃今而後始敢進狂夫之言間嘗上採之選詩下採之詞曲意欲擷古人芳英當青樓薦剡攤楮濡研欲落之紙者再四然（壽、龍、木、巳）以選詩詞曲之美人合之廣陵之美人不肖也因疑埋魂幽石委骨窮塵明遠洵非虛語則稿已落而裂之者亦再四若然則千古以上有美人今日無美人與僕不敢謂今日有亦何敢謂千古有乎足下獨不憶昔人佳人難得之句耶廣陵煙月繁華六朝金粉舊地綺羅蔽日歌吹沸天僕亦嘗選伎留連贈之詩歌且題之巾帨方謂五光十色描畫難工及曲罷酒闌美人出所贈巾帨執之而歌又輒就其懷中力攫之曰此詞決非贈卿者也以故疑絕世美人或不盡（太、壽）

于區區廣陵凡在僕簡牘中者遇一人即訪一人幾同接餞止渴之望偏謂得一耳聞之美人亦可不恨婁有此痴孰意友人所見竟同于僕豈秀淑之質獨鍾于古而今人視毛嫱西施猶奇醜耶抑選詩詞曲不過意中想象亦多溢美之譽耶即令名擅一時艷狂通國傖父視爲仙姝財奴望如天上莫如董生青僂鳥生飛飛顧生一媚矣且聞三生之薦牘積如丘墳僕何敢不隨聲唱和但僕所謂美者在三生不在三生在廣陵不在廣陵選詩詞曲之所有目前千古之所無有美一人是耶非耶敬以薦之足下惟足下銓次之

既甚

凝龍逑神花陣百態難窮余曾爲立傳李大生周介生見之撫掌叛而梓之其時尚未見此牘也

題星贊　　沈承

吾欣爾名而爾類乎山精吾惟爾形而爾主乎文明豈從來詞采之風流非爾之所脫化抑當今科第之面孔實爾之所釀成噫又有疑焉右手操筆而何以左手持金得毋讀書非此不行然則吾之赤貧將必不得徼爾之靈乎曰賴有管城

感慨寄之得無爲不才藉口

有稱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爲百代殊絕人物者各系以讚志景仰云　有小引

項　煜

天下無百代之業而有百代之人則非以作用傳而以精神傳也作用規乎時變精神定于平生規乎時變者時至則用過則舍之定于平生者星日垂而天壤敝也今夫幄籌已矣惟餘爲韓之心鼎業杳然猶存盡瘁之節夾日乃後人之事所陰寄者苦心先憂亦未竟之旋其不朽者弘願業隨世

改人與神留鬚眉儼然生氣凛凛彼何人哉君子亦可以奮矣泚筆作讚送懷千載讚曰

勇矣飛鎚怯哉取履譬彼應龍屈伸由巳誰知深心不爲劉氏出其緒餘輒安樹子高揖赤松自此遠矣俯瞰蕭韓渺然一蟻

旣曰擇主亦云識時寧追管樂不擬皋伊三雄虎攫片言定之鞠躬行間先帝我知死不負國實無餘貲惟澹惟靜夙昔所期

老狐寔才未可驟觀大人遵養難與俗論當朝褫衷蓋褫其魂羽翼巳就默然無言方其詘身婗氏恥焉五龍功成令名雷喧

蟠胸皆兵不待戎幕長白山巔鍊其英畧大事虎爭小事斧削慶曆之治仁而不弱偶然登臨憂樂並作公有憂耳云何得樂

古硯說

許獬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為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損毀予聞斯言亦從而寶焉不暇辨其為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與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不損必至於今而為古耶蓋至於今而後知其為五代與宋也不知其在五代與宋時所寶為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示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則又奚如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僇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澹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於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諂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為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

盡放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嘵嘵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深于玩古）學其道為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為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為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皆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卽小見大令冒名博古之士無處藏其市行

制毒龍說

虞淳熙

錢塘夾江湖而邑、民象龍子、余登龍山、其上蓋有石龍蜿蜒降自天目、云山左江右湖、中池産石龍子、地多大蚓、一名地龍、址即烏龍潭、潭徒勝果之陰、若順應乎、應廣順惠順四龍王、與靈應昭應嘉應三王、皆蒞江從子胥文種而居、怒濤爲柔、所不嚙華氏之塘者、諸王功矣、山之水通湖者、龍井則有廣濟王、南峯則有昭順侯、玉泉則有嘉應公、無門則有靈濟公、並宅而應禱焉。羣龍皆變化不測、而玉泉鹿山之伯撫掌消消以給靈。梧無門卧松之神。金鱗茀茀。以役開師、效靈尤著、至若錢塘巨浸、其龍君與洞庭青草鴈行、所謂淵靈博濟侯者、武肅事以嚴禋邃宇、寵以王綸重矣、或疑即水仙王、則又湘君湘夫人之儔侶也、護國黃龍。潛玉窟無門之中。柳洲五龍。出金牛湧現之地。廟曰會靈、將諸王公侯會焉、有司奔走川事、享祀潔虔、逮宋社且屋、潮汐且不至、會於斯者、遯入於城、嘉定熙祐三度龜坼、坊以鐵檻、錮以鐵汁、禁厲而稍稍安其宮矣、滕國及今、恣民採捕、龍之族幾盡於數罟、梟鵰縱横宮闕之頂、刀鐮刈封頷珠、欲蝕龍何日不思魚服而遯也。蓋龍性嗜睡、宜潛畏金鐵、甚簫鼓喧奏、篙插綸鈎、錚錚亂投、視富春陶甓何如哉、故五君率其羣而去、所止特龍魃耳、聞之長老言、三橋潭遊人照影、輒溺死、類李赤之遇厠鬼、羽士下鐵牌禁之、騰起壞民廬、攝塔頂逝、已復來宅、萬曆中屠儀部隆、請鑄岳祠張俊王氏反接像、伍使君命撤三橋潭像、鐵像也、乃又驚起爲孽、雨如注四十日不止、周遊數年、不敢歸、將匿鶴渚、渚傍人家池水、蕩而南、蕩而北。見巨鱗踞屋極。蓋龍云。乃其意常在六井會水門、開撤嘉定鐵檻、因入城如往時、即湖涸亦不異嘉熙淳祐時也、魅既無所畏、穿極深處、入湖泉百道、漏比焦釜、於是開府劉公過而問焉、漁父舟人爭言復檻、便檻可障瀾、盜不易抉、然顧不知龍性、錢氏鐵幢、鎮江鐵鏃射潮、與羽士牌、皆以鐵、彼愛其珠、望而反走、不然、第鑿方丈砥石、奠門下、足以禦盜、阻建瓴矣、何以鐵爲、又滌汁錮其石耶、夫水門之利、利行舟耳、焦釜漏而舟膠、柰何不復檻、或難曰、不得自他門入

乎曰唯唯否否龍所治有方玉泉之化白馬柳洲之
化大木安知其不化金牛由此現由此入人以為人
之門彼以為彼之門誰能入不由門請杜其門以御
其毒

龍見于天則為祥奮于水則為災甚矣神異之物
不宜厄之使下也

准提菩薩一十八臂頌　姚希孟

上二手作說法相

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何剎那頃雷音普宣水月百千
總一月攝窮至月富說無所說

又

持印在手說咒在口是義不然六根互走舌端印出
指上聲傳色在耳邊音在眼前

右第二手施無畏

慈母愛子同於掌珠勿怖勿驚我與汝俱佛愛眾生
舒兜羅手刀山戟林抱汝而走

第三手把劍

是為智鋩亦曰性鍔陷煩惱軍破無明轂拔地倚天
光搖斗牛群魔悚惶合掌薰修

第四手把數珠

過現未來茫無可尋標指見月珠即為心常斷互融
究假暫立轆轤循環拳拳勿失

第五手把微若布羅迦果

果從華成華復何起意壤情田朝耘暮耔此果心花

樂邦淨域棄於泥中諸佛太息

第四手把澡罐

儒者有言澡身浴德佛性無垢安用拂拭姑射雪膚
頻拭何妨皓月澄波不動道場

第五手把索

劣象狂猿非繩可縛無縛縛之不空罥索仰乞慈尊
放入空山雲終入岫鳥自思還

第六手把輪

一輪旋轉聖字在中游環無端始始終終廿五圓通

十二圓覺識得圓機便成輪廓

第七手把螺

傾耳注聽是法螺聲聲從何來倒聞所成繚繞悠揚
伽陀秘密我亦和之音聞雙寂

第八手把賢瓶

借此軍持貯甘露水灑向人間天花散綺請舉大海
以擬寶瓶何少何多匪渭匪涇

第九手把般若波羅蜜經

即密攝顯全部兩行即顯証密隻字千章法法幻芳

東土所稀我似嘗來禪悅療饑

第六手把鉞斧

明王援鉞攻討弗賓法王此鉞以靖根塵電掣雷轟
馘彼羣醜殺賊者誰還是賊首

第七手把鉤

斧劈劒剌又安用鉤搜根剔芽肝腸若抽猶有狡魔
竄入藕孔鉤之使來是良善種

第八手把跋折羅

金剛碎落結爲智杵鎮我浮情令我宴處篆烟成縷

山花欲然人在定中入四禪天

第九手把寶鬘

寶冠瓔珞妙麗天人莊嚴太虛色相互陳如來頂上
三十二寶若言髻珠吾亦不少

左第二手如意寶幢

嵯峩法幢號曰如意如寒得纊如暍斯憇寶網流蘇
空中飄飄以召羣迷比于弓招

第三手把蓮華

菡萏如葩妙絕纖塵遍香水海作光明輪即此互融

圓圓同鏡、是准提經、是般若印、
當今持此咒者甚衆習而不察何以感通得先生指示分明方知觀火觀水不如觀像

雙鶴頌 有序

王納諫

楚歐陽公初令儀眞之年稍葺其署小廳曰來鶴適有鶴下其庭者二與舊而三夫鶴下耳何以頌非頌鶴頌下鶴者吾歐陽公也稚乳鹿隨車皆無足異者而乳於中牟之陌隨於淮陰之車以曾以鄭皆茂德終登台司故世競傳之聞諸邑長老茲廳之顏昉自前令侯公政最鶴來距今三十年所待公而新先是直指使者上言邑劇政厖令宜用制科士而公登庚戌第公來而吏胥畏庶人扑儒教興東之以法故畏柔之以恩故扑導之以文故興也然則公於茂德異政跨躡昔人而士民莫能名公也其以來鶴徵異也又奚疑余因是悟葉縣之鳧亦非仙跡必是時令葉者爲政茂異恊于神明適彼曠埜網得雙鳧遂詫曰吾君神君也能飛

只是不信誦異

舃上下能以其精爽格于帝庭蓋若寓言云而范曄無識謬謂列仙且東漢最榮尚書之選故以舃誌祥若鶴今爲上公章服安知異日者不又詫而傳之曰歐陽公之大用兆祥於此然士君子豈徼

群之論乎亦論其人已耳二鶴後來者雄其時時
清唳向人若有意與舊鶴哺乳相樂出入欄楯間
惘惘若舊遊（又作幻想）或謂是廳中故物去三十年今來歸
云禽得氣之先而狎近有德故古者至德之世烏
鵲之巢可俯而窺要以德不可象者也于烏鵲于
雉于鹿于鳧于鶴皆以志馴化焉系之以頌曰
庭之翼翼鶴之蹮蹮君子至止錫我豐年鶴之蹮蹮
庭之翼翼君子至止豈弟正直鶴以潔唳聲聞於野
君子豈弟聞於天下我行其庭靜謐蓋希人吏靜閒

有禽翩衣載翩厥衣載丹厥首不驚其處可拊而有
自彼海外睠懷舊里道汙則遠德隆則邇風清日暇
倪豕訢訢洛爾下民與爾歸仁我稽我黍以爲旨酒
躋彼公庭君子萬壽

散逸高奇似柳柳州

天台評　王思任

予游天台蓋操一日之文衡矣賴仙佛之靈風雨無
恙得以搜閱竣事略用放榜例品題甲乙與諸山靈
約矣諸天日不敢有偷心焉文章胎骨清高氣象華
貴萬玉剖而璧明萬繡開而錦奪崑崙嫡血奴僕羣
山仙或許知人不能到所謂瓊臺雙闕也第一磅礴
渾茫從天而下不由父師立參神聖雄奇之極反歸
正正堂堂吾畏之終愛之石梁瀑布第二天繪巧抄
鬼斧彫鑽腹字多奇令人解頤殢步能品加入神品

明巖第三孤月洞庭正爾寂照忽有天山萬里雪一
夜飛來此曠世逸才國清第四惚恍幽玄不記何代
片時坐對人化爲碧桃源第五繞腸雄氣滿腹古文
欝欝蒼蒼扶餘窮北萬年寺也第六鄧艾縋兵入蜀
要以險絕爲功不險不奇奇絕乃險斷橋落澗第七
醉筆橫披英英玉立不與絳灌爲伍名士也但才氣
太露烟火未除屈置稍後赤城第八孤芳獨唳不求
賞識然奇矯無前人人目攝寒巖第九清新俊逸居
然道骨仙風是瀑水嶺下數家也未有知名當亟拔

之第十魄張力大有如天風海濤夙領台山之譽華頂第十一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藏若景滅行必響起高明寺幽溪第十二望之甚奇郎之甚平別造一格高下倒置桐栢宮第十三停勻冲粹淡日和風輕入長春之圖實稱其名天封寺第十四句句番語字字鬼才別有僻腸不得以文體而黜之神仙赶石第十五餘如廣嚴護國無相佛隴福聖諸山水及悔山歡溪顧堂察嶺等尚有百十勝未錄或前事之工易揜或一日之長未盡或星屑而可遺或雷同而易厭或

目未接予或足尚姤爾庶幾獲附于扳十得五之義而幸免於掛一漏萬之譏也予之所以次第台山者如此矣

非十年坐臥其中未能悉其覼縷豈君有夙因一見全憶耶

金谷序蘭亭記評　項煜

問錢穀與烟霞孰貴曰烟霞貴問殺軀與明哲孰貴曰明哲貴問豪遊與雅集孰貴曰雅集貴然則金谷蘭亭之聲價亦懸矣乃當時有以蘭亭況金谷者而右軍忻之將鵷雛而腐鼠之慕耶抑論文不論人耶曰非也文未有不論人者也即論人而季倫寔足令右軍慕也天下之富人多矣率湮滅無稱其有稱者意不但風流文彩亦必有深情一往足以結一世之名人才士而訂千秋之勝夫崇之不割一姬惑也夫

崇之不畏強禦義也推此義也可以處君臣朋友之間宜其身毀而名留家碎而文傳也且夫崇之非一切富人猶右軍之非一切逸人也夫右軍鏡清言之禍而慨想周文之日旻（僅非伎房）痛喪亂以來無功可論而願與朝賢思布平正此何等心事哉季倫之豪有豪情可殺而不可辱右軍之逸有逸情出世而不遺世蓋天下未有無情之士而為名士未有無情之文而為名文者也故夫二子之不同者議也其同者情也求其同者見才人韻人之生氣求其不同者悟居身涉

世之良軌則金谷也蘭亭也皆千古之可興而可觀者也吾獨怪以彼兩者之勝地也勝友也勝事也而其文皆見黜于昭明則昭明亦士之不及情者也

富貴之士僅具幽芳文人不平每生忌嫉非仲昭平心之論將貪寶之子盡得駢語而多財者流不復有品可問矣

翠林菴募緣䟽

馬之駿

梵刹之興帝城爲盛塗金堊繡槃取莊嚴占市臨衢無從幽曠每當遊息輒苦紛囂乃地經北郭之偏有水自西山而下始激珠而瀏澆漸滙玉以空明葭葦縱横楊柳森蔚白蛟黄鵠即太液之春波黑米紅衣非昆池之刧火每至夕陽樓堞秋露凝阜鷗沙與鳧瀲依稀雉影共鮫宮吞吐瓢笠而至者等於泉流之歸巾車以來者寄其五湖之想而野空浮碧岸少精藍僅茲翠林一菴不足茅茨半畝類維摩室難安寶

座三千作化城觀尚欠仙樓十二聚托嚬依之不易將經行禮懺以何資滇南海公發深惆之心興廣度之志誓循衣缽往歷關山奥遇上根立開蘭構而介以爲欲完積願在戒足求祇園何以傳經知精專之難奪阿育胡由湧地想圖滿之不殊斷非彼小乘人可作此大因緣事懸機待信如海之摸萍積想生基似種之得果穿雲漏月何關法界成虧拾宅聚沙總視前因深淺

作慕䟽滿口功德無異俗僧口吻只說得情景動人自然有興樂助

募裝佛疏

倪元璐

有土木一軀可金碧而旃檀之者僧照文遂發一願而因演布施波羅義扣衆生橐中之有夫軀佛以土木猶其軀人以血肉也而衆生于其橐中有者不啻生箝死護殆緦緦以營其良田美宅歌兒舞女肥酒大肉奉此血肉之軀之不暇而奉彼土木者爲難然衆生現佛相佛現衆生相衆生卽一種血肉佛合享世間良田美宅歌兒舞女肥酒大肉之奉佛卽一種土木衆生合享世間金碧丹檀之奉同譜共胚供養

法應乎等且捐其百千鉅萬于彼而擲錙銖于此抖紙角之微星削厨頭之片𢇁足以了件庸詎土木肥而血肉瘦乎照文上人以布施說法借彼一錙一銖爲衆生拔去慳根證圓佛性將擧一切血囊肉袋盡金碧而旃檀之此其愿甚弘不可與衆生言也

渠今卽是我我今不是渠言下可參

普陀寺募化觀音殿疏

沈承

普陀寺者名目遥分南海山丘近枕西閘三春曲徑紫騮嘶入垂楊半夜寒鐘青雀船依漁火叱去米鹽之鬧門通松葉人家嗅來禾麥之香路接杏花酒舍荆茅粗剪締構猶虚高卑廣狹地若開供養之基木石釘灰人未効經營之力居僧竊嘆遊士沉吟茲者欲結住色之緣特創觀音之殿使琉璃圍四壁無俾光漏於隔林將瓔珞挂一椽不致塵飛於數座梵宫啓矣隨喜見聞俱得自在禪樓爛然禮拜讚嘆有所

皈依假如野色城陰參差落日經聲磬響和答歸潮雨餘殿角尋僧穿紫竹之風月上簷頭敲戸聽白鶴之語諸檀越倘有意乎旣擬作清凉臺矣惜布廣長舌於是合掌而說偈曰

朱門好作佛事　白地難長蓮花
紅褔還着大衆　黃金可比泥沙

修痘司神殿脊疏

沈承

惟清貞觀之左廂有痘司神之小院捧紅雲之五色散河陽一縣之花借丹火之九還結金谷滿園之果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得之則生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無思不服第几筵雖似鱗集而榱桷未能翬飛椽直塗乾雅荷十方之力踵決肘見尚虧一簣之工假如人家蓋頭而無草誰堪風雨漂搖譬諸吾身岸幘而不冠何以主賓酬獻願始終其德稍解杖頭庶早晚而圖告成殿脊祭神如神在何妨暗裏出

油錢無病作病看莫待急來偎佛脚行且尾縫參差黃鳥樓湧出蹲鴟之尾管教花香芬馥藍田玉都無半豹之班

批在切痘神一字挪移不得

重修鶴林寺疏

陳其志

世傳鹿苑有山神常護法幢寺號鶴林無石梁隔分凡境自昔莊嚴淨域至今熏習名區一道碧潺湲尚憶莓樓海嶽千尋金鎖碎仍餘門掩琅玕有時過客題詩山門繫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鶯監起拂鐵虁一丸放下歛金焦雨點要識西來祖意暮潮邊帆影高低欲知首座禪心烟樹外鐘聲遠近粥魚茶板分禪誦以成羣寶月金雲續香燈於永夕非不林雕樾繪其如雨剝霜摧高榜反而鳥啄罘罳殘碑臥而

苔侵負贔屓頭盧委墻破墮戒博迦倚杖支離誰誇繚繞紺園越世久踏成樵客路遮莫崔嵬碧殿數年來址作野人居欲令蘭若中興爰有明覺上足遥羣聲價誰云雪浪橫枝本色鉗鎚却是雲門嫡派白犢牛騎來露地赤班蛇竄出驚人推倒廻頭踢翻不托只當逢場作戲九峯拽耙楊岐牽犂不妨到處隨緣尋常貶剝諸方箭鋒機句中有眼造次受敵八面本宇詩筆下無痕然雖衲子生涯曾被宰官物色正使旃林再闢必藉檀越同心布施總名善因王公士庶

莫教空入寶山。錢刀大都長物。銖兩百千。隨分捨來香界。即捐大海之數滴。亦是檀波。但分上林之一枝。莫非春色。

普同塔募造疏　沈承

淮雲禪師超乘者。悟徹淵氷。戒嚴珪璧。江左來遊。惠遠道林復出。婁東說法。鷲峯遙遷鹿苑。夙繇瑯琊供養。皈依曾動太原。瞻仰讃歎。名人投體。頑衲點頭。乃神通大而分身。信奉堅而卜地。誅茆剔墅。蔭松遠郊。面長渚。背平疇。西則樹尾峯尖。寒煙一點。東則城頭雨洗。白雉如鱗。院連地藏。經聲夜雨相聞。塔號普同。鬼母秋墟不哭。規模姑定。鼎建猶虛。蟲啼象座。衲衣粘戶網之塵。鳳印香牀。貝葉發蒼苔之色。雖營四載。未就一椽。不發廣大之心。孰㧑清涼之殿。繇此望門持鉢。擇日鳩材。薰誦之堂。經行之戶。香積之廚。先立乎其大。釘灰之用。土石之工。竹木之費。無財不可爲滿。仗善男子善女人。共圓弘普。各發大慈。拂蘆荻之霜。一旦高浮碧甍。除狐狸之跡。八憁徧爛黃金。試令跰躚搔首。三春曲徑穿來。咫尺回頭。一道煩塵隔斷。沿松谿而覓戶。披梨徑以尋僧。星簷飛翠。乍新鐘磬之音。斗拱留霞。常護雲山之氣。斯時蘿深冬煥。竹疎夜寒。寒潮落堰。恍如指點河沙。畫角吹譙。不減唱提

獅吼瑠琉的礫禮拜隨喜得未曾有石磴玲瓏徘徊其間不能去焉此寧特超師之所不憚慮始想亦都人士之所樂與覩成者矣以覩半畝荒煙白社雜豕會之押一月行脚朱提歸酒色之囊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偈曰

堂開西寺衲懸東　莫說東西了不同
衆僧請看淮雲月　還掛普同塔院中

自述

朱國禎

朱修仲舍人有五計之說余亦作五計配之十歲爲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儇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覷青紫如拾芥驚聲名若逐臚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十利欲薫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僕欲衆其名曰丐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起于爭鬭之場享塞于嶮巇之境得意尚有彊陽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既衰齒髮非故子

弟爲卿方有後手期願未艾願爲嬰兒其名曰屍計嗟乎如舍人之言肯作老計死計賢于人遠矣余今已六十前二計自所不免後三計頗覺夷然今後日損毋以老子作行屍也

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余曰莫說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時並不灼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儒何處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

臨別求書爲薦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黙然而去

惟以退爲樂乃能進退兩忘惟以死爲安故乃能死生一致并師曾鄭夷甫之事未可輕議也

人有恩于我自當銘心傳之世世不可忘報一切仇怨不但自家當忘亦不可示子孫留筆札何則子孫不肖方且流落自救不暇如其賢也亦不報仇一懷報心便動殺機是種之禍而貽之毒齊桓公之覆轍也至筆劄刊行尤可笑有何佳事而使後人據爲話

柄或悼或愠甚以爲耻即其事果實先輸三分矣

講閒話可以遠口舌讀閒書可以文寂寥此老瘵人上上補藥少年學此則敗矣

擇禍莫若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爲禍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審所擇乎

自已杜門嫌人出路自已絕滴怪人添杯自已喫素惱人用葷自已謝事惡人居間自已清廉罵人貪濁只是胸中欠大

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爲浩然之氣

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厚我薄矣我算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算則彼逸我勞矣曰怨心便不快曰算心便不閒將一點靈臺擾擾役役反出人下噫拙不已甚乎何自苦乃爾

收佛之實以文儒倒儒之體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

一友云某書某書都是說謊余曰天地間奇奇怪怪

事何所不有隨人說謊未足寫其萬一姑聽之不必論有無也

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今人行善事都要望報甚至有千善報千萬善報萬之說顓爲村婆野老而設讀書人要曉得只去做自家事行善乃本等非以責報救蟻還帶此兩人直是陡見突發此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兩人若起報心神明不報之矣

人到氣力竭盡時，卽賁育只得放下，未盡放下者，爲
豪傑未起而消鎔者爲聖賢
韓魏公只是有福此句最妙故曰無福之人不可與
共功名
有必不傳之書何勞關他有必傳之書又何苦關他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此是何等語又是何等意思
人却引以自命褻此口吻長了浮薄豈當日立言之
意
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壓山山愈淨以火煉金金益

精尋常體帖于激處壓處煉處不要胡亂討箇鎮心
丸藥如達子倭子殺來力與之抗中國人定狠于夷
狄方寸靈明定勝于外感也
不道人短便不說巳長若說巳長必道人短
虎豹鱷魚擒而殺之易耳爲文驅得去方難
人都願兒孫聰明讀書取科第富貴予謂如許兒孫
誠佳但富貴行其惡斲伐元氣根必立枯卽做好人
行善事亦發洩秀氣今年花茂來年無花不若平平
一頂頭巾爲鄉黨自好之士乃可久上策也

世謂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
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挺不然是君
子乃擁贅畫眉也梅無葉故枝疎而老不然是野叟
乃錦衣博帶也松嗇香故干霄而蒼不然是偉丈夫
乃薰肌膏髮也蘭草本無支幹與三友另論
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教忘了
與一友譚五福六極戲言今之君子特不惡耳每犯
六極之五小人所欠特攸好德一件耳多備五福之
四友人云居四之中又須改考終命爲做傻人方快

此是一說然君子獨無是心乎要知考終卽是傻但
不必去求故老年人只以保嗇爲主沉沉過日卽不
必富而四福可以穩取決非小人所能及
方揚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志行端方嘗與人曰善
陽也而爲善宜陰此人身上眞木也

駢語　　雋集

對耳根之塵如見夢時物如觀幻化像對耳根之塵如聞空中風如聽禽鳥語對意根之塵如湯釋氷雪如冶銷金鐵

鏡凸照人瘦鏡凹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槐國剛分晝夜漆園何論春秋半牕月吐三更月一枕風凉萬古愁

天下人一向活活極則忽然死這老漢一向死死極則忽然活大衆還識此老漢麽牧童日暮方歸去織女更殘未睡時

雨洗淡紅桃花嫩風接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

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揮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迹

於水鏡中見自已像于燈月中見自已影于山谷中聞自已響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翠竹叢中歌欸乃碧巖深處臥烟蘿問客來將何祇待曰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四海浪平龍睡穩一天雲淨鶴飛高何不道騰空仙駕原非鶴照日驪珠不是龍

脩山主偈曰是柱不是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花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着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呵呵呵會也麽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以上採徐卷石集禪語

名利中共演一本梨園記爲名兼爲利究似科裏插科古今來同睡一段黃粱枕今人道古人恰似夢中說夢

風細自韻簷鈴花冷閒飄書案破月欹天落衡陽之隻影高河下露發嶂山之孤音

座上有琴尊燕來燕去皆朋友山中無曆日花開花落也春秋 可作隱居聯

積牙籤億萬卷觸手皆新何異作掌書傭子記錦囊千百篇抽聲是舊不免作募詩乞兒

書札所以達朋友藉書札而行攻擊是日聯秧之荆

軻章疏所以格君父。藉章疏而騰謗浪。是曰鳴珂之優孟。

聽瀑布可滌蒙氣。聽松風可豁煩襟。聽簷雨可止勞慮。聽鳴禽可息機營。聽琴絃可消躁念。聽晨鐘可醒潰腸。聽書聲可束游想。聽梵音可消塵根。

道列三寶曰慈儉不敢爲先。聖統一宗曰明新止于至善。可作堂聯 以上採倪允昌醒言

嶽色江聲。富煞胸中丘壑。松陰花影。爭殘局上山河。

倦鳥知還門栽五柳。谷神不死頂聚三花。可作隱居對

横挑勁敵玉塵揮狠醉擁胡姬金丸打鴨

親兄弟析箸。璧合翻作爪分。士大夫愛錢。書香化爲銅臭。以上採雙清

色裏逃禪。霜林之丹樹。清中結伴。秋水之白蘋。

千樹碧雲張翠幔。如斯佳境許鳥相窺。一池皓月吐華燈。此際幽襟與蟲作語。

傲骨最難諧。獨降心于溪雲山月。支言無可採。惟索解于野鳥幽花。

狂之一字。纔從花酒營生。却被詩書磨殺。傲之一字。纔從眉宇露出。却被肝膽收來。

樵子採香。雲送通仙之藥。漁人釣雨。烟開出蚌之珠。

使其奔趨熱焰。不獲吐氣揚眉。何如結約清脩。猶足蔭芳流美。

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三墳爲瑚璉。諸子爲鼓吹。自奉得無太奢。邀客未必來享。

衛玠之看殺。潘安之擲果。張良之如處子。陳平之如冠玉。英傑內不少美人。羅敷之陌上桑。蘇蕙之璇璣圖。班婕好之擕素。木蘭之邊戍。女流中固多才子。

樹影在床。詩成夢後。雲華滿紙。字在筆先。

蘭佩荷衣。蕉杉藤帶。道人之裝束。自織之輿。搴藻擷香。荷雲載月。遣客之橐囊。誠不以富。以上採何仙郎別論

林籟結竽笙之響。鼓吹詩腸。泉聲振鐘簴之音。節宜禪誦。

軒眉洗耳。卧苔茵以納涼。杖策腰鐮。出芝田而問歲。花結子。竹生孫。坐聽節物之遷。魚會琴。鶴識字。行見先王之化。

遷鶯弄擻。春尖何必寢流。幻月穿林。晚朗正堪濯魄。

咏武公之淇竹不可諠兮聞晦老之木犀吾無隱爾但取縹緗流覽何勞聆倩承迎以上林貴俞言集

白門李文孝希禹梓

跋

余兄宅憂以來避俗入山漁獵經史多所纂輯乃余獨梓其小品譬啖菖蒲者將易龍肝之味聽山鳥者或勝絲竹之鳴從其好也雖然味甘其鮮響悅其異寧獨余然哉昔殷仲文愛誦小品日下二百籤皆是精微世之幽滯嘗欲辯之甚矣幽滯者之不可與言小品也故覽是集者宜通人達士逸客名流猶必

山寮水榭之間良辰奇懷之際爇香品泉卧花謂月則憂可釋倦可起煩悶可滌可排若僅置之寒氈措大間以當攢眉咿唔之一洵不足報五經四書之效也然豈可爲茲集咎耶

庚午清和月暇園主人元化書

文娛二集敘

昌黎謂愁苦之文易好歡娛之詞難工余以為文采流自其性情工於歡娛與工於愁苦無以異也文章為有用學術

潤飾禮樂輝煌郁彩皆於是焉藉以鳴季之人國之雲雨茶夫山川遊冶花月低徊雖一觴一詠亦足暢敘幽情而以視金石大篇則瞠乎後矣於我讀六經之文詩稱以溫厚和平得性情之正紀其言則田夫野老閨婦征人嘯歌於讌酣酩酊於幽房皆其古昔之明君賢相犁然並載

豈非文詩其真性情可以通已可以適人使手舞足之後教舞踊躍流連羨慕者皆此歡娛之致入人於無形也嘗與有識之士誦明堂之奏

則其正言歎夫既於娛於在
上而何難娛於在下讀請歌
之章則鬼神和諧夫然於
娛以合道而何難娛以合陽浩
精之正氣喜樂居多耳不
得已而變為哀怨激為憤怨
若離騷之沉鬱南華之
奔放此文章之變調而竊
軼也故沉鬱而無忠孝纏綿
之致藹於動人奔放而無超

精激揚之度恬於情物宜亦
靈之言耳青覩瑰奇安而
用之救文之善為怨哀者未
有不起於歡娛發於歡娛者
也我友超宗以雅正之學為
樂志之資接引青風醇
醪不覺而又主持騷雅以執
文章一道渡述律而四者
陵史樂府變意致超於未易
淫溢也茲彙集以文娛一帙示

余皆海內名碩之作抒寫胸
臆而超宗重為揚搉直欲
接文選之緒而奪小山之席
矣雖然余老人得之亟欲自
娛惟以為人攫去孫之不釋

歲之年春余友龍友來持
編來讀未鼓蕩惠風和
暢雲霞頓興文章之光景
猶稱娛人而能使天日晴美
烟消霧釋是神物也龍

友頃謂是超宗所取文娛
二集而屬余一言月旦余老人
久矣其蔭向以自怡今亟欲
公之海內以寶其天下其
耳以傳示同席能柔其詞者

罰而能舉其詞者能徹其
義者罰不能徹其義者無不
擊節嘆賞誦讀如流如信
文之娛人不淺也余固樂而
記之

崇禎己卯春三月八十二翁

陳從儀書於神清之

室

文娱二刻序

夫典謩異代名不病其相仍雅頌同音義竝著乎登奏三禮之精犄略辨剏制悉本姬公左國之内外攸分措腕均繇盲史大美貴乎能繼有述所以重光先民是程匪今斯昝矣鄭超宗氏漁獵百家驅命萬品盱衡秇苑操郢評林謂刪述昉于宣尼選削備于梁統唐人諸目不出四

聲追乎正宗祗供端冕嚮于讀
禮之暇輯有文娛一帙撰取襍
物人盡譽髦名類蕙蘇義蠲憂
忿固已寸楮而鏡千秋不脛而
馳四裔矣事在上章于今十載

天官家言太乙貴神三歲一移
宮天幹遞代週則復其始故三
年小變十年乃革天運于上人
事應之弗可改已矧
熙朝之元會日中寓內之文心電

發鄒枚接武揚馬並驅橐筆甘
泉講德地節亦有人登耆舊管
絃之業方新文記玉樓封禪之
書後出或長言緒引或警語屑
霏或感忿於百六或寓言者十

九詞壇箸畫每於引繩見奇翰
苑毫濡多以代言說法至若詩
中畫畫中詩華亭獨擅兼長練
川克踵芳躅暨乎彥林別墨世
調舊聞紀事固世說之支流捉

壓亦臨川之嫡派莫不引商刻羽式玉鏤珉地擲金石之聲字挾風霜之氣羣金萃冶衆流歸墟蒐備虞初簡同匠石方諸囊帙並爲世珍焰乘固匪一珠償

城遂登雙璧昔者孝穆玉臺體崇薌澤近則眉公品外語帶烟霞然人均往哲義絕來兹泗海而鮫淚易盈嗣響則鯨撞弗繼未若徵人以世徵文以人孰耳

頻賭夫代興傳火不虞其薪盡縣之通邑副在名山豈一再之爲煩將十百而未艾俾青鳳片羽恒長價於鷄林玄狐衆腋永艷稱于狗盜

崇禎己卯中秋爰爰居士俞彥譔

文娛二刻自序

今人以經生帖括命之曰時其諸文詞則曰古余以爲經生所闡發而代言者上古聖賢之秘密一字不入中古宜曰古其諸文詞則情隨世遷任其傳寫一代旂嘗冕服

之盛與夫山川宅里之變人物風景之殊不限往蹟宜曰時故人于時文棄舊趨新于古文舍近追遠余獨反是聖賢有不易之理翼虛駕僞浸失其故不若先民樸直之言庶幾近之餘則述我見聞抒其獨得學積而博于前智濬而靈于答經制異而人事新宜多前人所不備者故余初集裒舉目前之文而二集復踵其後不更凌而上之葢以師古者師其美非師其年也師其美苟其文焯焯翹翹益人意

智斯收之於前後乎何分若夫所收者多名理經濟節烈之言卽游覽諧謔不失肅括似于娛之義戾而余之所謂娛者實存乎此也夫人無所用於世卽自命超然絕俗皆矯耳故漢之仙隱吾取留侯而

不取赤松子三國名士吾取諸葛君而不取孔北海晉之風流吾取羊謝兩太傅而不取竹林諸賢唐之騷雅吾亦取鄴矦衛公以爲不遜李杜其于考論文詞亦若是焉則已矣司馬長卿作賦窮極淫麗

歸本諷諭奢始而儉終藹然將其匡救之意余小子伏在草莽獨無寄托乎雖然在宋周戌公以大臣奉旨詮次本代之文尚多詆訶不服余何人斯敢任去取然而選在前刪在後則刪者重采在前選在後則選者重余僅司其采焉者而已此之所棄不妨爲彼所收故體有所不必備而人有所不必全夫選一代之文上不出蘭臺石室之藏下不搜故家大族之積而能止其覯者無有余僅采其目所偶見

不猶魚游沼沚愛其清瀾以爲濱渤乎然而沼沚之瀾必歸濱渤今日之分他日之合故曰余僅司其采焉者而已何功罪乎哉

崇禎已卯九日古揚鄭元勲書于影園之玉勾草堂

媚幽閣選刻文娛二集

總目

一卷 甲

序

二卷 乙

序 引 題跋

三卷 丙

記

四卷 丁

紀

畧

五卷 戊

傳

碑

六卷 己

論

議

攷

表

奏

文

說

評

對

七卷 庚

制辭

詔

贊

箴

八卷 辛

書

啓

檄

疏

墓誌銘

祭文

九卷壬
祩文
十卷癸
賦
歌行
辭曲

媚幽閣選刻文娛二集目錄 甲

序

容臺集序　陳繼儒
重刻陸宣公奏議序　黃道周
薇天集序　倪元璐
蘇長公小品序　陳繼儒
黃侍御游桓詩序　錢謙益
南華發覆序　陳繼儒
王節婦完節編序　陳繼儒
帝京景物略序　劉侗
雲間幾社古文辭序　姚希孟
棘門集序　方震孺
霞起樓詩序　倪元璐
秋尋草自序　譚元春
客心草自序　譚元春
自序遊首集　譚元春
自題湖霜草　譚元春
自題秋冬之際草　譚元春
鵝吹集序　葉紹袁
讀范夢章詩稿序　孫承宗
堯峯十二景詩序　萬時華
彙刻西子帙序　萬時華
送李先生序　黎遂球
影園詩序　徐世溥

雲間　陳繼儒□□
廣陵　鄭元勳超宗選
弟　鄭元化贊可較

序

容臺集序　陳繼儒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譔也。大宗伯與三禮、粉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同平閣領之，儒臣豔爲極榮，吾朝南扶宗差以

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爽，昔不久引年，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藝苑，李本寧與之氣誼萃譔甚合，董公方諸生，獄獄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間。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已並讀中秘書，日與陶周望、袁伯脩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鵠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卧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衮列艦臺祭酒邑吏干旄詩門，則公請；貽遠謁貴，非公文不應，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宮，則公請；子孫稱地上版文地下石，則公請；落玉蝕晚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雞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傑僕蹟而蓐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計，則公請。夫海内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斷楮殘煤至醉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即弇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即思王八斗移之，百爾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綠手散去，作見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于牋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家孫庭克意料理，懸金募之，稍稍不遺而集，呈公省覽，乃始笑爲已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耶。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閒遇二三名流巨集，抽覽即推去，曰：就中無甚秘密藏，不必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筆別帶一七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

皆鉅治批擻不令微細流注於腕次而發現乎瓷端故其高文大冊雋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灑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霄坤和天之其澄之愈清如十五夜秋江之月漸老漸熟漸熟漸離漸離漸近于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姿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其存仰漢唐宋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脉尚留十一于千百者非公砥柱之力哉往公脩

神　光兩朝實錄畧副總裁當事擬以少宰辭擬北詹文辭既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于府中東夷弄兵於鎮下士大夫疑帑當遼之威而秋救過不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弘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濟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尚書倪思云與其為有取執政寧為無取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聲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千卷曾經

宣付史館尚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

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

實錄爰斯敢忘嘖矣爾庭梓之請俟異日焉

余嘗以華公擬歐其源衍似也陳公擬蘇其豪宕似也世人以予為知言否

重刻陸宣公奏議序

黃道周

人已瘵，乃知良醫；國已瘵，乃貴謀士。蓋如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爲之下涕，猜主爲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乎？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於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帑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爲之，亦不過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以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宣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衆細而舉大儲，以謂散財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源本精誠以進三代之盛。意使今之賢者聞其言，亦以爲闊迂耶？順而心吐之也。然至于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皆裕于事後而迫于事前，故論多淆于事前而定于事後。十家之市，闤而被盜，掣其牛馬，乃擊里鼓，聚族于酒饎之費，無有寧夜，久而厭之，亦以爲術。禮義謹垣墉之可以重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爲翰林，馬燧討河北，久不決，乃請

濟師。朝廷問公，以爲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輸輓，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抗山東，選神策以固關內。于時朝廷亦心迂其言，既而涇卒發難，天下騷然，世于是知有陸公也。君子不幸而生于不得無言之世，又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不得安無言之福，君子亦不得不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處于事外，執鏡而測之，其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于言者，則亦鮮矣。予攷陸公爲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于艱難，感猛獸爪牙之喻，思崇中尉，握兵于內。于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既敗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計又且起。陸公于此謂天下之禍不發于邊疆，則必發于禁衛，天子之意既不擴而受公庭之言，則必幾而入中人之詞。特其意已發而言之太察，故獨藻雪其身，絕交游，卻餽問，以一意于天子。自邊將贈遺刀錐而上，屑然不取，因而推之以塞倖進之門，閉儌奉之路，以陰奪蕃蔚，爲天子保其名器。如賞散官，卻邊餽，及論元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陸公去而後延齡用，竇霍始恣，淮蔡翩然，而中官柄兵之禍遂與藩鎮俱

底繇斯而觀陸公之意見于言者則猶未盡也公之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子消貪疑之端邊臣得捍禦之實情見于上民聚于下即不罷護軍汰神策肘腋爪牙亦未足爲難而借當世無復能知之者予意今賢者亦猶未知之也即不知但取其所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于漫試以天下爲倖故復刻之與衆共繹焉

陸宣公當流離播遷其言一本王道蓋祖孔孟當亂賊兵荒不變秉禮陳臣之素雖德宗根器庸劣不能盡用存此中與大議爲後世之佐功非小也宋儒乃譏其道不合而不速去不得爲天民學一先生之見何足以定聖賢然則孔之棲棲孟之好辯猶亦不得爲天民乎得先生此序表章大爲稱快

薇天集序

倪元璐

夫雲霞者非天之爲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於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其臣子代爲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足不恨當宋之時瓌玦雲泥皆歷青命道總褒諷其義則史今言絲萃於庭纏字衰依其聲帶無譏有獎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擬欸四座毫毛茂茂化爲醴脯此士氣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爲其大臣上頌主德猶病伊優今使天子執平文之分涌如泉之詞媚于卿士不亦悖乎是故觀夫百爾之道察其難爲難調七橫戈無如視草者矣而以姚孟長先生爲之其難益甚先生之爲難者二望峻而文行遠望峻則今之人必以其言爲山龍不得則怨文行遠則後之人必以其言爲蓍蔡不核則譏近怨遠譏此二者不兩弭之術也故使聖人今日以是事命臣元璐臣元璐必大怖啼泣請辭而先生居之夫先生之居之則亦天意也往五六間璫禍熾興醜徒干紀淩撼　椒庭與離肺附窯鈞止十不滿平原褫脫纓組如風擊葎北寺塡溢踵不

得下泝行牖下等于三山天地既寘陵谷將變聖人適作行其大侈氛盡旭出道介長消侖桂黨碎極命輪轂長弘之血液以膏蘭肖脅闘惧悉還車服號絳並汗木凰爲疲而先生方召自英州再升玉扃　聖人顧之貴其峻整以爲精微前坐賈生側陳里革進則資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之才先生於是奮筆致能體　天貌物章　霆露之功别愷卤之道表方中之晷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憂廣揚廷之義著首肱之愛呼敬應之心發言如雷軒闓天下若此者非天意孰可使爲之乎先生之與　聖人通德（此真是先生之文）譬水合而而冠領正人引余發氣如芝茶之并馨斯能鼓吹　大漠青黃草直雖試光劍綺合小命春華而義鬆犇然搴壯岸出史狐之能於斯不墜矣昔蔡襄之歌景祐陳瓘之論元符非爲異味巫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鯁固多慨少可使修晉命之辭適及泰征之會嚶鳴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予聽縱筆一世雖爲五絡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留贖端人之心可以知已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況以文人之淫氣上干日星蝃蝀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予不喜讀六朝文惟孟夫先生以秀流其賦爲貫師以靈化其板鑠耀之中饒有起衰之烈

蘇長公小品叙

陳繼儒

自古五百年得名世易得文人難即所謂名世矣而得文人而名者也乾德丁卯五星聚奎實嚴指爲天啓文明之兆而余謂長公足以當之古今文章大家以百數語及長公自學士大夫以至販夫竈婦天子太后以及重譯百蠻之長誰不知有東坡其人巳往而其神日新其行日益遠則千古一人而巳史稱孝武之時凡儒雅篤行質直滑稽協律出使詞臣名將雲蒸霞蔚於其庭漢世得人於是爲盛此亦天子易爲

豪耳若長公起自西蜀中更擯竄流落於蠻鳩猿洞之間出入掉弄於悍相獄吏刀筆之手幾不能以身免而其所遭人文之盛實可與漢武比隆長公以文安先生爲之父文定爲之弟先輩則韓范富歐蜀公溫公後輩則秦黃張晁四學士以朝雲琴操爲妾生友以元章伯時與可爲書畫友以趙德麟王晉卿爲賞鑒友以參寥辨才了元爲禪友以蔡光蹇道士爲長生友即有慧而與之角者非理學之正叔則經術之介甫而天地之人文至此極矣人文湊合如五星相聚而長公以奎壁之精臨之諸君子而當長公不得不五色相宣長公而當諸君子亦不得不八面受敵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兵益勁此天授亦人力也微至於風流調笑大至於患難死生非惟不足爲公困而反足以爲公文章翰墨之助鐵之鎔而爲金也乳之出而爲酪也市人之驅而戰竹頭木屑之羅而爲用也惟長公能之即老泉潁濱不能也故曰古今文人一人而已蘭亭不入帖李杜不入選無可選也長公集亦然如欲選長公之集宜拈其短而雋異者

置前其論策封事多至數萬言爲經生之所恒誦習者稍後之如讀佛藏者先讀阿含小品而後徐及於五千四十八卷未晚也此讀長公集法也楚中陳无植其選法先得我心矣是故眉道人樂取撿定而序之

長公一生不遇乃生出許多奇遇文人得福之全無如長公

黃侍御游恒詩序

錢謙益

上官大夫之讒屈原也曰每一令出自伐其功信斯言也則屈子之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固已昭然矣既已誦詠相傾危矣而又與之以名甚矣古之讒人者猶三代之遺直也分宜之辟容城也以令言四明之窘歸德也以妖書事所不經法所未有其殺之彌力其暴之也滋甚若二公者亦猶行古之道也與今也不然傾佞以縱容以襍之遲緩以老之紆廻以誤之駭機忽發如環無端使當之者如據蒺藜如緣藤葛全身則無路殺身則無名求生不生祈死不死權奸佞倆窮神入聖斯可目其吠爲粗材嗤斯蘭爲笨伯矣當此之時乃有能偷暇日賈餘勇登山舒嘯臨流賦詩如東海君者不尤異乎或曰上官子蘭之讒屈原跡斥之不用已爾非如今之曲殺之也東海君之託于游也濟蕩其跡以解衆也或曰屈原之所遇闇主也東海之所遇聖君也昔之佞人有言之者矣東海君之愛其身也以有待也或曰屈原僅一姊申申而詈余矣東海君遺愛在三輔間父老遺民燕趙悲歌之士所至相慰藉其與夫放詞沅湘行吟澤畔者則有間矣東海君之所以樂而忘返也東海君之志觀于游恒山之詩則知之矣孔子曰詩可以怨遠之事君此之謂也

（暴焉者惜非身此之者不能獨快爾於）

借題抒憤發于禰生三撾

南華發覆敘

陳繹編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有蒼蘊輝老人所撰也。老人緇
戒精緊，狀貌清癯，望之類須菩提，衣長瘦骨可捫，而
數也。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旁及
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蓋少而習之，長而遊於空
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後發覆之註
出焉。正如槁木為芝菌，精神為舍利，非歲久月
深者可槃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指而為
二。老子生于周末，而上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

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
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
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
若冬涉川，若畏四鄰，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
南華生惝惝然笑之：鳥用是順且鄙哉！于是以逍遙
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
能破生死，破壽夭，破蟪蛄，破督訓，破理事，破聖凡，而
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化為虛空矣。老子為憂畏
枯槁者也，莊子為老氏解枯釋槁者也。昔者元美王

先生之言曰：莊子辭甚達而孟子不過大梁，未嘗一
見楚宛詰。假令彼此逢難，其鬬必若涿鹿彭城之戰，
天地為之蕩而不寧，日月為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
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
則怒。余笑曰：孟子之怒，必加於老而不加於莊。學老
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為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
失為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
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腳下細尋語脈，亦有
為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已解莊，而蘊公

以莊解莊。蘊公潔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
我得來耳。如郭象為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
卿、王雱當權薰灼，銅在黑暗鐵闍中，不能出彼方求
蘊公懺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即有諸註，覆
酒家鍾可矣。

余少時嘗遊清涼山，聞有蘊公者隱山下，寄之
不得。丙寅春，于蘊公先生山中見之，如蒨然枯木
耳。蘊公先生極賞其發覆一書，言解天地人顛覆
無此了徹者，今其書已傳矣。

王節婦完節編叙　　　　陳繼儒

蓋聞易若從一之文詩咏靡他之什或過面引鏡或
劈耳刖刀或斷髮告誓或截鼻見志之吉士而圖
蘼不改其芳說以大人而無替鮮植其性伊嚶涕泣
豈惟行路傷神雖慨從容直使閨房孤節厥有袁氏
實嗣徽音劉袁氏者可役俞庭之女茂才王宿之妻
也部紀垂嘉弱笄姓變譜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
箴叶吉鳳占通名肩幣宋蘋采藻春君子之清塵鼓
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柏結爲同心二

竪見殃芙蓉折其並帶含啼掩抑顧影低迷有似蓬
飛心逾荼苦玉髓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盡挂明
璫塵栖棊碗匣坐漆燈之側減贊總帳之旁無意人
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遣氏
之孤可存則若放之黑本倭何則兩嗣連作下殤龍
劍入津雖雌雄偶蟠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鴟梟之太
殘嗟螟蛉之空帨心灰意盡淚碧腸枯思伯役尋司
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沒而魏文悼其嫠婦任咸
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稱女始孩孤兒滿眼非若
隻鸞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捐花貝
之下伊誰舉案若箇牽衣惻况非常命亦隨盡使
邦君梨旌廬之典　天子頒表宗之書幼婦摘辭貞
姑腸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黃泉畢竟面
無慚色敢錫琰琬以俟丹青

余里胡六德之妻從八撫孤不育絕食而死予爲
請之直指題
旌亦既報可矣又爲文紀其事慨無尉公先生鴻藻
不足光此貞嫂然貞嫂固自光矣

帝京景物略序　　劉侗

都應垣也燕之應極垣有三焉極一而已矣日東出
躔十有二極北居箕十有二以俯天下之魁杓天險
設於坎坎勢厚於坤皇建而人民合歸於極有進矣
帝北宅南嚮威夷幅員玉食航焉蓋用西北之勁制
東南之俛亦用東南之俛制西北之勁俛勁各馭勢
長在我若欲俛其所勁勁其所俛則不識
先皇之遠算矣又進矣燕雲割而中華處嶺可界也
界之河可界也界之江可界也界之豈無遼獻川遼

阻修科贖從枝弓挑於酥罔中宅天下不若虎眂大
下虎眂天下不若孚天下爲瓶而身抵其口雖不如
關關不如蘄守雖以天下守關以關守天下必以蘄
文皇帝得天子自守邊之略於厥初封　都燕
陵燕前萬世未破斯荒後萬世無窮斯利捭勒九邊
案旒四海豈偶哉三百年來率土臣民罔不輻輳紅
塵白日無有閒人目指所及風高沙飛土鬩水險肉
嚴勝蹟非所經心輒有小警而掩都意輕矣夫都燕
天人所合發也陰陽異特聽循稀宅吾知之以天流
泉應原土烝民止吾知之以人此
帝京景物略所爲著也故中原之山勢江北主江南
賓古聖先王篤生必於江北江北之山歸結洲風帶
從山後與圖莫過之木同未異者由也木異未同者
水也天下之水東趨滄海滄海所匯號稱天津故山
水之攸結莫穽我
帝京者也於焉神人萃物夾嵩成周鼓文漢代瑞像
壓冀謂何氣先符應他若潭雲塔影龍螺洞光木石
幻氣精熙游盛今古雖留吏僕未可悉數已侗北學

而燕游者五年侗之友于奕正燕人也二十年燕山
水開各不敢私所見開彰厥高深用告同𢘿奕正職
蒐討侗職摛辭事有不典不經侗不敢筆辭有不達
奕正未嘗輒許也所未經過者分往而必實之出門
各嚮歸相報也所采古今詩歌以雅以南以頌舍是
無取焉侗之友周損職之三人揮汗屬草研冰而成
書其卷八其目百三十有奇

三代法物其爲色非人世未考可以發明都燕之
意功在下世尤不朽矣

雲間幾社古文辭序　姚希孟

嘗嘆今之人才必無古人也而今之文必不能為古文夫古人而文人者必曰忠摯如靈均曠覽如蒙莊秉直如丘明負氣如遷而今未必無其人也洵有之而有屈亦無騷有莊亦無南華有丘明有遷亦無左史此其故有三古朔而今棄古以朝氣而今皆暮氣古人以文詞相高而　熙朝敦本課實於古文詞若詩皆駢枝也何以明其然也弘正之季變歐曾而宗秦漢變中晚宋元而歸初盛今則祧主仍還泰獻而

千金之享等於弱盧遞相詆實遞相師其為傒孟等也鼛鼓叢之路啓篳簬之山者為誰故曰襲也古者父兄教子弟學觚草象勺之年以六籍為乳湩而諸子百家皆糜餌也今則以帖括生涯浸漬于老生之宿唾幾幾進賢多不免伏獵金根之誚其好為詩文者猶是風生結習未忘竊黃鞶師肆習之餘以代紙（如此安得工）爲棘猴之戲否則謝去訓詁乃從事焉如閨中之秀（如此安得不惡）紀操井臼婦習粉朱風華韶令半銷亡矣故曰暮氣也古之人主張半右文所以長御太白子瞻各有眞

知己其他刀彩揚英者非當陸為之扶輪則同聲代其植幟至今日而文則誰憐誰忌人亦可有可無（連忌者亦少可嘆）作者或鷄口自雄旁覩則鼠肝非貴文章之下乘未有其於此日者其誰傳之而又誰攻之故曰駢枝也近有雲間六七君子心古人之心學古人之學糾集同好約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課彷梁園鄴下之集按蘭亭金谷之規進而受簡則勇競倍於師中衆而獻規又譏彈嚴於柱後此二百年來所僅見也諸君子不滌而出其副本以貽余如遊疏圃草木都非人間如

入瀲宮謬琳莫能名狀欲效一言罔置甲乙僅憶唐人評文其最者則曰搆木枝幹結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而開寒暑坐天子而朝群后又云亦羽玄甲延亙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闞然鼓之誠可畏也文章之妙約盡於此而余庚有進焉諸君子所為傾北海之尊剪西窗之燭永夕陶陶歎言娓娓者既從今人中得古之文矣請從古文中論古之人乎徒以文云爾則屈宋同抱哀音何以別蘧（必如此乃得稱作者）關賁施之臭莊荀各尋懸解何以分燕雀鴻鵠之操

許史府令豈無微類可致不至於皋升天拔入地沓同其誣賤豈非有一種孤行之氣亘星河而綿亘宙乎今之風會日趨日沉其能逆挽洪河之流抗暮烟而還朝暾者一則賴舉業家盡發二酉之藏而經生自囿者不得竄名文苑一則預名下士必置身千古之上而備鄙自甘者不得速衹清流此其青萍之末實始吳會而俯為麗景留為繁條極芳華明艷之辰隱寓鐵幹冰稜之骨則彝仲卧子輩以發孤為之招也迺有識者恐其標持之過沿為東京末造而吾獨

以文章占其未然東京之文惆而傑子直而易盡有霜林木落之意此天地閉藏之微也今則千章之松借噫氣吐舒蒸為崩濤走峽之聲可以蕩滌氛祲使妖狐老魅聞之而斯懾為樹寒花破蓓蕾而出結為玉圃散為珠田凡葳蕤菲菁者為行魚貫以領東皇之命而不敢分乞兒餘火為冬華不祥之桃李休明治象尚留於此獨是

聖天子大觀作人釐正文章之　詔累累掛壁而既曰文矣恐非文人不能正既曰正矣又非正人不能文此韓歐諸公所以起八代而光萬丈也若以枯木朽株而歷鄧林之材陳陳飽飣氣且逆鼻而踞案大嚼曰吾烏乎識能鮮誰不姍笑之必欲釐正請還而求之於古惟嗜古則必窮墟墨之林按是非之則而萬世之公論出惟嗜古則必托馮弔於銷沉之後定皈依於訛亂之中而人世之寵辱輕所以讀茲編者謂峯泖間斌斌多文人焉不知其為古之人古之文也吾亦論其人而已矣

六朝文自王李而後其道駁衆蕪穢于堆疊無章

摭拾失實耳然不免為貧腹逃拙之地若論滋蔓本朝何可盡裁博贍即儷句自是一體徐庾豈不足傳而必拘昌黎起衰之說亦太過矣況昌黎嘗稱屈宋司馬劉楊彼豈非以博贍標著者乎故雲間諸子宜為吾長先生所表章也

棘門集序

方震孺

有宋元祐之鉅公曰韓曰范曰富歐陽子麗焉其豊碑鉅篇爤穆藻炳其史記漢書之體而徵數公固偉傳呂亦賴于瞻先生鬼神之筆游泳出沒爲之寫生而猶惜其爲時代所限僅具史漢之體也文章之佐氣運豈不然哉往者 顯皇帝至聖極神冊立之際

序思頗自淵微萃下安分枯菀乃至寖成鉤黨輝川堀澤多所沉錮旨啓間偶一彈冠旋攖嵎虎碧血燐燐南北遞予幸而 聖人御宇褒及枯骸俾得樹麗牲之石於墓道或埋文隧間時茂苑姚現聞宮詹實以田間餘生起登三事操如椽之管覈實而載之每襃一人綴一事必溯其行已本末與夫禍芽禁始引批何脈指授何方娓娓鑿鑿揭日月而宣布之而大指則以宮闈菀枯爲崑崙星宿源一變而爲妖書再變而爲挺擊卒構逆閹爲尾閭之瀉而猶以其不可爲典也更立封疆一局以汚陷焉于是四十年來時舳機穀與羣賢忠憤遂若兩鏡對照凡現聞碑板等作覘其代言益斐亹而酸楚惻于情事海內傳爲信史而公亦以是困矣公雖困頓以歿而山河列星之氣雲漢七襄之文驚心動魄嘯風雨泣鬼神之語煒煒燁燁散布人間不可得而掩覆今嗣君所刻棘門集具在卓然與眉山共千古無疑而俊偉鉅麗法周其采固非時代所能限也宋人不云乎時人忌子瞻爲宰相耳此語似爲公券俯仰今古後先一轍豈不悲哉嗟夫韓范歐陽數公多將相壽考而忠毅野死忠憲投淵得禍之酷慘於往季是子瞻所紀者竹帛鍾鼎之績而公所紀者碧血青燐之事此又可爲傷心者也唯是元祐黨碑沉鬱日久雒蜀手牘藏者有禁即子瞻所撰述遊巡日月經奎宿之附會乃得大傳於其時今聖澤寬敷超越前代公雖未盡其用以歿而猶得以文章一道與衰起弊爲世導炬衣冠未寒而蝸鄉烏菜之章與日星並耀此則元祐諸賢所不敢頡頏者矣予受璫禍五毒備至幸而後公以死乃得以刀鋸餘魂序公棘門集差勝黃涪翁後先眉山竟不克一蘆訂其文故敘公文而不禁百端交集云

孩未先生身罹璫禍有赦歷九死無遺恨要其三朝有令名之卿先就市而免幸哉宜于蒜門諸公三致意也

霞起樓詩序

倪元璐

今人皆伊詩而敢爲之伊詩者以爲其道高之僅連騷賦之情界之已牽花酒之氣而敢爲之者以爲其景可驟邀而靈亦易召也如此天下之覩聲律之學猶併弄然猶且竊名于經而曰詩豈不悖哉天下皆竊詩則不可以不正詩天下皆正詩則其不可得正者夫竊之與正甚難明也竊詩皆以其聰明正詩皆以其法以法正詩天下之聰明皆能畔法以吾謀之欲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也以聰明正法是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高深之語）如是爲詩亦安往不得三百篇乎且夫三百篇者情才之大聚也世人以爲三百篇自有其光大和平而以世人所務爲纖艷詭險者三百篇則皆有之三百篇之爲艷莫如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矣爲纖莫如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矣爲險莫如曰遊環脇驅陰靷沃續矣爲詭莫如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此中參破乃可言）矣然以三百篇之爲此而皆以爲法世人之爲此而皆以爲聰明世人之爲此者要必有法而皆以咎其

聰明三百之爲此者要極聰明而皆不敢以議其法
此其道不可與世人言吾友李大生則固知之也大
生之爲詩有其十五風之華潔二雅之宏茂三頌之
肅穆而又有其島寒郊瘦白俗賀鬼其爲十五風二
雅三頌者人不得而及其爲幽奧詭鬼者即亦島郊
白賀所不能爲是故以大生正詩必不沒法以大生
之法正詩必不廢聰明此其道即大生不能爲世人
言吾固知之也大生之詩豪舉躁其早第曠目遐心
宋括段嵩
躁其官大行輶軒因牧潞部政靈躁其入爲吏部聲

氣通徹其折至幽不躁其不容於肘掾深慮遠以爲
之文心願以大生居官嚴變倔強天下想其人以爲
鐵石乃其在田蕭散夾曠天下讀其詩慕其風流大
生眞大聰明而其詩乃以聰明合法耳天下之大昧
在偃僂以壽其富貴愚博以誰其貧賤長樂誠癡頑
平生不喫茶識畫亦豈非鈍漢乎

鈍漢守法慧士破法俱不得正聰明合法乃爲規
矩之至聖賢入道豪傑用世皆準諸此不獨雕蟲
小技也

秋尋草自序

譚元春

予赴友人孟誕先之約以有此尋也是時秋也故曰
秋尋夫秋也草木疎而不積山川澹而不媚結束涼
而不燥比之春如舍佳人而逢高僧於綻衣洗鉢也
比之夏如辭貴游而侶韻士於清泉白石也比之冬
又如恥孤寒而露英雄於夜雨跡燈也天以此時新
其位置洗其煩穢待遊人之至而遊人者不能自清
其胸中以求秋之所在而動曰悲秋予嘗言宋玉有
悲是以悲秋後人未嘗有悲而悲之不信胸中而信

紙上予悲夫悲秋者也天下山水多矣老子之身不
足以了其半而輒于耳目步履中得一石一泓徘徊
難去入西山恍然入雷山恍然入洪山恍然入九峯
山恍然何恍然之多耶然則予胸中或本有一恍然
以來而山山若遇也予乘秋而出先秋而歸家有五
弟冠者四矣皆能以至性奇情佐予之所不及花棚
草逕柳隄瓜架之間亦可樂也曰秋尋者又以見秋
而外皆家居也誕先曰子家居詩少秋尋詩多吾爲
子刻秋尋草

人知秋色之佳不能如此第當友夏愛予爲董氏公畫評云春光暗透不必其然此于秋差可云透矣

客心艸自序

譚元春

客有自竟陵歷郊郢過江陵公安五十里澧尋武陵逆辰窮酉見閩之蔡先生抗言析義惜日不足忽思南嶽一日泥桃川泝蒸湘將從此上岳樓觀洞庭夏漲以歸往返且五千里而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題之曰客心艸客之言曰我乃今後古人而往返此路也古有以舊衆客二酉者穆天子也其心荒有以依人客江陵者王粲也其心卑之二者不足言此公安也予美所數月憩者也心沈沈乎其滯也此澧也三閭

所爲思公子也心涔涔乎其若淚也此武陵桃源也劉子驥所有志而未往也乃心之寄則已遠矣此五溪也太白所以入夜郎也因爲洞庭葉飄落之瀟湘其心至今耿耿在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我以蔡先生來以二酉窮南嶽以仙源問舟車復欲以洞庭南嶽爲歸路若郵若失獨行乎五千里之間無穆滿之荒無仲宣之卑無子美之沈無靈均之怨亦無子驥之高尚無供奉之曠容而自成其爲客心人各有心不可強也于是自斷其漁仙以上之詩而定之曰

岑心艸

大似白太傅襟懷

自序遊首集　譚元春

山首南嶽波首洞庭質之人無異詞予之好遊山水也其天資固然不至嶽而山不至洞庭而水不讀五經而先之以子史無篤論無正眼矣淵嶽洋而後他山水之美可以無溢他山水之幽可以不勞而閱也自題其所撰詩文曰遊首集虎井不得以金陵爭西陵不得以玉泉爭秋蒔不得以寒溪爭退尋不得以九峯爭客心不得以二酉爭寒河亦不得以閩里之情爭安然而聽于斯遊也萬一心有得焉將賴斯遊而以其詩文首諸稿乎乃質之人或異詞矣夫善其首者必顧其後亦猶夫人之屋然冠者裸之跣之其又何稱焉則安知今之首斯遊也非以自勵耶

友夏之人以爲勝于詩于文盡然

自題湖霜草　　譚元春

予以己未九月五日至西湖，三旬有五日而後返，又過英與窮若雲，以爲西湖之美在東湖，若雲之美在二泳。汲汲乎爲之賦詩以顯于士君子間，而七君子之賀其遭者，亦衆矣。當其不寓樓閣，不舍庵刹，而以拏舟書札托彼輕舟也，舟人無酬答，一善也；昏曉不爽其候，二善也；訪客登山，恣意所如，三善也；入斷橋，出西泠，午眠夕興，四善也；殘客可避，時時移棹，五善也。挾五善以長于湖，僧上鳧下，觴止茗生，篙楫因風，漁茭聚大奇，唱發流光，升霞斂星，移煙高霜，滿或閒郁舟之一歎，或當空闊之無聲。當斯際也，屬秋冬乎，屬之人乎，屬之湖乎？曰：不知也。細而察之，意綿綿乎空翠古碧之中，逢客來而若隔；日恍恍乎哀黃落紅之下，觸松色而始明。衆皋欣欣，借紅葉爲魂魄；六橋歷歷，仗明月以始終。我懷伊何，諄念及此。夫哲人早悟，入山水而神驚；志士多憂，聞黃落則氣塞。況乎望山畔，窅然無極，泊岸依村，動必遇箐，有西湖幽映其外，行待十野，而步步皆深，有高□□然其上，爭千里而屏障，欲窮江海，倒射乎韜光之頂，溪流匿陰于龍井之前，響聲依然，如蘇子過亭之日，泉事甚遠，同騐丞列木之思，又因而自念不已也。予清緣既不如人，壯歲又將去，已若得一間草閣，臨湖對松，半樽野航，藏身接友，老母背衛，從于外，子弟不相念于家，任野人之所之，朝在山而夕在水，度才力之所及，書一卷而詩一章，則西湖二泳之間，足吾生濟吾事矣。縱不能，亦必踐李三長蘅之約，樂饑忘返，往來小築間，自勾萌以之于紅落，自霜雪以之于炎歊，自喧寂以之于無人，靜觀一年之消息，默審百物之去來，其爲弘益，豈詩文而已耶？然二泳者，又予之所入而懼，懼而返，返而復思入者也。苟不憚精魂之微，年載之久，遊于其上，立于其中，映于其外，將使人蕩蕩默默，而不自得，長蘅何擇哉。

西湖可遊而不可止，余欲挽友夏更深入耳，日之外然，其言固自深快人意。

自題秋冬之際草　　潘元春

昔人言秋冬之際尤難爲懷以之命篇非是之謂也何嘗快獨無憂予之爲懷良易矣然則曷取焉夫已冬而秋不猶之方春而夏乎由鶯花藻野則春全在夏矣紅黃振谷則秋不逮冬矣故君子際之以答歲也況獨往苦少同志苦多汎則方舟登或其殷非甚暗滯其何默焉然當斯際也以遊則山澂澂而不至于癯水宕宕而不至于嬉故淵明所謂良辰人亦懷靈運所謂幽人常坦步拜臨塊下筆皆抱此想矣

澹宕之極

鸝吹集序　　葉紹袁

嘗讀豳之詩云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蓋征夫行役于外而其室家忡忡悄悄之情撫時而歎息撫景而咨嗟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者歟是以古來騷人才士每托喻于深閨或摹村于賢媛雁泣胡沙螢飛長信隴頭楊柳悔夫婿之封侯隴上秋砧夢金微之夜月靡不色飛神結思黯情傷列夫以摻摻女手寫渺渺閨情飛蓬作首則萱草可樹牽衣淚別則桃李可攀者哉劉勰所

云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者矣袁余居維荒落之歲月在孟陽簡書靡盬使遲北上雨泫郵花馬嘶荊草劍辭故國琖冷西風聽圯望以長征嗟來誌而內訌寒鴻一去梁燕孤棲媿無寶釵贈婦之書內人實同明鏡待還之感蘊藻之暇輒寄吟詠砌前芍藥架上蒲萄莫對離腸慵拈麗句映冰心于蓍綠憐瘦影于橫斜靠奩石硯斯焉已也素月風天寒燈雪夜或幽思之偶憑亦閒愁之忽寄感而爲詩積而成百非矜絮什聊以言志凄迷快

悅之意多斯聯綿戚殺之致聚焉爾瓜斯逾載幸陳
李畬之情叙把盈離獲蓮陶淵之服秦嘉上掾暫喜
歸家徐淑素琴于茲振響內人適出梅花絕句百首
視之梔子邑蕉娟娟令嫻之什襄陽石城凄凄聲韓
之詞壽陽粧罷乍綴迴文之圖玉笛吹飛畫入江城
之怨矣蔡文姬之風悲不待笳年十夫人之斷腸故
宜林下加以性本清恬詞尤歷落鉛華弗御綺組靡
曳守京陵之禮風嫻婉婉安衛門之宴早無摧道窮
戚叩角之年楚庭泣玉之日頗顏虞卿之臏離披蘇

季之裘而適涕慰王生舌期張子入秦攜手宵憐韞
秀之哀安而羞君不學札蒸之贈頗性弱質既病多
開織扶風之錦力怯七襄轉南宮之衣夢銷午簡故
非棄彼女紅實適怡蒸竹素爐香夕燉敢希明月之
簡鏡幌晨開庶儗春花之作謝家兒弟御絮因風雀
氏兒女桃花斷面斯亦追昔媛之麗蹤衝彤管之遺
芳者也是以看花寂寞動霏霏雨雪之思顧影流連
竊嚶嚶草蟲之恨遊子無歸天涯同夢狀春寒于香
夕悵月落于參橫豈若抑鬱雲鬟扶謝朓之蕭酌引

金卮拾江總之花也哉昔自春初今為冬盡夕陽斜
挂梅花又盈枝上矣梁淵東不云乎人懷前歲憶花
發故年枝憮然追感因簡而柞之題曰鶴吹聊供戴
安道雙柑一聽云也

仲韶早歲乞養蕭然食貧同于寒士然有賢配能
詩佳兒愛女悉能酬和合門風雅共歌白華朱萼
以怡其親人生之樂無踰此矣然任其能勝乎

讀范夢章詩稿序　孫承宗

今夫馭豪傑之材於觚管爲文爲詩亦復如豪傑任
天下不入其中不覩不超其外不爽然不超其外而
中入者拙不入其中而外超者巧拙非豪傑之才巧
非豪傑之心是唯真豪傑爽入其中覩超其外亦復
如爲詩爲文渾介四氣而風標爽顱獨標其致于秋
夫記言禮言德多言致蓋致言所至之標邁也四時
各有致而或菀或枯獨秋之致集四敘之實而澹冷
清虛亦復如豪傑之真覩而不爲拙爽而不爲巧昔

歐陽子賦秋以秋之聲之色之容之氣而中國函秋
之致其烟霏雲斂天高日晶卽草變木脫而槩于過
盛摯于既老一遭于所適遭又若寫秋之才之心而
遂以標其致至云聞行聲不聞號令則直狀豪傑沉
心爽手不動聲色于天下以春生秋殺之常而不覺
予向在周行或以詩文聞豪傑之品適在中林頗以
豪傑閱詩文之品蓋予友范孟章其人其詩文爲得
之頃讀其詩若爽襟袖遂爽心脾其佳勝往得之秋
初見衣裁群蕩將終隱于種書段爲聽秋又云景欲

並內延爪在時當絕勝趣秋聽又云酒華浮玉腸生
雪茶韻吹蘭氣帶秋三偶覺清冷有骨象宛如面對
清標若於陵聊城金陵蛇溝及漂母陸丞相方先生
諸作頓不當在篇什間後又逐簡秋聲其中二聯五
言如明月人千里秋風字一函分題當贈柳惜別正
悲秋時偏宜冷夜人半是秋山與秋同澹冷對酒益
清虛露華臨夜白天氣入秋清傷晚憐秋老貪清坐
夜分七言如秋生一夜寒初逗月照三人影未勞秀
色侵眉秋水湛墨光觸手古香生行色三更隨月冷

襟期六月帶秋涼人貪攬勝難言別月好逢秋不厭
重疊浪遠山描淺黛婿人明月趣清秋秋逢爽候隨
開社舫載名流便擬仙其發端結局如憶山偶得句
多半是言秋非貪明月好不願值中秋何事三春裏
冷然一片秋雨餘宜對月雖夏亦云秋秋夜勞人處
愁多夢亦多秋難方過半月却尚能織秋遊宜淨侶
忽漫却逢僧作意看紅葉遊將定趣秋月因秋深好
逢秋色自奇秋宵長自可只是夢無端遊了關情處
江空白露秋非蓼葭已自見秋容何得舟橫淺水中

清宵何事偏陰雨一歲中秋得幾廻廣陵濤起漲秋
間一棹乘潮夜抵關東籬分得幾叢花映綴秋容爛
若霞愛殺中秋好月光竹邊淸切水邊凉秋水蒹葭
綠水敷冷香亭外碧澄湖風物何時最爽森除將秋
甕是春陰不爲經秋瘦倍前愁心難理緒紛然如颯
然生遠樹大半是秋聲佳集無嫌數中秋定可仍歸
家看亦好勉日到中秋秋遊那得此好去做仙坡中
秋輸此賞荷露正娟娟如似帶高秋淸冽意誰誇穀
雨剪新芽嫩綠初黃憑看取晚秋風物盈春詩夠殺

文娛二集　序　四十三　甲

城南耕瘠土。年年塚半哭秋風當夏快來秋意爽兼
將凉雨快如何其古如照出淨明心秋澄而月霽西
陵秋草外高墳立突兀秋意散人懷復當芳月上新
秋亦已清況是經雨後出上精色寒冷光洗秋雨如
石馬夜嘶風悲怒哀柳泣秋咽露寒至秋望云霜壓
秋光碎林容似不勝近山空翠溼低野遠烟凭聲咽
風中雁影寒水際僧攬雲樓上望日在歲高層及秋
禊諸作何得秋之深也他詩雖復言春言夏言冬言
豪華言悲苦其致皆牀如竗明佛性潭仰印辟定僧

答鶴與同花爲煖春猶戀草樹當趁月尚淒衾着服
雲容當夏異撩人風物過江多展卷吹波翻石浪聽
茶沸雪攪松濤花下彈琴驚鳥驚松陰落子助棋幽
來青乍映迎風竹送日常焚入衣香鳥選樹影歸林。
亂。雲戀湖陰入岫遲又如仍攜餘夢去話待臥湖間
半掩門何意主人愛月明此等淸虛雖不言秋殊有
秋襟泉林三詩別具氣力満含用情事蕭然明神爲
在蓋心有致詩其一至也而詩亦有致如其心耳篇
中所云澹冷淸虛自是豪傑心致寓熱腸於冷實曲

文娛二集　序　四十四　中

清虛故詩得爲致備四氣之和而用秋具冲溶淸志
具見四氣之和而用秋處獨不沾滯不掛牽能英能
雄無小不大無故不新無濃不濟無滯不褻作事拈
軸而致見作詩拈筆而致見殆不假東海三年者予
習夢章久其爽手不牽不撼不效腐儒沾帶而一片
懇惻心腸又非復功名之士蓋其人之致合如其心
其心之致合如其詩故予于夢章詩云如其人如其
人

夢章先生和神清節見于歲暮文詞之間此當代

之群麟威鳳也

堯峯十二景詩序　　禹時華

姜元章古儒于雲卿之流也吾家私淑于石泉先生之教而元章世其學平生高致雅韻無它嗜好讀書復好爲詩世士厭斥權利試以爲名耳懷敝屣之意于竊言者惟元章一人予嘗欲爲作傳不果自傷其賤恐不足爲元章重也元章家堯峯之阯門臨大湖擁岡波繞讀書其間數十年今髮毵毵垂領白矣近見其堯峯十二景詩景各有咏咏各備體不一而足余十年未至堯峯披玩之際輒悲昔遊憶癸亥秋夕與魏平仲閻李復初呼元章共載湖中烟高月小堯峯如浮杯立水上夜午元章孤棹而返中流望之渺焉若仙今若而年元章愈老余馬齒亦加長矣元章高致雅韻不以行微能詩不以詩辟余嘗謂薛道衡空梁燕泥之語見殺煬帝孟浩然亦以不才明主棄之句見嫉明皇二帝于兩君子雖非感恩不可不謂之知己令二帝不知兩君子之詩徒衆畜之雖三公一庸庸朱紫吏耳士生今世雖望其殺與嫉尚不可得遑問其他然則元章之不遇命也亦時爲之也

嗟乎堯峯吐納刑水予向攝衣從之輒徘回不能去徒以深閟下里令千萬年始託元章之咏以傳夫不幸而不見知于世山水且然況于人乎堯峯故祀堯帝或曰元章將備陶唐氏之外臣以巻石爲箕山諸詩爲康衢之續則又非孺子雲卿之所及矣

茂先滿懷不平借端發之然怨而不怒得小雅之遺意焉〇節度全似昌黎

棗刻西子莊序

萬時華

今瞰長洲之苑汎錦帆之涇麋鹿臺荒鷓鴣殿廢然過其下者響屧之殷似破苔心蘼蕪之魂疑來淛面未有惻然遂無情于西子者夫人彼此相感然後情生當其離合生死有所撫膺酸脾然後情至人之于西子何情哉大抵情之深者非以義烈則以冶豔今試道武陵泛舟西子之湖鄂王廟在蘇小墓高艷魄忠魂行道之人同傷其感獨至西子或引論于傾城或揚勛于霸越若舉朱仙之恨西泠之流向所欷歔

感動者而交讚之然世之吊西子者賦或千言詩幾萬什兼之制舉秇蓄自予友朱子京始予京文上風流舉止自異世操觚能以詩賦擅者什四五不能爲制舉秇者百無一焉自予京廣其途以納之世之慊西子不欲以詩賦擅者盡得解衣盤礴無媿伊于筆墨之間此文章快事抑亦西子之遺也或曰昔襄陽書癖書淫或至拜石終日然未聞好色自喜今句圓文雅予父同風予京復何愛于西子哉余曰孟氏掩鼻之言復使西子千秋不以色聽須以潔著夫襄陽

周鍵潔癖于京取于是殆神明乎乃祖之好者矣余亦以制舉秕不以詞賦簽吊西子不奇于詞賦奇于制舉秕相與成于京之奇衆也

冶艷與義烈並論方是得情之正

送李先生序

黎遂球

吁嗟乎噫嘻遊固丈夫所快而兒女子之所深恨也十年來數送李先生行或見其袂濺紅冰臂環鵶髮一曲相向坐客皆仰面不敢直視殆難爲擬比相遇于長安中踏雪看花日指偏提索酧若不復知有當時人矣雖然彼一時也橫槊賦詩倚馬草檄坐胡床辭硯而罵丈夫遇知己慷慨然諾何所顧戀今先生復行矣吾恐渡錢塘玉環雙槳之間聽落日鼓鐘必忽忽如有所失矧此地沙乾酸風刮耳以至入燕市聞悲歌相和聲其或者有不相識面之故人在歟吁嗟乎噫嘻此一時也又豈兒女子啞咿私情所能消量萬一者江山不殊百端交集其以爲文章之助歟抑以發性情之感而善用之歟先生行矣遂球當郎來觀之客有知之者賦詩送爲遂球得而先之

寢食呂黎之文遂能肖其神駿

影園詩序

徐世溥

廣陵鄭超宗爲園城南接蜀岡夾南湖環居萬柳間
宗伯董玄宰先生過而游之謂其在山影水影柳影
之間也題曰影園鄭子乃自志之求屬余記他日又
以詩一編畫一卷致書曰予必爲我園記若賦且序
我詩夫園則鄭子自記詳之矣予未嘗至廣陵如徒
按記爲賦是重影也于是讀其詩前後數百首則凡
園之四望與時物及往來園中者詳焉乃知鄭子
所以工詩者古之文人多在山水之間而朋友助之

今讀園記遠山近水古樹名花備矣所與遊多四方
賢者夫地偏則氣清而思幽交遊多賢者則聞見廣
而不雜是故其詩簡而不寒繁而不穢蓋專于山水
者倚專于朋友希汜鄭子有二樂以洽二賛宜其詩
與畫並善也予嘗坐萬茂先淝園日晡微霞西留方
五六尺間疎簾交光衆柳颸而映之襍以風蕉綠影
赤氣交盪混爲異彩若金在冶濛濛溶溶湯漾不已
常欲爲詩貌之經年不得今夏客楚數坐吳石臣亭
中園花負城每夕湯華影在壁城上人行者車蓋荷
擔揺扇扶馬皆參變花影中人影大倍于常濟于花
而迅于飛鳥因思詩固非影之所能盡而影有非詩
之所能傳者也退而書之請以詩序爲園記他日如
過廣陵游名園或續序爲賦未可知耳

寫景狀物而不滯于景物但覺華秀之氣秋日揺
風

序

居夷雜録序　徐世溥
清賦大綱序　朱徽
鄭兵憲遏亂紀序　史啓元
○○烏陣驅蝗序　梁雲構
○○○文娛初集序　陳繼儒
○○○林閣雜詠序　韓霖
丙子房卷序　袁彭年

○弔忠録序　譚元春
疏齋詩序　李流芳
國朝制義序　顧錫疇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婁堅
昌邑陶氏族譜序　萬時華
宋文鑑删序　張溥
賀郡司理徐碩菴奏最序　董其昌
賀旌表盧母節孝序　黃道周
贈蓬萊令左君擢西臺序　錢謙益
壽何太安人序　黃道周
○○○鄭母壽序　艾南英

引

建文忠編引　錢謙益
○○媚幽閣詩餘引　姚希孟
○○巳卯春詞引　張岐

題跋

臥遊冊題詞　董其昌
楊女郭節婦傳題詞　董其昌

、畫跋凡十三則　李流芳
汪明府制義跋　黃道周
書唐四夷傳跋　李清
影園自記跋　劉侗

雲間 陳繼儒 眉公
廣陵 鄭元勳 超宗 選
豫章 萬時華 茂先
東粤 黎遂球 美周 閱

序

居夷雜錄序

[illegible][illegible]溥

熹廟末崔魏之難江右戍楚者六人吾父與焉其地曰清浪清浪在沅之西南猺苗雜處雖隸楚實黔也

既行就道道路之苦飢渴棲宿無常期所過故人或見或不不足云踰月而至至則窮居無所爲間作詩及文其地既荒服聲教所不及莫足語者以故罷去弗爲文文少詩倍之于是術記所歷山川風土人事及諸草木禽魚石藥之異者錄之起邑邑訖清浪名曰隨風取李白辭也終歲閒居貸書而讀之隨所見事物珍怪輒錄之曰漫鈔其續者曰續鈔嘗雨十餘日十步外即不得行因集古雨事志曰愁霖歷紀古來女禍以寄悲憤曰牝史其甲子以來所以得罪于時者則具載視夢錄此皆丁卯十月奉 詔以前作也嗚呼古之君子懷耿介涉亂世其能免于讒毒者少矣文王之聖也而拘羑里閎夭之徒至求文馬美女奇寶以贖之僅乃得免信陵君人豪也飲醇酒近婦人求死不得其他仰藥就義者不可勝數城樓鐘鳴門人號泣已乃佯死趨賀得生從容如故臣竊獨高劉安世之定焉患難以來諸在禍君子或備酖帶劍待命引決或縱酒若內擬效信陵或欲散金行間解禍爲散宜生之事吾父獨怡然就逮若未嘗知鼎

定之後積憂者成痼思傷者憒痺或竟溘先朝露不及見 聖人之典至于今啓篋發陳詩文自若則向者臣父之悠悠所得不已多乎清浪故夜郎地旁連五溪李白王昌齡之跡在焉彼二人者非有朝廷之大故罹黨錮之禍也直道而行小過見擯吟咏其間卒也獲免豈戍楚者固宜爲文文而終免亦地使然耶然吾獨怪三閭大夫賦離騷九歌而不能自解未若劉安世之定耳小子不肖既悲樂清浪之所爲于是遂大而梓之命曰居夷雜錄以志吾父昔時患難

之中如此也不肖男世溥謹書

其雄處忠難只有定之一字可以安命可以回天

非平日學問堅老而欲勉强鎮靜必不能也

清賦大綱序　　　朱徽

國家財賦半倚浙東西大氐直浙江楚諸郡邑爲最直浙有負海魚鹽之利蠶桑秔稻之富人民工巧技作之器遍天下楚地衍而腴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地利給足人事繼之本末之資足用輸灌獨大江以西土不若楚之沃物產技巧不若直浙之靡史言豫章產黃金然堇堇土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從古然矣百工游手半資四方樸心愚意蚩蚩之氓乃緣南畝而則壤定賦不時科索帶征加派盡出其中加

以水旱間作軍興期迫掾史橐橐並緣爲奸窮山僻壤無日不苦追呼而長吏需次至十餘年不調豈盡習俗頑梗不類縣官之急哉良繇色目煩猥期會無藝姦弊不盡釐剔懲無其術之所致也善乎饒理王公清賦一書余覽之未竟而不覺重有感也初公起家浙令以循良與等徵爲忌者所齕優游林麓十年蒿目時事久矣乃出補余省廉憲參軍無何當事悉公材　題授饒郡司理饒屬七邑肥磽不等致理亦異然窮櫩吸髓而難供堂皇焦唇而莫應縣縣如是

于是公慨曰余刑官也律刑名也賦殺夫錢穀不清
則獄訟所以日滋也臣上爲 天子理七邑元元下
佐臺使監司與良二千石同心而出治則刑官焉職
乃取七屬應輸歲額暨之賦役全書大者剔舉小乃
條析縣縣各有記籍勒成一編命曰清賦大綱其書
則有總票以昭經制有易知單以便觀覽有比較簿
以稽完欠有流水簿以防欺隱有總撤單以攷成數
有五則有十害有八說以條利弊蓋公之爲書至精
而其自序亦甚悉編甫成會以治蹟尤異徵入爲大

司農郎屬大司農天下財賦所湊四方長吏殿最黜
陟之關豪猾吏所窟名窟宅長子孫其中者也司農
之籍一淆天下胥受其病所從來久鮮窮竟者公趨
入 陛見退而署事吾知其足國裕民釐奸剔蠹率
以是書爲準則公所云平天下者平郡平郡者平邑
又云錢糧不患不完而患不清吉哉根析情僞通達
治理洵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豈獨饒陽七屬已乎願
遂獻之 當宁頒布海內永著爲令使司牧者手一
編座右朝夕精思而力行之則民生何患不安公帑

何患不充姦宄何患不緝長吏何患不璽書勞問賜
爵超遷而猥以若升若沈奇之參罰若夢若醒聽之
功令哉嗟乎自盜虜互擾吞眷多事撥措裁節因權
派派不一而足識者莫不有焚林竭澤之憂要云無
可奈何此豈忠臣智士之所爲用心乎公于勒練二
餉獨謂事出權宜會當停免若不忍遽編入爲例者
此尤足見公忠 君恤下之思無乎不至故其于固
本深根之論娓娓數千言不倦也噫安得盡如公等
布列中外相與講究至計顧若畫一言兵則兵強治

食則食足內有以奠安邦家外有以伸威撻伐如是
則 聖主方將從容負扆崇寬大之政採便宜之論
罷額外之征停非時之調大侈減食穀馬水衡減食
肉獸蠲租賜復緩賦輕徭與民休息直恐不旦夕得
公與共治平七邑之效夫非始基之歟 本朝若夏
忠靖凡倉庫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袖一
日 上問天下糧數即具對毫髮不爽王恭襄在曹
郎時泉貨出入素稱練熟及爲尚書於邦儲斂散酌
盈濟虛曲盡其宜非分干請執奏不易公循此秉用

眞可以方軒軼駕於前賢矣然鳳陳平周勃親佐高祖馬上乃懵然不知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至云宰相佐天下理陰陽順四時徒爲夸詡自飾豈其情哉公居嘗風節凜然器識明敏有濟世大志理饒歲餘載米之官今曰吾愛郡水清且漣耳旬日緝巨盜二十餘人不煩聲色萑伻屏伏嘗與余言鹽筴事甚悉蓋留心國計如此簿書之暇著述尤多所刻詩文各若干卷然其經濟大指莫備于此書是爲序

文娛二集　序　六

修之實心任事不避勞怨少年爲令仁和甚有聲以作茗相見剴然自是益堅識益老理饒一年多所平反沉冤悉爲昭雪而又憫余有田賦之中飽見蔚釐定清賦大獨非但爲民其便于官者多矣今上臺須行爲耕甚所患蠹吏惡其無利于已將失其籍耳○予羨兄弟皆深于史學故其文與平準書循吏傳相表裏

鄭兵憲遏亂紀序　史啓元

府恒讀唐史竊惟安史之亂二十四郡望風靡潰獨顏魯公守平原一城屹如賊兵阻不即肆然入關當日論保障功者推首魯公終今豔稱之揚郡亭原奥區也屏淮襟江舊都蔚然在望江南百數郡上腴劇賦咸居給裕而又四方輸航之所湊集輸邊鹽筴之所倚辦揚安而東南安東南安而天下安揚滅綦重哉流賊蔓禍七載其勁悍烏足儗安史乃當事失算致秦晉豫蜀楚

文娛二集　序　七

蹂躪幾半天下今潁鳳被毒陵寢震驚揚距中都十舍而近勢危且棘矣獨邀有天幸而以潛菴鄭公之賜吾揚也當賊之破諸郡邑城也往往布諜于外伏姦于內用是豕突一呼而燎天之焰灑池之血淫殺無完室遺嬰三靈慘動微吾公內剪巨姦外擒黠謀以至積楔除器增陴浚隍連保甲連什伍凡屬撤桑至計靡不籌之精而眡之蚤者其有不爲潁鳳之續乎嗟嗟四方雲擾而揚市肆不易六省流離而揚耕鉏不變閭歡士謳愉旅所過

（實績不朽）

如媿忱席公之功尤在脅公上且也賊追穎公急奏記中丞提兵移鎮惜中丞嘆嘖不前回思鑄六州之鐵鳥乎及哉昔韓范兩公爲宋室一代宗臣著勛兩塞其聲實暢茂則自典郡方州日砰硧遠邇公安揚之功偉矣一舉而安東南安天下此胡待識微之士而始矚之今天下北拒虜中原拒寇

聖主旰食

廷臣焦思擔荷艱巨以撥清宦掃坐致太平非公而誰哉元揚人也敬從揚父老子弟颺一言以券

鄭兵憲公保障吾揚功同再造其職內應捍外謀修垣設備不可盡述皆敬余所輯遇亂紀中然公能善下集思合郡士民同心共贊故無移筭而老成鄭重無若史禾嚴先生荅先生憲楚時辦賊有功故情形在目而又疲神敝力蚤作夜思以圖之年逾七十勞于壯者先生之功可配食兵憲公矣

烏陣驅蝗序

梁雲構

當丙午之秋蝗蝻突來飛蔽天日過蘭七晝夜乃絕詢之農父有生年八九十未嘗見其異者所食禾黍略盡更五年辛亥再催其患雖捕之者授錢授粟而猖獗彌甚飈婁汗邪制如也歲饑僕以是冬始受邑符乃效青州故事聞令捕之民用是以無憂於二鋪問歲大熟方穎粟時蝗復來視前蔭愈張餘愈迅所至一空農夫餉婦啼號大作舉哀原野抵蘭忽有羣烏緣阡待之蝗方會食烏飄怒飛而起利距長喙修如乃確蝗之死於搏擊者可什之五被剝者可什之三乖翅而逝者可什之二隣郡皆苦蝗獨於蘭一無所犯茲非烏也力哉在昔輿鼓卿珪集冠流星烏贊有靈然皆有以名之我侯之翼我蘭也不翅烏之翼其形也其甫我蘭也不翅烏之甫其雄也其營我蘭也不翅烏之營其巢也其措摭而闢我蘭者式刻之上大夫之爲刹或勝之吓謀之户碑或形於紳士之紀頌童叟之謳歌仰以方渼渤海諸君子何多讓焉至於群鶯之蔦德擊偶之雄威生魚齊馬之清節韜

鷄伏虎之明斷是所以却蝗者乎是所以逐鳥者乎鳥奚知何以擊蝗奚知何以去也一時謳頌遍作勞及鄰郡皆詫其事而竊有詠焉多以郵筒見示者余彙之可得二十餘篇將以傳之史局更有請者曰是固足以紀異今有二事得不遺之乎麥䕶十倍何如雨岐四隣皆爲陽侯所齧而蔺大有秋兹垂蝗可稱三異者矣余曰然姑以此紀此二事者後當有作余尚續紀之

烏鳴告凶乃能轉禍反哺之慈尚其餘也然則見殃民者而喜不如烏矣

〇〇〇文娛初集序

陳繼儒

往丁卯前瑞綱告密余謂董思翁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聾地啞庶幾免于今之世矣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讀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弇州公代興當轟逴嵩後生輩重趼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之袁氏思出而變之欲以漢幟易趙幟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孤山武四起神鷹掣鞲而擊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弇州公見之亦將感得氣之先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豈是之謂耶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淫杜預癖柱下之五千言毘耶之四十九年法即至人累世宿劫不能斷文字緣而况吾輩乎嘗反覆諸賢文一讀之蠲愁再讀之釋滯三讀之不覺呻吟疾痛之去體也其庶幾大祥之

援琴乎哉余曰寧唯是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請吳道子請畫鬼神於東都天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縗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鑒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于清讌玄暉娛於澄江未足比於文娛之壯觀也

初余集文娛當采焉耳先生從史子刻竟以傳遠豈非以玄賞更哉

林園雜咏序

韓霖

先大夫有菟裘在城西之龍泉里伯氏徐州牧更闢之稱玻璃園蓋以水得名也水從北來引鼓堆泉經西嶺之半如帶下灌梯田數百畝同源兩枝一注東嶺下深淵南奔村坻無利焉取人所棄然清流湍激葭葦參差古木野橋望若圖繡余同季弟九光推玻璃園于伯氏相國南得地數畝插柳藏鶯鑿池貯月而隣畔持券來爭得善價遂廣之循東嶺開徑路斷爲梁梁窮喚渡兩水分流皆爲園有稱林園云枕水際山板扉斜鄉書蘇和仲白雲自占東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之句草堂瓦屋照影波中翠篠紅蕖吹香鏡裏爰有黃鸝白鳥夕鴈晨鳧青魴赤鯉之屬飛鳴滑躍俯仰親人又有千章雜樹煙接雲垂百尺飛泉晴雷夏雪主人逃暑避客如住水晶宮若暫到城中似被謫人世或南客來游愛玩徘徊不能去依稀故里恍惚新豐水之移人情如是哉伯氏玻璃園以蟋蟀名堂有良士風焉余乃歌山有樞蓋有感于天地蘧廬人生駒隙今我不爲樂知有來歲不靖節是吾師也絃誦

之暇偶有題咏山陰余無名過訪稱善如數和之余笑曰余園如粉本初成章葉未定予之奬許無乃過情乎雖然輞川蘭渚附文以傳白雲青雲自無名始後有憑吊茲園者可想像於斜陽野水間耳

甬公磊然俠丈夫甲戌上元諱友夏李小友張爾唯陳木叔李子木諸君開社長安燈市拉余入乃與定交氣誼甚合既被放各有鼓盆之戚奇厄又同余歸以目眚不能讀書栩小園城南在萬柳二水之中董思白先生題之曰影聯以自遣會甬公數千里郵寄一函知其有林園足樂寄托又同但余遂其吟咏之多耳他日當互相過從以訂其勝

丙子房卷序

袁彭年

國家科舉法參用宋而密其制典稱最重兩畿地大物衆才淵亦偉叢也于制尤峻吏驗錯江南北難上第且治與等非歷考績弗得與其非歷考績得與者或李之猷久于次弗則其比而上者遜質也非若諸藩郡若邑止循其所出之格不需積歲其分房專經雖無鉄與復必從而互更之且寢而後焉以志莫測非若諸省闈之房自爲經或值其右而偶一易與吏之再臍較而不得不易也若此者凡以抑競而杜私也余以淮理丈毘陵後因得較一經從視春秋循制也入棘之日未嘗不嘆其法之周然余竊觀古州郡叅衆其要惟在簡良一千不及其委以選士莫不崇之以其權期之以其正未嘗先爲必然不必然者以持之于其待選士者知其待士者其得士宜隆今按一例以爲名復變其本以寓防有司者之得人而與乎此與入而不得有所專于此皆不惟其道之所存而惟其法焉當世之待取士者已如此矣取士者之于士其于文事升降離合之間又豈能盡惟其道之

所存而不少屈于法也哉。雖余不敢出于此，而其不盡出于此者，其意競乎其難之矣。故余于鐖試始終之際，有深感焉，積刻成爰，次其事于端。

功令之嚴，而專以微額小蟓是操，使當事求才之念，不勝貽累之恐，不得不置非常之才，而取中庸者以應矣。此特丘之所以有屈于法之嘆，究竟道法兼任，而方士中之錚錚者，尚以字句苛求，將目眼何所見乎。

弔忠錄序

譚元春

中丞楊公大洪，以擊魏璫二十四罪，逮繫詔獄，榜笞刺劃，一身無餘而死。當是時也，天下之人，腹悲膽寒，而不敢言。其後二年，今上深褒其忠，就奸人以慰貞魂，郡伯胡公于毀巢卵覆之，又從而建祠宇之。每內加與不知歌詠嘉樂，其至于邦官之家編纂小說傳奇之部，鐫成圖像，其于常山之血，侍中之髮，若已成金鐵星斗，不可朽壞，男子在世，此為大快。而鬥人哀之，為賦黃鳥，以為百身之贖，不如一言之知。中

丞所不惜府怨，悌僑奮身一擊，頭與玉俱碎者，祇是顧命二字，盤梗于衷，死不擇音耳。　光宗遺命輔皇太子要緊。　熹宗臨朝，亦問翁子官安在。唐人有云：布衣一言相為死，何況聖主恩如天，變負之臣。義以為死不容誅，死不容誅者，死不得所也。楊公勁氣一往，為鳳為鸞，而不知痛癢之人，必坐之以沽名。且謂逆璫後來之禍，公激成之，真所謂奸議論，而不（不必盡也）樂成人之美者也。予嘗言士君子，仿中，不可無愚拙人事。如石工刻子瞻諸公為黨人，不願鐫安民二字，

石孝忠感李愬之恩傷其功不見于天下推倒平淮西碑一以好德之良一以不平之氣然兩人俱目不知書無骯髒生死計較爰當亂其們中故與聖賢豪傑無異而世之黨逆璫以下石楊公者其視此何如哉不愚不拙遂至於此傷公必屍視而僩笑之矣乎忠錄刻成因為書此以報辛程二君焉

為此等文亦足激烈乎心和氣出之乃異于小說傳奇耳

蔬齋詩序

李流芳

愚公蔬齋詩凡三刻矣余嘗為序其二集別二年而愚公之詩復滿篋中出以示予其格益工益能達其所欲言者余曰子之為此將以為名乎抑有不得已於是者乎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休而白樂天詩成欲使老嫗讀之皆能通其意兩人用心不同其於以求工一也然余皆有疑焉以為詩之為道本於性情不得已而詠歌嗟嘆以出之非以求喻於人也激而亢之而使人驚抑而平之而使人通豈復有性情乎曰非然也夫人之性情與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人人之所欲達而達之則必通人人之所欲達而不能達者而達之則必驚亦非有二也然則求工於詩者固求達其性情而已矣詩之傳也久而且多凡為詩者不求之性情而求諸紙上之詩掇拾餖飣而為之而詩之亡也久矣愚公有詩之性情者也生於山水之鄉有園廬僕妾舟車琴酒書畫玩好之具可以為樂而終日袖手而哦其樂之殆似有過于他好者此必以為性情之物不得已而出之而非徒求工以

凡文之道皆然

此二句妙

爲名高者也其可以語於此乎愚公有所幸婦人好書能詩愚公自序其集行之夫愚公又能以其所好者喻諸其人斯亦性情之效也已

余不解今之爲詩者如何而可得此釋然噫難其人矣

國朝制義序　顧錫疇

王天下有三重焉曰議禮曰制度曰考文文之重於天下久矣而況我

朝以文取士非文則無君臣矣則考文即在制度之中今文不度非制也

聖天子慨然有息邪放淫之慮親取闈藝而斠度之然於文體無所益損爲臣者忍不以

聖天子之憂爲憂乎顧在廷者各有職業無暇蒐輯余家食七載且生於文學之鄉羅文甚便敢不效一得以忠承學選成名之爲

國朝制義則請以制爲

學者明之夫人孰無才然有才而不能盡者束於制也夫人孰無學然有學而不得騁者拘於制也此制義之所以獨難於諸體爲諸體能困人之無才無學而制義獨困人之才與學也夫國家誠欲得人而用之何不出其才與學使之橫厲一時炳蔚千古而必欲束之拘之者何爲此即聖賢戒愼恐懼之心而

二祖

列宗用以節嗇天下之精神斂藏天下之命脈一洗其浮情煩氣而約之於大中至正之途是故及之事

上賜共以之治民則潔以之討吏則要以之豐財則理以之庸禮則秩以之詰兵則靜以之明刑則物以之庇財則法以之陳謨則昌此即先聖之所謂矩而特於志學之時即欲其不踰期早收乎天下之士之用也慨自人思露其才炫其學而制義於是乎亂矣此其盡作者之過與良錄選者無畫一之準繩海內之為師者無以傳為弟子者無以習故不清其源而徒禁其流流愈不可止余是以殫三年之力彙

國朝之名文以萬計尤擇其精純者共三千有奇大抵詳於昔氏而略於今人非故貴古而賤今也古者惟恐其滅沒今者猶易於披索也其間或有因其人而存其文者必其文之果足以存其人也或有不因其人而廢其文者亦必其文之果不足以廢其人也又有名公而文不載此則余淺陋之過而非有意於去取也惟王盡制惟民從之請自士始是選出而海內之士蒸蒸向風文體翕然丕變余即不敢謂有功於聖賢有補於教化而稍分

聖天子之憂儼所謂野修可以當朝守余將藉之以

劉揚休命焉

集中不錄時藝序以近日此體多套括不情以至假以淺恬恢私尤爲惡習可歎先生此文以維

王制立論確然明其有功而不可廢鑿鑿不磨故足錄也彼有詆制科可停制義無用者殊

祖宗之戮民哉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婁堅

昔人之論謂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然則應試之文其皆不足以語於古歟予以爲苟得古人之意雖（文體遊戲之說）降而應試不害爲古不然許規摹秦漢要爲世俗之文耳文章自漢東京漸以衰弱迄於唐[illegible]作者再振起之其才氣之秀傑與所自得於古豈減賈馬二劉楊班之儔哉而或者乃謂古文之法亡於韓不知彼所謂古者何等也蘇氏之識贍於文而疏於識目以兒童信非過矣崑山歸熙甫先生少而蓬於經術於

注疏無所不讀厭薄時之文力追大雅尤好左氏太史公書平生丹鉛其旁提要鉤玄不啻數本雖繁簡少異要於先求指歸次第菁藻而唐宋六氏之作則皆所沈浸而取裁也間語其門人吾久不讀歐蘇文輒自謂庶幾及取讀之不覺駐乎後矣然至其得意於曾王亦不多讓（可見曾王不逮歐蘇）爲文言吾爲舉子業信筆縱橫而世多以爲奇至爲古文辭必謹於程度不敢少自逸顧其深知我者舉世僅數公而已先生嘗爲人序其文中有妄庸之識或曰妄誠有之未必庸也先生曰予未之思耳唯庸故妄唯妄益庸簡者莫不心厭焉當是時吳之以高文稱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不無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摹爲小幅系以傳贊屬予書之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始傷（先輩亦嘗談從心處）而司寇季子　爲予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策頗語之曰此乃可謂策耳吾皆楚錄文（今人一味）豈能及哉（自是得其學實乎）予以是歎服司寇晚年識益高而心益下蓋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之也先生之從季弟有達非聞甫嘗梓其應試論策若干首刻而傳之而其孫

昌世文休甫謂余居常服膺先生之文於今時特爲眞正又所聞於其門人者頗詳因屬爲之序夫先生之所自得於古而予之獲聞緒言略窺見其涯者蓋古文辭非科舉之文也顧其時由緒餘以應有司之試者要自超然亦不同於流俗人之作矣父執傅士凱張茂仁兩先生嘗見語曰吾師之論泰伯至德聖人之心無窮場屋之文未有其比若其縱談理學出入於南宋諸儒會通其說而發之以汪洋超忽殆得之莊子它人莫能企而及也又曰先生少嘗就試論

袁安任隗自言學未成史書未淹貫不能破的而世已爭傳誦之况其得之審諦者乎又况其他文之高雅者乎竊念予即有論說不足以盡先生而私喜其姓名得附見于茲集則姑述宿昔所聞以復於文休庶幾以俟後之君子當有讀是集而悠然會心識其與時之人與者若其終以懋績故實瑣繪語句爲工則斯文雖勿刻可也

董思白先生嘗言震州先生古文辭卓然大家遠出制義之上今觀是自許亦謂真知言也余恨未見其全集僅于明文奇賞中染指一二已足靈食歐蘇宜爲弇洲先生創服以予采序先生亦似蘇公序歐背嫡系也

昌邑陶氏族譜序

萬時華

蘇子瞻記遠景樓曰眉州之俗士大夫門閥相高推次甲乙謂之江鄉非此雖百世而婚姻不通是非獨眉州吾江南爲尤盛江南州火延接貴家鉅室比次如魚鱗閶閻單門宜不足爲大姓齒邈遡而上之非獨江南所繇來者遠矣齊推因高晉推欒郤典午而降朱張顧陸范盧王謝之族搢紳以爲榮華朝廷先其進叙蓋氏姓之重如是至于家有譜猶國有史爲孫子者鉛槧論著藏諸家廟雁系明先德若蹤成定。同異昭恩義隆久遠接蘇氏之言曰觀于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夫譜之作可油然而生其孝弟之心斯亦不可已矣吾西昌邑諸陶系出晉處士靖節先生先生當晉宋之交令彭澤八十日而歸家潯陽之柴桑稱不以官號而曰處士大節若焉先生詩澹而遠朴而厚獨近于三百篇大江以西詩派廣遠實自先生始且自士行爲晉大尉功名見于當世祖孫一出一處或運甓以自勞或種秫以自逸皆足奮乎百世之上故陶氏在潯陽今已千餘年絡繹蟬聯

布在諸郡詩書宦貴久而弗衰葢明德之胤固有然矣按昌邑漢哀王徙居地王既侯海昏爲今奉新建昌諸治此曰昌邑仍王之故號耶行其野荒城殘堞凄然禾黍荒烟白露餘址空存而陶氏土長其間阡陌縱橫廬舍隱蔽冠裳照耀蔚然若都今嗚嗟乎王以大漢胄裔身爲天子數十日而廢廢而介若江南地不越一大縣身殁之後又已蕩爲荊棘蒙茂禽鳥啁啾徒令有心弔古之士過而傷之而益節之孫子既盛濟陽復有昌邑夫爾川之人丁遂不能與

八十日折腰之令爭尺地有役人德不德之故斯亦可以恢然而大息矣陶氏譜繇來久遠宋咸純中祖袁州軍判公叔量嘗成譜于廟而信因序之今孫共某等復輯新乘諸陶之散在諸郡者系牒雖明但不及鳩衆集事而姑以昌邑爲斷昔蘇氏之譜其族也味道始遷于眉譜即以味道始曰親盡者不及譜爲親作也陶氏之義固亦已侈矣且余讀淵明送族祖長沙公詩惓昭穆之已遠用躑躅于行路人易世疎益淵明之意固已身傷之則諸君之于斯役也用譜

大有感慨

柴桑之宗亦養徵君之志尊祖敬宗收族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徒門閥相高已哉夫即以江南門閥推次而甲乙之亦無以先陶氏矣

含情無限烟波渺茫此等文極能移人之情養人之性

宋文鑑刪序

張溥

宋孝宗雅意右文，從周益公請，命呂成公編類聖宋文海，書成，賜名文鑑，朱紫陽氏鼓稱之，其書自建隆以後，建炎以前，三館四庫，故家遺籍，蒐揚殆盡，雖渡江未備全書，俟後，其於東都文苑，用意勤矣。紫陽稱此書盡善，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變化，咸在其間。非選粹之比，然選粹二書流行學校，人無間言，獨文鑑諸譏不免多口，余竊悲焉。昭明太子創新選體，世便諷習，六臣裒註，學附爲榮，姚氏文粹，折中英華，因

人就功，以約見賞。文鑑本錄江鈿文海，益公奏其差謬，成公被旨銓次，損益之際，盡更故轍，又選粹短長，易代而議，怨怒不生，文鑑則以本代之人，選本代之文，好惡舉分，側目者衆。程伊川先生，儒學之宗，表奏箴論，萬世不易，議者猶謂其不能文辭，緣此推觀，寧有定論。成公以文鑑編成，詔除秘閣，陳騤繳還詞頭，再命草制，語多詆薄，奏議之選，出自實錄，近臣議口，則云上毀祖德，前人之論文公而疎，後人之論文私而密，世禰下則選彌難矣。宋初尊尚楊劉，聲律未變，反古之力，陶自穆修，繼以歐蘇曾王，弘風益暢。然以經術湛深，文章爾雅，如劉公是，其名竟不得與晁諸子並驅，當世豈舉賢好文，尚隨俗耳食耶。夫欲選宋文，必先論世，神哲一時也，高孝一時也，二程之學，見譏於眉山，而忠愍則同，同甫之文，不合於考亭，而復伉則一，學者知其人，即可以相其文矣。倘必欲求至極，周秦兩漢大文自在也，四家六子，未離風會，豈人力哉。

天如手不停批，篇不去手，或有著作，口授記室，一揮而就，不加改竄，莫不原本精覈，規製宏整。凡年音問頗疎，無從覓其新構，即史論諸篇，亦未及見，僅于五選序中錄其一首，以當染指云耳。

賀郡司理徐碩菴奏最序　董其昌

陸士衡文賦曰課虛無以責有文誠有之仕亦宜然彼賢人可久之業太上不朽之事皆契在獨知藏無朕迹於德謂之隱於善係之陰何嘗稟成於朝署司命於主爵哉而或者謂朝槿之可常信夢蕉之足據所保者在此即所捐者在彼而廉耻節義無所不捐矣則贓實之爲患不可語於達人之觀也吾郡大夫西安徐公筮仕時嘗爲廬江司理繡衣持斧爲崔大夫自牧伯守長以下慮無不搏心先意自全威稜之

下者而公平視之無所阿邑適有徐守之讞相忤業其官歸徐守者江右汪君心淵也始東方妖賊壓彭城境此南北咽喉關天下安危不小賴徐守善爲兵多方畧扼其進賊委城遁去張睢陽輩人也而失驩於備兵使者趙君趙中之於崔將行貪吏之罰須衆理官閱實其罪法在重辟中衆莫不心傷其寃乃輿慷慨激昂明其不然者徐公也是役也公仁心爲質鴻義生風陰德通於神明令望重於山岳所保甚多所捐甚少惟一官耳嗟嗟倡者和者何人哉崔既入擬國倒葬奸璫之長夜漫漫孰知其旦賴

聖朝更化群公訟言　賜環有命復爲松借則與公同解褐者皆已駸駸日月之際公無幾微厭薄故官而識瑩練而神益完有泣罪之仁有定亂之畧有平反告母之孝情有不茹不吐之風乘譬之陟羊腸遭瀧瀨而結轍九土揚舲百川易於馭平地也三年報績特尋常事以公始念不及此故同官賜之以志彈冠之慶云昔漢于公以官[illegible]吏[illegible]更千載而有錢若水又更五百載而[illegible]與之並立奇男子

故自不易食報當亦殊絕今　天子褒誅爵斷蒞過漢宋彼于公之高閎若水之急流其足爲公稱哉其足爲公稱哉欲因郡伯諸公祖之請而揚厲公之百一如此

遁妖之亂已逼黃河賴徐守江公心淵懸重購募死士力拒得不渡否則不惟徐陷淮揚爲其續矣會以兵憲趙公妬其功誣以嫁發庫藏趙故崔㕑心請上其罪必寘重典時下四郡司李閱讞莫不心知其寃無敢代雪獨徐碩菴先生力爲之辯具

狀犯趙而且從崔崔怒并上先生罪被其官先生恬如以為所失甚少所爭已多當是時年過五十矣誰能具此達觀耶且于汪守素無一面而崔重先生才又恒格外遇之竟以此左尤足重也先生去即有阿崔而得銓部者方甚笑先生之愚而揚揚志得今亦已矣何如先生始終一司李而志已遂名已立耶然則所失少而所爭多誠哉其言之不謬也

賀旌表盧母節孝序

黃道周

老子曰天救慈衛何謂也國食於其母家食於其母高閭之門內無慈艮其實不穰故天下極豐百榮憤張衛牢不慈橋臂自雄瘈狗相伺其轄必亡家道將理厥有士女以似以續以為徹主故為慈以救孝孝以救義救孝則天下歸德救義則天下歸制為慈以救節節以救儉救節則天下歸信救儉則天下歸利焉故禮以衛貞財以衛清至衛歸慈乃與天隣天道之所尚慈者以為露雷風雨皆出於地地皆不任而獨自以為牝翺翺然使生者得以養死者得以葬如此而已易曰先迷後得無成有終救迷而衛終生樂以人名而名之於天故因命章以余所觀盧母張孺人天衛之矣所謂天衛之者孺人之嫡於盧甫可逾載祖德不殄而孺人有子蔘茶叢集垂四十年內有喪際之棟外有睥睨之覬天救盧氏則必以慈衛孺人天衛孺人則孺人始得以慈衛盧氏故盧氏之有孺人所謂天救孺人之撫有盧氏所謂慈衛也子產者鄭國之相也而國稱之曰母夫豈以子產無烈火

之焰竹書之務也乎為人臣子心創而著其忠孝為
婦女心創而獲其節義各以救人則不獲自救以衛
人則不獲自衛所獲其救之衛之者天也孺人之為
閫相有十載之姑十五載之翁二十載之兇孳戾宗
以孝則觴下之尨莫之敢尸以義則日夕之慝莫敢
作以節則自甘而安以儉則不過乎物是非一慈也
而謂慈領之者猶夫墳衍之生露雷嶽瀆之起風雨
墳衍嶽瀆不別於地而地包舉之譬於閨僑則慈道
含四矣故持人家國不明慈衛之義者以救國則無

以衛其家以救家則無以衛其身孺人之翁司徒公
方為銓郎時江陵初柄國用威楚束濕海內既濡首
不自終制海內章奏道孝義者率格不下司徒公當
時心非之也令海內又明法上下逡遁以文貌相羈
然小有劇賊熛勢力劫士大夫則士大夫俛首汗面
從之　當宁不得已廉諸海內孝義之行用章闡風
示之則是天下士大夫率自救瞑眩藉是笄髽者以為
發藥也堂內即甚慈用筐篋盛其喜怒諸姊授管鑰
投地豁然則櫛縰有剉痏之痛安在嚴家之無格虜

乎士大夫固自嚴以　當宁覩之則猶孺子也姚安
太守張先生曰吾女幼而知書識道理遇大事有擔
當不為浮議所動天下固多男子識道理通詩書值
大事委擔相視逢儲奴談禍福吉凶目瞠然不知
所謀遇金炭輕重崩角摯昂者不可勝數此其故豈
可僅撫篋扳作之乎天下無事不講救衛之術驟有
事又不得志操婦人冠統而前則是使雄貌雌聲者
相譏為笑也故謂天下失德救以孝天下無制救以
義天下寡信救以節天下失利救以儉四方未得吾

慈不失以張孺人之慈立於虩虩四顧之際抽緒如
綫以至於衣被方幅使天下賢俊長者望其胤子如
吉光威鳳冀為儕輩恐不可得以是而衛天下猶揜
竈上緬井而舉之也巾櫛而有閨僑則是在斯矣于
是八月曲周路直指述諸風誦以孺人之行達　宸
聽既有命遠邇翕然姚安諸昆從謂余實知之余謂
是天下之慈衛也故因為解老而又舉之以當頌於
此

文甚方嚴讀之不寒而慄

贈蓬萊令左君推西臺序　　錢謙益

崇禎十一年五月海內郡國吏以尤異徵者久大闕下　天子悉名見左順門親問其治狀命尚方給筆札條奏兵食大計擇其尤者若干人充翰林科道之選而蓬萊令雒州左君推山東道監察御史先是孔有德據登城以叛君單車之任受事于濟水山間兵馬倥偬先後數十戰身冒矢石八月而城復當是時殘血骨樓櫓遺骸撐閭巷撫恤痍瘼扶養孤寡奪赤子于強兵悍監之口繦褓而衽席之君雖一邑令

中朝士大夫所推衆文武具備身兼數器者必君也今一旦簪筆荷槖爲　天子之言官　天子不爲不知君矣君何以自效哉國家之大患東患奴中原患寇　天子旰食有年矣奴數萬歷境邊吏傳遽相告衆朝震驚奄忽有遊騎如風雨來不知所向去不知所之此何說也大入則躪畿輔小入則掠城堡擄頻女婦財帛捆載而去虜之常也然有所不屑攻野有所不屑掠忽然而去飄然而來此非虜之常也或曰送挿子歸巢也非肆我也挿子既已歸奴且予晉青之矣挿之巢即奴之巢也挿有巢而奴共之我可以安枕乎或曰爲挿部求賞也我之款挿者以繼奴也我畏奴急奴而陰借挿以媚奴挿則畏奴德奴而陽挾奴以間我奴不肯居賞之名而我則坐輸款之實我何能繼奴反爲奴繼耳貢市之事以降萬全盛之時新鄭江陵明察之相竭中國之物力以奉虜苟安數十年此其末也不能得其一部落一間諜之用而況于今日乎流寇蔓延半天下一旦俛首就撫此豈有雄尚綏撫三明之將追鋒求馬窮追極討波駭鳥

竄窮困而乞降乎襄漢之間連城而居列柵而守者其終能弭首帖耳就我之條條乎以李察罕之雄奇背討賊百戰百勝海內震慴田豐王士誠窮蹙乞降之燒寇也卒殲于其手今之將帥何如察罕今之降寇何如豐士誠晏然建旗鼓騰露布以受降撫叛爲能事吾不知其所終也此二者國家之大事也君何以策之　天子焦勞求治愈求而愈無當亦嘗號咷索人矣屢索而屢不獲其所以然者何也譬之病者促數攻治衆醫不效則咎醫醫不效則又咎藥藥與醫

促數更易而病未良已也兵與食藥也料兵料食者醫也如其病之所在診脈而發治昔治病之方也今不思治病之方而汲汲于求醫其藥是以攻治急而病滋劇也傳曰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君等皆醫國者也 天子既以命爲命我何不寫形察脈論得病之所在爲 天子精言之此其說在醫緩扁鵲之告晉平齊桓也奴寇之事此所謂腠理未疾何足煩湯劑哉萊州之役君身在行間譬之良醫伸挾禁方起危疾則主人必傾心而聽之矣君以已效之醫挾經驗

之方以進于 主上 天子將以醫國之事累君在君茂勉之而已矣君之邑子楊生說微以余之知君也乞余言以爲賀君固不以得御史爲光寵而余亦不以一御史爲君賀也慨泉 天子之所以知君與君之所以自效者以正告之雖然亦不獨爲君告而已也

款撫二患今之大失著先生已蚤慮于事先今虜雖飽颺去已窺我虛後且無忌荆襄之寇眉殺秋賦不知伊于胡底可勝嘆哉

○壽 誥封何太安人序　黃道周

世所貴麟鳳者以其希有非獨儀彩之故也儀彩炳燦雖孔鵠虎豹負其斑序至於神識開出擇郊蹈足擇阿麗翼或千百年未之一覩乃使見者翹首而推鷄鼎之祥聽者撫聲而尋岐晫之蹟以爲天實爭之百靈導前千嶽擁後此其巔源殊遠矣吾鄉何玄子先生典其家學兼總諸經生値興昕與道俱泰欲以其博通敦說者上佐 天子下誘來彥爲百世條貫無窮是以易象之訓幽微玄心至要之箋遠通虹斗

聖天子方搜討異才紹休 世廟鼓舞通變與天下盡神先生遂從郎署特擢爲給事中宣綸之日遐邇騰騫以爲書呈圖見鱗羽所宗不是過也太夫人又値覽揆之辰童叟咸馳百祥騈集鄉里長者進黃生而問之曰以子觀於往昔橫經之儒有被寵命如此者乎曰有之梁丘賀治田氏易著於地節匡衡治詩禮著於永光皆起郎署爲給事中與天子啓遹延問得失使微言大義不絕於天下今經學久熄士大夫持論錯於申韓其深剝者以爲鼂賈喜剽銳爭一時

之急术有原本知作中質至要如何先生者也長者進曰梁匡鼎何何敢方先生然漢給事中皆領尚書少府安昌博山皆以侯侍中繫印綬盤礴石渠出入溫室故能發抒布其蘊藉令給事秩下郎中徒以封駁持國是上下舌本安所得慎經帝前道毋若而稱之黃生曰然士君子稱古忠不致用不忠與化柄不親貢禹王良孫寶扈植皆為議郎遷諫大夫朝發一論暮播九室親不如安昌密不如博山而今闘章譽施於今日況今先生推原古昔明習時務格當宁以

應化柄使天下翕然搏心䝱志敦厲反經何必偃息虎觀之傍棲遲蓬掖之下乎方宜德時始置巡撫一日擢四曹郎為亞卿分命節鉞令其傳者獨于謙周忱耳他以薦舉改授得翰林者纍纍皆不甚著士致用固在覃精非貌為高尊也孔北海曰雋不疑引經而定北闕之前夏侯勝當車而辨常陰之驗與夫巨骨出吳黃熊入夢隼來尺咫亥有六身非洽聞周覽者曷識其端乎何先生以道敏之才逖稽善斷俯收衆議遐不載稽任城之世業平陵之家緒於是益昌

矣深室石渠何足多也長者又進曰然有宋名賢湛尚道德如鄒志完劉器之皆以母在越且不任諫依今天下庶政萃於六垣義照之下不遑啓處先生方以志色兼養而為天下觴杓醽醁日不暫舍何以得晨夕穆色婚志者黃生曰是則在先生矣曾誕有言君子知道而神立志而清鄒志完立志矣未可謂知道也先生聲振條貫穿徹要妙六爻所以伸屈顯義所以終始先生體備之矣吾儕小人昧於天時不勝人事則又何稱焉於是長者本觴而進曰吾今而知

希有之壽也夫孔鸞被黃雌在鬱林而繒繳慕之虎豹被倨雖在層丘而機阱慕之麟鳳時行粥粥蹌蹌毛者致其鍾磬羽者致其筆簡見之一時貴之萬年雖安則偓佺開音禮光故丹穴隆於介丘方壺賤於蓬閬也以先生之學緩步而蹈周孔和聲以致公輔原本所親猶蒲幹泰華之巔安帆昔海之渚伸熊步鶴又烏足以進于太夫人之前乎

何貴如給諫清修博學危行昌言與石齋先生同

生漳海可謂一淵兩蛟

鄭母壽序

艾南英

戊辰之冬歸舟泊吳門以衡文之役同超宗璧如聚虎丘者三月予乃別超宗而渡錢塘將與超宗訂將以來秋朔吉踐稱觴之約蓋已巳七月之七夕實超宗母張太夫人六十之辰也既而予棲遲湖上孟夏始抵山舍兩僕留中州一留杭一留閩竟無將命維揚者然於湖上有代言以壽太夫人知超宗請之心識爲予筆也仲秋自山居抵郡城璧如亦至止其地於是璧如以壽言專屬於予而致詞超宗始得遣价

修幣布武堂階述百年之觀予因與璧如商所以言以壽太夫人竊謂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經常者經常之理在聖賢爲學問在君相爲治統在吾黨爲文章其於婦德也亦然今言閫內之政不言無非而言其儀不言職枲治絲求紃采枲而言聰明才智不言無成代終而言可表是循之聖賢以隱怪爲學問君相以刑名爲治統而吾黨以浮誕詭僻爲文章也經常之理在婦德不過家人日用之常而以之繩人雖聖賢不能盡予與超宗交最密故知太夫人也亦最

詳太夫人之女於張也甫十齡賴能卻讌遊對諸女徒甚歸於鄭東里公也事舅姑極孝謹既而東里公有聲庠序則佐公成學東里公總五世之家政則佐公賢勞東里公多豪長間遊則佐公治酒稽開吉讌籌緩急其於經常之理盡矣經常之理如日月之升恆如松栢之貞茂如河嶽之流峙故以爲壽徵也璧如進而請曰是足以壽太夫人矣而不足以盡東里公不足以盡東里公則不足以壽太夫人雖然經常立而後變化生百行備東里公排難解紛如魯仲連

而太夫人不有其俠東里公排海王之策策其部伍佐離使者備 廷議而太夫人不有其智東里公急交游重然諾而太夫人不有其信東里公課子衆彬彬爲府閭人而太夫人亦不必有師友義訓爲學賦然是數者非太夫人之德使東里公無內顧外慮以專志上下之交則東里公無所藉以有成是坤道也無成而代有終璧如曰是足以壽太夫人矣然則稱斯觴也以朋友之母進乎以同年兄弟之母進乎不以朋友之母進則於貧交未有篤也不以年兄弟之

母進則於時榮未有光也然吾特舉三爵以觴太夫人太夫人召超宗而問曰爾父秉五世之家政無間言今雖食指繁而析箸為薄計爾能使分者如合使宦學者無私亦如昔乎超宗悉對以如東里公時則太夫人舉一爵而怡怡矣又召超宗而問曰向交游故舊視曩時何若卒有緩急以急窮交視曩時何若冠蓋之族賸滿戶外其間真偽交覷曩時數孰多寡超宗又悉對以如東里公時則太夫人舉再爵也吾知其忭躍而色動也然吾未交超宗則先從其季父

根章法端嚴不群

從問游從問質行而古心又常因從問而想見東里公太夫人三問而及曰爾父終身無二色家無媵無聲伎之奉今叔父之典型尚在爾兄弟雖稍恬佚尚能如爾父躬行古道乎超宗又對以如東里公時則太夫人之陶陶而喜滿飲淳白未有量也朋友之義却佞而受直故吾於超宗其述稱觴於太夫人之辭也不獨以年兄弟之母進而專以朋友之母進焉以為質行淳備如太夫人者今寡其儔故述朋友之母以勗及朋友勗朋友而述其母則母之德信不可及矣璧如唯唯因次第吾言以為太夫人壽

先君子素服義方之訓夫怙以來未敢踰越于子厥為不逮當日責以尋先蓋當局不如旁觀之明耳此文寓規于諷教我愛我者實至讀之愧恨無地既懸諸堂以為終身之誦尤梓而傳之勳蓋不敢自諱其過而没良友之直也

建文忠編引

錢謙益

吾郡朱鷺白民好談遜國時忠義搜訪五十餘年撰建文書法余為上之史館長洲陳公允又輯建文忠編蓋撮舉其尤者其表章忠義闡幽表微之志一也公允素虔事關壯繆侯謂侯已膺帝號宜于史外起例作本紀以張之夢壯繆降于榻前飄鬚戟手鄭重謝之文既成而貞珉湧見豐碑屹立龍螭贔屓巍然于端門閤道之間若有邪許佑助者人言壯繆生前罵孫氏為貉子何庸徵措大之筆端以為寵靈余以為不然忠義之在天地無古今無久近壯繆之於先主遜國諸臣之於少帝人心天日豈有兩哉公允一老縫掖矢心於忠義若此與天地間神明正氣丹心碧血往來陟降如磁引鐵如燧取火壯繆之馮而鑒之宜也詩不云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允之言神聽之矣世之公卿大夫其言足以督主聽劫國論固未必為神之取聽也夫豈惟不聽而已若言自口神乃時恫譴與怒將隨之嗚呼可不懼哉

國法未伸而聽于神幻矣然伦之不死于法豈得為令終哉

媚幽閣詩餘引

姚希孟

楊柳岸曉風殘月與大江東去總為詞人極致然畢竟楊柳為本色大江為別調也蕭花間草堂為中晚詩家鏤冰刻玉綿脂膩粉之餘孫與壯夫彈鋏烈士擊壺何啻河漢且詞為之者出於望江南本大雅辛人豈可令慨慷激烈入於幽咽嬌旋之中裝若然則吾輩銅筋鐵骨冰稜霜幹余何作此閨閤語女兒情而宋元迄今端品雅流每喜為幽閒鼓吹蓋鍾情者戲為纖麗而適情者愛其閒遠大取境閒而托寄遠正三百篇之遺教也胡天胡帝而結之曰邦媛終日射侯而申之曰我甥字字言外語語簡中以至於風雨雞鳴蒹葭白露皆詩之河源宿海而詩餘之銀潢機石也廣陵鄭超宗生平進心純質之鄉翁肝軒蘓肝腸皎洌其才無所不儲而亦於小詞津津焉余讀而笑曰子文章之雄又方雅之準也而賑姝為小詞何異百鍊老將驟駿馬發矢如叫泉顧挙幹作三日新婦盡時沛閨閣古古在座進而白樞曰不見夫廣平之賦梅花乎以百鍊鋼腸而多宛依婀娜之致貞

而不依矩而多丰乃所以爲廣平余曰然遂題而歸之

先生留心世道取人旣有令服予之受知非以文詞乃文詞復蒙奬借未免過情之耻矣

己卯春詞引　　張曼

今年六十日春在西湖裏過與雨雪雲霧雷相習湖之美約領矣或曰緜緜麗日月夕風晨何如曼曼曰與常者習不知變之來與變者習能識常之往天下境界恨在有盡爭在不盡萬里足下也頃刻千古也一字三百篇也苟求其故而故迹非迹也盡者出不盡者隱至誠無息而雪雲霧雷也日月風也常也變也詞技雖小忠在盡也曼曼己卯春詞將無同

曼曼每誦臨川道人到來都是滅過去所成處二語今讀此一百三十家其中淵然也人謂曼曼工艷詞其艷自有本領

臥游册題詞

董其昌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工愈遠。然又有關棙，要得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懷。吾嘗舉似畫家，無不攢舌，謂此關難度，所以年年故步。余友孝廉李長蘅，故自清士，承先世之業，與兩兄太史黃門之家聲，廣交好客，賓至如歸，其點綴一石一水，直寄興耳。即唐解元自稱愛寫青山賣者，長蘅了不屑也。以故無贊毀於胸中，如意自在，其恬甚曠，與畫家臨摹伎倆日刻相遠耳。又况其公車之業，號爲專門，詩騷子史，博通淹貫，一一發之於畫，寧不超超逸品耶。此二冊皆長蘅與鄒孟陽同遊蘇臺武林之筆，大都宗法黃子久者十之七，旁涉倪迂、梅道人者十之三，一一紀歲月游蹤，宛然廣陵一曲。叔夜猶在，孟陽無限感慨，五百里貽書來乞數語，未知黃癡、倪迂輩有此身後交態否。

昔人問唐伯虎君學書于周東村，而大過之，其故何也？曰：彼欠吾胸中數卷書耳。

楊女郭節婦傳題詞

董其昌

楊女郭節婦，謚貞烈，事具顧宗伯、錢太史傳中，詞止矣，而核矣，無以有加矣。乃讀節婦遺姊妹書，有云：我爲讀書所誤。汝曹慎勿讀書，則自其乃翁尚寶公以及諸贈言者，皆未下註脚，使揭日月而行天。幸余獨知其解，敢借疣贅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亦曰：求烈婦必於孝女之室。然而事勢不能兩全者，陵母之自經，趙苞之臨敵，義有所重，而情有所割也。烈婦之意曰：殉夫則不能事父，修地下之諾，則不能承膝下之歡。彼蓋鴻毛一死，而昊天二人云爾。不然，烈婦之所捐軀而立節者，將以爲婦鵠，豈不以厚望於骨肉，乃稱誤哉。昔者孔子嘗自稱誤矣，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使春秋果有罪，則烈婦之讀書果成誤也。嗟乎，三光五嶽之氣，鍾於烈婦，而五經十七史之書，亦證於烈婦，無論腹笥萬卷，如蔡文姬、李易安者，面甲十重，即唐之魏鄭公、我朝之楊文貞，勛名事業，炳炳古今，猶將衝退三舍，書何誤於烈婦哉。傳稱烈婦以三十六而殉，余謂心死爲貞，身死爲烈，烈婦自許郭

耶一死之後已自無生九年之中日日皆死日也大抵驟死易徐死難何則死生於情驟則激久則夷夷則悲心漸微而可以鞠子教兒爲解故謂烈婦爲三十六而死者此數甲子語也實與郭郎同逝久矣兩史公既表烈婦之節余又闡其孝總之烈婦所謂虛名世有以死而博虛名者無有哉時烈婦之叔父弘聚司教吳中余爲言如是弘聚曰九原有知必且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史公矣屬題於簡端

哲死之日即同死矣此論甚透

畫跋

李流芳

南山自南高峰邐迤而至城中之吳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煙霞南屏萬松慈雲勝果紫陽一巖一壁皆可作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頫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巳亥歲與淑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兩山間獨與紫陽隔闊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蓋不見十餘年所往來於胸中者竟失之矣山水勝絕處每恍惚不自持强欲捉之縱之旋去此味不可與不知痛痒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皆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者而已矣書之以發孟陽一笑

又

吾友子將嘗言湖上兩浮居雷峰如老衲寶石如美人子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云雷峰倚天如醉翁印持見之躍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蓋予在湖上山樓朝夕與雷峰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頹然其間尤

爲醉心然予苛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煙水則未嘗不以予將老耐之言爲宗其癸丑十月醉後題

又

辛亥四月在西湖值蓴菜方盛時以采擷作羹飽啖有蓴羹家長不能載大意謂西湖蓴菜自吾友數人而外無能知其味者袁石公盛稱湘湖蓴羹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采去又謂非湘湖水浸不佳不知蓴初摘時必浸之經宿乃愈肥凡泉水湖水皆可不必湘湖也然西湖人竟無知之者圖中人舟縱橫皆

蕭山賣菜翁也可與吾歌竝存以發好事者一笑癸丑十月吳江舟中篝燈題

又

去年殘臘所居樹園歲暮窮愁百感交集酒杯書卷皆爲愁具篝燈無睡間以筆墨自遣或一木一石期於引睡而止偶拈此卷嫌其太長初欲縱筆盡之倦而棄去後遂稍歛凡經十宿而成前後跡窘筆皆不應罷之篋中久未題字偶過吳門出示松圓道人至武林示宋比玉皆以爲可余視之亦復燠然轉自矜惜矣湖上友人鄒孟陽愛畫入骨藏余畫獨多見此又欲乞之余告以不能滿志孟陽不信蓄過信兩君之言也夫余亦信兩君况孟陽哉如孟陽之愛畫藏之篋中與余無別不然十宿引睡之功三月窮乏無聊之感當終身與余作伴不忍輕擲與人也丁巳六月十一日題於西湖小築

又

少時見余友攜朱畫竹喜而效之度不能勝輒棄去爲林木山水以自娛大都竹於長卷位置尤難寒梢

爲尺幅不乏煙雲變化而詰曲高下坡陀晻映往往不能遂其蔚然干霄之勢古人以竹卷傳者亦未覩奇絕也嘗以此語友人潘與歸休皆以爲然二子皆專工畫竹已卓然成家而獨以位置長卷爲怯其亡可知已今日觀雙林上人卷惜不令二子見之一瞠目叫絕且知筆墨蹊徑不可以律方外天遊之人也甲寅四月浴佛日雨初霽風日清和同江子士衡舍弟無垢汎舟桐涇自雲隱菴步至積善精舍與上人坐窗下啜茶試墨信筆題此

又

甲寅九月埽墓新安過吳門別季弟無垢於寓舍持素冊授余曰過新安山水佳處當作數筆歸以相示可當卧遊領之而別自禹航從陸至嶼以下一路溪山（五中峯）紅樹掩映曲折或曠或與皆在畫中行（舟秀不可盡述佳凡米石門島斗頂上下斗）歸自屯溪買舟沿溪而下清流見底奇峯惟石參錯溪中兩巖東之上限雲山所謂舟行若窮忽又無際者昔人稱新安江之勝今始見之每欲下一筆逡巡不敢歸與無垢言之但相對一笑而已然此冊猶在余篋中每開觀之猶作新安山水想乙卯北上乃復攜之而行京師塵埃蔽天筆凍欲死畫意益不得發丙辰落魄而南長夏閒居思理筆研簡得此冊則曩時新安山水又付之子虛烏有矣因隨意弄筆以解煩熱數日而冊滿尚欲題字識此一段因緣鄒仲錫一見便奪去因索不得好畫如仲錫便脫手相贈不足復惜但此冊未畫時已走新安往返二千里京師八千里中間遊覽之樂車馬風塵菀枯冰炭之感歷歷皆影現於此不可不惜也因題而歸之丁巳五月二十四日

又

已未春余北上至滎染病還夜輒苦不寐獨處惆悵非對友生流連花酒即無以遣日二月二日與子薪韞父爾凝家伯季從子泛舟南郊聽江君長弦歌值雨子薪偕爾凝君長宿余家盆蘭正開出以共賞子薪故有花癖燒燭照之嘖嘖不已花雖數莖然參差掩映變態頗具其葩或黃或紫或碧或素其狀或合或吐或離或合或高或下或正或欹或俯而如瞰或仰而如承或平而如揖或斜而如睨或來而如就或

往而如奔或相顧而如笑或相背而如嗔或掩抑而如羞或偃蹇而如傲或挺而如升或倚而如困或孽向而如語或獨立而如思蓋子薪為余言如此非有詩腸畫筆者不能作此形容也余既以病不能作一詩記之欲作數筆寫生而亦復不果然是夜與子薪對花劇談甚歡胸中落落一無所有伏枕便酣睡至曉從此病頓減此花與愛花人皆我良藥不可忘也今月子薪邀過花癖齋看鶯粟花花既爛熳映帶漸綠時雨驟至物色鮮潤小窓對飲情境清適遂思春

夜賞花之樂皆百年所未易有予新出素卷相屬因髣髴為寫盆花并追紀其語於後四月朔日也

又

昔年有僧乞畫余為題一詩云白雁半間菴破碎青林一帶雨淋漓寶池行樹無人愛却愛人間小景兒蓋為此僧不信淨土而作也偶仿黃北苑筆意作白雲青嶂闘憶此偈昔之似道友予蘄一笑子蘄酷愛畫又專修淨土其以此詩為何如也天啓癸亥初春

又

去歲八月過吳門晤王淑士兄弟宿留虎丘秋熱甚酷舟還至鹿城稍有凉意同舟夏華甫攜得宋箋冊子愛其光潤宜墨輒作小景兩月間遂盡此冊自謂稍存筆墨之性不復倚人籬壁但當世耳食者多識眞者少聊借千秋上當君子之名以恐喝之效顰學步非予本懷令摹古者見之當為一笑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賞形似之外耳天啓癸亥八月十二日題於橙園蘿窓

又

繼並見以素紙小冊索畫且戒之曰為我結想世外勿作常景余思世外之境則如三島十洲雪山鷲嶺之類不獨目所未經亦意所不設也其何能施筆墨竊以為景在人中而人所不能有之者多矣前人之所有而後之人不得而有之者多矣夫人所不得而有之即謂世外之景其可乎俯仰古今思其人因及其地或目之所經而意之所可設是可以蕭畫凡十幀如淵明之柴桑無功之東皋六逸之竹溪賀監之鏡湖摩詰之輞川次山之浯溪樂天之廬山子瞻之雪堂君復之孤山所謂今之人不得而有之者也如漁父之桃源則所謂人亦不得而有之者也畫成偶有所觸因各賦一詩不咏其地而咏其人以為地非人不能奇如三島十洲雪山鷲嶺非仙佛亦不能奇也然仙蹤佛跡不在世外如桃源之類往往有之非其人自不遇耳余所詠諸賢亦有不能終保丘壑者或老於丘壑而文采風流不足以傳并山川之奇湮沒而不彰者可勝道哉如是則古人之所不能盡有者又將待其人以有之其人伊何將求之世外乎求

之世間乎詎以此却之雖亡

又

甲子嘉平月九日大雪泊舟閶門作此圖憶往歲在西湖遇雪雪後兩山出雲上下一白不辨其為雲為雪也余畫時目中有雪而意中有雲觀者指為雪山圖不知乃畫雲山耳殆堪一笑

又

學書貴得其用筆之意不專以臨摹形似為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用筆結體終不能去其本色摹

書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尺寸寸而親之求其肖而愈不可得故學者患若之然以為某書某書則不肖去自書則遠矣故多摹古帖而不若其難自漸去本色以造入古人堂奧也

又

四年前見華甫致此冊乙滿若其太多置篋中經歲始得卒業未及題署便以還之久不復省憶矣今日忽從他處得見又見孟陽此玉兩兄所題近體詩便如故物與舊交俱自遠歸欣然合併一堂之中也但不知此冊既離舊主終當屬阿誰他日相逢恐未復可期耳書畫何必古人吾輩閱歷歲月俯仰之際今昔已多感不能無感於斯也天啓丙寅三月穀雨題

長蘅畫渾渾古秀無刻畫痕蓋其詩文有自然之關古人高處不過從是流出以畫摹畫固未有得之者也余尤服其壯年懸車身事筆墨自足千古視彼庸庸一第何啻蟻蝝

汪明府制義跋

黃道周

天下城郭居廬通率在於乎阜制衕巷衾軌使車馬雞犬無異也至其王氣所導介會絡繹萬人所都必有下出之峰登柯逦瀾疲車頓身而市塵稱子書其步隅以爲函蓋居處蓋是者此高人長者之所大笑也往爲孝廉得從計車循漕道走京師見江北平陸如行稚席舉頭巾相告謂江北率無龍從者既稍走諸旁縣見諸山川盤礴舒吐甚於江南乃大悔以爲蚤續今士子見先輩作文章方圓平直謂是無奇者猶之蚤瞶然以爲萬家之郡無一出之峰遥望龍從誣爲山野則是萬里沙陀與砥矢平道也甲乙之間僕在詞林項水心先生文譽譟海內僕得其道反數日間談諸文章奇正利病如闗阜郡邑之有結作起伏雖目所限不得相非先生略不道但云通都大郡無鉅儒名公介夫貞婦此猶之三家之市耳僕唯唯心然其言今又十年水心始自得士僕因於叢轅無所見知但從田野讀邑父母制義勸誡子弟因得復誦水心之言水心以爲至性之人熱血欲灑託大當

重必有可觀繇是而思言無至性雖欲寄歷落寘搒窮縋猶從鬼穴捉鳥道見光僅啻而已況遵鴨畔立雞棲以爲動靜晦明不爽尺咫者乎汪父母世家新都新都山川奇奥壓宇內人多鉅儒名公介夫貞婦之所簇聚余嘗一至白嶽食頃輒去作數日思再登黃山窮數日不得首尾乃慨然興歎以爲是徽國所以挺出鍾陵所以逶迤也而市塵稱子顧晝其步隅以爲是神明之所卜度高人長者之所大聚則雖日聆水心之言誦彥輔之書尋行數墨伸規屈矩以求當於函蓋重大之務則亦惑矣予廢久不談文事又素以愚著無所解於世之論服強復談之知其無當也

彥輔以秀潤之文心達爲清和之吏治龍谿徐蓉湫而後不愧爲規者隨石齋先生贊之則不獨以文也

書唐四夷傳後　李清

予嘗讀唐四夷傳至嫁主和戎一事輒愴然有感夫一漢宮人耳生訣玉關死標青冢猶啓騷人韻士長恨而歌弔於今不絕胡延至唐世其玉葉金枝且連袂往也吾謂漢婁敬之罪浮於毛延壽蓋自長主結和之說首倡於敬于是易金緍為妹麗而帝女魯元幾先委之黃沙矣迨魯元罷行卒以家人子代而漢之遠嫁昭君也則倣家人子故事唐之遠嫁諸主也則倣魯元主遺意也嗟乎醜圖之延壽止誤一昭君耳然已身嬰顯戮敬之一言實誤唐諸主矣夫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猶戀切擘掌而愴深離膝況以生誕珠死者長漂穹幕乎已作窮鴻望斷難效鷄鵡巧還是故金城酒泣於始平矣寧國沾涕于咸陽矣而太和又悲啼眷慕于虜庭矣依風咽水何辛酸也乃其尤甚者則靜樂之嫁契丹宜芳之嫁奚皆委身豺狼卒以非命殞跣非婁敬和親之說為之流禍耶且敬之言曰公主為閼氏則所生外孫當為單于安有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夫戎狄豺狼耳冒頓并父屠刳之安識大父而頓曲從其說以誤後人也傷哉千載而下止罪繪圖之延壽而不罪作俑之婁敬也則唐諸主之怨深於昭君矣且其時有金山永安兩主者一許降突厥一允適回鶻而忽以他故罷婚幸也夫

婁敬說高帝顧疑以留侯言而決然則都關乃留侯意非敬之所爭而得也大抵小人急取世資每喜竊上指而中之其時上惟留侯言是聽若留侯亦與山東諸臣同議敬惡得而奪耶彼固知其必出于是始越俎而言以博名徼寵其心可得而誅也天下初定匈奴若邊上方有厭亂之意惟恐不急息兵阿翁可為何惜一女故敬又以和親之說逢之裂夷夏之防開滅倫之始其罪不勝誅矣向讀漢書曾妄為此論敢附質之歟岩

影閣自記跋

劉侗

物生而影具之矣影者萬物之天也日月影物不舍晝夜五行惟火今天之爲是故燈影同功日月曰水不影乎承天光也影者萬物之真也謂影不詳適番厥像或塑焉或繪焉有似不似矣親莫若鑒鑒不似者恒有之大人爲營營大真岌岌以物僅似爲我至巧其可哉知道之士修其實不修其影存厥影以聽天真世人多矯多營離物求似貌貌愈似去真愈遠是依人之多也鄭子超宗求真悟影游志様園以影

名閣時俗罕前記之千言用告劉子劉子讀之循彷然耳目大治指趾錯貿未身至園也見所作者卜築自然因地因水因石因木即事其間如照生影厥惟天哉記曰母夢是閣閣成惟肖劉子曰夢影閣耶影無兆質之理閣影夢耶覺有堅寐之相閣歟影歟其未有歸也謂夫我閣而我影之爲愈乎彼影而我園之者也鄭子超宗其知道乎

媚幽閣選刻文娛二集目錄

記

彭城寶龍山重修放鶴亭記　董其昌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陳繼儒
▵○遊黃山記　黃汝亨
○○○用拙堂記　陳繼儒
○禿影菴記　王思任
了青園記　王思任
觀濠堂記　陳繼儒
○○春浮園記　蕭士瑋
蘭墅堂記　董其昌
退尋詩三十二章記　譚元春
、、遊烏龍潭記凡三則　譚元春
忠俠堂記　李之樁
酉陽山房記　陳弘緒
遇仙記　劉道貞
韓氏三十乘藏書樓記　陳繼儒
▵遊匡廬記　曹學佺

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　譚元春
留蘅閣記　李流芳
▵台蕩日記　楊文驄
○○○遊東洞庭記　楊文驄
○○○遊西洞庭記　楊文驄
竹影社記　梁于涘
○○○影園記　茅元儀
江右遷客題名記　王永吉

雲間　陳繼儒眉公訂
廣陵　鄭元勳超宗選
弟　鄭元化脊可較

彭城雲龍山重修放鶴亭記　華其昌

按史記稱秦始皇東游厭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山中呂后常得之曰季所居有雲成五彩云而赤帝子斬白帝于芒碭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得名當以此山有放鶴亭隱君子張天錫故居蘇子瞻所爲作記者雖至今不廢然荒圮久矣高邑潛頡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登其巔弔古懷賢將撤而葺之念徐方震隣重以警水時絀舉贏躊躕四顧乃節縮奉入度材採石徙庸工作之直取之官中公帑不煩民和大播於是飛甍畫棟延敞虛明繚以垣墉翼以廚廡屹然壯觀矣落成之後余以使事還　朝公就山堂而觴之曰吾聞傳舍閣人茲山於我何有哉第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周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我有旨酒嘉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三善具焉非直寄情吏隱之間而已因按簡屬余記之余惟子瞻引衛懿公事謂國君之寵鶴不若山人之放鶴得以自全者此未爲篤論也使衛懿公有太王乃積乃倉之儲曾孫如京如坻之秉以此衆戰孰能勝之而鶴之乘軒庸何傷彭城用武之國也項羽嘗自王其地矣羽起徒步揭竿奮鉅鹿之戰威詟豈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有酇侯能挽關中粟以濟軍與之之而羽爲漢軍絕餉道是以敗耳今天子愍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蕭公提重兵鎮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脂膏之腩庶幾士飽馬騰以伐萌於不戰是桓公之烈也衛懿云乎哉山三面距水瀰漫無際宛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處也子瞻習於西湖者乃蒼莽悲壯之區恍然誑空濛之致而觀而若忘不爲拈出者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今殊山川之靈待時而顯耶黃魯直以飛仙目子瞻倘其化鶴復還不獨歌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爲何如

記乃經濟風雅合出一詞前無其人也先生堪掩

文娛二集　二八　記　丙

予聽矣

放鶴何須儲攏縮合甚巧而無縫紉之迹他人傚入便醜

先生每與予論文以開湊二字爲宗開則神足湊則韻足今之作古文辭者攻疾開湊爲佗而以吁號塡塞爲喜可悲也

重修忠肅于公墓記

陳繼儒

萬曆甲寅武陵楊公以御史奉　命理兩浙鹽筴下車武林首謁于忠肅公墓下嘆曰浙中伍大夫岳武穆與公鼎立而三而公祠宇如陋巷矮屋無論謁者傴僂几筵有如公肅儀擁從出入廟中詎此一丸土能容數百萬風車雲馬乎於是捐俸命仁和令喬君鳩聚工料式增廓之而此祠巍然遂成湖上偉觀公屬陳子碑而記之大抵忠臣爲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死然後有豪傑之敢不惜名然後有聖賢之悶黃河之排山倒海是其敢也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悶也昔者土木之變　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召勤王之師虜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夷令宋人應之曰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遇趙王會澠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不還

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傳契丹犯
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帝默
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也蘇前言
之公爲宋之日爽蘇後言之公不爲廉頗王旦何也
嗚呼 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復當立誰不知之公
之識豈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豈出鍾同章綸下蓋
公相時度勢有不當言有不必言者當 裕陵在虜
茂陵在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宋高戰不可和不可
無一而可爲制虜地也此不當言也 裕陵既返見

濟堯郕王病天人攸歸非 裕陵而誰又非 茂陵
而誰明率百官朝請復辟直以遵晦待耳此不必言
也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劫局
非進局乃縱橫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盡去諸
嗚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 裕陵安而 茂陵亦安
若公諍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錮後不將燭影斧聲
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郕王之
兄弟而實密護吾君之父子乃知回鑾公功也其他
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也人能見所見而

不能見所不見能見者豪傑之敢不見者聖賢之問
敢于任死而悶於恭名公真古大臣之用心也哉竊
嘗謂 裕陵之返國 高皇帝不殺元順帝之報也
天生于忠肅以衛社稷 高皇帝廟祀余闕之報也
然忠肅以讒死報何居大使公功成身退老死故鄉
亦郭汾陽李西平等耳鐲鏤之劍賜而胥濤渣風波
之獄搆而岳廟寂迎立外藩之寃藉而于某慘公至
是一腔熱血始真有灑處矣迄今湖山之上古塚纍
纍身死名滅不可勝計而東西往來于公之廟門者

登故壠捕枯松禁樵牧哭英雄又非獨侍御楊公一
人而已特侍御倡俸修葺悲勅謚字垂百年係而表
章忠賢之典始備是不可以無記
始終以學問得力乃知粗疎人不可任大

游黃山記

黃汝亨

往與友人吳仲虛期有黃山定有黃山緣之句仲虛歿彈指三十年矣而先君白嶽願未了自余爲諸生時已廿年蹉跎久之客秋卽與仲虛諸子德聚淳之約至是意決以又三月九日晨起戒僕夫行先是期同游者玄津介如雨禪友俱不至惟家倩張生懋官俱薄暮入餘杭止官署中少選蒼頭來云見逆旅有客似郭生凝之余不信已令偵之則凝之果以禮白嶽偕一友往相見喜甚拉與俱抵臨安宿化城寺卽

余游天目時舊徑次日抵潛陽宿綠筠軒是蘇子瞻品題處次抵唐呂會日青作楚所至邑令君能寬我禮數輒假息余得屛居養疴山之目八日乃抵新安是月之十六日也劉明府出迓余止城署余辭之出憩城西如意寺友人江長康門人程子濳江守冲來會寺前山樹俱佳有僧善撾鼓音響洪亮馳驟中節余爲痛飲目自是小差行三十里道巖鎭過訪潘景升頃之抵汪然明精舍止竹閣中次日景升至相與縱譚黃山之勝先是客有云黃山宜秋此日太侵暑

閒山君方負蝸又蟲隱樹間客過輒下垂嚙臂獮猿復羣然來狎人不可近余笑答曰吾願以身殉山因訊景升景升奮然起曰黃山泐峙蕭瑟政宜暑諸蟲毒絕未有有之潘生請爲當熊因大噱力辭諸故人門生相款留者以行入溪南則吳太學充符巳掃曲水園下余榻矣益充符尊公中翰余得交長安而郎君弁安曾問業有夙約故也是晚酌池上樓景升來且辭去吳無奇學憲來視余云近與余同年徐玄仗登黃山每到奇絕處不能出口但曰豈有此理余與

勃勃若雨阻次日舊門人戴景明襆被來作從游計與益動廿四日充符爲余部署入山事借行縣曲水行十里許登佛子嶺山氣已佳蓋黃山稍高四千仭廣五百里天日之頂僅及其趾此其發足也自嶺行五里將至楊千寺得一亭憩者踞其下云前有蛇容蓬蓬然衝風而待移時不去前余笑曰此必景升也至則果然相笑入寺寺僧以香茗進遂啜盡去又十里爲容溪飯容成子仙處也相傳有容成臺今把矣徑繇壁轉溪迴繞山望之且迷前後石鄰鄰山水

上烟綠如飛帶可覽自容臺五里外傍溪皆竹竹香也十里一亞芳香栗村橫舟而渡為石壁山茂樹臨谿濃翠欲滴不里許為洽嶺嶺傍青松架壑行綠蔭中下嶺則分綠而出再上為山口嶺望黃山烟靄中未及辨下數里折而右入谼中是汪司馬伯玉所營菟裘處也長堤清湍亦自可人宿西枝室明發啓後扉登山越石磴嶺更度一嶺飯芳村野山精舍庭中杜鵑盛開客有從石壁來薦溪魚者為小飲花下進此里許即見天都蓮華峯出青溪上又里許見雲

門峯若天闕雙峙雲從中行乃繚繞峭壁行壁盡處題薌石字亦汪司馬筆未幾至湯口又里許止祥符寺則軒轅氏之宮在矣寺前為湯池人浮一白以次解衣浴湯池中湯氣澣胸疏理浴者都爽謝武林馮開之兩公尤稱而余從盤山湯泉中浴來添泓香冽尚勝之耳浴已亟攜臥具投蓮花菴徑從石竇中宛轉類下天竺後三生石傍臨香溪觀白龍潭潭水深碧不可測聞投石輒致雷雨以驚龍眠也伏亂石間為丹井汪司馬所題又出洗藥溪觀藥銚即軒皇洗

藥處上即蓮花菴菴前蔡茶叢列僧印我為數峯名若為通介然余手指奇花問僧僧曰此石蓮也此紫蘭也亦多不可辨者僧持律食淡建新菴為茲山勝地遂止宿焉是夕充符叔氏五溪行百餘里追而至大快遂各分韻刻燭為詩次日印我載笠仗錫導余前每至勝處大叫幾呼嘯石欲起蹲虎巖從拔高石崖逃石下有石如橫琴亘十餘丈餘石八九皆中虛應泉擊石淙淙作登發聲是為鳴絃泉坐久之據石作飯分曹而食若師行然從石上觀則仙橋在望益

山高蒼翠相接中忽然見天亦一奇也下嶺十里左顧雲門右顧翠微俱秀出從此歷巇度磧崎嶮互值十里更涉一谿至白雲菴飯則仙人峯若招游者躡而進一屏石迴出有松偃臥其上甚奇僧云此稱三天門一隘伏不卿次稍開拔上則絕壁相夾立僅容一身風來肅肅如箭過者有寒色後溜沙磧而下更橫身上盤薄草石間捫蘿扶節錯趾單入行者戰股而郭生踔騰獨上尚以餘勇接人衆為驚歎時天且暮風霧忽起手不見掌余與郭生相提行景升德懋

充符五溪從別徑攀躋上只尺不辨遙呼始集是為海子又曰黃海盎雲極天界上下四方杳茫無辨似浮身海上稱黃山最勝處矣有小茆菴傍月塔而立遂題其菴曰指月時余月以經霧復小苛天釀霧成雨三日不解余因而養日菴中笑曰此昭明洗眼池也少頃目亮天亦漸開余尚扶視張郭二生同游者先余登煉丹臺見玉柱峰峭拔獨上日再上雲氣大奇皆君不忍私合聲招余余亦不能禁奮而登則煉丹峰挺立雲際前繞為紫玉屏石骨如洗巒岫畢現

又頃之則落照弄晴白雲海中為翠為黛為巨浪為積雪為采霞片片為金紫光為錦繡文百道千花幻出空界不可名狀因思閶闔望宮詩嘗傲我天目看雲此際當舌舉不下也歸而作看雲歌就枕菴凡二宿晨起乃別去登光明頂問五老峯仙人掌俱隱約霧中循徑而北鋤茅歷塊可五六里則石筍矼至矣天忽雨乍淋乍歇而霧已斂峰色俱從雨氣中洗出一轉一複神秀迭見纖若指銳若戟森若林環列若屏若蹲踞若冠佩若翔若垂若舞短者徑寸長者千尺若斧劈劍削每一奇峰必有一怪松覆之如蓋月眩心驚舉似無似余顧張郭兩生舉昨海子所看雲奇幻相敵然雲動形而變峰靜峙而神動靜殊姿造物同幻因想吳無奇豈有此理一語眞足當此山知已也緣崖涉澗行二十里至松谷菴但有嘆賞無可言說次日大雨即住菴中課詩低而谿水暴漲咽石騰空轟聲如雷飛濤百丈殆不滅八月廣陵也晚晴披澗觀青龍潭潭澄碧以新雨流潨臨之洸洸歸菴入暝僕夫從十里外貰村釀至與景升及諸生飲甚

適曉起則首夏朔日也乘霽繇松谷上石筍即峰萼神秀歷歷舊觀然松谷自下而上自門戶而堂奧自閶闔而仙仗中之曲房夜道亦整亦散亦幽亦奇展玩間此昨觀彌新惜充符五溪自石筍止不及入松谷景升出松谷不數武車軸折不能俱還石筍亦緣也再上登光明頂望三海門寥絕萬仞參峙天表肩垂天都踵並丹臺三十六峰森羅混茫中楚江廬嶽渺渺在覽大觀哉眞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偕印我仍翼余下指蓮花峯腰有猿如雪踞石上皚皚不動

同游僕夫輩俱駭之僧曰此間尚有二玄猿長髯曳山與此猿狎人亦狎之久矣少頃止一小茆菴飯轉徑得海螺石看海濤峰過此則望所謂雲梯者登焉梯緣峻壁上嶄然入雲可千級其中松姿甚奇巉巖絕巘愈短愈怪以攀緣路斷得與山谷數歲寒之好不則斧斤及之矣梯盡時夕陽紫氣冉冉欲度更下則蓮花溝無級可循行亂磧中陡處足不任立索索震流沙而下殆不可測乃募山中得壯夫數人以白布爲綯束身下懸僕夫以次及余笑曰此山無瀑

布而有懸布非此險不足償此奇也極暮投蓮花洞洞前有石似玉柱峯蜀僧居之狀似獮猿夜喃喃能禪誦予即宿此中聞雨聲潺潺如簷溜下將阻游屐但此晴朗甚乃截壁迸流山空夜寂自來枕上也洞陰寒天幸載生犁酒從崎嶮中護來各擁被浮一罍不啻醍醐况無奇僧云受此洞寒作瘧非此我輩幾不免也自此升嶺而右三里許爲法海菴於時暑微蒸而林木幽翳漸轉漸爽求砂洞如仰盂聞泉漲時有升砂出焉故俗名硃砂菴午至菴則充符命客

挾酒具至蔬飯飯已就蒲團小憩近暮仍投蓮花菴宿次早作歸計則景升方自松谷至景升晉屋火吾輩爲之攢眉而景升且盛稱五龍潭與二海門之勝可謂一往有深情乃握手偕至慈符寺挾黃山烟霞以歸則四月三之日也是役也往還十日雨三日以七日展齒而黃山之勝攬取幾盡最快者海子之雲與石筍松谷上下之峰岫生平觀未曾有丞相原從平天矼望之不過兩山中一窩耳謝武林自丞相原游而止不見海子開之先生自海子止不覩石筍下

松谷之勝乃知游亦未易窮也世人不到此境每以白岳與黃山並稱余謂黃山神秀絕倫出奇無窮片片如削而白嶽則魁梧壘盤自天門珍珠五老而外特蒼肅瑗峙磊磊若培不則頹然而已計白嶽之於黃山不猶以程將軍刁斗而比淮陰以明妃夷光而比洛神姑射哉歸次桐江花源迷逕急恐失之漫捉筆爲之紀得詩若干首

游黃山者百口異辭而終不能悉其妙乃信天地間至理不可傳至人不可測皆是類耳

用拙堂記

陳繼儒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堂屬陳子記之陳子咨其
義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
佬藥褁不去善病治家人產善拙與人游未知其眉
睫喉吻肺腑肝膽間事善憒憒蓋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
是也昔者杜子美之句若為余設者陳子曰吾游于
世而覺論語之為異書也參之魯回之愚蓋三致意
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艮止以巽入以隨動以
遯藏以謙始以泰終如此謂之至人而傑捉狡獪之

徒顧反竊竊然笑之肅詆知愚公之徙山不如卧游
之適也陶長沙運甓不如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麈
不如插裝之無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
空也謝康樂之芳裾提屐不如籃輿之真率也夫巧
者以為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為失而巧者
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鵲之巢而鳩奪之蜂之衢而人
甘之然則巧勝乎拙勝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
蝸升而枯鵲噪而敗雀捽而驚鳳詭而獄猿捷而射
人巧而禍才賈忌富賈怨辨賈辱官賈讒使人人而

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冲若盈大明若
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內
名士不索之記而索之陳子其真有用拙之意也夫

余嘗謂天下弄巧人乃是大拙人天下安拙人正
是大巧人到底自見眉公先生固自現身說法

禿影菴記　　　　　　　　　　王思任

潯陽兵府間臣廬左股下，攜不稱整，而蓬後散處，得福性之趣。又多林木竹鳥，野鹿呼嘯，遺夼扃邃，空閒疑閒，乃稍正序。後西廢兀處，一女陸生作話，一僮庖，一僮掌籤，一僮司衾服煉濕，日放衙一次，公事無多，燒燭習靜，有頭陀出壁上，其圓中規，童然可愛，以誰菴爲勤止索之，良久，即誰菴也。陸生笑曰，僧贊僧耳，可知先生之前世矣。誰菴曰，又惡知後世之僧不先生是耶。見在過去未來，俱無所住，予以爲僧即是佛

乎。一薙髮佛矣，若能解佛否。佛以慈悲衆生爲法者也，僧則奉佛之法，以慈悲衆生者也，佛猶君也，僧猶官也。朝即寺也，衙門即菴也。寺岐出曰菴，朝岐出曰衙門。此中大好修行，古人豈謬我哉。予愧不能奉吾君以慈悲衆生，居心不淨，時有牽衣之累，回憶金閨弱冠時，不減任育長之影，顏如自鳳髮，則玄蛇矣。心立愿，普度一世，登之仁壽，如長眉螺髻，而後愉樂，豈遂知蹉跎摩頂，一至於此。文采無覩，事功不立，空作巾箴之杵様，是葫蘆之畫。猶言髮短心長也，生老耶過，豈不欺且哀哉。陸生曰，先生之出處，我知之矣，欺則無有，哀亦何屑，姑以歡喜種子補此大千缺陷。吾家士龍善笑，臨水樂樂，照見衰經，一笑而墮，隨起復笑。先生之禿得無是乎。誰菴曰，可以解嘲，謹受笑乃題所居室曰禿影菴，而爲之記，時崇禎乙亥三月立夏之夜，陸生名士模，會稽人，務觀裔也。

此先生發願方語，不當作諧戲看，時有謝成語贈僧官者，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于今有一僧，可笨以歸禿影翁矣

了青園記

王思任

蕭使君家泰岱之下辟瓥為園而讓其名不居為其不成園也況之王子王子曰此大園而弁者也董子之弁遂不得稍冠乎哉且夫園何常付蔚之斎也董子之蔬也庾郎之韭也皆園也萬牛推石能財于太岱乎太岱人旦為園大矣於是使君憬然曰敢受命于子遂命之曰了青而使君且局局然笑也進之曰吾常愛樓居樓負岱襟汶徂徠余牛且雨背之朝烟夕霧氣象千萬而總如吾子之言一青蔽之是齊魯

人未了之局而吾且了之也於是有蕴植館僅三楹耳松衣蕉袖陰碧鬱紆似欲分岱青之萬片者吾讀書其中於是有玄雨絳雪居可以習靜此西王母所栖託安亦與東王公玄遊者也過此有半舫齋吾欲效昔賢陸處牽船超北海以挾太山人藏舟于壑我藏壑于舫也過此為將梅居有雪其室而老梅樅放其際萬丈青蓮花每以一蕊勝之此牙室間得利所也過此為浥露臺訪而家子讞幔亭意小石憑欄朱英點竹可醉可吟可笑可謔良朋甘熱遂相與把臂

入之室矣之室者折曲之室也自坐與家之玄助也中嵩有太室少室而吾以之室補岱老之不足踰此為硏園易曰介于石不終日此吾之豫幾而扶餘其地者也石則拜為白大夫以愧彼受秦辟者又數武而得桐閣高桐偏蔽寒綠沁天吾與日取之爨下裁為音以傳高山流水因即鑿一泓為池池魚知吾欲聽琴也常併頸而出聽池上有石曰龍蟠眼洞而首企似待寸雲膚合而崇朝之雨徧天下者又有井名淨井奉大士像其上較他泉極甘冽由淨井而北折

而東為膚雲堂從寸合起見也翄谿鐃花竹循井而南入邃門橫梁通沼悉發菡萏花舞榔亂覆之吾曾倖而鄉聽採蓮之曲意此亦不減越國故字之曰蓮邦而吾之園聊略於茲矣青乎青了乎於子之義何居王子曰固也齊魯居黃墟白阜間而有太岱分天半以青之是鹿鹿者不能了而使君收之疏籬短落几篋狀揖之內坐臥玄對雖其人事哉蓋亦有天福焉無寧茲帝出乎震則蒼靈奉塗玄鳥戾止是天下之大青也岱以天帝之孫交萬物而處宗長其青之

所稱也以神而不第以形以埋而不第以器飾彼高山鎮茲東土將必有靈傑配會景行仰止居爲冠首出則膺功以了其青者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使君將（頌而不倦）以丘壑之一隅爲青乎以教彼之四表爲青乎使君日善不敢承亦不敢不勉了姑記之

分岱宗之片影遂成勝槩是故惡夫所托之卑也

觀濠堂記

陳繼儒

昔摩詰圖書輞川香山命篇池上皆以討天機于通者非止托心賞于冷然有美吾師實弘斯埋偶剪蓬蒿之徑漸成桃李之蹊止水一泓爲山半賞鷗鷺清淺花枝笑于鏡中雉堞參差人影行于樹杪壁月睽柳鳧鷺在汀停雲澹而無言芳草凄兮不斷四圍秀色翠籠薜荔之墻一道晴霞香蘂芙蓉之浦杜蘭吐蕙稿木蒸芝神仙于此樓居大夫從之賦作醉來刻竹清歌散渭亂之陰倦以㨿梧幽夢仗楞林之石夕陽殿角蕉葉扇而鹿眠點雪鑪頭茶烟橫而雀避紅亭客散碧茳風生門設不關簾鈎半上凭軒踞後覡之典隱几披龍馬之文身侍羲皇地臨濠濮登斯堂也盡往觀乎魚鳥親人鬚眉可鑑謙而善下含哲士之虛心淨以納瑕得碩人之雅量淡成君子信薦王公進退近乎中庸安流類乎無競澄懷觀道何如世上之風波抱膝鼓琴聊爾胸中之丘壑

蔬芬人齒能沆人腸

春浮園記

蕭士瑋

余世家梆溪楊文貞貽先宗伯有溪影入簾春雨足之句余闢去梆溪可二百武昔市負郭便耕釣之樂而無鳴吠之警結屋數椽以畜妻子左帶平原水木幽茂蟬鳴鳥呼頗類山谷折而北爲公安亭亭古檀地也霜雪之所磨戛風雨之所剝蝕虬枝鐵幹俱已蕩爲冷風烟雲公獨嶷然若魯之靈光每婆娑其下令人有遺世之想焉稍前則金粟堂老桂叢生其中其東有廊臨芙蓉池清露晨流荷香細細倚笑臨風

致足樂也從此走嬋娟逕逕濱湖修竹數畝便娟可愛因取孟東野竹嬋娟以名之逕窮有洲如月望遠樹如薺上則杯山矣山半峙湖中從湖視山如杯從山視湖湖如螺泛泛于盆中也陟其巔魚遊樹杪人行鏡中樹影俱從中流而見走山麓則聽鶯弄也弱柳欲眠嬌喉宛轉襍以絲竹便欲臥耳弄北有橫橋可百武目力所際波還似岸岸外固湖也每風發水橫鳥難徑度飄揚遶而飛橋最宜月秋澄輪滿迤以鷺淤勢不能負泠泠有聲耳其被于地人以爲霜也

從柂而落風斯爛矣竟無月焉老久之得山焉叟如練光漸移過樹乃知是月也月竟小矣橋之南古柏林立皆宋元物也自此數百武叢篁夾路時避時就颯與人易其藏一丘于曲折之中者宿雲墩也古藤壽樟屯雲宿霧薰風徐來藏爲所留久之乃得去故雖暑月益懷霜氣去墩數十武植緋桃百株紅粧臨水嫣然可愛稍前則走愚山道也嶔崿夾天角立競出長江一線時見樹杪帆影千章半落酒杯碧知湖外艸色如烟自在山腰雲容似帶谷出其足與水爭

地水齧其趾撥爾而怒挾以罡風勢恒欲墮遊者縱饒勝情亦難穩坐旁峯一山往來水上朝似東行暮欲西從衝寒梅放香聞十里者浮山也山空無人花自開落參差遠樹微露綺疏是爲秋聲閣矣閣旁種玉蘭西府海棠之類太真露醉午睡初足虢國承恩平明滌掃憑欄靜對不惟忘憂可以忘老王于四時之變亦畧可言門掩黄昏數陣香雪淚溼胭脂幾番紅雨一往深情幽閨無賴若夫木葉微脫寒鴉數點山氣夕佳歸飛千翼蕭條高寄斯固幽人之微致矣

兼以夏之日冬之夜閒扉靜酬棋聲松間月明林下美人忽來雖喧淒煩昇而爲歡暑同又況氣候變于昏旦丘壑殊其晴陰自非身習鮮不河漢橫舟而渡林木翳然者蕭齋也齋旁亦結小閣東望瑤山王子年上昇之所也北眺娀姥陶皮二仙丹灶在焉余少有輕舉之志長而知天上至尊簡較最勤酬接甚勞縱獲難老性亦不耐又情幽斯純想明斯聰仰箭射空勢盡還墜熠熠清揚徒自苦耳何如水邊林下得以澄懷觀道故一丘雖小備極登臨之巧者蓋欲終

老于其中也山南數百武列植木樨芳烈撲人鼻久成勞拾級而登一樹一臺前帶平湖後枕古樹遊人至此足倦嘗地差可少憩矣臺南古樹百章孫枝旁柯成可蔽牛日月至此輒相隱避光如雨點自枝間墮微風鱗鱗時碧時白如千尺霧縠布地上也每高天流火揮汗成漿累徙不如意纔入其中便想衣裘茗柯田田綴以寒花緯約冰雪微聞香澤水仙差堪作婢耳過此即還公安亭道也余園居多暇涉筆識此大約如郭忠恕寫天外遠山澹澹數峰聊自怡耳

安得吳道子一日之功李師訓數年之力以盡余園之致也春浮主人曰昔魏公子無忌奪符卧內椎晉鄙軍西卻強秦北存弱趙志意亦大豪矣及功成身疑進退失據日飲醇酒弄婦人以消耗其雄心烈士莫年大致然也若夫情之所至一往而深道途而騁窮轍而歎蘭亭金谷達人之勝槩也而痛性命之不永感凋落之無期逸少云欣于所遇快然自足及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柔葉落而長年悲其亦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任生之情者乎余年來壯

心已盡深情猶存一丘一壑聊以極余情之所至耳嗟乎情非我能忘之也送君者皆自厓而返水窮山盡行興自銷耳亦有戰勝而肥爲余不知者乎東風至而酒湛溢其中氣已薄矣夫固不及情者矣

伯玉此記之妙大畧類封禪記水經註中極匠心處子厚寫其清奇耳雖然似矣而未盡其所以妙也伯玉有山水至性兼具別眼別腸每涉歷佳山水間一見便能識向背取舍有老于山中人所不知者而況篩落下物日夕坐卧其間有不得其佳

其情其變態以此出之語言文字又有不造幽入微妙絕一世者乎予每笑世之遊者如羁客然及門而已曾未升堂何論入室主人之聲咳顏色曾未及聞且見何論性情此不得名游記于何有必如伯玉其人乃堪任此事耳伯玉此在西湖一往情深如極嗜色人人溫柔鄉便有老焉之志且謀解裝買山築室予友李長蘅家嘐上去此五百里而遥嘗買山臯亭又買山紫陽人皆笑以為迂而予獨奇之今伯玉家偹章去此不知幾千里亦復

作此計其迂更甚仰長蘅聞之且自笑在下風矣嗟乎天下未有不迂而能奇未有不迂不奇而能游且能記者然則善讀伯玉圖記者直了之文字之外并了之山水之外可也方圓菴主聞啓祥跋于无譽齋時丁卯端節後三日

以山水為園則可游不則但可息耳今海内所稱三大園則錫山鄒園中曹及泰和蕭皆以山水據勝之故獨吳越石邀泉至費以累萬而終無嶺泉之致殊可賞也然無靈運之奇懷而鑿山無柳州

之逸興而搜石吾終不敢以能園許之伯玉先生乃可不愧

蘭墅後記　董其昌

荆溪蘭墅者吳孝廉問卿所仍先緜公澈如之作而
號泉廝不益拓舊觀者也當　神宗朝大江以南建
言諸君子歸者錮不復　召　熹宗嗣位有　詔盡
復故官使澈如在者召矣而以歸養不及於難逆璫
用事同籍攻之急相隨入獄使澈如在者逮矣而以
下世不及於難不及卹非澈如之所幾也不及難非
澈如之所幸也至　今皇在宥所以報忠節甚厚而
廟食專祠易名進爵如澈如猶有待焉問卿所以盡

傷心也歎曰先君子生爲當門之剪沒爲空谷之馨
蘭墅之稱名徵矣抑問之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居處
肯其堂構此僻者墅也先君子故嘗十年讀萬卷摧
於斯又嘗元方御莱子舞於斯九原不可作矣安知
其精神魂魄不狎山靈化野鶴而以花之朝月之夕
來游於斯乎專祠則有朝典宗廟則非野謀惟茲松
茂栢悅之區無蕭敷艾榮之穢綠葉紫莖之秀有被
山連陂之觀築宮三楹瞻奉遺像以亂之硯父之書
爲余內瑞賸殷薦祖考空山寂歷取大騷之辭曰夫
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斯不亦神理綿綿光
我世業乎嗟乎濁世公子峻宇雕墻廣貯歌舞驕淫
矜夸鬼瞰其室以致一草一石不能長守者多矣視
問卿所存何如哉墅之山舊名南岳南岳以祝融峯
爲主問卿作室故號而尒特表章嗣屋者知其所重
在展孝思而百穀所記累榭層臺皆南岳之從山若
南臺高座之類耳

友人常言問卿小築幽措古朴可廢雕鏤而其人
靜深無世味亦有道者流令我神往

退尋詩三十二章記　譚元春

秋尋之三年予懷九峯率爾舍弟往住焉自春迄秋殆山中人也已而退家湖上復爲湖上人始追摟之始審可之而後乃今有詩庀山之妙不在游而在住游則客住則主人主人則安焉作入九峯詩（余爾其詩中已見大意）春秋遊暇悵然歸與作別詩非雷雨窮冥必登山作上山詩既上低回不能下作下山詩遊九峯者攀平林度泉橋禮香刹信宿山房以爲好事未暇登峯從其至其予則否矣作遍行九峯詩有學公塔學公者開山祖

也念其精神不出山外作禮塔詩學公法力堅永加浴佛誦經諸教至今不廢作浴佛詩此外獨二三僧房木魚耳作勸僧功課詩九峯之勝其一在松其一在茶其一在筍筍不數閩家有二小童善尋筍作食筍詩茶葉卷者上舒者下有三採作頭茶二茶三茶詩雨前者眞不在芥下矣作雨前催僧詩隨造隨嘗之不以僧不以童子予與舍弟烹啜焉作造茶嘗茶詩予對松久私謂松之神栗然宜寺松之響縷然宜（可以大夫世家）枕松之烟憤然宜晨松之狀矯然宜樓松之影澹然宜月獨未察盛雪時想當宜耳故作樓宿聽松詩作晨起看松詩作月下看松詩作遍上僧樓看松詩詩愛敬也見樵子入山則勸止之止之不得然後歎息之作松柴詩其殘枝頹唐焉在地或繇風或繇老或繇鳥雀或繇斤斧繇斤斧者蓋不忍言矣拾者何罪作拾松枝婦人詩性好閒行遇可留處乃召弟友與俱在橋作坐泉橋詩在池作坐池上詩在石作携卷選石詩在廊作納涼于廊詩廊東西通雨中不蓋不厭又作長廊詩在殿作開殿反鎖詩在田作寺田詩

因而遠想焉則出谷矣作出谷詩余先舍弟元禮元禮從孟子從或劉子從或柳子從若諸子先予從亦如焉閒一客來則欣然迎之作客至詩有招予者予亦往作似山中人家詩其詩題或次或不次凡五言絕句三十二章爲集是集也山谷之開闔蟲鳥之哀樂僧農之隻偶雨晴之升降鐘磬之潤燥予雖終身不忘也而況其始離乎此廬山諸道人遊石門時所謂退而尋之也往而尋之者淺退而尋之者深昔者秋尋又何也　妙于歷落他人做此便絮聒可厭

遊烏龍潭記

譚元春

白門游多在水磯之可游者曰燕子然而遠淵之可游者曰莫愁曰玄武然而城外河之可游者曰秦淮然而朝夕至惟潭之可游者曰烏龍在城內舉昇即至士女非實有事于其地者不至故三患免焉予壬子過而目之已未友人茅子止生適軒其上軒未璧閣其左方閣未窓未欄亭其湄甃其磯皆畧有形即與予往觀之登于閣前岡倒碧後阜環青潭沆沆而已有舟自鄰家出與閣上相望者宋子獻傳子汝舟往來秋色上茅子曰新秋可念當與子汎于沄沄淦淦之中不以舟以筏筏架木朱檻制如幔亭越三日筏成

再遊

潭宜澄林宜靜筏宜穩亭閣宜朗七夕宜星河七夕之客宜幽適無累然造物者豈以予為此拘拘者乎茅子越中人家童善篙櫂至中流風妬之不得至河蕩旋近釣磯繫筏垂柳下雨霏霏濕幔猶無上岸意已而雨注下客七人姬六人各持蓋立幔中濕透衣表風雨一時至潭不能主姬惶恐求上羅襪無所惜客乃移所新軒坐未定而飛自林端盤旋不去聲落水上不盡入潭而如與潭擊雷忽震姬人皆掩耳欲匿至深處電與雷相後先電丸奇幻光熠熠入水中深入丈尺而吸其波光以上于雨作金銀珠貝影良久乃已潭龍窟宅之內危疑未釋是時風物倏忽耳不及於談笑視不及於陰森咫尺相亂而客之有致者反以為極暢乃張燈行酒稍敵風雨雷電之氣忽一姬昏黑來赴始知蒼茫歷亂已盡為潭所有亦或即為潭所生而問之女郎來路曰不盡然不亦異乎招客者為洞庭吳子凝甫而冐予伯麟許子無念宋子獻孺洪子仲韋及予與止生為六客合凝甫而七

三游

予初游潭上自旱西門左行城陰下蘆葦成洲隙中露潭影七夕再來又見城端柳窮為竹竹窮皆蘆蘆青青達于園林後五日獻孺招焉止生坐森閣未歸潘子景升鍾子伯敬由蘆洲來予與林氏兄弟由華

此葉清華配補

林園謝公墩取徑南來皆會于潭上潭上者有靈應觀之岡合陂陀木杪之水墜于潭清涼一帶叢灌其後與潭邊人家檐溜溝勺入潑潭中冬夏一深闊去潭避三丈餘若在潭中立筏行潭無所不之反若住水軒潭以北蓮葉未敗方作秋香氣令筏先就之又愛隔岸林木有朱垣點深翠中令筏泊之初上蒙翳忽復得路登登至岡岡外野畸方塘遠淵近圃宋子指謂予曰此中深可住若岡下結廬闢一上山徑頫空杳之潭收前後之綠天下升平老此無憾矣已

而茅子至又以告茅子是時殘陽接月晚霞四起朱光下射水地霞天始猶紅洲邊已而潭左方紅已而紅在蓮葉下起已而盡潭皆頳明霞作底五色忽復雜之下岡蓐筏月已待我半潭乃迴篙泊新亭柳下看月浮波際金光數十道如七夕電影柳絲垂垂拜月無論明宵諸君試思前番風雨相與上閣周望不去適有燈起蒼蔚中殊可愛或曰此漁燈也

金陵地多佳麗而烏龍潭幽倩曠森復在城內更為奇勝余每過留連不忍去欲覓一椽恨不可得

○忠俠堂記

李之椿

忠俠堂者予外叔祖某高公客豫之堂楚楊大洪先生就繫病篤時曾主之云楚豫相去千里其間郵亭館榭蔽日翳雲獨高公之堂有楊先生乎先生往來豫楚二十餘載前此未居此堂鳴騶負弩候館備繁至此行爲魯朱家者誰哉季布亡將主佗魯朱家奮臂敢匿先生

社稷臣排闥立

孤請劍誅逆天地震動則此行爭而錦之者當人百

其身以相贖何必俠也始儼然道東而俠如魯朱家者正不可得吉哉太史公于俠深致意焉夫亦止爲荊軻聶政者流而傳之以先生兼程赴死露處霜行實獲我所未幾不戒于霜露岌岌乎旦夕莫保先生誓欲全軀歸闕俛地養痾乃販舍避先生如避兵郡邑大夫縮納先生尤甚于販偵察伺戶察影削跡尚有餘恐然則先生遂死道路耶李子欷歔嘆息而爲之記曰有高公而魯朱家有人矣公與先生素未締交從楊徙輝襲官　潞藩窮而好義水邊數椽梁

一楊河北又知有高寓公先生方當進退維谷塗之人寄信公曰此河北好義之士也先生且喜且疑命使者往告公聞命恐後慈諭使者曰予不歸先生誰歸先生者仰日拔發問藥起居備至郡邑縉紳聞而股栗懼禍及己多端恐嚇大聲遽行公撫膺堅拒之於如人之排先生使哉公也方諸暨朱家而過焉亡布閩粵主而讐者明主明主可與忠言魯朱家發見及此若虎彪擇肉蝟瑢即臨公未是雪瑢怒而公嘗義志禍色笑自如

蓋俠而進於道矣公寓友義素相許公邀之曰胡可說而失楊先生友唯唯不否有役足縮趾者有界塗累冠者有綻門趾步者悲夫此堂寧遂火城而殃魚也哉公執之淚手愴然曰小子曾見先生乎椿曰襄胥交先生於都先生呼椿為小友椿竊窺先生浩然溢眉宇間公曰小子洵可交先生矣先生歸于予病甚篤而浩然如初卧三晝夜方語語及死生漠不動心惟以殺瑢未遂為恨且惓惓遼東一塊土無人經手而犁其廷則死目不瞑先生忠於

社稷如此留十日病始痊躬全死可浮雲無縶拈攜兩橐難滌此中豈徐夫人七首抑張子房博浪椎蕭發所藏纍纍若若雜沓錯落或絫或炙或布或鈇或薑與什或藥與茶或首陽薇或井蔕李或義麥分粒或孝棋餘舌或黄面簪或鍵而赤或裝而溢物或紀名人或紀遺織或紀時公愕然曰此乃縉紳先生郡邑大夫之所遺敝先生曰乙思也儲車所至不遠數百里而來母子背負夫婦肩挑者以口啞者以剛聲者以指跛者以首乞者以目瞽至必親雖微戚澀

喘汗涕泗罵瑢不絕匝與搶首道路哽咽以是故挾之與俱公曰吁嗟哉禮失而求諸野義失而求諸乞乎遂瑢能殺盡忠臣義士不能殺乞彼乞為孝子順孫者觀此乞奚齊蝴蝶之與蟯蟖先生行公騎而送送而哭哭而失聲去膈歲餘人猶未敢至斯堂予登堂徘徊不忍去先生忠魂在屋梁招之悅欲與予語予因誌此堂曰忠俠堂自長安歷此堂也停驂武穆之祠醮酒比干之墓忠義填膺悲憤裂眥回思逆焰彌天薰敎幾沸而四海清流忍死守正以待河清皆

賴二十四罪一疏為木鐸耳時蹈險觸咒慰先生於
詔獄者長安舊役可方椒山瘞骨屠兒而公居停患
難世所未聞小子椿泯而記之千秋而往此堂當並
于慕岳祠禹崎伊洛較之負弩鳴騶之候館也孰多

其事一二語可盡而無中生有波波相屬愈轉愈
奇大出意表真化工筆也

鍾伯敬謂漢末諸儒名稱太盛漸明所忌故有黨
錮之敗如先生者皆以名福自矜但身役不免耳

酉陽山房記

陳弘緒

酉陽山房者陳子自名其所藏書之室也按盛弘之
荊州記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世謂酉陽逸典蓋
秦人遺蹟云陳子所藏自尋常經史子集外大抵近
代著述暨農圃醫卜稗官小說已耳非有魯壁汲冢
羽陵陶穴琅文秘冊足休心駭目也名之酉陽也何
居曰是則陳子之酉陽也陳子生平無他嗜欲聲色
裘馬閒涉焉而未嘗好奕戲玩器法書名畫好之而
未嘗溺也好而溺溺而不復返惟圖史為然雖其所

藏未能如魯壁汲冢羽陵陶穴顧世所稱說瓌文秘
冊箇篋中所不可少者亦稍稍備之矣則雖名之酉
陽焉可也陳子家世清貧無從得重貲購墳典家大
人早歲頗留心焉為曹郎時所入俸悉以付之書賈
稍至萬卷有奇萬曆丙午弗戒于祝融數十年來訪
求于南北者一夕之頃化為灰燼家大人進孺子教
之曰汝知之乎大物忌多嗜欲忌無厭書者物之清
妙而嗜欲之靜遠者也多而無厭造化且弗使為吾
有況其他乎予不肯悚然于家大人之言念凡物之

為我有皆非我有之物矣顧就僻成性弗克自治數年來頗違家大人之戒好而溺溺而不復返如故其所聚斂蓋至多又三萬卷有奇矣雖然吾安知今所有三萬有奇更數年後不又如向者一夕之頃歸之祝融乎即幸而不歸之祝融安知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畀之豪家大族乎即幸而吾子若孫不棄之鼠蠹不畀之豪家大族安知更一世二世數世不淪于烏有乎隋嘉則之三十七萬卷焉而亡唐乾元之七萬餘卷焉而亡宋弘文之[illegible]十萬卷焉而亡彼以人

君之尊威殿閣之崇邃守之曾不能一瞬況以陳子之瑣瑣三萬有奇乎其好而溺溺而不復返以違家大人之戒莫咸之甚者矣陳子曰吾所藏者僅以自娛但非所頒也夫僅以自娛則此三萬有奇越于吾耳目之外者多矣雖名其室為酉陽焉可也啓壁汲冢羽陵陶穴無庸問也

陳章試書之富無如十萬卷樓叟千子今日源循遊然其收書之意不減于孫之[illegible]取適目前真達人也余目為影園記亦稱

遇僊記

[illegible]貞

世儒於神僊事多諱道家者流又幻詭其說託名在綠字玉書道必飛昇拔宅乃可得仙而予攷古忠孝奇烈男子殉辛以仙蹟聞留侯鄴侯采真佐命之勳中散下原形解兵刃之際預定生前則自署天名題蓬島王平甫夢到靈芝若靈身後則蘇子瞻遊戲杳冥韓稚圭總真紫府人謂有宋華儒半是武夷仙伯然則太清選客豈離世上英雄道然長存真人不死適今於太史李仁卿遇德望陶公事益徵信焉萬曆甲午秋李公時為諸生試畢西返書劍翛然日暮行遲山煙間寂倏有道士杖策馬前掀髯言曰子非應試者耶子毋妄想解元今科解元故予邑羅生也子當以庚子得雋丁未始成名爾李負才盛氣怒而捶之道士大言曰我會稽陶與齡也吾若翁門下士而乃辱長者為誶語紛紜人影俱失李始異之歸問甫翁宗伯公公曰噫此予南中所取士而今太史周望見也業久即世子毋乃與魅語耶李自疑不祥意忽忽不自得已而其語果驗蜀中盛傳陶公實仙太史

周望業闢而採入家傳中矣噫唏關尹有言聖智造
迷鬼神不識古至人練形度世冥冥秘秘難可測窺
或混跡丐徒或和光朝市或行歌陌上或賣藥壺中
非死非生乍見乍隱先生則其人也李公無心邂逅
大是仙緣覿面失之令人悵恨倚馬數語競心都盡
荼又一黃粱故事矣而或者謂家傳稱先生潔廉飭
謹克勤小物終夕靜默不聞譚仙太史亦不知其為
仙今爾遐仙也耶大金馬歲星漢武不知上清童子
鄭生闍測斯故肉眼神殘識昧真觀乃陶貞白了道

山中尚不期及門楨闕十年靜修先彼昇引況其他
乎周望太史學道一生不蚤向阿兄乞真詮豈周望
學佛古趣小殊抑先生沉冥天機不露則德望亦陶
家之楨閣先生也蜀山與張幽貞所居峨眉青城間
先生在焉聞此語亦一笑而頷之否某與公嗣嘆曲
公為寮友夙異其事及來守蜀稽核詳悉特勒石選
仙橋頭而為辭以招之辭曰
我聞百里之鑑淵天水煙物粘瀟瀟華陽道侶多精
盧中有一人仙之臞隱几手弄日月珠飄然乘雲遊
帝都一笑偶到三川闇日暮道遠行人吁馬首數語
開靈符仙影一失雲糢糊事奇語怪驚頑愚蜀山幽
閟仙靈居青城鸞鶴驂霞裾峨眉古雪浸肌膚先生
倘在其來乎嗟乎先生倘在其來乎

長倩蜀中奇男子也淹通三教故言之親切如此

韓氏三十乘藏書樓記

陳繼儒

孝廉韓雨公自絳州來訪余長七尺議論英偉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者也雨公好遊復好書其遊也亦以訪書故韓之先京兆司空多秘籍鴻臚景伯繼之合得萬餘卷而公悉推與景伯而身則重購之四方每遊都邑及委巷小市中輒下車徒步反覆搜詰必窮其耳目之所未睹或見之它所莫能得則忽忽悵嘆為轉展抄錄而後已其勤于購書如此因建三十乘樓藏焉取張茂先語也經史子集皆犢而庋之而不喜佛道兩藏直謂棄金而求之南北都立辦矣余嘗歎古今圖書之富無若隋唐宋隋嘉則殿分書三品有紅琉璃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僊帝幸書室踐暗機則飛僊收幔而上廚扉自啓帝出閉如初隋之書計三十七萬卷唐遷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置脩書著作兩院學士得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以甲乙丙丁為次唐之書計二十萬餘卷

宋崇文書院輪奐壯麗大陳圖籍宴羣臣委賜縱覽後至宣和秘書省選侍從十人為參詳官為較勘官進士以白衣充簡閱者數人宋之書計八萬卷以此而視張茂先之三十乘抑何尠哉雨公曰公言大非所敢任獨計寒書生而積三十乘書亦云腆矣且弱冠而登賢良之籍天賜我以年生長唐虞帝鄉親逢

活堯舜在上有詩書太平之樂天賜我以時伯若季皆妮古癖文史天賜我以同志兄弟而我貲力可以購識力可以讀書不負韓生韓生亦不負書何隋唐宋之足羨乎陳子曰雨公語及書津津流羨齒牙間異日

天子召入木天凡嘉則麗正崇文圖籍幸脫于兵燹而裒集于天祿石渠者雨公悉錄而歸之樓中裒名錦艷名香召古人尤延之鄭漁仲為銓次劉向劉歆父子為較讐薛濤李易安為典籤掌記雨公日夜危坐讀不輟稍倦則取蘇子美之斗酒宋子京之椽燭以助之更不然復進二氏書與華陽陶廬山遠俯仰相送難而因得攝三教之大總持此亦人生經世出世之資也張茂先數乘豈足以竟我雨公

哉、故村道人樂而爲之記、

大爲書經助與

游匡廬記

曹學佺

夫章江之水、與他水滙于彭蠡、先有一小山可望、若吳王所城者是洪厓之陰、作睽乎遠勢、而匡廬之秀、已蕩滌于層波矣、余過夫孤嶼落星、望起月、所稱南康軍者也、山當治南路、更西向、望以交而成、衆瀑、至近而絕、兩則爲開先寺之境、唐李主璟藉軍事時、嘗游是、遂昌初靈、而掩其後襲、徑長可愛、樹蔟山幽、爲啼近暮、客來似秋、入門而殿、次閣而亭、乃漸升坦爲峻、易步而躋矣、或立則庭、或行木杪、但出西方、可以觀瀑、而閣上者爲最勝、是當崖缺處。闢牖與之對也。瀑去此里許、過其下、必三四里、兩崖相距、以數十丈、時時霧雨交作、沾灑人衣、然于崖爲東西、自牖中寔、作上下觀矣、余亦意瀑布所奇、當不止是、西徇而不得其源、有兩峯蔽之。水自其中過。即峽也。峽之水斷于壁。而再斷于潭。壁卧而水。豎亦瀑也。入潭則爲霤。因若亂矢、旁射于水、始衝潤而出、過橋、淙淙有聲、已別寺過橋上、則故蹊未窮、新衎戒啓、凡十里而入歸宗、半遂瀑布下也、歸宗之水本以靜涌、既垂林陰。

亦銜山氣捨舍為寺定始義之自耶舍禪師而後歸
宗獨盛客過其地逸情相依僧寮香閣亦自清寂余
詢其舊而洗墨浴鷲之名。尚沿韻士。金輪寶蓋之號。余
推本法王矣。開先歸宗各于其頂而止若欲登山必
南逕棲賢橋橋始入山也山南多石水直瀉下故累
日所遊多為峽為㵎之類玆峽特長以三峽名橋跨
峽中行者逕之只上橫石出自人手而下豎二岩以
易橋其地更可坐若與橋兩層焉但中為水所逕面
有金井之號亦盤旋致之者矣是水出自含番口嶺

上望之如月之下弦。五老峯在右而其首則西向首
不多稜若冠白雲之崔嵬也中諸峰峭直自高耳。未
若五老有情其色青蒼。雲薄之如鏡中暈。又作鸞舞。
之狀或雲彌漫則微露石色焉。而一二點青蒼者也。
雲從西北來大雷雨夯入湖中。不得不徑此口故嶺
上遇雨越兩日問五老峯僧云是日峯頂無雨也然
剛有一石亭可避。自棲賢橋登嶺十數里而始有亭
又冒雨行入鄱口則暝矣湖中尚有雨光雲作微紫
離水而立或卽散。或卽他去。不問也鄱口始有支徑

五老想當近但非人所常行不敢以夜而西北途頗
治且有落日微暎因從之路直趨下兩傍皆編林木
得無誤是夜月望為東峰所蔽不得上夜靜抵黃龍
寺始有月黃龍幾乎正中而亦稍東偏也寺以潭名
潭不能如所過峽但寺前之逕何減開先石上聚花
繽紛如雪林間落日的鑠若金班荆徐坐亦覺有會
憶昨夜來望燈光如綴聞鐘聲若吼驚喜相半固無
暇及此矣乃登寺後山及今竹坪諸處江與湖得以
散觀游衍可知矣其橫而復斷者為鐵船峰其斷而

復起者為天池雖未肆跡已先寓目二三朋侶相識
緇衣或暫憩他菴或徑尋故道鍾寂始歸月明共坐
巖枝懸其鳥宿。石澗流彼猿啼。客乍眠而復起。僧罷
誦以經行。此入山之佳夜亦機暘于竟日也清晨山
霽因赴五老之期而有事焉五老峯之水散匯四出
滙于三疊泉而再滙于棲賢橋縣橋以向峯頂必徑
此泉亦有石門之稱豈與山北者對峙耶今登峯在
鄱口之後辟難而趨乎委者也余望五老久矣欲從
五老而下揖江與湖也雲霧荒淫。大地為海。漭乎危

石而蹲處焉若飄泊于風潮島嶼間也衣巾草濕蒼朧嵐深乍息峰陰之勞遂安溪上之蓼飲水鹿喧弄晴鳥應乃踰岡嶺避岩壑而得觀于泉泉爲廬山首觀矣夫屏風九疊亦五老峰之下總名之也平地突起無所因依嵓穴千丈其狀如屏石齒刻削層累相承若雲莫辨觸之輒生此直至石門二十餘里耳泉不知當何疊大抵爲峰背也石乃如藏勝之冠而其爲纓絡下垂者水乎然非自首後之乃實中噴出也對面一崖而左右顧此水固在岡谷耳余從觀山及

鷹嘴岩望之山似以觀泉故名觀鷹嘴取其獨伸於外而罡或蔽之矣兩者觀泉亦有長短之辨若不能盡即其初疊已若空中之與平地水勢長則緩短則急石之一級若一仰盂如此者三盂不能受水徒增其到地速也風從峽來以谷應之與泉共搏迭爲柔剛氣蒸成雲谷中易滿雲出泉流雲閉泉隱予甫能觀頃刻而前後皆闃闃則見其隱隱一二寸縷若魚之鼓鬣欲破浪城而出者是其實中初噴起時水也於是循崖而行觀水所趨身偃以俟足垂者半湖光

上乎蒼屏恍若玻璃之蕩雲錦也澗中無路擇石踐水而已入則蒙茸出則嶢嶻畢爲地中之穴高仰天成之宇樵于暮宿僧徒空棲過不敢留行尚未竟五老問歸何遲而客亦慰勞良苦乃復出郡口北行往天池則途愈治嶺逶迤而不遥也茂樹相接清溪屬流絕無澗焦之患中遥巍峯在天表如大小漢陽者想必以數十里許又遥一谷如入桃源焉橋摒者而水曲者屢矣其中平衍百畝非寬山闊之如城翠色自滿乃寺屢燬僧憊亟欲去抑亦待避秦人也又

遥祖塔塔前亦有山但微小而罵以衆爲列外有人家傍澗而住叢迢遞嶺上村矣山北之嶺浮乎江水者也又遥一亭亭更斷于谷而降然特起者是名天池天池其北爲表峰耶然亦以嘴觀江耳必至竹林寺而後江水始亂也山中名天池爲大寺歲首廬山僧往朝焉其製有銅鐘銕瓦皆内賜也蓋因初以之祀周顛仙云殿前有池二口含藻蘊清信爲天然之鑑者與入西有樓祀李青蓮白太傅二公有亭祀周顛徐真人赤腳天眼四仙其下有石亭南向祀文殊

佛菩貢像也又西有臺以亭覆之亦名文殊而路始
盡其下俱崔嵬峭壁夾澗以達于石門亦如山南之
里數矣竹影寺開是聖僧出入之區嵓下時棲竹影
焉鐘磬隱隱可聞也有岩如佛手爲伸出以度人狀
人坐其中泉聲石氣相逼而寒故乃竹林現境不俟
寘搜矣出岩而循壁數十丈皆奇峭至一亭而止斷
于錦繡澗岩東西有石突起離徑尺許有偃松可援
而倚視澗不慄其未至岩時從嶺上望岩如隔溪也
嶺亦至亭而止所稱 御碑亭者徐眞人言顛四人

在竹林卽是矣余讀 御碑蓋雄哉文乎又觀夫九
江其禹功之所分導而未泯乎又踰嶺而逕一流似
澗而寛學溪而瘦貯沙彌澄遇石厤激此大林寺前
功德水也大林有三而此故居上其中下反無此水
水遶林木幽翳有寶樹亭亭如蓋昔稱雙蔭今則孤
清故曇詵之手跡尚存而樂天叙其迥絕矣山北而
趨東林其路有三大林卽繙經臺之背迤逶而香爐
峯其與東林俯仰對揖者乎天池與鐵船峯兩壁相
高斗絕復亂谿迴谷縈至于石門卽遠法師同廬山

諸道人之所遊也其中路卽今登山者所咸資始經
而貫嶺之未亭觀相望矣余時遊石門逕一嵓遇雨
次日又逕一岩而暮皆不離天池山又逕烏龍潭卽
泉源焉謝靈運云瀑布飛瀉丹翠交曜當不遠是岩
際孤僧忻迎與客經卷初收塵絲乍轉梯挂斷岩棧
橫出峽木葉浮而澗滿爐烟起而石黔朝雨在林晴
山倒景暮霞射壁遠水騰輝于是復歸山上從嶺處
以觀人皆衣絳容盡顏酡緋殷襲姿珠滑變采峰巒
爲火裹之芙蓉而川水若九虹之爭道矣又次日乃

下山遵虎谿而入東林神運圖存佛敬地盛院落半
灰影堂無恙鐘聲相遞響谷猶虚垂三聖之慈容側
諸賢之遺像見者瞻依來應讃歎蓮社蕭疎千年葩
葉重開爐峰湛秀旦夕烟雲自合覘逐車馬之客猶
然風波之民也

近日記山水幽峭淡遠多出栁州若此蒼楚傷音
緋綵不傷氣大有魏晉之風

陳武昌寒溪寺留壁六詩記

譚元春

天啓二年四月春與故人孟登蔬食于寒溪寺者累日山雨積林梵聲低濕聞步殿門仰視白板字請孟登誦之孟登爲誦其詩序又請沙門取紙筆錄其全詩詩六章章各有題其一曰苹疇龍湖述龍德其二曰祀龍明日母疾靡留東門之檟孟封公遺美材述孟德其三曰縣人贈百金用爲歸資餘二十三人齊公六人爲誦禮經懺不取辦香半粒述贈德其四曰縣有三鹿商有鹿米欲用秋祭予不可請者曰安知後來之不終用也述三鹿其五曰縣有魚稞秋日屆期請開湖曰待署者述魚稞其六曰武昌勝地昔多名流百年千祀誰知陳生述名勝六題古質博厚詩俱稱是春聯目而視孟登曰噫孟登曰此吾縣舊令鏡淸陳公也古人也嘗在吾縣時務以德化人以禮服人有父子兄弟訟于庭賜父兄坐與之茶（古之遺愛）而令其子弟拜于堂下入公門忿出公門愧觀者悚聞者斂不意刑政汨沒僞薄鑠骨之日行其所學不敢以衰世待世不敢以衰世人待人古人也乃不知其詩至是春聞之改容嗚乎道德之化似亡而存風雅之道名存實亡方此刑政汨沒僞薄鑠骨之人有人焉不若其力不煩其視聽隨其所安而與之無求尚足以使民覩民而恢思故曰存也學詩者先于濟其慮厚其意回翔其身于今人之上無意爲詩而與氣聚焉春嘗聽而思之歌兒舞女以情殉志風流秀子以志殉情其于詩也似乾乾乎求所以亡之也故曰亡也兩無所殉而獨立焉斯之謂存存者不告于人而守此以待者也陳君殆其人與孟登又言君今年補官都下得長沙新化令登以詩偕至恒與相見補數文錢日買餅餌充饑晨出夕返數十里皆緩步迤邐無騎貲而人卒無知其賢者春故梓其六詩與孟登私相慶而爲之記陳君名治安介稚人春不詳其氏籍孟登云爾也

其人濟而可傳文亦濟而可傳世濟故可傳也

留蘅閣記　　李流芳

是歲余客崑山張子崧家所居海日樓三楹與子崧共之四旁居人雜沓笑語甚譁予崧意常不愜思得蕭寥無人之境卜築下帷其間而未能也會予以病東歸三月復過子崧則子崧已構高閣於東城之隅軒窗闌楯翼然一新爽塏溫涼備有其致隣多喬木美蔭閣跨其上盡撫而得之交柯接葉瞻映几案其陰則遠眺玉山紅樓翠嶂突兀於萬瓦鱗次之上朝曦夕曛薄陰殘雪其變態可挹也張子曰予以所居

湫囂不足以留賢者閣成將與子從容嘯咏其中而歲且暮矣子尚能爲十日留乎請遂以留蘅名閣李子曰有是哉張子之意則厚矣顧予何足以當之今歲方大祲道莩相望萬突不煙張子之爲是舉也毋乃有非時之譏是故張子之所不敢居也予何德而居張子之所不敢居者無已請遂成張子之名可乎吾聞張子先後相師友如予所識瞿星卿顧朗仲王弱生平仲其人皆賢者也而予之來獨與茲閣會夫予之名固無能爲茲閣重也而張子留賢之名則可以不朽矣昔人謂齊雲落星之高井榦麗譙之華而止於貯妓女藏歌舞爲有道者之所不取若茲閣者得與緇衣杕杜之意並傳之於無窮使千秋萬世而下皆知有好賢如張子者不亦休哉雖然張子之名美矣請進而求之於實則予與張子共有責焉夫謂之賢者皆有無益於世而以浮沉取容而已也今世之好賢者或浮慕其名而不急其實泛泛然於身心之際將有過不加聞而有善不加進則雖有賢者日與之俱而不能效其尺寸之益彼賢者終不肯爲無

益之留也則有悼悄而去之耳今張子天性愷悌坦衷直腸使人人得盡言於前而無所忌故雖以予之不敏而將得効其狂贅焉今且別矣願更以三言益張子曰崇以本天質以合倫斷以制欲張子倘能用予之言而推之以概其所及而廣求益焉扶爲善之資而加勸之以學問使賢者日進規而不肯者無所參於其間則予之爲張子留豈有既哉作留蘅閣記

又千子觴余於文不以頌而以規亦得此意今人阿私文過乃僻好友豈古道哉嘗聞一先達謂其

鄉紳誤共邑宰大過詰以宰有小風乎曰無之然則君非宰知已矣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鄉紳慙退今世取友與愛友者皆不可不明此

台蕩日記節

楊文驄

天台縣由東關小溪澄徹峯巒韶秀風光日影磨蕩水上直此一帶自不是人境也過數里見姑婦岩一端坐一悚立亦俗人姑婦之不足奇闆下有虎引輿人縱步而過鄉導不熟逆木得谷亦不悔行數武過小溪即桑灣下流水中有石齒棱棱人從上徑度水聲踞起與足相犯輿中大有懼色過溪望竹梢懸岩百尺即所謂仙人傍也隱隱見樹頭小閣余欲登之奈伯含已先去急令小卒追之還仍過溪下道逶迤而上路可尺許步步悚汉轉數武有小靜室此鄭先生所構下榜見榜在懸壁白色魚潔如始皇無字碑恨俗人悮鑿以小亦壁三字殊為作惡岩下有王龜齡朱晦翁真跡亦恨剝落不可讀徘徊半晌四步過溪仍從舊路入暘谷洞洞門在溪頭有小橋盤曲而進橋下游鱗楚楚所謂洑若拄杖過橋降者也轉入洞中幽陰欲滴將正午氣物人如坐清涼國與伯含肥酒三酌即上雞岩步底鋭然亦金陵靈谷寺琵琶街之意小岩以小艇過溪進仙都溪山愈窈幽翠

森森道左、一澗曰忘歸澗、舍之、突兀目見一峯聳凡高一萬尺、周圍數十丈、四面皆無凡草、雖頂有大松數十株、望之如苔痕蒼翠耳、與人指曰、此即鼎湖也、聞古有蓮花自湖中飛噴、宋即以婺州改府名為金華者、又聞有大魚自湖中躍出、俱為幻想、且謂此即黄帝騎龍上昇之地、然名山記中辨其非是、謂當時此地尚在版幅外、黄帝鼎湖今在閩中、皆是也、旁有一柱孤絕獨立、名童子峯、是真不因人熱矣、余與伯含踏蹡番顧、拍手大叫、因約為作四面圖、攜之以歸、正面向南、後有一大峯相覷、此最難落筆者矣、轉看西則體勢稍側、童子峯在左脇下、亦有挈雲之勢、此正宜以子久筆意當之、步入仙都宮、宮傾圮特甚、宮下有亭亦廢敗不可坐、唯與伯含摹擬北面、則如垂紳正笏人、背有垂帶環珮之屬、皴法絕類郭熙、鬼面皴、過東覷之、又如一人轉身掉臂而右足欲前、唯有黄鶴山樵足以發畢耳、横看成嶺、側看成峯、神物無定、不能備極摹擬、於是縱步促行、又為雨色所恐、是夜宿溪頭、黯然魂飄、則戀戀在童子峯下也、

出高明寺左行、入圓通洞、洞在幽溪之上、東西有兩芙蓉峯相峙、洞乃三大石子累成、二豎立、一横亘於上、求名圓通、亦象形而呼、洞上有小閣、為松風閣、此無盡師習靜之所、從洞口左側而下、攀緣半嶺、遙看雲石、正對芙蓉峯、而幽溪瀑水泠泠從頂門飛下、俯覷之下、不知幾千丈也、僧文心謂看月不是奇、唯朝氣初動、凡坐石上、白雲蓊狀、或欲搏人、或來媚人、或繚繞倦遲、或徘徊相賞、此是幽溪中第一供養耳、因索看雲詩、人各有贈焉、

出高明、過塔頭寺、望萬年山色鬱葱混沌、如詩之晉魏、唐不必言、如畫之唐宋、元不必言、千峯環立、而五龍相抱、五龍山若偏為萬年結胎也、寺門老松數十百圍、後有修竹數千竿、獨殿宇稍廢敗、然自知是三代法物、轉入方丈、參雪堂大師、紫衣龍藏、神宗太后　御敕在焉、佛像莊嚴、頗與此山相稱、叙畢、雪師坐我於左側之小軒、軒在竹塢松陰中、已占勝地、乃曲流花徑、又雜以異卉、令人作住山想、老僧止余宿、有雨意、忽趁去、意欲趁今夜月明坐卧石梁上也、

至石梁雨已霽、日將晡、少憩於下方廣、出寺遥望見一石横空、如蒼龍斜卧、而飛瀑自下徑度、澎湃奔騰。眞似玉龍。迫視之有一潭、潭側有曇花亭、考石梁之中爲方廣寺、有五百應眞居焉、當年曾獻百拜。山門倏開、獻師入其中、見一僧謂汝腸胃不淨、當急還、許汝可再來。此赤城山洗腸井之所自名也。嗣後山門復合、唯有清風孤月往來守之、他無所見。唯昔年曾有金錢浮水上。上御極之元年、又浮出數箇。有梁武年號赤金與常見貯府庫、此奇事也。轉上方廣寺、

文娱二集　八　記　六十二　丙

步至石梁邊、横可三丈、濶尺許然、如魚脊。有僧從上往來如飛。我輩稍近視之、便股栗不可耐、少頃、明月自萬松之顛孤高相對、趺跏于石梁上、流亂石中、看怒龍相鬭、靜極生懼、歸卧空翠閣上、聽水聲轟擊、幾欲於床下鉢盂中、尋兩龍也。

天台一山、爲仙佛所分據、而桐柏其神仙窟宅也。宮建於司馬承禎、山則爲王子晉與伯夷叔齊分治焉。行數里、見瀑布奇甚、猶在斷橋石梁之上、從僧曰、此正與公賦內所謂瀑布飛流而界道者也、一步一回首、五訪人思、而山前古木陰森、巨石林立。又奪我眼光、隱隱見松陰中有宮宇、圯廢、黃冠相迎、大無人色、轉見夷齊像含笑、因以此兩者作教主、安得不令山中羽衣作雞骨耶。二像乃石像、古甚、六王盡寶瓶之、徽宗宮中者。清風高節、置之禁閣、非宜、惟此處屋數椽廬存首陽本色耳。瓊臺雙闕、道路爲林莽所封、急勅補官由上人修之、[illegible]見其處、實皆孤與馬俱無用。沿山披榛、樵騎始得八尺許。至山尖遥瞻雙闕、俯視瓊臺、心神俱怖、鬼拙神鋟、季重先生拔爲第一。諸

文娱二集　八　記　六十三　丙

山未有不甘心臣服者。瓊臺在衆潭之中、而四山孤挺、環抱無漏。獨從此去、稍見一仄徑、若有若無。下瞰澄潭、綠色照眼。大人同友人大年伯含俱住足焉、余與陳木叔鼓勇而登、誓在必往、脱巾去衣、大率似鄧艾入蜀時、以手代足、以樹代徑、心力俱竭、然後登臺焉。臺上有孤松、有怪石、有紗帽峯、有神仙窟、俱不足奇、所奇者臺如蓮座、七寶玲瓏、四山環侍、凛凛若有懼色。四面瀑流奔騰、飄忽應接不暇、到此眞魂魄俱換矣、

小寒山分中子山之一隅巖壑蒨森幽陰欲滴下瞰
椒江湖（木叔家此中亦僣不秀出洞內）聲水氣日月照映君宇台郡名園有無出其
右者
石梁洞洞宇弘敞一石横亘以為門所奇者在梁他
無奇處然余已先見天台之石梁此又不足掛我眼
角矣下洞見謝公嶺嶺以靈運得名謝公開山至此
住足昔人深為靈運惜然靈運有斤竹嶺詩嶺又在
谷內辟千仞以此為謝公所辟是或一道也嶺凡數
折逾嶺則為東谷谷中山水奇不足言幾於怪矣怪

不足言幾於誕矣寸寸望去無一凡草諸山悚立如
蜂房如蓮花如藕節如兎頹俱不足喻其妙目眩神
搖真不知在何處耳入靈峯洞洞幽翠令人到此神
魄俱秋轉出看靈芝峯種種奇絕應接不暇照膽潭
上一泓澄徹幽綠凛然潭上有風穴以手當之刁刁
習習此真天地之奇不可思議者少間過響岩看連
霞嶂步步奇悚鬼神幾於無功寺燧淨名寺但見白
雲孤烟耳轉入靈岩寺令人無能名狀靈岩形甚峯
之中倚屏霞嶂為坐左有展旗真足蔽空右有天柱

孤立入雲又十百仙都之鼎湖矣
龍友逸情雲上縱游台蕩歸而著為書繪為圖同
人艷稱以為不負此游矣余更喜其以省尊公之
故而得陪從杖屨天倫之樂發於山水之間筆墨
之情動于作述之內人生幾多得乎噂名教樂地
是足歆羨耳

遊東洞庭山記

楊文驄

洞庭名區也，爲侯水所限，則有二疑，曰波也、盜也。游者未必遇，而往往爲先發所敗，故雨岸如蓬蒿，震澤如弱水，吳中人多有白首不見峰影者。游雖人事，亦有天道焉。余半生坎壈，爲天所厭，獨結綠山水，天憐之，其真丘壑中人歟。戊寅，宿木瀆，己卯辰起，同孟貞孜寅、冉卿步禱于伍相國祠下，舉杯酹曰：小子以七尺犯洪濤，窮絕壑，不與大夫問渡漁父，聽願以奚奴背上錦囊爲腰下佩劍，可乎。各賦詩一首以行，榜人報風帆正順，背山一片石，不減武侯祭風臺矣。別相國，楊帆東去，遠山送青，萬頃一碧，與邢子聯句十二韻，行自鏡中，坐同天上，即較官龍窟、竈史羅參，俱鄉枚以供詩料。老相國英風千古，真不負人哉。繫舟翁園，與諸子且往觀之，游用爲沼，堆土爲丘，自成一壑，兒弄具雖奇，石林立，萬牛難衆，何益耶。獨柳堤一道，顧有六橋風色，少堪洗穢耳。庚辰，謀登莫釐峯，諸子先往，約相遲于翠峰寺。余與席仲遠、翁升伯、許德先茶話頃之，疾趨至寺門，松下唯有孤亭落木，鳥語泉

聲，空香寂寂。問僧人索伴侶，指手峯上。余從松徑右折，上三四里，始望見雲中有人語，何異咳唾落九天耶。賈勇再四，始克登頂，幾爲大風吹去。孟貞與兒輩詩已就，朗吟一過，不減仙曲。土人與余指點諸山，如數家珍，所謂陽羨、茗溪、古虞、錫山，歷歷如見，余亦以意領之。但覺西山與此相向，俱在中央，如同心昆季，朝夕對語；馬蹟、靈巖、玄墓端拱環侍，如冠劍大臣庭立就議；下此而黿鼉、猫鼠、東西鴨、南北鳥，凡七十二峰之屬，皆如兒孫羅拜，無有敢次。洋洋大觀，快事哉。

從南下行鳥道，午至法海寺，分僧供。寺幽靚，唯貫休羅漢相傳爲山中天球；清白泉爲本寺古蹟，乃泉在舊址不得見，而住持遠出，未得禮諸祖相，俱爲欠事。孟貞曰：翠峰有悟道泉、雪竇相，不可失。仍從舊路過嶺脊入寺，飲泉拜像，礪石點頭，老龍昂首，森森猶在目前也。歸飲席仲遠獵青閣，譚小塢、俞塢之勝，臥不能貼席。辛巳，同仲遠過景德樓看菊，遂縱步過白龍泉、青烏淵，拜帝君新祠，祠址爲席氏捨宅，即翠峯亦祖基也。鮑靚明微君豈異人哉，爲之嘆羨。上雲石菴

天都鼎湖間淙淙瀰瀰者漸出近湖而森森白波時
從林隙中隱見帆或在樹上舟或在屋頂猶魚蝦浮
琉璃瓶中又見一片空明世界耳又二里爲拜山俗
呼爲龍首者以石勢枕湖渦如奔澗記全體也工人
嵌一石頭置小亭上則惡其鑿矣與人指析埨知爲
許德先齋次就飲其中夜半復飲茂動家看法書名
畫看庭中松石皆如見三代法物樂甚壬午復尋茂
動看所構快雪樓門人翁升伯携尊就飲樓可百尺
八窗俱敞後倚莫釐前瞰菱湖有高梧一株可合圍

倚窗亭亭恍如幼霞青閟閣中物也老烏桕紅黃相
間斜掛檽前朝烟暮紫頃刻萬狀而俱不能逃閣下
一盼每思圖貴善因而俗人每以重墻密扃不許山
川吐氣故名勝沉埋之若常借文人韻士爲之昭雪
天下皆然而洞庭尤甚得此樓而洞庭之辱可盡雪
矣何必皆如袁生僵臥仰春花秋月不尤爲大快耶
各賦快雪樓詩相視而笑旣登伯贊紫邏閣爲馮開
之太史所題層樓如霞莫釐紫氣每自窗中闖入山
足楓葉淡黃老血一望數里殆不減一道紫羅城矣

曲徑幽邃頗似金陵斷骨崖是日左臂偶小劇恨不
下王將猛烈耳別仲遠升伯過龍廟問劉猛將碑碣
無有存者唯一拜其釐墓徘徊大樹將軍何遂擅有
茲山哉登輿西去過數峯轉入一塢冬篁密條綠陰
埋徑山腰一小剎爲臥佛寺登樓瞻仰見古佛欹臥
天龍有悲哀狀不覺佛性勃發雙淚欲垂肅衣冠拜
之小憩樓下僧人送苦茗云爲門外小泉所瀹亦足
以奪中泠之坐矣繇仄徑尋興福寺一路長松間以
老梅萬樹不知雪滿山中時作何如香國道傍枇杷

始花蓊鬱綿亘縱橫無際異香撲人誠奇觀也短垣
曲折大半苔封陰森繚繞如在天台萬年道上不知
巨浸中開此美阪無怪乎蔡經葛洪輩據此作丹穴
也入興福寺已頗圮無足觀者唯老銀杏紛披黃葉
宛然布地金耳閒前菴有詩僧促與人西去踏紅葉
二里許循墻而上有萬竿綠玉當窗者紫金菴也紙
窗明淨略具筆墨僧融初適病索其詩不得一笑然
空谷足音見跫然者而喜何必深求耶日已晡夕陽
在樹顛鳥背逐日而行曲曲九轉所謂九曲洞又似

来不離主人徑開西山之梓倚舟橋社里步看柳穀
井井亦無奇但想當日雲鬟而鬢得窮書生一顧送
使珠還合浦千古快心事我輩生來未嫁老大徒悲
隱艤海岸何異湘江羊牧一段悲愁耶因與孟貞作
詩問之志感也東游已畢舉頭見西山如河若拱揖
而俟順風掛帆仙仙霞舉余之茲遊得全于天者什
九謂之天游可矣

落筆不假鋪敘而感慨幽異名勝理奇爽一日說
出達人靜理悟土蔭慨方有此蕭疏落拓之致

遊西洞庭山記

楊文聰

西之甲于東也蘋諸遊記皆置左袒即土人亦能言
之盼縹渺一峯不減西方美人之思矣癸未別椰穀
井促榜人西發少頃過龜山遠望童家唯有石骨嶙
嶙背負青天浮沉水面宛然三萬頃之應門若頭使
也到岸即訪林屋洞敗葦荒田唯有野鶵飛掠問一
樵者始知去此只一里許令舟而行短桑斷岸流水
低橋間以老梅槎枒丹楓歷亂紅葉渡水而出恍疑
是洞中桃花漁郎初入武陵時寧復異此境耶從北

左折見一峯矗立奇石繽紛上有王少傅所鐫第九
洞天即靈威丈人行七十日得大禹所藏玉策金書
處也俯視之如甕口不解所以于小菴中呼一僧爲
前導僧曰洞寂幽暗須作秉燭遊又寂溼須著犢鼻
赤脚踏淺沙可也遂命童子燃小紙燈衣短後衣以
進甫入即傴僂屏息不能仰視行五十餘步頂上加
傘蓋有小竅衆人相聚一處稍昂首吐氣而已再進
益泥淖石板下垂去地一尺許上則滯尻脊下則飲
稍壞五體投地盤旋泥中蛇行猶不足喻蚓而後可

也從北抵一穴口少寬廣衆人呼燈視之見壁上有數大字以爲抵隔凡穴諦視之非是也僧曰隔凡在東再入始到衆從而東側身不疑一無所見唯白蝙蝠飛來撲人衆有怖色余鼓之再入兒子鼎卿大叫此處有光明藏是異境也我輩已行湖底里許何處有隙鳥飛來哉急視之乃水上白沙與燭光相映發遂令一洞之中皆成異彩所謂石鐘石鼓大永類吾郡玉華洞亦常觀也僧語我曰再數武有巨蟒守之不可遽入衆人俱急問歸途出洞孟貞大咲謂此洞

文娛二集　記　七十二　丙

盜林屋之名殊不稱金庭玉柱自有異境此亦神仙之疑穴耳人菴盥洗尋暘谷洞丙洞雨洞皆存其名唯數朶青芙蓉猙獰爲伏奔嶸陰森十步之間常令余將軍領數發過嶽廟有百尺龍鱗柏翁超逸王季重先生所謂蒼峰筆舞可舒林屋仙游之氣誠不誣也迤邐北行皆從橘柚中穿度山茶數十畝幽香襲衣青松落陰盤轉空谷望一石門爲之小休再里許石磴左折兩石輪巖立岬岬知是法物也寺在山腹夕陽已過冷翠登來上登翠閣望修篁丹橘如與

何叟對奕遂不知人世間有紅塵十丈秉燭訪僧初職小樓在竹上更能誦前輩詩歌大有雅人深致甲申拜慈受大師像更讀寺壁所書三段禪師因果甚奇乃山下三居子皆能放下屠刀而寺僧豢豕于牢日動殺機何爲也哉出寺看橦上法書亦非智永的筆左折看慈受井上毛公壇壇上一方臺與諸子分石據坐看白波一道自松際飛來臺下雙井俗呼爲陰陽井相去不盈丈而各成一色何異也毛公即漢劉根學道已久毛髮俱綠人皆呼爲毛公芙蓉叢中

文娛二集　記　七十三　丙

修竹獨翠豈此公變相耶放足謀石公之遊村村相接井井互通人家以橘柚爲業火齊萬樹如百寶丹砂高懸墻外有守橘者結茅樹下禁甚嚴不可犯有採橘者上肩梯攀折頗似陌上採桑人與孟貞聯毛公壇詩不覺來頭見石公矣山峙湖中諸石受湖波浸蝕秀潔之氣達于梢宇行數武望歸雲洞一朶冷雲飛墮峯下余爲之狂喜初賦曰此一竅耳請飯畢歷窮之過石公菴飯雙梧下少休足力遂入東偏一步一絕心目聯悸上雲梯過聯雲幢拔地參天奇矣

更有劍樓數十丈一名風弄仰觀星辰唯天一綫捱
援而上如在三峽中行金陵有天闕巖只奴隸耳岸
前兩奇石相對呼爲石公石姥未免有情豈眞鐵石
肝腸耶公姥傍即千人磯水光一望可四五百里如
大圓鏡支頓磯前爽光青銅何在未必不爲石公捧
心捧腹也沿山足一轉老石眠亘橫披數里石下有
洞有穴有琴有梁子厚所謂牛馬飲于溪虎豹騰于
山猶不足喻其譎諸人旋舞穿中或各搜一室或其
騎一龍或摩腹而據其項或穿腹而枕其尻奇怪之

相不可狀余語孟貞曰神禹明眼人素書三卷當在
此處古人不可信也呼酒大醉有漁舟如陣大爲奇
觀因倚石琴成詩一首而散遂宿菴中夜半聞雨聲
殊有憂色乙酉早起而日光晶晶射紙窗矣孟貞再
歷窮諸洞乃云西風一夜昨之奇而俱在水府我輩
固有天幸與過明月灣送孟貞上小舠余與效寅鼎
卿從灣上行樹隙中看一葉如乘槎孤客又不知水
中人視我輩作何如想也幽徑紫陰深黄淺黄萬子
秋色何必問山陰道上耶行可八里始抵消夏灣灣

中以縹緲爲屏驛山蕨山筆山環拱不敢他向左右
環抱別開一世界想夫差避暑于此水晶簾下白玉
宮中火龍當退三十舍即此水雲供養亦當焚死遙
望千家烟火白板朱樓猶帶當年餘味飯蔡坤宇家
眞率古瀟都似秦以上人賈勇充縹緲皆乘筍輿而
上松徑數曲可五里許而僕痡馬瘏不能進與諸子
且行且止恨不假雙翼如飛鳥也登絕頂四面空濶
卓立波心莫麓前廣而後狹不覺讓伯兄一籌蔡君
爲余數郡邑村塢俯視但一氣安能辨皇州耶獨龍

背如一線斜出歷歷在目東村蓊薈蒼蒼猶有國老
之氣猶山鼠山體勢宛肖岐宮龍室何處討城社之
憑耶當門之鈕余欲下此辣手劉邦君山平鋪江水
此言豈欺我哉下山逐夕陽而行過西蔡弔九逵先
生遺址聞胤嗣寥寥遺書散失爲之下哲人云亡之
淚已而思之兩山之爲程卓陶猗者不少且椒聊遠
條祚胤蕃衍然天下高人韻士未有不謀而面能寒
其姓字者獨九逵以藍心枯管奇情奧理與兩山同
長五湖此處正堪着眼耳與孟貞破涕爲咲者久之

過圻村從西再折仰爲龍背小山孤峙湖裏波如萬斛席捲而來獨有老石催奇張鬐脊鬣日月與之作鉅鹿之戰左右松怪樹屏息作壁上觀真不如鹿死誰手也山足諸洞窔大率與石公同一情狀不能作軒輊語獨正西一片石怒鱗張吻鬚眉畢具人行其下死在斷石之間僅有小石回頭東顧亦幸牙相向恐張僧繇破壁飛去時爲之老隱此中耳余嘗游大小龍湫謂橫行天下無與相敵不意大小龍背尚堪與之平分疆域也相傳小洞庭者乃一石環抱略具

峰巒以洞庭硬坐之兒童見也夫山水大觀非人力可至因根花石綱老不解事不如夫差築宮守之之爲便然勾踐君臣仍從夜半負之而趨又不如羽衣狂客攀龍所餘臥高吟耳歸坐石上看落日紫金世界真不知此身在第幾天紫燄而怖恐兩龍騰空而去有驚電奔雷狀急歸借路宿埠守家丙戌命棹過眾安洲尚有禹廟故址夫震澤底定功在天壤乃亦與吳之離宮別館同一離黍悲何耶過村里望石佛寺俱不及登步入華山訪黃公故里里無凡樹松竹爲多前有老松百餘株左右拱立中有孤弧一望儼然松巷一奇自與石公龍嘴鼎分西山之勝徘徊不能去白攉龍虎黑若太陰恐韋偃未能畫杜少陵未能歌也入寺讀王少傅文衡山碑記因分賦一詩茗飲而出登舟至上蔡回看落日四五百里皆如古錦衆山皆作紫金光聚較昨日一看更爲暢豁泊岸已暮從蔡家借燈東歸過養兵場唯聞木魚鐘磬山犬若豹想昔日旌旗雲湧萬馬嘶風景象直是秋葉一掃耳到鎮夏聽大風夜吼三萬六千頃濤聲如沸憂

疑是十萬水犀重理五花八門之技因與孟貞初議鼎卿效寅各成詩三首不減萬弩之射錢塘也少頃風靜明月已上榜人命歸舟日初出已至相國祠下山川朋友天時花木無一缺陷山榛隰苓之思終身無憾因思宦海無際高位轉危余得以冷官一席翱翔深山大澤之中與四皓范蠡之徒上下千古可以長嘯解嘲驕語時貴仰折腰林屋又何恨乎是爲記

領勝不在形骸與賞常在物表能友胸中浩浩如太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自露天機不見刻畫爲工

竹影社記 并詩　　梁于涘

凡事不經覩記、類以傳聞相誕妄之、非通論也、然而幻中顯真、真中顯幻、以予所覩記殊足衛云、匡廬天下之神嶽、琳宮梵刹、記載可按、惟漢陽峰下竹影寺則傳聞耳、野老云、國初　高皇帝破僞漢、留一至事亦不載國史、說者終惝怳焉、山僧楚中人、主西林法席、一時四衆雲集、有聽講僧堯公茶次、遂談乃其先祖慧燈住此山、多年修禪定、每蹤跡竹影靈境、一日偕弟子縣石路、折入漢陽峰下、見大石如砥、可趺坐、

前翠竹一叢、九龍淵其右、五老峙其左、鄱湖塘在前、天地澄映于後、遂拂石入定、俄風雷交作、呵叱之聲不絕、慧公寂然不動、久之空中人曰、割一席地與之何妨、少焉晴霽、師遂卓錫于此、後率多靈異、師秘不說、迨師示寂、弟子無知道者、亦復不能居云、三年矣、僧講期甫畢、遂受堯公請結楞嚴社于此中、遂杖錫往遊、而至其處、松冠絕巘、閣懸峰底、俯臨絕壑、平視蒼岫、參差拱揖、助成幽冶、與仙靈之窟宅也、因悟高皇帝之偶入、慧禪師之久居、非有宿緣、何以憩足、

益信山僧今日快登覽、結淨社、正不易易耳、既而與諸子徵辨之暇、境寂心閒、時向定中見紺髮異僧耳、大金環窺戶者數四、余亦不怪、彼亦不入、然于斯時、或選石而坐、或瀹泉而茗、或看岩花之飛來、或聽山鳥之好語、遊雲忘其生滅、流水任乎喧寂、致足樂也、抑又何求、厥後山僧因作小詩招諸大居士、時九江佐政楊君、德安令伍君、湖口孝廉葉泰鄒三君同入社中、于是竹影之社乃著、未幾僧以傳戒東林、又應臺山之席、留居燕都、近三年、于是不克遂竹影之棲

矣、戊寅春、侍昧師于廣陵善慶菴、遺徒貫恒訊雲居顓師、旋報言竹影寺近得熊宰官延妙府禪師卓錫矣、余固知妙師戒行精嚴、常修禪定、山門百尺不破苔痕、如此勝地、得此大師、而慧公之燈可不息、而竹影之靈不可復秘矣、嗟乎、山僧過不惑之年有六、所聞多異、所見多異、而于竹影之去來、殊不能釋于其懷、然自慧公居之、山僧居之、安恬無事、而過後凡遇兩賊、雖窮衲不能處、境與人蓋相待哉、余既傷慈公之蚤去、又自嘆住山之緣未深、遂使千古靈境、付之

妙師炙石宴坐山靈當永永護持矣殿中作記俾後之緇素有問津者當不復疑爲誕妄也小詩附後祈諸方一和則此會應與遠公蓮社俱不朽耳

草閣懸峰石徑斜匡廬掌劈佈金沙寒山月落千峯竹一片雲生半畝茶慧業文人身後佛枯心衲子鏡中花鐘聲日暮動何處千尺崖前深水遮

少時閱 太祖入廬山一段小說幽異可聽較之漁人入桃源更爲玄幻然而無所徵信得此記實之與桃源行並傳矣

影園記

茅元儀

士大夫不可不通于画不通于画則風雨烟霞天私其有江湖丘壑地私其有逸態冶容人私其有以至舟車檐桷草木魚蟲之屬靡不物私其有而我不得斟酌位置之即文人之筆詩人之咏亦我爲彼役而彼之造化所不得施其力雨露雷霆所不得施其巧精營力搆點綴張設所不得施其無涯之致者我亦不得風驅而鬼運之故通于画而始可與言天地之故人物之變參悟之極詩文之化而其餘事可以迎

會山川吞吐風日平章泉石奔走花鳥而爲園故画者物之權也園者画之見諸行事也我于鄭子之影園而益信其說凡園必有所因而揚州繁茂如彫牆綺閣中唯平山蒼莽渾朴欲露英雄本色而一堂據之苦于易盡易盡則不可因玉勾洞天其勝秘于井內神仙私之人所見者邪耶邪則不可因于是爲園者皆因于水因水者或奔放或轟激或文漪或長源而揚之水則不然城之濠不足以稱深濬而廣可以涉猶以柳爲友葦爲裙城陰爲骨蜀岡爲腴帶而郎

以所因之園爲眼爲眉互相映而歌舫舞艇游衍住
返爲其精神故園者竹樹以映之亭閣以迎之虚軒
以適乎已之體朱闌以飾乎人之目雖有智者不能
益矣鄭子獨不然隔水南城夾岸桃柳者其門也松
杉密布間以雜蒔叢葦隔架漁罟聚焉疎林蘐籬事
梧流露枯木槎牙楚檣如錦者其徑也窄徑脩垣梅
枝橫出不知何處水來柳盡疑若已窮而小橋忽橫
若華上下者其折入草堂之蹊也有水一方四面池
池盡荷遠翠交日近卉繁插似遠而近似亂而整楣
楯不學人間俯仰自適形神者其玉勾草堂也池外
堤堤上柳柳萬屯取于人之所因及因而成者柳多
而鷗喜聲所萃徙倚不能去遂築以安之其閣半浮
也或意所不盡則一葉以迎之其舟泳菴也以石爲
磴或肖生公石或出水中如郭璞墓芙蓉千百本夾
其傍如金谷合衆玉蘭海棠緋白桃護于石如美人
居開房良姜洛陽處美人曰蘭曰蕙俱如婢媵盤旋
呼應恐不及赤欄小橋蔽窺其中躞蹀不及亦傒
然白帽隺髦主人在矣曲廊無多左入而讀普堂在

焉堂界爲室三楹庭如之或以避客或以藏書室旁
而閣出閣出于下而峙于上側其體若廊若廡而中
則迤迤曲廊入者不知其孤閣也石以爲嚴或屏之
無山而石疑山一亭倚菰蘆菰蘆之色射于外雁鶩
之來家于中水狹而若有鷗頃之勢矣窮肉所以自
託也一字所以課子也誦讀之聲與歌吹相答仙乎
人乎吾不知其際也董玄宰顏之曰影園以柳影水
影山影足以表其勝而鄭子曰安知其非夢影乎茅
子曰大大地山河孰非夢影哉而領于私焉吾嘗徘
徊于瓊花之下背井之間求其玉勾洞天者而不可
得子于尺幅之間變化錯綜出入意外疑鬼疑神如
幻如蜃吾焉知其非玉勾之影耶子以名其堂亦有
感于是夫鄭子名元勳字超宗善著書通于畫記之
者茅子名元儀字止生

余少時母大人夢至一處有匠鑿地琢石問之曰
爲而家仲子造園母寤而喜曰小子勉諸能造園
必非一無成立者後二十年余甲戌罷計適丧其
偶又目病方劇不能酒不能讀强爲排遣則以所

卜㕘岡稍稍攻構雖檻軒户之勝亦竊附厓詰舍毋之志母大人忽憶前夢知非偶然余皆率爾爲記而茅子復踵事增華未免溢美得無影而實之乎

江右遷客題名記

王承吉

士君子之自處以處世也亦求無愧于心焉斯已矣升沉順逆之故清濁邪正之分固未可以一格論也辛未計吏舉余卓異冠兩浙心竊愧之及考功榜出果以浮蹤貶二等時因親老不忍絕裾承歡于舍徘徊八年若將終身焉戊寅候補　闕下伏思江右爲禮義之鄉正士端人項背相望且西山南浦挹彼流風匡嶽彭湖盪我心目備員此地于願足矣需次銓除得臬司知事喜逾三遷以是歲五月至南州日與賢士大夫商搉今古討論得失客退則飲醇酒讀南華俯仰陶然致足樂也縱觀仕籍前後以遷謫至者備得詳其姓氏別其州里及考其出處行藏之概概然而嘆曰牛驥同皁雞鶴爲羣賢不肖之相去其幾（遷客不必盡賢亦爲不肖請日）何哉雖然品秩不齊心跡自異不能比而同之也有以館銓謫者有以部寺謫者有以臺省郡縣謫者甚不一矣有以貪墨茸闒謫者有以斷跑跬誤謫者有以介節忠鯁謫者亦至不一矣古今來奸雄悍佞能愚父母妻子而卒無逃于萬世之公議可欺盈廷通

國而實難容于清夜之獨知乎且捫心清濁邪正奚
惡此筆不得有獨知矣
有炯炯不昧者況蒼素黑白較若列眉自昔清剛重
亮之士其在當時阨貶竄惟恐不瘴癘以死而婦
人女子兒童走卒反多憐之數代而後覩其名過其
里收其片紙隻字多有欷歔憑弔淒然流下者矣孰
謂天下後世之人心可盡誣哉要之清剛直亮之士
固不暇計及此也計及于此不憤則悲方其至性孤
往上關社稷安危下係民生休戚功名富貴視同
浮雲刀鋸鼎鑊怡然就之況其他乎無所謂悲何有
于憤乃若世俗庸碌者流則不能無計及此也不計
及于此非怨則愧怨將誰歸愧則可反且夫臬司者
觀察廉訪之職古稱外臺經幕而下銜名責實義有
所取皆分讞救法之吏也本示裁抑而仍用為法官
豈但曲成善類亦□厚□洗彼叢垢招尤宜自滌
洗者無論即效忠過激疾惡太嚴是亦賢者之過也
吾儒性命之學雖當獨處如對聖賢雖在退閒不忘
君父倘能反躬自責世味濃者急飭其簠簋吏治疏
者克勤其職業氣骨孤行者亟輔以學問忠貞自命

者徐養以中和繇臬而推之藩繇藩臬而進之天下
將見龔黃接武朋召比肩華夷綏猷罔不率俾何至
撫髀而興才難之嘆哉始自萬曆次泰昌次天啓次
崇禎以著代也首經歷次知事次照磨次簡較以序
爵也郡邑詳矣系以科名曹局分矣表以原秩以辨
賢也勒之貞石昭示來茲後之覩者庶幾論世而尚
友焉其益知所以自處而處世矣

遷謫有賢者有不肖皆得掩飾然賢者必引咎自
省不肖徒怨尤耳賴此點破

紀畧
范陽乙丙紀事　茅元儀
謁黃陵廟至淨江往返紀行　俞彥
岱陽龍興紀　趙南位
烈頁紀事　鄭二陽
張樵明生異紀　梁雲構
西山遊紀　鄭二陽
○看梅紀　楊文驄
○艾閣志遊　梁雲構
楊公幹紀畧　張溥
、帝京景物畧凡四十則　劉侗

嫏嬛閣文娛二集

雲間　陳繼儒眉公訂
廣陵　鄭元勳超宗選
同社　顧爾邁不盈較

紀

范陽乙丙紀事　茅元儀

熹廟甲子冬，逆璫魏忠賢勢大張，乙丑遂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人。大中好持論，猶急然清至絕俗。光斗善讀書，持風節，議論政事俱勇健。二君子素相暱，定興鹿善繼者，自家食時即嚴取予，樂顏孔，與其友孝廉容城孫奇逢、門人明經新城張果中相切劘。善繼大父為御史，其父正以諸生老，然淳篤峻拔，舉動式古人。善繼既舉進士，且歸教授，及補戶部即絕交遊，一意服王事。而大中私識之，因與吏部郎周順昌及光斗同定交焉。順昌清絕似大中，而好氣不撓。善繼家居，大中奉使過定興，嘗策蹇訪之，問所友，知有孫孝廉奇逢，遂同策蹇至容城訪之，因謁楊忠愍繼盛祠，欷歔而去。容城，忠愍鄉也。光斗為御史按畿

內𠁊因以善繼言赦其鄉秄粒課歲數千其民得不
從又督畿內學政最得士聞奇逢兄弟廬墓六年其（文行不倦）
兄奇遇以文黜特復之以風其勇于奬善如此善繼
以急遼餉發金花瓣　神廟怒謫歸　光廟知之踐
祚首復其官天啓初高陽孫公承宗以宰相行邊選
善繼從善繼方當調吏部辭不受隨高陽公之遼歷
風露當豺虎困蕺怏遼西數百里甲子秋嘗以使事
至京師左君方佐憲魏君方秉吏垣而時事益難爲
矣相與執手泣別去其年冬二君皆謫明年逮大中

文集二集　一八　紀　二　丁

過吳門順昌時家居流涕結婚姻任後事且慷慨戟
言忠賢緹騎持之叱曰爲我語忠賢順昌非畏死者
也又走僕護其子學洢北行而度燕趙士大夫多賍
從瘠無肯爲主之者乃貽書善繼曰一身作客同張
儉四海何人是孔融子念之矣且曰推孫孝廉同此
心學洢至定興鹿君方往遼太公喟然曰豈以我子
不在而我不能主魏長公哉禍患相連命也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遂爲下帷而孫孝廉亦來會光斗過白
溝晤張果中果中左君所選士也白溝爲孔道果中

家之奇逢亦往晤奇逢曰公大臣風雨露雷皆朝廷
恩善持無惑左君灑淚而謝左君私謂奇逢月適聞
金吾兒云璫必殺大洪大洪死吾輩豈能獨生大洪
者漣別號金吾者田爾耕也時奉聖夫人客氏弟光
先已貴矣欲自見詡其善者曰被逮諸公皆名賢吾（此數句有良心耶）
欲令吾母求解于吾姊奇逢爲左君述之左君曰唉
求活婦人豈丈夫乎時邏者滿側二君不避也左君
行奇逢即令其弟明經奇彥同善繼子孝廉化麟馳
往遼蓋欲出奇策救諸君死故往與善繼謀而奇逢

文集二集　一八　紀　三　丁

身往定興同鹿太公謀魏君入獄事冀所以緩須臾
者魏君過白溝晤張君欲遲半日晤孫君而緹騎不
容矣諸家子弟往來行李安貯俱以果中爲歸果中
暨弟委曲無失所學洢欲入京偵父奇逢兄弟遇與
俱變姓名往學洢匿良鄉而奇遇與其僕入獄探之
始知坐左君贓二萬魏君贓五千魏君家中無一錢
也冀完贓可免鹿太公年七十矣冒炎蒸策蹇數百
里中醵金于好義者得三百餘金定興令王永吉亦
感而以百金私授孫君曰阿堵不用此便天地間安

用此爲而左君貽又急太公告鄉父老曰耔粒場受左公永賜畝捐一錢可得數十萬告鄉子弟曰諸生受左公賞拔者多寡隨所輸可得若干于是定興容城雄新城任丘清苑孝廉明經諸生好義者各奔走若其私下里響應約略可以竟事而二君已斃杖下（忠主于此）矣其所斂者多青蚨太公易精鏐將輸納事不成乃復易青蚨散之此足以破其家而又倡率以爲助者各數十百金長安鬨然謂鹿太公斂二萬金救左中丞邏者日急太公曰我思之爛熟矣平生甏殉義死

文類二集　紀　四

七十老人得死此足矣夫何求孫君張君益慷慨發舒諸生中有還金不肯入者可五十金欲以賻左君未得便而順昌又逮矣順昌素無怨于逆璫特以大中故順昌鄉人朱祖文名將家子也爲諸生極貧抱義自守生不識順昌有抗節老順昌聞而告有司關于上旌之朱生不知所自繼而廉得之見順昌逮遂爲護行先馳至鹿君家是時高陽公忤璫逐歸鹿君召入主武選堅不行方里居矣向爲魏左謀者無可中即一意醵金爲完贓計順昌貧同于大中而緹

騎至吳門民大鬨殺一校吏不可計生善繼猶與奇逢輩爲措三百金衆所賻左者亦先急之而范吏部景文時家居鹿君乃遺書聞之令朱生持往景文遂捐二百金而朱生病矣奇逢弟奇彥爲輸之遇綦張幾死至而周君亦斃杖下矣乃竟以爲殮資是時忠賢所最暱暨李朝欽居于鹿君里門朝欽司機密凡詗事者皆因之以達而藏壁匿柱之事反在其鄰豈惟鹿氏不自全天下聞之無不咋舌然竟以是得免蓋朝欽素賤傭于太公家太公仁篤嘗爲療其母周

文類二集　紀　五

其急故心感之其父兄者狡人也旦夕望傾鹿氏得獨雄于里族告之朝欽非不納其父兄遂令詗事者陰入他事中朝欽又覺而去之豈非天哉後逆璫敗隨之死者獨朝欽一人天下益咋舌

逸史氏曰何范陽之多賢也定興容城新城皆古范陽郡而三君子出又父子兄弟知一心鹿之鄉人杜公者家稍腴太公爲義不倦緩急皆資之而杜亦終始不倦朱生又嘗爲余言太公之僕趙順急難不惜命孫君之里有王生者素亦有聞孫君獨祭之一日

開左君比期迫無可齋金往者試語之客方在坐竟襆被出度不足脫內人簪珥益十幾犬日遂孫君尚爲將客也又余嘗走于新城孔生家孔生者張君之婣也其人恂恂不出口而亦嘗爲左君奮發奔走不顧死豈非其地多賢耶抑三君子者風之耶亦死忠者感之耶燕趙古多烈士近晦于從逆者然不幸而在驅人遂若蔽其鄉其鄉賢者固多也故爲之作范陽三烈士詠而復爲作范陽乙丙紀事（何嘗不然于兩兩字早發 序）乙丑所逮左魏丙寅所逮周至丁卯而璫敗黨俱殲死矣在丙寅嘗逮耿君如杞亦鹿君友也鹿君爲緩急之如三君以耿君幸未死璫敗得出今且驅彼自當有述故不其論

一每讀趙世家見韓厥程嬰諸賢危身以全趙祀及東漢黨禍逮及諸賢而不之悔未嘗不肅然起敬不意當吾世而有其人也

繇黃陵廟至淨江往返紀行

俞彥

余髮未燥從先大夫讀杜詩一統志諸書即知有黃牛峽以久特聞後與夷陵雷何思同升南宮漫舉以問雷云峽雖隸州地嶮惡州民有老死不一至者又三十載起廢籍得守夷陵意此峽爲吾几案物而詢前守莫有至者竊怪之已乃知其宜然也山水蕭事也亦暇適事也夷陵地瘠賦窘積逋亡慮萬近更督（作史之苦不脩不得）額外無米炊被檄如雨如詈守糊口不給安問其他斯爲不韻牛馬叅謁復牛馬送迎嚚訟積牒腕脫唇敝斯爲不暇礁石怒生衡梁隱亘盤渦惡旋稍觸糜粉轉瞚鬼門斯爲不適嚮然乎余生平所值嶮惡有十百此者何必峽能殺人（是者）既守土九月得量移留樞之報又兩月舟子以工竣告擬閏十一月十二日解維東歸先是夏秋間淨江民有以馬騣訟者乞余躬勘許之期溦殺及秋漲彌甚至是乃殺民復申前請遂以初七日日方晛出北門至南津登兩䑶艋客熊與發朱野雲林茂之先在解衣煖酒過三游洞弗入人峽境始奇愈進愈益奇泝流水駛十數里而暝登

岸宿民家挐艑行酒野雲時佐以吳歈伍伯齊有能
弋陽謳者令試作之山鳥啁哳一吷而已質明發舟
時積雪初霽層巒複巘嶒崒雲表佛頭鴨頭與玄圃
𤦌玉皴皴相間殊狀醜形初猶指點怪駭久則舌燥
吻倦相視以目其尤恠者此岸作道士狀彼岸則比
丘此岸作長年翁狀彼岸則姥何其酷肖又有如桓
楹屹立者爲牌頭如蠐螬支頤吐溜者爲蝦蟆磕其
形色有如人冠進賢而坐有如數朱魚掛石壁餘叵
殫述獨是黃金藏一峯突兀岸左道者蝸牛廬粘其

頂若緇撮相傳宋時於此發古易金簡玉書與今文
不類竟泯不傳造物者何意耶午餘抵黃陵登官舫
舫稍大先二日牽挽王易服與屬吏諸生耆老見肩
輿至黃牛廟土人云廟故雄麗甚崇閎複閤（亦合旁門也與閣異）
有峻閣藏列代勑書閣後有兩石馬數千年物左
者缺一耳郎歐陽永叔夢中見者此後豐碑林立始
入正殿萬曆丙辰四月一夕火蕩析無遺僅寢殿巋
然靈光前殿今年始落成亦草草苟完姑具再拜成
禮瞻其像用袞冕怪之土人云此大禹像問黃牛神

云在寢導而入星冠羽衣類老道士苟座塵漠漠耳
每日鼓牲皆以享禹不及神余又怪之云禹人王故（亦）
血食神天人也清玄而已味其語以躋天人於人王（自有理）
上乃宋數封號僅得三等爵至建閣侈之又何也考
神祀始諸葛武侯不聞祀禹宋屢晉封號元因之我
太祖皇帝懷柔百神盡革宋封始正號曰黃陵江石
灘之神歲孟春命守臣祀以少牢不聞祀禹禹治水
足跡遍天下而獨峽也歟哉古帝王惟兩都建廟
天子親祠太牢黃陵惡得僭祀乃從無有一言釐正

之者禹在天之靈故不享此而神應有恫焉矣既出
殿過缺耳馬故處悵然久之詢人牛跡指殿後山若
辰者云此山後尚有祟山峻極跡中托焉今爲雲氣
瀰漫正徙倚間雲忽破現一像蒼黃色依稀冠方山
而儼立者衆共咤駭問黃牛像云去此尚里許必躬
至絕頂乃見余曰按志人與牛逼近人黑牛黃又三
朝三暮詩則舟行者盡見也而若輩言何若衆弗省
遂左入黃陵寺寺庳敝地故自勝有小閣亦可登居
民爭以酒炙來餉寺僧留余寢弗許返登舟與客小

飲就枕厥明飯罷登岸小立時宿霧消盡長日行卧
廟正東向萬山環之積雪被日璀璨映射水鳥樹林
須眉衣履皆作異色憶佛經有銀天菩薩界或與此
類但他界菩薩到此輒不然又似病眼空花隨人所
見反不如此境眞實相也亂江到彼岸肩輿取淨江
道道險惡與奇稱至可一舍雇肩丁壯童稚各以伍
來迎守村舍籬落雞犬阡陌宛讀靖節桃花源記第
未免雀角煩守褰裳涉足當遜彼耳已忽忽歸詣江
滸候舟舟不時至至則敝甚登舟步正值虎頭很尾

鹿角三灘志稱三峽第一險處無冬夏濤響如雷萬
馬蓋兩岸石出若門水至此輒迴去獨中一綫建瓴
而下為兩迴流所束觸曳作鼎沸狀與聲聞見氣奪
而登舟聽其挽柁與舟等方憂怖無策忽返顧數里
外蜀賈船如山蔽天而下亟迴挽左避柁遂為濤折
滿船掬水無復人色呼阿彌陀佛余笑謂毋恐有
天子信物在衆稍安而蜀舟已至去余舟不能尺此
時鬼門人鮮直轉睫耳第一險豈虛也哉少頃抵沙
岸余與衆起立巨礫上徬徨久佇伺見他舟至衆蟻

而登若更生矣頃之過茅坪為武侯初建祠處坪盡
江折而左正折處上有巨石方若幅何祠一面現黃
牛像其頭角體無弗肖第少者足耳牛前正當觚稜
現人像頭項肩足無弗具如牽牛者色正黑明潤欲
滴至此始實志言彼土人豈無一至者而云然何也
然自茅坪以上弗克見見可里許而江折即弗見牛
又里許併人弗見矣因悟三朝三暮黃牛如故殆是
入蜀者至此阻風弗前乃形容江行之難非形容山
之高峻解者妄謂此山大高雖行數日猶見之夫江

岸山際天不乏未聞數日猶見乃見人牛詎理所有
立言者不身履其地而第想當然耳固無有是處少
頃抵宜舫三十里僅一終食何怪千里江陵一日還
也與客言俱歡喜再見又明日歸過三遊洞入洞作
惜別狀步至下牢溪觀龍井井在亂石深處逼仄入
得一洞若夏屋洞下臨深穴擲巨礫投其中驟鍧數
百息聲始絕一異境也舟過步闕城不一時入署則
舍中人皆啖棗裝有淒然今昔之感又次日解維途
次作紀行志歲月云爾

生平所值險惡有十百此者何必峽能殺人無此
贖懷鮮不與盡而返

岱陽龍異紀　　趙虞佐

先君守泰安之明年爲萬曆癸巳時値五月三旬不雨泰山之陽幾無青草米價騰踊民日嗷嗷先君憂形於色朝夕蔬素步禱嶽祠爲民乞命然數日猶無雨意先君痛自責躬率諸僚佐師生父老與瘞告雩靡神不遍且避居齋舍者又數日急圖籲天請忽一日午衙纔放驕陽猶在簷頭溽暑薰灼流汗浹背俄陰雲四幕雷殷殷起山麓先君則心喜謂天終不棄吾民也雨且至轉盼間掣電轟雷激若耳畔先君急停雨造端拱堂上䠞踖磬折若有所待偶一聲從天下霹靂迸迸震動楹宇先君倉皇中不知所出稍伏案頭而已左右胥史三五輩皆踉蹌謬迷傾伏枕藉堂下諸吏卒遙見堂內如萬炬皆發燁焰燭天從東偏若有血氣物大數圍長幾數丈宛蜒閃爍鱗爪隱躍侵繞先君座後於堂西南隅飛去而大雨遂如注當是時衆皆視先君身在晶光掩映中雷聲雨響交併空虛即先君亦自以爲几案楣楹皆裂而天關地軸若爲撼搖及徐起視之猶得見餘光如天花散落

也階下汪洋瀾漫遍野必知沾洽頃之天空日霽蕩焉若掃不知爾時風伯雨師鞭迅霆駕蒼虬者安往耶。亟命歷級探其穴杳無所跡第斷甓片餘在地耳。吁亦異矣哉先君焚香肅容以謝即手揭龍窩二字扁其上僚佐士民咸相與慶於堂頌爲精誠所感先君謙讓不遑是歲果大有秋岱民始得更生焉豈所謂泰山之顛興雲膚寸不終朝遍天下者果爲守土効靈耶不然神龍何物躍起堂廡赫赫炎炎周旋數武間先君凝然其中則必有異之異者一時郡邑諸公以至諸上大夫無不聞而奇之錯稽傳羨長清令李崧毓先生構一聯境中無猛虎堂上起潛龍致先君顏之座右蓋用泰山故實苛政猛虎語命意擒詞貞佳何云先生文章風節儀表當世茲以冢宰兼攝總憲值余小子偕計入都得用通家誼謁先生燕邸先生猶憶及奇其事推重先君三十年意氣如新也先君往矣佐小子不勝愴然之感故不辭蕪陋爲此小紀以俟觀人風者采焉

先生守吾陽數年清操惠政所在歌舞余曾爲龍異賦以頌其世澤云

烈豆紀事

鄭二陽

煮綠豆中往往有煮之不爛者人皆名爲烈豆亦曰鐵豆其名甚佳夫以猛火沸湯之中諸豆盡皆糜爛而此豆獨能堅挺如鐵完好自若毫不爲損真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矣稱之曰烈宜哉癸酉蘭秋天中潘覺德氏扶我雀羅而來相與啗菜根食新豆湯偶言及此覺德避席逡巡同憶乙丙之季區區真不趐一粒之在百沸湯也予曰快哉所幸有此粒許耳每謂世道雖大壞極敝時定有不壞不敝處正賴郡尋常耳目赫奕外當自有一輩血性漢在未可謂一片清明世界遂被乘鶴軒而頂猴冠者糜爛壞盡行矣覺德珍重自玉庶令天下人自此勿復以皮相舉肥徒爲有識者竊笑其郛郭莫辨耳

求能而人亦能不謂奇千萬人不能而一人獨能是無偶矣故名奇今平居好談節俠臨難而苟免者比比疾風勁草吾有味乎其言

張樵明生異紀　　梁寅構

張樵明進士大梁祥符人當誕育時先則二尊人皆夢某巷王子當為仲子已而來公果男也且水神王骨啼聲非凡兒乃夜輒啼不止百法禳之啼愈弗已因思前夢使人詢之果某巷有王某翁媼二人僅一子七日前以病殤亦先期夢其子云將適某所某家則故公家也王翁亦竊偵太公生仲子其生之時則王子殤之時也與媼議欲往覘之而太公故富貴家次日不敢也爰太公物色人至來以夢告太公許媼

來一見啼遂止且覘媼輒笑輒能言嬉若平生太公及太孺人懼亟出媼公言笑亦止嗣是遂弗夜啼異矣且公左耳有小缺痕類耳孔下裂者（益奇）媼言其子生時左耳繫金墜以在稠人中為盜所裂左耳遂缺視之故即公缺處也則又異矣太公憐翁媼老無子又見公見翁媼輒嬉終日遂使公以父母事翁媼每使（真是通家）載饋負公嬉翁媼家公數歲翁媼相繼卒太公郵而葬之夫佛氏輪迴之說學者多迂而不信而樵明張君生時之啼不止見媼而止載笑載言且耳痕酷肖墜裂處則稗史所載前身數事安可遂存而不論乎至于公貴不忘前身之所生每于對酒時輒舉以語人則不置之思抑又遠矣

公為令有政聲嘗考選時為家奴所悞致以罪罷士論惜之公居官仁恕獲此惡報豈亦往因耶

西山遊紀　　鄭二陽

京師西山王氣盤鬱之奧區也癸丑仲春罷簰蹈後
二日曾同齊年梁子迪氏拉一詩僧載酒往遊初憩
碧雲寺觀玉泉有泉聲響日夜樹色榮春冬之句薄
暮宿香山來青軒軒前短墻作半月弓形盡踞山之
最勝一冬也憑墻一眺樹色湖光撲翠送秀環山之
勝半收几席間矣我　朝聖駕凡再數駐蹕今
上御書四扁顏其額曰來青軒曰望都亭曰鬱秀曰
清雅與子迪肅禮拜瞻又莊誦　肅皇獨翠之語蔵

願諸山益服　聖明賞鑒之精因各浮一大白以識
傾焉夜半酒醒起步中庭松際微月水波徐風恍然
身在無熱天上少焉晨鐘震響山禽亂鳴遊客溪僧
交馳襍遝清淨場中竟是一有情世界爾乃隨意登
臨凌峯造極方謀歷盡深山勝蹟而風伯肆威蹇驢
欲僵卒爾言旋山情水意咸在胸臆年來趨晉午蔡
時有未盡遊覽之想庚申孟夏需次選人偶值冢宰
杜門旅寓無聊于是招侯德微氏齊年重訂西山之
約以四月二日携山人楊樾脩淩晨出平則門過一

滕寺觀浙兵兵爲奴酋犯順不遠數千里馳羽檄徵
來勤王者也次登隅北之方臺臺無屋以蘆箔爲假
舍所以暫息遊人肆睇于高梁橋頭也出行十里許
即李戚畹海淀以名園著稱一時周遭數十百畝朱
閣綠窓奇峯幽洞種種窮絕人工且滿引西陂活水
普灌其下巨浸淵森蘭舟蕩漾縱睇四望亦一大觀
也最奇者其東堤長楊茂柳之間排置數十怪石嶔
空玲瓏峯巒洞穴真盡天劃神鏤之巧德微于是效
米顛稱石丈爲下一拜余因調樾脩使爾家次公見

此不知何法攫以登車一笑而出各就輿折而北有
米氏園開其拓基差小而韻致故自楚楚余苦爲輿
卒爭道迫而過之德微偕樾脩入焉窮其槩比憩前
途備述奇勝驕我余謂審如所語耳根快絕可當耳
遊何必獨娛目也二友輾然已㗵若行四里許遙見
蒼松參天雲蔭森森詢之則功德寺有　制禁不得
闌入徘徊松下坐挹清風如許已覺山色在眼塵胃
欲滌出門矯首西望則玉泉瀲灩冷光浮動山坳小
亭孤懸榜曰望湖並湖而南藹若脩峙墻宇崖趾府

時碧流湧出壓畔得一惟倫葉潤如杏葉大如錢懸
亘水上如渴驥奔泉狀余謂懋脩觀此胸中又添一
種畫料矣出踰金山寺後峭壁峭崖如拱嚮如却立
則上下華岩寺也巖無大佛域錯落下上無慮十數
僧舍皆依山勢構宇極目遠覩居然雲窓霧寮也岩
之嶺有石洞一深廣可貯數十餘輩一行脚僧主之
下嶺行三里許峻齒尚在樹杪忽聞一聲如豹眾山
皆響德微笑曰犬吠雲中乎環岩皆水也水石相激
怒而嚙其凸則舟馬難施往往行人苦之一老中貴

結居水涯築長堤數里條蜿蜒循勢種柳幣列水流
深處則橫以板橋與德微携手堤上嫩綠浮浮染人
衣裾傾壺而飲不覺頹然既醉相與把袂飛度危橋
直躋西峯絕頂謁純陽呂公神像像在古洞中洞陋
不及方丈山骨石乳隱嶙峻崎天然嵌成非復人力
所設于是捫磴呼絕疑呂儒在焉或可呼之而出返
宿岩之中峯德微懋脩推窓對奕余則捉筆題小詩
于巖壁偶因清興到山阿山澗新醅引興多醉後凌
空渾欲上青天搔首問如何曾有人出玉泉漂洒米

從我遊故次句及之二人奕罷各占一首德微先就
枕余偕懋脩行散禪房聽鐘正發訖而聽經堂上黯
然杳無燈光因呼山僧諭以月將燒燈用續佛光之
吉歸而結印調息擁衣而寢清夢未續早見日光蕩
隙如織則呼德微懋脩起而盥櫛行次又得一石洞
壁間班剝隱隱吹塵讀之則夏相桂洲李侯惟寅紀
遊四詩也暇與過湖上西來朝爽頓令皮骨都清度
蹊行亂石中窄徑委折矩步盤旋凡三里許始達平
岡長松夾道涼飈侵人松盡塔出洞門宏敞則古所

稱卧佛寺也寺制深遠中有娑羅樹二章豐幹密葉
大雄殿托蔭焉殿前後各供卧佛一尊一石鏤一銅
鑄法相莊嚴亦設教者一種權法耳山人叩古于同
參僧茫然罔對殊自河漢聊拈二詩譯之娑羅深處
一佛堂丈六金身橫石床借問浮生空逐逐何如高
卧莫奔忙爲憐凡夫渾如夢故假長眠作覺皇可奈
夢深覺不得紅塵踏遍自彷徨德微賞其得理別作
二偈各書一通于壁散步垣西尋流水源頭從深林
中來邈不可極但見方沸比巨石一塊蹲踞岌嶪拾

級而上聽水聲潺潺足供洗耳相與留憩片晌行數十武蒙茸草中紫光射出呼童覩之拾得紫芝一本大可踰掌瞱瞱浮潤眞奇物也地并南山將無四皓時來潛跡天固產此以療饑乎把玩間欲構採芝篇不知與夫樂趣其勝甫刹那已陟碧雲寺矯矣崇殿廣廡紺宇雕甍依然當年景色而無數遊女倩粧冶容駢肩雲集則今日之創見也余語德徵碧雲以水勝泠泠寒泉從山根迸出一泓淵渟甘沁詩脾當綠王罏瀹源之所故厥味異常端是海內第一泉也泉

文娛二集　八　紀　二十二

下作小池遶亭曲注亭前方塘半畝滙水其中蓄金鯽數百頭修篁曳煙古柳呈奇而右則有曲洞窅窱石戶嶙峋倘彼羽流化人往來藏眞于茲故臨流而坐則碧雲觀止矣于是三人解衣盤礴于亭上手掬泉水烹新茗各吸數甌覺爽氣馥馥出齒頰間既則命小奚負罌出前村貰野釀修泛觴已事倏見水勢乍漲流之有聲叱以爲異輒成小詩竹浪纚纚入坐凉觴流曲曲趁花香山氣似解遊人意故放泉聲助酒狂初出遊猶有渣風作厲是日則晴輝爽籟致愜

人懷兼之香山諸名勝雲起星懸櫐櫐欲墮簷前使人逆與遄飛欵祢而起越重嶺舍輿褰裳往穿詰曲磴道凡十八轉旋乃詣弘光寺寺據山之西北峯頂東瞻京師宮殿樓宇微茫如遠山黛色俯瞰碧雲則渺乎一培塿焉耳南折行有亭巋然儼在雲表問之堂頭僧曰沉憩亭也以無磴道爲解貲憚導行耳余曰鳥道崎嶇因自山行天趣正嫌磴道多事也與德徵牽山人臂緣山脊行斬茅斗甚小極則選石分坐不數晷造其巔則一方亭四空短壁石甃瓮瓮歷風

文娛二集　八　紀　二十三

適來快哉溟虛御泠矣趨而南繇樵徑達寺之西偏看蝦蟆石來寓來青軒後之僧院恰未遇中也品茶畢共奕數局余則起就樹陰下閉關趺坐得即事詩一首而二人秤戰亦告罷矣科頭單衩偕步若前月鈎初上松影微逗池中白魚如銀歷歷可數聽石罅中淙淙徐來往視之則數道玉泉自山隙流出相與披草坐泉間剌水濯齒四顧寂寥人語不聞惟吾三人齒聲與泉響互答耳歸則假禪床而卧既起商歸路指山南山僧掉頭嘖嘖以路嶮難之余與德徵曰

登山覽勝所貴在嶮山不嶮不如城市遊愈嶮興愈
王矣咤與人荷輿前三人衣短衫躡屩而進鼓勇爭
先頃之入峯頂茶棚下望從者個個扳緣如猱升如
蟹行眩悸不勝狀又有若喘月吳牛者牧童樵子見
而異之咸相避去德微愁脩拊掌大笑山谷齊鳴余
則爲之戒此距天不及一握政恐上驚帝座耳間茶
僧覓西路得一中峯菴閒寂而深秀儘可爲靜脩勝
地少譚閣上留一短詩亂山藏古寺衆樹攢幽清可
借片方地來修蓮社盟南折行則一大溝直下巨石

嶮峨林立溝中想見雨暴注時千尺怒濤澎湃砰訇
不知作何如雄觀也度溝而東僉云爲晏公廟及至
則朱堊石壁扁曰道統門再進則正學門登堂環視
四壁皆石龕龕各供石像丹漆金書謚行詳備則迺
黃帝而下迄宋儒諸君子也相顧愕然山深地僻之
區頗安所得此一派道脈哉因肅衣冠而拜住持僧
具語乃一武弁晏某捐貲剏立者也堂後有室三楹
四壁亦石石上雕鏤采繪人各一方金碧熀耀神韻
生動則古之忠孝人也室後倚山根作洞三區洞壁

刊載晉古名賢愼脩告話嘻奇哉西山一片地強半
爲梵王所有誰復知有吾儒面孔況晏未始稱儒紳
而頓能于衆人供佛之域獨崇茲未喪斯文可見吾
儒道力故自宏遠而晏亦矯矯負有正志者也相與
瞻注移晷而去傍溝行在在琳宮寶殿不盡巨麗槩
皆與山有緣政足點綴景光如大海瀰漫一二浮鷗
容與浹次轉覺有少佳趣三人岸幘信步與至則小
坐手談來迸無心勝負亦忘道遇一衲僧曰智軒者
黃面蒼顏畧似上人行徑方謂山中枉却千百晃流

盡爲遊人給掃除耳殊無半士堪與譚者亦是西山
一大缺緣也埸來逢此自足相與入精舍則斗許大
屋竹床石硯差強人意且出當代名哲如王公袁白
朱公蘭嵎董公玄宰汪公萮衡吳公浮玉諸手書焚
香披翫頓喜山霧得此庶可不大落寞出之萬壽寺
觀大鏞鐘之大十倍尋常內外楷鑄華嚴經一部華
木則西蜀老櫟根也靜夜一聲遠可到盧溝客船其
寺則原因舊花塢而更之者寺後隙地尚存其遺豆
棚藥欄位置不減海淀而古栢壽藤皆二百餘年物

則十伯過之、過南隣、飯延壽巷中、蒼頗爽塏、可以遊
暑、新筱蒼櫂樹二株、彷彿若樹下之豕、而巢微多剌、
相傳結實、一殼恰足百八珠之數、未審果否、巷外長
河、則高渠上流也、扶河潛行、柳風灌濯、覓走山陰道
中、遊回城市漸近、又恐紅塵滾滾、為來逼人、今身在
山、如在天上、為今想脩吮毫濡墨、凡所遊履、悉收之
緗素、與日澄懷、觀道或可當少文卧遊也、又與德徵
謀、若一山志、畧曰碧山、僞香山、古蹟與掌山政者、西
來一颭、天子氣實是焉鍾、孰作孽、始使無算刑餘之

人徒知苟且為冊身計、而不顧畚臿斧斤日夜鑿削
所傷王脉、豈曰淺鮮、奈之何其忽而置之耶

華卜諸公多作西山遊記、或失則畧、或失則繁、似
此景生情、情生文、辭而不蕪、約而不遺、真合作也

看梅紀

楊文驄

自癸亥春客湖上、探梅西溪、友人從萬頃香雪中語
我曰、吳門鄧尉山梅花四十里、較此則三山之輿名
嶽、洛神之與夷光、大有仙凡隔、不可失也、繇是夢寐
花神、十有六年、無日不作春想、無春不作遊想、而塵
鹿魚魚、憂思百折、適此艮願、甲戌乞一麾於茸城、去
此一衣帶水、乃三年拜跪、腰膝為黃虀屈、而不能為
梅花屈、不特陶元亮掩口捧腹、即余亦何以對此面
目耶、丁丑復歸雲間、意欲一了山水朋友之緣、請自

鄧尉始、戊寅正月三日、即挐舟過婁水、十一日抵閶
門、童子仞艤舟相待、遂訂游事、友人汪爾康、程穆倩
抹厲以須、而衲子利根久居玄墓、因拉為先導焉、十
二日舍余敝舟、合子仞輕舟以進、風清日麗、滉漾可
人、出石灰橋、過橫塘、看兩岸諸山、山頂有墩垛累累、
數武相接者、皆傳為吳王斥堠處也、噫、狼烟何在、虎
帳空悲、反不若寒枝冷艷、年年動人、然想忘情學草
木、古人恭有遠思哉、再入轉幽溪、橋錯出、空青撩人、
草香路細、舍舟登陟者、久之、真不減在山陰道上、乍

餘過木瀆舟出橋下水淺膠舟詢土人買小舠至善人橋而明月已落杯中矣橋邊有小菴菴有廣陵僧急問花信則日東風吹萼十綻二三雖未及爪然已是嬌羞學舞時矣余不能待意欲乘黃昏月影一索暗香急趣解維而菴僧有危語舟人有苦語奴子有怨語不聽急失之川嚴人靜誰浪中流洗盞更酌滿斝約三下看太湖如掌流入胸次而花依山麓裊裊送清烟靄中不知很藉過幾千樹也將達光福橋見小艇掠舟西去從人疑之余語千仞曰安知非放鶴

文娱二集　一八　紀　二十八　丁

林逋乎抵岸就寢而魂夢已在七十二峯頭矣十三日晨起舟不能達寺前遂於橋畔覓筍輿東行舉目無凡草惟有長松修竹相為隱見應接俱疲心神若醉過汪墓少憇之諸友遂相後先如入玉峯各戴所寶妄意此時是碧瑠璃世界也過中墓顧墓俱不及登輿人指鳳寺為玄墓下院促余入觀寺已廢不少老梅野竹但僧俗甚惟於梅下積穢燒豬大不韻因憶了元龍象後人口業遂以相借古人受寃無處叫屈豈獨此哉登輿半里過放生院左折而北入鐘樓訪麓屏巍然傑閣是大法幢茶畢登殿禮佛過門左堂古柏栖簷湖水就案是即文姚兩先生讀書處所謂鄧尉山房也山本蔚禪師所開後漸式微蕩為民有然讀書於此者皆如有物憑之不能終日文姚兩公獨處無恙皆獲大物去兩公心動知是佛地仍舍入寺意謂復此古德非善知識不可共迎三峯老人入山兩支堂中興茲自此始余初入雲間潭吉師屢勸余早參和尚恐遲則無及余以俗縛乃徑此緣今惟以瓣香頂禮致仰止而已雖然三峯共在見與不

文娱二集　一八　紀　二十九　丁

見何與焉周金剛謂檜長三寸吾當再來而寺僧終日看檜曾不幾劒去而鑿舟卯因退而作禮檜詩過方丈晤堂頭剖師及四弘三關皆三峯高足茶飲而罷轉而上看天關國壽余意自入山來處處是此四字若指其地而實之則又鑿矣汪爾康聞道登半顛大叫奇絕謂余不登峯頂終是欽崩約飯畢而往出寺左折麓屏強余看眞假山余曰吾志在大烹不屑此一嚮矣舍之扳援而上達山後靜室主僧好潔折竹為檻一塵不到跏趺石上俯弄北面諸峯俱在下

界山菴門望峯頂猶在雲際千仞病不能上意欲中輟余與彤倩爾康先登雨僧鼓千仞餘勇亦次第至天風怒飛淒清四顧湖波三萬頃至此遂無遁情峯頭七十二至此亦無隱相即遠如陽羨如苕溪如晝溪皆知是此湖之襟帶而南也近如東西兩山如陽山如米山如漁山皆此湖之俛窺而周也再近如董墓如管墓如茶阜虎山橋七十二峯閣竹鳴凡梅花盛處皆此湖之光影所接也萬峯深邃恍坐蓮花水上不知何福消受耳千仞欲回舊路彤倩不許發兜

子先歸以示燒絕棧道之意於是御風而行如在天上左右直視香氣氤氳大約有數十里當開徑山竹盛題爲竹海玄墓之梅余亦欲以梅海贈之遶遍峯上自下仰視不幾向餐氣樓臺中行耶盤旋五里許仍下山入光福市到虎溪橋而榜人推篷相候載月泛雲尚有花氣游事竟矣乃月下與諸友衆杯相酧日請以山中之帷式序在位則是山也當以兩湖爲第一梅花次之松竹又次之餘不足錄矣山無水則媒水狹則淺玄墓以百里想蓬能押主齊盟使天下諸山包茅輯瑞則論功列土洞庭君寧不受上賞乎至于蛾眉黛綠歌舞三千弄雪承霜水犀十萬通侯之爵花王正笏而受之無忝也乃若龍鱗千丈秦封耶龍種萬竿淇澳耶大夫君子均無素餐之誚矣不僭不濫無枉無徇授彤弓於一日藏綠字於千秋深山大澤實聞斯言月御花神共欽是語余之放浪於茲游也庶不負十六年相思蒋斛也哉諸君皆以爲然遂援筆而記之

不歸鉛粉而態自饒當錄天才英麗

艾園志遊

梁云構

少參公年未強仕即投簪歸里鴟夷野服袋松佩朮徵車相望於道而東山蠟屐林間之外無痕焉蘭渠子雅有父風烟霞之嗜尤篤遂謝去舉子業不復作徼名想里門之前考槃在焉其徑則九疑山陰縈迂萬狀應接不暇其池館則輞川苕溪滲泬浩森令人有水一方之思其樓閣則臨春結綺恍乎蜃氣之凝不可逼視其臺榭則姑孰章華映帶參差皆可以脫步屧而盤踞不去其境區則蓬玄姑射譎幻起伏遊

者涉之而欲仙回首憶之而若失而且曲房邃啓軒窗窈窕貯書藏琴室各異態竹木莎蘚卉草妖妍亦皆別徑異塢若後宮三千分姿鬪勝曼立而待羊車之幸者而可彈可拜更可沃之以酒而玉山不頹者其石耶清唳薄雲玄氅而蹁躚者其鶴耶管絃進奏儼然數部鼓吹者其鳥耶瀺灂出沒聞人語而湧金浮丹者其魚耶輕衫垂髮按紅牙而林鶯爲愧者其歌童耶蘭渠子日抱膝於此偶伊吾與手書喜騷詩喜擊節金石之聲硠然振衙倦則按徽一鼓好作梁甫吟童子煮泉竹下竈烟嫋嫋林薄間出而摘蘇嗅花促汲灌樹或令園丁荷鋤從之詠淫草藥菊畦封蘭畹或攜雙柑斗酒坐石上聽黃鸝關關弄舌似微醺便推去或攜雕胡鳴榔聚魚傾而餌之或橫竿出魚已復舍去揀童子髮覆額者使秦箏和而調之舞一舞而長袖短髮與鶴翎朱頂軒軒蹺蹺轉徙倚觀之殆爾鷗忘或令歌者奏其傳奇標新領異則又以若下佐之清都別世隹賞絕俗覘之十步之外蘭渠子其神仙中人與少參公從莵裘歸一節流憩蘭渠子

着彩衣發酒徵歌以娛之而東陲烽燧之搶攘中朝雨雲之翻覆西疇耘播之憂惶曾無掛其眉端藏韻遐襟所謂遺世獨立者矣蘭渠子雅愛客客之來遊觀者追傍留連若置之岱嶼圓嶠時宗侯數輩棱遲永日不能盡其勝歸而鈞天在耳芳馥在衣拂之不散刺棹而返疑從麟鳳洲中來也迴慕不能已已邀予各載一舸酒再涉其趣恐星鍾月斧綺構復出奸花嬌鳥點綴愈奇舊時遊覽之地今又不可復識矣

想者便不可得

先生按部維揚過余影園輙留連賞洽不已蓋其

高韻藻思與山川花柳互相耿發宜其抒寫之適眞也

楊公幹紀畧

張溥

予之識公幹也在丙寅之三月是時忠介周先生以矯旨逮京衆而送者萬人有敝衣華冠抱先生而泣悲不能起者公幹也公幹之兄維斗其行與名所謂天下之正也痛周先生之以大義受困奮身以急其難當事之狙者心忌之思以危法相繩切於是郡之人有過楊氏之居者曰毋入禍門禍門者蓋謂維斗兄弟也然飛語日盛公幹意不少動每言周先生輒拊膺流涕曰悲哉予之不遇也使予遇而得爲一官

必當伏闕以訟其寃三諫而不聽然後畢命焉則予得死所矣公幹直氣橫厲不能容人薄失簡過得事維斗最謹入而見其親則察飲食視顏色祇以順承爲適以故兩大人尤愛之年固盛長遇以嬰兒又性近酒往往得病然酒後叫呼以古之賢者自處奮發慷慨心在大義未嘗喧呶失次類於武人予猶記與維斗公幹雲子九一諸子游武丘以甚風雨舟不得返深夜語劇酒行不止公幹酣不能勝及語次道其士母昔年之艱難戮力出沐及顧欲忘生身然後知

其性之至也客春維斗偕予北行公幹祖於關外執手語曰天下治矣予其有所歸矣往者荒亂之時不意其及此今及此予志也予亦歸而爲所爲耳迨入都之後公幹寓書維斗辭多規誡以爲名太高則忌（有道之言）氣太剛必折予笑謂維斗君之弟其誠有志於當世乎不然何言之詳也嗚呼今則竟已矣正月之既予之郡而聞雲子之郡之訃蓋毋亡之一日也即與諸兄弟往唁之今予之來郡在閏四月之既而予至之日公幹乃以是日亡豈兄弟之戚有先告者歟若其非也胡爲乎其死之日而予適至歟予之哭公幹也瑞初吉士仲木德生俱焉瑞初大聲而號觀者皆慟顧視維斗則嘉容盡矣今止公幹之柩於堂之右日焦而啼不能進杯餐竊謂朋友兄弟之情哀死之義未有過於斯者也迨維斗出公幹之所箧以示余有所記說與所爲維詩自祭文皆得達人之況者又評孟子一書功雖未竟悟起自獨繇是知公幹之於人事遠矣宜其一去而不顧也予傷之甚爲先識其略庶諸兄弟有哭泣之意而不得出者斯之一言亦發文之緣也

友夏所謂漠漠有真氣者此等文是也

吳中諸兄篤于友朋之誼勉于忠孝之規實首維斗天如諸子公幹輒爲名高氣剛之慮思深哉

帝京景物畧　劉侗

京城外之西堤海淀天涯水也　皇城內之太液池
天上水也游則莫便水關志有之曰積水潭曰海子
蓋志名而游人不之名游人詩有之曰北湖蓋詩人
名而士人不之名士人曰淨業寺曰德勝橋水一方
耳士人曰蓮花池水一時耳益不該不備不可以其
名名士人曰水關是水所從入城之關也玉河橋水
亦關矣而人不之名是水所從出城之關也或原爲
其委焉者舉之水一道入關而方廣即三四里其深
矣魚之其淺矣蓮之菱芡之即不蓮且菱也水則自
蒲葦之水之才也北水多鹵而關以入者甘水鳥盛
集焉沿水而刹者墅者亭者因人也水亦因之梵各
鐘磬亭墅各聲歌而致乃在遙見遙聞隔水相賞立
淨業寺門目存水南坐太師圃晾馬厰鏡園蓮花菴
劉茂才園目存水北東望之方園也宜夕西望之漫
園湜園楊園王園也望西山宜朝深深之太平菴蝦
菜亭蓮花社遠遠之金剛寺興德寺或辭衆眺或謝
羣游矣歲初伏日御馬監內監旗幟鼓吹導御馬數

百洗水次歲盛夏蓮始華晏賞畫舫亭蹤蓮香所不
至亦席亦歌聲歲中元夜盂蘭會寺寺僧集放燈蓮
花中謂燈花謂花燈酒人水嬉縛烟火作鳧雁龜魚
水火激射至萎花焦葉是夕梵唄鼓鐃與讌歌絃管
沈沈昧旦水秋稻闇然蘆葦天菱芡歲詩社交於水
亭冬水堅凍一人挽木小兜驅如衝曰冰床雪後集
十餘牀罏分尊合月在雪雪在冰西湖春秦淮夏洞
庭秋東南人自謂未曾有也東岸有橋曰海子橋曰
月橋曰三座橋橋南北之稻田倍于關東南之水面

右水關

環北湖之園定園始故樸莫先定園者實則有思致
文理者爲之土垣不堊土池不甃堂不閣不亭樹不
花不實不配不行是不亦文矣乎園在德勝橋右入
門古屋三楹榜曰太師圃自三字外額無楹柱無聯
璧無詩片西轉而北垂柳高槐樹不數枚以歲久繁
柯陰遂滿院藕花一塘隔岸數石亂而卧土墻生苔
如山脚到澗邊不記在人間園野塘北又一堂臨湖
蘆葦侵庭除爲之短墻以拒之左右各一室室各二

塯荒荒如山齋西過一臺湖于前不可以不臺也老
柳敡湖而不讓臺臺逐不必盡望盡他園花樹故故
爲容亭臺意特特在湖者不免能達矣園左右多新
亭館對湖乃寺萬曆中有築于園側者掘得元寺額
曰石湖寺焉 [illegible]
德勝門東水田數百畝溝澮川上堤柳行植與畦
中秋稻分露同烟春綠到夏夏黃到秋鄉人望有時
望綠淺深爲春事淺深望黃淺深又爲秋事淺深望
際聞歌有時春插秧歌聲疾以歡夏梏槔水歌聲哀

以囀秋合酺賽社之樂歌聲譁以嘻然不有秋也歲
不輒聞也有臺而亭之以極望以蹉所聞者三聖菴
背水田菴焉門前古木四爲近水也柯如青銅亭亭
臺菴之西臺下畝方廣如菴豆有棚瓜有架綠且黃
也外與稻楊同候臺上亭曰觀稻觀不直稻也畦隴
之方方林木之行行梵宇之丁丁雉堞之凸凸皆觀
之 右三聖菴
京師梵者莫十剎海若者其供佛不以金像廣博丹
碧宇嵯峨也以課誦禮拜號稱以鐘磬無遠聲香燈

無遠煙光必肅必恍警人見聞發人佛心期供僧不
以精饗致恭竹木致幽童侍致容也以單紙僱僧院
無喧衆休息不過伏臘祭靜不過板粥飯不過中其
潔除于龍華寺之前方五十畝室三十餘間比如號
舍木扉甎牖佛殿亦分一僧舍不更廣也其刱作者
三藏師師陝人也幼事徧融大師終身一衲終身未
嘗寢多立少坐危坐即其休卧時主十剎海二十年
終未飯長住一顆日出乞食歸立鐘板側其乞也持
珠佩一瓢未飯仰之既飯覆之翁嫗孺子見其瓢仰

曰師未飯爭飯之不入人家飯門外去今一瓢一數
珠猶掛菴中也紳衿敬問師直突語如村師教訓村
童不少迴避一宦眷作禮問師喝曰女子夫朝貴人
念佛家中也得何得出見僧人那畔無家法在者畔
無佛法在將回檀施去萬曆甲寅師示寂荼毘竟一
中貴吉若行和尚乃無舍利忽爆一粒著其掌上
神宗時帑施日出師定規止晨粥午飯典作白言米
麥幸多方便爲十方衆佛子作朝時飯師曰米多不
飽米少不散後 神宗升遐帑施不出方僧他寺散

畧盡而此十方給仍前也京師梵宇莫十刹海若者

右十刹海

大隆福寺　恭仁康定景皇帝立也三世佛三大士處殿二層三層左殿藏經右殿轉輪中經毘盧殿至第五層乃大法堂白石臺欄周圍殿堂上下階陛旋繞窻櫳踐不藉地脚不附天蓋取用南内翔鳳等殿石欄干也殿中藻井制本西來八部天龍一華藏界具景泰四年寺成　皇帝擇日臨幸已夙駕除道國子監監生楊浩疏言不可事夷狄之鬼禮部儀制司

郎中章綸疏言不可臨非聖之地　皇帝覽疏即日罷幸勑都民觀緇素集次忽一西番回回蹣跚舞上殿斧二僧傷四傍人執得下法司鞫所繇曰輪藏殿中三四纏頭像肩稜鼻梁是我國人嗟同類苦辛恨僧匠譏誚因讐殺之獄上回回抵罪放西竺轉輪藏法人誦經偈施德福滿一藏爲轉一輪一貧女不能誦經又不能施内愧自悲因置一錢輪上輪爲轉轉不休今寺衆靽而推輪輪轉呀呀如鼓吹初作　右隆福寺

崇文門内東半里有祠曰忠節祠少保兵部尚書于公謙也公一脣一肩定正統巳巳之變其被刑西市也爲天順元年九年復官爲成化二年又二十三年賜謚肅愍爲弘治三年又一百一年改謚忠肅爲萬曆十八年凡百有三十三年而論定祠三楹祀公塑像歲春秋遣太常寺官致祭按謙　二祖　列宗之社稷臣也人臣以功名爲富貴常事而作爲非常社稷之臣以不變處變夫　英宗之出狩而復辟也以社稷　景帝之立也亦以社稷　祖宗在上臣無

二心可曰功在景泰者爲　英宗謀則未忠功在天順者爲　景帝謀則未忠哉（達論）變攝讓自然之情形爲奪取反側之狀而捷居功徐有貞石亨張軏曹吉祥所爲自求口實者也北狩之際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公痛哭曰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　社稷　山陵在焉足今日動明日去矣乃決戰守一切出公處分也先乃沮遁迎歸　大駕惟公功　英廟知之　憲廟不能忘之抑徐石張曹可得泚之乎復辟之先向議南遷者徐珵更名有貞復以占象主奪

門議而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請謂不名以叅
則無功不殺公不得實其名奪一諸木色不覺狀公
究矣李學士賢之言曰天位　陛下固有　景帝不
起羣臣表請復位何至以奪爲功　上爲悚然西北
邊棘恭順侯吳瑾曰于謙不死虜不至此　上爲悚
然無何曹石矜功後先以逆抵法於斯時公忠且冤
排彻於　英廟胸中也久　憲廟初立遣官祭焉曰
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也景順簡人好措
拾新舊釁瑕爲堅功賞奚有善處骨肉大臣如公從

容言君臣大義兄弟至情當遣奉迎者歟　英廟復
辟後二日自爲廷臣言弟弟好矣喫粥矣　上喜見
眉色而亨等黙然以此仰見宮中孔樂孔懷則是未
嘗奪也高代言公失在　景帝易儲不以死爭李夢
陽曰此留侯不能得之漢高公能乎哉是未盡然方
易儲加官而公疏再辭隱約以示風社稷臣之道豈
劾債事一言慷慨自爲地者　景帝不豫公與學士
商輅等草疏請立元良其畀因天下者　太祖　太
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　宣宗之子　憲宗

御名　宣宗之孫則是未嘗易也　英廟　憲廟既心
知公社稷無疆貞邪無朽則是未嘗死也公被刑日
陰霾翳天行路嗟嘆夫人流山海關夢公曰吾形殊
而冤不亂獨日無光明借汝眼光見形於　皇帝翌
日夫人喪其明會奉天門災　英廟臨視公形見火
光中　上憫然念其冤乃詔貸夫人歸又夢二還目
光目復明也公遺骸都督陳逵斂屬瘞藏糓于是請
葬錢塘祖塋既得　旨本匯徙倚市中見鬻畫者覩
之公像也因收以歸後大司馬王一鶚夢公來誦一

詩中云空山青淚憑誰訴萬里忠魂獨自歸適傳孟
春撫浙疏請改謚王乃更謚忠肅公墓祠在杭之湖
上曰旌功四方祈夢至者踵接而答如響右于少保
祠

吳文定公手所植藤在吏部右堂質本蔓生而出土
便已幹直其引蔓也無纏委之意縱送千尺折旋一
區方嚴好古如植者之所爲人方夏而花貫珠絡瓔
毎一蘂一串下垂碧葉陰中端端向人藍則豆花色
則茄花紫光一延中穆穆閒閒藤不追琢而體裁花

若簡淡而雋永又如王文恪之稱公文也公植藤時維弘治六年距今幾二百年矣望公逾高以遐而藤逾深無蕭田方公與邦有古藤記刻石藤下又仁和郎公瑛秀水李公日華所記禮部儀制司有優鉢羅花焉金蓮花也開必自四月八日至冬而實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金色佛一尊者核也花不知何人植之而奇以其花今其種不存亦不更傳然唐岑嘉州有優鉢羅花歌則是花東渡久矣藤花是處則有無奇者重以其人文定諸所服用硯石一竹冠一竹杖人間傳寶之士尚介尚玄者或記或銘之右吏部古藤

張燈之始也漢祀太乙自昏至明僧史謂西域臘月晦日名大神變燒燈表佛漢明因之然臘月也梁簡文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山燈詩亦復未知歲燈何時月燈何夕也張燈之始上元初唐也睿宗景雲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請燃千燈帝御安福門縱觀上元三夜燈之始盛唐也玄宗正月十五前後二夜金吾弛禁開市燃燈永為式上元五夜燈之始北宋也乾德五年太祖詔曰朝廷無事年穀屢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兩夜上元六夜燈之始南宋也理宗淳祐三年請預放元宵自十三日起巷陌橋道皆編竹張燈而上元十夜燈則始我朝　太祖初建南都盛為綵樓招徠天下富商放燈十日今北都燈市起初八至十三而盛迄十七乃罷也燈市者朝逮夕市而夕逮朝燈也市在東華門東亘二里市之日省直之商賈夷蠻閩貊之珍異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稱九市開場貨隨隊

分人不得顧車不能旋闐城溢國旁流百廛也市樓南北相向朱扉繡棟素壁綠綺疏其設氍毹簾幙者勳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屬也向夕而燈張則燒珠料絲則夾畫堆墨等紗則五色明角及紙及麥稭通草則百花鳥獸蟲魚及走馬等樂作則吹簇鼓閧絲索鼓吹則橘律陽起東山海則青十數看錦要則際緣細腰筒子勸斗燈燈彈燈拂絃索則盆大小數落打碟子其器則胡燈四烟火施放者則尺金架上兒嵌火父兒蛾等于斯時也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所藏楓燈帶荷鶴家珍珠簾長明塔等光影五色照人無妍媸煙塵籠月不得明露不得下永樂七年令元宵節賜百官假十日令市十日賜

百官假五日內臣自秉筆掌近侍朝臣自閣部正佐
臣自計吏不得過市猶古罰籍簪纓意其他何得
與吏士軍民等過市樓而詹齊衛而肩踵接也市樓
價高歲則豐民樂樓一協日一夕貨至數百緡者童
子擂鼓傍夕向曉曰太平鼓二童子引索畧地如白
光輪一童子跳光中曰跳白索婦女相率宵行以消
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橋金元時三日放偷偷至笑
謔之雖竊至妻女不加罪夷俗哉 右燈市
關廟自古今徧華夷其祠于京畿也其鐘接聞又歲

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而獨若正陽門廟者以門于
宸居近左 宗廟右社稷之間 朝廷歲一命祀萬
國朝者退必謁輻輳者至必祈禰也祀典歲五月十
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
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曆四十二年十月
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恩齎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
牌牌書 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
帝君于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祀
則仍傳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志也大啓四

年七月勅部覆題得 百祭祀稱帝先是 成祖北
征本雅失里經濶灤海至斡難河擊敗阿魯台勒銘
擒胡山軍前每見沙漠霧中有神前我軍驅其巾
袍刀仗貌色鬚影果然關公也獨所跨馬白凱還燕
市先傳 車駕北發日一居民所畜白馬長出立庭
中不動不食齕則喘汗定乃食回蹕則止事聞乃
勅崇祀祠有修撰焦竑碑庶吉士黃其昌書之碑辭
曰桓桓關侯天挺神武流連草昧歸心漢緒逸莽絕
倫為帝禦侮勇摧七將氣吞萃旅報曹亟盟罵吳非

忤炳炳丹心天高日午鬱鬱遺魂駭霆怒雨蒸哉
文皇肸蠁啓土侯呵護之如棣斯旋旆雷風弓刀
楚楚伏戎朔北有來士女卜以筳茅如答抱鼓子孝
臣忠弟友兒序匪耳提之凜面相語義舉長信奸謀
遁沮侯其寘寘有紛熏虜侯甲嵖嵖亦楷其馬乘風
奮揚天兵鬼斧水祚 皇圖為百神主牡於阮嶠松
桂翔舞孔蓋祇臨霓旌紛下敬勒銘辭浩然終古祠
鼓號而擂報而頓首謝者恆數人旁號而代者恆數
人挨擠而踐者恆數十人日無虛刻籤語答一如其

來事、各惕然去休咎後無爽者。右關帝廟

天壇之北藥王廟、武清侯李誠銘立也、廟祀伏羲神農黃帝、而秦漢來名醫侍、伏羲嘗草治砭、以制民疾、厥像蛇身麟首、渠肩達掖、發月珠衡、駿毫翁鬣、龍唇、龜齒、葉掩體、于玉圖文八卦、神農磨唇鞭茇、察色腥嘗草、示而正名之、病正四百、藥正三百六十有五、爰著本草、過數乃亂、厥像弘身牛頤、龍顏大唇、于藥草黃帝、咨于岐雷而內經作、者之玉版、厥像附函挺衣、修髯花瘤、袞冕服、左次孫思邈、曾醫龍子、出千金方

乎龍藏者、右次韋慈藏、左將一丸、右躡黑犬、人稱藥王也、側十名醫、三皇時之岐伯雷公、秦之扁鵲、漢之淳于意、張仲景、魏之華陀、晉之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唐之李景和、蒼、儒道服不一、矣藥者、勿藥者、藥效、問效者、月朔望、焚楮香、祈報弭焉、男女彭彭然、晨風興午餘罷、左姆碑文書丹、俱恭順侯吳惟英也、天壇臨溪、溪當門、門膽之、黃垣一周、樹頭屯屯、方殿衙衙、國丘蒼蒼、膽乎壇、而婦人孺子、有揚步漫指、嘻笑錯立、族談者、人或閧然、為作怖畏、西天慶寺、宣德十年、僧達菴建、西慈源寺、成化二年、指揮朱善建、東關廟一楹、俗傳吳將姚彬盜公馬而獲、強不屈、廟塑縛彬像。臂努出于縛、公戎巾服作色、左顧彬、彬反面色不屈。侍將七、怒色視聽、指歸乎彬、捶者瞋彬、色作叅、縛彬者仰公而色然受命、馬回望公、其色噴沐、人曰、肖像也、呼姚彬關王廟云。右藥王廟

送客出廣寧門者、率置酒報國寺二偃松下、（余癸酉臘八日入偏門大雪日暮過寺）匈入天王殿、殿墀數株、已偃蓋、既瞻二松、所目假蓋松、猶病（小樹見之怒詡今宇中不忍去迷面相馬步附其下力一日萩楮一語）其翹楚、翹楚者、奇情未逮、年齒未促、遍也、左之偃、不

（不得倚人敢言華縉紹壽使我叶絕）過簷甃、右之偃、不俯欄、石影無遠移、遥枝相及、鱗鱗躡石、針針亂棘、驟嘆久、松理出蓋藤、壓而蔓枝旁引數丈、勢不得更前、急却而折紓者、亦輪轉然、無意臻上也、被于地則已耳、人朱柱支其肘、乃得蹁躚行影中、僧視客顏定、導之上毘盧閣、望三殿日光、四壇雨色、意氣始得揚、每日霽樹開、風定塵、短指虛溝、輿騎藏負者、井井下、閣禮觀音、僧前通曰、窯變也、像可尺、寶冠綠帔、瞋而右倚、假左膝、膝承左手、手梵字輪、植右膝、膝植右肘、右腕支頤焉、右倚不端坐者、晏坐也。

右附微鴻者附屆植也準頻微偏右者支脈也維化身自定故豈意匠所能巖所敢擬指聽罷送客別意滿胸奇情滿胸（右鼓圖寺）

右安門外南十里草橋方十里皆泉也會橋下伏流十里道玉河以出四十里達于潞故李唐萬福寺寺廢而橋存泉不減而荇荷盛天啓間建碧霞元君廟其北歲四月游人集醵且博旬日乃罷土以泉故宜花居人遂花為業都人賣花擔每辰千百散入都門入春而梅（九英綠萼紅白緗）而山茶（寶珠石榴）而水仙（金盞重臺）而探春（白玉紫香）中春而桃李而海棠（上西府次貼梗次垂絲贗者木瓜辨之以其葉木瓜花先葉海棠葉先花）而丁香（紫紫千白白香千紫）春老而牡丹（栽之法分之法接之法澆之法醫之法一如博州雒下近有藤花而牡丹葉者曰高麗牡丹）而芍藥而孿枝（北種式合而南南人喃其雙味正似杏乃接以杏此種迤南）入夏榴花外皆草花花備五色者蜀葵罌粟鳳仙三色者雞冠二色者玉簪一色者十姊妹烏斯菊望江南秋花耐秋者紅白蓼（江鄉花也北地高幾以丈）不耐秋者木槿（朝開夕萎）金錢（午後僅開向夕早落）耐秋不耐霜日者秋海棠（思婦淚所泣也一名斷腸或曰）木樨南種也最少菊北種也最繁種菊之法自春徂夏辛苦

過農事莳善病菊虎類多于螟螣賊蟊（瘵頭者菊蟻瘠枝者黑蛾傷根者蚯蚓賊葉者象幹蟲菊蟻以螯甲置傍引出薰之黑蛾以麻裹筯頭得出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洞水解之象幹蟲磨鍼尋穴梗之）圃人廢棲谷者半歲而終歲衣食焉凡花無根莖花葉俱香者夏荷秋菊也凡花歷三時者長春也紫薇也夾竹桃也香歷花開謝者玫瑰也非花而花之者無花果也草橋惟冬花支盡三李之種坏土窖藏之蘊火坑烜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御矣元旦進椿芽黃瓜所貴一花幾半萬錢一芽一瓜幾半千錢其法自漢已有之漢世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爓熅菜得溫氣皆生召信臣為少府謂物不時不宜供奉奏罷之蓋木腹堅生氣蟄蟄者伏其毒賈火氣以怒之木挾驕而生不受風雨非膳食所宜齊今紫姹紅妖日交鼻取其中人精微于滋味止等矣草橋去豐臺十里中多亭館亭館多于水頻圃中而元廉希憲之萬柳堂趙參謀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彌望間無址無基莫名其處（右草橋）

祠近皇城迤西　孝宗賜第也第久析為民居嘉靖

乙酉麻城耿公定向首議贖還爲公祠祀公像傳與
履履二寸許絆繫之一粗絨小衫公舉奇童時着以
見 景帝者耿爲具篋爲文錢篋蓋衣巳半敝履朱
爛然熟梳瘦履繫乃不知色今守祠者人斂數錢則
出示之按公當國正逆瑾擅政時劉公健謝公遷致
政去人以爲留長短公或以陰用拔正與狄梁公比
而公實未嘗委曲自存也且瑾輩固未易委曲爲拔
正者遊少從多適來嫚侮于否剝何賴何其且敗而
一擊亦市賈智焉惟公朴忠忍節才服之識又奪之

氣又奪之諸所力救荷較者尚寶卿崔璿給事中方
奎御史姚祥張彧主事張偉逮者都御史楊一清諸
所力爭大獄者有投匿名書罪瑾羣臣悉逮 詔獄
以公言得釋平江伯陳熊濕米事覺瑾欲寘之死乃
與大獄以公言得釋蓋事事執爭氣未嘗少下之公
所爲執不可者在 孝廟時有紬必爭中官李廣燒
藥被寵公疏引唐柳泌宋郭京爲鑒有爲李廣乞祠
額者公執言不可在 武廟時有大必爭四川鎮守
太監羅籥以既華巡撫請得便宜行事瑾主之力公

謂兵馬錢糧 祖制無歸一人者執言不可瑾與謀
卒敗於此折其首謀後張永發瑾奸狀太監馮評持
永疏至閤公曰天下望此久矣遂擬 旨伏法蓋公
始終在位而卒誅夷瑾公先世茶陵人父淳金吾衛
軍餘爲武清渡子有叟來言汝有善念當爲擇瘞親
地指一山曰有白狐卧處是李夕往見卧白狐因折
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去卽其穴瘞明日叟來曰
侯狐自起爾今驚去富中衰然汝子三公矣果生公
四歲能大書 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

奏 上喜抱置膝上賜珍果寶鏹六歲八歲兩召試
尚書益稷篇命肄京庠十九歲舉進士歷事三朝官
大學士一日朝退沉思休致被帶未及解有道士服
紫玉環來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何如我環其能
棄却入山公曰久服無味入山須之歲月耳道士笑
出庭中微吟踏劍飛去時正德七年也 上欲調邊
軍入衛公疏諫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著有懷麓堂
集百卷公名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贈太師謚文正墓
在畏吾村萬曆中鄰人取土幾露前和死平方公從

哲封樹之坎掩而已公子兆先天世陰昔姪殺甫百年而中衰如史言 右李文正公祠

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岷岷夏崗幽秋冬岑岑柯柯無風風聲無日日色中有碧兎黃犹時脊時角者靈濟宮永樂十五年 文皇帝有疾夢二眞人授藥疾頓瘳乃 勅建宮祀封玉闕眞人金闕眞人封其配曰仙妃十六年改封眞君成化二十二年改封上帝像機胎木體被衣首機其頂手機關肘足機髖膝撼之動巍巍取福州原像也歲元旦日短至及眞人誕辰

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朔望宮道士行禮歲四孟更服祭告冕袞服平時冠巾袍縱私袒褉繫履綦服服各以其時福州先有靈濟宮自永樂十五年例每六年遣博士賚袍服往祭告萬曆四年奏罷 命本省藩司祭告具袍服其北京靈濟宮禮如初萬曆二十二年大學士王錫爵病 上特發帑五十兩 命靈濟宮道官白昭忻建醮三日夜錫爵上疏謝病尋愈相傳二眞人徐姓知證知諤名五代時義祖徐溫子也按南唐書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仕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姓李名昪吳丞相徐溫養子晉天福二年稱帝國號唐子璟嗣璟子煜降宋封徐氏與李氏同知誥初封江王改魏王元宗嗣位內宴王起舞拜跪爲壽王亦叔父自處無所諱卒年四十二知諤義祖第六子初封饒王進梁王鎮潤州兼中書令好珍異物所蓄不可計嘗曰人老七十爲修吾生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市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期卒如其言二王皆不至閩及燕亦不聞雅意道術其歿也則爲明神 右靈濟宮

萬松老人金元間僧也兼備儒釋機辯無際自稱萬

松野老人稱之曰萬松老人居燕京從容菴漆木稜刺楚材一見老人遂絕迹屏家廢餐寢參學三年老人以湛然目之後以所評唱天童頌古三卷寄楚材于西域阿里馬城曰從容錄自言着語出眼臨機不讓也楚材序而傳至今老人寂後無知塔處者今乾石橋之北有磚甃七級高丈五尺不尖而平年年草榮其頂額號之曰磚塔無問塔中僧者不知何年人倚塔造屋外望如塔穿屋而居者猶闕塔占其堂奧地也又不知何年居者爲酒食店豕肩挂塔簷酒甕

環塔砌刀砧鈍蹴塔磚備醉人倚而拍拍歌呼漫罵二百年不見香聲矣萬曆三十四年僧樂菴沖塔處居中入而周視有石額五字焉曰萬松老人塔僧禮拜號慟募貲贖而居守之雖塔穿屋如故然蔬行酒甕刀碪遠矣〇右萬松老人塔

萬曆四年西竺南印土僧左吉古奔東入中國初息天寧寺後遊阜成門外二甲溝見一松盤覆趺坐其下默持陀羅尼咒匝月不食不動僧耳環手鉢紅罽衣蒼紫面而虬鬈古達摩相也畢長侍奏之賜織金

禪衣賜日齋萬僧賜酥燃燈賜松地居焉賜寺名西域雙林寺開禪二性宗相宗學二見地行地經二論部律部法二攝義折義攝受義者示現哀憫折服義者示現忿怒二義一義也忍與不忍爲根慈亦大慈之賊其爲梵相猙與正爾低眉垂手矣寺殿所供折法中三大士西番變相也相皆騎而跣有綆有索有企嬰珞孔象獅各出其座下中金色勇猛丈人也五佛冠上二交而倚鈴下二趺而坐左右各齒色三目彩眉耳旁二面頂疊三首乃髻首三項腰各周以髑

髏而帶以蛇左象鼻頂皆牛也三十二臂一十六足中二手交把髑髏半額而雉取其腦其三十手所執柝號者旗旛鼓鈴焉纍者牌金火輪焉縛者繩擊者棰杵殺者刀叉鈎劍鉞鉞弓矢焉其所執殘身頭手足肉骨血淋淋皆新其有陳者髑髏也足左踏皆若麀右踏皆若馬各有人傘冠合掌腰膂承之其一人兩手抱膝而悲也右魔王鬼神像也其耳環一十八臂而四足手二交而托十四舒而托托皆葛巴剌碗左之碗盛菩薩右盛虎獅象駝犀海馬三色齒葛巴

剌碗者解頂顱骨而金絡瓣稜尖如蓮房也足踏人四色前仰後伏之殿壁所徧繪亦十方如來示現忿怒尊者像也有鶵人革其面爪趾宛然者有倒絡人首而爲纓踏髑髏口而爲鐃者有載人面首若獵而狐兎雉彙者有尸三孙穿有戟三首貫者有方啗人半身而披髮垂于吻者其訃令聽而衆怖恐而猛省歟忿怒變像烏斯藏每貢之曰馬哈剌佛寺後一土山山前一塔傍皆木櫻實時火齊𣖕鞠的的灼灼繞塔憹山寺東與教寺成化二十一年建以居大興法

王結幹領古者西昭應宮元至元建也篋蛇兆爲正
德八年修蛇復躪出赤質黑章金文爛然大學士費
宏碑文記之西又二里三虎橋亦曰神虎橋橋四石
虎萬曆中其一虎夜逸曉得之田間北去橋一里不
更返也 右雙林寺

萬曆巳丑黃南充輝方入詞林其詞翰見天下時其
友楚僧愚菴自蜀弘法北上曰京城內外巨刹四事
之奉甲東土而釋子問法至者無地措所乃募建寺
檀施半出 宮中壬寅寺成賜名慈慧安像安藏安

十方僧單十方僧供而愚菴飲水戢蕉其中若冷然
陶祭酒望齡乃撰寺碑南充乃書寺周匝列大樹墻
百堵亂砌石曰虎皮墻隨其奇角塊壘磊能鮮虎
斑寺後有閣供楠檀佛南充手定坯範鑄成佉然瑞
像也蜘蛛塔碑卄卄碑金剛塔碑皆南充書蜘蛛塔
者南充誦金剛經次一蜘蛛緣案上正中立向佛而
伏驟之盤蹋復來就前位伏南充曰聽經來皆爲誦
經終卷爲說情想因緣竟蜘蛛宛然矣舉之而輕覩
之遺蛻耳以沙門法龕之塔之碑之 右慈慧寺

近市焉非菴所也近名焉非僧事也遠之而後可有
游者爲招尋難矣菴近不欲市遠不欲山僧高不至
聖卑不至俗郊外菴領中僧聊可娛耳阜成門外八
里之摩訶菴嘉靖丙午建也高軒待吟幽室隱讀柳
花榆錢松子飛落時滿院中詩僧非幻琴僧無絃與
客稱俱萬曆中守內無事士大夫劉然公座僕蹴淵
疎爲與非幻吟爲聽無絃琴住斯菴也浹日浹辰蓋
不勝記留詩菴中久久成帙焉菴有樓以望西山天
啓中魏璫過菴下偶指樓曰去之即日毀自是人相

戒不過僧且畏不測漸逃死菴則漸廢東法藏菴無
絃別院也西大乘菴與摩訶菴盛相妒衰相後先 右
摩訶菴

近都邑而一流泉古今園亭之矣一園亭主易一園
亭名泉流不易也園亭有名里井人俗傳之傳其初
者主人有名薦紳先生雅傳之傳其若者泉流則自
傳偶一日園亭主慎善主之名聽士人游聽游者出
阜成門南十里花岡村古花岡其後村今平畤也金
土鬱釣魚臺臺其處鬱前玉淵潭今池也有泉湧地

出古今人因之懸臺焉釣焉釣魚臺以名兀丁氏亭焉因玉淵以名其亭焉文友亭焉釣焉醉斯舞焉飲山亭婆娑亭以自名今不臺亦不亭矣堤柳四垂水四面一渚中央渚置一榭水置一舟沙汀鳥閒曲房人邃藤花一架水紫一方自萬曆初爲李皇親墅 右釣魚臺

皇姑寺 英宗睿皇帝復辟建也正統八年駕出紫荊關親征也先陝西呂尼迎駕諫行日不利上怒叱武士交捶尼趺坐以逝及蒙塵虜營數數見

尼妮妮有所說時時校上餅餌駕返居南宮數數見尼妮妮有所說復辟後詔封皇姑建寺賜額日順天保明寺或日隱也如云明保天順焉後殿祀姑肉身趺坐愁容一媼也萬曆初年像未飾以金頂猶熱爾姑著緇幘製自宮中殿懸天順手物三道廊繪巳巳北征之圖今寺尼皆髮裹巾緇方袍男子揖 右皇姑寺

水所聚日淀高梁橋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滮滮四去漫漫草木澤之洞洞磬折以參伍爲十餘奠潴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或曰巴溝水也水田龜坼溝塍冊冊遠樹綠以青青遠風無聞而有色巴溝自青龍橋東南入于淀淀南五里丹陵沜沜之陂在六達白石橋與高梁水併沜而西廣可舟矣武清侯李皇親園之方十里正中挹海堂堂北亭置清雅二字明肅太后手書也亭一望牡丹石間之芍藥間之瀕于水則已飛橋而汀橋下金鯽長者五尺錦片片花影中驚則火流餌則霞起汀而北一望又荷蕖望盡而山劍鋩螺蠡巧詭于山假山也維假山則又自然

眞山也山水之際高樓斯起樓之上斯臺平看香山俯看玉泉兩高斯親峙若承睫園中水程十數里舟莫或不達嶼石百座檻莫或不周靈壁太湖錦川百計喬木千計竹萬計花億萬計陰莫或不接閣東西相直米太僕勺園百畝耳望之等深步焉則等遠入路柳數行亂石數塊路而南陂焉陂上橋高于屋橋上望園一方皆水也水皆蓮蓮皆以白堂樓亭榭數可八九進可得四覆者皆柳也肅者皆松列者皆槐筍者皆石及竹木之使不得徑也棧而閣道之使不

得舟也。堂室無適戶，左右無兼徑，階必以渠，取道必渠之外廓，其取道也，板而檻，七之，樹根橫竹，二之，砌上下折，一之，客從橋上指，了了也，下橋而北，園始門焉，入門，客懵然矣，意所暢，窮目，目所暢，窮趾，朝光在樹，疑中，疑夕，東西迷也，最後一堂，忽啓北窗，稻畦千頃，急視，幸日乃未曛，福清葉公台山過海淀，曰李園壯麗，米園曲折，米園不俗，李園不酸，西園之北，有橋曰麥兒橋，一曰西勾。[illegible]

西堂村而北，曰萬泉山，產石黑色，浮質而駁理，入金宮為研石，亦曰黛石也，山北十里，平疇良苗，溫泉出焉，泉如湯，未至沸，時甃而為池，以待浴者，泉雖溫乎，其出能藻，能蟲魚，禾黍早成，早于他之秋，再閏，林後凋，草色久駐，晚于他之秋，再旬，資泉之民，無苦疹，蹶泉前數武，有碧霞殿，畢檻板屏，泉而東，六十里，大湯山，又一溫泉，再東，三里，小湯山，又一溫泉。右溫泉

京師天下之觀，香山寺，當其首遊也，一日作者心，當二百年遊人日為難耳，亂不欲若第宅，纖不欲若園亭，僻不欲若庵隱，香山寺正得廣博敦穆，崗嶺三周，叢木萬屯，經塗九軌，觀閣五雲，遊人望而趨趨，有丹青開于空際，鐘磬飛而遠聞也，入寺門，廓廓落落，然風，從容泉流，有云寺舊名甘露，以泉名也，泉上石橋，橋下方池，金魚千頭，投餌徛肥，頭頭迎客，履音以期，級石上殿，殿五重，崇廣界等，而高下致殊，山高下也，斜廊平欄，兩兩翼垂，左之而閣，而軒，至乎軒，山意盡收，如臂右舒，曲抱過左，軒又盡，望望林樽樽，望塔芊芊，望刹脊脊，青望麥朝，黃望稻晚，烏望潦夏，綠望柳春。望九門雙闕，如日月，煇如日月光。　世宗幸

寺，曰西山一帶，香山獨有翠色。　神宗題軒，曰來青，來青軒而右上，轉而北者，無量殿，其石徑廉以閣，其木松，轉而右西者，流憩亭，其石徑漸漸，其木也，不可名種，山多蹟，葛稚川井也，曰丹井，金章宗之臺之松之泉也，曰祭星臺，曰護駕松，曰夢感泉，仙所爽也，曰棊盤石，石所形也，曰蟾蜍石，山所名也，曰香爐石，或曰香山，杏花香，香山也，香山士女時節群遊，而杏花天十里，一紅白，遊人鼻無他馥，經蒀紅飛白之旬，寺始金大定，我　明正統中，太監范弘拓之，費鉅七十

餘萬今寺有弘墓墓中衣冠留葢弘從寺土木未歸
矣 右香山寺
天巧不受人分人工不受天分雲山一簇惟缺累荒
寒結茆數椽宜耳東西佛土有滿月蓮華境界備諸
莊嚴比丘僧尼優婆男女發願願生而碧雲寺僧不
事往生也往是界中矣然西山林泉之致到此失厥
高深寺從列㯰深邃崔巍數百石級欄其三門入門
迴廊納陛閣綢步玉目營營不捨廊足滑滑不支階
降陛祀六讚繞廂六稽首殿三綱拱丹丹項闔青青

四闔八牖廡承郎巡甍不屑雕而綵之以金罨畫金
上日月飛光其有暈藹壁不屑畫而隆窪之以塑橋
孔洞陰諸天鬼神其有窟宅矣殿後端正一閣金色
四合黛漆時施僧秋畬桂周乎閣爐香交桂燈光交
月香光闔滿人在月輪鐘磬吉祥梵號繽紛左側有
泉屋之納以方池吐以螭蹲並泉爲洞砌方丈耳洞
其名洞前而亭對者亦亭亭加于窗填河池代竹死
所落成也螭蹲施泉陛給僧廚廻向殿前方池朱魚
紅酣綠沉餌之則爭界去乎寺乃聲呦呦越淵而奔

焉寺二元碑一至順二年立一元統三年立白石黑
章碑俚不文而石文也以存碧雲菴于元耶阿利吉
寺于正德十一年飾于天啓三年土之人亦曰于公
寺云 右碧雲寺
寺香山之最上洪光寺猶夫山夫寺耳所謂徑也奇
徑以外不見徑也栢左右葺之空其間三尺俾作徑
栢有直者幹矣奇在枝橫幹不盡修也枝旁修幹不
盡壯也枝股壯幹有葉綴焉雨葉宇宇片片枝又枝
交生之幹柱焉枝欄焉葉所障焉人行徑中上丁丁

雨者栢子也下躃蹌碎者栢枯也耳鼻所引受目指
所及栢聲光香觸也徑而上百步一折每盡一折坐
聽乎栢息焉從枝葉隙中指相語上指玉華寺再上
指玉皇閣下指碧雲寺再下指弘法寺凡折凡息十
有八而徑盡至寺門香山乃在其下寺建自鄭長侍
同長侍生高麗其國王李祹貢入中朝得侍 宣宗
後復使高麗至金剛山見千佛繞毘盧之式歸結圓
殿供毘盧表裏千佛面背相向也自爲碑文自書之
右洪光寺

觀音石閣而西皆溪溪皆泉之委皆石石皆壁之餘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故雜竹至此林林畝畝竹丈始枝筍丈猶籜竹粉生于節筍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籬孫大于母過隆教寺而又西聞泉聲泉流長而聲短焉下流平也花者渠泉而役乎花竹者渠泉而役乎竹不暇聲也花竹未役泉猶石泉矣石罅亂流衆聲澌澌人踏石過水珠漸衣小魚折折石縫間聞跫音則伏于苴于沙雜花水藻山僧園叟不能名之草至不可族客乃鬮以花采采百步耳互

出半不同者然春之花尚不敵其秋之柿葉葉紫紫又不敵其實丹丹瞭樹滿星夕野皆火香山曰杏仰山曰梨壽安山曰柿也西上圓通寺望大和菴前山中人指指水盡頭兒泉所源也至則磊磊中兩石角如坎泉蓋從中出鳥樹聲壯泉唶唶不可驟聞坐久始別曰彼鳥聲彼樹聲此泉聲也又西上廣泉廢寺北半里五華寺然而游者聽臥佛輒返曰臥佛無泉

右水盡頭

二氏野祀也儒國家典祀也　天子親幸行釋奠禮直省郡州縣衛莫或不廟　詔天下守臣春秋天下儒臣朝夕天下生徒誦及皆駿奔走洞不備與寒林空谷爭錫鶴飛棲地矣寒林空谷固亦不可無一趙中峰菴者不得越晏公祠祠正德中晏長侍忠所立也過澗石橋過橋石門曰道統門石殿三楹像皆石上像三皇五帝三王左像周召孔孟諸聖賢右像周程張朱諸大儒壁五石龕一龕標一經名維以藏其經殿外一石亭亭壁列鍾簴干戚錢鎛弁裳之屬一如五經以便治是經者六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具

一如河圖右神龜龜甲四十五數具一如雒書東堂三楹壁列忠臣龍逄以下孝子曾閔以下右圖而左書其行事以告觀者凡石像石壁所形勒渾然茂朴中國古初製也非漢以後西域像法務金色爲奸務變相爲幻也堂後累石爲洞洞壁標先儒格言及咏道詩幾性理之半以待游者觀感有發焉令居守者一僧也仍于其私室設彼教像誦彼教文守焉踰領而北三里三教堂守者亦僧也析其堂木植瓦石盡賣以去三像露處久之香山寺僧過載釋迦歸已而

玉皇閣道士亦截去老君像逾年惠安伯乃過鶯宜
墅野處乃迎供山莊而野佾道先是秋竊自今也曷
往觀乎費宮矣 右晏公祠
水從高梁橋而又西紫紫入乎偶然之中岸偶淵狹
而面以潤以狹水底偶平不平而萍以鳴不鳴偶值
數行柳垂之傍極樂真覺諸寺臨之而廣源閘節之
上麥莊橋延之而以態寫以疎密致以明暗通過橋
水亦已深偶得潰衍遂湖焉界之長堤湖在堤南堤
則北稻田豆塲在堤北堤則南曰西堤皆城西堤也

提官堤人無敵亭無敢舫無敢漁荷年年盛一湖無
敢采采凡荷藕惡石及水芊惡泥菸惡流水花葉惡
水而樂日故水太深以流泥太深淺者不能花也西
堤望湖不花者數段耳荷花時即葉時花香其紅葉
香其綠香皆以其粉荷風姿而雨韻姿在風羽紅搖
搖扇白翻翻韻在雨粉歷歷碧琤琤珠濺合合而傾
荷朶時華植而花奸偃仰花頭每重柄每弱蕊每傷
擠之菱砌芡鋪篠之蕊菇鷺步鴨投浮鷖沒危則感
荷而愁魚矣堤行八九里龍王廟廟之傍黑龍潭爾

湖一堤而各為水又行一里堤始尾湖始複荷香始
回右頤村百家上青龍橋即玉泉山下也萬曆十六
年 上謁 陵還幸湖御龍舟先期水衡於下流閘
水水平堤內侍滑繁巨魚水中處處識之則奏舉綱
紫鱗銀刀潑刺水面 上顏喜 右西堤
山𡼄然石也鱗起為蒼龍鬣山根碎石卓卓泉亦碎
而湧流聲短短不屬雜然難靜聽絮如語去山不數
武遂湖裂帛湖也泉逆湖底伏如練帛裂而珠之直
彈湖面渙然合于湖益伏趨方怒雖得湖以散而怒

未有激陽動而上泡若沫若陰陽不相受故油中水
珠水中亦珠動靜相摩有光輪之故空輪流火水亦
輪水及乎面水則激是固然矣湖方數丈水澄以鮮
深而浮色定而蕩光數石朱碧屑屑歷歷藻沙金色
波波縈縈一客一影一荇一影客無匿髮荇無匿絲
矣水拂荇也如風拂柳條條皆東湖水冷于冰齊分
夏無敢涉春秋無敢盥無敢嗽者去湖遂溪綠山修
修岸柳低回而不得留有菜過溪亭其湖左曰望湖
亭 宣廟駐蹕者今是焉存者南史氏莊又前上下

華嚴寺、嘉靖庚戌、虜闌入寺、燬焉、寺存者二洞、華嚴
七真洞、壁刻元耶律氏詞也、人曰楚材者、譌、又南爲
皇親別墅、今方營葺、而西觀音菴、菴洞曰呂公、今存、
昔呂仙憩此、去、而洞名也、又北金山寺、寺今荒破、未
廢、僧寺亦洞、曰七寶、是諸洞者、惟一華嚴洞中度以
丈、丈三之、其六曰洞、可禪、鼠相藏窺也、徑寺登乎山
望西湖、月半規、西堤柳、虹青一道、溪寮間、氏方田作
時、大河、悠悠、小河笛流、高田滿岬、低田滿隴、今湖日
以亭園、堤柳日以濃、田日以開、山舊有芙蓉殿、金章

宗行宮也、昭化寺、元世祖建也、志存焉、今不可復跡
其址、在北泉山
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夫潭先柘、柘先寺、寺奚遽
幽州諺、先潭柘、則先焉矣、潭柘而寺之、寺莫先焉矣
寺去都城西北九十里、從羅睺嶺而險、徑登下不可
數、過定國公兆十餘里、一道蓁棘中、仰天如線、可五
六里、嶺山四合、東西頭、樹古樹、壁絕壁、頹山青矣、不
見寺也、里許、一山開、九峯列、寺丹丹碧碧、雲日爲其
色、望寺、卻已見雙鴟吻、五色備鱗、而作匠或梯之云、

五色者、魚龍蝦蟹荇藻、各現其形、其色非匠可手、鴟
若置地、過人髻、五尺許、山故海眼、今佛殿基、故潭也、
華嚴師時、潭龍日聽法、苦不得師、貌山神、教能師嗔
則着相、則天龍鬼神得見之、乃僞潑飯藉踐、師乃怒。
龍乃見、師作禮、其言許施其宅、一夕大風雨、潭則平
地、兩鴟吻湧出、今殿角鴟也、寺自是不潭矣、柘則今
在亭覆者一柘、長不能丈、志所稱虬龍形、僧所說林
林千萬章者、爲有此枯、其猶最晚發、特後凋者也、柘
枯然不朽、鴟高危然不搖、潭徙然涓涓者不輟、龍捨

宅去、然龍子日依僧衆。龍子者青蛇、服、大如盌、長五
尺、僧撫其脊、回首舐僧臂、人能馴擾、去來可呼、曰龍
子、龍子云、佛殿左壁之壽祖三聖殿、左側之石佛、大
士殿中之拜磚、旁之立像、畫祖者、水墨畫華嚴祖也、
坐蕉竹下、騎老龍、畫蕉若雨、竹若烟、龍若霧、出其甲
祖若定、未出石佛者、自石唐佛也、有黃連樹生石座、
橫過兩座、根茵紛糺、使像愈若辛然者、拜磚元妙嚴
公主、持觀音文、禮大士、拜痕入磚、欲穿也、額手足五
體皆印、歲久磚壞、兩足痕存、萬曆壬辰、孝定太后、

匣取入覽後遂匣藏之紫栢係以贊像四林立大士
前辮髮胡笠左前元世祖右前其后左次其子右次
妙嚴也妙嚴祝髮是老于是塔是山之下寺碑六金
碑二明昌五年僧重玉詩大定十三年楊節度記元
碑二至元八年葛天麟記至正某年危素記　明碑
三正統某年胡淡記弘治十年謝遷記萬曆中紫栢
遊龍子歸潭文也寺晉梁唐宋代有尊宿而唐華嚴
爲著元至正間順帝賜靈佩酒皇姊致勝我　明永
樂間則姚少師道衍萬曆間則達觀大師眞可少師

逃墨爲元勳潭柘是終大師庾死預爲詩辭潭柘一
往坐化於法俱曰息機善逝者寺先名嘉福後名龍
泉獨潭柘名傳久不衰　右潭柘寺
雀兒菴在潭柘後山五里在千峯萬峯中在四時樹
色四時鳥聲中菴方丈耳一鐙滿光一香滿烟然
佛容龕容供几僧容席容榻容厨客來容坐菴矣山
因給粥飯粟給湯飲蔬果給粿餌菴矣菴名雀兒者
金章宗幸此彈雀彈往雀下發百不虛盎山無人雀
無棲樹有聲弦無聲也章宗喜仰行幄菴之曰雀兒

後方僧來住未悉李所名義以臆造佛母孔雀明王
佛像又後僧曰明王佛修行處或又曰斷化處也今
者僧確然對客曰孔雀菴也雀兒名爲當更而人呼
雀兒菴如初　右雀兒菴
仰山去京八十里從磨石口西過隆恩寺寺金大定
四年秦越公主建名昊天寺正統四年太監王振修
改隆恩名寺一松一檜齊二三百年雪霜所蟉結故
一大士右唐像也一亭竹間園朗竹修林矣數里至
三家村村數百家村盡出渾河岸河水赤濁如血流

渉勞加動搖兩岸岸草木錯愕立八里過軍莊道如
棧內倚絕壁外臨絕壁下闊水作仄浪不得流其聲
戢戢逢渾鼓鏑遇石攝蹙凡行者正面日前履逐呂
處壁左右容肘廼行也步步餘地踵約趾開踝左右
交過容兩足犴乃行也庄道窄又窄處不成行已措
壁移踵以過既過相傾脇息曰乃躋睫色青黃乃定
上一峽截然流中波弱者回怒者嘯盛者飛厓上作
雨二里望一林棘林栝棗園也漸河聲小入山深
矣岸草無有斷處凡名仰山嶺統嶺數十入棲隱寺

山多巖洞、昔人避兵巖洞中、又入蝌壁、又見淵流、壁上鞦開花五色菊也、紫鈴也、金鈴也、石色忽紫忽碧、淵石中逬泉空空見水中、石不見水也、淵左右度泉。石亦左右變。有村焉、是名仰山村、曲折上而北、一峰東南有瀑練下、淵水源也、又上又折、是名仰山、山上棲隱寺、金大定寺也、峰五亭八、章宗數游、有詩刻石、世數十年矣、斷石二、其一山場榜、上刻大興府西山山等字、相傳藥王藥上二童子煉藥此、今藥碾藥池、存花草中、宣德間重修之、而學士劉定之記、又蓮花

峰下、有小釋迦塔、歲梨花時、山則銀色、實時、有苦險僻、市不得致、僧然梨釜之、乾梨糗之、不勝食、以供雀鼠。雀鼠亦不勝也、落而爲泥。以糞樹、樹益勤花實。右仰山

直仰山村、循澗、行碎石中、石沒故道、屐剝其蹄、空轉剗其耳、蹄翻石濺如雪。火星星各嵌帶懸。四谷扠腰望岏岏天一行。壁內氣陰。蒼翠蝕、不言而紫、上黃牛岡口、壁益恣、不度兩桂、自豺及天、路益峻、又滑也、周望無路、折而忽通之、十八疊、移步亦折、或數里折、疊疊之石、觀色競異、亦十八法、望州一線、有朱而如紺屋、如上上藍方、路折不通、突然其前、直下虛漆漆無所見、度人以梯、人無敢梯度者、能度此步、頂有洞而僧有殿高龕、休止止、又梯度只則巖也、巖顴覆乎、上、藏下日月不流、天光側入者、巖中空也、其深廣三丈、鐘乳之而成、石更無隙、水滲滲生石面、既乳乃垂、既垂乃移、既就乃滴、上百千點、下百千聲、亂不成聽、劉劉溜于綦方、聞向欲闇、瓓珊跡于秋雨去簷旋住、身巖滴中、視滴透瑩、如失串珠、如側下水簾、散未編

也。巖而冬也、冰則凝肥纖柱之、柱垂未竟之、巖中邊滿之、巖旁石洞、深三十餘丈、燃炬入、北一石壁、如覆半敷、嘡嘡亦滴聲、西一石坳、水清且甘、石牀中央、龍年年見牀上、西北一垂石、下有寶人蜿蜒、入級級下行、有巧出于泉、泉巧貫于石、人踏躡而、淵狹、其步、時見有光如星、再入、石隙一潭、幽不可以測、龍所蟄也、僧云、山中二白猿、高僅丈尺、有時來聽巖下聽泉。右滴水巖

家園名種、其初野花草也、皆見移植而命名之、通傳

川然不至百花陀則不知從經物色者猶未能十一
矣府西一百二十里孫王卜曰過漢何奴分界處曰
大漢嶺抵沿河曰玄女廟是百花曰是也山翠躍來
引人渡石澗上馬個山折旋其徑左右周轉百步當
直上十步以登所苦石磊磊承趾不以土柔素車馬
人趾蔭生之所喜樹陰雲影蔭蓊蓊樹不至蹴蹈還
此至法輪菴五里還折旋如前幸容騎而馬蹇迸喘
喘汗涔涔多不忍騎者上下諸嶂縱橫一翠迎送門
步不覺五里籬徑坦然矣妙菴也嶺而西行數里千

佛山文數里觀音山還折旋如前山舊有菩提樹仙
人橋望海石盜伐樹矣橋石則存過此山石盡于空
際態變矣下上嶺者七迎前壁立者鶴子山也此去
千佛巖山石態變者盡作人形度閻王嶼是百花山
腰也百花者紅紫翠黃不可凡數不可狀喻不可名
品仰一色中瓣萼駢異不可槩之主人指一種尊之
曰天花蠱光而幻質佛諸經每所稱天雨曼陀羅花
天雨曼殊沙花也行百花中一里進籬門石澗禮佛
殿上禮文殊閣上禮文殊法身塔下登菩薩頂累石

爲二峰登者必以小石絫而尖之種佛所故石小風
大不能吹去以示曠劫無動轉故坐立頂上俯諸山
揣如圭東西二靈山也乃旁四望東京師也南冉冉
者渾河也葱鬱乎茶露頂居庸諸山北蕩蕩乎邊城
外沙漠際無窮也是百花山頂也下頂未半又入百
花中不可名狀數者多于前游此者或曾見文殊光
颭雲作雷一聲山瀰瀰如海忽右澗一圓光輪必瑩
徧初白次紅次五色具木石人鳥塔宇攝入光中如
鏡受像我聞文殊表智故放光莫勤五蘂智光也東

之龍王顏廟列五龍王中位龍母此之大士殿髮鬅
鬚髮然下千佛巖南之東之又入百花中花被遝八
里多于前過白水菴行泉聲二里一松標瑞雲寺寺
即五代時李克用建亭故處俗今曰百家寺也寺有
摩訶祖師法身用像法裝之若新有摩訶爽石鑰非
石非鐵紫如漆光　宣宗曾取觀賜以龍袱歸寺也
有摩訶摔龍石能逸祖追摔之令龍跡宛于石也志
稱山暖肥產杉漆藥草春夏爛紅紫香襲人則百花
者藥艸花耶然木艸圖經中亦無從物色之陀右百花

昌平劉蕡唐文宗時憤宦官恃功專權應制對策極
言禍福第策官左散騎長侍馮宿等讀蕡對嗟服而
畏忌不敢取時參軍李郃登第乃上書自劾乞回所
授以旌蕡直後七年廿歲難作令孤楚牛僧孺皆表
蕡幕府師禮之而宦官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
戶參軍卒後昭宗感羅袞言贈諫議大夫諡文節封
昌平侯元泰定間建祠州西南五里曰諫議書院至
正間又建祠舊州東參政許有壬撰碑我 明弘治
間談本蕘移建學宮內今地爲世多謂蕡策不利于

時哉身前爲宰相師以有畏不取者身後感動人主
以有嫉之誣之貶之者矣激則遠水洄則深也一下
第舉子贈諡侯封祠祀百世令當年收策登上第亦
復一李郃耳且郃故因蕡傳久遠至今爲自劾一書
不爲一第矣即馮宿令狐楚牛僧孺當年禍福升沉
亦何至響景蒼茫而蕡名以彰志摘蕡宅蕡
墓在昌平今其址俱不可尋崇禎五年劉京兆榮嗣
謀于董宗伯其昌爲撰碑手書之以風策士宗伯因
蕡已追贈諫議矣猶司戶稱存憤也 右劉司戶祠

泉御出莫石得由雄不知其地中土也視其石濡而
容紋沏之而柔五上四備已不知其氣行池中也盼
其泉而甘權絕泉而重焉然之速涼之遲焉四氣春
夏備已九龍水出翠屏山之陽泉出爲池池方十丈
池出爲溪溪五里出泉者沿溪入石瀨左右溪以淺
深蒲葦以淺深溪行者只盤折藏露望蒲菁林中見
見黃覺出線細上九龍池並望林端百尺雲頭層層
驟池危立大聲出其間者池上壁壁間泉也泉脈乎
石者怒而其脈九繫九龍吐之非龍其勢亦吐不續

續而吊則珠珠而簾耳吐泉破池池面劃水驟散霧
沫所及檜竹桃李夾池叢叢水之定處見峯影蒼黑
當池之南稍東而池影又動水超關逐渠繞繞西入
山田去作農務矣 世宗謁 陵過池命搆一亭
一臺下池之北亭曰粹澤也今 陵辛郡顧道 列
聖駐蹕事 右九龍池
天壽山東北六十里曰銀山或曰望也非金方銘于
冶非月下之潮方至非鎖甲練刃西來萬騎而日方
東山之光也曰銀山矣或曰憤焉銀山近 皇陵故

禁樵採松不勝其柯而偃佰拂地而巳枝撐了落而
無人收。榆柳條繁而禁老秋壁生樹頂泉流泉間。山
最高曰中峯懸索升之三四里上石欄供石佛唐鄧
隱峯禪師修于此山道成此山故多隱峯跡峰下石
巖隱峯妥坐處巖上石如臺也隱峯說法臺嶺邊一
松斷如拖伽也隱峯挂衣樹峯有妹與俱出家夕定
巖下眞府攝峯鬼詰峯前覓不得見而去未山尼開
堂說法峯挾刃夜試所守尼憚失志取其衵服集衆
聽之其徒立散峯豨馬祖得悟因遊五臺路出淮西

屬官軍討吳元濟鋒方交峯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
軍齊見而譁後入金剛窟將示寂問衆曰諸方遷化
坐去臥去還有立化也無曰有還有倒立也無曰無
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衣亦順體斬斬然舁就荼毘
不可動屹屹然其妹咄曰兄生不循法律死更惑人。
推之而仆。中峯下有寺金天會三年建曰大延聖寺
殿三重塀皆僧瘞骨塔自佛覺禪師下凡七正統十
二年太監吳亮重修請賜名曰法華二碑皆吳亮自
撰幷書其一碑曰感恩感。 英宗丁卯三月三日詔

陵畢幸寺降香賜僧白金綵幣碑也按亮逮事建文
北建文自滇入京無識者 英宗遣亮往建文遙見。
即曰吳亮也亮漫曰非建文曰亮爾昔進食擲鵝賜
爾。爾兩手各有執。乃就地餂以食。爾忘之矣。亮泣伏
地不能起復命退而縊焉又金大定六年碑刻隱峯
銀山十詠又弘治十年碑翰林學士汪諧淨業堂記
今斷寺西上半里松棚菴門內外各一松松正似俱
輪蓋內陰滿院外陰滿崖北上一里鐵壁寺塔曰延
聖塔弘治四年建塔前弘治八年釋行倫蒲碑記稱

法華寺領七十二菴今菴自松棚下二十五爾出山
北西十里兒峪菴峪中一山璧其額終歲不承日
光又一里玉峯山山盡石石盡白樹盡頻婆果果朴
中大萬聖寺土人呼張開寺寺久頹落像設皆石今
露而坐立也殿前一大松僧云備五種其二種耳側
掌柏也針松也入山者取道二從白泛嶺入者壁奇
松柏奇而路險難從三思嶺牛蹄嶺入者路則平木
石亦平矣 右銀山
山在昌平州西南二十五里高十餘丈石嶙峋危立

相與趨走，狀不可駐。西北衺二十里，自金章宗游此，鐫駐蹕字，人浮駐蹕山，遂逸其初名。上有臺，章宗自題護雲嘯臺四字。下觀野燎而獵，召其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自賞嘆曰：美乎哉，無人見之。須臾石羣起若龍，章宗益自喜，灌以酪，故石頂至今白。存山下有洞，名寒崖，與崖中乃多異草奇木，草木資風日雨露也。今洞生外霜時，亦自落洞中也。西曰虎峪，幢幢水出焉，瀑飛下三四里，至鶺鴒巖下伏矣。人或謂昌平舊縣虎眼泉，是幢幢水復出處，其有據歟，其無據歟。凡從嘯臺過虎峪者，蓋惆悵不決而返。右駐蹕山

登大小摘星嶺，西望胡良拒馬大小河，如練如帶如游絲。在拄杖下，顛則落河中耳。而腦山不知其幾十里，望且行，緣嶺四五降升，達雲水洞口。買炬薪火，脫帽徹結履襪薄飲，且飯，倩土人導，秉炬帚杖，隊而進洞。洞門高丈，入數十丈，乃暗，乃炬，乃卑，乃蛇行，又數十丈，鹿豕行，手足掌地，有背摩石，又鱉行，肘膝着地，背腹着石，又蜥蜴行，背脅着石，鼻頷着泥，以爪勾而趾蹴之。乃卑漸高矣，則若煤，從前入者炬灰也。觸焰飛而睫，觸手，熱不脫，導者帚除之，後者禱左右爬以入。漸見垂鍾乳，入漸高，雖高然曲磴且仄隘也，則前炬張如蟄後屈曲，又蟹行蟥行焉。入又漸張，垂乳甚衆，氷質雪膚，目不接，土石色，心怯怯痒痒，謂過一天地入一天地矣。左壁聞響，如人聞水聲，炬之水也，聲落潭底，不知其歸。又入，有黃龍自龍盤水畔，爪怒張，導者曰：乳石也。焠炬其上，杖之而石聲，乃前揚炬，望鐘樓鼓樓，欄楯簷脊然，各取石左右擊，各得鐘聲鼓聲、聲、聲，木魚聲聲磬已。導者曰：塔。共擲石而指塔。塔

層層，犬三開，其半折。導者曰：雪山也。果一山紛如，光霏霏者芒如燈盞，側不攜石，益滑，乃又臂引猿行，又入而左，有天光透入，定想之，洞口外晝光也，光所及壁上有字，可行可數，若梯可致也。尚其可辨識，左側高廣，有光亂亂，乃衆泉瀦，分受炬光，泉深莫測，而穴復窪小，從前入者亦無更進此，凜然識且出。凡洞行得一爽，叢而息，得一遺炬履而壯，得一形似外人造者物而嘉歎，得一光，如猶天也，而心安然。凡入洞三易炬，出、殺炬三一。凡入洞，伏仆仄援七易其行，出殺

行十〇出洞矣趨按待菴中道一石小兒足跡僧曰
善財也按志大房山下孔水洞時見白龍出輒化爲
魚嘗又聞樂作唐胡詹記有人携火浮舟行五六日
莫究但仙鼠旋飛頻魚來近火光也開元間旱每遣
使投玉璧金泰和中忽桃花流出瓣如當五錢今山
下別無孔水洞其即雲水洞歟而入不可以舟而洞
中瀧亦不得所從出也 右雲水洞
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好着白雲腰其半麓日白
帶山所生懋題草他山質無曰懋題山藏石經者千

年矣始曰石經山至今也亦曰小西天云北齊南嶽
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閟封
巖壑中以度人劫獄坐下靜琬法師承師付囑自隋
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其夜山爲三吼爲生香
樹三十餘六月水漲爲浮大木千統至山下搆雲居
寺焉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修之我洪武二十六
年又修之正統九年又修之山上雷音洞高丈有餘
縱橫下高有倍上幔覆壁四刻經柱四刻像前石有
扉維以開閉几案瓶爐皆石石臺有欄橫與堂亘堂

左洞二右洞三堂下洞二皆經唐迄元代有續刻經
目列石幢人傳洞之初穿火龍也今石壁凹凸處猶
燒痕矣洞中燥而北豬池之井之洞北有泉漱漱竇
石遶石下山始潤于土木根石而資泉藤腹乎木亦
資泉自古蓀泉上德泉之南旋旋登登山五頂號之
曰五臺金仙公主各白石小塔以峯之東臺壁上掌
印四號之曰文殊印也別峰冠石後廣前銳出于虛
空號之曰縣經臺山下左右東峪寺西峪寺西峪寺
後香樹林香樹生處也夢堂菴唐夢堂師居處也林

後琬公塔也萬曆壬辰達觀和尚禮像設衰頹石版
殘蝕拊幢號痛率僧芟除是夜爲來風雷光照巖壑
翌日啓洞拜經石石下有穴藏石函一尺上刻大隋
大業十二年歲次丙子四月丁卯朔八日甲子于此
函內安置佛舍利三粒願住持永劫三十六字發駈
際異香發于函蓋石銀金函三發而得小金瓶舍利
現矣狀黍米色紫紅師悲戀禮讚聞于 慈聖太后
迎入供養函瓶以玉外函複之安置故處僧慈山撰
雷音窟舍利記刻之石按法死珠林白色骨舍利黑

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茲三粒者、其肉色也、山古碑多寶塔菩薩二晴碑、一仁壽元年、王臣陳碑一仁壽元年、王劭碑、五唐碑、一開元十年、梁高望碑一開元十五年王大震碑、一元和四年、劉濟碑、一景雲二年、寧思道碑、一大極元年、李利貞碑、二遼碑、一清寧四年、趙遵仁碑、一天慶八年、沙門志才碑、二元碑、一至正元年、賈志道碑、一至元二年、釋法禎碑、山半有菴、日半山菴、菴上半里、驢蹄跡宛于石、號之曰、果老驢跡、武、碑、貫之　右石經山

固安縣南十八里之彭村　武廟初、忽一童子詣村長者青童子李、請彭姓爲長者牧、自是牧三十年、尚童不更長也、每日中、忽驅牛歸、霍霍收場、驟俄則雨、雨中忽拔欄放牛出、俄則晴、故村之人、漸聞童子以旱澇歲所宜畜植、已漸涉休咎徵、號之曰彭小仙、有以妖聞於都、捕者至、童子謂其家無恐、自爲其給捕者、給衆觀者、莫測所從至、則就縶、別其村人曰、百年後兵來、白旗下者至矣、去中道、拾蒿草關于項、身首異焉、捕者以狀聞、人猶敬弔此頭曰彭小仙墓、歲清明十月朔、祭掃節也、人輒鬧鼓樂聲、出是墓下、十年後、村有人見小仙金陵道中、叩所繇生、笑不言、歸相與發其藏、一屐耳、仍封而像祀之、雨晴禱焉、崇禎巳巳歲、奴掠犯固安、憶小仙言者、望白旗下、黛旗書白旗都三周、滿機云、周薊人叛而將奴也、其所掠偶無戕殺、比去則縱還之、　右彭小仙墓

山有不可登、盤而登之、曰盤山、盤山豐石而歡于土、石也土同、澤焉樹圻、石罅生者、根倚榱棰、身藏斗瘦柄輪、持而楅引、歷涑如也、山固石矣、而石犖起于石

者、又戴石焉、層系之而逾出、上若墮不墮、下若仆未仆、古邐出其下、人至今慄焉、其下又多奔泉、泉動而觸乎石、濺鳴日夜、與石之銳下而廣額者、勢相搖傾、所爲盤泉也、盤泉十里、金沙其底、石所潔也、魚魚影影、不可匿、亦不可捉、石爲之寶塞也、峯危壁側、嵐氣到地、若濕、到天千古一翠、有石欲飛欲墜、凭空而久住、所爲懸空石也、雨巖久立相纍、光潤相及者、天門開也、門闢得徑、門容脅、逕容穿、巖肘其右、齧虛其左、大石刖絕、屢絕無登、僧所謂傳戚將軍繼光、袁吏部

宏道登焉凡登大門開者至上方寺望而止則舍之西上二十里登焉所爲盤頂也頂爲笋爲椎又立塔以爲之纖穎月過之影落塞外風過之鈴振空半雨過之雷奔趾下欲少竹不可得故雲照寺高潔而僧肅如盤有三下盤泉上盤塔中盤寺少林寺也寺傍紅龍池水鮮崖老膚寸可惜乃鑿龍于壁而朱之因名以訛非所繇名也踰四嶺而西者李靖菴有峯高二里頂廣四丈而平李靖舞劍臺靖往伐高麗過此臺也臺石特堅後之人不可得鑿有唐李從[illegible]來游

數字刻爲字各徑五寸嶺上一石如人著幞頭坐而又腰土人嘲之曰石尉遲東過十里雙峯寺有李仙脚跡石則又因形以訛非所繇形也而記盤山者曰李愿盤谷也蘇之山矣豫之谷耶益訛矣盤谷在懷慶府之濟源縣　右盤山

平谷縣城東延祥觀栢古質而葉幽光理少析也栢初生何代何年其再生也異代矣幾四百年矣元至元中丘眞人住燕京長春宮弟子徧京東西歲丁亥迎往盤山作醮事過觀中見一栢扶而摩之曰憐惜憐惜去栢乃葉生茂至今爲觀東北十五里岡巒鬱如大塚漁子山也世傳是軒轅陵或呼之軒轅臺也舊有軒轅廟焉今圮也夫軒轅鼎成乘龍上昇矣其小臣拔龍髯拔抱弓以號今陵所藏鼎歟龍之髯歟弓歟冠劍佩舄歟鼎湖荊山陵橋山也而漁陽又陵歟　右延祥觀栢

常讀酈道元水經注愛其筆力秀異非唐宋人可彷同人爲此殆過之矣

每舉一事一物在人想中在人意外令人叫絕

不可名言其化工也其措句時巧時拙巧可能拙不可能非周秦以上無此絕技全集俱佳此摘其偏嗜者耳

傳

海忠介公傳 王弘誨
茅鹿門先生傳 黃汝亨
方伯周公傳 萬時華
周蓼洲先生傳 胡敬辰
劉侍御玄如傳 黃道周
周來玉先生傳 胡敬辰
高忠節公傳 韓四維

陶菴先生傳 高攀龍
王節婦傳 婁堅
節寰袁公傳 黃道周
孟黃鹿傳 趙南星
孝子黃道祿傳 曹學佺
新安汪烈婦傳 曹學佺
五大夫傳 周鍾
扶鄉侯傳 李雯
吳三娘傳 李清
王長年傳 陳勳
海陽村婦傳 錢邦芑
俞孝童傳 錢邦芑

碑記

西湖建關帝殿碑記 董其昌
參知衡巖蔡先生神道碑 黃道周
贈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錢謙益
維揚鄭兵憲遇亂碑 董其昌
漳州新建王忠文先生祠碑 黃道周

露筋貞女祠碑 許重熙
周孝婦祠碑記 姚思孝
重修四貞祠碑記 程嘉燧
五人墓碑記 張溥

雲間　陳繼儒眉公
廣陵　鄭元勳超宗選
同社　姚思孝永言較

傳

海忠介公傳　　王弘誨

今天下冠帶之倫、其以賢豪自命者非少矣、然往往趣舍異路、而言行相詭、或借爲中行之說、陽押而陰爲闔。而不自知其竄入于鄉愿之中。或見謂功業有

道途可指取。有名節可厎契。凌厲恣睢而苟爲高。而閉致嚴于盧篤之節。其平居之所慕說。蓋稜稜若異代人不可及。乃其行事之概。未及蓋棺而論定矣。名不虛立。士不虛傳。壯夫義士。非其仁心爲質。蟬脫塵壒。不畏義死。毋榮倖生。則朗以毅然稱大丈夫哉。余有感于忠介海公云、公生于嶺南、爲吾鄉之瓊山人、名瑞、字汝賢、別號剛峯、其學一切以剛爲主、其譚說理道、雅尚節概、非陽浮慕之而刱爲名高者、自辭受取予進退、以至拱揖遜讓、居室食飲、務盡地而趨娩

阿之態、側媚之行、絕不以細于心、而涤于肯用世之志、老而不衰、至縮朒儃𢪆騃而致通顯者、則塞耳而不顧、聽謀國之忠、持己之介、終其身斷斷如也、自爲諸生時、即抱當世之慮、瓊世若黎忠每爲經畫區處事宜、始以計偕來伏闕上平黎策、意在開導置縣、以免征剿守戍之苦、識者相與壯之、已而就吏部選、曰仕亦各官命耳、何擇爲、選而得教諭南平、以倡明師道爲己責、首揭鄉愿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辯、以廣厲學者而作其氣、抗

學官禮于臺使者、及監司使者、務守令典憲綱、獨立（公六上官之事詳容此）行一意而已、臺使者監司使者相驚嘆以爲古、已遷淳安令、至則講民所疾苦、蠲除不佚日、身自敝扭攜羹藿、僮從悉令樵採、常俸之外無所取、時相嚴黨鄢某者、以都御史制八省鹺政、出行部、張甚、諸縣道咸盛供帳爲敬、懼失其意、公挺然不爲動、至按其生事者、閉于鄢、而置之法、鄢貎啓而心銜之、公時陞嘉興府通判矣、鄢之私人某窺鄢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謫興國、地故單瀕歲發、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自

爲八事上之中丞臺次第施行而獨急于清丈以蘇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帝恭尚玄修大小臣工率勉强道服從事公慷慨上言天下大計謂今日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則莫如以堯舜禹湯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臣道之誤則莫若以皐夔稷契之輔責臣（今心凡爲过哀）疏凡千餘言多慨激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詳閱意若爲動者畱踰月不下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公詔獄中外縉紳相顧失色亡何　肅皇帝崩　莊皇帝奉遺詔以

原職出公獄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爲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籍中外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公者吳故有松江漚震澤入海瀕江田灌溉弘多已被潮醬淤爲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往來身自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告成又吳俗以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爲姦利輸不畢入其俗日告訐無已公廉得其主者名斷繫無少貸悉令受獻者還其田或許之贖不使富豪有侵奪名由是

吳賦無復逋負者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用清丈及令獻贖還贖毋俾苦樂不相等爲安養生殖至計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歸杜門時不能溫突意蕭然也交際所入以周族姻之貧者邦大夫時過從問政䌫䌫爲言不少懈恥面諛亦（古之道也）罔及其私里居十餘年而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

無慮十餘疏　今上銳意太平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爲南吏部侍郎公至而疏乞骸骨行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爲姦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于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于閣部大臣及歸本于君身中多責難之語疏甫上而又有南右都御史之命浹歲三遷俱出特簡海內士大夫舉手相告以爲（彼何人斯）　主上特達之知而言官如梅如房目公爲迂闊詆公甚力章亦寢不下公疏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無一語及私貧無可

治梧柳都御史王公率諸御史相與捐金治具訃聞
上爲震悼命禮官議謚謚忠介且錫之祭葬存沒之
賚于數爲優矣公之始至都一意省約能無名于官
之可去者其理根掛枝搔痒爬垢見爲毛舉細察要
以惠養元元毋耗散財用而裕其力蓋世人之所視
以爲迂而公斷然以爲必可行者南都民故苦火甲
夫差公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爲簡可照煩冊以
便遵守民若出湯火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法爲
歉科條甫備而天不憖遺公已捐舍豈天不欲斯世

蒙仁人君子之澤耶悲夫當余官翰林時公以戶部
主事言事门分必死過余談治亂興亡之事甚適又
相與論文對酒已乃出二十金遺囑之我死必以此
殯我公歿于南子姪兄弟無一在者而余職侍帷幄
無能視含斂諸責之是媿獨計公之精忠大節所以
傳不朽者固自有在而余以公意氣之交能道公之
實其詳而且信者宜莫如余言故因友人梁君之狀
而爲之傳云　贊曰海公者非唐所稱楊綰流耶方（并汾陽亦畏之其人可知）
綰之相唐而大臣減音樂勳貴撤騶從方拜命而轉

化乃爾此豈有聲音笑貌也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礪
行而縉紳又多遺議何也夫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
因其不可一世也而遂詆其不得用于世則又不可
嗚呼行爲國楔德足世儀惠以達名介而遠利剛標
高碣挽我叔季若海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往於茅山乾元觀遇隱士陳鴻川言少時見公爲
南總憲彈壓諸臺使極其肅折毋許以官價市民
物某臺役稍不輯公廉而召詰之更爲凜然卒之
日無病先一夕居民夢數十百紅燈鼓樂導公去

乘輿若王者候聽語陳逾時方聞訃然則公爲神
哉卽以公生平考之聰明正直而壹周有愧也
國朝重甲榜而抑乙謂乙必次於甲宏才大節埋
沒不知其幾而公獨顯隆於幾屆復伸之際殆所
謂至誠而動者非耶世俗以公比包待制待制爲
三司歐陽子尚譏彈之未若公之皎皎無間吾願
爲之執鞭矣

8 茅鹿門先生傳　　　黄汝亨

先生諱坤，字順甫，吳興華谿人。其先有千三公者，元末爲池州路總管，慷慨多大節，棄官而隱邑之埭谿，以治儀爲業。道華谿，飯而沉其盌，曰：「天命之。」遂徙家華谿。歿，爲鄉社神，茅氏于是乎稱神明之胄，代有隱德。再傳而爲高祖得開公孟麟者，好客善詩歌，而倜儻負氣，略力農起家，以任俠嗣千三公而興，是爲南谿公。南谿公丈夫子三，伯乾，爾寧府別駕；季昆，大寧都司叅軍；伯君不事詩書，亦以俠聞；季嘗有心計，亦

以農桑起家，而文章之業創自先生，乃先生所名世不獨文也。先生生而白晳清揚，秀目美鬚髯，頭顱如覆盂。方李孺人舉先生時，南谿公若耳霹靂聲，驚投林，識者卜其名滿天下矣。稍長，從塾師爲儷語，應聲出，性穎異殊，倜儻自喜，讀書務大旨，不屑爲句讀，而好湛深之思，思至或不自知亡失衣冠。鄰媼有失蔬者，疑公，呼而詈，先生抱膝伊吾弗聞也。年十六，以尚書補博士弟子員，尽戚公奇愛之，爲之引座上加冠，名蔚起。與里中吳公一儒深相結，益發憤帷中，而調

高選。辛卯試罷歸，南谿公怒不懌，先生惶恐伏謝曰：「兒師心未師人，悞也。」乃去苕霅，負笈涉錢塘，師事來公汝賢，憮然竊曰：「是矣是矣。」文務檢押其氣而裁于法，縱其聲令轉于法外，益好讀古人書。而是時元配姚孺人又不難脫簪珥佐之市書。業成，甲午舉于鄉，時年二十三。初，直指張公大詫異先生才，會有齮之者，抑置第十七。乙未試春官罷歸，大肆力古文辭。戊戌舉進士，是時經房李中允亦輒大詫異先生才，主者覽對策多譏切時政語，抑置第十三，而先生才名

則益噪長安諸公卿間。忌者格不得前殿廷試，中吉士之選。會　肅皇帝好禱祠，才人以青詞幸，執政貴溪公意且私先生，先生卑不就，恨之，抑而授青陽令。青陽民桀驁，往闗逆車下訟者纍纍，及諸臺使所下囚慮千餘章，先生一切報罷，惟廉其豪右訟族民者，立斃數人，民大悦。蓋兩月而播神君之聲。坐南谿公憂去，母李孺人復相繼病卒，先生相繼孺子啼，無晝夜，遂患症忡。而解者曰：「亡者所爲不亡，子在耳。」先生于是強起。服闋，會分宜執政，又雅習先生才，將屬之

而客具以茅令強項爲言乃止補丹徒丹徒旱大饑
鄰境稍登者下遏糴令嚴穀騰貴諸枕山川饑人骨
相藉先生乃爲檄力爭之請罷閉糴令出庫金遣市
穀平其價民稍稍便仰食又從度支請折課留粟民
間于是議賑而虞里胥爲奸單車走封內爲諸餓夫
賑涉山巖谿谷累旬月所全活萬八千戶而以所蠲（逆丙更大）
與折而羨之顉盡歸之枕山瘠田爲薄其稅江淮吳
越諸州郡亙數千里赤旱得先生議輒下有司著爲
令俱得亡苦饑詳姜尚書寶荒政碑中已召爲儀曹

郎未幾改司勳（逮用忌者嫉目）海內人推穀文學吏治無能加先生
上而忌者亦遂投袂起是時華亭徐公爲少宰徐公
向以詞臣視學兩浙每御先生從衆中謾然稱門下
士不恭會廬居聞先生且過弔大喜盛張具召客先
生偶中道病不至益大懣恚之而談者遂伺其意中
先生謫判廣平廣平古趙地多悲歌感慨氣而先生
以遷客從事相感憤益讀生平所未竟書至披衣挑
燈讀熒熒達曙光不休爲文益沉雄未幾遷南車駕
郎尋轉儀部郎會同年給事萬公滇人發華亭陰事

請上虞祠臣測以老耶幼子屬先生而讒者謂先生
修前郤嗾給事華亭益憾入告會粵府江部諸夷亂
據鬼子等寨出剽掠殺陽朔令　朝廷方議大征難
其人竟徙先生往人爲先生不平且難之先生慨然
曰夫憾我者且文弱我而苛效我哉丈夫身許人何
避爲竟仗劍往時督府應公聞先生至大喜曰茅公
來何憂百蠻夷竟檄先生署其部先生乃前借箸曰
（王文成平橫岡八寨諸賊亦如是然此皆無不藏王司馬矣）
大征非十萬卒不可必羽檄諸道兵形情張彼且得
爲備伏走險持我計亡如用鵰剿法若鵰之匿無形

倏出戰若擊雉兔然頗假便宜不煩束矢斗粟可得
當報督府大稱善（有古大將風）于是退而勒部下得五千人什伍
簡練之復時時椎牛饗士縱出獵校兔飛鳥諸夷習
狎之不爲戒則又募死士入盡圖其山形扼塞險隘
狀乃部署諸戍兵分七道出授符約刻日次第發或
邀或遏或脅或突或背或遊繞亂之獨勁兵當賊衝
卒發且徧榜之曰朝廷十萬兵誅鬼子砦之殺朔陽
令者他無動諸夷酋相顧膽落我師竟按圖進連破
十七砦明日克鬼子搗其穴斬俘數百計還所侵掠

田廬男婦牛馬十餘萬捷聞天子嘉其功加應公
大司馬晉公爵二級吏民並祠兩公陽翔累其王尚
書宗沐碑由下是備兵大名使者之命及癸大名北
抗虜西衛畿輔朝論藉重知兵者屬先生先生以故
所簡練粤兵法簡練之而身不難虛已延納壯士于
時浙北諸豪及草野亡命亡不延頸願隸茅使君麾
下効死力而先生盛名日翔起忌者益思所以中之
御史按粤者故草亭客乃蒐軍興時毛瓆上章竟報
罷中外文武士莫不扼腕嘆謂茅公有大造于粤不

文娛二集　八　傳　十一

損餉遺鏃撈威千里而反以獲罪寃哉然先生初弭
節大名夢黃冠羽衣相招搖歌白雲蒼山谷間[illegible]
而語姚孺人迨歸夢驗先生爲之爽然遂退而作島
人傳三盎先生以自遣有終焉之志矣顧其博負奇
略時亦有所約結不得吐四方諸賢豪亦時時就先
生論國事先生立書數千百言應之會海爽內訌東
南大騷動新安胡公宗憲從直指超拜御史大夫來
視師與先生氣類胡公多將略威烱烱撲人見者屏
息獨嚴事茅先生多所辟畫竟以是蕩巨寇成東南

功亡何胡公獲罪下詔獄諸與游者多荊縮去先生
獨出所著徐海本末發憤上書累萬言盛訟胡公冤
其過特杯酒醉飽事不足錄海內以此習知胡公今
東事急　朝廷追胡公功世爵其子孫先生之力也
兒生舍中兒向以胡公故橫里中先生故豪宕略細
謹弗問臺使者罷公收三人置之法而先生始聳然
曰奴負我中亦無所憾先生之伯子翁積有絕世才
又元配姚孺人所驕也數以不得意游于酒人博徒
劍客間放浪聲伎時時擊筑拔劍爲豪吟竟以豪被

文娛二集　八　傳　十二

收先生爲仰天嘆息流涕不自已曰才而見殺安用
才于是日夜勉旃仲子國縉叔子國縡于學叔醇無
兢而仲子鑱心腎嘗膽臥薪銳意修文勸古人之道
壬午爲鄉書癸未成進士爲章丘令以循吏著不減
乃公之丹徒而季子維子起天才傳其頡頏古作者
先生爣然曰吾失之身償之子失之伯償之仲若季
可以適矣爲園宅之東距百武栽花藝竹穿池築山
偕二三朋好婆娑其中賦詩圍碁遞相進丙夜不休
客倦聽其去性不善飲數酌輒頹然晚年興更佳頗

抑歌者馳祇趾展彈琴鼓曲輒訓笑忘日書法不必盡按古恣肆所投頗遒宕如其人持縑與箋乞者立刻飛灑盡為之揪拚而起西湖六橋花事勝處一再過三五游冶紫騮絳衣飛舞芳樹下而先生以籜冠婆杖雜沓其間望者疑其為神仙中人也自仲子入而臺兒生意彌適已聞先生病瘍急乞歸忌者輒撥浮語中且移官先生亦復無所慍嘖自是神王不足榮仲子懷抱促仲子及壯年早自鞭策樹鍾鼎之業竟乃公所未為不宜久家食且曰兒遂老死我哉仲子自維退則傷翁意進則傷人子意徘徊輾轉且進且退者十年而乃起得水部南都去茗雪不甚遠可以時定省而先生猶慮仲子懷歸乃鼓擢過白下尋壯年所涉覽牛首燕磯諸勝顧瞻陵寢宮闕慨焉靡歌有噫昔之感一時公卿攜尊酒抱牘扶策相慰勞山中上下議論者無虛夕無不人人厭所欲去返丹徒故吏民子孫多班白傴僂者皆驚詫相聚觀昔者仁明父茅公仙人耶何至此先生一一與酬對無倦歸而九十春秋矣仲子輩請為壽四方親朋稱觴獻

文娱二集　八　傳　十三　文

頌者鱗次雲集極千秋之快而先生尚嗚咽湧漲痛其先子之不及一日祿養也冬十一月辛卯對客奕棋罷忽忽不快越夕而室微暗先生猶呼仲子語曰昔嘉靖某年雲南畫晦者三日遂有庚戌之難今者晦固殆有憂乎又七日不火食而去無一語及私云嗚呼先生真可謂異人矣其自弱冠從先生游兄事仲弟畜叔若季所以事先生非一日先生所以國士我者不淺至嘆息不遇為揮淚泣數行下顧竟莫能一端名先生也天下人讀其白華玉芝集所推本六經刻畫史漢下及歐蘇諸大家以為當世文人江淮燕趙間稱說其治丹徒則為循吏提十萬兵搗百粵呼吸神鬼而猶以其餘佐胡中丞靖海夷則以為名將廉于官而豐於家也絫巨萬子孫食租衣帛銖銖而積之則以為有陶朱計然之術所師業師來公公車師錢公李公及故交吳公與里中嵇生李生錢塘之青門山人吳之寒泉子諸故人雅流不可枚舉近者于身遠者其子孫為買田宅丘壟破千金無倦色則以為誼古其至者南豁公之去幾百年矣饗祀識

文娱二集　八　傳　十四　戊

貧春秋霜露之感語及未嘗不泣下而宗之人千指爲之輸租賦緩急生死兄若弟白首無間言曩所云始祖千三公者爲捐千金建祠以終南谿公之志又不知爲仁人孝子逆婆娑名園嘯詠物外則又庶幾乎古之達生者也蓋先生所得天全其博大磊落之氣不爲小材纖智而實未竟其用隨所感觸直遂其被無間互隱伏故激而爲文如怒濤洪流不可止其當官居家奮先教子孫皆此類居嘗觀先生所裂眥睜睛揺唇抵掌若雷霆擊而風雨至其過也則已矣

世人不知疑于魁岸踞傲又甚者以爲其中押闔不測而不知先生所磅礴浩衍與天爲徒者也真所謂特稟異氣者哉

黃汝亨曰先生蚤晚年號拜翁敬事醒神子不知何許人世皆傳爲威寧伯服神仙藥不死者往者又誕爲耻公而醒神子衣冠瓊瑁皆奇中深深如也所挾養生静秘之術先生皆一切不問第日與醒神子而已歸之日值甫聯猶不忘憂國瞿然于嘉靖庚戌之難唐司諫順之所柄千三公者仕元多建樹大節乘宮而隱以遷于華谿蓋水木所源本爲茅氏古公遠矣先生之諸孫元禎而下翩翩多才者不具論云

余曩讀先生史漢鈔及唐宋八大家私謂鈞嘗點次得古人之深而其比切事勢動中機宜覺古人文章中經濟鑿鑿可用最後讀先生古文詠宏深奔放指陳切摯中多濟時之言惜未一考其行事以讓其爲人嘗嘆古今書疏奏劄之善無如蘇長公而當時格于黨論未嘗一用其策遂僅以其文字傳而後世亦遂以文士目長公及讀先生傳其

時雖阻于忌嫉者之私而平生之功昭于日月先生信不徒以文章顯矣此傳撰次先生生平氣畧冠世而風神跌宕直逼馬班貞甫先生爲先生門下士作此報之猶于李漢之報昌黎也

力伯周公傳　萬時華

公名著南昌人萬曆丙戌進士初授浙江湖州府推官用法不阿所至太守藩臬皆以治稱萬曆庚申任四川布政使明年天啓辛酉會藺酋奢崇明借子寅應調援遼待命重慶九月乙卯困閱師刺殺巡撫都御史徐公可求一時監司郡守介胄諸曹皆遇害遂陷重慶時嚴郡初下賊勢猖獗列郡洶洶郫閬成都大震公念巡撫已陷賊脫賊乘勝鼓行而西何以爲成都戰守備遂偕左布政使朱公燮元撤威茂

松潘諸土漢兵疾入守復會計糧餉飭器甲灰砲木石諸具又束薪積水置城上事甫集賊果長驅瀘敘諸郡邑瓦解公急牽諸藩臬各畫地守公自署西城西城地多樹木路岐池淺又城卑信地紆迴十數里稱從賊難守故公獨任之十月甲申賊至營錦江東明日擁衆即犯西城牛馬旌旗蔽山野公令土司坤汝常乘賊率指揮常恭等內發火砲助之賊稍卻是日斬僞先鋒一人陣斬數十人又明日丙戌賊數千人障革裹竹牌進矢石不能傷公命架七星砲火箭火磚衝擊之賊復稍卻殺數百人至暮賊鉤梯數千攀城鼓譟欲上勢危急公徧誡士卒但放砲礧石亡譁遲明賊屍陵城下是時賊已屢失利然稔知西城地勢易拔終日夜攻西城不去會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筏筧束莛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革形類行屋以避銳石賊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自蔽矢石不得發公私念竹木青潤兜鞬甎土遇火立焦灼乃夜縋士持弩塗膏殺守者縱火火大舉土山隤賊于是復置雲樓高與城等樓近則勢在賊衆益急公復出兵亟

擾賊別遣卒持火具衝入縱火具戰樓復壞賊急益夜縱炬千餘集火門公復取水如瀑布下澆之賊乃引退終不能下西城比歲且盡城圍八十有餘日矣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發諸人冢墓（四平以此激督）（士卒賊魔改矣）城上望見皆泣公乃引劍誓衆吾與諸君業死守至今日前勞可惜願益固志亡懈會有俘民自賊中來者亦言賊旦夕欲東須早船一決勝負耳正月甲子忽林中大譟而至視之有物如舟高城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簟茀左右上設屋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

上載兩旗曰開基定冉曰安順劉逆中數千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城中老幼皆哭公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礟石不可礟石者巨木爲杆柱置軸柱間挽索運杆下鈎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舟遂不得進然仰高臨下甚困公復引敢死士發故藏中得大銃擊之夜縋士城下焚船樓石轂皆碎裂士殊死戰明日乙丑賊皆雷哭遁去成都復全是役也自十月甲申距壬戌春王正月乙丑訖百有二日公在西城飲食洗沐皆

廢所謂募兵卒僅六萬人用餉僅三萬七千有奇前後俘斬七千餘人　朝議以朱公繼巡撫四川公代朱公即爲左布政使旋入　覲公以城守勞瘁旋疾作卒于家巳巳朝錄西城功贈公大理寺卿萬子曰當重慶難作蓋西南之事岌岌矣微周公蜀安有今日哉往讀史至常山睢陽事若顏張諸公今懍懍猶有生氣周公百日圍城之內保成都以報　天子精氣消亡亦不旋踵而殁等死耳夫成敗之際亦有異諸否耶國家自東若奴中原之釁悉蘇徵調奢始禍

賴周公力遏方張之焰保有巴蜀蓋嗣是孔賊據烏附奴秦晉諸叛卒烏合岦從今中原之魚爛猶未有巳也嗟乎天下士大夫方務討賊立功如公功高而賞薄是可不爲之三歎哉

睢陽死守而殞生靈之不幸非張許之不幸也張許之奇功苦節業已烈烈千古成都死守而不殞宗社生靈之幸非周公之幸也周公之奇功苦節僅徼如許之報何以獎異全城激勸方面哉然而載之史冊自足不朽又不至如張許遺恨生前則公之所幸多矣

周蓼洲先生傳　胡敬辰

宿林者弋先生之逮是也。先生可無逮者也。無其端而有其節義文章者死先生之見殺是也。先生可無見殺者也。宿林者弋、吾是以知恥不與度逆者、心之欲埋骨於首陽也、無其端而有其節義文章者死、吾是以知天所以表清忠者、民之所同得於懿好也、即是則先生之所遭、庶乎可以意曉矣、余景慕先生爲古今間出之人、忠節邁倫、每望碧空禮拜之、然求業因所從來而不可得、或曰、以送周綿貞之序、而後以

繼周者伉焉而死、或曰、道之不容也、又百叩吏急於背逆、遂介縱於織璫而逮焉以死、余曰、是固然、以理籌之、先生之禍、固與璫相始終者也、世未有黨錮之獄、烈於清流之投、而志士仁人、能以林下而兒其菹醢焉者也、若夫文義泣乎鬼神、艱貞慘於絕命者、皆千古之生氣也、故逆媚者、能於爭局之外、死千古不死之人。而終不能於千古之中。死川岳不凋之氣。然則先生之死也、以關　祖宗養士之報、則無不可也、夫捐七尺以係九鼎、則畚乎百世之上者、死頭不偉哉、先生諱順昌、字景文、蓼洲其別號也、癸丑舉進士、李福州、平反卽倫木幾有高宋不乾之變、切撫司大吏因署後用火箭殺民、閩會大亂、先生議監鼓聲罪、不當諸稅廟請命、旋挾大吏出而帖其民之胸沸者。宋以此欲甘心先生、賴　天子神聖知宋無將撤之還。竟不從他省抗闕側逮先生。蓋異數也。遂得以起等微、三山清風袖、以蘇澄天鏡矣、公于告、歸陸自中州歸廟堂之事、已大異、逆璫焰甚、切齒楊大洪二十四罪疏、苦於無題、討族外廷、攻外廷、而內廷辣其殺

手、不意外廷墮其術、卽用內廷攻外廷之異已者、而外廷盛於玄黃、楊左諸君子、與吳撫周縣貞、併褫削矣、例行者必以言、君子贈之、周以林楊丞事、織監方胱胱覘、無敢定草、先生毅然爲之、不少顧、中有繼公撫吳者、終不能以趨炎附擅、必挺持乎震風凌雨、蓋人閱之無不嚙指、而退爲之髮立者、而代先生者則御之次骨矣、會同文獄起、緹騎雷馳、先生聞之、有幽憂不樂之意、六君子中如魏廓園先生者、介壇峻節、特相引重、過吳門、嵎嗟莫攖、道路以目、先生獨從檻

市上招飲之雄譚遠嘯意氣淋漓四顧如林之尉若
無一人然者酒後耳熱輒痛哭天下忠義之士竟以
女許字其孫古來之義直者多矣有能及先生者乎
甫時闔立嗣於倪倪思所以謝洗兒者從遺騎中偵
得此以爲傀一忠臣之性命是復居一奇貨也以此
文致其罪而舉耕夢語以妄實之其所謂鑠壓潞舟
等語盡屬狂囈而不知先生之歸不繇乎水道也呼
伯夷而曰爾跖其誰欺乎然而逆閹以此竟削奪先
生矣居無何李實撓織之疏飛章告密先生終不免

於逮丙寅三月十五日逮者復至吳陳令持牒詣之
先生慨然曰吾辦此久矣倘因得上書使奸逆知世
間忠義男子不可盡殺則一死尚有瘳乎陳請料理
先生顧左右曰一僧求菴額此當了却因命筆書小
雲棲三字擲筆笑曰此外無一事矣走宿縣署士民
數千人從之號慟震天天亦風慘而雨流官旂大索
賂不遂至十八日午始開讀先生出縣署就逮百姓
夾道焚香大呼忠義之聲如崩城裂岱既而入憲署
群衣怒視持諸非刑之械而環遶臚亭將恐嚇而以

人爲砥者官旂也一立左一立右惴惴乎懼旂之將
詈已而告之於闔且視諸生之來似發其交通狀而
不寒而慄者撫若按也議侃而氣壯哀流以求當事
之抗疏如呆之布者諸生也或嘆夢夢或淚泔泔或
徵色而發聲或嚼齒以揝君者吳民也氷心道履儼
然天威之咫尺而因服束身以歸罪於鋃鐺者先生
也矜生代爲請命撫者嚴謝其疏旂尉舉械加人兆
姓一呼攘臂有士五人焉仗義揮拳升堂入室詰問
旨從何出而乃知果自逆矯也堦下人皆携雨具

竟萬屐齊發撫尉於此時亦心悔奸媢絕無可用而
仁之不可爲衆矣然尉中有墮梁而死者異哉得未
曾有乎幸先生以赤族之禍泣懇於諸義民而民始
稍定向使三吳之義激也使復有一縣貞閑公以先
生之清介得衆欽　命就逮而泣以諭解吳民者昌
言而百口保之徐陳緹騎之所以索賄激變者而且
以爲慰成城之衆不若慰其心散揭竿之黨不若反
其汙棄人望以速忠烈之命不若祇一而以徐俟其
衆之所定勦賢良以立威名不若收拾人心以弭其

變之所終。民無主名。竊先生以歿後　命。則其勢可
得、逆璫未必不氣沮、五人未必不義生、先生未必不（亦未必）
釋之檻車、而吳沼之禍、不若是毒也、奈何令媾子得
志於牙節、而背使忠義如先生者不畢其命哉、繇此
言之、雖謂以媾人者殺人可也、先生曰請檄護行、闢
道就司寇獄、當事者慮行時復變、遂以二十五日子
夜出胥門去、民無知者、弟日北望祝先生祈不死、迨
次月二十五日、下先生北獄、懸坐二千金、再坐千金、
訊備五毒、有諸囚所不能承者、金與木帯并於叢血

之間、而絕命不回、夜半以囊沙立死矣、時六月十七
日也、開死之法、非挺非刃、非繯非鴆、有慘不可言者。
獄事秘、莫得而詰云、方先生初逮時、地以震變告、此
於獄、天以王恭廠火雷之變告。屢訊榜掠、天又以雨
雹之變告。王大司馬以議獄緩死言。將斃之日、天又
以朝天宮火災告。此天所謂深詔之言也。天與天下
之人未嘗不欲延忠臣之視息。以爲國家之元氣也。
而執意貫京、煬灶、數賁爲之、先生之熱血、能不輕灑
於犴狴、而碧化其肉魂哉。出屍後戶、所餘者髮鬚、尚

凛英氣、此數天人上所以淚盡而繼之以血也、幸今
聖明表忠、優䘏備貴、先生以五品超贈太常卿、予
謚、建祠、蔭其子、譁謂忠之食報不遲哉、公孝友讀書。
雅尚風節、從入籍後、諸餽遺絕無所取、天曹歸里、亦
然然或囊有一錢、急窮交緩急無所靳、輸䘏之日、闔
士民與吳之士民、好義者共捐助之。嗟夫、先生何以
一身而如此繫事、應於天人也哉、聖之清之任之忠
之毅、蓋兼有之矣、謂之殊絕百代、豈其然乎、聞而興
起者、久矣、至今年乃克傳之、蓋天際想之云爾、

丙寅春杪、余過吳門、市無一人、城門晝合、大異之、
意覓楊維斗室、如無人、又大異之、移舟虎丘、晤陳
古白、乃知蓼洲先生就道、維斗率諸士民送之、又
述五人擁衆譁擊之狀、驚嘆欲絕、後二年、復入吳
日與維斗俱備聞先生[illegible]清節、而文姚兩先生
尤述之詳、景仰無[illegible]先生爲先
生贈己志[illegible]志與所聞符合尤慰
我思

劉侍御玄如傳

黃道周

史周日嗚呼士貴器識難言哉平居抗項刺割必方值人桀驁必靡然隨之天啓乙丙之際諸賢蒸莧泉濡帥自救也猶云勢漸使然及大憝既平虎汁爆盡稍識行墨者咸厲齒以糾蕃徒曾未移時是非又變剛正以爲盩戾負塗以爲弘忍豈讀書多通稱其舊說抑有所徼幸吹和而然可怪也乙丑春予在長安與劉玄如御史隔一邸舍予既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鏑戸雖咫尺不往來既踰月御史以甘肅差

去予用侍養歸未移時而既發所不見㐫者劍首之矮也又一年而御史罷里居鈌詢問者亦二三載心念史魚伯玉之行在世多有陳荀婞阿常爲利齒兒藉口鄉不遇　聖明徒使後世欷歔而續漢事耳今幸日月炤于窮窒紅案爛然如斗参首相耀餘光無所亂其宵夜而當時勵行殺㐫之士世猶未能盡知者因爲劉御史著其行事云

劉御史其忠字長庚[illegible]玄如先生其先以孝友著姓居長泰之西湖[illegible]公爲諸生有隱德生御史九歲輒窮經爲文章成立厭然父于是謝去祭酒謂是兒勝我年十二爲邑試冠軍竟以年少抑去二十六始爲諸生丙辰成進士授湖州李抑豪戶卹窮民革羨餘及諸常例錢士庶翕然稱神君也癸亥夏月授湖廣道御史每一疏出輦下勛戚所論與餉及邊圉事宜爲詳核于時魏璫已漸憲與大事矣楊漣左光斗尚總西臺恒相傾處叵測談者猶謂是璫畝名以名奉之如兒嗜果可疾也顧飽益驕崑山大名爲鳴騶遄進耳楊漣一日草二十四大罪欲數璫于廷

予告所知云此事懸綸扉廷柱卽盡拆無所益于漸馬既而大洪疏果上十日不下劉御史疏云人君者天地臣民之主也舉動話言史必書之以爲天下之安危繫焉邇來舉朝所爭唯中旨一事蓋深慮權奸飾恩掩罪假竊輕重其間故見形察影防其隱微也自楊漣孤忠獨奮指列魏璫二十四大罪以來廷臣傾聽咸謂天威震怒不俟覽畢而旬日報旨未聞刑人覩無慼色又見輔臣進揣姚曲以悟宸聰外示優容中實靳惜國人私計還望調劑此何事也而可以

調劑貴宰相乎至于聖諭反覆開譬諄諄百言無非
爲忠賢回護明知其罪狀已播衆口而歷敘其平日
之勤勞似忠賢不能自白明吉反代之白者夫人主
生長深宮朝夕使令唯是一二中涓忠賢久侍潛邸
豈謂無勞然而蟒玉錦衣酬之不爲不厚矣忠賢乃
敢憑藉寵靈竊弄威福張如天之焰肆煬竈之奸使
中外聞者無不知　天子左右有忠賢一人正恐其
欲飽而驕威過而毒勢窮慮極欲終爲善不負　皇
上不可得也從來宦寺欺蔽人主以其容適意吉易

竊事昏主則導以聲色狗馬使萬幾日廢而後爲所
欲爲事明主必稱意綜覈事事見效而後熟算機關
竊弄威柄及其太阿在手九闕之上有見不盡見聞
不盡聞者矣今忠賢罪狀已昭大小臣工交章已滿
皇上自爲國家計宜即付忠賢法司明正典刑以慰
列祖之靈以謝天下即稍爲忠賢計宜召輔臣面諭
處分先布其罪惡正告中外而後閔其微勞存帷蓋
之恩是亦忠賢之幸不然臣不能不爲　朝廷危之
疏上瑺恚甚思所以中御史者會御史出甘肅地寒

遠胡氛殊惡瑺亦以是爲投荒者計稍寬至明年始
以門戶削奪方御史上疏時文軒公心動貽書爲戒
御史報書云風波繇命誼不可逃惟勳推廉臣子自
勉御史亦用是不罹于僇居一年而　聖人出虎兕
騈命御史用原官起既丁父艱哀毀過至又三年沒
享年五十有一子濟漂皆以文行自致能世其業
讚曰熙朝之慝三發閹寺以宗社靈雖熾亦替魏瑺
始煽尚於直璫九錫將加震出乃殄諸賢伐鼓則邁
隙竇雖蹈水火亦免有救吾鄉之哲有周仲先長瑺

獄獄幾與禍騈近關之出自投遠塞及覩日月用慰
親在谷木冰淵覦彼宛鳩長松蚤凋亦垂千秋
當時能爲此危言而免于慘禍者到侍御一人耳
不可不表而出之

周來玉先生傳

胡敬辰

自天啓甲子後逆璫子大作威福為海内忠害鈎連禍起遣票殺士殘賊酷虐碧血彌天而獄吏之道貴於告密忠良之命輕若秋毛矣來玉先生獨以徙薪之謀行其破柱之氣而蕩此千諸張以昌言天昭霜烈海内聞而壯之迨其後極言待死殞身請室有不能書其條者海内聞而哀之及于義士為之抗疏國典從而加渥幽忠獄節有煒青編海内聞而慕之斯三者皆朽齒枯骨所不能得之於海内而海内之

壯之哀之慕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直道之猶在斯民也如此夫古今誰不死者而若先生之死夫可以光於古今矣曾憶在武林一晤先生面有蘭雪之光而舌飄孤鶱之韻方且明霞尊覩願作執鞭不虞先生之不見容於逆璫而死於非法也為之悲泣者久之因有感而託之書且以明私淑焉先生吳江人姓周氏號來玉字則季侯宗建其諱也曾祖恭靖公用諫顯 康陵時疏巷佾淫罪無迎法王以名德致位冢宰為世所稱仰云先生[illegible]發聿追貽厥者也丱角每抵掌楊忠愍直節輒有意乎其人丙午於鄉癸丑於南宮所稱超妙入神大雅絕世以文最初尹武康擢乎德清繁轉會城之仁和三為令尹以治最以上考徵拜御史侃侃大糾而角觸之抗身關策以危言最論其危言者天啓改元之二載孤獨特立逆寺姆竊阿開山狼狽倚怡堂蘊火有識者雖察其影而憂之莫肯一言會五月雨雹告災先生是以有目擊時事之非之疏曰雹為陰氣所聚内臚大小中外四端於大臣則曰笑啼不敢之狀可翻留以謝衆此氣一折

萬事俱靡蓋陰象之在綸閣者法宜扶之以名節於小臣則曰忠告宜寬不宜以震蠢為左右之機鋒聲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可為太息）言路者法宜開最重在内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而直糾千人所指之魏進忠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將使内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而内廷之借端與（可為痛哭）外廷之投合互相需同其隱禍豈不堪憂此陰象之在中禁與士紳者法宜振之以嚴明疏奏 上天鑒其寫心 天子開而動色而逆璫闖御之切齒至絜

經筵欲剸刃於先生之腹矣殺身之禍葢始於此
會九月客氏先是出宫矣仍　詔入先生是以有
朝廷之信義難輕　宫禁之聚動難褻乞割小恩以
慎大防之疏謂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今天倪初諸前
是將朋此依倚凶寶豈四郊多難之日所當親婦言
如訓豈聽受經史之時所當近王聖宋娥陸令萱往
轍若斯千古痛息誠惕然省思則客氏之取弊固寵
者將厭棄之不暇何乃日親哉乞仍賜出外清宫司
直諫言人所不敢言矣既而瑺羽翼已成鉗網日布

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轑天下莫不股栗先生是以
有巨瑺巧借兇鋒芟除善類直請鋤斥以絕禍本之
疏其略指衣冠之禍將成狐鼠之奸難破令權瑺之
毅復下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又借中涓而重
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將魏進忠立賜鋤斥拏問詰責
罰有差初擬廷杖葢賴救者以免也俄傳內監劉朝
將出邊先生憤然念典兵之非　祖制也觀軍之有
毀擊也此國家大憂人臣所宜舍生以爭者是以有
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直陳利害以遏

奸萌之疏痛列三不可九害因言自託方界因而市
寵漸乃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邊
場以腐豎而品隲文武邊疆緣此而生事政從此而
壞惜此疏事格不行及其巡光祿也外戚之濫孔妄
沒者幾五十餘萬實中貴王體乾鼠托之先生不畏
其陰賊爲罔節用是以有議革十弊之疏而群小無
不次骨矣癸亥直指三楚旋請禮星歸江令阿瑺受
逆旨授筆刀誣劾之以復私怨褫先生冠裳逆怒不
止矯　命逮之收下北獄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懸

坐贓萬三千五百金窮究考掠備其慘毒使膚無可
受刑處群臣皆知其冤然不敢爭任逆瑺養子輩所
爲夜半片紙出報先生絕命矣訃之日雷火怒于王
恭廠冰雹怒於都城及其死也朝天宫災於火天尚
不能感動逆瑺而先生竟不免也豈不痛哉今　聖
天子御位震悼憫卹贈卿予蔭賜鏹賜全葬僉議
予諡葢從公子廷祚之請而俞公議以表之者也先
生孝友爲政卓乎以古人自居其憂天致身之精忠
砥節首公不肯趨舉朝婦人之步而誠泣鬼神不得

苟延令詠章奎令凜然生氣洵可謂百代殊絕矣其
爲令之材茂行與威德並行上疏捄理學忠諫諸臣
衮在陳明卿張天如兩太史誌傳中可不致詳於是
而惻然不勝其痛哭也故嘗竊論之從古內之亂外
變禦人之疾莊士未有能當其鋒者蠹賊內虎旁勢
則宜耳而況復有士類以爲之助乎先生理貫其肝
忠塡其髓以首出而重羣小之側目業已莫捄而二
三父魏母客之輩爲之揚薪而佐鬪先生之慘死宜
其及也彼婪令射沙終以逆辟借題伙殺者先生正

色不受其言痛駁之後以通奴論死夫國法中若有
報之者矣獨怪有同門友者以議獄不合每思以石
下之其人即曹疏所誣先生對頭欲盡之一網　三
朝要典所贊狂瀾之時挺不移之節者是也以作緣
致位通顯至公道清明猶以薦先生同邑逆羽致舉
朝清議莫不爲國唾之獲罪以配此非先生之冥殛
其傀乎不知他日有何面目相逢地下也善惡之應
豈不各如其事哉遺愛在浙楚忠誠在國清平在千
古義烈在史冊正直之氣在天地之間先生固有不

隨死而雲散者矣是固國家忠節之寶臣也不可以
不傳也於是乎傳之

有此數語莫殺身成仁矣○事漢宮者長烈猶破
及士大夫耳至唐而與兵爭之惡有不忍言者
故歐陽子謂深于女禍良然先生鑒觀前代其爲
我
宗社計者至深遠矣同當藏之金匱揭之
翻庚

高忠節公傳

韓四維

忠節高公名邦佐字以道別號裒白其先爲齊高氏若太史世家之書未嘗不重其本枝也傳至唐崇文公官平陽爲南平郡王家平陽入國初始祖直移襄陵又爲襄陵人越四世生俊俊生璉璉生鏜鏜生漆漆生忠節公考其流代餙辭布義豈日葉龍叢陋哉茲不俱論論其近且大者公凝慧名俊自其髫幼十七補縣博士論秀而升嘗受知于吳鹺臺建河東書院以與多士敬業樂羣公則卿子冠軍夫三晉之士著于春秋尚其好修長短縱橫無濟于用公學古以通之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無已其游夏之徒歟昔子貢從遊于夫子一出而伯越亡吳亂齊存魯功在人國若是乎窮經以致用也不然干將雖利不如補錐之用矣公之趣期若此所謂洛陽少年長沙孤憤不足云矣甲午登賢書乙未成進士入國學行釋菜禮曰古者三十而仕四十而祿今咄咄逼人矣讀蓼莪知孝靡鹽作忠非吾事哉于是官人之部廉公鉅才授山東壽光令壽[illegible]巖邑古稱

懷埠之習號爲難治公履任三月易於亨鮮凡財穀紛拏以及米鹽瑣細率皆遵道合度郡君長者詎能多讓終歲獻賢能之書畀以補闕拾遺之職爲天子諍臣誠宜庚子僅授吉部主事丙午出守永平汲長孺雖薄淮南然盧龍爲神京左脅公真以臥治耶時稅璫爲民蠹痛公用爪苦手毒之法是以潞灤河築長隄得所欲爲洛陽南陽俱可問也又料知山海雄關多設魚服健兒及鹽鄉武士脈沽春沉究圜土代肺石與言而生還之爲朝廷將將也庚戌轉天津副使劍履南下矣夫陳海上之師則水不揚波膏綠林之盜則野無伏莽禦小敵如大敵披髮者無令見端也假使節鉞邊疆求文武吉甫其人舍公誰歸公深自斂晦癸丑轉陝西大參督兵神木神木爲榆林要害比沙夷恍席虜師公以定勝嘗捕套虜數十級使自相嚴戒爲李牧雁門之守故事軍馬儲芟虛紙悉充公費公曰此非輦金幕府耶非貸帥先聲耶郡無納綻登正餉餘閏以壺士甲寅丁嫡母邢太[illegible]戚三年以蓼莪之餘仍深

宪黠畧兵書以需大用服闋以原秩備兵薊門旋因
調兵忤當事者意旨遂奉錫太淑人拂衣歸田關撫
何逢左孔亟烽火通甘泉長子費師楷車載道江都
陳公九室以郡丞運餉死遼瀋公於邑廢食曰陳公
忠烈士也伏波之馬革此其時矣會
上求人之亟東寧備兵難其人僉以公應公哭太淑
人膝下不忍違太淑人太淑人趣公行曰兒何家乎
（賢哉母）
兒事主兒事主事兒亟趣當爲兒成無爲兒累公乃
隱忍出閭里執殳前驅受廣寧事明歲正月二十日

奴統鐵騎渡三岔河投鞭斷流聲震天地廣城望[illegible]
旋然而當日任事諸臣上自經撫下逮營弁約其大
凡肖稱桓桓使背背城借一三戶亡敵未可知也乃
（[illegible]共不進坐觀不援千古貴亡一轍奈何其不痛恨哉）
自羅將軍而外誰爲髫溯入蔡者乎此睢陽之恨所
繇來也公知事不可爲遂秉燭焚香拜天地拜（誰實遣之）
君土拜老母曰如是止矣身騎箕尾氣作山河寧無
情哉爰命家僮致書太淑人曰兒今地下矣兒爲厲
鬼矣兒之髮膚母不見兒之痛哭母不聞兒傷哉兒（更奇）
傷哉二僕感公之忠孝亦慟哭爭死小人皆義士也

公生於嘉靖丙寅六月十二日死節于壬戌正月廿
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初贈光祿卿繼贈大理卿建祠
通都大邑抱蜀祀廩且以永世矣公元配郭氏繼秦
氏次方氏黃氏皆名門淑閫足以相公于六人蔭以
錫恩授錦衣千戶雁行居次長曰曜次曦次昕次暐
俱諸生次曉女二長呆次呆婚嫁皆仕族有銘狀及
他傳可徵茲故略焉
史氏曰河西不守千夫走關愚者無知與尸如山公
日予來稱斯劍璞如麻赤子泣言潸潸幾年戎馬今

貝草管金剛之性我顏則班生死流浪正我巾綸
逆事之失當事者以憤而婞猶尊公于恤而死之
嗚呼公既不與當事同志死何辭哉公與余里居
對戶言規行矩少時從先子同社時竊之而金吾
嗣君又同婣盟知公事最稔悉公行最真惜不盡
其用而中痾也此傳簡切高恰得左史之法而神
明之亦足以慰公于地下矣

陶庵先生傳　　高攀龍

陶庵先生者歸子季思也蘇之崑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僕震川先生諱有光歸子兒時即有至趣嘗挂酒衣帶間見一卉一石佳者輒引酒自賞其餘童孺所弄一切睨視無所屑及長若心爲文詞有境必詣其奧有致必極其微醲味沉情而出之以輕舉遠度飄飄乎如夜濯于醴泉甘露而蕩以清風被以鮮霞者辛卯舉南畿乙未從京邸交于嘉善吳子志遠過錫山交于高子攀龍三人相得歡甚時高子

築室于蠡湖之上曰水居吳子築室于祥蕩之上曰荻秋歸子既三對公車不第又兩喪婦得羸疾築室于崑之西村曰陶庵三子者遞相過從几席湖山衣被風月飲食圖史見者以三人相對一室終日默然自怡而不知其所事也然歸子病相尋不已遂屏跡陶庵陶庵者縛茅爲屋插槿爲墻屋後樹梅庭藝菊杞室中琴一張書數百卷一鑪一藥囊一瓶粟他無長物歸子鼓琴讀書晏坐默識窮天地之無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時復行吟溪畔覽物

從容作小詩自娛客至煮蔬沽酤而已其陶庵儀載集中歸子自居陶庵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餽不爲宗黨爭訟伸白不爲子姪應試干請雖甚貧養其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于人倫事未嘗偷惰少孤事諸兄友愛特至平居無疾言遽色農夫牧豎相與依依如儕伍周念童僕如子弟其病愈久其學愈進讀劄記足見其行已之槩矣客有至陶庵者登其堂未見其人不知塵念之從何去也見其人未聞其語不知和氣之從何來也飲食

焉笑語焉退而慨然以歎油然以思人人覺其形穢不知心腹腎腸之胥易矣此所以爲陶庵也或問高子曰歸子何以願學陶也高子曰嗟乎使歸子而得志所謂斷斷休休者其人與而以病廢所自饜足者東籬南山之味而已此誠天下高士也而使歸子以高士名則世不幸也崑山令王公時熙嘗造歸子屏騶從載酒殽而往歸子欣然納之清言彌日時以爲白衣之致及卒學者稱爲陶庵先生而以傳屬高子高子謂吳子曰惟子則能傳歸子矣吳子曰子第傳

之凡人之美人懼溢。歸子不懼溢。天下之美備是矣。
高子曰、予懼予之得其郛郭而遺其神理也。吳子曰、
不然、歸如氷壺內外瑩徹、其郛郭者其神理也、高子
曰、善夫、吳子之傳歸子也、歸子有一子名奉世、歸子
遺言敕奉世曰、人能親近賢者、雖有下才不至墮落
吾無以貽汝、貽以此言、

予讀季思將葬何其簡切高秀栗然不苟及讀其
陶菴儀乃知胸次虛徐不染塵俗一點此有德之
言也宜貴不貴宜壽不壽吾于文何卜焉

王節婦傳　　婁堅

王節婦者、姓陸氏、崑山人也、而嫁爲嘉定王夢鶚婦、
其父若少嘗受經、以故里中及鄰境多延爲童子師、
數往來嘉定、識夢鶚、知其未有子也、因以女歸之、嫁
三年許、生一男、未及期而寡、幾欲以身殉、既而抱嬰
兒哭告翁媪、新婦命薄、誠無以生爲、顧吾夫之所以
瞑目地下、而二老人之可幸不斬其嗣者、獨有此兒
也。吾何敢死。吾何敢死。且仰事俯育。相與拮据。不循
足。賴乎居久之、而島夷流劫闔城、人不自保、以一窮

嫠扶老攜幼、以謀其生、寧有異乎比寇退、而翁媪旋
相繼病歿、窘益甚、晝織夜績、殆於不支、顧仰遺秉滯
穗以給饘粥、亦足悲矣、而子玉自幼及壯強、亦能痛
念母慈黽勉、有無閭巷咸目爲孝子、當歲戊子、旱魃
爲虐、儋石之儲、緡錢三千、節婦顧且殆矣、玉夜禱於
神、刲股作羹以進、一啜少蘇、遂以復起、噫乎、母以慈
育子、以孝報、人道信邇矣、即天道亦何嘗遠哉

論曰、予皆嘗書封節婦金氏傳後、自嘉靖初至萬曆
之季年、其從容就義而得旌者、宣氏孫氏及金而三

耳今王節婦家世微也而又良死其辛苦終始大義視感慨一朝者不更難乎昨歲予友張君之菼亦以奏上奉　俞旨表閭今年踰六十猶安享其子之養有居常以明智剛决見稱於舅姑葢家本舊族其兼有節孝固宜若王節婦特出於天性而所遭尤為不幸詩不云乎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斯節婦之謂矣

此等人寒令徵骨葬于余先生誰肯為之傳乎

節寡袁公傳

黃道周

史周氏曰嗚呼二正之際與阿柄者難言之矣方其時室有凝陰野有亢血鴟虜號于其外梟藩伺于其側堂奥之間疑懼不絕然值　天子英武練于情事象澤所參衆志如結二三賢士大夫黽勉數力柴叔興以質實勵勤於先于廷益以駿烈克華於後吳永清羅學古之徒咸將助焉屣也　康陵時人才方興庭徑各别許季升瞻遐矚幽清氣見於禁旅何世光調停折衝權用究於天宰王德華彭濟物昂低姝態

而裁酌當心諸常侍卽縱橫爪牙自豎要如嗜鶩學乳未有吞海之意諸君于上視王鉄下視鼉鼓乘熟而落之擬如也至於魏崔岸谷所漸潰嶽易勢北牙握甲之士雄於猰㺄天倫斯難以養外患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衛義者不能決頼　聖人特起而後天下晏然計其時卽有于廷益羅學古之才王德華彭濟物之健剛傑就厭則中門近關兩實其選矣然且諸公不能予觀古人尚哲簡憖因事畢脫如季札蘧瑗晏嬰樂毅之流皆值既難礙然有以

自立遠于東瀛懐鵠齎椒以死相免以爲春秋之義與易殊旨間有掛冠拂衣蓋亦疏逖無甚繫著意而已至乘朝車執宮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奇舍命豹褰之下即獨行安之如張然明皇甫義與其人矣張然明破諸羌靜幽并耻爲王曹所賣發憤中陳寶之冤卒不得爲三公皇甫義眞蕩黃巾破梁州賊徵赴城門類其子堅壽以免雖卒爲三公亦不得大竟其志嘗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眞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袁公可立字禮卿以英年成進士理蘇郡報最召入西臺抗疏歸二十六載始出仗鉞治登萊軍于時遼左新潰三韓餘衆大東焉依東人遇遼衆不相主客時時夜驚賴公撫綏無事也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賊糜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兗東之功于時毛文龍譁張于島上劉愛塔桐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內崔霍之交盤于中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艘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又猝有朝鮮廢立事公毅然請討旣而李倧卿

太妃命稱李琿通奴失國人心攸歸自贖也公因請正詞質責之以濟師助勦爲券與 廷議合是以東事一視公公去又十餘年而鮮爲奴陷凡公所發斬者卒覩旋轍爲重輕如此公在登可三載七疏歸歸而親炳益肆孫傾轎滯塞外久請 陛見中外洶洶以爲志在君側也而公方有綠野之樂居亡何以奴警起公爲少司馬公久在東疆于諸夷醜變態甚悉政府欲借公爲功公既至中朝覩諸動靜邑邑不樂也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以此失魏崔歡 天子猶念公海上勞予加銜致仕去益是時致仕者若鳳麟以爲奇表矣 熹廟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懸辟不受時論韙之凡公值事多長筭得大體洞于要會方爲蘇理時湖州董宗伯以厚貲爲亂民所窘閧甚兩臺檄公解之公至即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事遂定又値倭警吳中豪子弟王士驌喬一琦輩馳驟自命怨家詆爲不軌兩臺急訶之公獨謂是狂生無它卒讞不得實乃已衆咸謂公長者也及在登萊方元宵宴客有傳遼將李性

忠與張爾心謀叛者諸監司怖甚公徐命小隊呵毆遁沈帥問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今何狀沈帥百口保其無它公曰吾固知其無它但且令釋兵柄安坐耳于是公之整暇再見之矣又公爲蘇理時以汛期出海遊有李弁者邀公飲示三倭刀公諦視還之後半歲報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其器則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貢使至稱數月前有颶舟墜此岸出其人覩之則皆琉球也衆咸謂公神明及在登萊毛帥盛自詡滿浦呂城之捷用兵不滿千不遺一矢

伏砲機發使奴自踐籍人馬騰踏死者四五萬公心疑之移文東江審其顛末毛帥以是恨公公固謂海上去天遠臣子勿欺何厭詳者于是公之練達再見之矣又公爲蘇理時郡守石崑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牘盡雪其冤同列爲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臺故誣賢太守讞成對中丞誦之聲琅琅中丞愧甚屏（中丞亦賢矣否則奉公引免乎）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衆咸謂公强項也及在御史臺值它御史嗣　上怒將廷杖諸御史

諸政府乞伸救輔臣以　上意爲辭公于木坐抗聲曰特相公不肯耳輔臣怫然廉知爲公先是當震景德門公上疏陳闕政如郊祀朝講六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謫公再收再黜以底于例甚哉救之罔効也公既用久蹟復起當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謂老當愈辣方在司馬門時會奴酋死袁經畧遣僧弔賻公力詆其辱國一日諸權貴衹候　乾清門出聲無律公引咫尺之義折之雖無所匡挽而義形之意再見之矣凡公精神著於爲李御史時即不躋台輔其精

神亦有以自見又當　定陵鎮靜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間留賢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遠時以名敎相厲若不復知有延熹建寧之事者公以己丑理蘇郡乙未入西臺正當盛時中貴出掖門往往避驄公一日覩西城有内璫殺人者公輒按捶問抵罪或語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奮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既上稍厭諸激聒政府動以賣直沽名抑正論公乃抗疏曰近年以來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致干　聖怒廢斥者不止百十餘人槩目爲賣直沽名夫賣直

者退則不直者進沽名者斥則毀名者庸朝有不直毀名之臣則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誰復爲國家昌言者乎疏上奪俸一年嗚呼國是所歸迷遑如此矣公多才藝善持論急　主上之急積精自衛無門毒故在亂能免居危不廢丙丁之間天下賢達士夫無出其右者董先生曰公才兼數器心運四虛藉令一出再四不於毛帥魏璫之世得行其意展布四體韓范之業豈顧問哉又曰公護名節勝於功名善刀而藏見幾勇退爽然當年與公先後秉樞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公先鳳陽人始祖榮以開國功爲睢陽百戶因家焉五世生公生有異姿廣額豨眉七歲通毛詩禮記未三十聯第通百家書安夫人娠時數盥水見金鯉蕩漾盎中及長數有異兆自知其名位所屆壽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隕西南墜地有聲于樞博雅有膽識爲戶部郎別有傳

贊曰谿子貴洞于將利斷柔愉決機不以爲晏然明有卒義具不亂進不可撓還歸其貫廷益抱誠噬臍易及濟物微巧扶縋緩急剛柔之中則有袁公事不可謂睨柱未窮嗚呼才難睇彼東蒙

才節並見斯爲有立

孟黃腙音宥傳　　趙南星

黃腙鼠醜也而大色黃尾修喙銳性嗜雞夜則出食雞即雞多一一齧其頸啖其血盡僥河南有孟生者性亦嗜雞家貧不能常得雞則數評平民子有司曰是侮我皆啖之雞以免（術吾于業）即風馬牛不相及故挑釁得雞乃已故里中皆稱孟黃腙黃腙為諸生久所食人之雞無算其塒上無雞而雁而寒而距惟意所欲嚫乃以歲貢謁選為恒山趙州廣文里中乃稍稍有雞聲矣黃腙於諸生無貧富皆索束修其不與者則數使門子請之曰何少我不來一會面也賞勵之勤者（此亦常經）不得專業惰者不得安居勢不得不與錢（耳不足為異）黃腙嗇一裹病炙以與諸門子諸門子以為無所用賞之耳既食乃索肉價（亦甘）其市物常用惡錢不售則勞其人以是貰菜者皆遠遁其為廣文如此會高邑缺令上官乃（妙人）以黃腙攝之黃腙至自吏胥及皂隸廝養卒皆覬其遁掠治之人人皆與錢以免訟者無曲直皆罰金錢（此亦攝篆之常）項之無敢訟者則令群小察來言語相稽皆訐之至斃兒女或以婦人環瑱裙襦與之無不受者攝事凡數月所受取無算渐令將至則悉取邑中器物無精麁鉅細載以大車送之其齋中高邑人長幼聚觀有一人曰孟黃腙非文攝吾邑也是吾邑之女也此乃其嫁裝矣市人皆大笑無何而邑廣文缺上官又以（善事上官）黃腙來攝學事黃腙持錢十餘與諸門子曰吾無狀（可知）食爾勞且為吾市食門子視之皆惡錢愉其意乃遜為供食其索束修之術如趙州諸生貧者負者無得免會諸生謁御史大夫賈公有欲言黃腙者幾片言賈公厲聲曰諸生無妄言孟廣文好官也（賈御史乃喜此輩謂之假御史可也）諸生口呿而竟鬨愠且笑而出君子曰不暫不聾不能為公信哉孟黃腙之名滿下邑一旦縮邑符化而為狠民則何辜賈公近日士大夫之有名者也（其名亦假）以黃腙為好官蓋下有蔽之者以此知吏治矣

貪吏不足殃上官而庇其貪吏殃乃甚矣讀此能無慄然

孝子黃道祿傳

曹學佺

予里有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剖其肝愈母疾先大夫爲一表章之然稍受抑諸當事者予歸而處之舍傍日給私廩一升而已其于宣揚風化之道固鬱而未暢也無何天祿亦隨其母逝矣項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尚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獎飭甚具民間有幽隱罔不報聞于是三老率

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閭井閭剖編籍之羨金以饋之于是見聞者人人慨息謂孝哉黃氏子且感歎中丞公之有造我閩厚也僉以予處隣黨宜有言且以言贈之者不尤侈于以居居之以食食之者乎予嘗誦法孔子之言行在孝經經以立身揚名事父事君爲孝之至其于毀體殘膚與傷生而滅性兩者皆譏焉故人子而割肝亦毀傷之類也若爲吾夫子所不取然事有常變行有經權恒根于心之不容已者則謂之孝彼黃口者流既未知學問所謂立身揚名者謂何祇見其父母之疾阽危吾惟有肝可剖則剖之耳又見其母之食肝而愈則思所以愈其父者亦若其母耳若用一思維着一擬議則安忍剚刃于胸之下腹之上而求所謂肝也者倘不然仗力于鬼神固幽遠而難測又不然僥倖于性命雖可一而不可再也是故謂黃氏子之孝純乎天也可履變而若常也可謂其要鬼神于前而餌榮名于後也則不可

宣揚風化不嫌加厲況割肝何事九死一生以全

其孝而忍爲之抑乎今之有司動言輕生非謂必其重生而輕父母之生者矣

新安汪烈婦傳

曹學佺

予閩程少府邸中有汪烈婦以殉夫死一時子衿人士聞而諱之具其事于當道咸旌異之郡縉紳自棐相國而下皆有傳記歌詠予獨後焉烈婦之槪以孟冬六日發其翁少府必欲予一言屬予相知中爲之諦按狀烈婦汪氏歙之潛口里人年十七適夫程君燿如即少府之次子也烈婦與其夫子素相敬如賓姑方氏病烈婦侍湯餌衣不解帶者旬夕姑病瘳乃已歲丁巳從其夫之閩邸一日欲就試新安別去烈

婦深知夫子患痞疾日茹素爲祝夫子至家痞益甚弗克竣試事就醫京口汪氏聞信朝夕籲天願以身代無何凶問來閩汪氏一聞慟絕姑方氏力救稍甦絕食凡七日方氏慰諭再四重違姑念勉強進一七而不食如故方氏監視其坐卧又數日俟姑起梳沐遂取帶繫頸死爲今年三月之二日曹子曰節烈婦以死爲正然有不可死者二夫有子則當撫其子以有成夫之父母無子則當侍其夫之父母以終身此皆代夫子事也何可死也欲死而不可死靦然食息于人世故稱未亡人焉苟無此二者則可以死矣汪氏之夫無子也而其夫之父母又有子也汪氏得從其夫於地下詎不以早一日爲幸耶然新安汪程巨族也而其夫婦又皆美少膏粱而習見紛華靡麗者也汪氏獨存轟壯激烈之氣視死如飴斯亦不繇保傅出于見聞之外者矣是故烈婦之死正也而其在芳齡閨閫之中能就義以捐生則又爲得正之難者也予故表而出之

予鄉婦之以烈著者不可勝計蓋習俗以爲固然

亦不之矜異矣予甚哀之已傳檄通郡輯其全爲新安貞婦紀亦可少助風化云

五大夫傳　　劉鍾

昔者始皇東遊至于泰山于時天帝方醉泰政驚焉帝怒命封姨下按其辟乃飛一檄以謂雨師曰竊聞嬴氏不道誅殺天下豪傑吾與若疾擊之勿失雨乃長子爲將豐隆爲副都尉各頓兵而會于嶧山之北均立赤幟爲齊楚燕晉之士復仇始皇大恐走而匿于洪澳氏洪澳氏曰余世以節斷不爲亡命者納焉避諸則復逃而奔告于荆卿之裔昕然大笑曰噫夏無且之藥囊安在圖余先世所瓊拄而擊者也速命

棘氏逐之祖龍走道逢商山五老人温言相謂曰君行良苦近則有敝廬在東皇之所憩食于此也君藉其靈可暫免一日之劫始皇唯唯而入然猶懼不敢寐已而天鼓大作海鯀震石燕飛但見大虹竟天三繞其廬而去聞空中語曰避此劫復得數年矣已而黑蜧漸收風雨亦散始皇出謂羣臣曰嗟乎余之得免于此也非五老不爲功其謀所以官之乃下其議于庭諸從遊者穰然議爵有曰可爲上林内史有曰可爲長安長吏有曰可爲青齊司馬有曰可爲大樹將軍中有忌者則曰可爲麾下中郎將又曰可使北代蒙恬上不能決且思其功意欲侯之李斯乃上疏曰臣聞功高者必驕爵厚者必伐士廣者必畔且陛下獨不見封建之害耶誠使裂地以封使與日各職其土各羈其翮束向而爭天下臣恐其以一丸泥封函谷關以遏之計莫若予其名而奪其實請以大夫之爵爵之制曰可于是命孤竹君掌册命蒼筤子授凡筵以薜蘿爲其帶以芰荷爲其冠以蘭蕙爲其珮以芙蕖爲其履以鮮碧爲其衣以桃李爲其門下士

以柏梁氏爲其友五大夫乃再拜北面而受從祖龍而東適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與始皇語神仙事始皇惑焉五大夫乃從容乘間奏曰臣居景山事殷高居徂徠事魯僖皆得備員然未有國士遇之如陛下今日且三神山築室而居者有臣之祖赤松子朝于安期而夕于羨門也臣請得與徐市等同入海以爲君萬年地始皇聞其言而悅之于是拜五大夫爲徂海將授以神策軍加三錫進九卿溯山之神聞而笑曰咄哉彼禿髮叟不意敗節至此爲無道秦幸臣

余請以偏師綴之，乃命飛廉遮道，少女勒兵閼秦政于江之滸。五大夫懼而逃。中有止之者曰木氏，與楓樹氏數爲讐，若楓氏至湘山，其爲炭乎。始皇用其說。果遂滅湘氏之族，湘神奔而愬于帝。明年擊殺祖龍于沙丘。又非年而陳勝、吳廣起，楚重瞳亦帝子，出斬竿揭木，無寧日。五大夫之族遂析而爲薪，因是以不昌。君子曰：大夫而佞其君以亡其國者，其皆爲嬴秦氏之松。抑先是泰封之日，榆氏、楊氏、樺氏諸族來賀，有巽風自西北至，筮之得貞離悔坤，爲明夷上六爻變而之賁。榆氏曰：君其吉始而凶終乎。離火也，坤土也，固應顯用夷傷也。昔箕子以之而見囚，君殆將不免已。而其言果皆驗。

以後淵之節受封無道秦，如子雲爲莽大夫，宜介

生評之

原題泰松論文賞傳體皆史之

扶柳侯傳

李雯

扶柳侯，畢綟，青林里人也。少甚微，學弄丸于市。相者許負見而奇之，曰：子神旺于中，顧其形穢，法當易貌而貴，貴以潔清聞。綟操丸而前曰：嗟乎，予役此不休，何潔清也。居無何，綟病，體僵不食飲者數日，一夕剖背而出，若尸解然，羽儀翛然，莘清遂以長。綟乃心負相者之言。遂客遊京師，謁武帝于上林中。是時武帝方好神仙，聞綟素有異，又能絕食，天子奇之，待詔長楊宮。當是時，當轍侯棠以勇力聞，執豕侯親客以酷法幸。二人貴用事，奇妬，羌義素自高，臨風長嘯，不親兩人。者兩人疾之若讐，時婁見親客，輒張網以擒之，堂舉斧者數矣。東方朔聞之，上疏告其事，且曰：陛下即不去兩人者，臣恐奇才異能之士不得從陛下游也。陛下失一綟不足惜，顧無以爲廉士勸。上大怒，下詔誅執豕，斥當轍爲士伍，備匈奴于北邊。當是時，天下多事，富賈人用吏乾沒，美衣媮食，天子頗奇貴之，以風示天下，封綟于上林之柳鄉，號扶柳侯。扶柳侯雖貴，恒居中不任事。帝素好游倖，恒在長秒五柞間，

綏時時從與丹良胡脩楚王孫之從同時交好良能照夜王孫善角抵背毕服自謹帝俱以弃臣畜之綏倜自高期為不可近語言蔑擊無窮者然而帝益重綏今貴人者皆肯其容而服之于時文成五利爽矣燕齊迂怪之士思有以中帝乃言綏蓋有道術者服清露求長年天子以為然遂起栢梁冢金莖承露盤上接雲漢得露則曰天酒間以賜綏然而綏固天性然無他異也居久之綏益貴時引其類叫呼死中語音畧皆同帝亦厭苦之坐漏洩禁中語免侯就第綏

亦年老苦寒失聲顧其行能高清儉無與比帝亦憐之時召見嗚噎悽愴然遂復其爵位頃之終于家謚曰恬侯天子追思之詔圖其形于尚冠里孫子盛多散于天下在楚者曰蜩在宋衛者曰螗在陳鄭者曰蜋海岱之間曰蛴名位無顯者能以清儉世其家

太史公曰予過尚冠里見扶柳侯像云為人朴直無他才能恃其清能推世網者數矣天子改而禮之名踰身後嗟乎士之負奇恃之意循于喪貧世莫得而聞者可勝道哉　頂進賢冠而無清德能無愧矣

吳三娘傳

李　清

予所聞吳貞婦事蓋得之同寅廖而翁而翁稱之吾江人婦亦吾江人故言其事甚悉婦姓吳氏行三故以三娘名三娘為女時以穠艷稱見而嘖嘖者皆有娶妻當得麗華之羨其所謂表兄則因伊父母無子而撫母舅之子為子者也齒稍長故三娘以兄呼云及三娘既笄母亡矣父以適同里人同里人不記姓名蓋無賴子也甫半月無賴子忽語三娘云吾將去汝父家三娘唯唯踰數日去者杳然其舅姑疑焉問

之三娘則曰彼過吾父耳及往問其父則曰吾未見壻忽一日得無賴子所遺一屨於荒丘間舅姑始而慟曰人殺吾子矣既而疑曰殺吾子者必婦也婦雖不殺吾子吾子繇婦而死蓋疑三娘為處子時與表兄私通故害無賴子者表兄耳於是執屨與人鳴之官時左方伯賓公亟召三娘詰之則佳麗人也公心念有姊如是不半月而棄之此非人情三娘之夫定死矣時三娘日受榜箠終無撓辭而父與表兄不勝其痛則自誣服於是索尸不得則一榜不已而再再

榜不已而三不數月父與哀兄皆病疻死三娘仰天大慟曰吾安歸乎惟有一死耳然亦不遽死共繫獄也薪水不給則爲人縫紉以糊口有哀之者曰若何不死三娘曰死易耳與其暫寃而白之上帝不如忍恥而雪之人間吾心明則身死耳越三載無賴子忽自外歸里人驚詢所之曰道遇一孌童心好焉故隨之粵東耳至問留緣何意則曰吾以絕家人望時三娘聞之愴然憮心曰有是乎出獄後姑停步空舍中召無賴子詰之曰吾與若大義絕矣一言而死耳若

死吾父兄若玷吾名僅以一寵陽耳且半月衾枕三載肉圄若之術予若予也負心哉無賴子赧不能對惟牽衣謝過於是三娘絕裾而去曰訣矣訣矣手持一牒嗚嗚訴堂下堂上人忿無賴子重撻之慰諭三娘使歸歸之夕即自經死無賴子復踉蹌遁去不知所之

外史氏曰余過台州台守傅公爲予言有一盜入人家淫其美婦復斷婦之兩足去及問以斷足何意則云愛其纖纖不忍釋耳公命脫盜足枷之百而出門盜兩足俱折而死噫安得以傅公之報盜者而報無賴子哉雖然貽之禍者無賴子質其事者方伯公也一意稍偏三命隨之嗟乎折獄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余每喜傳節義事而尤以從容就義爲難如三娘可不愧矣

揣于情理之中則無以盡情理之外詭此可爲用刑者戒

王長年傳

陳勲

古謂篙師爲長年、王長年、予里人也、忘其名、少年慧黠、有膽勇、操舟漁海上、嘉靖已未、倭薄會城、大掠男女金帛去、予里中賊尤酷、長年爲賊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少年十餘、婦女數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歸其國、長年既被執、時時爲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

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酢賊、（壯哉）奪其刀盡殺之、因操柁飽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歌唱之、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籍、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諸少年執刀、盡斫五十餘賊、（快哉）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私剜其舌、别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

奪其級、與金、長年禿而黄鬚、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智乃爾）妄言捕得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唶嘆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智哉）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公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示諸營三日、予金帛甚厚、罷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痛有此）罪官軍欲奪其功者

古有以童子婦人而制賊命者、賊無長慮、飽欲則懈、恃強而疎、故易圖也、今虜賊所至、男婦伏而待命、既爲所掠、目擊其辭倦怯藉而不之圖、其可悲也、故吾讀此傳而有感、急存之

海陽村婦傳

錢邦芑

錢邦芑曰嗟乎忠孝節義之事散在史冊者猶不能無殘缺斷簡之遺况乎荒村僻壤亂離播遷守其挾志地不乏人而耳目多遠傳記述謬其隨風消歇泯沒無聞者蓋不知其幾何矣是以仁人達士錄遺闡幽至于窮荒徼賤猶汲汲務表章焉其于風化生民表正末俗志匪易也閩中進士吳載鰲者蹟青信道大有古人之風偶至海陽渡口見叢艸之中殘碑出焉命童子拂而觀之則所記乃村中烈婦事著孝

宗朝海陽某村有一婦色甚美好平居以正自持事鄰鄰動循禮法人咸敬之會鍾頭作亂殺掠甚橫忽一日聞賊將至村婦曰必爲我也令其村人盡走身待之比賊至見婦在遂不傷掠婦與俱行既遠賊欲亂之見其周身衣帶皆百千結方傍徨無奈間而此婦取賊刀自斃矣（得其所矣）村中人還爭義此婦爲厚葬而立碑焉及吳公讀是碑感嘆（解人）移情特爲贊曰哭如其來色爲之災勇甚當熊帶不可開烈哉此婦義聲若雷噫異哉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其斯婦與且料敵淸

知也身嘗賊勇也全其村人義也秉間自盡節也使列于史書記傳之間未必不可振動昏頑激發廉恥而徒存一碑幾致毀滅不遇吳公執摹其迹而傳其賢哉

捐生以愧鄰其節義炳如日星一片貞烈風雨自然不能摧殘也

俞孝童傳

錢邦芑

俞亮采字君懋寧國府寧國縣人也五歲時其父商于鄂中積久不歸母胡氏晝夜勤機杼資采就學采方十歲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忽掩涕悲惋同學者怪之采曰吾父教載不歸未知棲泊何所我亦人子也獨不能報劬勞之恩是以悲耳因嗚咽大痛同學者皆爲流涕動容采歸告母欲往鄂中尋父母以其幼不許采則晨昏思慕至連朝忘寢食或遇寒暑節變時望空悲痛然又恐傷母心故對衆隱忍而獨處輒不勝淒感至十三歲忽辭母曰兒今長矣足能行口能言聞里中有賈人適楚兒附舟往尋父當必無失母宜無憂也母知其志決聽之行及至鄂遍訪不得乃終日涕淚於客商牙儈家求之忽遇一老（又一異人）者見采狀貌佇思久之云數年前曾有寧國客市粟吾沙以本漸罄挾微貲入川其狀貌故肖此郎者也采聞痛哭曰吾持數月糧涉江數千里辭母尋父今竊此半載資糧已盡復不得吾父吾何以歸見母乎乃問人西川程途言者謂去此更數千里峽江夔門天險難升爾孱弱之質寧復堪此且川地遼闊略無所據茫茫欲何之乎固不若圖歸計耳采則遥望蜀門號呼痛絕仰天自誓吾當行乞入川不得吾父即以身膏道塗決不生還矣聞者憐之稍助以錢米采乃附蜀舟而行値川江水漲冒瞿塘灔澦之險略無退志時聞高猿長嘯則淒然泣下聲淚俱盡同舟者悉爲之不怡一日忽聞舟人言（又一異人）川中有施州衛距江流二千餘里山徑險隘豺獸交跡爲商賈所不至然其地多產連貝頗富饒客之貲微者或不憚艱苦走

其中恒獲厚利采因自念吾父故乏貲本或者其在茲乎乃捨舟登山挈米數升負小釜尾數擔夫前進晝拾枯柴於石罅間撥遺火而炊夜伏處林莽中嶺磐崎嶇迴絕人跡緣崖而登墜藤而下艱苦不可名狀每至陡峻危仄境絕力窮處同行者潤其志輒相與助之故采行二旬而達施至則逢人即問此中有江南客否乃施人強半土夷不恒見江南人視采少年韶秀即相驚傳謂江南有童子尋親至此遞相訪覓不數月果得之於深山村落中時父子俱不相識

細詢姓名鄉貫。眞采父也。乃相持痛哭。觀者無不駭
歎。此中風俗淳朴。有古意不盡道　國朝禮。有喜事
相賀富者以豚酒。貧或以黍糕。乃聞江南有孝童來
此尋親。大爲欽異。多相率來賀。或以豚酒來者。皆乳
豚。不甚大。酒以黍米爲之。不榨漿。用捧葉包裹繩縛
之。負於背而行。欲飲則以湯漬之。出其汁。蓋山路高
下。若預成漿。須貯以甕。則不便負挈也。其來賀必夫
婦同至。至則團坐酌酒炙豚。夫婦並獻以爲敬。采同
父居施數月。若不識一面。不遠百里而來賀者。蓋不

可以數計。乃知孝弟之感。華夷有同然矣。時其父亦
娶妻生子於此。頗不欲歸。采終夕涕泣。謂母氏懸望。
父不歸。兒何以報母。踰半載。竟奉其父以歸。登堂拜
母。計采出門之期。蓋二載有餘也。今其父仍往來于
兩地焉。

事與米壽同奇以丁年身負采以暮年身負一氣
奉來古今難易呼之欲出

西湖建　關帝殿碑記　董其昌

西湖列刹相望。梵宮之外。其介於祭法者。岳鄂王。于
忠肅祠。與關神而三。歲甲寅秋。
神宗皇帝夢感
聖母中夜傳　詔封神爲伏魔帝君。易兜鍪而袞冕。
易大纛而九旒。玄帝同尊。萬靈受職。魁擽鉞斧溫偶。
姦大物生稱賊臣死陛下鬼何曾大淵顧舊祠畢隳。
不稱　詔書播告之意。金中丞父子爰議鼎新。時惟
導首得孤山寺故址。度材鳩土。勤垣墉。莊像設。先後

三載而落成。中丞子文學嘉會。謂余實倡議。且曾爲
文以勸施。故屬余記之。余攷孤山寺。且名永福寺。唐
長慶四年。有僧刻法華經於石壁。會元微之以守越
州道出杭。而杭守白樂天爲作記。有九諸侯率錢助
工。其盛如此。成毀有數。金石可磨。越數百年而關帝
君以釋典言之。則舊祠非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而今
祠非所謂現帝釋身者耶。至人役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與法華一大事之旨
何異也。彼謂忠臣義士猶待坐蒲團修觀行而後了。

生死者妄矣、然則石壁歸然、而石經初未泐也、頁者
西川礦叛、神爲助力、事達　宸聰、并同詔祉、惟逆西
黠虜尚稽天誅、帝君能報讐、而有不報
神宗者乎、左挾鄂王、右挾少保、驅雷部、擲火鈴、昭陵
（恰好對此更佳）
之鐵馬斯風、蔣山之塑兵濡露、諒潑應皆如蜀矣、先
是金中丞撫閩、藉神之告、屢殲倭夷、上功盟府、故建
祠之費、視泉差鉅、益有風願云、

妙在切西湖劉基生出評佛表威不可移用他處
帝謚壯繆今尚未更亦一大闕典祠部何不請聞

參知梅巖蔡先生神道碑

黃道周

蔡參知梅巖先生既林居三十餘年、名德被于南服、自嶺嶠上下、衿紳負販、逢漳人、必問有梅巖蔡公者、蔡公爲御史、持𫓧斧直道自命、服雷行雲應、爾頑天下亦多御史、安所必道在巖顯者、蔡公卒、告其伯子士逅曰、吾往誰誌吾墓、司馬許少薇吾之畏友、梁山黃道周雖少、必知吾行、嗚呼、臧辰立言、移叔誦其不朽、晏嬰傾蓋、馬史願爲執鞭、異代尚爾、何況同時、僕既生晚、不獲躬奉杖履、然蚤聞薛方伯道譽談、盛推

蔡公、謂其志義卓然人表、今見其行事良然、方僕初仕、公已大耋、　天子毖疆場之務、追念柄臣、復故相江陵之籍、于時林皆起草家無縣車、公飄然絕意津路、願以江陵屬餒四十年、僅乃得雪、具疏道古意風今之柄事者、　當宁亦知公年高、蚤見不迫也、方江陵敗時、諸顯人俱蹈藉快意、公時在雷陽、見其子嗣修在戍所、備楚爲疏、請寬恤、上十八月不下、中貴人傳　旨詰問、事不測、公坦然謂吾自爲　聖明廣德耳、如欲炙手者、豈必雷霆之下乎、自公疏出、而後稍

稍爲江陵寬者士夫亦率以是美談嗚呼爲名御史
天下成敗問宰相察宰相得失易察天下成敗難自
江陵後吳門太倉亦皆負洪流籌量百世顧一爲珥
筆點摘則已矣公與吳門太倉半然否而顧皆無所
倚柱常對賓戚言士君子不欺其心則無怨于人矜
角尚碎金何況正人之骨乎自公爲御史一按吳再
按粤在吳中劾西寧侯籍民田千餘畝築堤御段稱
蔡公堤在粤中戢瓊海諸酋撫餧三饒使嶺外偃然
凡粤中人鑿井上梁輒誦公名以爲鎮福僕常過粤

中遇行人無端皆稱能巖來則俱以蔡公故天下亦
多御史行部不半載何所離屬百姓若此者公遵養
十九年間念粤民出督海南學倪耄騰歡謂今日猶
見蔡公既轉參政一日念舊廬解衣歸粤人攀啼舟
膠不得發粤民即甚醇亦常閱官不獨爲蔡公區區
也公生甚發慧嘉靖甲子中鄉試以年未志學見已
甲戌成進士授中書未及壯爲御史聲名動宇內以
不能要路棲遲數十年丁未擁節嶺外又以意表事
罷去是于功名之彀亦可謂不多也顧自天下名碩

南服士庶無不抱公如蜀者肇上下　論何啻千里
人自爲寸木聽天地開鍵有者甚不多亦奚必巍卿
乎公筮仕即著一書爲日省錄題其端云勿負君親
不玷冠服自是每事必書未畢自考者五六十年事
德安令公甚孝丁二艱哀毀三年與禮終始車耳已
其筆牘絕于州郡若是可爲世表矣公諱夢說號梅
巖其先皆人有子四人伯君名士适令陽江所爲行
狀甚綿至僕不復文爲之碣曰蜿蜒巖阿唯其高矣
湛濊瓊陽維其遙矣橋頌蘭組洵練要矣堯仁舜恭

吾安巢矣嶺海三祠夕有潮矣直道之在人永不雕
矣視我蔡公神所勞矣

無事溢美自以簡質傳其人傳其文

贈太僕寺卿周公神道碑銘　錢謙益

天啓元二之間、逆閹忠賢已居中用事、周公爲御史、因盛夏水雹論内臣爲害、詆言攻之。當是時、閹猶未改名、公疏所謂魏進忠者也、公旣首發閹奸、而後先言乳母不當入宮、近侍不當典兵、皆以剪閹之翼。而遏其機牙、逆辛亥内計、極論閹與其私人輩交、關亂政狀、輩大慙且懼、諸與輩游附閹者、從聽喘汗、人自以爲罷、公自簡遂、聚族而謀公矣、乙丑、閹微楊魏諸公考死、羣小脅閹曰必殺周某、遂嗾吳江舊貪令曹

欽程、飛章告公、公喪父里居、坐劄籍追贓、獄未上而緹騎徵矣、公之下詔獄也、以丙寅四月十三日、其畢命也、以六月十七日、年僅四十有五、越七日、始得出尸、都市殮體斷爛、其慘毒視楊魏一也、公被急徵、後織閹實又誣奏公傳言將孥僇公之妻以驚死、所坐贓多不能償、其子廷祚廷祉、亦旦夕瀕死、今天子御極、遂竭蹶詣闕訟寃、天子嘉公首發奸逆、贈太僕寺卿、褒卹有加、詔所司定輩等罪狀、于是天下雖耘夫牧豎、無不稱公之忠、爲之嗟咨嘆泣、而

咀嚼輩等、恨不得臠其肉也。嗚呼、公又何憾哉、公爲兒時、聞其父談楊忠愍事、輒抵掌曰、好好、念其祖之死于寃也、瑩宿誦讀、流涕覆面、甫入臺、即疏請昭雪爲其言事、傳旨廷杖者三、比其得免、言笑舉止、無以異也、下獄考掠、逾兩月、無撓詞、且死以老母爲念、無怨言、其死于忠孝、蓋天性也、公少倜儻廉悍、遇事風發、舉進士、益自刮磨飭理、以時聲業、釋褐爲武康知縣、視篆德清、調煩仁和、剔宿蠹、斷疑獄、三邑皆以爲神明、其在西臺、諳熟典故、曉暢法令、慷慨發舒、知無

不言、東事之殷也、議恢復討兵餉、責成中樞執政、皆鑿鑿可施行、巡視光祿歲覈冒破二萬餘金、閹體乾以郊廟享用爲言、公據會典駁正、閹以爲循服、輩被彈、猶信信不相下、公曰、今劉朝典兵行邊、輩能出片紙過朝、吾請爲洗交結之名、輩懟不敢應、其善抗辨楷人皆此類也、公每昌言于朝、謂士大夫當持平心渙黨議、無使國家爲熙寧紹聖之續、其言論風指、于世所指目賢人君子、亦不盡相附麗、而媿公在諫垣、尤爲抵牾、及内外鉤連、中旨數出、慨然知國事日非。

而是非邪正不可假易也于是大臣言官相繼效逐
遂不惜傾身願與之同去與之同罪而卒與之同竄
嗚呼公可謂忠讜特達致身授命之君子矣公諱宗
建字季侯蘇州之吳江人也曾祖諱用吏部尚書贈
太子太保謚日恭肅祖諱式舉人父諱軒符母顧氏
太僕寺卿諱存仁之女祖父皆以公贈太僕寺卿而
妣皆淑人妻申氏封淑人子男六人廷祚以蔭爲國
子生廷祉邑諸生後公卒次廷禧廷祿廷祺廷禥女
五人皆歸士族廷祚以崇禎五年十二月葬公于叟

字圩之賜塋公與魏公爭論故僉院王公德完逐相
擊排魏譜譎其末路而公護惜其初節所謂相爭如
虎者也及糾罷疏出魏公亦聞而嘆葛魏周之爭舉
朝幾分左右袒既而隸黨籍死閹禍白首同歸閹指
論定閹之煽虐殆天所以成公等與余于墓隧之碑
重複書之不獨使兩家子弟通知二父志亦以信于
後世云爾銘曰國有椓人金虎在旁羣小蠅附厥翼
始張雄唱雌和設陰施陽公首奮筆抉摘附璫譬如
迅霆破彼蠹藏飛謀鉤詭刲刃以償葉詩之籍始于

魏楊瓜蔓及公討捕刊章身填牢戶魂復析楊腐肉
安逃枯骨何葬明明昊天云胡弗恤神熹之際冀論
拒撐分部立墠沸羹揚湯填河濁流焚玉崑岡勞臣
志士同歸一阬逆焰焚如顯此忠良孰云長夜天晶
日光嗟我于公同籍同方我爲黨魁僅而後亡悼往
撫今有淚盈眶列文碑石過者薀傷

史遷韓昌黎尤善傳激烈事以其遇多不合所謂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耶先生文直接馬韓于此等
文尤爲得手亦其閱歷親而裁斷乎耳余初見楊

左諸公文急爲收入不知先生亦各有作悵見之
晚不及備載姑俟三集

維揚鄭兵憲遏亂碑　　董其昌

維揚故有備兵使者開署吳陵職在詰戎輓漕耳邇年兼理鹺政於是選人美印廉者不求求者不與懸缺幾半歲議者以爲勅書中華其理鹺則美疹去而志士始得以平進於是以鄭公二陽請勅下之日翕然稱得人曰是郎選甚高者是嘗爲理官持正忤璫抑其言路者至於公之沉幾應變深於治兵未之知也公至維揚日營心計則惟流寇爲認

認上書制府請揚旗建鼓直壓中都上兵伐謀有備無患制臺建之舉（失在此將）碁未定不幸劇賊飈發突如焚如死者澤量東南震動於是維揚始服公之神筭公自吳陵而移署廣陵從人望也公下筆語妙天下多作爲教令以開士民言不厭危辭不厭朴百牘兼揮五官互用當是時維揚之民愚者蠢安細娛是玩巧者擇木人有走心公論之日抱火厝薪怡堂非計臨危逃雨豈有樂郊今五方商賈之家世聚于揚揚之貧民仰爲性命若能市義散財專力相保則餓（轉危爲害）夫之感

或深於俠客而殘炙之報可重于千金豈憂鼠雀食哉可以坐殲劇賊而安事張皇也既又下教於郡中曰賊在數百里之外而其間諜伏奸宵在我肘腋間吾豈能爲焦額以易占跡盜哉惟是嚴行保甲人自爲擿奸家自爲討賊而賊可無留蹤矣未幾有以龔十三兄弟三凶告者未幾又有以天長富近塘父子七人聚衆三千思爲張士誠之續告者執而戮之禍胎遂散此元惡巨憝何至公而始發哉斷蛇不斃刺虎不殊告密之人懼有反中耳公之嚴明必罰心腹

腎腸衆所洞見則奚隱情之有是役也庶幾兵不血刃者耶又聞公於庫中搜得佛郎機銅大將軍砲無萬數居久之真州田坎青麻石子大出恰中巨砲之用雖陰陽爲炭造化爲鑪不若是之巧相合也始信山出器車拜井泉涌事不虛傳此六韜三略武經之緯書耶公之聲靈神若鑒之矣是歲九月賊再犯廬州公備益急賊相戒不敢窺關及歲抄復含山屠和州破竹東下乃卒縣全滁遁去終不犯公彊界逃民稱賊中畏公若神自是公一歲凡三走賊維揚士大

夫謂不獨淮揚一路微公雄略安於覆盂而後事之師爲邦爲憲書之豐碑嘉與海內大吏爲建威消萌之功余心壯公恨同朝時交臂而失之也敬執研削以從

有事詰戎弔平剔弊此治兵者之常獨難公之神段而慮周識堅而守定也韓魏公生平不以膽許人惜未見公耳

漳州新建王忠文先生祠碑　黃道周

半芝山之麓東瞰朝暾有王忠文祠焉龍溪令蓼莪徐公之所建也徐公以精敏敷治既底績將行矣諸生耆宿謀所以貌徐公者徐公逡巡謝諸生曰不敏自塗飾之未能攺尸逆旅之舍一日僕入漳諸公坐間談祠事且道徐公遜敦懇也魏給諫中嚴時以抗疏里居謂諸公曰然其祀王忠文乎忠文刊吾漳既朞年未有作與徐公嗛嗛置意中今祀忠文爲学臬歲時集諸生容頌雅歌於吾漳源瀾其道且爲徐公

暢風教窮海三百年無復戮事也諸公韙其言且謂是徐公意者衆翕然右振鼉鼓又一日僕見王總憲東里張聘君汰沃舉給諫語瞿然曰果爾建白須讀書人東里曰是足張吾漳於天下矣自是而祠遂成祠成廣延之數上視朱考亭下視劉愛禮樂撫衡杖得相及也嗚呼考亭治吾漳不朞年道化綱紀遂於心繫愛禮與忠文同時不能鎮足坐講幄及今去之各數百年而都人士旁皇追趨若蝨朝夕者何也人生自呱喃至含斂各視所學其學遠聲息亦遠其學

近聲息亦近考亭與愛禮皆學程氏所得不同原本
一也忠文少學於黃公晉卿晉卿學於金公吉甫胡
公汲仲胡汲仲曰千古聖賢借文而顯人託於道如
不相及而道託於文如相語也晉卿以是湛於文章
其為文明靜淵粹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宋潛溪每見
晉卿飯頃序罷數百言條根達葉常自茫然歎未聞
道忠文從之游泛濫數十年馳驅燕吳困於車塵幸
及風雲鼓其羽翰至使聖祖手其編詠與景濂軒輊
上下翱翔嗚呼如忠文者未為不遇矣自忠文葢吾

漳二百餘年而吾漳之文藻風槩竦肅天下即不謂
忠文興作其為忠文開采奚疑乎忠文論詩所推許
高季迪胡仲中風雅掩映高出六代亦皆其鄉人也
士君子生幸與清明光正同其里閈又有良師帥匡
其不逮辟呵離席正容消意函丈之間或河或海即
舍曰講道其去道則亦不遠矣胡仲中曰余見王子
充詩唯讀之不暇子充之學亦以求道而已苟得其
道則其見於立言者猶其措於事業也今誰復知忠
文為求道而立言者方勝國時宋學翻瀾有志之士

皆舍津筏湛深獨著以脩辭立誠為本而其相懋勉
如此於以繼日月乘昌運撝先鳴者則亦固宜耳
余嘗過金華見其山川清壯大乎與吾漳風土樹藝
亦相近然自四傑先鳴而後[illegible]何儒者不復如前吾
漳固傑於前而開抒於後豈地道使然抑師友薰率
有遜不懋故夫安得金胡黃高之徒起而爽立誠之
事修忍弛顏柝之祭者乎先是二年雲間何半我督
學來漳中所脊學祖尚三百餘金諸生因請以置祠
中其前楹以祀忠文其後楹以載督學及令公之德

自朱考亭劉愛禮兩祠上下巋然登降數百步而遠
近師友源瀾之觀燦然備矣余不肖變溯文藝涗遂
自放於斯道無所聞知然幸託吾漳漸考亭愛禮之
遺訓思一光大之今幸伏里巷與諸君子同時視睹
徐公之治聆中嚴之論以為紫芝天寶復與金婺爭
華也不揣迂謬復述所感慨者於此俾詳學譯萬化
華亭人壬戌進士徐令公諱爆揚州人戊辰進士綱
紀其事者有鄒生遷蘇生棨棟吳生鶴丹陳生士愚
張生鳴駿魏生呈習戴生垂寶皆二公門人共公費

載於碑陰、

今爲令無一善狀而尚得扶滿免議標要民祠之主先賢祀殊委諸草莽漫不留意是可恥也安得以徐龍翁風勵之乎

露筋貞女祠碑記　代

許重熙

原夫至德巍巍、禮崇千年之報、流風欸欸、名專百世之享者、豈非大丈夫之茂烈、奇男子之能事哉、若乃帝妃南巡、遂有湘川之廟。后妃東駕、乃開嵩嶺之祠。雖在女士、亦表聖德、至若少女宅于西京、夫人館于南嶽、山臨白岸、間有室之微、蘭浦對青崖、觀金臺之表、與各有軌跡、咸役記聞、東陵有聖母之精、靈南津著義女之響像、何止祠稱丁婦、廟號勝姑而已。固知奄奄餘志無取類形、綠綠衍儀有羞巾幗、庶女直節、骨與泉石俱香、匹婦誓死、名同日月不朽、是以山崩蜀道、猶識候婦之臺、亭立武昌、尚記望夫之石、男生破竹、爭傳豚水之奇、母變空桑、永號鷲川之異、地以人靈、人因地重、可得而稱也、維蕪城之故都、當邗溝之舊里、江海交合、是名巫氏之居、舟車畢來、故有露神之祀、其神爲婦人像、則故老相傳露筋貞女之祠也、宋室諱貞、故又曰正女祠、當其獨宿草莽、有蟀不就、自甘噆嘬至死、若怡逆旅、一宿猶堅不苟之志、剝膚與慘、能忍無畏之心、休哉潔白、視漸臺之貞姜、偉

矣壯烈比漯陽之義女箭者曹娥孝道自沒于洪濤聶姊天倫殞命于七首傚斯貞膽誠爲婉美于是顛史之隼聚淵海陳其令名辟翁之文字斗山長其嘉蹟氏不顯于一時祠方揭于千古亦猶靑蓮之記馳蓉江乘畊鄞之祠若美上虞者也余治水南河循行邵伯怡然肆望遐矚覽壯濤波之浩淼渺兮美人對蒹葭之蕭瑟恢斯帝子觀其丹青歲古箭露年侵高閣層依非復流珠結綺廻廊曲檻奚聞珉佩周施徙倚徜然徘徊有感念節義之如在凜英靈之不遠

因其舊蹟葺其新模奕奕雄規有藉班輸之巧律律偉構不減奚斯之功樹似湘山水疑維邑露生霞起恍烈女之來遊乘霓載雲儼貞姑之下降羞蘊藻于前庭藉生芻于後徑法士過而牟嘹翠黎仰而閉敬矣時當大啓之初數屬昌運之改辟畢作尊尚逃後至之誅夷甫喪師未齒尚方之劍奈女之血濺虜庭於昭生烈何妻之雄經官舍有赫死芬慨淵上之翩翩笑懦夫之汶汶哀我今哲悵彼昔賢睇睇其姿與雲山而並峙英英其爽隨淵水以能長玉帛犧牲常陳祠廟之下外孫幼婦永留天地之間其詞曰

曲江地壯、東陵聖迹、有倬其道、彼美斯貞、氣烈冬霜、心甍秋月、形委溝壑、磔流金石、人雖不變、淸風獨擅、埋沒者名、嗶采其善、郵臺雲沸、邗江波咽、世推貞行、代稱烈媛、荒荒草莽、英英尸瓶、潔白千年、艱難一宿、嘶虜沐慘、露筋何酷、蚊喙非畏、就幭則辱、無城冠冕、淵水絃歌、山川奇事、風雨靈坡、瑞垣再闢、金表新模、梅梁蕙閣、桂棟蘭楹、雲氣離合、神光下上、津吏承杯、里巫獻饗、殿寫波明、宮開塵爽、女貞永昭、人倫斯朗、

予於陳古治聞今之張安世也論落不偶應共惜之

今春余謁祠内和鄭兵憲謝有血肉不須遺腐臭血原誰可薦淸芬之句不知貞女肯肯否

周孝婦祠碑記

姚思孝

婣之殁也、十有餘年、而始有祠、祠何祠乎、婣也、蓋古之孝婦有矣、未聞有刲肝以療姑疾者、刲肝自孝婦始也、婦張氏、適農家子周祥、其姑湯氏、祥姑第二子也、湯年老寢疾數載、婦憂之、坐起輒歎、俄見道人立于門、因問吾家有老病者、久不愈、有方耶、道人應聲曰、須人肝立愈矣、婦愁曰、人肝那可得、曰、肝有諸身、刲之而得也、婦瞿然曰、誰能刲者、曰、非其子若女、卽其子婦、他人安能、婦入取條糕出予道人、已不見、出戶

東西望無有也、心念是神人命我、祥有從弟文顯者、向爲其母病、刲左股愈、是年春、其父病、刲右股、亦亦愈、孝婦乃從容向其家問所刲狀、文顯曰、刲卽刲矣、何問焉、婦歸而諦思、又聞聞人肝所在處、將一升粟、向桃氏貰利刃、六寸餘、會未得間、時農事方隙、乃時促其夫祥往耕、曰事寧、先人祥戴星往、及旦遂刲左腹、創三四寸許、血外溢、內蔽于黃脂、不見紫色如肝者、探手得之、出數寸、割之、捧以敝衣、束帶起、而熟薦諸姑。姑素愛少子、且小姑年已十四五、婦囑叔若小姑無溷姑食、使得盡此羹、姑食之甘、婦歸室而卧。祥歸、詰其不時炊也、曰、予腹痛、小姑視之、見血流薦席。姑傳播于市、姑起而遂愈。市人皆曰、吾故聞有香味之異。是萬曆二十二年甲午八月二十一日也、其州令博陵王公某、亟異之、爲請于上官、月賜粟、迨王去、不復食官粟矣、今年春、余避喧楔樹遊山庄、去孝婦家不遠、父老爲余言孝婦事甚詳、向有楔棹然于河上、今楔棹亦圮、蹟且漸湮、思所以表張之、適凌子官球過康山、以祠事告、云有三塔院碑者圓明慨然

歎曰、我佛有云、供養百億如來、不及供養一父母、誰謂出世不以忠孝爲根本、願祠孝婣以教天下之爲婦者。不佞有感其言、因徧語同志、捐貲共成之、祠成于某年某月某日、姚子曰、鬚眉男子、遇小利害、百鍊剛化爲繞指者、往往是也、我鄉數百年內、求忠臣孝子。落落無多人。乃婦人女子、未嘗學問、直以至性關切。一往不返。以烈則露筋、以孝則刲肝、或視其身如泰山。不忍輕于一擲。或視其身如鴻毛、九死不復顧。總自快其心而止。以此學道必能證聖。以此事君必

能報國每一念及令人毛骨爲聳語曰詩可以興不過忠臣孝子披肝露膽之言能挑動人心耳過婦祠下者亦可以興矣作孝婦祠記

孝婦祠方鎮鄉有都御程俶死節夫事見余先都豈觀感而然耶時余以二事言之　並請饒公遂一得並題名册

旌典

永言世篤忠孝每聞忠孝事樂爲之傳否亦不倦

重修四貞祠碑記　代　程燧

縣南雄山鄉有四貞祠立于正德辛巳安陽崔侍郎銑爲之記凡春秋二仲官師往祀焉下變久祠圮鄉民請修建之凡出私錢若干益之以銀三千緡月訖工請紀其事于石按志四貞者雄山王川妻李氏焦相妻程氏趙公賢之女曰閏兒袁佩幼女雁菊也正德六年歲辛未薊州賊流劫郡縣夏五月賊騎千餘突上黨居民竄匿山谷搜掠婦女數百人趙美而艷爲擄置馬上輒自躍投地呼曰我良家子死不受辱賊憐其美挾上馬以刃脅之復自擲踣地罵賊求死乃彎矢貫其眼幸下馬斷其右臂以死程氏爲賊所牽力臥地不起曳之半里許膚肉綻烈血流殷道嗔目罵不止殺之袁女年十六見程死亦力拒不肯行復好言誘之更大罵亦被殺李氏被驅衆中見路傍井笑謂羣婦曰吾志遂矣抱幼女投井死賊退有司以聞　詔旌爲四貞云當是時劉賊之黨楊虎趙鐩輩二十五人聚衆至二十餘萬分劫山東西河之南北江淮荊襄數千里漂忽震蕩如風雨之至殘破州

縣二百餘城磨牙礉血戕犯衣冠斬刈士女毒痡幾不可遏覩而四貞者乃以婉孌荏弱之姿叱豺虎如狗豕嬰矢刃如苣薤當其喋血委軀于荒墟榛莽之區豈復知有　朝廷之褒卹與夫血食祠廟至今若此哉迄今已百餘年而凜凜生氣如昨日事蓋自古史傳所書殉義死節英烈之蹟其精魄皆皎然動天地貫金石則夫四貞者宜其久而愈烈能爲民禍福使有司鄉人肸蠁畏敬而不敢怠雖百世以後聞其事猶髮豎眦裂膽碎戰掉而不能止也去年己未雄

山王自友妻牛氏以挑菜適野爲强暴所逼矜奮力罵拒賊怒以石盡擊其齒以死其事甚烈余讀崔記不詳著四貞之死慮其久而失傳也備記其事如志而附書牛烈婦以候旌表云

此孟陽代長治令方方不先生筆也如起白骨而肉之生氣凜凜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爾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艸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

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繇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楊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陽陽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

乎爲五人也嗟乎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繇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

史可讀

忠義暴於朝廷贈謚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余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五人中顏佩韋最慧黠　部之先一日沿門挐拆

糾衆頂香往爲周公祈免得數十百人明日遂成義激之事嗚呼其愚不可及也

媚幽閣選刻文娛二集目錄

論

李膺論　項煜
○魯仲連論　項煜
李斯論　項煜
周亞夫論　項煜
雋不疑論　項煜
○孔明論　項煜
曹操論　項煜
羊祜論　項煜
范粲論　項煜
寇萊公論　項煜
王沂公論　項煜
慶曆人才論　項煜
鄙夫論　孫愼行
易論　陳子龍
莊周論　周立勳
擬皇明宦官列傳序　夏允彝

○七國論　夏允彝
唐德宗論　唐時升
何顒范滂論　唐時升
漢昭烈伐吳論　李清
丁卯兼官志總論　顧爾邁

議　攷　表　奏　文　說　評　對

廢四六啓議　趙南星
屯田議　陳弘緒
藏書攷　胡敬辰
擬上天孫表　宋存標
爲汲黯劾公孫弘奏　王元玄
鶴彈鴉文　徐孚遠
墨禪軒說　董其昌
○九友居說　李之椿
○尸蟲說　陳子龍
○寒夢說　張旻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如何　孔貞時
問議論多而成功少畢竟何以致之對　黃道周

媚幽閣文娛二集

雲間　陳繼儒眉公
廣陵　鄭元勳超宗選
弟　鄭元化贊可較

論

李膺論　　項煜

黨禍起，清流盡，天下後世爭嘆郭泰申屠蟠之高，而惜膺滂諸名士之過。予獨以爲不然。君子身天下之責，爲泰蟠易，爲膺滂難。夫漢室不綱，中人執命，朝廷所急，豈高蹈之士哉。仲尼作春秋，非樂爲犯難，亦時有不獲已也。故論膺者，當以其時言之也。同室非鄉鄰之訌，纓冠距閉戶之緣。職居司隸，容姦不舉，則瘝官，非如匹夫素士，從容風議也。守官豈得避死。故論膺者，當以其地言之也。首陽柳下，道各有歸，性秉嫉惡，而必曰舍其揚激，學彼浮沉，即何異漁父之教三閭，直相勸以醉濁乎。一以澄清爲任，終無和同之法。故論膺者，當以其道言之也。且夫世俗之論，則固有可異者。小人之覆邦家，而必歸獄于君子，末流之濫聲氣，而必原辜于宗主。扶世勵俗之苦心不察，而一事稍激，則指爲過端。旁觀獨善之痛癢何關，而片語相規，輒垂爲定案。夫朋黨者，小人所借以爲名，而非君子自立之名也。矜爭者，小人相煽以成釁，而非君子自開之釁也。惟小人亂天下之常，而君子不得不承其責。君子幹小人之蠱，而小人又得以肆其螫。及其敗也，過歸君子，不及小人。古今傷心之事，豈獨李膺而已哉。嗚呼，此論世者之過也。

或勸林宗仕進，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早已置身禍患之外矣。若應太常之辟，有道之舉，而猶與中君同免，許論其何以見臣節乎。故當以其地觀之，所謂易地皆然，有不得不然者也。

魯仲連論　　項煜

孔子誅亂賊亂賊不可得誅張子房擊秦王秦皇不可得擊諸葛武侯討魏魏不可得討然而義之所制亂賊之所懾氣之所奪天下雋傑以爲亂賊誅于孔子之手秦皇擊于子房之手魏討于武侯之手而亂賊秦魏亦若帖然而無辭嚴延年劾霍光霍光自若朱雲請斬張禹張禹自若然君臣之義以明忠佞之論以定孔融折曹瞞死于曹瞞嵇康非司馬死于司馬然逆謀亦以少沮朝廷猶爲有人則雖謂霍張伏

辜曹馬折角可也天下固有空言可以當實事匹士可以懾王公者但問名義之是非不爭勢力之強弱而天下之權豪有力亦多不畏甲兵百萬而畏匹士一言後世亦孤傳匹士之言而不重權豪之事今夫魯仲連義不帝秦秦曷嘗不帝哉仲連曷嘗能禁秦不帝哉天下有蹈海之節則帝者不貴雖謂仲連能禁秦不帝秦因仲連之一言而不能帝天下因仲連之一言而不帝秦也可義之所制辭之所奪氣之所吞亦但論萬世人心帝秦不帝秦焉耳豈論秦帝不帝哉嗚呼祖龍之焰委于燼灰仲連之名齊于日月帝王不能如一士何又況其下者乎

千古快心事原在遺恨中不必以成敗論

李斯論　項煜

大蹟悔過思賢之誓而識秦之所以興也故周書終秦誓者繼周之亡也而車鄰駟鐵之篇而識秦之興與其所以亡也故秦風首寺人者亡秦之微也嗟夫後世男子聖人莫前知哉然則趙高傳胡亥胡亥從始皇始皇道死而趙高易太子李斯從之卒以亡秦皆有天意未可獨爲斯咎雖然君相不可以言命而忠邪是非之介大臣所務審也夫國本豈容與議宦官不可與謀李斯之力足以誅高事去之餘亦可止足當斷不斷身覆家滅蓋小人非無才智坐不識大臣之義也然吾謂李斯之失尚不在廢立之間當夫胡亥置傳之初扶蘇監軍而少子獨從巡狩之日皆宜有諍何也春秋之義刑人不近閽道於閽則非謹也穢垣之象元子居前內廡外嫡則非序也丞相於國家事無所不宜言而斯得君久言亦當聽況治亂存亡之所繫何惜死生去就爭哉前無諫言後無定力依阿苟且終以逢殃可見小人護身之道即殺身之道也嗟夫東門之犬既盡望夷之矢旋飛大臣附權死權人主近閽死閽君子寺人之禍於是而彰有車有馬之風於是而盡矣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夫孰謂非天道哉

說得强秦沒底川谷風之智智同風耳但爲可憐

周亞夫論　項煜

（此論之所不及）

大臣不可以不學不學殺身人主不可以雜學雜學殺人吾于景帝條侯見之夫條侯被七國得力於以梁委吳之一着條侯不趨梁者孫臏之不趨趙也委梁所以救梁也其爲相可稱惟爭王信封侯之一事條侯爭王信者王陵之爭諸呂也大臣之節也而此二者即其所以得罪之繇夫人臣以議得罪未爲臣節之腐而居功避咎之道亦君子所當自考也條侯而忘而父之辱乎大啟快快治甲地下胡爲者哉故於條侯可以爲大臣不學殺身之戒然而危用其力安棄其身帝亦忍矣人主樂殺人與錄人之過者非生而騁其天資則學而悞其入路景帝之學學於晁錯者也夫帝王仁義之道履順而兼可以禦危守經而仍妙於達權申韓家言或者時窮事變冀其一瞬之用耳然諸侯兵來智囊不智而釀毒於人主之心腑者往往有時而發其發必潰是故吳世子既殞於博局臨江王仍斃於中尉刑名之慘中於父子賈生早諭故選左右之策道高傅胡亥之戒於是爲先覺矣則雜霸條侯七國之功晁錯成之條侯餓死之禍亦晁錯貽之可也故於景帝可以爲人主雜學殺人之戒

學雜殺人深于王霸之辨

雋不疑論

項煜

古人一生僅建一言一事而其人遂傳而其後亦絕不復見於世者蓋有知幾之士適可而止者矣亦多良史之筆畧其細行者爲而使後世讀者有悠然不盡之思其人有超然鳳翔千仞之意如商皓安儲而安儲之後無聞焉者老而還山也如宋昌決策衛主遂贊大業入典禁軍而自後亦無聞焉者則必知幾史畧之也然皆一言一事而傳不添蛇足使人可思者焉則未若留侯之功多謀多而翛然以止者也其尤可思之不盡也夫留侯尚矣終西漢之世彷彿遐蹤者二人焉其一則上書言事不用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之梅福也梅福世所稱也其一則折棊公子定齊王澤之亂引春秋縛姦人于闕下而斷斷遠引不終日之雋不疑也不疑世所不甚稱也然吾必以赤松門卒之間當爲雋京兆置一坐焉且夫昔之非才之難難於有才而不盡用更難於遇知其才而我能不用夫能用者我也能不用者我也龍德所以確天介石所以貞也不疑豈知易乎然而有易道矣當夫威名既著經術既尊大將軍光雅意招延可以有爲矣婿之不可官之不能移疾竟去不復用於世寧其才不足用耶世不我用耶不疑乎見高天下矣不爲霍氏之人者則亦不嬰霍氏之禍也夫使不疑黽勉功名所造當不止此然功名皆自可得由處要須自主天下重其一言一事而爲不盡之思與使天下嘗其不終根其不決者何如也古今英達之士失足于此中者可勝道哉不疑乎見高天下矣

今人只爲貪功名便沒下稍豈知留侯除不盡之

善自全乎

孔明論　項煜

學鵬而得鵰者比比矣所造之局矜乎所期之量者惟孔明孔明自擬管樂乃過之也大才業則亦無以過之其以純忠全節有大臣之風乎固矣而未也隆中行藏宛然三代王佐之意非晚世功名之士所可及當其起事而已有以大過之者也且君子將有爲於世也不可以有求於世大苟存必用之心而失自貴之道是我方爲世顛倒之不暇何世之可爲漢之季也方方龍戰士士鵲起蓋有蒔植而自衒誰云奇

抱而弗彰然且有一人焉棲遲躬耕夷迪嘯咏倘帝子之不顧雖終焉其勿恤若是乎無意天下者則眞經綸天下之手矣何者其中固有以自貴也蓄極積深一旦而發必非曹操百萬之衆所能當而孫權三世之威所能抗矣迫而後起則視物也精不得已而應則持已也確是故利鈍不驚其慮霸王不動其心與日者綸巾羽扇安閒之意非猝辨戎馬之間也內無餘帛外無贏財澹泊之心亦不待信之生死之日也草廬中具有之觀孔明者觀諸未用之先可乎神龍之潛也有飛之用焉雲行雨施而後驚其變化則晚矣司馬德操所爲品題者也同時英賢兩人殆廢周瑜有其行而藏意不深管寧有其藏而行機未遣嗚呼孔明之德所爲獨隆者歟

余每觀武侯功違其志未嘗不哀其忠之篤而恨夫天之不從易也乃有故爲貶詞者其心亦太忍矣

曹操論　　項煜

曹孟德自稱多智，世亦以智歸之。吾謂操不專用智也。操之智蓋亦數有時而短也。彼所爲伺隙抵巇，百變不窮者，善用人而已。然操非能用端人也。區區一毛玠、一崔琰不能容，而安能用天下之士？操所用者傾危險譎之輩而已。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羣枉濟慝，神姦得長，終魏之世無一骨鯁之臣、雅正之士者，繇其作法于涼哉。然而事以之濟，謀以之成者，罔當時氣運使然，亦所謂天下大器不可以不仁守而可以不仁得者也。今夫操之欲釋呂布，先取徐州，一短也；再戰而平，用荀彧也。官渡之役，食盡引還，一短也；止勿先退，遂破袁紹，亦用彧也。譚尚未隙，議欲速攻，一短也；緩以待變，用郭嘉也。張魯未平，力勸還師，又一短也；急攻而拔，用劉曄也。操有一不用諸人者乎？天下惟無自用也。雖以英雄絕世之姿，神鬼無方之智，而自用則有時而困。齊桓木強若無能爲者，用管隰甯鮑而已。然天下不[illegible]公之無能，而美桓公之善任。是故叔向[illegible]噫喻於調食。且操惟不諱其短，故得以羣效所長，而究之衆人之長皆操長也。操之智蓋亦無幾也。嗚呼！天下之有帝王之才而用人或不若篡賊之宏虛者，何如哉！

阿瞞智而不智，善用人而不善用人，是令肯肯地下。

羊祜論

項煜

楚人有好龍者而眞龍至則弗能好也夫晉尚清虛而有羊祜是眞龍入室亡然風流名士之目弗歸焉者則是好畵龍也燕人少長於吳還至宋而或紿之曰燕也不勝故國之悲焉及至燕而不悲矣夫風流名士弗歸祜而歸之任誕敗俗之徒則是以宋爲燕也且夫畵龍猶龍也宋非燕而可至於燕也若夫任誕敗俗之徒則畵虎者也適燕而南轅者也亦嘗聞東家放西家之病者乎晉人之學道東家之顰也羊

祜之闇與道合不顰之西子也雖然祜非惟闇合而已也嘗著老子傳焉其於道也蓋精神焉已而未嘗有學道之容從甥王衍負盛名有俊辨祜深弗許也則知祜之於道蓋神似而非形似也觀其與陸抗對壘荆州專用柔道內安外服而始焉辭曹爽之辟不伐其智既焉建平吳之策不居其功進賢而避私恩盛滿而師疏廣嗚呼如祜者然後可以傳老子矣王衍之徒豈知老子者乎故夫晉人之所謂道皆僞道也有一羊祜而列之功名之數彼未知天下眞道不

在功名之外也風流名士之目談何容易終晉之世足當此者羊謝兩太傅而已羊公戎馬紛紜而峴山風景不廢嘯歌其謝公東山之本乎所謂道之精微者也

以風流歸叔子余嘗有是論竹林諸賢一齊遜席

范粲論

項煜

忠臣之義豈以世教隆替爲隆替哉然亦有之古今亡國惟恭無死義之臣蓋焚書之報也東漢重名節而其亡也寂焉則豈非黨錮之餘士氣銷於宦豎耶國家不可以輕殺士而人君勿以所賤加所貴者誠爲夫緩急之用也惟曹氏起篡竊傳世淺德教最微而改革之際雖無烈烈之士頗多混跡不仕如嵇阮之徒潔身全節斯亦當塗之氣色矣而尤難者陽狂不言寢處所乘車三十六載以死之范粲也有粲魏不亡矣夫豈黃初以來愛士之報抑其至性固然蓋君臣之義無問盛衰者也天下無范粲其人則名義盡矣此人自爲乾坤爭其一綫於區區曹氏何與哉且當是時魏朝大臣稽首恐後王太保盛德高年渙然就列有孝無忠君子譏焉而粲一故武威太守從事中郎已耳天下不必以忠臣之事深望之也齊王芳之廢素服哀慟會議不到稱疾閤門至死不履晉朝之地此豈有舊君之高爵厚祿繫其心哉天下名義不關國士衆人[illegible]也古今成仁取義之事多出於疏遠小臣而賣國偷生多出於大臣蓋臨亂之君忠奸倒置惟賣國之輩則可以立於其朝成仁取義之士安能一日立於其朝哉臨難而後見耳范粲之事其微者也

魏不應有忠烈之報范太守自明其節耳一代不可無一人范太守有關于帝王統系者多不可不存之也

寇萊公論

項煜

澶淵之戰、戰者虛聲也。和者本謀也。萊公當國、必知虜情。夫中國無釁、傾巢入寇、以何名乎。然則虜志不在戰矣。戰危事也、了此五日、大戰豈五日可了者乎。然則國謀亦不在戰矣。臨之以車駕、則氣懾、赫之以兵威、則約固、真宗之決策渡河無疑也、蓋已黙諭乎此也、在廷文武無異議、蓋亦皆黙諭乎此也、後世有乘危僥幸、付宗社於一擲者、當思萊公所以能了契丹之故。雖然、城下之盟、當時已譏、幸其撻伐先張、則國威振。請和自彼、則國體存。百年不渝、則國難紓。然而使疆未復、萊公之志不伸、情歸不擊、驕虜之氣以長、宋之天下、一舉而安、宋之仁弱、亦一舉而定矣。後世有偷安厭兵、竭中國以媚虜者、當思宋室所以終受虜患之故。且夫樂戰必亡、畏戰必削。韓公主戰、范公主守、而范公爲能不敗、故國家不可以樂戰。李綱主戰、汪黃主和、而汪黃竟以誤國、故國家不可以畏戰。萊公之得策、在於先戰而後和、聲戰而實和、我戰而彼和、暫戰而永和、豈與夫以戰爲戰、以和爲和者哉。夫知以戰爲戰之不可以戰也、而不知以和爲和之不可以和也、此謀國者之過也。

萊公善戰乃其善和其論甚快然畢竟本志未盡酬國讐未盡振弱主庸臣多不泰乎一萊公何益惜哉

王沂公論

項煜

君子之去小人。蓋自古而無勝算也。去賢如振落。去佞如拔山。非小人必巧。君子必拙也。小人能得君子之情。君子不能用小人之術。夫君子者。道既高矣。名既美矣。挾其高美以攻陰惡。其氣必粗。其謀必陽。故小人益固。而君子多敗者。爲其以君子之道去小人。而不以小人之術去小人也。且夫天下之理。何分正譎。定變之討。豈論經權。期於濟事而已矣。君子之去小人而能勝小人者。古惟王沂公。公之說言乞恩而留身進說。則非道也。借題山陵。以併逐丁雷。則非法也。然天下不惜崖州之非罪。而快大奸之距脫。信乎去小人之有其術矣。夫去小人而必以其罪罪之。又必以君子之道治之。則小人終不可得治。而君子嘗側拔之柄。毒遍清流。禍延宗稷。非不幸也。雖然。夫沂公所以善藏其用而莫闚其際者。豈旦夕之故。僥幸之謀哉。當夫寇萊遠竄之日。居停御幄之際。彼也目攝。此也口噤。謹避其鋒。姑示以弱。而蓋世神奸。蚤入其彀中而不覺矣。鷙之將擊也必伏。龍之將飛也先潛。蓋兵機也。亦易道也。君子不幸而遭強對。其愼勿以粗心應之。盛氣臨之。則庶幾乎。然沂公能制丁謂於危疑之介者。而不能平呂夷簡於妥安之時。名位相傾。賢智不免。要於功成身退之道。有未善矣。術以待小人。道以全君子。固不可闕一者哉。

社稷爲重身名爲輕於此見矣

君子守道惟有一經用世不妨行權彼執迂而無變計者視危亂而莫之能救奚取哉

慶曆人才論　項煜

盛世之人才常若有餘於用者非天之生才獨侈於盛世而盛世之君之有以優之也古者仁君之養士也猶農之養禾圃之養樹也始焉若質之不汲汲以望其長也中焉謹視之惟恐其傷也終焉優而柔之待其自成而食其實也不枉人之候故其氣多完不殘人之性故其命不夭不困人之智故其力常寬夫然則處之下僚而不以爲厄投之大任而不以爲驚雷霆迭降而感諒其曲成宗社倚毗而永肩於易世天下感其君上之遇而爭相濯磨上天鑒其愛惜之心而益彰美報人不竭於才才不竭於用者繇其養士之道得也季世則不然其君固非惇忠厚也所尚者刑名權數也其大臣固非樂休容也所工者非殺人則厄人之進也一時之人才皇皇有不能自保之慮用之甞不及其成措之多不顧其安折之若惟恐其復長朝廷初無涵泳悠長之意在位亦多苟且衰颯之風假使慶曆諸名臣生於季世救過不暇安能有爲乎吾是以知仁宗之爲仁也君之仁者善養士也今夫求治而開天章置相而賢夢卜亦後世英辟之所有而獨以爲至治之事者直其暱賢之誠也忠諫而謂好名彙征而疑朋黨乃後世衰朝之大患而不以爲盛德之累者貴其不遠之復也且夫盛世之人才有餘而衰世不足者非直其長養摧殘之異也盛世之用才常有不忍盡其才之意時其出入均其佚勞而曲體其心故天下賢士大夫常立於寬然之地進之不催於文法退之不困於譏讒如仲淹琦弼之徒可將可相或郡或州立朝之日固已淺矣然諸賢所以養其全鋒而國家所以得其大用者正在於內外頓挫之間有進退自全之道故精神常存而緩急足恃也苟如後世一斥不復固有摘爪抱蔓之憂一進不休亦有再衰三竭之慮斯不亦同歸於盡乎夫人才固有似退而全務進而敗者屈伸之道然矣顧人主所以養之耳盛世之人才有時不用而適以裕其用之機衰世之人才當其用而已有不足於用之勢夫用人而縶其手足疲其心神必陷於法而後已焉此以敝之非用之也故盛世多才非才多也人

主多之也衰世乏才非才乏也亦人主乏之也蓋觀於英神之代多故之時朝廷所倚重者猶是慶曆之人四海不即亂者頗有仁祖之澤然後知國家爲百歲樹人之計者終獲壽考愷弟之休人主有不能終日之謀者必詒孫子黎民之禍王者以善養人其先自養士始哉

淡于得與之慶覺石中立詩句甚淺

鄙夫論

孫愼行

古人論鄙夫患失至吮癰舐痔弑父與君無不至斯其下也極矣然而孫夫子所第尚有穿窬之盜與德之賊夫以名論則鄙夫輕而盜賊重若以事論則無不至之惡重而盜賊之行又宜何加也且所謂盜賊者何如人以賊則不逮胡廣輩項廉由談所謂鄉原非耶以盜則公孫弘匡衡輩厚貌文奸曲學阿世所謂色厲內荏非耶此其人皆尚未有無不至之爲而所云鄙夫者又何如極也要知從道術中論則有盜有賊從世俗中論則有鄙夫盜賊雖不肯然尚有好名畏義之心焉若鄙夫則何知是非何知好醜盡忘我之身名以趨世得失元未嘗一有我之品識以衡量世得失而無不至無怪已則孔光許敬宗其人也噫夫夫也居人下且不可若以之居人上持權握要不自恥其鄙又未免反惡人之不鄙而天下安知底止哉是故君子銳心于與學問方可以不爲盜賊若肯稍庸心于學問尚可以不爲鄙夫傳云學固之殖也不學將落是以衰世亂國之士詠善之人必先

去其學

余嘗與鄉先達某先生論某某小人某老云小人與君子爲對並盡無學術者奈何輕許某某直節大凡貪位之外不復餘想可爲快論

易論

陳子龍

古之英雄所爲萬端各殊其途而成敗異者非擇術之巧拙而守之不堅變之而不知所之也我聞天下之道咸備於易及觀古之術有見於世者雖不學易必有一端之合夫乘於時而動過於事而發著於功者皆易之所有也蓋易之道全矣而不可以全用故雖聖人若文王箕子之流僅守其一卦復于一卦之中守一爻以終其身至足矣非其餘者聖人不足以知之時有所不能勢有所不可也故古之成大事者必審乎時勢之當然又察夫己之所履于是得其一說而執之可以無患凡卦之德雖處極凶至于險而不至于殺至于危而不至于亡其至於殺與亡者每不在於守而在于變而易之爲用又不可以不變其不可以不變何也事會所激幾宜所化我無爲而天下之勢日異不得不改其所以趨之得足以成大功而失足以致大禍變之得失存乎其始凡所謂變非盡反其始也就其始之所執而遷乎時之所至于是乎消息生于其間所變之途順而大事可成矣若

夫合乎已之所執而徙從時爲變消息必背而罔當酷也文隱之士一旦奮揚戰勝之兵伏之十年其爲變也消息順也素著臣節無故睥睨以威克敵忽然消兵其爲變也消息背也消息之順背則存乎其始也自我論之執之失有二謬也雜也變之失有一反也謬者大時雜者失勢反者失幾李靖范滂處蒙而執同人孔融處坎而執離刁劉處小畜而執中孚所謂謬也苻堅處剛行柔乾坤紊矣嵇康內文外污離

逃亂矣霍光當難遁安否泰暨矣所謂雜也宋武德在師急於受命變而爲革唐德宗志在震三藩一決變而爲需所謂反也嗚呼成敗之不可以論人也久矣審夫易之爲用又豈無說乎能成天下之務者愚不可也智不可也愚則不知其所操矣而智者必亟亟乎屢更其道且以爲變化焉夫易如藥也能生人亦能殺人不知其病數易其方幾何而不死哉

易妙于變與交不變不交失其易矣貼合古人指點了了

莊周論

周立勳

世稱莊子之學善自縱不能器也夫處亂世不當然耶當周之時人爲游說揣度形勢扶强弱而莊子莫故莊周於世無所論習其言使人蕩而失眞卽以道德求之不將以無用廢乎然觀所稱引皆以救世世未得而用也夫戰國之所以亂者大小之見明耳負廣地積强兵以爭勝于天下其間縱横離合設權謀隱智術取榮當世又大抵以人之國重也吾見蟻之聚食者矣奔羅旋繞不能相舍夢得金者既護匿之

又稱蝶之惟恐其非吾有也豈知蝶之有盡而夢之必覺哉彼六王者自守其地與之無窮然而兵交于楚地入于秦割盟要結不定其患出其金幣資餙遊士莊子益重悲之故多道上古至德之事乘莽渺出六極而遊于無何有不以治天下感其心使當世之諸侯得其言而用之方將小天地混陰陽齊得喪一死生又何暇以區區之國而戰爭不止且卒至破滅也嗚呼秦之取天下殫矣意乃在萬世而斃于匹夫之呼非所謂壑舟澤山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耶吾

嘗觀古軼書、如所云堯讓天下于許繇、湯讓于務光、皆自莊子始、斯非其枯哉、其時有鄒衍者、乃談天之術、遊諸侯、見尊禮、觀其言曰、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此何與當世之事、而述之、其意蓋闇諸侯之地小。小耳、何至爾鋒刃馳辨論以求之哉、此即莊周之意也。

莊生乃大用世人當世不能用之耳與衍論也

擬皇明宦官列傳論

夏允彝

自古閹尹當朝、兆釁破國、踵接輪隨、烏可勝道哉、原夫始禍肇造、淵慮微防、法網不謹、而後漸零壞、禍無一轍者何也、禁之以制、而按之以勢、制有定而勢無窮、然則雖有明辟、忽荒間之、鮮不為中、況下此者乎。引覽前古、流禍則均、推之　本朝、于斯為極、豈制不善哉、自漢迄宋、冊條淵跡、故勢衰而禍雜、本朝文紀星繁、有司牙制、其為法也無不密、于宦官則疏無不密也。故災毒開發、束手燋爛、宦官扼中槷之樞、乗無

制之勢。即亂烏得而不劇哉。觀夫西京之禍、女后煽啓、東漢傾移、孽繇常侍、唐之敗亡、閹豎齊盲、藩鎮擁濱、洎乎有宋、強虜憑陵、童梁并蠹、當其搖蕩、咸所寒心、廟社所繇墟卒非常一、　本朝呂霍之殆息、節鎮之權微、戎夷之侵緩、而二正天啓之間、國統三危、罔非中人為厲、當此之時、廟社呼吸、耳即復芟去、豈人謀所及、殆歟、其他僕係曹汪之流、危害國本、汚血禁門、恣禍邊人、淫毒廟寸者、又未易卒數、斯豈天運然乎、　本朝之勢、當利宦官者三、君臣之交絕也、內官

不隸廷臣轄也在內者分相柄在外者竟將權二重
成屬也藉令武進謀成而天聽遥杳何以經牖闥之
崇深絕戶下之伏聽若司隸雖威職不足內賤閹流
乃罔敢刑咎况金璫貴横休沐里舍者縱兼以王言
在口尊孤闈外仰訓茈役密未能離其內閣卓溫凶
烈無繇絕其外逸者乎故權衡禍亂幾著勢成非遇
聖神卒難芟革也雖然　高皇嘗厲其禁矣不侵
外廷政不兼文武御不御外臣冠服數傳而卒不勝
者何也此乃所謂制也非勢也

有制則定有勢則亂可謂得其要領

七國論　夏允彝

六國卒爲秦併者何也或曰不能合從宥秦而爭割
地以賂秦雖然苟欲與秦爭帝自強則可合從名美
而實不可行也張儀曰親兄弟尚有爭錢財而欲恃
詐僞反覆之蘇秦其不可成也明矣然儀之言可謂
得其情而未知其勢苟知其勢則雖六國長爲昏姻
言約事信相救若頭目終必破壞滅亡豈能禁秦之
爲帝哉今夫戰勝攻取破軍殺將决於呼吸之間而
期會結約數月而至假令從已成也秦且爲三軍迭
出以肄之今年入韓明年入魏又明年入楚諸侯恐
約從之不信一聞秦兵之出義無不相赴已至則去
已歸則出韓魏數驚四國道敝車馳卒奔民勞餽竭
如是而不亡者未之覩也且我觀合從之說明於策
韓魏而失燕齊之情又不達楚之勢從之說曰韓魏
者燕齊趙之蔽秦必不能越韓魏而攻三國然以爲
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楚又安能絕秦而救韓魏哉
秦之攻韓也起少曲斷大行起宜陽觸平陽其攻魏
也陸出河内水絕大梁無名山大川之限奮軍疾馳

且暮而傳國都。楚欲擬秦之後，必從黔中溯流逆江而上，江流沛厲，秦浮舟而下，乃至順耳。楚欲弊力費日，角險幸功，不已難哉。此必以大吞小，不惜持久以徼必勝，乃可入也。而欲以為救亡解鬭之兵，豈有及乎。且秦并蜀而強，是吞吳而弱者何也。秦所得地，進可以勝，而退可以守，出戰則易，而仰攻甚難。東恃函谷，西恃江水，其勢同也。楚地散漫，回遠首尾不相應。假令兵連黔蜀，敵即揵關，而欲呼吳越之卒數千里圖存，救至而勢已決矣。是楚欲自救且不利，安能救韓魏。故曰，楚絕秦後，不達楚之勢也。齊去秦益遠，而燕亦有雲中九原代上谷之隔，秦固無繇加兵于二國，而欲二國日驅其兵，今日救韓，明日救魏，今日助趙，明日助楚，慮患於百年之後，而喪力於無窮之期。其國之父兄子弟，憔悴不息，怨讟明興，欲其終不變計，是又安可得哉。然則六國終何以支秦，惟合兵攻秦，案揵函谷之下，一年不破，期以兩年，小有勝敗，前死不顧，必下而後已。如是乃可為也。若退而各守其國，秦加兵也無恒期，而從離數合，救不卒至，近者先亡，終歸夷滅。嗚呼，吳蜀之協也，而不能終支魏。魏伐蜀，吳寧為出兵無濟，蜀亡豈非攻人不能終為敵禽哉。是同古今合離之勢，戰守之説也。

先儒謂子瞻文本戰國縱横習氣，猶其持論奇快耳。然識高才敏，文能格格嶒間發，其指歸未嘗不正，固非與策士同科，安可短其奇快。讀蘇仲此論，正當作如是觀。

六國合力擯秦，豈緊不敢，惟怯偷幸，不相為救，盡落范雎彀中矣。遠交近攻，誠骨及溺而不之知，何其愚哉。子瞻謂王翦率六十萬師伐楚，是空國而戰也。以久安之齊，而入獸兵空虛之秦，如反掌。夫何齊不乘此卒為楚犄猶，且以四十年不加之兵為幸，而松耶柏耶，不旋踵而及身，尤愚之至者矣。吁，乎天下之以畏懦自絕者，可勝痛歎。今若燕太子之僥倖一刺，猶有生氣也。

唐德宗論　　　　唐時升

人主之所謂明者，在于別羣臣之邪正，識治亂安危之所以然，而小智不與焉。所謂德者，在于以天下爲度，而舍己從人，用其長，去其短，記其功，忘其過，使上下之情通，無怨懟之心，而小善不與焉。德宗即位之初，銳意求治，且生長多事之時，艱難險阻，身備嘗之，自謂知人之情僞，觀其居貴有體，隱厭不入，且大行梓宮不避本命，諸姑姊妹之嫁者，小物皆經閱視，平生無荒淫之過，此皆士人好修者之事，宗族鄉黨之

所稱道，而於經世之大略無與也。然世主鮮能行之。故德宗以此自多，陸贄謂其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馭區寓之志。吾又謂其制節謹度，無驕奢佚泰之事，必以爲臣民無得訾議者，而無待於忠言讜論以攻其所不逮，故闕廷之上，閭閻之下，人人知不測之憂在於旦夕，而天子廖廖自謂聖明在上，海內晏如也。夫人之情，好察必多疑，多疑則人得行其讒；好勝必多忌，多忌則人得借其怒。至於四海蕩析，幾不可復爲，猶以爲推誠不如用術，修德不如用威，蓋以其區區之材自負，終不可及也。嗟乎，使德宗生於士大夫之間，昏闇剛愎，自多其能，亦終必敗，況萬乘之主，四海分崩之日乎。

二

所謂聽言之難者，造次之間，議論盈廷，一可一否，紛紛而不知所裁，一利一害，昧昧而不知所向，於是迷惑顛倒，馳致敗事，則有矣。若德宗少而學於李泌，泌在肅代之世，周旋禍亂，卒安社稷，爲一代宗臣，其有不知者乎？陸贄明識時務，善因事爲功，帝亦自知之。

使此兩人者長在帷幄之中，而李晟、李抱真諸人將兵於外，何至奔走狼狽，幾亡天下。昔人有言：聽言者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盧杞陰險深刻，一時或不能識，然以其事攷其言，則舛錯召禍多矣。車傾焉仆，覆轍在前，而執轡者安坐自如，貌其閒暇，是豈好禍樂亂哉？蓋其平日自謂聰明英武，羣臣不及，而杞知其才識之所至，與其意念之所向，先引其端，使之自決，如擠張鎰、李揆、顏真卿，大半出於上意，雖後有敗事，不以爲罪，方欲分任其責也。夫智者如登

高望遠無所不見以知趨避向背之所宜愚者如防
中之視物得其一遺其十而自以爲明審矣黠者知
其見之所在又從而誑之曰他人不知此上所見是
也因借以行其私張其聲勢嗟夫累世忠義之家食
人之祿居其高位何忍而爲此然昏暴之主與姦佞
之臣同德參會自有相感召者語曰蟋蟀俟秋吟蜉
蝣出以陰聖主明臣既然破國亡家者何獨不然乎
吾獨惡夫聽言而不觀其事之成敗者也

三

自安史之亂悍將反側于上驕兵睥睨于下傲然以
爲國家安危繫于吾輩之喜怒而人主惴惴焉不能
保其朝夕故君臣太息思府兵之制以爲府兵復而
天下太平矣然惟變法之發也故天下猶未見府兵
之害若復行之其勢不得不變何者府兵經于折衝
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雖張帷幄鳴金鼓三令五申
不過行故事而已曷能與之同甘苦察勤惰辨勇怯
而生其赴水火之心乎士卒既爲農家子又曷能舍
銷兵革于此中國民[illegible]下[illegible]文農夫皆[illegible]耕矣 太宗之初
其耰鋤枯槔之業而日從事于弓矛劍楯之間乎及
其調發將帥按閱而後知其不精雖加之罪亦已晚
矣況以無罪之人而投之于萬里之外私齎縮帛官
取而貯之盡則若役夜繫而置之地牢十人出戍逐
者無二三百姓藁目裂手足以避其役夫聚數十萬
人授之以擊刺斬伐之器生有鄉里之恥笑死無墳
墓之歸葬雖泰之虜使其民何以加此特以天下無
事而未反耳且計戶戶而出丁男非必慓悍勇力者
也若在天寶之末以此當祿賊之鋒鋭必不支矣故
承平之世關東戍卒不勝其上之侵虐而兵興之後

則國家養恭若驕子姑息如倩人屈指計歸張顧待
哺思亂幸災亦與長征之兵無異也是以論者謂徵
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夫府兵之制即古之寓兵於
農三代用之矣然其時無萬里久戍之役而有所征
討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在行間勞逸饑飽之甘呻吟
嗟嘆之聲朝見而夕聞之所謂千夫長百夫長莫能
恣其貪冒殘暴之意而其父兄之教鄉黨之俗無不
省于射御即少長于詩書禮樂之中如冉有樊遲子
貢之徒皆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子路治千乘之賦使

民有勇且知方者皆文事武備不可一日偏廢也豈若後世以雕蟲小技爲業者務欲奪武夫之氣哉嗟乎以太宗之英武與房杜英衛諸公謀之不能百年而弊已甚有王者作不知何以善其後也

予嘗恨德宗之世而不能察盧杞若李晟陸宣公中興之畧言之鑿鑿求治愈切終不力行所以然者盧能將順李陸多逆耳也以責人之望猶曰亡也從人固其無所復安有甚將自而能帝天下國家者哉

何顒范滂論

唐時升

士之處亂世者唯有修其庸言庸行儉德避難善善長惡惡短雖砥礪志節而闇然無標榜之意庶不詭於聖人而亦不以驚流俗之憒憒者蓋遠迹於橫政禁民間以待天下之清而已劉陶李雲陳球杜根之徒陳危亡之隱憂于不□□之人建社稷之至計于不可有爲之日徒□□身而無補于國至于劉郃王芬諸人身非重□爲國命所寄而欲除君側之惡爲廢立之事卽令事成當有莫大之禍況必不可

成乎何顒之友人有父仇未報而病臨死以告顒顒爲斬讐首頭祭其墓禮非親父兄之讐則主人能執兵而倍其後豈有他人之讐而不與共天哉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恨而投版棄去夫國家上下尊卑各有儀式燕居之際聽言傾側不存形迹可也至于職事相臨固有常儀孔子與上大夫言則誾誾與下大夫言則侃侃陽貨有饋不廢往拜之禮不知郭太何以讓蕃蕃何以謝滂也禮教陵夷豈獨庸俗人哉至于殷阿黄穆侍衛於滂

爲之應對賓客至謂趙岐入界以不得見爲天下所笑棄官從之謂沾溉餘歟之餘遂成名于世此與兄龔之見何異

諸葛孔明之賢猶曰苟全性命于亂世使並不樂有爲哉正恐此身不保及有可爲之機而無其人矣彼倖倖喪身不惜從取一時義烈之快而爲詩腐人所趨附博名[illegible]其[illegible]手

漢昭烈伐吳論　李清

嘗慨史鑑中有以一字之誤而幾掩千古英雄之波者則所謂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者是也夫高歡恥竇泰之沒而復謀以伐宇文識者已策其必敗矣彼誠恥之也若玄德之於雲長則痛也非恥也何以言之蓋玄德雖帝冑乎然身處販屨猶乃祖之以一亭長起事則關張猶蕭曹故人也且蕭曹僅貧賤交耳若夫寢則同牀侍必終日所追隨於風雨劍戟之間而親若兄弟者其大義深恩過蕭曹遠甚孫仲謀之襲荊州而并殺雲長何毒也以言雲長之功則于禁之七軍盡沒而孟德幾欲徙都以避者功何赫赫也以表雲長之心則極知曹公待我厚而拜書告辭卒犇玄德於袁軍者心何依依也功大而不食其報心親而忽斷其犖想玄德之感舊道故而潸然出涕者當不啻光武之涕泣撫席間而心痛兄縯也伐吳之師是烏可已而說者又曰蜀蕞爾州所恃爲爪牙者關張耳雲長甫亡翼德旋殞爪牙幾盡矣是亦不可以已乎吾謂雲長亡而伐吳之師不可已也乃

其德頹而伐吳之師愈不可已也其愈不可已者何
也夫以范疆張達之手害其德而移怒於吳實為
逋藪矣雙其並折於蜀而首同懸於吳竟將孰甚焉
殺其長者仲謀而殺其德者非仲謀而亦仲謀吾故
曰伐吳之師愈不可已也然則諸葛子瑜之言非乎
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然則趙子龍之言又非乎曰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吳自服噫子瑜
自為仲謀計耳若子龍所言則未審於當日之情勢
而大言之也夫玄德之初訪孔明已有曹操擁衆百

萬不可爭鋒之說矣是時關張猶無恙而玄德之龍
潛虎步顧盼中原者猶未幾入一隅耳今二將死矣
玄德之據蜀自帝者規模已粗就矣子龍所謂當因
衆心早圖關中者不過勸玄德以高祖故事耳夫先
入咸陽者王之高祖自繇關中起非緣蜀起也蓋繇
關中以窺蜀故迴身而取之易若捨道而緣蜀以瞰
關中則進步而圖之難若窮高蜀之木易滅魏也其
勢彰甚而顧令義則君臣[illegible]間兄弟者先斷首吳庭其
無論用橫有客將起[illegible]觀天俯視地亦何以

置顏面也且關張外馬超魏延黃忠皆客也彼見親
若兩人而生相依死相攜吾儕誰與[illegible]者雖頭顱可捐
安望加以維持之報將解體生心者且接踵起而匪
直滅魏不能即守蜀亦不能也所謂復四百年之漢
基不能即保四十餘年之蜀疆而亦不能也夫劉禪
魏臣耳其料玄德之報吳者且謂不報吳則始終之
分不足而玄德固可默默已乎其伐吳也報兄弟耳
君臣者後世增加之言而玄德則猶然同林並侍之
故吾也是師也稱義舉焉卒至伐吳師敗而懵懵自

帝者不轉瞬而繼關張沒昔人有謂生友不如死友
者而此以語于死兄弟也其庶幾乎吾是以憐其心
重其氣謂必如是方可見兩人于地下觀者慎弗以
成敗論而指玄德之伐吳為誤舉也

昭烈豈不料勢不敵所謂兄弟之情不在兵耳立
論鑿然有關名教而筆力曲折淋宕步步生情在
晉荊川茅鹿門兩先生間

丁卯兼官志總論　　　　　　譚尚達

國家建官分屬，昉於漢、唐、宋，而參以□□，□度備矣。
高帝首建中書省，掌軍國機務；大都督府，掌天下兵
馬；御史臺主糾察：是爲三大府。天下奠定，庶職攸分。
建文帝援古證今，稍稍更置，洵爲不急之務，遂蒙變
亂之名。內難既靖，制仿舊貫：殿閣，古之丞相；六部，古
之六卿；都察院，古之御史大夫。
列宗承之，守而弗失。思皇濟濟，鄭唐虞之盛，又何過
焉。其間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要皆參諸輿論，愜乎人

文娛二集　論　四十六

心，罔敢僭越。黜陟以僭越。　先王之憲章，官事不攝。
罔不是以昭儉目膺□□彰濫觴，所謂流濫以致
濫勢必淫荒，越法睽孤，橫逆傳奉之濫亡踰於憲
二十年間，不下萬人。中書一出，長安道上幾爲傀
儡之場，吏部幾爲贅疣。逆至於　武合官校軍士，多
至十七萬九千餘人，即使職官居什之二三，總之所
糜廩餼，其揆一也。　孝　世除　憲　武之弊，垂範
將來。孝終十八年如一日，臣子汔今思之。　世之
末年，崇信神仙，繁興土木，或黃冠而躋五等，或工匠
而登公卿，致使後之不肖者得指爲口實。然而擁官
莫強於　熹之丁卯間。當時一二僉倒，舉世彈冠，褰
至衆多，人爲掩面。昔公孫弘自海瀕登宰相，封平津
侯。自是之後，宰相畢侯，君子譏其偷。夫平津以文
學進，尤不免焉，矧厥他乎。班氏因爵以功爲先後，官
用能爲次序，此外非吾所知。於是作丁卯兼官志。
擬前承後，侯比侯，拂光輔一人。皇皇載籍，伊傅鴻烈，
與世作則。依違伴食，貶廣銜。殿閣大臣志第一。
礪山帶河，功載盟府。苗裔承延，寧爾茅土。匪法罔牽，

文娛二集　論　四十七

匪德罔補。陋彼祖稅，醜茲媚嫵。勳臣志第二。
虞咨四岳，周官六卿。厥位彌高，厥心冰兢。表率攸繫，
克忠克清。毋忝爾尚，令名斯蔡。部院大臣志第三。
有司蕊藏，鴻洛始濟。濟濟庭美，見多士世思羅治。
藏獲納潦，永言伐檀，時味其言。卿貳志第四。
讀書中秘，橐筆左右，簡帥多士，帳設經校，日起日裕。
記注我　后，龍膺懋官，緊豈德惎。詞林志第五。
漢隆直指，錫之繡衣，彈劾弗辟，其聽威儀，蠢生同眠。
伊誰倚毗，鷹不觸邪，聰行遂遠。科道志第六。

含香清秩。駿奔是務。上應郎宿。下符冈步。爲唐白首。坦懷不逷。噫今之人。迩遷恐恭。六部郎官志第七。

維杜與衛。日邀以擯。維艾與蕭。目遲以信。文成巘覆。五利繼進。親賢遠叙。古之所慎。京秩流官志第八。

疇司風紀。疇秉民社。靡靡之源。自上若溺。下之效之。四維凋謝。三復相鼠。傷哉教化。職官志第九。

武有八黨。幾薦於亂。惟斯吉人。莫知忌憚。爵濫貨糜。從逆滋蔓。所以藩鎮。有唐之患。武職官志第十。

議論不惜君子無以勝小人名器不惜小人有以化君子彼時加衔諸公豈無表表自見者貪此美餌不遑他惜耳不登此論大可垂戒

廢四六啓議

趙苕狂

余自萬曆乙亥結髮薄遊。士大夫書禮往來。並抒情愫。啓有用四六者。嘗可理時率主爲相。亦以散書關問。亦未嘗以爲不恭也。至癸巳罷官。乃有以四六來（可見其來不遠也）者。余不措此跡。不能爲此。然林下無事。每抗精殫思爲之。殊以爲苦。今衰朽才盡。偶起一官。營職之外。復有應酬之煩。貪事欲廢。安能作四六也。驗有來者。必不能答。恐有不恭之罪。然此事殊亦可廢也。古者書用大篆。作之頗難。自秦以用兵之際。羽檄旁午。乃去其繁。復以爲隸書。解者曰。謂施之于徒隸賤之也。其書無點畫俯仰之勢。似即今之楷書也。歷代相沿。不以其爲秦法而廢之。豈非以其便于時宜。猶孔子所謂麻冕純儉者哉。今天下亦多事矣。黠虜內侵。賊民四起。不知將來竟作何狀。謂宜博心戮力。以濟艱難。乃易散書爲四六。是猶以大篆而易楷書也。失火之家。猶作巧趨細步。余竊惑焉。況大篆起于蒼頡。四六起于六朝。秦爲變古。今爲復古。不亦可乎。余是以倡爲此議。願與同志者共之。非[illegible]自護其短也。

屯田議

陳弘緒

國家養兵之額曰民糧曰京運曰屯田民糧有推輓之勞京運有輸轉之費有其利而無其害法莫善於屯田矣傳制衛所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城守雖間有四六二八一九中半之或異而大畧以三七為率每軍受田一分分為五十畝雖間有百畝七十畝三十畝二十畝之或異而大畧以五十畝為率每分納正糧二十石餘糧十二石其後減餘糧為六石歲止徵餘糧之數而正糧十二石聽免上倉雖間有本色折色與夫八石四石三石之或異而大畧以六石為率此屯田之通例也自有屯田以來其於墾新屯清舊屯之議亦既諄諄乎其言之矣今以京省原額計之得田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八十九頃以京省見額計之得田六十二萬七千一百九十七頃其在南北直隸浙江湖廣福建山西河南廣東萬全陜西雲南遼東則額有加於昔其在京衛江西四川貴州則額有減於昔然總見額而計之實減二十六萬五千有奇夫以數萬里之疆域三二百年之蓄聚不能使頃畝之

加而反減至二十六萬五千有奇然則歲所為墾者果皆盡墾而歲所謂清者果可謂之清與夫極重之弊才智不能挽之於積漸之餘而未盡之利豪傑不欲委之於無用之地屯田之弊極重之弊也而屯田之利前人所未盡之善也愚以為清舊屯之煩瑣不若墾新屯之便益請得而畢其說可乎為清屯之說者有數端拋荒之宜復也隱占之宜問也餘糧之宜增也正糧之宜蠲也似也然拋荒有可復有不可復或畝多伍少或人衆牛稀此其可復者也而為膏腴後為磽确此其不可復者也隱占有當問有不必問將帥之侵漁而以額糧累士卒豪強之占奪而以逋賦累孱懦此其當問者也甲無耕耨之力而轉佃於乙軍受厚重之值而歸業於民此其不必問者也餘糧可增矣然徵課太重適以啓逃亡之漸正糧應蠲矣然出納徒勞反以滋多事之擾是故為清屯之議者誠有見於極重之弊而欲起而清之清之而不得其術而更以煩瑣為害則不如其已夫畝有拋荒而易地可補產有隱占而予從未缺未嘗有所大損於

國也清之之法夫其大其功而已而至於舉行屯之便益較之清汙屯之則費則大有異為墾屯之說者亦有數端牛種之難具也農器之難備也召募之難行也似也然不必盡資牛種於官不必盡仰農器於國不必盡需召募於民也今議下一令曰某衛某所沃壤若干能開墾若干者准上納例籍之庠序其又有加則升之太學其又有加則徑授之職銜各定以項畝之數願以武爵顯者亦如之如是則屯必墾矣古之人有言之者元虞集是也集請於京師瀕海之

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當時未能行集之策其後海運不至而國運不足始悔不能用其言則已晚矣是故懸賞以示激勸之令可行也又下一令曰某人將歲限墾田若干某編裨歲限若干某爲兵千夫長歲限若干其過於額者以武功論不及者凡照千總不完之例任俸參降有差如此則屯必墾矣古之人有行之者宋何承矩是也承矩爲河北屯田使歲令武臣發諸

州兵萬八千人墾田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歲得粟稻之饒兼有菱蒲蜃蛤之利是故立限以責將弁之令可行也又下一令曰某贓吏應追償若干准以墾田相抵某罪人應輸罰若干亦以墾田自贖其非重辟者皆如之以凡於城旦鬼薪白粲之條如此則屯必墾矣古之人有行之者唐韓重華是也重華爲振武營田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使耕其傍便道地以償所負吏得釋罪死齒平人爭相感勸盡力奉行資其歲入軍不復

饑是故抵罰以償積貯之令可行也是三令者皆古人所已試之事而今日可立見之効也其或荷戈之士編戶之氓力能相度原隰開闢汙萊者聽以所墾畝定爲世業永不起科如是則數年之內率土之濱野無棄壤國有餘儲雖使井田復興肉政復作亦無以過此且夫三令之懸惟其歲限於將弁者不免假之以牛種農器資之以召募耳其餘皆可以不必資牛種於官不必仰農器於國不必需召募於民也夫興未盡之利與轉極重之勢孰爲煩苛孰爲便益固

有不待衡量而自明者。與其刻議清、而祇增煩瑣。曷若詳議墾而坐享便益。是在才智者權之而已。重華、承矩、虞集之流、世固不乏。求所以有推轂而助轉輸者。必有詳議石畫在矣。

他人言屯非不善、必迂遠繁重而不可行。士業此言則可朝令夕從、[illegible]也

藏書攷

考證與辯有異同須一為考證者不必立辯其辯以此為正

胡敬辰

八會破荒。肇始於黃、光弘東壁。郁哉周昌。編逝忝柱、漢存麻亡。梁衍晉燈、撩城而王。維隋其至。豈中者細。豐簡最上。唐則介唐多之為。貴翁實匣嘗。道宋維茂、傷失因端。央苦搜采。日月耀陽、於昭千古、煥乎文章。撰藏書攷、

是以考其藏也、刪開萃玉、知天日之奇、繙靈秘上清、重碧翁之柚笈、而或仙能洞守。且復藏縹緗牙籤。

輕浮絳帙曰。於。天。是以攷其藏也、圖經云、周穆藏書於大小西山。荊州記曰、小西山穴中有書千卷。水經注表唐述巖有書。為津逮所不及者。會稽記宛委之山藏有書。道藏謂書在包山。至維書顯乎告滌而金方貢於海。藏則川不愛其珍矣。日。于適之山與金。是以攷其藏也、三皇之文謂玉策。則微之玉經、隱注靈書八會字無正形、則微之太微、黃書、皇經、是洞清與玄與神為三墳、微於太淵、經非孔實。因所稱、羲農黃帝之書也、自然之文、緞以金鉤。覆以珠巾。芬玉香

而侍十華蓋藏之加此其重也則三皇經所云者全秦壹氏有兵洪雜子陰陽雲氣黃帝之書雖漢後不復見而七略所載之道家者著錄商之在宮庸成守先王之冊府而其源遠矣然後可得而放焉爰侯岡臨於玄扈而綠字啓先鬼哭龍藏此文辭之所以日昌也其在貞紀錫矣三台之堂人乃其遺蹟與嗣世有巢則耿瑶鈐無懷則昭仿石而天下益趣於文惟春皇因甲錄以詔卦始及乎石年傳有方書然而老龍吉之學屏封之作庸可誣耶繼公孫茶握奇以式而七元六紀大綱之經出諸襄城矣紀質之代一威遺其丹書其藏之也哉深圖畀聖高陽之集其祕也有孫然矣且大撓之鍾山而師之牧德其事燦乎可質也唐虞之字以心勝諸甚夫吉卑夔段拜所讀何書抑豈大通之說乎則穆瑤蕾簡於大荒殘信半之可也秦火後挾書之禁除於漢景東觀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漢武帝廣獻書之路積為如山光武漸收雒陽遷者尚載有二千輛裁於仁壽閣命班固等典掌焉魏晉采掇分四部各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元壽以下迄齊梁日則二萬三千一百一十卷元帝收文德圖書藏之江陵計十四萬卷而餘隋文父子篤尚搜輯而嘉則殿書遂多至三十七萬卷矣唐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命學士史目直篇甫息馬戈留意載籍有足哉然通爻逆山何居唐藝文志序稱武德中收隋遺書八萬卷蓋一時衰益之書也昭宗時核定本止五萬六千四百七十一卷木令昭宗志雅餘燼不過二萬耳宋建隆初三館得書僅一千餘自後盡收圖籍正部不幾于八萬慶歷崇文總目共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又益以史館一萬五千餘卷軸帙皆異色以別之而宋亦可謂大觀矣宣和又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有四卷南渡後計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本嘉定又益以萬餘濮安懿王子藏書七萬餘卷而天地之人文閑矣明興 聖作她文若隆古 文皇帝敕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前此未有也 列聖纘承棟充中秘而大海不容蠡測矣曰於帝王是以效其藏也鬼史區十世帽有大元玉冊纖是則態治封割力牧風后之書者其藏於有

熊氏之世乎。吾遊魏收書甚多，甚豐焉。惪不

讓惠之五車也。觀乎歆之略、革之三十卷、勖之部。孝

緒之錄、儉之志，長寧遂不敵乎，合吳魏兩齊及杜兼

以萬卷計。任昉又減其

三之一。[illegible]斷從而別裁，挾架者實三萬有

奇。今援了則二倍之，因編則猶建鄴之數也。晁氏猶

不[illegible]萬王仲宣四萬二千餘，陣而齊五萬餘，然故集

五宗而成也。以一觀萬，崇運之六萬餘卷，何可及焉。

甚者石林賀集兩氏則十此十矣，且鄭漁仲又益以

二萬。元蜀帥紐鄰之孫，遍跡江南，不下三十萬卷。則

是君山最勝之事也。池若不準之宴，曹之倉，李之

匣卷。與域錢之倂秘府昭遠之樓、修觀之巢中之墨

莊，皆彬彬乎蔡乙之緒業爭美千古渠矣。曰：於臣士。

是以致其藏也。漢景末年募求遺書，成帝令陳

農廣求古籍，魏令郡縣大收，隋增秘書，遠訪貞觀中

令狐德棻、魏徵等請行購募，開元間倚無兒馬懷素

等特言補備，選五品子孫以備其官，分十二庫，以个

卷篇獻書者或優賜，或升名焉，集者或搨諸江淮，或

詔上館閣閱本，此則歷代鋭意乎斯文者矣。曰：於䝿

募，是以致其藏也。見賜仲偉十八千卷焉，見賜何無

忌秘書千卷焉，見賜班游以秘書之副焉，見蜀許慈

與胡潛博士爭書而不相通焉，見杜暹卷後之題焉。

見倪于泉來脩之贄焉，見崔慰祖未嘗焉，見春明坊

側之僦居焉，則三錫之光而一歸之超焉者也。曰：於

賜假，是以致其藏也。而以桐范尼於斧，沈於卓，遂祇

之舟覆於水，嘉火於繹，師焚蕩於江都，燼於安史，劇

於巢，而宣和北狩，散亡俱盡於腥羶矣。至若榮邸之

火，宋文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而元符之

世蕩為煙灰，晁文元累世之藏，尺素不存於甲午。江

元叔數萬之軸，縑緗盡竊于奚奴，則其亡其亡，非人

之所能為矣。曰：於兵燹與水火。

論曰：家不藏書，雖富猶貧也。然必有以副其藏者，則藏

不止其名矣。彼有之以享用而繁之以穴蠹者雖多。

藏能不厚亡耶？又況乎天之所忌，則于其盛也，大抵

物聚于所好而召以精神[illegible]有數，不可謂不存

乎其人矣。然而主藏者[illegible]博也，觀武不至

而藏則宗之不知第有藏第無觀則藏者最病人藏之則必知讀之知讀之用必知所以用之知用則必職[illegible]以爲字至於藏其書之所以爲字而藏乃可貴矣夫無藏字而嫣天下之藏者何爲也哉舒令手指不觸圭角究然恐人不替鄴侯司馬遷猶而藏而脩之耳然則所謂藏者安貴必徵守藏史耳抑柱下冊神山之幽秘可得而效之夫是其妙處不傳則存乎藏者之虛心矣余特逖覽而詳乎其書以俟博雅者正焉

妙一大藏經盡付青蓮主人掌之遜則問焉

擬上天孫表　　宋存標

蓋聞山川攬秀若無岦氓雲漢爲章豈無鄰士何者氣清則仰資於覆育質麗則取潤於性情於天上分纖微之巧於人間解無益之愚是故君子表不隱衷明瞻同度雖脈脈聽哲執義自裁而蒙被天休靈氣翕歙石梁漢津之間恍惚若有所遇矣竊惟天孫金瀆分寵玉質迎祥作儷男星式逢嘉會洗龍車以綢繆逢槎使而歡喜此一時也顧禮以給人求養人欲卽明河遙望有願未盈亦辛苦無歡矣況下土之士

情煩志失其貌不懷私而顧卬也夫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惰而棄智勞乃獲功雖貴若天孫札札機杼終夜不休以黼黻帝躬亦云瘁矣竊嘆民間少婦援棘爲煩纖纖素手猶自珍惜孰知天上勤劬終無毀志積勞所集天帝憐其獨處使附參河鼓不爲婚媾今巳駕七香而欲渡矣一時兒童婦女施筵設帳紛紛陳乞而海濱鄙儒亦陳情丐天其將以何求乎求富則辱夷齊求壽則羞顏淵求多子則累向平臣於三求無一焉獨念臣志不能志無縫紺詩書之能而多

勞節子史之累題詩入谷惜無濯水之明珠作賦登樓誰將機數之芳蕙絲生於蠶作繡則賤作錦則貴非物異其性而工殊其能也欲蹈機搦杼織成天地非乞靈天孫其孰與窺經緯之妙乎伏願鑒其悃誠驅去婪抽使鸞機在胸青霞四集奪能成字畢翻鸞飛雖不能履瑤池訊青鳥為危烏聽鶴笙亦庶採珠南海驚蛟毋以回文使丁崑山傲針神以製錦管繭不棄愛同絲麻經緯畢成榮於華袞微臣欽仰光輝與亦遂矣敢不刻畢倚盡守夜之低鏤文穀板辦寧室之謗以報師無窮閫恩有感也

文士防蝸詩編者書等身尚何所乞耶

爲汲黯劾公孫弘奏

王元玄

臣聞丞相者天子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竊見丞相平津侯弘學足以文術寬足以包忌起自東海布衣年老耄矣天子親擢置第一位丞相爵通侯不思大報德厚尚鈍墨取容深阿陛下游言寬通雜所[illegible]循據始依正論以費人心既又自違之以迎陛下之欲招致酷吏緣飾文雅使陛下務遍悉核天下搖足而已于其間有君子之名外開東閣來賢人內貢以微文折傾儒董仲舒等或故爲頑鈍無所知曉而深諷次骨乃至不可莫帷幄無所靜折衝無所用區區欲以布袍脫粟鎮撫天下之心臣恐天下之不可以戶曉也臣見卜式善官猶依朴魯張天舞智明曰深珠弘獨以沉莫之度兼而勝之是天下視聽負陛下托臣誠愚戇有犬馬之病不能與此臣同事陛下也伏願陛下下明詔切責奪其印綬放歸田里以明大漢不相無益之臣不乃爲淮南笑

大臣托爲寬深藏其好惡偏僻備至使人主覺悟無繇此病國之大者也難社稷臣如汲黯其能大之哉

鶻彈鶴文　　　　徐孚遠

游擊將軍假御史中丞攝行臺事臣俊言臣聞周賓無用則華士先朝上獎虛浮則天工其曠是以聞人疑泉尼父嫌沐來敏亂邦智猶太息事同發手有異吹毛中散大夫建章宮監凌霄公倉阜孔懷潑涎縱心險放本無六翮之姿樓奇一丘之外旣情閒遠涉逆清流故使士衛虛襟長其光價年公刑掌蓄之坐開遂乃因緣華省倚藉當塗佩以金衣方作儀于近掖縻以潔粟遍分賞于大官乘軒之榮禮同衛日浴

血之報事絕周年聖恩逾涯過存齒錄小人多幸不知所裁加以高下在心睥睨人物尊吾之戶不可聽聞歸正人上林丞兼督魚梁知雜務麻秋雖過江差晚本異荒塗郎日以事暫入尚書省會食門下倉阜自以居中久矣聲望猥高遂廼據荀推案深懷疾愉顧叱忿詬言無齊限灌夫罵坐吳質斫席朝議等之市人有識以爲官謗臣于時便欲露章啓聞緣國憲弘貸恥以飲食銅人抑而不舉臣又聞倉阜外托誕曠內懷機鄙呈其長喙蓋此饕心飲水之風徒聞前志却魚之飾有媿昔賢又入假稱青田倉粟係阜食料私發萬石有奇臣頃攝倉督此較皆有左驗臣聞延年挾詐鬪鼓毀刀孝徵乾沒應時受杖此而可忍何以執憲謹案中散大夫建章宮監凌霄公倉阜蔬業無取叨竊非榮濯飾羽毛接侍天宇矜其一鳴以爲價絕左顧右盼意氣如雲醜疾之聲盈于朝野在公夙夜絲不闕練此風不除實恐有扇醇和長茲淄蠹臣聞天威在顏無禮必斥而倉阜至乃散髮綏步矜其姿制疾言凌遽有徹宸嚴屢舞婆娑不聞過闕之

敬高臥偃仰殊無警露之心並直嗣宗清狂見譏禮法文舉疏放增其詆訶者哉臣聞黃散爲士人之華選侍中實清朝之峻秩而倉阜居常怏怏性復憚憚入直稱疾多懷怨氣在事指斥不諱君親非有路粹顯奏之效實懼舍宗阿隱之誅今秋律已嚴鷙鳥將擊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倉阜所居官收付廷尉法獄治事其在官贓汙及擅發公儲別攝治書侍御史依狀條劾臣誠惶誠恐死罪以聞

古古渾然六朝可與黃石齋先生彈陶文並傳

墨禪軒說 寄吳周生

董其昌

莊子述齊侯讀書、有訶以為古人之糟粕、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旨唐人真跡、其是三昧、其錯石鋟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學書者、既從真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倣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儓之誚、方契斵輪之意、余癖此道五十餘年矣、初於虞顏入、已而學右軍、學鍾太傅、煞有肖似、蘭亭丙舍宣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為踞唐人之上、三五年間、游學就李、嘗發項太

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從前苦心、徒費年月、昔香嚴在溈山命下、參父母未生前一句機語不契、遂已息心、願作長年粥飯僧、正余爾時境界也、余門大隱十年、多暇、又長安官邸、收藏鑒賞之家、不時集聚、復於項氏所見之外、日有增益、如韓館師之內景黃庭、楊義和殷司空之西昇經、褚登善書湯侍御之絕交書、王右軍書傳芸紹元為李學書篆、王奉常之汝南公主誌、虞永興書王司寇之太宗〔冊〕、術河南書米元章之西園雅集、小楷楊羲正右帖、正書史陵不數、皆得盤旋玩味、稍有悟入、溈山以來、損其負郭、收一二種、如徐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時國詮所書善見律、三藺亭備其楷法、人間鮮見、推不啻趙吳興書道有老廣文戴公、自嶺表歸、裝中貯吳興小楷內景經一卷、數千言、少一行九十字、俞紫芝補其末、絕類楊上真、乃吳興生平神品、頗恨晚而獲見、唐人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余之何、周生坐擁萬卷、悔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黃山勝遊、不復可續、周生饒游勝之具、新安江清淺見底、排艫順流、至我

谷水至數日間、若與汪儒仲來、與一來觀茲真跡、所謂讀書十年、不如一日請習其藝者也、周生以為河漢、

九友居說

宋之繩

徂徠子築室丁園中央環以池映以石緣以樓周遭以樹古竹鐘聲深林鳥語相與來日夕飲影涵光含心空境遠猶病可厭術無怨頃我有所寄誰其寄之友今而溯徵實而想顰笑而友古古人頓獲良心矣吳越間得友少伯少伯始終一西子耳讀西子豔少伯者有之罪無以西子誣少伯者然而彥夫差于掌上皆為西子之精所使其忍恥石室與君廿之道至功成而不受賞天下方知少伯才少伯而在五湖煙水中乎將遨之與談卧薪嘗膽闔大計者忘其辱其遠略者輕其身無論丈夫報國當如此即移而之同心之麗正不妨為市人所恥如長卿之偕文君於成都市豈不值有識者之氣而必待賦成天子賞哉友而代之滌器業充初可相從夫文君奇眼奇緣憐才正不減漢天子柔腸偶結大節不傷設以文君而當子卿之在胡其嚙雪亦應十九年必不至陵因飲泣子卿可友文君亦不害其偶嗟乎子卿在胡祇十九年彼丁年皓首者何人□年出關封侯歸國毀仲

升者幸而不中而仲升未嘗銜怨用三十餘人之心而匈奴喪膽郭恂任尚烏足以友仲升獨憐仲升功高志苦須借東山絲竹勞之使安石井退符堅百萬方以圍碁賭墅安石即欲常友之東山得乎鋤桓用王皆丈夫能事況有以身任天下安危二十年者單騎入虜虜服其誠雖屢受朝恩元振之議而國家再造天語叮嚀其退而修盡人間之福何不可友之則壯志倍堅之數君者遭逢各異險阻備嘗盤根錯節利器乃見轉而值萬不得已之時神龍之變化無端梁公真良友矣希以後軀以全世險受福而不知梁公誠何樂以此見長洵萬不得已而為之也時可為則為之時非必不可為則為時或必不可為而抑有人為則讓人為而不必為青山頂上白雲堆裏希夷之夢未回而業有先友之者非他人漢子房也子房自稱辟穀仙從赤松子遊至此因呼以從漢賞法曰無不過去秦苛政君有九友而辱相及何不羅宴于九友居須少伯倩西子舞煩長卿倩文君吟強子卿學胡語仲升笑與之和而裴嵩喚東山妙妓遞觴命

於陽侍兒梁公爲總轉折亦爽作壁騎狀嘗與之踪
隋穀仙樂甚醉而主人說成

大生每以□鬱悒而又用笑古人鄴九大日不爲
讀也吾友之

尸蟲說　　陳子龍

尸蟲之說出于道家柳子延其說余以爲帝之所號爲聰明者恃此而已何得誣哉夫帝至高尊也自處嚴邃其其所設勾較巡察皆費輸不能察人細微帝又不能行大度事勢不得不任此蟲居人之身近也乘人之隙密也人各有之專也但帝既任之有三尸又蟲不應有三日大意帝之命蟲曰人有惡汝告之是但欲聞惡不欲聞善也夫人不能無善無惡惟其相準可以相安下上賤皆而日聞過於上帝其能免乎一日失實聞之曰蟲上告帝帝褻之蓋凡物之情孰不欲食血肉穢蟲得享天饌雖無纖芥猶將丘山設不得食毀其宮息一日失罰大使蟲訴帝人死人死見帝訴蟲時時詠所不直蟲何敢輒飾以進今也獄辭定於蟲言雖有至寃無繇見帝則蟲且終身無罪也夫蟲揚揚乎承上之吉鮮下之誣而又得醉飽復何所忌乎然而蟲之必有三何也帝又恐爲若屬所欺故多所托耳雖然帝又失若屬者同利同欲同情同趨雖千百輩必無異辭譬人所謂三至

之言非耶。故愈受罔、愈不悟也、嗟乎、人之死者衆矣、豈蟲盡言其罪耶、又豈人遂無一善者耶、夫千萬年以來、人無不以罪死、則其無一善也明。其帝何不胥天下而誅之、而又何必屑屑較量耶。且又何不遂不生人、而蟲亦可廢耶。彼道家者以庚申日守之。蟲可死。豈帝之威反不能護其洞事者耶。又豈長生之士、設酒脯勤祈禱以媚此蟲。而託言以欺世耶。若罔能守而殺之、此其事大愉快、又豈儒者所不道耶。

巷有鐵丁獨晉新人激爲此論味語而論

寒夢說

張旻

辛酉臘月二十一日、大寒裂石。向小室中擁爐靜坐。藹然春溫、不復知戶外風雪。因思人間好事無量。但歇得現成自在勝它快活十倍。是夕熟睡。夜漏三易。夢一老僧謂予。有四字。汝試參之。雪消冰盡道是如何。漫應之曰。痕跡都亡。老僧笑余强辯。覺來思强辯二字。聖僧語也。當思雪滿冰堅時。痕迹政自不小。縱使消盡。已障凝爾許世界。最該探其生滅緣由。豈可草草放過。况吾生種種變相。不過與道冰雪一般。吞柤之世人。似發瘧寒一上。熱一上。不覺過了一生矣。已宿業不淨。睡去便迷。不可不自艾也。不可不自艾也。

功夫到能靜。夢中自有棒喝人來。當思一段字字供參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如何　孔貞時

世代縣邈、各有國史以成一代之載籍、即爲一代之文章、史之推三長者、代不乏人、而文章卒關乎世運、春秋而後、自司馬子長氏承運而[illegible]、[illegible]代正史尊之爲昇祖、邈乎尚矣、繼司馬起者、無[illegible]班氏並驅之後、漢以下皆踵遷固而小變其凡例者耳、宋之有歐陽永叔、非即漢之有子長孟堅乎、新唐書成、表上曰、事增於前、文損於舊、而元城劉氏復以此詆新唐文章、不及兩漢、嗟夫、繁簡之間、果足定新唐之得失乎哉、如以簡也、即子長史記以五十餘萬言、敘二千四百年之事、亦誠簡矣、如以繁也、漢書以百餘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之事、不亦繁乎、使繁而果足以勝簡也、則何以曰固不能爲遷也、夫作史者、尚識不尚詞、評史者論當否、不論繁簡、如必以事增文損爲新唐之失、將兩漢之所以駕唐者、僅以其煩也耶、則試就兩漢論之、子長作世家、其間若陳勝衡山、止於六月、漢封宗子、或不再世、乃必編之世家、是其煩也、且天子而下爲世家爲列傳、年月後裔、纖悉各載、又重列年表、是其煩也、孟堅漢書紀漢事、若庖犧以來、非漢世、嬴秦以前、非漢臣、何所取而悉羅爲人物表、則煩甚矣、況典章事數、所漸尚多、獨于向之洪範、歆之七略、朱贛之風謠、一一因之以爲三志、則煩又甚矣、降而范曄、賛蕪尤衆、其最顯者王喬鳧履、出于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而亦載之、是乃煩而失於謬乎、今日以煩爲勝、其何以服作新唐者之心也、新唐文則省而事尚贍、簡而不暢、若暢矣、何病於省、彼永叔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不在補其細者乎、其他世漸見于吳縝之糾繆、溫公之考異者、原不以省故失之也、竊謂風會有升降、文章之高下、各隨乎時、漢與去古未遠、文獻足徵、如子長屬稿、所取據左國諸書、皆足備後人之譽、揣而宋之圖書、其所取裁者、孰與漢、漢氏史官作述相承、專掌圖籍、漁獵窮於百氏、筆削成於一家、而新唐書方鎮百官表、出於楊克臣、律歷五行志出於劉羲叟、列傳出於宋子京、永叔自紀志外、一切因之、其共爲執筆者、又孰與漢、者新唐之世、其不能爲兩漢之文、時也、即永叔不襲舊唐之陋、

文娛二集　評

以振起宋之衰而卒不能軼於漢也亦時為之時所不得不然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永叔雖欲不滿於子京諸子欲自表異亦無如之何也已矣不然五代史非永叔之一手乎所稱守經陳義微詞有指房玄齡以下晉隋諸書皆不之及者以觀兩漢竟爾之何故新唐兩漢之文章自有定評而卻謂宋之永叔為漢之子長孟堅可矣何必拘拘於繁簡之間哉大抵世變愈下記載愈繁名冠愈亂史無專官執筆者依阿附會以苟且塞責有能質直不阿提衡其事而濟之以博雅者乎今日固自有子長孟堅在一代文章必有可觀何必闖馬氏之室登班氏之堂後日臨經之餘縮去書愈遠亦不成其為今矣

肖公之可為班馬者學識才也而其不能於班馬者非專家也今可能也遇于時也此議與茅鹿門先生互發可為定評

問議論多而成功少畢竟何以反之對

黄道周

一衆志而勝天下其唯聖乎權其衆而出之以王則王用衆則霸權其獨而出之以治則治以亂則亂聖人皆不敢以權而速亂故不敢以一人勝天下不敢以一人勝天下故常懸其成之功以祭已成之議令日議多而功少則必存議而競功功不可成而議不可少則勢必以攘勝天下夫主與之權何所不勝必紬天下之議以成一時之功則皆自之禍必自此始矣三代之後二秦崛起則皆霸主也其并諸國滅羌胡橫吞天下捲軼周晉方其成之皆有嘖室之謀永巷之議朝廷而暮設及其敗也天下吞舌稽首以奉一是故議論者聖人所以集功不敢以主相攫天下之器也主相擇言則天下多功主相放言則天下多成擇言不精放言不程則退蕩貫而行淊督故議論之多不成非議論之過而焚聽於議論者之過也且夫天下固未有議論也漢始於外戚而時不敢替外戚晉始於胡戎而時不敢徙胡戎唐始於閹豎而時

不敢議闕豎江統向貫之說初開之則皆却走也故議論之少則至於宋而極矣商鞅主父衛巫之術則皆已立之矣欲棄地則棄地欲開邊則開邊欲變法則莫之敢困欲和虜則莫之敢戰主相之權亦不爲不勝也然而一倖不成百議皆廢故前宋之敗非好議之敗而好功之敗後宋之敗非好功之敗而惡議之敗也古之聖人議法長世其意皆欲與世守之而勢久不得變變之而不失其意則其道皆可以百世無事故懸百世之功以待一時之議不關後之聖賢

以通變可久者古先王之意也輕百世之議以邀一時之功人自爲聖賢以角于先王則非先王之意也夫先王而必掃衆議以自爲功則先王之權已足尊于天下將謂權之未足故又欵曲以合古之人今日古之人不達于議論功成而不變則創爲一說以變之又曰今之人好爲議論多變而無成則必督責以要其成則是皆過也是皆以其權爲足以勝于天下外若違于時論而內實躁于功名夫功名所歸各覦其主不可以躁取也以文帝之寬仁託于黃老內撫尉佗外和匈奴棄痛哭流涕之談以載于寧一而功亦成以景帝之下切恭于中韓朝錯夕袁反初元惇大之風以飾於律令而功亦成以武帝之發皇大肆力于邊疆內空中國以外讋四夷延策羣臣烽起雲蒸而功亦成以宣帝之綜覈羅邊疆而一意于郡縣奉法之吏寒凛氣栗而功亦成夫賈董汲鄭嚴樂蕭張之論則非絀于議論也刀筆綿蕞之制則非累世而守之也其上之所注而始效皆歸之爲相者聽言而擇人慎持其敗以匡主之所注議定功成而已不

尸故天下之議不紛而必世之功可致也不量其上不度其功欲以一切之權厭勝天下功未必立而議用益起夫以盤庚之哲不敢以再誥而遷殷人以武丁之武不能以朝夕而拔鬼方天下之議論豈可以易經必世之功名亦豈可以躁取哉必以先王之典章鎮天下之議論唐虞之放績鎮一代之功名則其道必約天下之言以歸于三德六行約天下之事以歸于三考九載三德六行三考九載者天下豪傑喜功相耀之士所以搏心戢志俛首以就主相之治也

然而成敗與遇奇衰間與或淹或起十年之中亦未保有不變者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不弊則不變變而復反于故則議不再競而功不更設開之盛也其天子敕法于上其百辟頒令于下綱舉而目張事簡而言清故其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稍衰也弊不可革而法不可變上下之間皆有懼心故其詩曰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其又衰也古夫而猶之故政失而求之刑故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及其又衰人各爭功而正論始廢故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道謀者非築室之處不謂謀室者無成室之事也有宋之蝎知議而不知成知變而不知止功欲出於一人而議不欲公于後世故熙寧之變法元祐之復政非諸君子之過熙寧之變法而欲闢天下之口元祐之復政而欲成一人之是是則諸君子之過也然則今日之論如何曰今日之論則猶未至于變法也成憲具在舉而行之弊則剔之壯則抑之奉議以歸天子奏功以歸先王扶衆出權以公于天下者宰相之事也過此以往則愚生未之或知也

蔡世來言衰世罪言罪言者皆借議多功少爲階廢衆徇私功于何有料此文一發之

媚幽閣選刻文娛二集目錄 庚

制辭

日講官文震孟誥命　姚希孟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誥命　姚希孟
贈太子少保高攀龍誥命　許士柔
太子賓客徐光啓誥命　姚希孟
禮部尚書李騰芳誥命　姚希孟
左春坊姚希孟誥命　倪元璐
禮部尚書何吾騶誥命　倪元璐

禮部右侍郎姜逢元誥命　方逢年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敕命　倪元璐
都察院高弘圖誥命　倪元璐
翰林院侍講蔣德璟敕命　倪元璐
廣西道監察御史倪元珙敕命　倪元璐
中書科中書舍人馬發奇敕命　方逢年
工部虞衡司郎中王守履誥命　方逢年
行人司行人姜應甲敕命　倪元璐
詹事府孔貞運誥命　姚希孟
都察院易應昌誥命　姚希孟
太僕寺少卿孫之獬誥命　姚希孟
翰林院簡討徐汧敕命　姚希孟
禮科給事中張心鏡敕命　姚希孟
河南祥符縣知縣宋玫敕命　姚希孟
右春坊顧錫疇敕命　倪元璐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敕命　倪元璐
福建道監察御史祁彪佳敕命　倪元璐
浙江寧波府推官李清敕命　倪元璐

直隷松江府推官徐日曦敕命　方逢年
直隷寧國縣知縣尹民興敕命　方逢年

詔

擬封牡丹花姚黃為王詔　孫國敉
擬封牡丹花魏紫為后詔　孫國敉

讚

腐侯讚　何　剛
寶變觀音讚　劉　侗
古英雄三品贊　宋存標

箴

五箴　范景文

演連珠箴　李雯

媚幽閣文娛二集

雲間　陳繼儒眉公　評
廣陵　鄭元勳超宗　選
弟　鄭俠如士介　較

制辭

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事文震孟誥命　姚希孟

制曰國家高置禁林弘收儒彥其有虎榜名先于粉署鳳鳴鸞徹于丹青正學命之方新宜對颺而勿替爾日講官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掌司經局事文震孟家風綿亘門閥清華昔有植孤忠于衰宋者實遠承其後又有麟興于聖朝者復近沛其餘潤香波墨池化作鳧鷖之藻芬餘德種是爲鸑鷟之祥當先皇帝臚唱軒墀余沖人深居遠審驊騮當首共言日映重瞳喜氣夜蒸兩當雲間五色惟素抱沂公溫飽之恥能仰符皇佑忠孝之求出天竹林筆子揮毫生之涕經緣蓐火更生出□顯之魂北厨俊之株連

羨緗箱之羅織、幸免雉罹之罦、茲當龍見之期、亟促鋒車、徵還闕院、朝倚樓臺之席、入比甘盤、夕登視草之堂、文擧君奭、花磚視影、宵開廄道于星軒、郎水含膠、更效和羹于鼎俎、爰用章恩、階仍爲本直大夫、錫之誥命、昔有殿頭之選、當階仗下之鳴、歸德記醇儒、而功虛輔世、即宋朝尊賢敬士之報、賴爾家鞠躬盡瘁之臣、惜此棟梁、遺明夜夢、母言復始、尚其含旃、茲泰道之方隆、吏與循之其屬、惟是欽哉留于白鍊之。後。作聖代之良臣、調元氣于六符之年、弼盛世之君子、昭爾明德、服此訓詞、

典元年勅天人共苦無其德業同望亦何足貴之

有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誥命　姚希孟

制曰、朕循覽遺事、見康陵之政、未嘗不低迴太息也、尚書文、軒冕寶塞下、大夏荷戈戍邊、比逆瑾誅、各還故官、陵游考終、猶幸也、比近事則長六卿者、罰金論成、萃于厥躬、竟以此貲卒矣、爾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直方作體、剛健運行、冰壺輝映、寒潭之色、葉品玉尺、稱量天下之材。司六廉則二百年考功、獨著修庶職。而數十輩賢士同升、然惟其嫉惡也、如驅蠅、故其叢怨也、如集蝟、逆內外之糾結、致宇宙之崩頹、鯨浪千尋、首撼崖巔、碣石繹縲五里、先迷突兀、孤峯已掛神武之冠、復起同文之獄、在權閹甚于陰日、實蕭奸合喙成雷、黄髮皤皤、遂有沙場之遣、素絲皎皎、反成包匭之疑、盧牽從此烟銷、骨肉等於萍散、老妻閭戶、已爲同穴之人、穉子泉臺、亦作先驅之客、當斯時也、三光黯淡、白晝慘悽矣、詎寶籙之更新、猶玉鼎之未入、德音留滯、誰知異客西郊、病骨支離、遂致騰沉北隣、長揖衣而作殮、野火流青、折白楊以成棺、陰房照碧、豈特朱崖夜

夢覺英爽之通人、抑且翠竹冬生、感精忠之所照、
之悲惻、百倍輿情、今特贈爾爲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原官如故、錫之誥命、於戲、維公論每定于蓋棺、而榮
哀可被于下士、朕茲留恨者、以冲人嗣服、不能拔自
行間、表率朝著、又不能促其生還、長驅牖下耳。余則
精光熠爍、與騎箕尾、爲竹濤者遣來於蒐旌役係間
以福善禍淫、狀忠殛姦之權、仰佐
上帝世教、尚有賴焉、爾何恨哉、贈崇祀詞林賦堂因中翰其榮政府命京

易蓮舫成之

先生直節最著權奸未盡未及
嗚呼偉哉孝然福善禍淫狀忠殛姦自可得志崇服而
獅嶮攄久矣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高攀龍誥命

許士柔

朕惟道術明而人心正、節義薄而世道頹、故國家以
正道明誼之臣、爲綱常名教之主、即生不克盡其用、
而死猶亟揚其休。爾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少保兵部尚書高攀龍、王國克生、天民先覺、闢邪崇
正、一言已定其生平、惜才遠如再疏、遂罹予讒諑、投
閒瘴嶺、舉窮理盡性之午、銅鞜丘園、想崇德廣業之
志、迨

皇考遺言求舊、而爾以耆德蒙徵、悼切攀髯、中歷疑
隱禍之漸、論愛深哀、且秉明理出治之大綱、宮府用
以心膂、中外爲之目懾、爾逡巡卿寺、領袖臺端、執法
不阿、早發逆臣之貪狀、除惡務力、遂攖逆豎之殺機、
循可仕可止之本心、一點不雜、再點提不損不加之
真性、可殺而不可汙、縱騎未臨、嗁機先見、焚香叩闕、
願循仰結于報君、整服投淵、心則還游于太始、哲人
其萎、邦國爲虛、茲用皆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嗚
呼、道莫大于不辱身、誼莫厚于不辱國、清淵可赴、視

易賓爲得正者可媲昇命不受較伏日以作忠存頭大余用表闡前烈期以風于後來益爾有家廸余申命

志意公以斯道爲任於龍隱鶴鳴石門先生代言撰于

今上之元年而公以部長召請

實乃在十年宜乎以邦國司虛之語爲忌矣乃何責

如李卦陷以集軒盡南反嘆殿語與改移叙傳

余昔賦慰忠冤豈非

今上自感之德哉

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光啓誥命

姚希孟

制曰、粵稽周官分職。論禮哀國敗。並禮哀短亂。皆宗伯主之。太師之禮用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故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有以祠部而攝七兵文武而兼二職者。皆貞淸傳事也。爾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光啓、學本賈董、志希韓范、身居芸閣、恥作冰蟲、楷葉之工、于縹緗探蓋璇繹蘿圖之學、求與昔于西荒四極喚黃石之無奇洞秘畧于九地九天、笑白猿之空幻、壺涵金虎、埔櫳槍于神葬之間、德育木鷄、韜鈴于僕忠之內、惟是心懷國恤、恨前箸之無人、兼以志掃胡塵、恐後憂之方大、投吐花之筆。欲作長子于師中、請曳組之纓、願致名王于闕下。而權多掣肘、每成庖俎之嫌、議等盈庭、及召枋榆之詢、朕素開雅志、漸展新猷、召羅經幃、每聽系士綢繆之論、晉試常伯、佇覩樽俎折衝之才、比疫虜之震驚、覺輿情之競協、綸中羽扇、固不以綦韓而厚冠裳、粵鑄燕函、自不妨借忠信而增甲冑、昔伯翁東南

離而鳥獸既可馴大豕之祖若武王遜西土而彭濮從足雖熊羆之旅差池紫宮之曲尚須干羽三苗聯翩青衿之班竹樞長城千甲鈇鉞上佐賢我勞臣茲用覃恩階爵爲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昔宋張浚以禮部侍郎召對便殿孝宗謂曰朕欲得一飛沖天而無羽翼者當專任用大忠試爲果惠達之拔者如閣謹與京哉宜服捋茶之勖何煩啟栗之求

何用西加知知業知象經莫是故時乃不文于位

又不能行其志惜之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誥命

姚希孟

制曰、昔宋之中葉、以禮卿長禁苑者、前有蘇軾。後有周必大。皆才名德器、炳耀一時。然論其詞翰、何遂逖遜逝也。蓋此兩官者、不特五星主珮。文昌長廣象緯、抑且九德成事、它擢備以升重、徒取驟授何律運、等者宿望茂著、領典克襄、即使武公可諳、豈符合伯無忝爾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騰芳、樾楠產號楚林、瑚璉登爲國寶、數邪水遂池之故事、址同光景留連、若琅函玉笈之深藏、毋願編摩搜討、何浮沉流史陵谷、而登用尚覺迴翔、陀傍銀花、重聽傳宣之漏、斗懸玉署、猶封鉉路之塵、至丁孝公殿內無雙名高帝幄、若范淳甫講官第一、聲震經幃、即與廊廟挈英、同贊月將之學、何妨太平半部、佇聞辰告之猷。彼亂政之芟除、固其宜也、若清時之論蕩、貴載見乎朕佇望遺賢、共襄治道、豈承華之首席、漸見益彝常伯之崇班、行趨卧披適帝天縣路、碧鏤開長子之宮、臣庶同辭、瑚璉蘉儲君

之冊三典等於緗袠何能鉅細兼賅九儀紛若繭絲羨此禮樂刑備惜無彝典可答成勞茲用覃恩階爾爲資政大夫錫之誥命大晉錫遐需皇仁百辟同之若震器奠安賢勞一人獨耳洛少勝于嵎谷固非闔綺之功濟幼海于蒙泉尚賴畢周之佐八座未爲華貫七襄亦非報章卿陳贊辭竹需後命

編浪激爲洪濤其音甚壯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姚希孟誥命

倪元璐

制曰國家甚親儒臣以爲能其道則可以專氣而致大是故天下之廣金高豈莫不與之矣今以爲其居至靜可以柔持挺鎔其德必歸於亂國可容乎世亦無所自見是天下之大道史觸于嘉則不爲也爾其官亞學廣識尊寧而就立孤岸達物莫能綠者時值京貫朋奸群邪醜正求剝爾腹則有百端大小人之心以爲致之不可得致今之則將乘時得與以大逞

其道憎主人而騎虎不得脫爾是用謫迁示端網猶日出當此之時爾猶鹿也走于山林命懸庖廚嗟乎使爾得事朕今日豈非天哉朕旣開昌世局妙簡宮寮維爾猶能風道錯揭明晉爾階奉直大夫今天下如木顛初蘖未可嘻怡笑謔求之也朕甚寶百爾憂患之心以其才智所出可使世大治則無如爾動忍者抑古人夷山而險填爾其日臣無忘堂阜郎一日勞求朕喜得爾矣

亂臣可容乎世亦無有[illegible]之體也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何吾騶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大車集轄以爲安冑粭倚而徵寬所以兩衡持捷有左右之功傅說龍光致羙梅之味厥臣一个其道婦章哉之休翩然可延爾某官某體正骨強材宏道廣自班宗近遂適時流王度並及豐荒送資其毅上劉邢莘羙華實各報其春秋用俾啓心播開逆耳丁馮人殿則碎味俱擢孫奭升筵則崇顏立降朕常倚承爲論靜宵徵言斯悟治平之理盡于詩書補浴之功存諸葉迎日成夙夜非假旁求人情所歸自賢夢卜宅揆斯協光贊有徵觀其懷誠絕欺術禮謂數我嘉謀則曰維后人有技以爲若已誠繇進無面從斯洪後言于退食皆無私黨故消媢嫉于公朝若乃綢繆之力手口俱瘏夙夜之共頭鬚爲變孔明之云識治姚崇以言救時謀斷環生發文在握有相之道於爾歸良矣通綜三載登理成勞朕體我宗講學之恩衍周后明禋之報特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今內吳不息外患滋生朕每當餐爲之投袂冀而引多壘之慙與納溝之懼惕棟榱之或侖舟川之能遠維尼父持危之言近申晉公滅賊之誓集思以濟獨立無撓庶幾策立畢升陰陽不戢功彰傾否道極調元邦其永孚于休爾有無窮之聞

文文起曰歐陽一个道四名端策力畢升陰陽不戢乃盡之矣語故無溢也又曰高典精華弟齊梁而子唐宋

極組織之妙止見色不見絲天孫遜巧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掌院事姜逢元誥命

方逢年

制曰朕在煥新猷、延登舊德。雅文昌分職。淸重南宫。講幄儀規敬資西掖。況表儀鶴馭。護東崇以宜華。領袖遊山候北扉而展采。兆儒臣之與數。必名世乃兼承。秀念水衍淸淑鍾貞爾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掌院事姜逢元。德宇融深識函閎博承累代忠孝之後恍若與眞聖賢遊負一時知覺之先毅然抱匹夫婦址茂簡冊府。淸陟史塗羅璧海以程才歷儲坊而肅紀領綸紬史。蔚乎大冊高文論道橫經赫奕鉅人長德衡提棘苑。髦偶咸收秋貳璇宮羽儀肅式。憤運璿之窺柄頓拂袖於鑑湖際泰運而予環爰升華於端尹載晉常伯之亞佐厥寅淸仍兼翰學之隆篤茲長告禁林造士師範不贍王署司綱典章藏飭已久著傳野調梅之望奚止冠甘泉廊草之班茲以覃恩仍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政將及予在攄君陳之嘉謀帝其賚予不出甘盤之舊學刻時事方虞孔棘而留才雅裕專槐若苗來蘇誰爲霖雨若岸誕陟誰作舟航益殫乃心以需特簡欽哉

爲大臣制詞必嚴重方稱無取纖華

兵科給事中劉崇道勅命

勅曰朕除當關有以大見天下之大者大其權。則其力微竊微則其智効愈險畧患之心可與慮天下事此言者莚臣之能著於日久矣是故朕求賢如不及今朝夕納誨之臣什七皋之黨備而朕信其言若□□若也孔子曰信而後諫朕今日則又何疑焉。爾□□官某剛照不疲精而自遂公毅之學東粤南宮舜華之能表若東海遂以與等擢于留垣中遴閎教積久淹蝕洎膺內命適與觸期時則京貲作朋膺滂若炁權尊定策獄起同文維爾義氣奮發諫居其功竟遂彼怒因致汝遷仗馬一鳴京兆五日雖宜寄之心適遷寥廓而山胱之命尚懸庖厨令朕膺圖除咒雪鱣召仍舊職冀來讜言而爾風節彌嚴諫書日上冷歸猷止岸然不阿歸復玄素回大辟誠酷孤忠傾困未有踰斯者矣茲用授爾階微仕郎錫之勑命介慮閑兵騎羽書遙午庭闈交擾幾於無策藉爾賦兵豈忘斯疾尚亦投巾而鼓忠出智俾之不遠是用大諫正人之能斯不墜也

王覺斯曰只是兩串數語眼界高腕力大靈曲遂得如此。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弘圖誥命　倪元璐

制曰、大波瀾升而骨幹起、惟李勉列則袁安敢尊斯句直曲者治功之符、名賢者起世之藥、所以梟烏屆其累有隱豹成于在山、爾其官某神恢明審風節遒勁、當其筮列臺司、值正士羅允龍之悔、及夫高黍法從際兕闘彤楮鹿之奸、而爾邀君子則道務相成、琴瑟戒其專一、待小人則義不少借、物槩格于方圓、動松絕拔清礼、獨勝毅洛、不歸淄澠、自分斯昭厥矢之觀、足砥波茅之逐、爾其攖鱗抗論、彊項提權、幾于對

簿同文、俄乃拼冠神武、是有天幸、始爲厥留、泊夫見覡曰消、如茅斯拔、爰懷舊德、召副中臺、乂能提振紀綱、端肅內外、蕭惠開之公亮、泰法不阿、李景讓之清剛、正色無避、詩有之曰、价人惟藩、斯言名德之蘊干城、尊嚴之制萬里、是故邏西陲之勝氣、推元老之壯猷、用簡爾某階、錫之誥命、項復陞于司空、俾佐邦東、而爾營綜方始、倘強如初、尹卿之抑悛、貞宋璟之拒恩、最皆朕所尚、成爾之忠、尚期單竭爾能、不回斯志、能見、則世益尊其氣志在、而物莫撓其功用其亦乎民之攸暨

文文起曰、精斧並典賦、有凌雲之氣。

翰林院侍講蔣德璟勑命　倪元璐

勑曰國家頗不以吏事屬儒吏其道則使之守氣湛
幾棲于至上而今則繇之以循牆孏步多畏而寡持
挈之導引然使之瞑目以求之而乃頹然而取蘇此
可歎也爾具官某四錦採懷令之江令遠珠盈詑有
如盧講舉首宏詞俯瞰列宿中遘凶閔經乂淹蹤當
蒲多抱槧之年則逆豎張羅之日雖時奔走之華池
鐵並飛功名之徒裘錐畢見而爾獨不求署聯悶然
草玄洎朕膺圖始班禁近初以金門爲避世之地終

爲天爵有燃藜之光朗湛不撓孤標自拔比于范滂
抗節梅福遺榮辭莖枯不同而風道何異所繇知爾
則以是哉茲循單典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命嗚呼
以予爲豫章之木七年已見其材矣以予爲艾後三
年且用予于詮務矯勵恢弘以需物色仰帝告厥不
如朕自見予之明矣

妙遠之氣蔚乎雲飛

廣西道監察御史祝元珙勑命　倪元璐

勑曰夫黃斧任握鋁鐸四下怯夫奮心舒壯斯舌斯
不難也若乃董宣洛令崔發鄂宰項彊貴士咸行捍
渭事之難爲自如超湃且夫氣持則法立也朕求法
官必取之御史以爲懷物無缺惟純鉤温卤芻可恃
耳爾具官某家起新鄉鵷則道腰時則四大撰璧較
尉撰令元禮受告密之目來輸領廬尔之使淵山可
赭歷陽幾湖而爾乃奮身以持致命不顧當此之時
爾覗湯鑊則猶氷泉卒使虓虎坐踹蠶魚不害朕是

用報以執法資其藎忠爾則糾奸遂良梳疑則伏至
言新部糅賈凌山以其前有般虎之貞固當不難婁
寵之論夫爾之鯁固比于原泉有本而不渴也茲以
覃叙仍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今朕之意欲使天
下被滌者新如日火顧惟御史埋輪攬轡可得爲之
然使爾以令襄之注分於鉤尨則道不行矣故曰剸
足適履毀方爲圓言隨趨也爾豈爲滂并而鼎鉼哉
朕昜予則以羔裘之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文文起曰弟草見制自曾子開韓持國之後又見

鴻寶謀爲盛事。又曰文特精義發斷詳幹俱出
黄山之役十室九燬先生令吾邑苦心調護多所
生全否則一邑一許其減一郡有餘矣讀此悲感
俱集

中書科中書舍人葛微奇敕命　方逢年

敕曰紫薇閣有右曹古稱文士之華任六押殊司先指萬笋雨藝分綸判絲五花非夫尚待鴻儒安所當披垣茂選焉爾中書科中書舍人葛微奇球琳之度金薤其詞聯雋南宮擢官西省而爾風期玉立霞藻瓊敷紅藥翻階肅趨鸞閣紫荷持橐恪秉龍綠昔蘇頲思若湧泉分書恐其腕脫王勃制成立馬就筆任夫門占以爾長才堪追芳躅茲以覃恩特授階徵仕郎錫之敕命鳳池鷄樹夙號清嚴然儒臣多暇日者其用久不暇矣朕應揆獻納名臣悉從內擇舍則松聰微省正爾澄練時也尚大展名世之猷庶永作舍人之樣

菁藻妙于天然

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王守履誥命　　方逢年

制曰勵發指佞、在言路或饒爲耳、適有需情風氣、正色昌言匯爲一、巳博直聲獨爲熙朝挽文運、則大節固炳炳宇內矣、爾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王守履、家聲赫若、正氣凜然、奏績方州、升華嚴部、慎遴黨之怙、璫焰借資書、以聲倖門、於衆朝結舌之時、侃叩陛揚甭之評、身輕葉似暫棲離石之雲、名重山如趣著上林之賦、皇華載陟、虞正攸司、而爾攄其氷心、幹以瑋

文類二集　八　制部　二十四　庚

器、瑀軍需之旁午、理供億其惟寅、有物茂於對時、治財允能足國、用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閑竈之悉收也、爾言而既醻矣、例得予環、豈從序格、然傳稱三虞效績、宜氣阜財、厥任亦孔闊矣、爾尚益勵乃成、朕將顯旌汝甫、

部郎建言實自公始

行人司行人姜應甲勅命　　倪元璐

勅曰、朕欲周串天下、使萬里之形章於洞閩、是故慎選輶軒之使、而詢皇華之四章、予曰有脊奏、抑亦隳生之資也、爾其官京承紳、絕罪使于至甫、應時開吉、天質肇獲、可謂殷殷之猷、擾我文囿者矣、朕以其精能、署之使職、屬者天下甫脫焦炙、神液未聚、德澤發化、陋於帷幬、羊黃鴻在所、形告山澤之盜、憑臨不跱、朕慮志意之不通、雍川瀆若于大夫之能、斯必有每懷之誠、形於六轡、不遑之義、托於翩翩者矣、詩

文類二集　八　制部　二十五　庚

曰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此言廣途之可遵、初功之未既也、茲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古者行人之官、取諸機辯捷給、以口支天下、今則不然、議至爲貴耳、夫士懷茲、則其能不出自朕即位所暨、殄瀓則既命爾矣、吏之初試、亦猶蒙泉也、養而日滌、

端公先生介士也處此不愧

詹事府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孔

貞運誥命　　姚希孟

制曰、官聯紫禁、萃文章道德之華、法翊青宮、備羅附凝丞之選、殉洙泗千秋、前裔作淵、萃一代儲材、不有殊恩、曷酬盛事、爾詹事府詹事協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孔貞運、溫粟抱四時之氣、剛柔蘊三德之全、廓爾町畦、德宇朗開霽月、徵之夢兆、臚聲采聯翩雲、當制則典冊高文、吐嚴重之辭于敗鼓、據席而粹經擷史、抒該洽之論于洪鐘、南宮遴萃、夫梓材鷟孳鵠卵西序、望高乎弘璧、蹤振鱣堂、既以得師而樂羣、復借作人為奇、考厥誕膺丕緒、釋奠上庠、當夫圜睹橋門、筵開璧水、許爾席間函丈、衍三公論道之規、共稱殿內無雙、展一生稽古之力、以大均之茂樹、陟端寀之崇階、封事徹于九閽、予情愛日、贊昔被及三世。中命自天、溶爾孝思、宜頒異數、是用覃恩、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昔孔穎達、發揮奧義、流諸儒說鈴昔烨之風、至孔克堅、咨迎清光沐太祖乘馬路車之賜、爭羨聖人之後、當為帝者之師。

顧寶國禎、永繩字學、琉璃瓶內、昔霖慰赤野之求、杓斗垣中、冉欽答蒼生之望、無忘溫灌、尚克欽承、

吉言懇切不可通用因想係廣命臣因人因事絕無浮稱似其嚴重今閱文以多辭要當不失此意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易應昌誥命　姚希孟

勅曰昔漢以御史大夫為侍御史之率又有兩丞掌
蘭臺糾察百僚皆上憲太微執法昔有人主欲選老
成為之弁卑弗予誠難其人也爾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易應昌奮自名流策為茂宰歷考成則露凝花縣
膺華選遂霜滿松驄和鳴鶴于在陰非遲鷹鷙而搏
擊衛群麐之入圍恒資豸角以祛除而蘩葉生風溫
厚每形于青棨爵條令日靖獻自露其丹衷董漕政
而御尾牙檣艫輸繼絳雍之役按舊京而抱頭銅墨

卑安過豐鎬之鄉既積崇資宜旌峻秩惟北寺成豺
虎之窟使南枝失烏鵲之棲朕召置棘廷旋歸柘府
當年主史今劍游長空綱昨日中司此際行專憲席
譬如閨中娣姒曾奉內則以事嚴姑驕為堂上尊章
復稟成模而臨眾婦競絲畢審彈壓何私昔劉子儀
還言事之權欲倡盈廷之謇諤乃尚元務振紀綱之
地尤慮舉品之參差宜爾風規允宜師率茲用覃恩
特爾為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自承平日久而官
常毀裂法紀陵夷朕為之痛懷甚矣振刷之當自法

官始夫王公避道貴戚泥樓皆驚其迹者也宋杜衍
號寬大長者然而人皆畏之曰是不肯假人況唐介
呂誨諸賢虖爾察貞度朕于爾望焉

整麗中裝裝滿遠

太僕寺少卿孫之益誥命　姚希孟

制曰昔有臨邛相如才名冠千古讀其文未嘗無凌雲之思然其人不可以世網收也若林間知有輶車使采四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嚴遵賈卜成都與臣言忠與子言孝朕不願得相如願得如閒如遵者而適世爲爾太僕寺少卿孫之益其鄉人也作令在文水之濱微斥人繡衣之咢鷹鸇非衆禽可偶成褒於廳豺狼在當路宜驅風聞獵巢至若董䡴政而交海者盡徒其萑苻握文衡而鈇筆者皆登于棫樸騘花到則兔窟皆空豹尾臨而狐涎畢掃朝樹軒軒之采人驚獄獄之卡然惟其性秉觚稜久注菲蜂之目逍至禍與鈎黨適間結網之辭間駁所繇豈自貽戚祇欲使鹽堂毁而梁木摧鳳羽鎩而高冈寂遂逆豎以祀璫宮奉邊堯而續鱗史天下泯泯棼棼莫所攸底朕欲庸性光于雞夜燭皇路之暗塵採其伏賢坻我周道非爾也將安取之茲用覃恩階爾爲中憲大□賜之誥命於戲南交指水附爲北北陸號賜谷爲隆其循譽也乃其相標也昔之申中而背汝者止其

津津而頌女禮琴御矣猶欲貫蕭爽之肆不共轄車蓋發而問出處于簾下之人哉
先生雖攻文衡而博明肅梁木之壞得無爲嘆惜耶

翰林院簡討徐汧勅命　　姚希孟

勅曰朕嘗循覽官方至於史職轉㝡東觀梓也孤進從遠方來給尚方筆札爲起草臣恩遇沃突國家何私厚焉搜討朝章參綜往牒以備異日論思上選其視它曹職逾重心宜逾苦今豈無華顛蔑其節而蜩螗凡籥簫纚紬者序匪藉殊英毓標重望爾翰林院簡討徐汧素雅東箭今備西清夙宇能章總乙夜寒灰盡就鵬飛鵠躍亦十年和膝教成予觀李密之陳情頗悉徐陵之家世瑤篸應踏遂閣尚分葳蕤之芳琪樹已植黃瑞猶念棘心之苦維才華本於節義加非吸露春葩若惠茅結爲性情可許凌霜冬翠況爾聲名之籍甚頻開器識之淵如杜德有如木雞惟恐香蕪膏焰隱身儼同霧豹佇須風冽寔與挺槩持籌雖作甘泉之賦鉤玄提要願寬石室之書從此緣其三長終當成其五志夫使史局同錫史事文苑不習文章爲行秘而尚鮮北堂之抄將燮調而終抱南華之媿於居官何爲守畔恐有議嘆其不觚將爾弘才可免茲誚茲用覃恩階爾爲徵仕郎錫之勅命

昔在

神宗時有魏科就館三年無一日之曠世廟中更有同年文酒相高屑謝不簡雖矻矻於經濟者其人操尚勳伐不同然皆後進之師也珊華鏊飾在志士猶爲瓌務若并唱聲不謬而漫當月殿崇嚴淵閣秘窺以賢語秩堂盡棄黃卞未許以爲然聊借賛詞風諸熟彥

[illegible]

禮科給事中張心鏡敕命

姚希孟

勑曰昔漢張普惠作司諫任城王澄謂之曰不喜君得諫議喜諫議得君耳唐張方回抗疏朝政精神昂然玄宗稱其為忠此皆諫垣美談作者友之爵即尊家故事也爾禮科給事中張心鏡金石備躬冰霜勵骨花封三仕單車清比姑臧茂宰五年慈父惠同長簪蓮以治平之上選作禁闥之親臣茲受事數月耳碧枝未冉豸裘腰騰鐵補闕發震拜彈紫拾遺忠言獻替方烏鳥集升平之第猶白馬入光武之朝今

庶事頒蕃淵躬抱楊芬有戎而玄黃未息揚在蘭湖參錯難分非濟斷制之臣易副懸貂之意況乎班聯錦補紙賜峻藤翔鵷公七十餘存不妨頻頻自問遺忠簡三十六事何難一一条銷常令日映丹心乃見風生白簡毋戒心于仗馬之斥共看去鳥鳴環第和衷為鳴鷙之求終令遊魚得水偕爾侃直開我臣鄰茲用覃恩改授徵仕郎錫之勑命昔唐臣白居易之言曰諫臣之選甚重而秩甚卑重選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卑秩者使位不足惜身未足愛也

余聞此語唯恐崇獎之未至無以發謇諤之氣雖然聞豪傑也詎待文王興哉

先生令吾鄉泰興清和嚴正孤介不敢昔見今亙

加大疏義舉國如往昔勝甘棠之思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知縣宋琮勑命

姚希孟

勑曰、官成而則之命者、贊典也、著任而寵之言者、箴詞也、有名家子、以宏材博學、擢制科、為余中土、作劇邑令、余聞之心特焉、微爾以畢慶請也、因將勖女、咨爾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知縣宋琮、爾令也、令則若保媼然提畀孺子母之懷中、號嘻揣焉、燥濕均焉、翁褓餳飴之是匿、而以水火糜潰、必大降罰、仰弗稔于氣聽。時其疼痾而抑搔之、使呱呱無嚙齧、乃瘵札罔有瘵、令過也、爾中土令也、令中土者、實函斯活、尚未綿綿其應、蟊螟喈喈、爲食披根、攘之剔之、緊令事否。乃身爲司稼、而不辨穜稑、雜之承號。至弗可貫、令過也。爾因名家子、嫺于文、文成抒試、爲令者也、稱女腑緇隱帷縣藏、人自搖即嫂、教婉娩聽從、亦織紝組紃止耳。惠之尤者、伏而塤籥簫篪、變而彤管、涉假而好濫淫志、五飾酒漿、生而媚焉、寡矣、況粢栗殷修以贄、飽隨芼羹、雖所欲、鮮不遺羅、令之顧彌猶是、大吏用覘領云、青嘉石左肺石右、錯立旅譏、莫能衡其一直。令過也、女毋麗此三者、是則猶令、余則顯庸女、今用爲汝勖命、司封氏階女文林郎、實畢厥庭、非溢也、以女材堪此令、且聿觀厥成、

古奧在先秦之上以之投宋宗玉不帶珠矣

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簡討顧錫疇勅命

倪元璐

勅曰文學之臣不使言事而使之靜治其文章使之靜治其文章是使之無不言也天下之論議歸諸皂囊而水海水歸諸盎非文章之心則無所不入是故言臣之諫忠也上規尚平下箴工暨世緣其道而不知時危道顛則并勢物而見爾具官某含吐劉鄴舉挺史淡當圖紫火烈蕭爾殿與林起掉即令行逐容入館滿其弘之龕天新盛揚角之文恩夫首濡留者

文類一集　勅命　一十八

舌喋而爾獨義形于色情見乎辭發策詢時議切不避搜才考義甄別旨良美厥青緗居然自簡而科第風漢發士良之河燕秦玄都促連州之駕流衣不已長毋以須當此之時其危至矣今朕即位首咒斯忠擢爾宮寮以風百爾而爾益弘棐迪爾尚帶華用循覃叙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夫人亦直則能見乎大夫有其任矣尚益廣嚴沉幾以通天下之故朕望爾羨醴舟川詎矜驕自見則已乎

治文爲言事之大妙論辭貫陸會來

戶科給事中馮元飈勅命

倪元璐

勅曰夫功言之道如燧司相取朕治天下欲使致言者司功致功者司言致言者司功朕猶將擬之致功者司言則天下之所共信也且夫治氣強立非一日之積也其人功見則其力出其力出則天下之理歸之是故其言幾深可得而恃爾具官某襟韜鋒岸悉本文心前今條城惠政挺紀嫡寇盪發海水爲飛爾以書生暇整辦賊仔誠五百名高驍介既復揚督沸淚慘慘歷城而爾機能并從堅守設奇制勝逝來遂

文類二集　勅命　一十九

歸不俟外援破賊滿萬磨蛙掘鼠方斯偷焉朕心壯之召居禁掖益復鼓勵哭數俱興諫古拃文不避權近缶孚而論絕其瞻徇氣至之言歸于倫脊凡爾所條皆相時審先捐軀批背不爲危汗是故能言之士皆以爲難夫恒星京離推明太紫羣嶺麟蕊仰高中黃諫者林立歸健于爾特茲改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命嗚呼爾職于計是其畔也夫錢穀大命而星于小數不察則目細察之至精惟與治遠朕今務與王道爾規其大爾無面從

鄭仙正骨通才吉言皆其實錄

福建道監察御史祁彪佳勑命　倪元璐

勑曰、御史督刺天下、道兼論察、天下因之以無蔽奸遁跡、其天子得之、則亦可以穆然無爲而守其旒纊。夫君道主靜而尚寬、以爲御史能其官、則能使其君如此、故重御史也。句法文味蒼古。爾具官某、茂才通明、正骨強立、始以韶齒試于群刑、而審克致精、偏頗矯聽、是使老吏失氣、梧丘絕呼。大學問之能、必徵于折獄、正直之氣、必出于平情。是用擢爾蘭臺、資其藥論、維爾洞垣取識、沒羽章忠、朕嘗覆于目言、議其風旨、大都欲以道綸法、以禮劑威、以謹微爲宮府之防、以規大爲中邊之計。官邪著鼎、流民皆圖、才治文章、學治功利、凡茲葉迪、悉本精誠、斯悟前賢、非爲俊物、茲授爾階仍文林郎、錫之勑命。爾既被命、持斧三吳、大江之閒、國之腰膂、時則水旱寇賊、姦宄豪強、旁午奔會、朕甚憂之。冀子搖山、無替朕命、張綱范滂、固亦猶人、爾其念哉。

先生按吳中撫最著此言左券矣

浙江寧波府推官李清勅命　倪元璐

勅曰人亦有言以法律爲詩書夫以法律爲詩書不猶愈於以非法律爲法律者乎朕讀詩書爲仁義至精之言者靡不致詳法令而

高皇帝之制律义什九取諸詩書稽古憲令豈有敝歟其上自司寇廷尉下至郡國聽稽之司朕則一以

古先聖王之道

高皇帝之意左握詩書右持法律參互考平焉爾浙江寧波府推官李清本諸晶心致精審克東海之無寃民朕則聞之維爾海邦罔不寇賊再歲以來遂以衰止則刑平之効乎用階爾文林郎錫之勅命書不云乎哲人惟刑無疆之辭爾其懋哉

初命褒美每多過情之詞此最得體

直隸松江府推官徐日曦勅命　方逢年

勅曰鄭國設李官楷棐重必該經輔律察庶求中救定亂萌亭平奇枉乃勝厥任自逆璫盜柄鉗綱密張遇小警輒濫雜以標功結巨慾則誣擠以修贄其氣閧然無皇問職矣爾直隸松江府推官徐日羲器宇渟泓風規巇嶼用殊茲之世業理金斗之受書驥跡初騰氣肅列城狐鼠龍淵在握蜺銷四地萑苻逬罪樞之鴟張尝良吏於蠅玷一官可鄰哲不殺人以媚人三尺凜持反誣殃濺爲船濺其身隱矣而名赫如壘壘探玄正蠕九龍之駁昭昭揭日重聽三洌之槐而爾通才彌練於卑輕朗照悉洞大谷震洄可稱平星有赫肺石無寃矣因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欲丕贊棐彝必得甯稜鐵幹華任之緊爾眞孝子也其奉法以危身則又眞直臣也須銓曹之推賞兆爾先帶矣爾其就此以往

本其正氣發爲英辭

直隸寧國府寧國縣知縣尹民興敕命

方逢年

敕曰文脊雞山之勝、夙號樂郊、迨賦敗風滋、而俾乂績邈、自非簡㸃龍之望、播馴雉之麻、將千秋五湖間、鬻然其未有寧也、爾直隸寧國府寧國縣知縣尹民興、才地瓌奇、風猷峻邁、本以屈宋之邈藻、佐遊江謝之芳猷、迨通敘亭、人推仙令、握符曾幾何時、而逝雲敷其澤、氷抗其操、竟令勞勷甦、而哀鴻集、途歌投蓮、而頻咏青莪也、新硎甫展、知爾克栟厥職矣、因以覃敘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治縣有何譜、眞心乃其譜耳、眞以出宰、卽邑慈父、眞以入贊、卽國直臣、且爾先奉常之遺烈、寧無爲爾誦說者乎、踵前之令德而加以靖共、遠到未有涯矣、爾其磨礪以須、

涇邑爲新安孔道、下方涇邑屬也、渡者至中流受窘、舟子索錢無厭、煩以爲苦、其俗獷悍、人莫敢攖、又涇邑其遠無可爲、許公立木牌而牌令渡者交窘、則擊碎、自去五日一賁牌碎、二皆舟子其習頑、革又多盜、公摘發如神、初犯召鞠、知係之給以經

答背令之改行再犯並坐保者無保杖殺之今夜戶不閉道不拾遺矣邑前置鋪令宿遠鄉訟者一日盡爲質成無稽滯之苦前此所行吏實推第一借此辭未盡闡揚也

予花爲工符敔珩王敔宜崇其尊號

擬封牡丹花姚黃爲王詔

孫國光

青帝冊封牡丹花姚黃爲王詔門樹藝教朝神農肇七十二君之種游戲花國天彭濮五十六帝之系粵若牡丹郎古之木芍藥氏載在風雅隱於伊誰爵不訓品累代共嗟遊於李唐之朝始著牡丹之號牡以別於非牝丹以闡其貞心爾姚黃氏姒嗣舜墟名符土德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况屬黃帝之苗裔于玉瓚中流葉與苞其同苗坤裳通理恨將實而娩芳緗漲都房眉現月中之烝藉浮華蓋體合天上之香金跳

賦朕於晴烟楦的深鏤於曉霧閟把一春占斷固留三月方開何容借羯鼓於三郎不數兆帶開於四相殆負出松公栢伯桂父桐君遠矣占之當有以土德王衆香國者茲用剪桐葉珪冊封爾爲洛陽王嗚乎春在瓊闌寵非治誨家垂鸞羽頌耊勒於翦衣酒酹鵞兒潤乃叶於栗玉荷堪縢國何惜皮膚雖已離山無忘糞壤作宮楓陛忌極盛於爛熳之餘細柳長楊肅衛足於畋蒐之候尚其潔心宵露駐景焚春美厥霜根纘於奕葉以對揚我青皇之休命

擬封牡丹花魏紫爲后詔

孫國光

青帝冊封牡丹花魏紫爲后詔曰蘂珠作配存媍白爲妃青衿楷陛華饒縢蘭而姊桂流香亭畔非乏凭行天女盤中驚看垂手失意婕妤之妝漸薄背身如子之色難扶蓋有一葉貴閨之君必生一葉坤裳之匹逖哉赤易妬巳咨爾魏柎仁溥之女士毓茲太紫嬪厥中黃眉掃雙蛾從不作奪朱之想胎傳一鹿秖自傺渥丹之顏褎舞鬱金珮翻雕玉姿貴自籠百艷非關周昉之畫肥開遲欲殿萃芳却異徐娘之老去

緊惠色之並絕定福慧之雙修較諸百兩金之市聲一捻紅之若異者詎可同日而語耶茲用錢思公之請特以金冊玉印封爾爲姚黃花后嗚呼綸彩紫誥姝莫狀其冶容璽濕紫泥第僅傳其香澤併賚爾以翠樓金屋玉砌雕闌雲母屏風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碧鼎彝女學士書素練以供觴女樂官拭紅綃而度曲庶幾朝酣國色夜染天香蔭垂別殿之芬慶保後宮之寵先臣蘇軾有云玩牡丹當在午前過午則離披矣朕每讀此私心危之輒思清影留爲夢倚落

辨收作香燒煖馥開袁虎之扇頭高格割孔融之尊
罪尚其疏觀鼻犢所貴之賦免哭鶴䳒所愈之羹祿
碑鼠姑戒三賦於宮椰依依燕姑承十賚於房椒蓋
自根培以承舉命

紫不可以亂朱况可竊黄乎關雎好色而不淫此
文有焉庶不爲武曌嚆矢

腐侯讚

天台豆腐稱佳味友人陳根子尊之爵爲□
侯撰疏誥相繼而爲牋表評跋者比比余于　　薛　岡
侯有从契乃作讚

有物如珠、匪從合浦、起家草茅、奮跡糞土、色正黄中、黑鎔玄武、不日堅乎、碎與玉伍、點而化之、白皙楚楚、水、脈、薄、作、渣、滓、悉、去、消之磨之、以春以茹、至滑德方、至凝氣吐、鄙蓮脂癖、游戲所輔、食品侯氏、劉烹偉父。法守鹽梅、名登鬯俎、亦實亦虛、可甘可苦、得椒而尊、

使箕而茭、老儒涎流、肉食意沮、于是脊梁挑撻見侮、腹弗相容、箸弗爲舉、饞雖廢窮、味不越五、杌肉釜魚、口中跋扈、爾入饌來、殺機微札。體柔用剛、太素昇祖。咽輕而清、視嬌且嫵。易其肥鮮、使淡腸腑、前其宰屠、代以咀咬、大庖元勳、豈曰小補、厥賞列侯、厥食萬戶、開國承家、授地斥鹵、錫爾嘉名、名爾曰腐、帶礪河山、載在盟府、

虛而不俚剏東坡小品

窰變觀音贊

劉侗

人之爲歟、無乎造作、人莫之爲、而巧莫過、觀音大觀、現琉璃身、非與非辟、非鬼神、觀音觀人、乞者觀者。人觀觀音、目光內寫、晏坐右袒、側右如聽、肘植右膝。意存微瞑、左手承如承梵字輪、右手垂如垂甘露痕。不瓶不枝、以將嬰兒、亦不念珠、念在茲其、其左膝偃、伸其掌趺、若現立像、踹當蓮華、我禱觀已、隨衆悲仰、有衆觀音、發入衆想。

用人觀聽攝人心魂真有觀音力

古英雄三語贊有引

朱存標

韓英巳下、猶有梁王、今第與雍齒同封、則三辰數千言、不敵沙中片語、每追隨絳灌、慮其揜口笑人、斯言不欺我也、眷懷往哲、凌烟附驥、固抗志乎青雲、抽舌探肝、亦殉忠于白刃、或逍遥巖壑、半是神仙、或建勒旂常、總名豪俊、窮達豈有同歸、離咏必亮、生死因時共轍、無智不忠、誠尚論之獨鑑、取友之先資也、爲得數人、各系以贊、

管敬仲

俠士心、英雄目、知我者、非鮑叔、發一矢、姑中鉤、不忍殺、試桓侯、脫爾虜、尊仲父、報相知、來何暮。

信陵君

魏如狗、秦如虎、禍震隣、莫敢顧、老侯贏、獻奇計、實義激、非矜氣、力士椎。美人符、破秦軍、無渡河。

孟嘗君

安兎窟、彈鋏生、脫虎口、鷄狗鳴、却象床、受寶劍、海大魚、三言善、齊有客、毋畏秦、能用者、孟嘗君、

伍大夫

蘆中人、感漁父、彼瀨女、在江滸、饒人出、美女舞、吳宮、悠胥濤怒懸吾目若觀火楚兵來越亦虜

屈大夫

芙蓉媒、香蘭菱、孤臣怨、在江水、阻關梁、扣九閽、作天問賦招魂、彼美人、傷我心、寫哀篇、悵古今、

秦始皇帝

坑腐儒、焚經史、芬英雄、不識字、四海平、築長城、去徐福、逃盧生、中副車、博浪驚、搖湘神、沙丘崩、

西楚霸王

力拔山、氣蓋世、時不利、騅不逝、天亡我、聞楚歌、江東小、可奈何、流虞兮、顧駿馬、三不朽、輕天下、

諸葛武侯

隆中臥、梁父吟、草廬顧、鼎足分、五丈原、黃陵廟、出師表、三川詔、鳳鎩羽、虎亡蹤、司馬懿、嘆臥龍、

陶靖節

五斗米、勿折腰、羲皇上、自逍遙、記桃源、賦閒情、晉處上、陶淵明、東籬菊、首陽薇、見南山、思伯夷、

狄梁公

武氏帝、房陵囚、養時晦、裼翠裘、押女皇、若野鴟、於移畀然、轉乾、五龍奮、武攢、先革、氏誅、武啓、脩、

郭汾陽

對發塚、篤周祜、單騎見、赫斯怒、太脊豪、非我志、明無意、圖大事、守其雌、知其雄、薄天子、郭令公、

李青蓮

酒一斗、詩百篇、天子呼、不上船、弔彌衡、友千古、拔汾陽。于卒伍、脫靴者、高力士、誰捧硯、肝婢子、

白香山

琴一張、酒一壺、月爲鏡、雲爲圖、天地寬、任浩歌、琵琶行、池上篇、陶然醉、不忝禪、香山老、白樂天、

蘇學士

君山蘇、証禪那、守西湖、老東坡、嘆奇才、金蓮燭、一肚皮、不合俗、苦風流、黃惠州、學士服、配軍頭

米襄陽

公是石、石是顛、石無語、顛有言、顛爲誰、問于瞻、我從衆、然不然、玉之理、此乃全、衆香國、公在焉

岳武穆

天、報國、銘赤心、不可撼。岳家軍。彼和馬。亦書生。下金牌、內戕戕。抵黃龍。痛飲酒。誣大理。莫須有。

往見君公先生有三語贊短幅聊論列已備得此非專美矣

余欲集英雄令終錄英雄恨二書未成或曰令終且爲貪生者諱恨又爲浪死者解余曰不然提出英雄二字貪生浪死兩俱無當

五箴有引 范景文

景文涖樞之始、首以飭厲入告、仰荷 天語、訓以帥先、日星式臨、敢不祗承、爰作箴詞、共相勗勉、用識對越、無或愆忘云爾、

清箴

周官六計、挈廉爲貴、山泉寂清、市泉流竊、名盜忍渴、顧名生畏、勿謂無知、夜金可媢、高高鳳儀、聖世靈瑞、竹食醴飲、先潔其喙、爲嚇腐鼠、是乃夫類、蟻隙不窒、大防終潰、一介是嚴、百奸可墜、微臣作箴、敢告庶位、

公箴

在下爲奉、奉三無私、無私乃公、于何準之、天空斯明、毋主惆疑、地博斯容、毋置數施、日炤月臨、肯點纖疵、江海灝漾、萬艘風馳、鴉鴉惻怛、七子均肥、豈伊失倫、掄材是宜、借于大道、權衡在茲、微臣作箴、敢告攸司、

嚴箴

火烈多畏、水柔易溺、家賴嚴君、乎感受式、國賴嚴臣、荊榛萎植、彥方良士、在幽敦飭、彼偷韋心、不寒而慄、凡百君子、毋恒毀則、影也響也、寔來借懸、諸衷 高

甚頭諷翼翼、敢以兢兢、而殄萃慹錣、拒罪縻、敢告朋
振

容箴

威儀之故、匪夕伊朝、不容昔成、剛調夭擇、纖芒示漏、全體受訶、善謀善意、如風鼓籥、謀馳營醜、意張貌臬。臣能興戎、實維禍挑、如古之人、用瀚厂昭、阿柄陰握、嶽立不搖、寶此喬蓄、填彼鹿魁、微臣作箴、敢告官寮、

勤箴

翼翼良士、職思其居、豈以服官、願可偷媮、朝講夕畫、夜討罔虛、華膴祿位、匪供熙娭、皆肯卄酒、而惲于劬、王事靡盬、不承權輿、惕日覩陰、易永其譽、鞠躬盡瘁、古訓何如、勉維靖共、景福是攄、微臣作箴、敢告匡脊、

来正而影自從匪能自防安樹烈忽先生爲不娛

矣

演連珠箴 選十二首　李雯

臣聞慧目臨睨、不見垂天之鵬。揣耳傾聽、或聽微蟲之響。是以光外觀而易窮、神內斂而不夾。

臣聞文之麗者、以純茁而得貴、士之奇者、以比有而戎疎。是以越騖之鄉、覩寶實而稱賀、渚沃之野、食鳳卵而矜餘。

臣聞栖心戶牖、域廣而智拘、托意八紘、處小而神大。是以鷽鳩笑于榆榆、空餘羊角之勢、蛟龍藏于手爪、能動豐隆之神。

臣聞水能鑑容、泥水而不見魚鼈。火能察影、入火而不辨月星。是以立乎外者、處曠而役物。溺于內者、見屑而志貧。

臣聞香名發目、遙游蕩于悄青枝、號聲風來、卉響于清閣。是以繞意結而天物不佞、美體信而芳風自茂。

臣聞尋鳥識路、何異追風、臨流數波、不能混量。是以虛空之士、無經國之圖。曠莽之域、非闢道所正。

臣聞能之所擅、不為世準、道之所操、貴乎通人。是以呂梁有被髮之民、而不察其析、鄧林有棄杖之子、而

不括其輪。

臣聞遠體之器合而生爭附益非所有時而損是以脊捶鵾羽難與黃雀爭飛敲條驥蹄亦與駑驢同蹇。

臣聞置杵舂塵雖力而不碎箇卅照蚓至巧而何施是以熒燭扶盧天則有不廢之用棘猿玉楮絕技爲達人所嗤。

臣聞憑水思冰亦有蒼涼之色依烱念火非無揚烈之光然而朱明炙而無解嚴風凄而莫當是以空懷者無用體實者爲長。

臣聞種黍崇山不能垂陰植松淵底意欲披雲是以廟夫乘高恩止乎鷟鵒天士陋處光動乎星文

臣聞登高遙現則睫大於身乘輕弱思則心廣於目是以飛光徑尺覽四海而有餘玄牝無朕根天地而爲育。

媚幽閣選刻文娛二集目錄 辛

書

上孫淇澳宗伯書 姚希孟
上鄭司寇書 鄭二陽
、薛友人傳山人書 薛岡
與陳眉公書 茅元儀
答金正希書 譚元春
答李復初書 萬時華
擬東方朔從公孫弘借車書 劉城

啓

謝養古鏡熏籠啓 朱存標
又 徐孚遠
又 陳子龍
又 朱灝
又 顧開雍
送武夷茶啓 孔貞時
竹西詩社啓 梁于涘

檄

鬭草檄 朱灝

疏

靈官疏 陳名夏
募造準提閣疏 萬時華
虎丘鐵佛庵容谷樓疏 程嘉燧
禮懺疏 鄭二陽
宗貞女墓祠緣疏 李長敷
、重新西湖智果寺疏引 宋兆禴

墓誌銘

特贈太僕寺少卿姬公墓誌銘 錢謙益
詹事見聞姚先生墓誌銘 黃道周

退谷先生墓誌銘 譚元春
周第五公暨配徐孺人墓誌銘 黃道周
華母陸孺人墓誌銘 倪元璐
太學東野鄭公墓誌銘 董其昌

祭文

祭河西三忠文 茅元儀
祭尤時純文 高奉龍
祭房令君文 袁繼咸

媚幽閣文娛二集

雲間　陳繼儒眉公評
廣陵　鄭元勳超宗選
吉州　楊文驄龍友較

書

上孫淇澳宗伯書　姚希孟

老先生杜門郊軏雖闍闍中如在深山戍門者不得通半刺而渺劣承學如某每過毘陵必啓扉延入慫誨論注望艮深知已之感中心藏之某此番小草爲贖霸之後雲日重朗思隨儀舞之班共賡明良之頌豈意一入都門玄黃載起祗因伏戎未淨轉致沸羹相續然凡在同志有不得不任其咎者 士大明人縱銳意富强本欲以漢宣綜覈之政致文景富庶之風威震三韓風行九塞斯至願也乃 上以名實事功求而下以東西南北應言人才言邊備總未嘗實心講求而清端寡用之劉范董付之以鎖鑰汗漫無稽之袁自如責之以擒捕無論汰兵而兵欲譁清餉而餉愈詘卽使兵不汰餉不清而裹糧坐甲終

不得其一騎之用至於虜騎薄都城徘徊往來四十餘日至十二月十七日城下之戰一鼓而殲吾師三萬餘人重兵宿將爲之蕩盡而鐘簴晏然此莫非廟社之靈而 聖天子福力所扶持也合濟濟滿朝之人皆爲條條無補之士戕殺亡羊何分彼此遂使異己者得乘此以攻其瑕謂國家之禍皆若輩釀成之夫釀禍固未必然知其將發而莫知弭既發而莫能救豈特因郊多壘爲卿大夫之辱卽日賢者無益于人國亦無所罪喙矣老先生出山之念冷于層冰而受國之腸痛于刻髓當卽報斷絕訛言傳播其永夕彷徨當食廢箸此不肖所能想見凡當事諸公盡辨此肝兩矢志捐軀并心合力天下事未必不可爲而無奈其力敝于呶呶病入于泄泄也不肖在此橫經載筆在文史之局雖非國家所以備緩急然處囊立見則趙文肅嘗自見于庚戌矣而呼號閶闔涓涘莫補若而人者將安用之不若追隨杖屨于衡泌之間讀易味道以終其身猶勝于索米長安而成其爲草木之腐也當此之時豈不望老先生之一出而不

敢必其出如不肖者可以歸而隱矣先此奉訂不敢
猶長者自食其言
現聞先生嘗云君子小人卽于事業上辨心術舌
鋒皆無據也若此匪之傷已見于天下猶有異已
者爲小人誰則服之

上鄭大司寇書　鄭二陽

恭惟台臺明廷重呂大海寒松以當代之一人奉皇
仁于三宥信丹筆勅有春霄將白雲茂其秋草矣天
下豈復有告至明以筝刑而勅大慈以解網者惟是
年來刑戾之氣煩苦喧急如江濤未知所止夫刑非
一人一死之事也非一人一死之事猶可以急致緩
刑泖對其獄者上告吾君則以告我大司寇雖代爲
呻吟憤懣豈有罪哉古者大夫將視刑辟色不御刑
以當矣三巡而嗟嘆之千古所稱無爲詎非大舜皋

陶佐治惟曰刑期無刑謂之祥刑釋名曰獄确也言
确人情僞也悉其本末稽貌察情慮晉鼎鄭書一國
之政猶有議之者春秋元命苞曰刑者侀也說文曰
井守刀也井飲人而畏其陷刀守之以割其情夫既
悉其本末稽貌察情以爲至當然後可以上告下示
而及其一奉駁訊輒有窮推深入儼似原問固非鐵
獄明留餘着以待推究者何哉豈今日者初獄之未
愼未詳乎然則文王世子篇何以云刑者成也一成
不變也豈古則一成不變而今變之數與且嚴刑之

下何求不得一人偭口訴諳獄者俯首慘死情斷意訖無所復明其繇出以入繇入以深則無議之者繇深入以出即愛人以為徇今古評有怨哀得嗙之中和哉方今聖神在上囹圄未空戢虜乘閒為君父憂以安內者攘外審于五聽敬成三德其嘗不以深刺為工知台臺之周禮明敎而小刑大刑之用措也

深者獲公名乎者多後患有安之道在人之死每誦漢儒此言輒為心惻

辭友人稱山人書　　　薛岡

山人之號不著于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採薇夷齊身至老死曷嘗一日離箕潁首陽哉唯此四君足以當之長沮桀溺荷蕢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箕潁首陽非其倫矣況今人哉不佞少而孤垂髫涉世上承簪組之緒長存康濟之心知已不遇青傑厭海光陰虛邁年齒蹉跎雖為堯舜之民已食周家之粟四海馬

跡兩都車轍風塵有債丘壑無期何意君侯轍施殊惠投以佳什嗅作山人思惟慚愧安敢仰承若君侯視今日遊客動號山人以為無位者之通稱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無其位質有其文遊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曰布衣名副厥實誰曰不宜何必假山人以為重有志之士咸恥斯名君侯獨不聞今之為山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章縫家起卑陋雖親貴故溢美名思潤衣冠以徼盼睞一也既溢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竟何亦議風

驂請其所學若無四聲二也薄操一藝襟處嘉筵月席花筵旅進旅退斯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聞好客百計求交耽耽貴人以為奇貨由推交歡及謗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與言五也偶然邂逅退即造門懷刺趨投惟日不足執禮足恭從酬人始六也年無老幼刺繆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己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也既稱山人客無野致輕衣肥馬庶侈庖馳騁國都以明得意八也貪借厭寵否可祇攤稍拂我情日

帝駡座自取貴人畧門免見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陽密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長快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畧人有此類狹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卞和已死玉石俱呈伯樂不興牛驥並走縉紳先生漫不加察以我平等之觀售彼欺人之術遂使衆人國士左席互居老鶴山鷄廣庭共啇宜乎君侯稱我如是士倘有志稱非其志豈所甘心君侯一代偉人人倫之鑒品之不同有如其面色莊君子區別宜精孰跖孰夷弗為所眩山人之名道是美稱寔成醜號自有好者請贈其人勿施我輩若君侯不諒必欲假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于稽生之不堪書以絕交請從此別不佞倘遊情濃遊遨興淡他日能拂衣紅塵濯纓碧沚君侯貽書存問如是我稱不佞雲广煙扉中不敢不欣然拜受

今之山人衛都於盛予每遊□□不遂□人通衛廣市縣俠尙是何以山人二字不知者何這千仞此文足為山靈吐氣□而有此人辱莫甚焉然則諸君足未之□其意其學

與陳眉公　　茅元儀

去冬以女弟歒桃夭人春爲梅信桃信耽湖上兩月遂匆匆返石城負九峯之約所輯全遼書應已成撫順諸堡以訖蕇山而築清河諸堡以及寬奠等皆非開疆故物甚有爲李氏所拓者今之失事亦如棄之靈州何至岌岌欲棄而棄之此等要著幸于疆域志中一詳及之也眼中眞無了手人即求一支吾人物亦未可得張鎬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一老匹夫然不用易識擢用之往往路明即錯可見也大約蔚

手人不難眼了而難手了何也以其氣太閒機太澀也今之問學人但知擾之病不知靜不向擾中來如飲山澗水清永可佳而時不耐胃胃大涸竭則又但知易脫之病而不知澀之病人日日應酬經營如鼻優市妓自無大韻然每見清越歌謳是乎而喘喘村女不謙若耶舉止太無大家氣亦非爾人物也然澗水入溪即清而不病人選舞色循由數丈便使千人皆廢此固不可同日語也然必待人引之至溪羅之至廣庭便有搶人一著處故閩戶日行數萬步便可一日行百里此高明第一流人所宜留意耳天下事正不必到手到手時幸使人過所望古來成業多矣僕聞數寶造社稷者不過七十餘人今日了此事者使與之同功不可易得固其道也但天下大矣三百年之養士豈眞遂無人耶

此等眞宰古今常中判徐寧氏洪緒尚不付大用

然如此才豈必盡埋殺而後名世哉

答金正希　　　譚元春

兩得吾兄書汗出斗許弟胸中雖有灑灑落落之趣與世人入名利恩愛而不得出入嗔恚熱惱而不得出者似乎有間尋常厭人沾泥帶水喜一過而忘之故伯敬諸子取其根器而恨其不肯學道弟之不能學道在弱而好弄老而不衰生平貪戀光景極知光景朝暮更換而實有所不能舍也又見學道人愛官與我同愛財與我同愛色與我同愛交遊玩好與我同而自以爲學道不知我不學道又在何處及逼而

問之則曰此何礙于道子真不知道矣弟愈不服其言彼沾泥帶水而我灑灑落落沾泥帶水者而責灑灑落落者爲不知道宜其不相下而生退心也乃出自吾兄則實修實證無所大戀戀于世而忍得住若得慣矣伸手接引含淚下棒弟獨何心自甘昏淨但不知兄所謂一刀了割者是何刀法一割遂了者是何了手兄于所爲看經持咒參禪念佛必當從一門深入我輩亦有清靜時萬念歇下覺此事不謬而少須事煩人雜可笑可樂神疲力倦性命無歸未嘗不悔而卒無一法遠此塵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是雜念真境遠公以謝康樂有雜念不許人社弟嘗舉以自恨而公安王以明累書相責則言無雜念不可學道添我迷惑莫如此語畢竟是正希急急討箇了絕爲是而不知何從便得了絕則請正希示我一路雖然學道未有不苦楞嚴云菩提涅槃尚在遼遠非汝歷劫辛勤修持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沙只益戲論正希新官翰林文章人品卓然一時而此心斤斤悶悶絕不知有數者

之美可謂能苦矣弟則有不能者雖不至取其光焰以自加而未嘗不資其津潤以自美方有惟恐其苦之意焉而欲以學道豈不踈乎且不知正希官翰林文章品格卓然一時而學道之人果真無礙于是否雜念果盡割絕否反而求之千萬再以報我也弟非無知強相排抵亦實實求一消息于有道耳至是而弟之通身又汗出矣

友夏一味只解脫勝却只作平常人受用不爲莊叟汗漫又進一法

答李復初書

萬時華

弟失路之人，憂戚窘窮，輾轉掣動，近且倚廬而歌。既嗟賤貧，復傷岵屺，人情有所已得，能保遠必控之天地，近必控之父母，二者不可得，亦思知己聚歎，以代阿丘之蘊，而復初遠矣。別去六年，時自省意中縷縷五更之心，欲滿千里之晤難期，便思魏氏庭中，婆娑桂樹，重陰落月，横參不勝，嗟昔之感也。大使來，喜悉復初近履，兼念兩尊人康居善伴，家衆一一安好，殊慰。且念弟學荒落，而兄勇猛精進，種種造極，黃大

刻淵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吏篤具撰。至于詩，堅七字之城，字牒二王之壘，文人勝事，兄遂欲一一將去。昔人以朱异爲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然詩一道，我明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爾氣。北地信陽崛起，後之爲詩者，遂主通做初盛唐，不敢爲開元大曆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復競，數君子非苟作者，彼寔欲自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做爲唐詩者。今論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及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爲唐初盛詩，而強學爲數君子詩者，又至裂吻拈牙，删削淺俚，合者什一，離者什九，彼不能爲數君子，而強欲爲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并失。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倣王唐，失之必爲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倣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爲纖亂。兄云不欲步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真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做爲初盛唐詩者，無狎徐袁諸君子之扃蹈。

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書法帖，初紙筆脫尚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臨之，乃復作耳。弟自蠡測，厚下問，遂不覺娓娓盈紙。且弟近來頗爲詩文作苦，多病多冗，每當逋負填委，舉止躁悶，幾欲如藍田履，擲雞子以破其忿，乃卒無以自免。夜來束聯若徐巨源過弟所，躊躕而語，偶及生平一事，巨源謂吾輩耗弊心神，莞簞未吉，須得斷脫節思，使心腎間作經年休定，以爲滋生之本。弟殊感其言，尚恐我等積習

雖陰三年之期冉冉將及又不得不以心血爲蒸然
復初與弟同苦較錄其語相似兄謂之何敵鄉連蔵
尼在龍蛇當日號號視南浦諸賢已有憂生之嗟而
鄉先生者德之在丘澤者澹翁蠡翁先君子輩繼踵
下泉濟陽千里不忘舊令而絮酒及之名邪之厚足
下之勤里巷傳聞動相感歎所遺過膴以遠意鄭重
且袍澤之義出自機杼蓬無返理敬謝吾兩人義在
心期雖不以離別爲間當不能不以離別爲恨春正
或又當餞驅一出作秦淮數月留連名稿定當攜去
使東南人士悉坐珠玉中也絹箋一一課納借長紙
溢

茂先通身風雅自足主盟騷壇與友及巾分一時
矣他有作者吾不敢以方駕

擬東方朔從公孫弘借車書　劉城

班史稱朔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從公孫弘借
車諸文具劉向所錄矣然逸不傳余意朔俳
優持論又以借車必有諷刺如客難非有先
生論指令別本載與弘書寥寥不類知非朔
文因更擬爲之並徒代朔亦以規時也

朔當從甘泉力不任徒步又幸列諸吏法不得雙蹇
羣卒中囊者待詔公車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誠
飢欲死所從貰貸多日奉小益然自食食細君又償

所舊負它用稱是無餘貲爲僦車馬直今董君之門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皆漢公卿大夫物也朔顧不願
往貸竊維丞相寬然長者開東閤延賢人朔以天子
吏不敢私上謁參謀議然知故人賓客多所仰給者
矣朔倘得比借外廄之餘乘假閹人之下澤一弛筋
力也幸甚或曰丞相身布被食一肉脫粟飯爾所以
風示廉潔結主上之知抑也此知家無餘車騎矣朔
謂是小禮曲節非所云丞相盛德業也丞相佐天子
理天地和陰陽鎮撫兆姓禔福中外使知朔在上前

謝賚古鏡熏籠啓　宋存標

繡囊開影霜月長飛玉帳焚膏春寒肯歇爺中勝賞帷裏清權雲破蟾蜍窓來丹鳳烟侵翡翠竹暈紅潮淬以清泉即有星辰之狀燃之奇木非無龍鳳之形彈冠自譽其麗姿入夢猶憐其香氣夜埋石鏡徒傷掩月之懷朝拂山鑪彌愧非烟之質

又　徐孚遠

光分菱影製重蘭支規寸內月纖縷廻風對朱鳥之窓方安眉黛入青牛之帳還驚體香字刻千年即能歷魅花散五色當用浮烱其散髮行歌無心雕飾被被高卧不知勁嚴何意思踏曲來假以殊麗辟鳴匣中時聞清嘯香濃袖裏常見凌霞塗以玉膏必使龍文直繞懷之珠被即令麝火宵含持作何步則瘦面復光擬遇袁門則凋節更煖

又　陳子龍

鎖麗清胡繡囊乾影欲芳玄夜黼帳消烟烟魄未解於承花被難溫面帖玉巫神夢月石照粧樓江妾懷香鑪鏁流瀨未有土花蝕斷光積嬌魂縹節嬋娟器含

所稱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云云薄海蒙休四裔賓服盜賊消亡黎民嬉豫天降甘露地生朱草聖漢無狗吠之警而有磐石之固則丞相雖日日厭肥也體窮綺麗從車千乘廐馬食粟皆肥亡損袛益寵榮也不大足圖而躬其細子子聒好使朔不得一當游車之歸濟徒步之脚豈知丞相者哉朔亡其幸非以爲高直今貧耶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也

大臣以廉刻爲逢迎全副精神因龍不暇及德業矣此其心不可不誅

芬澤、臺增碧玉、豚伴鬱金、明前盤龍、對螺蜍於秋落、神寒發鳳籠鴛鴦之夜、焚小篆入而燹愁殘燼飛而竹潤畫眉、俯翠旗見初散、倚伸垂紅、時迷薄醉、幸非。神鵲剖半面而難飛、木槐蘭膏捲三年而不寢

又　　朱灝

引致貯光、懷摩、秋水、紛連接縷、肌纖、春潤、繡花不謝玉窓、冷竹時樓、燕烏亂盤、沐照映五色之衣、兜象闘。凝脂亂衆山之香、脉新朝通潤、眉柳怯于舊絲、今夕淹氳、鴛被、試其初浴、革開粉地、悵望故痕、泉繞火城、

凄迷新夢、艶粧心事、暑不濯之氷壺、湘簟氣噓、温甫傳之雪魄、幽菱奩、種蒂瘦勻、霞弱節、脉支嬋、廻霏霧。靜意早通乎青鵠、紫芳徐噴于綠龍

又　　顧開雍

非勞白月之形。微通光景。遂避青霜之影。曲疊斜行。石出明天、烟還拂脘、名花不落、益火能紅、晨華照夢慚吐珊瑚、夕煖承羅羞温翡翠、妾子內滅含珠、罥瑩塵土、體違始玉、與被香氳、望戶拪蘭、留朝雲于半面謝雕罷篆、冷夜鸞于一山、埋恨青來、疑峰凝而支欹

苦夜、湘節捲秋、看去枚樓直飛迢遞之水、鎖寅竹院、鳳起瓏瓏之臺。

各競新華不拾餘吏嬌馥能使趙姨覺齊安豐目

蹄

送武夷茶啓　　孔貞時

玉壘金沙表玄宮于換骨乘雷先火流碧乳以除煩快領先春爭稱甘露惟茲雒催之候方吐黃芽陟彼鳳凰之山式除紫筍會孫筵上寶鼎烹來滾雪花玉子座中玉甌簇出生雲浪封識未須白絹形璽自接丹丘梔子薔薇採摘已詳于花葉含香騎火炊噓更妙夫與錯獻武夷九曲之槍旗助文字千年之揮灑效野人之芹曝雀舌好先聽蘇子之松風蟹眼乍過欲觀齊綠幸命樵青

山水音非絲竹響

重開竹西詩社啓　　梁于涘

竊惟詩可以羣寄潛思于五際道不厭廣聯邈與于三餘與其出門有礙走俗狀以終年何如高詠無憂對良朋而永久形骸之放浪疑俠疑仙名教之優游樂山樂水笑難開口丘中之麻麥堪酬言不孫東世上之風波可遠荷野老之麻靡爭將海鷗之飛白下混心迹于竹林莫言不堪者七托窮愁于芸閣須知不朽者三匪嘉遁而放言聊適言而樂志是以竹西舊社曾聞高士芳蹤至今江左遺賢風抱陳人隱恨

雖往來多韻客徒興弔古之情而揖氣少佳人莫關鶯鳴之句地姝佳麗空教枚叟觀濤人淘風流肯讓鮑生作賦獎重一言雅道已數于百篋吟安五字遺響可托乎千秋得江湖與廊廟同心抑城市共山林一致信詞壇之有伯笑田舍之皆奴不復持觀妹羞下里近逢關中梁子先有志乎和歌復遇海上李郎更留心于高唱六月徂暑[illegible]雨覆而雲翻三秋爲期已覺蘭芳而菊秀兼之姚給諫便游梓里鼓吹辭壇恰當鄭同袍歸讀松窗筆歌藝苑霞標已建星聚

可占石季倫之梓澤盛會不常王羲之之蘭亭樂遊難再惟茲舊社之後開正可吹燭啞月既獲新盟之重訂還應剪雪裁冰某刻燭未能操觚姝報雖未窺乎雅致實有志于風入敢割席于影園望來車于石友諸公志存北與人懷吐鳳之才胸貯綵縑各擅探驪之寶幸際一時之樂國權覓此日之愛天長歌痛哭不妨淚滿文河短咏深情亦復魂消筆塚楚江霜冷聊爲澤畔之吟邗水月明且息山中之駕知間情之有托幸古道之不亡秋光尚在白雲紅樹正悠悠

文娛二集　八　啓　二十　辛

樂事無多綠酒黃花休草草破拱鼠之拘攣心游方外且鳴禽之響答綠結區中書可嚇蠻漫道儒生能退虜檄堪已疾誰言詞客但工愁來此鴻雁之在天聚我芝蘭之滿座詩不成者有罰道弗契者勿追情知此日雖佳會自是他年耐久朋

竹西社刱于先輩陸君從先生其時李本寧謝山子諸鉅公爲之和風雅大盛二十餘年以來幾成絕響吾友姚永言李大生毅然鐸而興之自丙子冬訖今更唱迭和彌盛于前將裒而成帙梓以傳世

鬬草檄

朱灝

玄黃交角甲拆蕃興惟繇惟脊共爭埜莽森布五方之色蒙茸十步之中隙起萌芽弱者亦能滋蔓變成蒼赤勁者先受芟夷坰野易以長奔（草名）豐林恍多隨氣（草名）武受命于書帶（草名）武興妖于變脊（草名拘鬬圖貢草能令變畫爲脊黑）濟陰昔號陳兵（哀帝時濟陰諸郡生草如人操持兵器）吉雲偏能飼馬（東方朔云吉雲草能飼馬）皇冏之所廣被燒薙之所力攻既剪其繁爰造大昧實征而挺樣颮拮而轉蓬（草名）接陣則茂夏敷春京觀則斂魂縈骨（草如聚斂人之魂魄于中）八公山久

文娛二集　八　檄　二十二　壬

爲勁敵江淮間亦狩威名（江洋草木皆知張方福威名）堅壘莫琭琭率旅騈騈焯焯鎮雅多不敗之秀選鋒推特出之英（不貴之鬬英）不乞援于花師先拒斷夫木客衛捆有進篠之狀仰戎其結縷之雉奇軍時出于懸崖正陣每隙于階下用間自有迷蝶舉燧不乏流螢大張田氏之誅（田蘿氏掌殺叶）共進不毛之地疑兵奮藹殺氣葱蘢早膺斳瑞之符（齊桓時山戎山獻伯溢之草）奚憚不死之戰（存瀛不凋）（死草春時發死人而即活）推枯刈腐炎寒無有不庭（炎寒冬夏草）代燕甕柔幽腐皆能入幕進師無不植之衛罷鬬絕止啼

之名不惑祭謀其僉頗悚嚴設其防整青騎于
行夷芬冢十族星寒綠帳照非雅之萋萋露冷翠旗
摽蒸蓋之每每祀先自多條碧殿後應有夢紅何與
之基以廷荒所竊之多以張門丹莢之府直田君絲
之關已封葼行因屬難闘荒穢蚕已芟治薇光蔚蒼
易伏不測之奇岑敗離披難策後來之勁微調屢為
換色鼓勇全在耀新多負能勤爰捻虎仗名可播於
帛布勣可著乎麒麟偵有知風魁明半月駕播車之
捷奏護門之功劍術自能躡空斗氣行將照魁 供已上草

名征恐時滿乎蟲戶凱歌時襍乎蛙吟欲保此蔬盧
必滅此家尊名草震我中葉恃爾前茅

渾換離奇其文佳甚然不似鬪草都似斐李借易
共題未知宗遠許否

靈官疏

陳名夏

吾邑素健武喜鬪，然頗信巫鬼，奔走禱祀，靡靡矣。諸名山大川，或以時與替岐度事者，莫如野祭。貌獰惡，執刀斧，環詭蕭蕭向人，則稱曰將軍。纓絡瑠珥，明眯凝緇，柔旻易輿，村里老婦樂從尸祝，則稱曰大妃，或稱曰水母，或稱曰某女子。遇令時，操豚蹄豆觴前致辭，恐稍稍闕失，陰受譴罰。以故吾邑雖健武喜鬪，卒可愚以神。城之西，居人以廣濟通惠靈官，鈇常祭索乎言乎。謂居人曰：儒者誦法仲尼，未嘗言福田利

益之事，至求福田利益于靈官，抑愚矣。雖然，間居人言靈官能附人言禍福，又能使人恐悸不能袒裸，故尊信之。嗟乎！蘇子瞻以文章名顯天下，予始神待之。作記，則靈官其即此類與？抑鄉之正直聰明應得祀典，乃厄于時食，姑假聲靈以俾居人之尊信之而祀之與？不然，有道之世，其鬼不靈，胡為言禍福繫繫，又能中人隱事，背居人恐悸而尊信之而祀之也。昔有人樊將軍之廟，刳神之腹，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以為侯怒故及此。君子曰：適會民之

募造準提閣疏　　萬時華

出豫章北門數百步爲龍沙、復數百步折而西、爲周公亭、亭畔有廟屹然立江濱者、靈澤王廟也、攷漢灌將軍城豫章王與有功、宋大觀中又嘗有禱祀之異、故邦人祀之至今、先是萬曆初　勑改廬山黃龍萂爲黃龍寺、　賜金佛像、寺僧敬虛募閣以覆之、時大中丞王公斗溟、吏部涂公映徵、先後倡而新之、此上人之勤也、今上人死矣、廟傍有隙地數武、其徒修幻復爲余言、師在嘗用形家之說、謀祀準提而閣于此、

今將踵而成焉、余曰、形家之言若何、曰、章門之水由此達于湖、放于江、萬里之流、百折以至、堤其委、泯蜿蟺紆徐而後去之、此鍾美之說也、余曰、此又子之勤也、今子將以終中丞吏部之明德、踵師之志、福邦之人、人之聞而赴之者必衆而疾矣、何以言之、夫聖王之制祭祀、黜淫祠、秩常典、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然後祀之、此靈澤王所以蒸嘗于茲土也、昔公劉大王陟巘降原、率水滸、至岐下、卽定中之咏、望楚堂而景山京、此形勢之所昉也、夫祀典嚴于王者、學士之所講自災耳、此儒者之常道也、父言慈、子言孝、戶庭之中百福溱溱、又安能言福田利益哉、居人然吾言、吾當進而告其所以是爲疏、

乃神道設教牙慈不落御用

明有司之所慎重閭閻萬戶據有形勢以辨災祥此皆非浮居者之所有事也予之師一則成之不勦一則志之而若有待于其後人若夫準提佛母之號遍茲國土此誠浮居者之所頂禮而事爾菩薩示方便法現大明咒經稱苾蒭人等若有授持讀誦此咒能滿九十萬遍所有資具種種具足若十萬遍得見聲聞圓覺菩薩諸佛夫福田利益雖匪世尊如來審諦深徵菩薩普度衆生功德弘深將在于是然則予持前說而告之邦之宰官居士樂于形勢之利者聞而赴之已十之五矣特后說而告之邦之老稚男女樂于福田利益者聞而赴之當十之九矣況余日徘徊廟下見煙鳥之外蒼崖白浪宿鷺浮鷗明滅薄霭變化祇席徜閣成而滕王之棟歌舞西來附岸江天鼓鐘在下此又騷人墨士所命侶嘯儔而不能去者吾知聞而赴之者之又廣而疾也嗟乎予之師能集浮居之所不能事者以福邦人予能集浮居之所必事者以終兩先生之明德踵師志而克成之吾知需澤之靈抑亦有以相予矣

蔡子爲浮居家文必故作尊儒語蘇子則津津言之又涉吝矣此文于兩公皆據其勝而去其弊

虎丘鐵佛庵空谷樓疏

程嘉燧

余常遊鐵佛庵、其後爲樓九楹、椽瓦覆墻堵、初屬上雨旁風、都無所庇、今七年、偶再過之、且就圯矣、庵主正元合掌向余曰、是所謂空谷樓、乃吾紫柏可大師所爲之頌偈、而剏搆焉者也、請余讚所以落成之、余未究紫柏師語、而戲爲之難曰、夫空本無谷、而有谷皆空、有樓非空、不空非谷、然則空谷之與樓、其名得無障且得耶、僧笑而不言、而余自爲之解曰、予未覩夫谷耶、大天地間、窪焉爲谷、而空生焉、觀其出雲

氣而納景光、延而荅遠籟、以至草木之扉龐、而鳥獸之號音、人物之遊處、而金寶之伏藏、大藐非谷耶、搆樓于谷、而在谷盈谷、在樓盈樓、谷與樓共空、固無二無別、而烏覩所爲障乎、况斷塵之刱、師夕梵、卽空谷之烟霏響也、樓之埏埴、榱桷、卽空谷之土木、塵𣟗也、樓之金碧彩飾、卽空谷之丹砂金礦也、而且烏知所謂樓、繇此以啟彼、谷之空性不壞、而樓之真體無作、是故乞士當知谷性本空、華日庇構如山鳩工如雲、譬則以穴貯風、以掌承影、把而不積、以無所受、故檀越當知樓體非實、卽輦金若流水、捐帛如垢穢、譬則覆水于海、噓氣歸空、捨而不繫、以無所著、故庶幾大慈氏之不住相、而空谷樓之勝諦出矣、正元合掌作禮、請題爲疏、

就名生義、方便拈點、得如許妙諦、余歲暮冬、曾與家弟元瀚讀書其中、朝見黄落、夜聞妙香、不啻置身空谷也

禮懺疏

鄭二陽

輪掌微揮，能解十經之援；雲胖靜照，足銷五翳之塵。惟威神之訖暨無涯，斯苦難之脫離殆盡。乃茲殺運孔熾，固曰劫數適然，豈思禍本有因，將無黑業致此。佛法首先戒殺，而酒池肉林偏饕殺業；獨深覺路亟須除嗔，而無明煩惱每數嗔毒最重。兼之戶戎欲火，人人顛倒于冥途；更以偷盜貪迷，世世沉淪于苦海。智珠于焉澤黷，意樹無復華明。種種因緣，豈無果報；恨恨羅網，自是箅還。剖腹刳腸，不啻擂于地

獄；火炮湯煑，真是鐵圍黑山。黃沙將白骨爭高，赤曜共青燐同照。言之切齒，聞者傷心。欲使游魂沉魄，洒恨釋究，必仗真如之開悟；即令殘喘餘生，起枯潤涸，亦資雄力之矜全。爰為道白毫光，管籥闡浮提中而幾徧；一瓶灌頂，霈洒灑婆娑世界以無窮。敬即法堂，廣徵戒侶，修祈禳功德，啓禮懺道場。爰自二月朔朝，迄于中旬九日，擬無遮之大會，高宜貝葉寶文，舉造業之衆生速詔。蓮花妙相，幡幢搖曳，招回失路之人；鐘鼓鏗鍧，敲醒迷家之夢。不但父子相依，室廬無恙，永思樂育于化城；更期兇殘戢志，反側革心，一旦投戈于淨宇，翻然化為鈴鐸。立拋屠子之刀，血腥變作醍醐；不探囊中之彈，總待針鋒撥轉，終須津筏護持。戒定慧之溥徵，天龍人鬼同歸攝受；仰日月燈之光，渾草木山河並入照臨。寶地莊嚴，梵音奏而厲氣銷釋；帝圖鞏固，祥霱飄而器界清平。

此丙子春再建道場疏也。賊三過吉郡而不敢犯，士民歸德于公，公曰：神麻耳，願與衆生消除貪殺，以保長康。讀此疏，知其婆心深切矣。

宗貞女墓祠募緣疏

李長敷

蓋聞激烈揚芬，薦紳樂道；崇祠表墓，今古通聞。故臺臨渭曲，泰懷寡婦之淸；碑立江湄，越紀少娥之孝。過吳門而醒貞娘之酒，登夏屋而招越姊之魂。良懸珠沉瀨底，豈同西子之溪；玉瘞土中，不啻明妃之塚。況揭大義以經天，持完身而入地者哉。儻無其數，孰厲貞風。吾邑宗三貞女，操與霜凝，行同冰潔，結褵未講，懸夫婿之空名；截髮不移，著男兒之奇節。秋風蕙帳，挹蘭氣以同馨；夜月貝函，對蓮花而比淨。婉孌紅顏，

漸老松筠之色；蒙茸白髮，終含萱蕙之香。覩文信公之小樓，三越歲月猶長；較蘇屬國之胡地，十九年艱辛更久。逖稽往牒，悉數閒貞，寧無割鼻截耳之操，不乏引刀誓舟之義。大都節存而身亡，未兒形殉而行直，鮮能從容以就，始終不渝如斯者也。茲者返眞玄圃，遺蛻塵寰，克體皆芳，一片無瑕之璧；貞心不冷，萬刧難化之灰。邑大夫意切揚幽，志存砥俗，上龍憐之解文，逾方生題桓嫠之門，誼追王吉，擇原卜葬，依隴構祠，傍昭陽之故壘。香魂與俠骨爭光，望露勵之遺蹤，烈志與剛腸遙爛。雲寒孤鵲，不須塚合鴛鴦；月冷荒楸，何用墓交連理。將鐫金石以永芳名，且仰丹青而開生面。皚髯素質，獨標似雪之神；縞衣綦巾，不作如雲之飾。疑淮陰之老姥，未識王孫；恍姑射之僊眞，洵同毛女。淸泉繞檻，蘋蘩不染塵埃；白日麗楹，蓀薜總饒氣色。茅車開風化，必好合衆所願，不惜徽貴，共襄特典。豈止登堂肅仰，抑令過宇低回。風漸巾幗，妖淫望之意消；義感芻蕘，奸回拜而汗下。其盛舉也，豈小補哉。

維崧吾黨通才而不竟其用惜哉

重新西湖智果寺引　　宋兆禴

憶癸酉秋予謁銓京師既得仁和之命特趨王程時別予年友姚永言談及明聖湖勝蹟手出一箋以示讀之則鮑茂才西泠紀夢也紀何夢紀蘇子瞻公爲智果寺僧必有善信佛子共出而修舉之者則託靈於茂才而了此一段因緣也臨行寄商大參乞緣以新勝事且曰湖上寶剎遠出唐晉在西湖未闢之前者至今皆莊嚴如故實承權輿而子瞻以戒師後身宰官人世兩度爲杭爲西子湖重開生面參寥禪師（二公之）

（功於湖獨大）於智果了一大事而子瞻爲之護法伽藍今一廢平蕪無復動念勿論人天勝果宜加護持即一代文章風流亦不宜付之劫灰夢中事即不必深言亦可也予睠睠懷之到杭約兩寒暑奔走列寘亦不遑蒔覓遺蹟非故忘之勢使然也今夏聞予將吳陸二洪諸君子來訂西泠之遊予有契於心即欣然許之於時長官交至四馬如織戴星而出下春未休諸君艤舟（與復不淺）以待比至則已送夕陽矣戒燎人然火炬偕二三同（負有心人）志躡履荒榛剔搜傾圮其地眞自幽勝其徑其亭尚有桂蹟堪覔然所謂伽藍像已不可復識矣徘徊久之因念西泠紀夢之話爲諸君一談始作而嘆曰嘻坡公其復現夢身而爲說法者耶猶記其守黃時參寥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及後七年仕杭參寥卜居智果其時其事一一宛合（此合）繇來相傳以爲佳話是時非公得之夢中者乎今越數百年泉石嗚咽古樹荒凉使遊觀者幾不復知當日故處還以其神而通于人之夢而亦寄之于詩坡公其眞善說法于夢者也跡公生

平宦遊非一地久而最著者自黃及杭而外於粵則（又有）惠儋皆能即其所在闢爲文明予粵人也閱歷吳楚（有因緣）之區而今始受事於杭履公之地習公之教則又一一皆得之眞不獨於夢中相遇然則予於公亦似有（安知公非夢予鮑而非鮑眞予宋耶）夙緣然者公銘智果云眞即是夢夢即是眞古今秘以夢傳者多矣予雅欲更新恐力未之逮今諸公既已具堅願力唯再廣之同志共襄厥成漫謂夢非眞也

附西泠紀夢　　鮑同德

往予爲童子時曾一過湖上雲山之勝只作策師過眼今已略不記憶崇禎壬申冬始再至如初遊者然衆擾無幾僅居智果廢寺宜其儉也措大作山水遊安能盛車騎侈尊罍備供帳而討幽選勝自謂適之致足樂已此地若少知交偶值揚郡舊守徐與星先生移家城中先生習於諸生中異視予遂託於門下士造之先生握手驩甚歸而天慘慘雲而風林木盡有待雪意與友人吳道甫章青蓮伯子仲開暢飲就寢時十一月九日也忽有戴

冠修髯翠袍玉帶者入夢光氣奪人予初疑爲徐師枉顧既相對非是叩以姓曰蘇叩以名曰軾中有之蔣指廢寺曰欲有所託卽此寺須兄新之予辭以貧士安辦此曰兄第爲之因拉予手作竹石數筆拂袖而起予驚寤疑爲坡公何爲於此寺特致聽切曉起爽甚與主僧寄凡者小飲偶談及開山參寥師與坡公舊事師甚詳道公爲師護法卽今所奉伽藍也寺既廢像猶存開箱發視則金剛脇出笑鎖擲撥笑金剛兩打頭中間有隙通一

綫兩重公案一齊修四語有隣予字也寓僧中困色然而駭始知爲坡公無疑矣因盟於伽藍發是願力如公所命會以語徐師師笑曰子與寄凡則昔之坡公參寥初不大異勿自待其薄也予時雖愧其言而固已受事不能辭矣閱數日歲將暮欲辭歸復夢公道服長笑而入噴髯向予面曰此事諧矣不行將舁子語未罷予驚而覺卽與友人謀曰得毋欲予募徐師耶卽令寄凡謁徐師師慨然爲募疏自輸多金爲之倡師蓋有夙根者一言卽

合非偶然也予因慨公之文采風流談者豔芬遊此地者名公鉅卿不知凡幾而公不以屬之獨屬予豈有往因耶抑遊此地者盡投崇飾宮刹而於摧棟頹垣曾未信宿耶獨恨予負于美之囊如蚊戴泰山局甚其任然費不過千金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公在天之靈不泯定有以默相其成者夫予呰窳末品耳何當於公若夫各捐少許竟成勝果其爲公所冥祭又寧特瑰夢之幻緣耶至所詣云云則公令予秘而不以告予不敢違大抵

激其迷成而已予因紀其異與告夫景仰於公者
告無予與汜戊之士初自湖上歸以此紙示予更
有一卷圖識其事予題其端曰夢符一綫蒼指壁
得中語也卽紫為贊成遂人傳說然永言北上力
屬之故以轉屬宋公今宋公力任可不日成矣夫
因絕筆予因予語梃因姚語宋用宋語闡予將睦
夢文洪哉之汪然明語兄而其工乃舉此中妙用
殊不可測他日拔公必再告有竢矣

特贈太僕寺少卿姬公墓誌銘　錢謙益

天啓二年五月白蓮賊陷滕縣知縣事姬公死之尢月賊平公之父收屍反葬焉六月而後撫臣趙彦上其事　詔贈太僕寺少卿有司立祠春秋祭祀給其父母誥命廕一子入監四年□月歸葬于州西郭之北後十六年崇禎丁丑任子兆官禮部河南司主事奉　熹宗朝詔令所司覆奏節貲及黃諭德景昉所撰行狀謁謙益而請誌其墓謹按公諱文胤字士昌西安府華州人也生于萬曆壬午之三月癸卯以

春秋舉于鄉六上春官乃以祿養謁選年四十有一其涖滕壬戌四月下旬也弁走參謁未遑視事居三日而難作當是時滕民什九從賊公徒步叫號援兵登陴不滿三百人比賊至才數十人耳闔其皆以從賊則曰謝縣董二董二者延緩撫某之若遂公登城呼賊而告之曰若等皆吾民以董二故鋌而走賊吾執董二窮治其罪以伸若冤而赦若等復為良民其可乎公長身赤面鬚髯奮張兩門牙如旋井腰乘墉大呼聲殷殷動樓櫓賊望見以為神人讙呼羅拜

俄而箭發于西隅二賊斃焉視之則延綏沙柳幹也
賊憤益肉薄而上遂不可禦五月之十八日也公緋
衣坐堂上罵高罵賊賊前搏公裂其冠裳以鋃鐺鎖
之公大罵胡不速殺我賊頗不忍越三日不食賊勸
之食不可勸之去又不可爲詩八章書于壁以縣
印遺狀付門子魏顯照僮守務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二十一日之夕也顯照乞棺于賊不許乞布裹屍許
之遂瘞于官署之池側公父所從收公屍也賊考掠
顯照索印顯照以印子父國臣以遺狀與妻之父高

登土及守務反而罵賊死之　部郿公也并錄顯照
守務復其家而董二者城陷遁去其後卒以睹免嗚
呼以視事三日之官守蒼無居人之邑率數十子遺
之民抗數萬方張之寇城之未陷也可以去而弗去
賊之勸行也可以走而弗走絕百可倖生之塗而定
一死無復之之計用以明示天下後世無破城不死
之縣令無陷賊不死之臣子公之自處審矣致命遂
志忠也無忝所生孝也明恥敎戰仁也是公之三大
節也　熹廟之詔亦有三善焉旌不踰時也功不濫

敘也卹不下遺也終天啓之世逆妖滅蜀寇平而奴
孽不內躪者復勝之賞足以勸也若董二之佚罰則
有司之過也余故牽連書之無使其求名不得焉爾
公世爲華州人高祖鎭曾祖仲祖夏皆有隱德父錄
增廣生員倜儻負大節有聲關中先後娶田顏生五
男子三女子與公皆異母而同仁均受家門無間人
以爲難公妻杜氏生三子長現次現大璟現服官廉
辨慷慨厲節能繼公之志者也銘曰
公逾弱冠兮初歌鹿鳴夢一偉人兮緋袍而頳曰余

同姓兮周之宗盟要公汴橋兮前期邾迎公之之滕
兮汴水砯砰瞻彼季路兮廟貌孔明高冠佩劒兮儼
如生平迴車伏軾兮流涕怔營曾未信宿兮寇盜搶
攘食焉不辟兮死而結纓天界完節兮如射隼正穿
登上帝兮叶彼大貞匪妖匪璽兮受命修清天門闢
蕩兮乘風上征扈從先皇兮出東究旌蚩尤前驅
兮玄武後行馘奴蕩寇兮汎掃欃槍報命帝所兮
旗旐央央河渭抱縈兮太華側成高墳巋然兮配此
令名忠臣孝子兮請視斯銘

永許守睢陽不得昌黎補記之終有餘憾得此文
勝公無餘憾矣

詹事兒閒姚先生墓誌銘

黃道周

嗚虖堅麗氣降濬發之茂不逆殷周其道德豪傑之士皆驟起無所承自有淡而然矣間有之隱隆蟬綿印浦之數可待而稱焉若吳門姚先生世有懿徵發爲文章夔曰方舟沐浴天下予聞其語嘗見其人矣先生諱希孟字孟長有虞之胤也明興有祖榮者擇配黃盛年而寡　高皇帝首以節行風勵天下旌其門史臣蘇伯衡爲之作頌於是姚以義烈起家二百有餘年文太君始毓先生先生淵源明德值貞元之

會卓成名世宜其然也榮生華卿亦以節孝稱華卿生叔威叔威生梅谷梅谷諱溯始著高隱溯生畸艇君丞丞生白堤君厚爲沂州判官厚生五湮君圭爲武涉令三世皆明經不樂折腰而畸艇以吳文端公婦翁嘉遯以老蓋自梅谷而然矣古稱戴顒宗測皆世遯舉爲有嗣異人是唐子畏所爲梅谷圖者也五湮治武涉不二年致仕遊室施生顏菴公汝轍爲南國子生以先生貴贈如先生官武涉之猶子舍也贈公年方十四毀瘠踰禮既娶文太君是稱母師實舉

先生先生未週歲而頡菴公辭世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茶蓼中乳血雜哺又以征徭之累從父借雛鬻弛擔施太孺人抱先生躋公堂對簿是日先生正週歲蹣跚堂上弄飾笑覩施孺人孺人歸哭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然心喜是兒有福是堂上人既三歲嬰疾幾廢矣諸大母衛之哭忽一夕開庭中鼙鏘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瘳是所謂大鳥覆翼者歟自是岐嶷善占對異於常兒外翁文衛輝公以少府致政歸太君數携先生依外家見其先世懸籤積軸輒

別識位置不爽衛輝公每謂客輒呼先生出周折為儀詫客云是吾宅相無雙也於是相國湛持公甫總角為諸生長先生僅六歲以甥舅篤朋歡衛輝公嘗云姚孫與吾兒異日當比珪廊序雖湛持與先生亦自謂吾甥舅於當世有二無兩也湛持公既蚤登賢書困於南宮凡十九載先生始舉於鄉兩人相視謂吾甥舅如檜栢旋葉無殊共傲霜雪耳及己未先生登第湛持後三年亦大魁去二公之於學同業識同趣操揆同勵品藻同古音吐同徵體質同瑰而先生

文采沈馥騷雅合致包裹六代邈乎踔舉矣先生既登第當選庶常諸前輩咸以人望推屬先生獨私念有東觀當三年倘閒如何又東事方棘諸肉食者日發帑南下詎不得以一官貽母憂且需次補廷評之籍而太君獨發緘鼓先生讀書先生於是僻選也明年具版輿養迎京邸而東事亦稍靖氷玉之供為態尤解療韓蒲州劉南昌二公每見先生必竟日宗社大計盈庭未發者必先咨先生楮落翰飛都人競誦於時楊忠烈公入為給練左公光斗在臺班與先生

同道相勗每言世界即有缺陷只此寸間缺陷不得耳及庚申七月　神廟遐升　光宗即位甫旬日違豫內醫崔文昇侍藥無狀浹月遂稱　大行中外哀慕又有停封移宮諸鉅事忠烈先後發疏皆從先生質疑義先生亦匡直不辭云故事詞林與言路踪跡微疎先生獨謂青史法從雖若蟬翼即後世誰從明其若否者既授簡討為史官於　兩朝實錄多所論定於時名賢盡起用閒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忠毅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湛持以非甲領

望與先生朔朔及同邑周忠介嘉善魏忠節日夕講析首善之堂商古推今或値先生未至諸老必嗒然若失也先生既道廣折節下士貧從雲歸顧愼許可門無膩刺又每出東西坊必造巷頭報太君食寢數反乃已亡何滙持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先生念太君初喜撤又巳丑實錄未就不得發片語與涓陽偕南居一年請假歸盜自先生歸而時事大變諸君子𤯝𤯝如漢熹平間矣里居既二年逆魏愈煽楊忠烈再疏討罪爲工部捶死而逆魏手沛先

生與滙持日夕恍歎周中丞起元引貫彪事勸先生北上先生曰吾不爲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覲之爾志行沈馮既必不及既抵議而楊左併褫忠毅忠憲同日解職舉朝汎汎方頌玉聲河清致符命之本先生以仇大人筦簿未安勉就房考是乙丑二月也考竣所獲如陳唐姜問渠馬岳楊悉天下名士一時罕倫先是冬黨既已發諸君子就檻中纍纍無一免者先生出對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湯藥如平時太君亦微

覺外間有異疾日劇遂不起先生三日絕水漿扶櫬出國門徒步哭趾血目腫舟行至淮上兒邸報知奸人受逆閹旨已得削奪之命先生入撫棺泫然出曰經年來皇甫威明之恥懷之久矣今成吾志又不於親存日奉捧檄歡是天之厚吾親也星馳歸卽金涇阡之旁誅茆作丙舍廬於斯金涇阡者先生所墓穎菴公予爲之作碑者也於是緹騎四出銀鐺相望先生念袁夏甫在土室中穴垣視母翳我獨無亦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民數萬爲

呼寃捽折尉殺之當事者慍欲遷戮於滙持及先生先生數擬從三閭之後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匠測偕戮五人餘貴不問先生始放跡湖山高嘯縹緲幽探林屋自號閒生道人閒生生之餘也先生初號現聞與內典通既以多難參母故綱精於竺乾之言前輩中涉獵是學者稱內江趙公先生才似內江頤內江用而先生不用則先生閱深矣丁卯秋　熹宗不豫逆璫謀變先籍海內清流五六十人欲勒自盡先生名在籍中事未發而　今上從信邸登極海內

殆慶更生。不月餘誅逆璫。毀天下所在逆祀。明年戊
辰。崇禎改元。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
筵日講官。知制誥。先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汲
誠悟主。又善爲言詞。嫺威儀。法巽升致。每出班。蕭宸
必爲改容。諸前輩咸心儀先生。然諸奸人謀翻案甚
厲。閣中諸老以次罪去。又虜逼薄城。諸不靖者借爲
風雨。值枚卜。遂罷會推。援錢宗伯之腕。先生心非之
也。湛持又有所排擊。不動。於是銓輔構難。欲先去先
生。次及湛持。公庚午秋典北闈。而冒籍之璺發。攙柄

者猶以冒籍不足甾先生。遂移冒籍而誅文。因下二
武生獄。久之讞上。先生以官詹坐鐫秩。嗚呼。是足以
快其舌掩文昌矣。猶慮先生以文行被主知。恐一旦
發夢。迺陰摘先生講章中語腹夷之深。先生弗知也。
嗚呼。先生於舉小豈有誅觀之威。破柱之痛。而侂猜
若此哉。不過謂先生才耳。先生才而用。則諸番徒悉
不得用。諸番徒不用。則仳仳𢾕𢾕者率枕藉就死。故
其極貴如此也。以予所見。則先生才悉歸於道。先生
爲文章詞事。包燕納許。搖筆傾世。而未嘗以是自詡。
一也。先生與人交無大小。先造驅車。肅客不憚寒暑。
見一善事及閭巷燉蹟。輒手記詠言。恐忘。二也。徑艸
蕭然。木瓜不入。賓歸如水。竿牘不出。三也。儀觀如神
明。而不作貴客。不作介色。謝諸紛喜。四也。自宗族閭
里嘗負我者。率德報之。未嘗訟訴一事。五也。天下才
人率以是五者傾敗。而先生無有。顧以才詘。何也。予
從其長君宗典見癸卯歲發願文。謂之五律。一曰十
不忘。一曰三勿起。一曰六勿言。一曰五耻。一曰三長。
幸蚤悟合修。權借芟領。貸歸洙泗。益與湛持公株葉

共之。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莫楹。湛持公實紀其事。
不十餘日。湛持公亦去陶陶。不久是之謂矣。益自公
逝而岸谷屢遷。又自甚於吳時者。嗚呼。公生己卯歲
月日。卒丙子歲月日。享壽五十有八。元配馮宜人。繼
王宜人。子二。長宗典。國子生。娶孝廉張與度先生女。
孫男二。廷脩、山脩。次宗昌。縣學生。娶趙文毅公子敘
州知府隆美公女。蕃衍予姒。倘家乘中且并爲之銘
曰。
一言幾道。貴於玉。積玉盈腰安所支。千言幾道。貴於

穀積穀如山安所貽清閟之堂天發丘額壁圖奎南
斗入絳趺之館天旁求黔軻服孔連春秋天之相人
文行耳人之相天何異是上帝精微達相理現前大
藐納芥子諸種種者已如此不朽之言但皮裘王書
蔫年託石史

一身之中幾歷衰盛安危上臣遇合頗不離數

退谷先生墓誌銘　譚元春

退谷先生者吾友鍾學使伯敬先生也退谷既葬其
弟日佚者謂元春知獨深可不須狀而銘又地下人
偏喜其文字不宜舍所皆乞他人銘元春唯唯居數
月其嗣胲旻復以母黃孺人之命申為元春迺其幣
而哭使予不為文則已使予而尚為文也舍是奚述
焉雖然退谷與人也不奪其形影精光使必傳於世
徒絮絮然為誌墓之言彼其詩文譔述雖傳矣而形
影精光終不能行於天地之間則是誌墓者之罪也

元春伏思累日夜至不寐達旦退谷初在
神宗時官行人思有用於當世與一二同官講求時
務厭呻吟不從病起玄黃水火終日聒噴以為吾若
居給事御史務求實用不競末節小名愛戀身家如
鵝鶩之爭食婦女之簡押庶不令　主上厭極大創
禍流縉紳然其要抑知其言謂而後鉤黨錮
卯卯知先機發見已若知有　熹廟之末年與
今上之神聖者是其人真可大用會有忌其才高者
阨之使不得至臺省後遂假仰郎署衡文閩海終不

能大有所表見而僅以詩文爲當時師法亦可惜也
退谷龐寢力不能勝布褐性深靖如一泓定水披其
帷如含冰霜不與世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
無覩者仕宦邀飲無酬酢主賓如不相爲人以是多
忌之而專積思於書史齋頭亦致法書名畫就几布
方見其讀書人未上見之必
設不數日繙閱功深塵堆硯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
未經手批目覽
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作書生家紙格細
字居官垂老無一日閒嘗恨世人聞見汨沒守文難
破故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綴古今之命脈開人我之

眼界故其所著書出賢者通志而鈍夫長根擱甚譬
然者意欲投之於劍而不能禁其不行萬曆甲寅乙
卯間取古人詩與元春商定分朱藍筆各以意棄取
鋤芟除棅笑哭由我雖古人不之顧世所傳詩歸是
也幾以此得禍者數矣小儒輩侏侏腏腏刻爲書彼
之退谷笑謂我曰是何見之晚也吾輩除此書外自
有可傳後者正不須護之使人不妬我並護此書而
必欲其興與世之妬此書而必欲其靡廣隘深淺相
去幾何予深高其言退谷改南時僦秦淮一水閣朗
門讀史筆其所見題曰史懷孤衷靜影常借歌管往
來尚寫文心每游人午夜棹回曲倦酒蘭兩岸寂不
聞聲而猶有一燈熒熒守筆墨不收者窺窗視之則
喃然退谷也東南人士以爲真好學者退谷一人耳
所至名山川必游游必足目淵渺極升降縈遶之美
使巴蜀歷三峽入東魯觀日出較閩士陟武夷東南
之久客如家吳越之一游忘返山川豫待人士歡迎
其詩文未嘗不勇進而勤從也年四十八九始念人
生不常佛種漸失悲淚自久以爲前書不讀內典如

乞丐食終非自變男子任世數十年不明生死大事
貿貿而去一妄庸人耳乃研精楞嚴眠食藏淵皆就
卷熟思著如說十卷病卧猶沾沾念之曰使吾數年
視息人間猶得細窺妙莊嚴路也退谷簡易如楊子
雲劉子政一流人敝車羸服挾雙僮出不治威儀嘗
遊虎丘遭兩公子見侮於途醉狀欹傾作捉搦楚踢
勢同行客怒欲毆之退谷急止之曰此惡少也吾趨
避之耳明日傳刺有兩書生求見肅衣冠書幣恭謹
以文來贄稱弟子者退谷出拜相見則向人也爲細

閱其文不復言兩人慚無措退谷雖嚴冷然待友拔
士一以誠厚薦人惟恐其知曾荅當路書至半停筆
思曰彼方有何士爲一言之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
汩汩然若有所請屬者其後所薦人多雖貴退谷彼
特未知前書中語耳使以書中語告之漸當何如也
性喜擇士凡一見而知其人卒以成名者甚衆遇有
真賞雖其人在千里之外心憶口道常如隔隣人有
佳文妙談日自尋味以潤澤其胸臆不問所逢貴賤
皆執其袂而詳告之故往往才人成就歡悅無量但

以愛人慧巧不肯者因而呈身濫入交游詢慙蔽藍
皆叢于此亦可爲士大夫不慎之戒矣退谷內行過
人凡大父以下先世貽家孝愛爲士艱難事皆迴環
於心未嘗一日忘生嗣父母恩養教誨言之哽咽不
能竟其詞弟姪相依孤寡盈前歡笑痛苦一往無諸
然苦喪作詩文遊山水不盡拘于世俗哀樂奇到非
俗儒所能測也予嘗記其一事生父訓導公以受禮
部郎中封去毘陵退谷亦秩滿還閩中皆學侍親還
家舟泊九江歲除明晨服吉賀正訓導公素嚴忽中
繼室之言不聽上舟退谷衣冠立岸上良久長年厮
役錯愕不知所謂已而上舟跪拜訓導公咄咄促之
起問嫗安在則猶牀上卧退谷復衣冠拜牀下曰太
夫人安否謹再拜賀太夫人正後侍童爲予道如是
予爾時聞之歎仰而已退谷爲諸生十二年常不利
癸卯舉孝廉至庚戌始爲竟陵雷公簡討所深賞中
第十七人成進士爲行人者八年中間使四川山東
及典貴州乙卯鄉試者凡三差擬部者二年改授工
部主事上疏願改南曹部持不覆者又二年授南禮

部儀制司主事轉祠祭司郎中者又一年陞福建提
學僉事考較興化延平福州三府者一年尋丁父憂
去職大計中人言服闋居家者凡三年而退谷卒壽
蓋五十有二矣生于萬曆甲戌七月二十七日沒以
天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葬以天啓末年丁卯十月
十八日塋去皂市十里笑城之南所著書有隱秀軒
全集詩聞諸書俱行於世退谷諱惺字伯敬先世江
西永豐人正德中始徙景陵之皂市曾祖諱弘仲祖
諱山最有隱德山生二子長即公嗣父諱一理號[illegible]

齋公嗣母陳宜人次即公生父諱一貫號魯菴公武
進縣訓導生母馮宜人皆以公貴封大夫宜人妻黃
氏亦封宜人姿廣陵女吳氏以過悲綴公死黃宜人
所生子雄夏年十四爲諸生補邁早卒劇子陔夏亦
諸生娶謝氏有孫矣母弟四人曉早卒恪諸生詩文
甚奇先退谷卒悌文先恪卒衛五弟俠在耳扶其朴
長齋事佛通昔壽事予如兄姪二人昭夏納夏照夏
亦諸生元恭既已爲誌憶昔年退谷之作魏長公銘
也曰後死者之墓之誌烏知夫誰乎予戲謂退谷有

如我一旦塡溝壑所謂君雖恨乎臣無可奈何也當
時戲言耳豈意一片幽石眞落予手予悲夫何以銘
銘曰眷幽獵秀無終極木性宿芒眞苦贊得意靜書
不再俯海嶽如從君受職驅煙排霧待佛拔紛紛餘
子不相識遙來君前談法式鞭笞風雷加伐擲爾曹
森森徒失色勸農堯湯費稼穡汗流在踵沒藉湜大
勇猛人歸蓮域脈多開障宜慈力海印放光只頃刻
發棺求之不可得茫茫衣履長銘側

以友夏爲伯敬文可瞑目矣

周第五公暨配徐孺人墓誌銘　黃道周

今天下治文行只布衣雄世則有江東周簡臣介生
兄弟簡臣既成進士從長安過予邸舍述其尊人第
五公組行勤止愉然以悲也古今明德多幼孤特生
或從楚棘中耳師腹藁如希文永叔所自誌則猶若
夢遲七八不殊簡臣兄弟身事其親皆二三十年郎
不幸未拖紫於庭然仁人之聚業于藝播種於天下
又出興門顯人林立或不涉其籬舍閭第五名謂是
鏤雕生有穹碑微簡臣兄弟自表則天下何愉焉予

今迺得一名賢所不事權藉門戶克茂著者於第五
公得六焉公有隱德處耀能發其平居持論器墨台
齊景白日相遇也必無所狀植豎足持起故鏗然服
膺祇異之言予玫其行事宜貴而著賤一也宜富而
著貧二也宜同而著獨三也宜獨而著同四也宜以
經術夸而以孝友特聞五也宜得之於身而以爲得
之於身不如得之於子六也公家東庄父裕齋公六
子其三蚤成進士仰其季亦成進士矣伯仲列鼎分
庭而食公以叔子獨蹇産孺子矜手飛一編操春秋

綰制天下踰五十年不一濡足京師且不以餘俸一
曳公室所謂宜貴而著賤一也東庄世素封雖以書
券少落然其嵗冷尚在伯仲列鼎者猶去而顧乳公
獨逞然田取饘豆麥取惡爐口取盈無異尋常拆筋
之事所謂宜富而著貧二也乙丙之際薰腐其膻公
遂脫青衫挂於黌門命兒曹築土室被髮欲往每稱
袁夏甫夏仲御是吾友民所謂宜固而著獨三也公
既負高韻不屑塵細顧獨樂與賢士友談道文章種
秫釀冬與二季歡適心薄於陵仲子爲豨刻無當所

謂宜獨而著同四也公方讀書以研揣爲菜采諸伯
仲且責有事鼎臨杖屨抑搔中木厠腧則唯公是賴
公口不言勤顧以是自慰曰使吾畚攤百城不如多
侍二人一日之樂天下亦以是信第五所得獨多所
謂宜以經術合而以孝友特聞五也公挂青衫時方
四十餘績精未自所酬較經史關閩發皇不下千義
一日慨然悉付兒曹曰人生各有命吾如鉄扁擔即
用世不能曲折使吾處嶔崟見是巍巍者且以憂死
諸子勉矣方是時簡臣介生名重天下天下鼓篋者

纍纍如繫匏實公行過而咲謂是不得與食者猶過
居門而大譁今公歿既十年而簡臣成進士介生諸
弟若締錫成亦然嶷然自見頭角所謂宜得之於身
而以爲得之於身不如得之於子者六也簡臣爲予
言公行事大抵似裕齋裕齋墅序多豪數十載爲書
生世欽其賓卒不酬用售之式穀公清姿鶴骨見
衣外祥氣溢於骨表獨其敎子嚴每談裕齋公遺事
或得其片紙行墨輒涕泣藏之爲蠟歡獨目蓋其至
性如此史周氏曰松柏固自喬蓋以其茂林哉奔綵

而斷苓則其餘條矣予嘗閱漢書見許孝廉荊以弟
未顯創分異自取良產使弟有克讓之稱及弟得徵
辟乃衆責推弟古之賢人用意如此使遇第五公則
猶晁之激鵠也世尚未曼高閭喜繁其子弟并馬視
譽其娌姒并笄覘耳委蛇相從故自萬石太丘之門
無豪焉今乃得之於第五公使第五公蚤雍容樹資
桂叢冠昌啓之木豈能使其子姓奮發若此哉公生
於隆慶壬申臘月卒於天啓丙寅臘月享年五十有
五孺人徐氏亦賢行別自有傳宜葬曆丁丑八月卒

於天啓丁卯十月享年五十有一是皆未有永年也以簡臣介生之自出則爲永年矣簡臣名銓丁丑進士介生名鎮丁丑會爲諸生銘錫成皆邑諸生有男孫七女孫三而沛邑諸生銓出而泳而漢而淶鍾出而洪而流銘出而龍錫成出其中要備諸譜中是將有大事焉爲之銘曰猗第五公恭德清淑高賢挺生不以其族至貴進爵至富道醇至友乃恭至孝乃嗇至峻乃爽至文乃樸道有五公公得其六顧東南秀採中原菽授之諸子以御世約以夾世敎爲吾道奇如徵邇鼻如海鋪貝猗第五公此焉移卜神何不之倚或主句曲或沿抱瀆

全沙周氏以仲甘著自有簡臣介生仲馭乃以文章節義著非第五公號闈之宜石齋先生力爲表章也

華母陸孺人墓誌銘

倪元璐

往天啓丙寅之歲璫禍方烈錫山高忠憲公吳門周忠節公同日被徵三吳震駭當是時怯者閉門勇者楗舌而諸生華仲通時亨獨迺偕張奔歷叫哭茲形左右兩公幾與同盡時余尚未交仲通聞之吳人之言如此私意彼其人必孤蕩一身釋然無復所生之慮者計復二年余始得見其文與其人大都豪舉徤持當有奇節漫叩之有父母乎仲通肅然應曰並無恙余怪問即如是向者柰何遂以身許人仲通因言爾時實氣激無所復顧忠憲既因時亨得叅戒歸全止水已即有嚴命根究所繇然者時奸人搆致時亨甚力盡邑爲時亨骨戚時亨父守吾公初亦危懼至終夜繞床行顧時亨母曰若且柰何母夷然微笑曰吾兒欲爲范孟博吾亦孟博母復何憾時亨父稱善意大安于是就枕鼾出仲通言已即起立又于曰吾父誠達士吾母則亦丈夫也余聞不覺距踊出于几上嗟乎六七年來天下正直之氣不在冠帶而在章縫不在鬚眉而在巾幗如此者豈不炳哉亡何孺人

以病卒仲通遂以狀志屬余且示之狀余曰無庸也
足母欲爲范孟博母遂足傳仰孟博母所繇傳不只
數語耳孺人之所以不死庸在多乎余備員史局深
明古人剛亟之義以大氏爲本仰如狀所稱孺人事
尊章孝甘貧佐讀不妬逮下備慈嚴之德以勖二子
使他人母有之亦駸駸乎稱女士矣其在孺人譬之
長松所貴不在鱗文是故可畧也孺人陸之自出年
十六歸守吾公齊家四十六年以某年月日時卒距
生某年月日時享年若干子二長即時亨邑庠生娶

某女次時高庶某氏出女三長字某川張氏子某次
字某季字某時亨等將以某月日奉孺人葬于某山
之陽倪子既爲之志又系以銘
銘曰舉世女子有女子者行高於士嗚呼偉哉

仲通骨氣從實非此母不生此子
令文甚病浮冗百千稱贊無一核眼如此文畧施
數語生氣奕奕令人神悚然能人皆無可傳之事
而徒乞靈于文難矣難矣

太學東里鄭公墓誌銘

董其昌

歙有鄭氏者遂國朝御史道同參政恒之裔益傷心
殉節立義不啻以爲家法者也然商家義士三紀風
移周鄙道臣百年上若烈聖有生育深仁累朝有昭
雪公論寧忍以逃堯終乎
世宗朝有潔渾翁者始抗請書應舉之議爲傳爲太
學東里公克用儿允宗而歙之鄭與姚江之孫同爲
忠烈光也公名之彥字仲雋生而蚤慧有至性稱孝
童彊敏博記於書好蘇端明集爲文意特近之勿作

常語弱冠以商籍補廣陵郡諸生游南雍傾其名宿
大司成傳公新德奇之取冠多士曰忠節子孫郎芳
於成施推於爺父猶當寵異况落落國彥激昂青雲
如鄭生者哉甲午丙午秋試幾得雋復失之公自知
數奇顧意教子及姪自是倦游矣廣陵五方雜居秦
晉吳楚商賈貨殖之家皆受鹽筴帑使者問爰咨詢
謂賈人百輩不足與計事望之文學翩翩者衆推公
專對大見采用於是禀承決事者輻輳並進公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兄言依於友與人弟言依於恭排

難解紛依於忍大姓方氏程氏用公言得相保其終
訟者傾家一如公所預策而有神奸汪某誣訐公叔
者公復力發其奸麗於法兩淮之蠧以除得其所公
非不能忍念忍之彼將以攻堅爲招必有望風而下
者陽處驅蛟爲此也公家五世不分產公曰此難義
門事非長慮乃勾稽五世之籍而析之無偏厚薄衆
推羨金三千謝主者公揮而羣剖之欲中爭產之風
爲一變乃若振窮周急扶喪封窆之類歲不絕書素
無媵物楚袁滄孺叅知疏理鹺政有功德於淮揚讒

人以多賄中之繫廣陵公心傷其寃首倡義三日內
代上數千金袁公竟有完舉其節俠扶國論如此公
每服膺予友陳所公惜福積德二語勤行無厭姜宗
伯傳之曰生平然諾無二言閨閫無二色皆實錄也
仲子元勲舉甲子經魁季子元禧舉丁卯鄉進士公
皆及見元禧辛未奉廷對則公先坳含笑九京不虛
其教督意矣元勲與余交善予以姚江孫文融朗之
非謂一舉首足重鄭生惟是人地家門足並延昇生
平姻婭之詳具狀中不具列銘曰

蕃國之鄭視方與鐵蘭雖可焚香不可滅彼巢存卵
顛木餘蘖雷霆摧折日月朗澈司空錫圭侍中灑血
孰是天綱可超而越孰是帝紘可懟而絕不有孌忠
易挺人傑良玉溫如斗光列缺以我書城傚波金穴
魯連排難倪說解結隱豹而文展虎不睪俠掩荊高
介如田蘇壇宇其躬著蔡其舌千里誦義一經貽厥
孝秀鵲起家聲軒揭蔚蔚佳城綿綿瓜瓞於萬斯年
視此銘詞

先子承先叅政殉國之後慨然以忠義爲懷居恒

博極典故籌畫機宜確可經世即爲德一鄉至今
頌慕不忘矣而志未一伸齎不逮眷元勲悲悼無
已乃懇當代鉅公如
姜箴勝座師陳眉公先生倪鴻寶業師以千子社
兄各爲傳狀銘辭聊展顯揚一念此亦青生無聊
之極思耳近又家
黃思白先生補贈銘辭未及剞入家乘先從寵于
茲集若他文載家乘已久不敢復載

祭河西三忠文　茅元儀

讀邸報、侍御史方公震孺疏云、正月二十日、奴離攻西平甚急、守將羅一貴用砲殺奴七八千人、城外之屍幾與城平、後中流矢、而自盡忠、不辱於賊手、又侍御史馬公逢皐疏云、廣寧潰、廷弼儆監軍高邦佐至松山、諭以西走、不聽、縛邦佐跟隨官以脇之、又不聽、二十四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厚、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將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知死事而不負也。高永等痛哭勸之、亦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永謂厚曰、主人待吾等厚、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於前者、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次日高厚哭白廷弼、廷弼曰、爾且生不入關、死入關耶、命軍士以柴千束、并習燒之、一晝夜不滅、一代忠臣義僕、遂成煨燼矣、高厚又哭白乞馬、存亦不給、高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僅存皮骨、邦佐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尚爾慷慨赴難、從容就義、此真丈夫事、若廷弼不死於法、應死於厲

鬼之手、豈惟不敢見邦佐、且不敢見邦佐之僕、倘遇九原、當避三舍矣。嗟乎、誰謂赤眉黃巢之所不能為之事、而乃為之衣蟒橫玉之經畧乎。又撫臣王化貞疏亦謂羅一貴殺賊甚衆、但奪江朝棟之兵、而不令本官入城、又令黑雲鶴領遼兵出城、據朝棟揭云、為有心耳、嗟乎、异哉、朝棟不敢入西平、故先歸廣寧、恐其事露、而誑切撫軍西歸以自完耳、雲鶴之遼兵不出、則孫得功之流、內訌於西平城矣、焉得殺賊數千、力盡而始陷耶、二公之議論異、而其逃則同、惡忠臣義士則同、面甲自訟則同、使無二君子者、兩班中皆黯然無色矣、劉祁之死、非不賢於王熊之生、然敗軍之將、一死不足以報天子、高公之為監軍、上制於經撫、所謂不與其事、而受其禍者矣、悲哉、平湖馬文治、江寧傳汝舟、武康茅元儀、乃於清谿黃侍中祠為位而哭之、首以羅、次以高、以近奉慶青、優武將之體貌、則副將之爵崇於觀察也、高永者、烈士也、不可以僕論、遂配享焉、以媿夫天下之為人臣者、且各為文以酹之、

羅將軍

嗚呼自遼鎮以來嘆啧宿將死王事者非一人而唯公之死足以見　高皇帝於天上公志在滅賊不徒一死今竟爲流矢所中慷慨自盡公之幽魂必有憤憤不瞑者然公當羸兵之將使不置其身於必死焉能從數千萬大兵盡潰之日而鼓其部下殺賊與城平耶然則公之死當經撫之戰於廣寧之棄聽而已自決矣其所以力戰而後死者欲天下後世知我之非不能戰也然則公之幽魂方與　高皇帝相慰

勞於天上而又何憤憤不瞑者耶雖然東胡小醜本不足以逆我顏行而乃爲罪撫李維翰驕庸將張承胤死之而始震動人心罪經楊鎬又驅老將劉杜輩死之而遂以震動天下然而四海有全之上無不欲咒其吭而捽其髮自逆經熊廷弼欲借奴以刼天下先疲天下以事奴爲奴揚聲爲奴間諜而天下豪傑足未入遼者亦尚以奴爲阿骨打忽必烈之流公爲將於其地特知其不足與故決勝一戰而後動不至孤軍遂没使天下益心疑奴之强公安得不憤憤不瞑耶雖然自西平之屍與城平而中國之人始有膽自此以後當疑奴之非鐵鑄而鬼蜮必有起而遂公之志者公雖死其足以報　高皇帝矣其功豈特數千之誠哉余三人知奴之不足與非一日矣必歆予言而嚮此觴

高監軍

河東之卹死王事者文臣自經略而下若而人猶以死不足贖志士不與焉而今日河西之卹竟止公一人耶彼衣蟒橫玉者今在關上矣通籍九年開府者

今在關上矣慷慨英銳論兵者亦既入而後出矣再逮之人依然眠食於福堂矣濟濟同事之諸寮俱奉分別留用之旨矣嗟乎使公不死舉朝方不敢責監軍御史以死獨能責監軍道以死耶即責外臺者嚴於內臺而高胡以再逃而始逮則公尚不可待一逃耶即此日同逃之監軍而有分別之說則公不得已而逃豈不爲衆所亮耶須有逃遲三日者而舉朝稱其功公稍迂廻其行豈非功之首耶然而公竟一死善乎吏垣侯公之論事也不能保半塊疆土以還朝

廷尚當留一綫名義以還宇宙自經撫諸公與朝廷
千里之遥猶爲一時之罪人而負　祖宗三百年禮
義廉恥所培養之士節使自此以後君天下者更無
勵鈍之術其罪在萬世則公之功亦在萬世矣公官
雖四品而無尺寸之權名雖監軍而實爲奔走之吏
存名義者公之功失疆土者非公之罪國家設白面
書生以爲監軍況以愞軍旅而復設白面書生以爲
經撫又以愞監軍雖有純臣遇此亦必有不平之色
而公從容就義無纖介之動心者豈不由古人之有

哉我知公之心矣非　主上所愞則累朝植公者公
不敢忘朝廷之恩而一旦死公於不應死之地者公
不敢歸其怨於　上公之今日其英爽如昔當速禱
於　二祖　十宗之前求默佑聖衷盡返成禍之柄
於已無使天下之士大夫不畏　主而畏衆曰不愛
主而愛黨友使一人孑立於上而天下之士遂不
可爲公雖嚙指吞淚於冥冥之中而無所用其助也
唯公高明幸鑒此言至於彼己之子燼公之骨而公
之骨愈香公又何憾乎但其人爲蠹賊之所不能爲

反逆之所不忍爲而尚有欲復用之者公能無且悲
且笑於冥冥之中耶焚其骨其骨穢不足以報公待
臧奴之有人而松山仍歸版圖使公啓齒於狐驛之
中則公其庶幾乎雖然威福不由於一人則逆璫之
骨不焚璫之骨不焚而望臧奴之有人恢復之有日
而不得也惟公高明其速禱於　二祖　十宗公盡
此爵行矣

義僕高君永

嗚呼有君之一死而衣衾槓玉之流始生而無色君

之功已在王室而君之品豈待高於其倫類哉吾三
人雖欲友君而不可得矣今仰面所見無非生不敢
聞君之名死不敢見君之魂者吾生而與之同天地
又何如死而共君遊耶亡地喪師古昔所有辱地偷
生則始於今日背恩叛國古昔所有師潰稱功因基
不軌則始於今日有此二變萃於一時　高皇帝何
負於天而天乃薄報如斯耶故仆君一從容就義之
僕以媿夫天下之爲臣者所以勸忠義而扶元氣也
君之功不在王室哉雖然天不能相讀書知道理之

人爲識廉知耻之事而豈能獨相君耶人定勝天君之謂歟則謂君獨循此不忠不義之天運也可使天終貴忠義則君已作賓于天矣豈特爲王室之表表哉吾欲友君愈不可得矣君善語夫子後死有予雪耻非遐既凛凛于生前當諤諤于死後夫子善爲之此君忠于夫子之本志也

華高二將軍死與而忠則同若義俠之死非高將軍不能有此俠也不得此文爲之表彰則烈烈旗慨一段生氣竟滅沒矣宇宙至人不可無宇宙偉筆

祭尤時純文

高攀龍

嗚呼時純生爲人所任沒爲人所思世俗以爲癡吾見人皆曰予智卒蹈於天下之大愚而不自知孰如君之癡生平不半百所珝蹶而務者皆足繫人之思維彼箭水君則疏之捐地前廬不傾其私（有此數事可以不朽）維彼蝗蝻君則捕之任勞任謗不冀人知維彼舟盜君則跡之章樵一記大慇以夷維彼闔匠君則驅之直斜旁撓搆怨不顧凡若此類世人心所欲爲而不肯爲欲爲者天理之正不肯爲者人欲之私狥其私者自以爲智狥其公者人以爲癡使天下而皆曰予智生人之事吾知其頽敗委靡滅裂而無遺（先生自寫其志）嗚呼時純自今以往有如邑中卒有一事必曰安得有如時純者而任之彼三事九列褕衣甘食閉門自養其七尺之躯及其沒也所爲七尺倏忽臭腐供蛆蟲之一飽而世之視其七尺亦如蛆之乍生乍死無當於有無之數孰如時純生爲人任死爲人思使端人正士不秦越於一膜之外者皆惻乎有餘悲此豈聲音笑貌之可得而欺哉

狷純以布衣任德怨于里有古俠士風鍾伯敬譚友夏每稱之其邑部敬夫詞予述其大義娓娓不倦慨而云受撫前之恩不及報痛悲咽不勝因出高梁遺先生夏草余讀而流連不已以爲時純義問得先生跡書之筆而益尊矣

祭房縣令殉難郝君文

袁繼咸

嗚呼、方逆賊獻忠之挿穀城也、意豈須臾忘襄耶、顧豕突之日、不走襄而走房、則鄖之屬惟房以使君故圯城遺民之未盡殲、而新挿三營、又駕伏爲之招也夫竭使君之力撫三營者二載、推誠布惠、漸至革面乃賊至而汝才合兵如響之應、則半月以有簡惆使君之壞撫局者此局又誰壞之耶、以房斗大一城、羸兵二百、廩無釜鍾之粟、外無蚍蜉之援、使君父子獨以一片血誠、力當數萬鴟張之寇、堅持四晝夜、殺賊千餘人、嚮使華元無輸情之告、賀蘭閔觀指之求、則城必不破、城更一夕不即破、賊必露宿星飯、而使君得爲所欲爲、則獻忠且就擒、獻忠擒而九營膽讋弭耳、受約鄖襄、從茲得息肩矣、適磔石僅斃來馬、長經已絕城隅、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當此之時、使君止有一死以報 朝廷、而猶有綿衛李之吞夺于卿之志者、何愚耶、說之不可、則劫之以威、殺一永、復殺一將、使君慷慨怒罵、如斥羊豕然、使賊黨知有雖生不欲雖可避患而不爲之人、西河一片地、直附使君父子

死忠死孝芳千古矣。孤臣力竭身殉封疆，大丈夫大節、聖賢書分固應爾。若夫不忍殺而哭屍求殺之子，與可勿殉而殞身樂殉之僕，又何烈歟。一門忠義，就死如飴，此志與日月同光可也。夫燕、秦、晉、豫之間，非無高城深池之險也，米粟兵械又非盡乏也。乃當奴寇之難，求其堅守若戰，罵賊就義者，頗往往不盡然。一旦騎戮西市，投荒絕域，聞使君父子之風，於生死之際宜何如也。而世之擁高牙、建大纛者，宜時念孤城有百折不屈之貞臣，毋委之當賊，急呼不援，徒殺盡忠孝。種于耳，感治兵武昌，久欽善政，移節廣陵，復蒞名里，心慕使君之高誼，采薇酌水，招使君父子之魂而薦之，冀日寸觴叛臣以報貞魂，轉恐使君之欲唾也。

郝使君名景春，江都人，壬子鄉薦，居余任鄉方正有骨，百折不回。令房年餘，卻禦賊，其治賊初至撲奪，大為民患。使君練兵城之悍而少悍，會當道責其柴撫局乃止。無何獻忠竟攻，堅守四晝夜，殺賊千餘人，且憫而撫帶矣。以張升內變，開門納賊。其子文學郝明龍、僕陳宜並同罵賊而死。與余友劉高忠節公死甚忍，今復然。余既為其歌弔之，而哀兵憲憫其忠孝義聚于一門，為文奠下其家。文特激壯沉古，可與韓昌黎書睢陽事並傳，使君其不死乎。

媚幽閣選刻文娛二集目錄 壬

雜文

畫旨　董其昌
書品　董其昌
隨筆　董其昌
先進舊聞　張鼐
彷村別墅　錢栴
節婦程氏旌語　胡敬辰
甘露亭茶榜　鄭二陽

月讖　陳函輝
雜說二則　趙南星
參喻　趙南星
舌戒　黃汝亨
致知小語　楊觀光

媚幽閣文娛二集

雲間　陳繼儒眉公評
廣陵　鄭元勳超宗選
同社　姜承宗開先校

雜文

畫旨

董其昌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黼黻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后山云、晚知詩畫眞有得、却恨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

畫沙絕去刷俗蹊蹺，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門，梅花和尚，後值兵起，以和尚墓獨全，楞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啓南、文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錚錚者，此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黃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黃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法山水爲唐末之冠，蓋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見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枝生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

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綃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趣之有形必有情方是手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痴後一人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以其能令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以九子為可望齊山為可遊若可居者惟洞庭兩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為下註腳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在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為員此則琢員為觚耳

贊丘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礎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川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張澤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眾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

人而已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尚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闃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運非耶
黃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道機鋒電發其博學乃爾掩耳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家謝繪寶鑑以爲師馮覲覲關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師其畫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視之惟空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趙子固畫水仙欲與楊無咎梅花作敵子固南宋人閒草窓廖瑩中極重其品曾判府嚴陵灘下見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水仙出現也
唐李德裕掠天下惟石聚之平泉別墅遺誡后昆曰有以平泉石輕予人者非佳子弟也內一醒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坐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又云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余嘗與肩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鉤角

是也暗者如雲橫霧塞是也肩公胸中素具一丘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之畫師恬俗魔境耶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啟南力勝于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
李孝廉長蘅清修素心人也平生交有二孟陽一爲程孟陽善畫一爲鄒孟陽善鑒畫過於程蓋程以能畫故不受法縛而鄒孟陽居六橋三竺湖山間每長

嵛游屐所至必與之俱。乘頹然微醉。有意放筆時。輙以紙墨應。無論合作與否。收貯如頭目腦髓。果有以十五城易者。知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蘅以山水擅長。余所服膺。乃其寫生又有別趣。如此冊者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而孟陽爲慶卿之漸離。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

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管氏。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關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楊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蕩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雅。去其佻。余許以爲出入巨然惠崇之間。觀止矣。龍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未見其止。不知分手之後。變化若何。余畵禪室中。尚待溪藤一幅。與摩詰同供養耳。

書有法帖。尚可意求。至於畵道。必托縑素。非木石雕鎸所能傳者。今宋元名筆。一幛百金。鑒定少訛。輙收贋本。而淺學之流。朝事執筆。夕以自標。或曰此學范關。此學董巨。殊可慚惶。亦聞王安道之事乎。安道精於醫。自謂天下少雙。聞秦中有國醫。不遠千里。爲之傭保。凡及三年。莫窺其際。一日忽佐片言。國醫駭之曰。子非王安道乎。相視而笑。安道遂縱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而歸。翰墨之事。談何容易也。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刪其繁複。獨畵雲仍用李將

軍拘筆。如伯駒伯驌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老米畵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焦墨。盡得之矣。

超宗游雲間。欲觀吾家所收諸畵。會余滯留吳門。且迫歲除。不能多待。家有裝池未竟二三卷。就裱工閱之。如子猷看竹。不問主人也。兹余赴闕。過廣陵。超宗出示此卷。筆法變幻。出入子昂子久叔明元鎮間。又如江淹夢中見景。純索錦帳。其裁割都盡。海內畵苑

添此國能士氣作家可入鄧椿畫繼
文辭書畫同爲翰墨之司共擅千秋之業發天地
靈秀之氣述古先作法之良豈作一藝觀者所能
殫其精妙乎

書品

董其昌

唐人書皆迴腕宛轉藏鋒能留得筆住不直率流滑此是書家相傳秘訣微但書法即畫家用筆亦當得此意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爲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訶蓋爲法所轉也

褚河南書如瑤臺嬋娟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大義著所謂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情獨冶艷顏魯公碑書

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凜不可犯也然世所重惟其行書如爭坐位祭姪蔡明遠劉太沖馬病鹿脯乞米諸帖最爲烜赫有名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磊磊砢砢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癡人前不得說夢說者如端人正士便作算子書安能使木佛放光照諸大世界耶

顏常山兄弟忠義大節惟褚河南不愧而魯公書法鬱勃奇宕不似登善瑤臺嬋娟姿媚自喜蓋書法本

同工力。但魯公以艱危增其氣耳。又不知河南入長沙書後更如何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余觀之、多出於王僧虔耳、但東坡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海岳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遂有冰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余十七歲學書、二十二歲學畫、今五十七年矣、有謬稱許者、余自較勘、頗不似米顛作欺人語、大都畫與

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具體、吾所不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與趙文敏較、各有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倣歷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趙書亦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軍臨池、池水盡黑、假令就之若是、故當勝余、於趙亦然、米老云、吾書無一點右軍俗氣、吾畫無一點李成關仝俗氣、然世終莫之許也、政恐余所自許、猶類隣兒不覺醜耳、

蘇端明書古木竹石、贈賈耘老、欲好事家月給米肉、賈者、方與之、余書畫浪得時名、潤故人枯腸者不少、又吳子䁆筆、借余名姓、行於四方、余所至士大夫、輒以所收視余、余心知其偽、而不辨此、以待後世子雲。又不知蘇公有此否也。蘇公好為人作書、但棐几筆精、張牋素以俟、便得乘興、若求其書、必不可得、余亦不喜人求、對面作書、即勉應之、亦不能工、又俗子自稱解書者、不應也。

昔阮居士手自蠟屐曰、未知一生着得幾兩屐、余自

十七歲學書、今七十二人矣、未知一生紙費幾何、筆退幾何、在禮部時、高麗進貢使者、詢知余坐堂上、使謂其事、想筆跡亦傳流彼中、又同年夏子陽黃門、使琉球、歸追請余書、以應琉球使人、曰、彼國中所寶如白集故事、不如諸夏、或在此耳。

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每至暮春禊日、寫蘭亭叙一通、今日舟次泖上、簡篋

中得烏絲唐箋、但可作行楷、遂書此序、自正月至今、兩都士大夫求得蠅頭之期、華飛刺天、黑風簸蕩、人人自危、安知有蠅頭不間之適乎、此時寫盤谷敘、較勝蘭亭多矣、

燈詠三百篇、以花影錯亂、最是達人大觀、人間世可歌可咏之事、誰非花影、何但觀燈、題王觀察花影詩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做黃庭、作子文古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姸媚飛動取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鉢、唐宋

皆不及也、蓋謂楷書得黃庭樂毅論法、吳興爲多、要亦有刻畫處、余稍反吳興而出入于敬同能、不如獨勝、余於吳興是已、

東坡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書硯銘

大慧禪師論參禪云、譬如有人具百萬貲、吾皆籍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捩子、米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以離者、非歐虞褚薛名家伎倆、直要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吒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叢跋帖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姸、鮮能解此、余以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

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也、

蘭亭敘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州、辨才得之、命湯普澈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摹下真一等、羣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辨証、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題之爲十三

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蘭亭叙最爲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衆家所評然陶九成載褉帖考尚有以草體當之者政不必規規相襲令人去古日遠豈在行款乎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剸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以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寶鼎帖

右余近臨王右軍行穰帖宣和譜載億東坡題送梨

帖云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余家行穰十五字當更得坡公推戴耳彥直索余書因臨此帖贈之古人用筆似跡寔蓄如環無端余此書倣黃庭樂毅頗得右軍遺法然所謂飄若驚迴非所敢當也

此韓宗伯家藏子敬洛神十三行眞跡余以閏三月十一日登舟以初八日借臨是日也友人攜酒過余旅舍者甚多余以琴棋諸品分曹款之因得閒身倣此帖既成其得其肉所乏神采亦不足異也

懷仁眞跡在余家一紀餘未嘗展觀今乃臨石本政如漢元殺毛延壽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諸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都不對帖雖不至人俗第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眞乎題以志吾愧 寶雅帖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觚稜斬截爲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余此書竊附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懷素自叙帖眞跡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衣家朱得之內府蓋嚴分宜物沒入大內後給侯伯爲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餘年在檇李獲見眞本年來亦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之惟此爲最本朝素書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張南安莫方伯

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班然狂怪怒張失其本矣
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有巨然衣鉢相承無
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眞爲古人目之爲狂乃不狂也
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本因識之
自香山琵琶行以自寫羈臣怨士之緒以彼蹴悵深
悟禪悅豈爲淪落學伶伽女濕青衫之淚也山谷故
是白太傅後身所作艷詞與琵琶行同致猶爲禪德
所訶謂不止墮驢胎馬腹此書殆是未見秀鐵面時
所作耶原是吾鄉朱司成所藏山谷他書學醉素獨

此規摹章草以行書意寫流艷語正似香山以無情
人惹有情癡也　紅綬帖
米元章書沉着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家
一一規模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勢爲
主乃大悟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後折肉
還母折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黃相見不
無氣懾晚年自言無一點右軍俗氣良有以也此爲
樂圃書志道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筆太史公作信
陵君傳蔡中郎爲陳仲弓志皆以得意人不輕贊舉

正似此書耳　樂圃帖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誡子孫相
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元章
自任腕有義之鬼不復讓也
朱晦翁自言書學曹孟德宋時當有孟德書鋟版今
晦翁書自榜額之外不可多見余得端州友石臺愛
其奇崛縮爲小本大都近鍾太傅法亦復有分隸意
晦翁論書謂天下字被蘇黃寫壞自負不小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便不可醫予瞻自

是千載人觀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賞會翰墨自
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書即雪浪以百
二十千購之所至故無一椽也元龍百尺樓下物政
當愧死何置喙哉
宋人集閣帖何以不入顏平原而御帖非一種當是
宋初尊顏者猶少至蘇黃諸公出始崇尚之如子長
史記晉魏以後皆不甚行而班掾最著古人精神發
露故有時節也
讀此能令不善書者柔顧善書者齰愕

遺筆　董其昌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易行法欲歸一多門則亂

應官修名大臣揩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滑行宦用如龍之養珠也揩名者横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横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雨也

知滑之形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為賊故師直而為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歛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皓也其說曰雖以力爭故功遂而有成

王者不治夷狄窮兵則抵國聖人不為已甚法則無民窮困乎不以後者為先者備藉以活人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中國之與夷狄也有如烽火狗驚而發怨府之策則聽華夷之自相誅戮而一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且調停之議則聽邪正之自相玄黄而兩無所抑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此譽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曾大將更當何如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聲而重王荊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重作家之相譽勝於時人之相禁何則如之屬孫其知之真也如蒼道衛也隨燃也如繫寶王節武侯也若乃蚍蜉之撼無損苔大蒼蠅可增等之黑尤而已

如心畫師想成國土人在瞭鄉有千日而不醒者官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之天地也關尹子曰主人不失天地失識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命喜怒癉惡孰知三省者之為金剛劍乎南容慎言當無一語傷時而羿務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為登壽鼓乎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宰相事也戰必勝攻必取大將事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論之外者也有相則任將必得其人如李鄴侯贊皇是也土木之變已是無相于忠肅之成功賴無相以撓之若更有一人在忠肅之右即為掣肘又使有諸言事者旁撓之則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語能無不忠不

道之拜家乎遼左之役無相無將而又有言官益不可爲熊中丞疏云遼左之亡必亡於臺諫之手遂爲篤論矣此時雖有忠肅庸濟乎

昔年見一皆載崔鶯鶯有子七人客有言賊風一將九子者余以爲愉然其實不知所出今日讀鄭恒爲崔夫人埋志子六人曰項珣璀玘璘琬女一適盧損恒字行甫崔七十有六而合葬此碑成化間出於舊魏縣廢塚古之淇澳也碑立於大中十二年當以會眞記歲月參攷之

袁尚書婦無裩孫女以餓縊死尚書書嘅平生不能餐每市蜆爲晚餐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餽以十金輒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別其貧都繇此然每爲婦泣涕一日不能廢也

吾松前輩曹定菴以憲副歸里中家甚貧太守使人餽菜以斗爲數易質前太守以粟至曹公不受作書曰老夫不食三日矣不敢虛賢府公之賜其介如此此公當不愧古人若蘇之袁安節則定菴之流也

呂梁懸瀑三千仞有普出水上憶余童子時父老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作書與詩文同一關捩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淡耳極才人之致可以無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繇天骨非鑽仰之力澄練之功所可強入蕭氏文選正與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韓柳以前此秘未覩蘇子瞻曰筆勢崢嶸辭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猶未得十分謂若可學而能耳畫史云若其氣韻必在生知可爲篤論矣

余初釋褐將學師第一手諷余學之謀於眾中余中合曰此事極難但初下指一聲不合師終身無復合理余悟其語遂輟琴不學嘗見亥庸子有藝做黃庭經及僧家學聖教序道流學趙吳興者皆絕肖似轉似轉遠何則俗在骨中推之不去又東施不捧心未必爲人所憎厭也唐宋文人著集至百卷者無數消滅殆盡而獨韓柳歐蘇曾王江湖萬古歐虞褚薛之書各有門庭學之不深亦得彷彿惟右軍公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每舉示人不得解者今爲

平仲盍勿覩麤心人也、提平仲字

東坡戒殺、自謂經憂患之餘、今有不擢世網、而深念物命、行刀途火途道薄滋味、發悲心者、尤可尚也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孤精也、其推服如此、米元章又稱謂公皆絕似五代揚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假介甫、此[illegible]

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掩其長耶

國之有是非、猶中國夷狄、不容並立、必有脩懲夷狄者、而中國安、必有排折邪說者、而清議立、若聽其自

相角而袖手旁觀、以免於謗怒、是夷狄中國聽其自相磨戮、而曰恐夷狄之怨也可乎

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冒英雄、天下有事、則賢者得以識力而治、不肖猶之宋延清之奪枪、李景讓之舉杯、雖公卿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矣

土木之變、于忠肅功第一、少司馬豈無公卿在其右者、而舉國聽其成算、無敢或譁、是其驗也

語俱痛切而出之以溫厚、不激真仁人之言

先進舊聞　張彩

任參政勉之、守近思、知番陽縣、令有不便者、或爲匿名書詆之、下令俾勿擿、曰告我以過、是忠於我也、後詆者潛自毀去、邑有婦新寡、舅夫兄弗育、已先生判其背曰、餓而死事極小、喪節而生事極大、後婦守節終其身、當　高皇帝臨御之日、欲盡變胡習、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符而得以令歸者、當時已無幾矣、若享耄耋、保榮名而安故里、以考終者、吾鄉任參政先生一人也、故先生門有二石碣曰、科名及第、恩榮始終、

至今尚存、

余家三世祖一山公、官名仁義、爲黃冠、隱於神術、有潛德、余記其爲朱將軍召神事甚奇、元之季世、有朱將軍者、擁甲鎮海上、自雄也、時元政衰亂、擁重兵者、草菅刈平人無禁、將軍遂陰蓄不軌、漸萌芽矣、獨蹐蹐天命所歸未發也、私曰、盍聽諸神乎、松故多巫尸之屬、凡狀鸞跳神、率皆鬼其說、以道吉凶先事、蠱村夫野人而徵其酒食、將軍召而問之、期以致神、神竟弗至也、將軍怒、皆縶之、聞郡城有仁義張公者、修行

善符籙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兩部中乘官舫趣府致之郎中俗呼將軍所役名也府乃強仁義公往公遂往倩設醮人滿香火者與俱并兩郎中渡浦矣中途至葉謝鎮謂二使曰將軍召我問將乎曰然曰問將須先禳問所須曰朱砂筆札牲醴也使者如其言遂設案陳祭焚符檄禳神於舟中拱祿入蘇門門之士皆甲燈火熒熒煩自書引入一堂香花羅列堂中所供乃六將軍像也益將軍素媚事其神以貽覬非望云乃命近侍飲公酒而所設筆札酒菓召將之儀畢

具將軍出而胡語呼公曰把失我有事向神決之當是時將軍既陰祕其指不洩而間雜他事以試其奇中乃片紙出諸袖引燭爇於爐遂命公召將矣公置香盤神前令二人扶木鸞焚符咒畢頃之鸞運如疾風兩扶者不能支而鸞亦裂將軍亟命工繕鸞公呼曰神至矣繕帋及也速具紙筆以人腕代之可將軍曰無須人我當神耳出其手擾爐上魁雄黠黑汗毛長寸許須臾手動筋節縮栗將軍亟欲易之公曰神憑焉未可易也而將軍亦已神魂駭亂倏執筆大書一行曰朱海藏而欲友耶赤而族耶妄動其二行則曰而妻病其達魯花赤祟之亟齋醮可蹇也又一行曰而妾妊期日午後生子矣益三事皆將軍袖中紙所書而故後一行云明日曉刻胡同知取汝首級可哂免衆傍觀者皆愕然吐舌掃筆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顧爲遜語曰神寬我我寧妄念至此哉良久乃曰嗟乎當我引兵征勦時所至廬舍士女望風竄矣獨一人隱於池塘巖石間射而殪之或云此達魯花赤也誤耳奈何祟哉獨妾之妊不言而且趦趄

曰胡同知取我頭耶我先取同知頭於是置酒待公宿嘗是時將軍既心畏張把失有符術能致神而又惶恐聽神言中其隱事欲以明日證驗之乃留公設醮度達魯花赤以避其歸公偶出散步見大屋數間列戟校類猙牢氣色慘惡因數十輩號而謂曰師活我師活我問之則所謂扶鸞跳神之屬也曰我輩誑鄉民圖口實耳安能召神而乃責我召神召而不至禁焉死矣頂踵皆在師也公許之乃白於將軍曰此輩餔啜瑣人而安能乞靈於神幸將軍赦之將軍曰

吾固知此屬不能靈也無奈其時指馮身抓絆神叢
指禍謫嫡良民爲奸利吾當盡付之海若耳公拜懇
再四將軍色稍和乃曰吾爲張把失解網於是數十
輩皆鼠竄去幸得生矣是日既齋薦逹晉花亦夫人
病尋愈而午後報二大人生子下舖一刻則鐃鉦鼓
吹從東方來劍戟排列前導喧聲震四野公從別室
隙中窺之見一人騎而前又一人騎踵而後各手一
盤盤中爲一劍一而各以黃錦覆之最後則胡同知
緋衣策馬入矣少間止閙堂中衆作宴飲歡呼夜四

鼓將軍乃送胡同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覆劍也而後
一盤則白鏹二大錠只代將軍首級耳一軍嘖嘖奇
曰神前知事皆有驗而將軍實鑰張把失豈爲上客
強留十日飲公懇求還傀贈厚幣仍遣兩隊中送之
歸公歸而諸扶鸞跳神之屬得生還者皆持酒衆來
謝曰非張公神術高我曹寧冀活也十世孫吏官騎
曰余讀南村輟耕錄載苗軍完者之亂吾松幾空城
市焉五兵之禍烈矣哉令朱將軍逞海上其毒豈在
完者下仁義公託於符咒令奸雄傀喪亂前塞絕神

道設教厥功頗不偉哉吾考家乘大司馬公紀其實
言父貞孝先生嘗以此語人曰事雖虛無然百萬生
靈安堵非細矣其後朱亦善終子孫至大司馬尚存
方正學被難尚書魏觀抄沒其家憐其無後寄令幼
子隨舟航海來松投方門人俞山月俞令此子冒姓
爲俞後欲替爲婚嫌其同姓遂改爲余今余氏子姓
繁衍二百人山月名允方氏之嬰杵也

葉宗行爲錢塘令一日聽事前有蛇蜒若有訴者
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耶吾爲若驗之蛇返入併肆

中爐下發之得屍焉乃肆主人利其金而埋此遂伏
法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屍腰石掛柁下
乃被里中人殺而沉者亦伏於法故世稱葉錢塘能
理冤鬼也

張莊簡公悅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四川監司某
者請教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
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
罪斥去之

張莊簡公敦崇儉素嘗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飯

儉約適情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罄雖新親不拾飯蔬大賓不宰牲匪直省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潘恭定公論之曰昔魏劉卲志人物以平澹清節爲最貴平澹無味則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今觀莊簡公兢兢以清約自持而卒之建樹烜赫爲時名臣此非其操歟彼縱耳目口鼻之欲侈宮室輿馬之奉而誇矜勢利罔能以制度自坊名隕身辱亦何益矣此先輩砭俗至言也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居士諍曰置於岸卽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其弟慟哭分必死居士復與僦舟又探白金佐之行但曰溫州人竟不問名姓而去

將給事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器寶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卽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往來便之

唐公珣知福州府時歲凶旱到官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先是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藩臬公曰未成婦而見姑婢可乎竟先之任

曹定菴公時中居母喪既葬結廬墓左茹蔬三年不見一客有二白鳩巢於廬紫芝數本產於庭鄉人欲聞諸有司公辭謝曰夫孝庸行也而以爲希節不可伯仲國人而獨余侍不可身未仕無毫髮報君而以此昧事要君又不可鄉人聞而止之公曰苟如此僕當終身守此廬是絕余仕進也乃寢

顧宗伯清再召入京其子天奭頗肆曹公語宗伯曰若子不如教奈何宗伯曰公愛不肖則請繩墨之後天奭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公門公使人召入誘以酒徒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若敢蕩侈如是吾於若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若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天奭自是不敢復出折節爲恭矣

曹公年八十時作壽櫬於親墓側每日飯罷往坐片時曰此時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我復於初且得侍先人無不適矣

曹定庵公家居時有林向暘者謁公公留飯從容談笑時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云字茂春公悚然曰

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菴乎。予名向陽又號
茂春，覺專在莊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布政夏止軒公，實好文學，能窮覽世務，以諸葛武侯、
范文正自期，嘗疏論南京離合之勢，以制天下，重臨
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及論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
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於正本。嘗有三可
惜之言，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
此身一失三可惜也。至今爲士大夫榮不矣。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

氏，自稱錢狀元師，托以他往，使從一印，被備禮之。張
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此，老起謂主曰，吾嘗
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唯，任其往，即以真情告之。公
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
談笑至盡醉而終，略無可疑之色。
祁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
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
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
澆而短。
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
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
鶩虛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
躁而拙。
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
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
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
滿而訕。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
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
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
膩而細。
吾家鼻祖貞孝先生，號靜菴，積行誼，至高，施於里黨。
歲嘗大饑，里黨中於疫，戶相枕也。病者多困薦席，不
能起。先生每晨出，輒置壺漿竿頭，推入病者戶，餉之。
療又爲劑其湯飲以藥，病俱愈，凡數百家，皆曰、張
公活我也。

吾祖中山公為常長子水部公登高第、捷書至第焚香告謝家廟、蕭然閉戶、而居田廬、奴僕、謝去若浼、書十誓懸之壁、其一曰、無受人進獻。毋敢宮而謁縣官名刺也。其二曰、無令吾門有怒馬鮮衣、憑斯養爲穴窟者。其三曰、無以衣冠通謁邑、自潤而人畏苦乎。其四曰、無令隸也橫於市、而奸賈賤之作一也。其五曰、無徵厚利、無制細戶。其六曰、無念舊仇、以傷容德。其七曰、謹尺一、慎姓名、抒衷飾而承羞也。其八曰、無通稅課以勞里甲。其九曰、無作於善良而慎於惡德、無尊

重富厚而侮孱困窮。其十曰、燕亭有常、豆觴有數、無恣殺而損慈也。蓋晚年重錄以訓後人、題曰十決。不其手澤至今尚新矣。

水部公諱烈、字明建、讀書好博綜玄覽、立身負奇節、志併古人、嘗爲三守銘曰、不能淡寧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悴於德、不能謐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貧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愧於天、蓋自名三守子。

徐文貞公送一晚輩出門、不敢登輿、文貞云、陞之輿。水之舟等耳。君從陸來不肯登輿。倘乘舟來、顧又不肯登舟。豈能站水面上揖遜耶。晚輩始奉命。

徐文貞公之舉也、實於思復公宜平官舍、甫一歲、而女奴抱公窺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居三月、忽蘇、五歲思復公以考宜平績、遷道括蒼嶺、公復與而墮其下、沉深峭不戟、立無全理、頤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絓於樹、從容下、卒不死。思復公又嘗貸公於古剎讀書、剎故多魅、僧苦之、公宿而魅不出、思復公補丞寧都、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迎、思

復公戲謂公云、父遠回、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應聲對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公因丁祭、携公宿明倫堂、時方五歲、思復公偶出一對曰、明倫堂上宿、公問曰、今天子所居其何名、思復公曰、皇極殿是也。公即曰、皇極殿前朝。落想便令

徐文貞公督學江右、一士於步字訓飭之、士曰、爲文章太難、每尚平、則主司又好奇、趣而奇、則又好平、文貞曰、爾奈何不自信、而信主司、爲自信宜平、即主司奇寧平也、若自信宜奇、即主司平寧奇也、今爾余無

王宰而平奇。一聽王可果爾。在治世則爲君子。於亂世即爲小人耶。其人默然。

周叔夜在於下七年。足跡不入官府。歲饑食指不給。終不爲人開說一事。時或操小艇遊吳越諸山。嘯咏自若。終不令人知。嘗於河南禪寺。鄉人有市賈貿米。誤遺數十金而去。先生覺之。亟覓其人歸之。

沈太僕鳳峯先生愷。字舜臣。爲寧波守。有惠政。高曠明爽。詩文妙天下也。其堂中有春帖云。身入兒童鬭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鳳老和易坦蕩。真有蘇長公眼中未嘗見一不好人之意。遇兒童走卒。亦煦煦然仁愛之。每早起即作詩寫字。稍暇則拮碎石爲盆池小景。令人悠然有林壑之思。凡燕席中有戲劇。即按拍節歌。有不叶則隨何正之。終日無一俗事在心。終歲無一俗人到門。壽登八十。常如小兒。蓋近代異人也。

平泉爲諸生時。家貧。邑令朱公廉其貧。數賙以鍰金。堅謝不受。則諷使居間。邑大姓知令君里客也。有所祈願。入重貲佐脊火。公悉峻拒之。學子有從游半年以他故歸者。却其贄。其家強之。曰。我不終若事。乃受若直。是貨我也。卒不取。

陸宗伯樹聲燕居日課云。以青史爲園林。以歌咏爲鼓吹。以著述爲文繡。以誦讀爲菑畬。以記問爲居積。以前言往行爲師友。以忠信篤敬爲修持。以作善降祥爲因果。以樂天知命爲西方。

何孔目元朗良俊曰。予每見中江莫先生。未嘗不論詩文。動至彌日。煦煦言笑。無異寒儒。乃唐荊川寄公東云。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迹。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輳。皆爲有益之書。但若可以資文詞者。其爲說固已末矣。況好文字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況識其大者乎。向見子良舟中所攜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最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

不敢不盡其愚僕面揣時更有請也夫以黃書如中
江先生尚謂舟中所携書多非緊要前輩不肯輕易
放過人如此。

林太僕評景暘歸田二十年捐田三百畝以賑貧宗
又以百畝佐學宮子弟一巡撫係公同年議欲加賦
公極言非是會巡撫飲公所公適加一衣巡撫問曰
衣可加賦獨不可加乎公曰寒則宜加熱則宜減巡
撫議乃寢

馮御史恩當嘉靖中彗星見東井公疏劾張孚敬汪

鋐方獻夫爲根本腹心門庭二彗 上怒逮下詔獄
適汪鋐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令校卒持公轉
膝而之公卽起立不跪辯甚強項觀者嘖嘖歎曰是
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史其子行
可年十四刺臂血上疏得減戍

馮南江論劾權貴罪死其子勑齋年十四日哭長安
街攀貴人輿訴之。方公過勑齋亦攀輿泣訴方公曰
汝父今何在勑齋曰朝廷欲殺一諫臣而宰相不知
尚謂國有人乎方默然

馮孝子勑齋公名行可當父上疏論諸貴人詔下獄
考問論殊死時孝子年十四隨祖母吳太孺人至京
太孺人擊登聞鼓願代兒上弗聽也孝子刺臂血上
書曰臣父論罪當死。念臣祖母吳巳八十餘。臣父死。
臣祖母亦死。臣寧得不死。惟願陛下置臣於辟。而赦
臣父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死不傷陛下法 上手
其奏繞殿者三。命中使廉視其臂血。乃下法曹議末
減戍雷陽也。

楊伯玉爲光祿寺丞 武宗好養禽獸鳥每日於寺

索子鵝腦作鳥食日鬥鵝數十頭公對中官言今天
下民窮財盡焉能很籍用物若此大加捐裁 武宗
怒遣使詰責公因服跽午門外固爭劉瑾又使使詈
公窮措大何不知事機若此公面斥之瑾甚怒 詔
謫公隰州同知

顧光祿清宇公名正心憫吾松役重往役者輒破家
歲出母金四萬累十年得十萬買義田四萬餘以贍
役人至今人霑其惠也顧東江[illegible]其[illegible]孫貧
甚不能守其居公乃捐二百五十金買其居仍令其

曾孫君之後曾孫無賢德雖貴亦不問也
所侍御子愿雅慕張王屋觀風入吳輒駕就訪何導
及門張方臥病家人禀辭公已直入榻前矣藥盎茶
鐺狼籍滿前問張所欲張曰老人無他嗜惟嗜丘園
因出所著賣書買山詩出示云不恨空囊貫索無尚
餘書卷當青蚨余今自吾專丘壑覺得大成一畫圖
公稱歎傲色令贈買山錢

松郡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為丘人所
逼欲鬻其婦相持而泣有客過之問知其故慨然曰

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耶吾不忍見汝夫婦生別
也贈以三十千拂衣登舟不告姓氏而去（不告姓氏更高）

吾輩不可不時覽此自省出處否得不但蔵官邪
也

彷村別墅　錢栯

蚓比牘臨口面轉上句近頭中句在心下句在尾熊
牘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吾
人之牘臨學問轉學殖者牘大學落者牘弱

力珠如龍眼大含之多力可挽象尾使之倒行劉累
得一顆於寗封能擾龍而狎虎豹我身亦有力珠兩
眸是也若能炯然不為物欲所蒙才力自百倍敢不
須從寗封乞得

陸宣公為主司韓昌黎應試出不遷怒二句題昌黎

竟被黜落後眾宣公復典試仍出是題昌黎仍錄舊
作宣公大加歎賞擢置第一忽昂忽抑文章又誰定
價主司亦貴必名流然非宣公具眼莫識第二試即
千百番選眾亦不能首昌黎非昌黎自信其文誰
將落第文字重去應舉

向秀欲註莊子嵇康呂安曰此書詎復須註即此一
語已註却全部莊子矣秀領得此語註自然佳及註
成為康安所驚歎敢貴其不負此一語耳郭象註莊
而實未嘗註莊亦是証復須註得來

萁莢於十五前日生一葉十五後日落一葉小盡則一葉脈而不落是十五以後萁莢皆忙爲死計矣忙忙爲死計而一遂小盡尚有不克竟者人生百年爲上壽五十後亦宜爲死計乃日求生而不求落小盡在前豈止一葉脈乎

日月在東光乃在西日月在西光乃在東人所可見者非其體也體在此光滿此體在彼光滿彼便是驕吝

呂公以女與漢祖女爲后所爲帝豈不爲善擇婿能

相人然詳諸呂之役呂氏無少長皆斬向使呂公不以女與漢帝安得此夷族禍今人以女嫁貴族不勝喜慰然日後未必不累吾家富貴貧賤甘苦要吾須通前後打算莫作小眼孔狹心腸戚戚欣欣

宣帝詔劉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乃大明習以向才學尚攻一經猶積十餘年今才不古十而功倍猶昔鈍茲敏也

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數至京兆則極大今稱京兆曰大京兆是大大矣習言不通于義者如此甚多

甘蔗從傍根生故言蔗猶言庶出也則庶子應稱蔗子因笑謂老年而妾生子者君以蔗景得蔗子父子同甘

王介甫壞盡天下事猶得與于八大家後若不作宰相古今人推服必不在子瞻下要見貴官足以損望向使子瞻作相亦未免少遜富韓不若泥軍聲價頓頗韓歐

孏同嬾唐書曰李塏性嬾幽蘭原帶嬾性故不勃塵氛嬾人俱有蘭心自獨含靜氳嬾政當用嬾字

張澤端清明上河圖因南渡後想見汴京舊事故摩寫不遺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政不足觀嗟乎南渡後人但知臨安富麗又誰念故都風物澤端此圖即謂忠簡請回鑾表可也

蔡伯喈爲郭林宗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慚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當時得伯喈文者聞此言當慚甚于伯喈矣善惡與是非之心列文章之士一概抹盡古人還留得幾分若今方家作手潤資既腆極

其奥磐眞心以爲固然承之者亦以逼眞似我了無愧怍蓋謏慕可羞謏財不可羞也

子華之門徒指河曲之隈謂商丘開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泳之既出果得珠古人之書中有寶珠特患人臨淵不肯汙泳固不同于溺讀書不求甚解有得于泳矣

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同秦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此等奸智[illegible]）則北斧胡南走越矣檜此一事不愧名宰相天下豪杰要須若相從法度外收之若徒以常格取人不獨有遺珠之歎兼多資寇之虞

女星傍一小星名始影始影南並有一星名瑨瑚男子于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這又勝似乞巧天孫

趙孝成王夢金玉之積如山占者曰憂也果有長平之禍夢積金玉尚有憂況眞積金玉耶

宋眞廟晏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此可謂善解莊者向秀郭象還不如此女童全具南華神理

昌邑王賀赴徵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龔遂入諫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灑大王今士大夫縱其奴爲害于里往懲之則以爲無有夫即無有何愛一奴以博清白聲

蒼頡見鳥蹄獸跡于是體類象形而制字則蒼頡之字即畫也故字與畫同理

伶倫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之爲黃鍾之宮空與厚相濟可以悟文章之道

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中故論功而未及者皆不怨此履之求幾同衛封矣顯王有此眞心念舊中包胥自然不願受賞若晉文之求介子吾猶謂不及楚昭敝履子犯所以先請亡也

魂者芸也情以除穢也魄者白也性以潔內也若中滓不沒胸白不存則魂魄先離何以形爲

曹瑋知渭州馭軍嚴明善用間有告卒叛入夏州者瑋方與客奕怒曰吾遣之去汝何顯言耶夏人聞之即斬叛卒首投境上可惜中行說趙翕侯降匈奴漢將相不知出此使叛臣久爲邊害

人有高爽之氣子孫類蕃有陰深之質生息必希故曰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李光弼將戰納刀于靴曰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捷便當自刎光弼名將也不時將身首措刀俎上其能爲名將乎今之大將身在戰場先將此頭安頓在家是以非敗即逃政須朝廷執刀臨之代渠納韡中耳

杜甫寓蜀每蘵熟即與兒行乞淵明乞食杜甫乞絲有此兩箇行乞頭目吾輩何必預愁饑寒還想淵明工部行乞時心意美滿政自温但

人生禍福造化妙在不使人前知人亦落得不能前知若能前知忙忙趨避若殺慮人且忙忙趨避究不能有禍無福則又誘殺世人是以某相家不驗者猶可其極驗者甚不利于人也

日之明過于月然月有韻而日不韻乃無太了了其韻不無少減

一合眼夢中事便一毫主張不得又妄望死後明明自自若能主持夢魂不使胡行亂做則眼光落地時尚知有我在

京房曰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此事甚僻正史未着要見因人爲不善遺失甚多又況吉人爲善湮沒何可勝道因人政恃天下後世不能悉紀其惡是以日務爲不善苟知甚僻之事後人猶能言之亦當少有戒心

王吉子駿孫崇皆爲顯官世名清廉而好車馬衣服極爲鮮明然無金銀錦綉之物人咸怪之我以爲猶愈于丞相布被蓋公孫偽而王氏真也我鄉有先達爲吏清苦罷歸至不能舉火而往往稱貸爲衣服亦愈于家有積財而垢衣敝袍者貪墨之吏縱鶉衣百結而穢氣侵人苟冰蘗自持使輕裘肥馬何嘗不清風映世

堯子朱封于丹淵故曰丹朱舜子義均封于商故曰

商均非名丹朱商均也
趙宣子舉韓厥其僕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賀我矣我舉厥也忠如此纔不愧舉主門生今日小人搆陷君子往往以門生爲題亦孫君子未盡韓趙之箭然須知提攜之方者政是韓厥罪人
僥子卿無尾星代以茅茨每年一易茅謂之屋龍更衣武時雨濕致漏則以油幄承梁坐于其下初不愁歎今人處高堂廣廈偶有滴漏不勝抑鬱且罪工之

不恕不知子卿何以懽欣度日
漢章帝元和二年懷孕者賜胎養穀愛民之政及于民之未生戶口安得不繁
得一友與處數日不能進諫者便當謝絕之益我非聖賢數日之內豈能無過若其勿見則亦已見而勿諫則佞士也處數日而我不能進諫友者亦當謝絕之益友非聖賢數日之內不肯一毫破綻此必有意彌縫以暱我而終溺我者也
水凝爲冰冰解則復爲水以土爲器器敗則復爲土功名富貴衰敗之時自有原來水土在何復愁冰消器破
彼不是箇湯武我不是箇伊周漫稱相知姑且藏拙
嚴子陵是極有算計人荀文若便萬不及矣
殷太師疵少師彊抱其祭樂器歸周益主乘與祀之官原非微子而史以爲微子抱祭器入周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豈有微子入周之事微子去之不過去紂都耳
鄭均兄爲吏頗受禮遺均數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

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兄弟之間克己而後可以相感貨物薰心非以至性觸之則不能奪均其善于止貪矣
金以殺人戈以殺人一金從兩戈安得不殺人
馬碧梧格言曰留有餘之福以還子孫還字妙甚誰人無福只爲被祖父借却終日忙碌求所以貽之却不還他自家的縱厚貽豈與此逝終日不清
天下無眞儒而釋門似眞儒天下無眞釋而儒門似

輿論

呂惠卿知延州、夏人入寇、惠卿俞米脂諸砦以備寇、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鈔掠則分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兩日即板搠去。好箇真邊才、韓范中可參一席、而古今以小人目之、小人豈是容易做得、程顥日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可謂公論、向使當日用惠卿于邊不用惠卿于朝、則惠卿竟成一宋代經濟大臣、要見君子小人也憑用人的做就、不全繇羣才也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之命。閒者能定忙之品。名言也。然說到造命定品、又多一番較量、只是一忙一閒討盡許多便宜

蘇明允下第歎曰、此不足為我學、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可見回頭要捷。出手要慎。蒸舊宜狠。養新要厚。昨日撇下宿樣。今朝便謚新式。纔能改轍。終不得佳。

萬難做之事、只一無欲便手輕足快、為難議之人、只一無欲自消日究萬難處之地、只一無欲便身安意適

嚴子陵本姓莊、因漢明帝諱莊、故稱為嚴、以莊嚴同音也、三國時便應改正、傳訛至今、信定子陵姓嚴矣、當時加足帝腹上、何嘗有姓嚴的人、

抱朴子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今人侻侍殆甚于此、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瞋目待明經、今人勢利亦不減是。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撿書、

皆使鶴銜取之、無差、一童侍數年、不能撿書、因名之曰愧鶴

王右丞輞川別墅甚奇勝、然右丞喪偶不娶、及母亡。右丞遂捨為寺、園林泉石藏以孝友、便覺景物皆含真性、今士大夫競事園林、未審娛及堂上人否、政恐自亦未嘗娛也。

鍾伯敬曰、陳餘遺章邯書、歷數秦功臣之死曰、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異、古今才士往往多奇窮、不能不為造物

致疑得伯敬此喻可以豁然

洛神宓妃一名提淡提淡二字不必更賦洛神矣翩若驚鴻宛若游龍政須提住穠纖得中脩短合度本是至淡世無美姝只病在不能淡勿煩提耳

目之明暈可周天壤而域于睚中物之有光者以聚不以散也思不可出位亦患其光散

施濟立達種種好事目中見得耳中聽得心中要做手中無錢畢竟無可奈何如何教貧者不怨故曰無怨難

歐陽永叔爲推官時昵一妓爲錢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武穆王鏐（今以本卜補之）重斂民怨司馬溫公則載錢氏復稅寬民是錢氏不因永叔誣傳便失千載仁聞永叔枉使這番曲筆矣以子孫小嫌重貶其祖非君子所忍永叔猶然何況後之職史者吾猶及史闕文不是思其能闕疑政恨有史不如闕史

龍逢諫桀之言曰臣觀君冤非其冤也而冤在君優非其優也而優亦可稱奇絕決非後代人所能擬要見忠臣義士未有不能文章

漁人飲飲者寡任人飲飲者多故君子之致人但[illegible]人具作醴不爲人嚴勝政

凡有挾而求諸古人者是以釣餌之術讀書鯤鵬蛟龍不可以絲綸得能爲江海則神物自生

梅花道人人知其善繪事不知其易理甚精蓋得之毘陵柳之驥者要見宇宙中第一流斷非不得道人所能生以畫隱死以釋全已具全部易義何須更詮六十四卦張僧繇畫天皇寺壁傍作仲尼十哲梁武怪之僧繇云後須賴此迨宇文周滅佛此剎以孔像

獨存僧繇亦是精于易者易爲吾儒神通廣大之書勝二氏處全恃此一經

穆伯長嘗鬻韓柳集售價不肯者語之曰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贈每笑韓柳集又何難讀年來士子崇尚八家韓柳集已戶誦間從其几案閱之讀不成句者儘多于柳尤甚乃知伯長不是輕薄語古文讀得成句原是難事偶見一宋板左傳已經點句者第一則公叔段蔓（句）難圖也蔓（句）艸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較世人何讀大勝兩蔓字作句多少跌宕又公

入面賦何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及出面賦何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如此何讀下四句即是公與姜所賦何等波折古人文豈是輕易蕭得成句

彥外傳稗例有大手筆亦隨手拈來如此等書皆有功古人發人未發然不昔成卷未敢艱割之摘其別墨中數則聊見一斑云耳

節婦程氏姪語　胡敬辰

痛天而刲股義既烈於指生絕食而念孤節復嚴於殉死而至留嘔肉於孤枕冀仝歸於夜臺廿為枵腹之鬼而撫子重泉逝追同穴之魂而見夫九地斯固幽明爲之酸鼻而青史必所標芬矣異徽可以持世、榮衰應亟流芳、

程氏徽州歙縣人歸同邑胡生尚絅偕寓邗上久客遍予家知之甚悉崇禎辛未四月絅染疫不瘳婦私刲股二片燉之不咽而嘔竟不救時年二十餘耳婦猶少數歲即絕食誓從地下以有娠翁姑強食之無何果生男撫之越歲正月六日以痘殤婦復理前誓致謝翁姑食竟絕百日由翁辭他也徐簡奩中珍珥無幾盡令變易爲就木諸費無損翁姑自擇十九日之吉如期而逝尤是夫嘔二肉以盈函之置床頭至是取附諸體曰示吾全歸此予目擊者其翁賈而貧且諱其事予不能禁與諸紳言之直指饒公公時按部至即疏題蒙

吉部議胡公予邑舊令樂彰其事郎擬旌語以覆得
俞給二十金建坊其翁以貧徙他郡尚羈
盛典予更不能委也
又儀眞縣鄉民周祥婦張氏二十年前有刲肝活
姑事更奇尚未得
旌姚承言給諫爲之建祠詳見碑記中更言于饒公
亦并得請下部胡公亦旌之云郎聶舜英之剮肉
療創何多讓焉論以久定而振湮典宜揚芳而旌
異皆余郡盛事近流冠犯果縣廣文倪可大死之
亦生此鄉舊名朴樹灣姜鄉墅使君更爲忠孝里
云

甘露亭茶榜　鄭二陽

潛菴居士既賴天寧寺前酒敝㕔而刱建廿露亭東西凡四楹予是敦委戒僧四衆布施茗湯因爲茶榜

消忙邗上趁潤河邊十尺高亭三岐古路挽天池作水難虧獨足之鐺化山木爲茶不解衆生之渴問紫茸片片劫前向處尋來看白乳微微夏到儘堪會取此行頭陀好着烹雲之手莫欺他舌本無功諸上善者共尋煑雪之柴恰喜渠口門同味熱惱海中寒破我清涼國内書行誰烟花二十四橋簡點將來却許乘炎救暍葛藤千七百則珍藏得住不妨借而添烘難將陸羽當茶博士看承且把趙州做老行脚供養果是雙肩直荷定教一口全吞始知早莢驚雷正見同根帶露請七碗鈍漢就三條椽下加土泥洗水之功借半滴清源向十字街頭收臨濟爲煎茶之用右榜

今歲雨湯不時損稼過半公既檄有司勘報題蠲而又施茶北郭編沾農畈何其仁而溥歟

月誡

陳尚炯

余以辛未八月從廣陵泛濤於白下、正値予五、過訪龍友白鷺川、此有生來四十二中秋之第一夜也、其夜城中笙鼓銀燈如沸。余兩（北鬪之游試中。）人欲叙川上真山泉語舊譜三下、復謀小艇遊於前溪、至竹房歸卧、則月輪亦昔西矣、次日因下榻龍友別室、花柒懸重九、皓魄更佳、碧天如洗、而予忽病痧、遂首斯而藥畢與血痕爭一四大、仰欲高枕不能、況策杖聽月耶、十之日龍友檜予別近賦古風數十韻將予、有前月月光碧照君脫征衣此月月光今送君雙槳歸、讀之悽然更添一恨、東坡云、何時無月、何地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夫閒人者、古之所謂耳目聰明手足強健而能自享其閒福者也、予則天之僇民焉、敢妄生怨尤、十一夜閉坐齋頭、呼僮扶步堦下、見月中有笑予臃腫而揶揄詈罵者焉、予遂望月蹭蹬、倘而作誡、

月兮月兮、爾胡為爾、爾之愛予、常共眠起、澄波弄珠、照席流綺、摩挲六時、夕㕘靜理、予有交者、首予菡萏、友所難許、予悲予喜、予偶顧影、即增離緒、倪則南宮、言歸故里、愁恨千端、非予執語、間缺陰晴、古之恒序、鍾山之陰、草堂廷畔、銀屏碧天、掛簾相俟、予乃蓮藤、支離其體、予乃療疾、淹滯其宇、徵我有咎、予必有以其問予心、當索訾訾、我命月御、互相詰汝、於是結璘編玉、致其云云、汝善嘲弄、多汚素君、滑稽忍淚、徘徊朝雲、筆鋒喙毒、煙之筏氛、予欲速愈、易減爾文、於是后羿之妻、嫦娥是柄、嗟汝蕩子、幾泪空閨、蕙襟班扇、玉箸偷題、怨診所結、觸藩有紙、予欲速愈、易減爾昤、於是望舒氣懾、遙遙蕭遙、亍有大慧、恨予六賦、春教登徒、批點宋豔、織阿所羞、顛倒惑眩、兼有淫詞蕩闢、掌刪、姊憐汝才、姑不深責、散爾痴笑、以彰爾辯、汝欲速愈、易減汝色、於是有一將軍、手持巨斧、名曰吳剛、長驅二豎、中中罵予、汝蠢且昏、人盡逢年、而獨閉戶、良由汝胸吞頑食蠹、汝認為宿、蟬棄蟬府、汝欲速愈、易懺汝腐、於是八萬三千有修月焉、金錐太古玉斧

罔胡、日鑠其凸。汝遊其尖、不能處後、及婦護前、亂世
所黎生之針匱。不按將大非。謂於擁。汝欲速愈、行狀、
汝、頗、於是、白兎擲杵、蟾蜍張翅。佳樹婆娑。都無憐意。
草木蟲鳥、遭汝蔫戲、汝既多言、今受審評、清虛之宮、
夙小福慧、孤枕秋風、撓亂汝睡、汝欲速愈、行儀、汝肆、
予聞衆[illegible]、吹自天部、感佩月心、再拜稽首、予之不才、
照臨已久、功無三冬、殖落二酉、所不能禁、萎蔘蒜韭、
所不能除、服古鼻口、仰有人删、不充箴矣、惟此水輪、
是予天友。四十年來、樓觀樹守、錦袍朏無、金尊頗有、

亦常愛君、歸而謀婦、如此相知、詎亦詆醜、昔我來思、
月在河柳。今夕何夕。月封扣紐。歷反厭懺。予各任受。
何必蛛蠕。侮予渤溲。且君過矣、孰無陽九、朐朓庶恒。
弦餓晴梧、火死爲灰。魄蘇再朽。君亦折磨。況僕下走。
余聞命也、自今而後。意則守航。文則覆瓿。口可三緘。
筆無八斗。四大非我。等之芻狗。故曰椒翁。自稱木偶。
養胸朓前。葆光盈右。一切世界、皆成敝帚、魚腸蠹蝕、
二蟲易負、風雨晦明。任其所偶。須彌間浮、幻泡倏隆、
見月當頭、不如杯酒、木板今已破毀正壁埠以我

雜說

趙南星

號而繼於市者、乞人之常也、人亦常焉、黠以甑自擣、
血濺於地、有憐之者、不若以枝弄猴、與蛇使弋、觀者
以錢至矣、雜談流説、托之外傳、或彈破琵琶、歌里曲、
聽者以錢至矣、有一人焉、取他人媼負之泣曰、餓死
假忠孝以爲名而[illegible]
吾母矣、不知者施甚厚、此以聖人之道乞者也、
有虎噬主人而斃者十年矣、主人乃知而欲圖之、虎
與一虎爭死豚、鬪而殪、主人之奴徐以挺撃之、得死
豚焉、主人功之、貴無算、奴有德色、踦人之子曰、主人

實有天命、非虎殪于圖者、殆哉、安所得功、丈老曰、嘻
過矣、項羽自剄死、呂馬童等五人分其肢體、漢皆以四人成事貪天以爲功者類
爲侯、夫功何必生虎也、自是復有爭功者、目虎當脛
此其我危不免、或出一劍觀人曰、吾磨此欲擊虎不果
此先主感時憤俗之作、彼自號爲君子者、亦托應
下不知其損[illegible]久矣

拳論　　趙南星

里中有二猛士、皆其拳若閧、（音訌十鉤也）試力故易歐人、其一人尤甚、其一人歐較少、然恆指使之曰歐甲、則甲、歐乙、則乙、隣叟之親友尤多傷者、其一人偶遇一大力者、歐于市肆、竟被歐傷、很倡而歸、見人輒罵、隣叟、或曰誰歐傷爾者、曲罵隣叟乎、曰是其人、幸吾之（余、有、有、知之）（明）傷也、人以告隣叟、隣叟曰、是惑也、余少年時嘗游于輕俠之場、第不好歐人、而惡歐人者、使當我少年時則將盡力歐之、今衰而欲其拳以安、後來者今力不

能折春蠢之股矣、坐視親友之傷而無可如何、今彼亦被傷、幸誠有之、此曾待億度哉、其一人亦罵隣叟、、（余、四、丁、百、大）、曰是其人陰險、每私毀我、隣叟聞之曰、是又惑也、吾之親友被傷者多、我不能無怨、乃必欲我無言、我寧聾耶、瘖耶、痴癡耶、而能無言耶、言生于怨、將稱頌盛德耶、何謂私毀、彼之歐我親友、未嘗先告我、我思之所知者、必欲先聞諸耶、何謂陰險、爲我者其苦矣、親友皆傷而又被罵、然亦幸其親友之傷者皆怨我、曰爾不知何以得罪于人、而尚及親友、我無以應之、今其交罵我也、可以有詞于親友矣、豈非幸哉、或又曰、彼謂爾有同謀者、曰有之、而不歐、易怨而不恕者未之有也、奚其謀、奚其謀、

甲有兩人其甫遠避不然無不以我爲滿貫也

舌戒

黃汝亨

隋賀若弼之父敦、爲宇文護所忌害、臨刑戒之曰、吾以舌死、引若弼舌以錐刺之、出血、使慎口舌之爲害如此、張儀上策不收、委頓而歸、令妻子視舌尚在否、竟以遊說有秦之權、以脅六國、以爲享舌之利、而不知車裂之禍、慘于賀敦也、蘇子瞻聞道之人、亦不免于牙齒間造業、所困頓皆天下聞人、如荊公程子者流、子由嘗送別無它語、第指舌示意、而坡老終不免、嘗曰、如有物于胸、吐之則逆人、不吐則逆己、不能作回心逆也、特其持論正、無陰邪心、故所得亦止流離放逐之報、無大慘禍也、然不可謂不受舌報、易曰、不出戶庭、無咎、書以自戒、

予每以多言招尤、嘗畫金人三緘口懸之、乃徐仲昭感遇詩云、生來非伎馬、豈受金勒銜、山澤常通氣、所以成川嵩、然則予之幸免大禍者、以不爲世用耳、雖然修辭立其誠、古人之辭寡所關于德業非小、可不戒歟

致知小語

星體

楊觀光

七政惟日月土星是圓的、今人仰觀金木水火無不圓、蓋以目力窮處彷彿圖圖、非本體也、譬如人望遠山、其頂皆圓、要之參差千狀、百里之外如此、况萬里之上乎、金方、木直、水曲、火尖、因形定性、聖人竭明、自是看得清楚、山不盡青、遠望則色青、可以喻天矣、山不盡圓、遠望則頂圓、可以喻星矣、

日月威福

鏡取火者必于日、日不燎、原珠取水者必于月、月不溺、物譬之君后、爲威福之總、不修威福、日月有君后之象焉、

浩然之氣

宋人有求項羽氣蓋世以當之者、此語大非、浩然之氣、有種子、有根脚、有節候、如春深陽發、萬物逢勃、自地至天、皆是此物週流、所以發出許多氣象來、若羽者譬之飄風、既無種子、又安得有根脚節候、所以喑啞叱咤、到底只成箇匹夫之勇、

元旦元夜

唐虞揖遜之世界元旦見之。華胥逍遥之世界元夕見之。

治亂聖凡

露可霜淵可冰則治可亂矣。塵可嶽泉可海則凡可聖矣。

一氣變現

天雷何狀海市何聲人夢何去總是一氣變現不可捉摸。

詩教

卷阿化頑也。角弓復初也。泮水過改也。揚之水善遷也。蒹葭更化也。菁菁者莪日新也。小宛丕變也。墉〔荒〕珪璋時雍也。

攻堅

吾嘗見玉工之攻玉矣。視玉猶泥矣。吾嘗見石工之攻石矣。視石猶木矣。君子知習勝質巧破堅。

顏子

天不生顏子之才人不信孔子可以學力至天不減顏子之命人不信孔子終不可以學力至

智慧

循理者智慧日增。井泉勝秋水矣。逐欲者智慧日減。風燭遜帷燈矣。

鏡箒

鑒物而本體不役者鏡也攻人而本體日損者箒也若子爲鏡不爲箒

荊棘

木心皆圓而荊獨方。木心皆白而棘獨赤。荊棘小草也。抱赤守方故九棘可以作忠三荊可以勸孝。

古法互見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躬稼是稷的事却將禹說到裏。過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三過不入是禹的事却將稷說到裏。過可見聖賢文字不屑字櫛句比。只要大理分明。

窮理盡性之說積儒陳之所未發却無酸腐氣

賦

露花油賦　黎遂球
[illegible]賦　黃道周
素馨賦　黎遂球
瑞雪賦　黃道周
水燈賦　黎遂球
七夕賦　姚思孝
幽草賦　陳子龍
蚊賦　陳子龍
和漢武帝傷李夫人賦　宋徵璧
避暑賦　彭賓
[illegible]賦　韓四維
蝶賦　朱灝
東湖漁者賦　徐世溥
落葉賦　徐宗道
反招隱　顧開雍
禱夢辭　徐頫

歌行辭曲

首善書院感舊之作　馮元飇
觀泮河一帶奇壁歌　于奕正
○滴水巖歌　唐泰
宣廟竇漆器歌　金聲
報國寺雙松歌　李令晳
又　李夏器
○又　梁于涘
○隋堤行　彭賓
○廢苑行　李雯
客子買油歌　陳函煇
○阿丟歌　譚元春
隋大業十一年鏤歌　譚元春
揚州曲　徐頫
○哀歌　徐頫
募兵行　孫臨
昆明池治水戰歌　宋徵璧
登縹緲峯放歌　楊文驄

包山寺空翠閣歌　楊文驄
陽春驟雨詞　王元支
春望篇　陳子壯

媚幽閣文娛二集

雲間　陳繼儒仲醇父評
廣陵　鄭元勳超宗選
同社　梁于涘飲光較

賦

露花油賦并序

黎遂球

露花生于婆㴾、望之如酴醾、即之如薝蔔、其葉如劒脊、邊俱齒棘刺、始生類草本、既落葉露根、欲其直花、就火燒之、久成枝幹、花生叢葉中、瓣大小亦皆如葉、但白、抱蕊如穗、中有粉、以塗兒女子肌膚、可已暑汗疹粟、其生于他土者則蕊落結子、大可如瓜、門路頭花多不香、獨香于婆㴾、曰露花者、剰之每有露、故云、花時在五六七月、連開者摘、寒花尤香、土人數採覆油盎、置㵳日際、香落油中、殊爲馥烈、其油嶺內人多珍貴之、不必能效所自、亦隱含諸君子所未悉者、今泛珠江而東、至琵琶洲下、轉而南望、即得婆㴾水口、入㴾可一里、即

得板橋予家在焉先高士蓼水居所從築也遂球自生仙城能行諸先高士時携歸看先大母每舟入涌則倚棹弄花而喜今已矣唯依母居仙城且有公車之行愫士追遠愴然于中偶童子携兹油亭客客徵所以因述而賦之并寄感焉

若夫蘭苕馥垂菅之嬌樹洒醉懷春之靆橤兮燭夜之蕊沃兮桂薪之蠟亦庶幾徵奇于遠方輸異于綺闊矣未如天南嘉卉水國生香擬紉紱而俱似作書

帶而差長並五株之楊柳類九節之昌陽沿漁郎之曲岸勝椅柵之臨江于是療兮消渴清兮辟暑流明霞而可餐息芳陰兮延佇昭翠鳥之收香仰佳人之拾羽爾乃露氣含甘雲根滿雨小開兮如尖指之拈文貝全折兮引寶髻之結瑤簪綴金蓮之落步亦玉髓之塗斑則有既勻蝶粉仍飾蜂釀澆風蠶而重開沐翠鬟之駘蕩倚君獻其薰尖之蕊緯詩談入流蘇之帳昔若翁兮被衡貫荔兒兮歷商逢頭亦背前之蘭玉聯月下兮夾徜索舞衣之制艾仰含飴而杖鳩識齊所之爲累怡叔水而忘憂時清首而冠簪見瑞莢之臨流分幽貞以在谷並芳餌而釣淵夫何香異返魂露兮泫淚訝墳基之何人竟樹棘之爲計積同待負之薪寂兮招隱之桂望桑梓與枌榆悵分荊而詠棣雜枸醬以賦君知蘭心之何味故或蘭亭燕賞金谷遨歡聚七賢于竹院羅八俊之衣冠就山氣之夕佳娛簾照之將殘嘆階珠之匪蘇張華燈以同看刻龍燭以屬和儼雞舌之宜翰又或檀槽紅碎鵾絃心語一石正酣三斛方許九微背而玉箏五蘊添而

酥乳羌掛釵而就臣認絕纓之爲汝惹行雲之餘氣想墮馬之留譜又或南浦旅客孤店懷人絲殘烟篆窗寒雨清書魂半斷酒愁澆醒對孤檠而獨坐在閒冷而氤氳雖添恨于永漏亦遣悶于酣薰又或秋砧隔戍孤樓開角飄蓬常憐半鏡寂寞喜報簷蟢夢符朝鵲遂掃蛾而垂拱作理鬟而盤旋方繞地而爛炎正勝梳而並蕭射朝暾于屐影疑夜合之鬱發嘆我見之猶憐總斯爲之澤成激賞以娛意幸欣情而就樂又烏知遊人之所以傷離孤兒之所爲含悲攬

茲花之遺烈耿斷蓬之轉飛哂楊侑爲家果勤尊菜
之秋思孰辨太白之露桂孰識南山之喬枝惟耳食
于時尚需鼻觀之逆吹豈齊蕪能觸恣根新豊之全
非況復北堂萱令四壁馨懸伊滯穗之何刊誰鑿光
而分蕊髮何會而不剪降何居而可懸羌蕭條之鶴
髮貽辛棄之熊丸彼雌髻而井臼豈膏沐而容鮮是
以供既慚于魚餂燦亦憶乎頃奚奉依隱之遺訓觀
麝桂而養生師藉茅之可重敢用光以爲明膏豈娛
乎惰婦佩攬潔以怡神庶咸池之我晞就若木之方

升願揚枝之宣灑詵蓮胎之上層願埜液與蔡蟀燿
戴勝之長春願玉燭之永調通翡翠之南珍雜辭基
而言適尚閒居而重嘆
茂對草木稱終至情愫雜襟之遺意

請雲臺賦　黃道周

道周自入粱化時則聞博邑山水極佳聞鍾韓氏
似眉山蘇云而寅仲長君更酷肖東坡居士及丁
志上得所謂靑雲臺者在浮碇岡之右有肉勝更
饒益爾神慕矣至旃蒙歲春仲將適羅浮道主浮
碇山靈似有意者使道周遊寅仲先生遂蓮蟠巖
其上愕然盪胸又覺朱明平分皋峯倍徙百世而
下必知有此臺者欲叶一言與相終始不免管窺
之娛或所望吉因地重耳

夫亦不知其何時黔雷嗥颸悉萬首以翹森勒千靈
而相鑄鑄爲須糜骨酪鏐鈹五石耕蓋陸鷟支塔倒
挾章灰橫噴夸父含濤歛精嵌碧糾仆復旆蚴而踞
茲駭諾鼻以上訴帝曰嘆之予猶自瀛洋叶姓伊韓
其先爲柷融氏盍易而見南方之亂柷融乃測炽燦
之圭揆而錫以鵬蹲之土厥上蜺晶崙蒨礪麗皆有
璇樓橋屈十二基毓甆晶候神之裔乃庖龍使以遁
歸呼雲嬰而衛之之子被幰兩掀眉倏然凌颱激流
晴霄收涎紫氣上窺下視左徊右憩捫斗杓之棱嶺

雖短槊而可拔。又何軫角之分墟。而危室飛茕之不綴也。於是使諸稽屏蔽。諸比拂養強㒋攢刻。崔威夷倕。嘲風殺嵡。鼎瓴乘甦。迺琢相禁六丁開基。剗坤膏以斧法。斷山骨之披離。又有幽宮異介。挾神匠之堅堅。王爾高肆。屆鬼龍倕。扳白榆以牛容。駄紫輿者窮奇。縋下來其俯額。徙一喚而疑岐。擎維虹以懸棟兮。睒蜿甲而掘茨。廉藻交其俯闥兮。跨南斗以承桁。蒼姬縈而蝨擁兮。擡虬項以斷閣。裁蜂蠆而肉甌兮。蟠蛛妖蜆。或踏鑰蚪輿而不敢覬。尚攀蘇彼碧落兮。詡

文娛二集　八

剗撈其瓊墀。金烏耗罣于鴟尾兮。蟾亦憔蹐而避。乃蛟鬣維列宿之樓宸兮。其以爲葉桷之玻璨。若夫萬象之趨象兮。又未可以指掄。對給環而一揖兮。遂遝踊以闘䳘。於龍攫五指而昂吳兮。化長堤以跡跟。眡羅金闥。復率巨象而合銳兮。御獅子以背蹲。闘倒單之金碧兮。闢淵繚而如塒。乃爾鼓太平之餘芬。肯擬扶拜伏而不敢噴聲。金甲之使亦伏旌于窗下兮。似羞駭于丹墀。安期玉女乃半面求媚兮。幸擺頫若有言。胡將驂于霞帔兮。復跨蹈御傾。甘弱水以弭魂。大

我已臛青羊方肪兮。何必黃龍之膰也。玄溝銀漢。已頫于杯几兮。又何必倒長江而挽之也。乃鳥抱黃抱朴。鼓門鹿門之徒。翩翩慈倩。就爬胞乳。自爾珊馳鶩與隊逐投杖虎虬。乘策虎將鋤卑覓翻。吹黎閃芥。懸劍飛樓。唾壺抗殿。叱地遮青莫。系金策者。拔斧赴而朋蹕。拂寬宸而競倪。按王真片俯逕。斜步瞷其頫聘。則或曳千里之蟠木。扶若華之勾曲。界九城之沙宗。揹不死之璇玉。遷都廣之扶桑。飯筒之竿竹。與大交藜火棗。還魂化肉。九節石上十影夜熠。琉璃離婁。

文娛二集　八

闘浮火簇。酪汁瑚枝。紫杏絳棗。威喜參成。擅扱金粟之屬。咸據抑而不御。恐大姑翠羅金忌祥光之太嶷。若彼袁氏之樹。鄧氏之瓜。楊氏之橘。魏氏之花。及爾潘裨趙柿。石李王梨之類。不可恢數。以爲羽蔽所設。衆十畮而不敢芽。乃近取東南美竹。潑以清嵐斡婆脊屆珊瑣蟲鬘。龍簪可冠。蟬衣可符。盤踞成几。交折成檻。間之以檜柏松杉。秋香夜合。玉蘭米槿。木奴隱大。素縣赤顆之屬。亦翁鬱以天瑤草。斟瀣以黔界兮。遂若洞庭一線之飛奄。乃有鳥鵲接葉。鵁鶄啓喃。雄

嫖鋪喙巧婦號訖駭驚音于嶺道徹行實于除蔬又
何必帝丘龍龍堆騷阿濫之是酬也然爾許層錯叢
雲收颶駛儕與麻蒦墻與山葛廊西安之遂使炎斯
忘步履班層猶若日等于海市抱朴漢門始徹然木
有釋者乃紫玉蚪于窅陰兮林花蟬于樹下滋銀海
之躡瑩兮躡飛屬而捐恩詭盤窣之所經兮滴金翠
于碧寧乃命赤綢之帝而錄之兮蛻示輝其光射謂
初葳虬而臺門兮忽陰精之嗽嗄劉閟鑰而梁月兮
恍壺宮之甫駕崇龍蘿以紆延兮若排空之有緣旣

微開彼複勑兮色堪餐而復卸又胡似壁暈之天擩
兮二鳥趨而躋翼尚列植以凌霞兮毫亦展紙以如
蓬穿雲窗而渡雨珠兮間寥一以璩息此大曲徑之
砦谿兮猶未探其穹窿俄遊煙之數片兮變而爲背
踏之從廒疑少室之朝徙兮或海運厥浮蕖金陵司
閶閭而雲卧兮留鶴馭與禽踪天甫憩于茲軒兮已
消五瀏之飂訌況旋廊而重歷兮間閤與珠館而桐
封如躡虒以呼巫步兮自納首而叫于巨鏞或披拂
衣之惝遛兮蒯欒寇之御風若門乾坤內自有茨宕

兮胡必萬乘之蛾喙信幽窈而爲衆窟兮裹流血之
驛征乃復數步石耳鄉垣海眼隊碘李榷紫條花開
銀膀府科下之絡猺鶯门日之肆轅則有蘚石踏拌
蒼瑰亦碘吼尖屏千之與奴隸龜慈之鑿況藉竹林
念之愈瞋抱黃日此所謂貞淡宕也迷而步選寵有
本華非有企鎮雲錦成奮修條結穊濡苔亂青雌陰
枝幌山雞晌鳴蜀犬滅響抱猜邏猶撩蝸守環間露
一二盼鄧若將迫于武庫隱隱插其鉾仗又簡瀏鑑
竊光列缺炳㴳惱乎雲渡壞穹不蕭不翳合倒影之

萬狀于爲偎于綃瞓傾艤倒瀞懷桂樹之王孫愁蓬
祖之噴浪抑思舉于閬風恨踞梁之徂誑抱黃日紂
且此猶未悉其十一也夫不睹厥丹梯之崒嵂縱九
天之霖飈翻偃穹以自縈蹀飛符而矯出疑碍漢兮
復中停炫錦雲之洶滕蹉跎蹉蹬而扶予兮怪舊
觀之復失臨垠耳其率舞兮象于吾旋穿瑤階之玫
瑤乃擋乃摳柘于中窗是日乾坤草堂之區此大太
壹之所寄九道之所周禹餘之所貺廣桑之所鳩羞
覺歸之一埒兮剖三象于合闢喈幽檻之蹦勃兮伏

九壘與十洲。救弱翳以司戶兮。飛廉撩帝于寮販拾
驪珠于後乘兮。浮玉旋于雙桴。攬雲冠之岌岌而騷
有兮。胡顧見之為天倚也。龍象假金而親人兮。烏雉
蒞于松楸。遺纍纏之千頃兮。以為鴛鴦之上遊。夫世
路已竟若茲兮。胡眼界之不悠。我欲鼓升乎而未遂
兮。呼飛雲兮與游。飛雲既不熟于金堤兮。邀金狄以
相摟。悵波旬之號于清畏兮。灌之以米汁之香醪。摧
寶筏其飄渺兮。吊喑軋之鵜鶘。古寄箋于王母兮。將
振衣乘興于丹丘。恨思鄉而為瑪瑙兮。吾且甘茲而

永息。折亭西其亦有興兮。挹霞霏于晴吳。朝飲杓前
之流瀣兮。暮引納于紫瀾。白蕭騷而數于穹下兮。臺
閣蓮門。清館淡軒。竹廚石居。雲旋掛懸。隆隆隱上。若
滄州之十島。又廻顧而廻綠兮。開亭鶴棲。危樓鵠立。
若三條之相抱。快健足之羞康兮。澆之以雲根石腦。
遂披雲而極之兮。忽愀然于遠道。夫彼世之誇奇兮。
又號如吾之所寶。古云偃蓋之多樓棲兮。吾亦綠醜
以為好。又云無與而不極兮。且蛇首而躋其雲堡。廓
乎揭衣帶于長江兮。凌千尋之雲縞。忽停槎而睹彼

都兮。霍西顧以莫蘸。彼餅炊而煙集兮。並秋聲之擣
搗。吾已不忍視厥若茲兮。回仰觀于詹㨭。若夫水公
趨蠲。青妃招搖。灘漩浴漢。悠擧俯首。環回周之綠蓍。
如蕩。項之初。嬈命彼桂。菂舶以苍莪。嬿偎駘蕩。發扁
扶搖。登先一騁。千里可招。混下若錢。鮮衣已分。帝子
之餘。僥況乎彼移之間。白鵠車蓋。螺下來其逝乎。子
未遭兮遊遊。以迄朱明。噴氣亂影。濆蔽。長[illegible]焉。高
閣悲蜩。乃有龍子拂鏡。鮫客供餉。海人探[illegible]。據[illegible]係
瓢。咸稽首還沓而遮邀。似不如披襟于蕩篠。又至萬

竅之暫吼兮。憶楚蕙之盜畝。若有人于山幽兮。醉市
關之斗酒。欲往揭之夷猶兮。納明月于沉觴。鳩題既
已充鳥兮。胡捲捲于吐綬。杏山車之垂鉤兮。倒荒鍾
之歸劉。傷黃金之滿地兮。誰以係之于肘。抑齊屯之
喙翻兮。俄莫定其大向。匪彝汝之淵麥而捺思兮。實
以灑長空之黯黯。若玄冥之嫣然兮。羅號蚤而如蘇。
青女竄于海甬兮。太陰護其薄藪。胡侯火旱之與煖
玉兮。劾都閼之相沒。即爾陰雨晦冥。大驅鎖晝。商青
搽菲後陽擗乎木客悲呼。彭夔踔走。夜開乞火之兒。

朝來聽經之叟。吹九尺之笛。妖化方尋之宗。礪石鯨撼鱗。蒲牢泣鈕。珠樓菌閣之子。愴心縮袖。衆七聖其將迷兮。吾黯然而聲沂。毋棄佩于江湄兮。尚朝華之有餘。答澤畔而未知茹兮。歸以淌于斗日。荷衣裂而猶芳兮。援繁陰于世後。帶斗柄之旋回兮。似不出窿龐者之吞嘔。予欲呼瓩響而繼哀之。又孰知其尾首維發髮而上求兮。或太清之有友。羨門子乃頤抱黃而笑曰、閒陟夫其閣之已閣、彷以尋茲之瑰也、搭浮丘以爲昆季兮、微貞嶠其疇爲弟妹也、緊之子之似於黛兮、帝始揀爲此眘也、紛荔薜其供紉兮、燦流霞之可戴、雖雅愛彼參廓兮、毋假掃其霾霧也、畜館軒堂、亭門樓廊、既逍搖以弁俎兮、何以石渠白虎、鼓簧駁姿之碉擂也、蘭夫白社青樓、綺館金谷、玉圃山池、曾不足使克隊、況蘇門竹林、蔣徑陶澤、又餉餉而求配、吾將從于瓊宇之西湣兮、壺嶠獻之岱。殖列堵以琪華兮、嵌璇樾之瑞玥、秘其竿于氣鼠兮、毋肱洩于千歲、且曰、今帝之子、感翠蓋之趨漲、且延君以敷辭、夫復何以辭、遂歌賈長沙之賦、而退、賦云一舉兮、如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圓方、試與登于茲臺兮、永懷茲兮不忘、

唐人不能爲漢魏學寡而音浮也博則沉沉則麗而不靡此相如之所以爲獨冠不意曠代而後復有此才

素馨賦　　黎遂球

登羊城以西望，見綠葉之田田，匪纖雨而合珠，乃浮香貝如悃，爭美人于黃土，照明鏡于青天。淮斷花之可認，感今昔而相憐。爾乃向午如粟，薄暮放蕊，望通衢之凝雪，列七門而成市，得人氣而轉馥，在輓輅之初洗，閨寶髻之盤盤，貫上竹而齒齒，果並摘于車前。香可分于釦底，發寒具而芬郁，蘸琉璃之露水，則有青樓姊妹，烏衣兒郎，綴流蘇如夾纈，掛斗帳之四方，鈎珊瑚之橫枝，挽琥珀而低昂，如香櫞之飼鸚鵡等

竹實之供鳳凰，美同心之可結，羌解佩而垂璫。于是重五之晝，雙七之宵，或張翠幄于龍舫，或方蘭舟爲鵲橋。畫則艾虎纍纍，朱符纚纚，飛入槳如比翼，題于桐若聯鑣，踏歌珠寺，溝容西摩，貫花齊喚，餘錢亂拋，量三斛之蒼璣，徙乍流乎老鮫，與歌聲分同貰陵酒氣分如綃。宵則芳姿作髻，新月如鈎，海上載求仙之童女，水際排乞巧之高樓，燦明燈于重蓓，嚴列寬之垂旒。何玲瓏之雕玉，覆火齊而作舟，總貫蕊之所爲，若鏤冰而籠篝，布經緯以如意，象禽魚之優游。恒有香以弃晷，縱無聲而知秋。復有三五之夕，月出朦朧，巫壇禮斗，神絃舞風，白鱗雪御，翠屏玉龍，覆宮街以列帳，崎重臺而翠籠，成當門以結綵，聯比戶于帡幪，被華鬘與纓絡，現瓊島之銀宮，齊觀燈而連袂，或架橋而成虹，譬遊蜂之出房，若舞蝶之貪叢，聆花吹于香國，見閭巷皆花封。乃若博雅高士，道古名家，知爲那悉之茗，用代陽羨之茶，或云當與撈嚴同至，或傳載自博望之槎，比石榴而有馨，較菩提而擅花，又烏能起艷質而問之？夫是以賦芳草于天涯。

秦淮夏秋之夕，綺閣張燈，画舫映月，美人輕綃五色十色，花香横頭，散編水中岸上，得此藉出

瑞雲賦　黃道周

瑞雲賦者、東莞陳明卿爲其茂貞母吳太恭人作
也、貞母有孫爲黃若木、□□其林鈐轄道園、既弘
其尊人之緒、文廣序□□□精華、十摭數言爲
貞母壽、壽若干數、爲言□□□且期頤、嘆夫恭人
亦垂紫金寶玉中饋、諸孫曹皆工衆貴、嬉餘帶婢、
明卿自慰於史山所黃雲之言、又覩若娜比參雲
龍之盛、拔筆作賦、以昭嘉書物、旁引國爲、以鍳多
士、極變化之總、要齊之致、奥衍欽崎、讀者不能詳

也、余少截管、抑與此道久滯廢豁、不及奉王母之
鬺、癸酉游居研諸焚廢、而陳太恭人方八十有一、
始上北堂、戴勝上處、若挪典試、自南歲歸、乃釋博
杖、以紹譽燕閒不揣、亦擬斯賦、以測鍾岳、
出旌雲之吐瑞、蓋麗陽而發泉、餘蒸值其衡騰、日華
靄於寶蓋、猶尺璧之藴射、覺文約之灌錦、瀾信有美
在其中、故上表於顓命、若夫寶者白蓮五龍、十別結
澤九梟、三素七搖、□□爲之康庸、矜鼎爲之開捏、聖
人出而千呂□□、□□發而□□畢鳴、皆非剝於故

隸、實有徵於今者、爾其含輝攬燦、類於文人依嚮繫
術、類於孝子、絡萼紕會、郁於經師、炳傑駘蕩、類於學
士、承羲垂景、類於忠臣、育綣陰映、類於慈母、旖旎邐
灼、類於達夫、專約泉類於恭嫡、逖合駢僭、類於艮昆、
連、蹉綱彪、類於好友、故夫休祥之人、數沐其津、休祥
之家、數被其華、乃若創之僉王、邦絕謙黨、鴛騖共騰、
騏驥合上、元凱差肩、無朋比之嫌、卷阿庶馳、無流連
之諷、封君石亞、諧尹軫接、鷗素受文於鳳庭、龍鸞分
風於蒲蕙、女貞卻享於款冬、朱草拜暉於莫莢、於斯

時也、開畔八泉、噓氣五道、薰帷以歆嶽之囊、圩箘以
縫天之石、鼯鼠收聲、玄豹反覽、天焚鬼車、地罷谷飾、
蒼叟致其旁、皇黃媼坐於門、默於斯時也、家酌醴源、
人汲瑠甕、孤兒修罰斗之容、孖甂發撐月之夢、金藏
垂角於慈經、蘂珠發芒於德頌、圭瓚不焚、挹璁卻貢、
蓋亦有青亦二氣、縫其徵章、璘玢餘貌、分其辭氣者
矣、而遂覽之士、以爲是汎濫於陽飾、未足探其眞宰
也、若乃造化久成、蒸鹵作熟、芬馥被於衒叢、毀毽過
於荒谷、天思斧後、人意鍍楪、而有禮宗在庭、詣帨率

后薦熒緝皇亘舜式序上漢則明塔迴垂掃灰則蒼
斧立去天保推其祺瀰閔宮條其輻樹是有泰根靈
憲龜薹性善裁以純粟從以錦綵拔嘉頌於雲昆壄
昭華於信劍八神之金版未漆銅柔之浩歌未漸咸
欲原李仁拔弘微道申藝種以蹤巨鉤領筐而逕玉
燕在室則夜而不夜納麓則旦而復旦所以會之有
交袞之安繩之有甃虎之煥也夫瑞國之內必有瑞
家瑞家之中必有瑞覩其太上皆欲淡以爲被衣冲
漠以爲襲茵蹈險於自然之轍順颿於無爲之津總

其大較孰實孰好皆樂以爲祭罕貞義以爲纂縞慈
儉餐貝沉瀣恭彤飲其朝瀨涼進溫存之纘燠退盤
頫之蕤垂綠則分蔭連珹藉蒲則散芬百草蕃亦胥
笄筆而問至德避席而請要道也若夫蔚荼有七寶
之車燃丘有組輝之佈上國有通霞之臺環淵有屈
龍之素偃師寄其幻質尸羅飾其虛婥虎齒不爲一
粲八神不爲再晤何足以戴千而詔天姥登石而通
瓊柱乎故夫龜蛇多智媚於聖人梧鳳懷靈媚於大
予雨露近情媚於嘉穀金石多韵媚於醇史苟五化

之不疑雖十瑞以何修當使瑲瑰湧山以奉承麐麟
嬉懿依而扶鳳尾辛陽之舒俞故其抑揚霄歷之回
牙問其倚趾然後以洵紳而益流灌倫漠投屏騁於
沉蒸烹踐鬼於幽瀨隣儀扉其樹結日月保其璀璨
然後以順成百穀蕩除疵厲餘瀝分於蓂悔殘燎益
於鬼帝使夫醒者得以朝醒宿者得以遂觀若夫太
華晨嬰之冠玄璫鳳文之佩八根五靈之欣紫芝之威
雉之吉華陽所記七明之蝉拔風所襲九光之禰益
亦詠之以爲卮談曾何當於實事於是客有避席而

誦蔣氏之德者未逕述瑞雲之紀也先爲歌曰有蔣
恭人嬪自虞兮晞沐扶桑生光華兮輯璜與琮玉爲
家兮明光孔英飴頻姑兮枝斯條聊美且都兮惠直
柔貞旁尹孚兮筵繩稱師老莫加兮閒里無間邦所
趣兮雲仍從之諸德模兮翟鎮霞綖何足奢兮帝爲
紀緩開苞符兮庶士大夫衆且娛兮岱霍爲屏施齒
圖兮少焉進曰端雲生兮蒱報芙金波兮霞顏景爲
昆兮喬爲姊餐瓊葩兮瀨瑤蘂瑞生兮蘭木艾象車
兮玉佩芬何來兮天之外瑞雲生兮古人蘭有道兮

莿有神花綱兮文茵長若茲兮春復春
登光粉色百賓斯味兮人神飛迷錯

水燈賦 并序　　　　洛遂球

七月始望從閶門買舟與何伯同衛君治酌兕觥歌於對月有渦銀河淵吞宏決長淵信棹所如適有小舸焚吹放水燈而適月命筆伸紙作賦寫懷

夫何亂亂零零歷歷明明雜螢燈以羞重惠漁火而浮輕鮫人捲綃而帶淚牛郎在河其為星精應月而不息漢似陰而忽晴乘長流之曲曲見斯鐙之熒熒于是乎俔擬紅冰又疑絳雪照上潭內滲芙蓉之新若伍相門前弔夷之燕而負娘某下擣衣之女甦絕廻身盼影河火流分未沈少伯湖頭凌波之仙

暫躑微生塵想金蓮之步迷爾乃萍實之赤如日花蔭之色燭夜蛇啣寶以恩恩抱領而鴛鴦茫何取乎婦化之魚明可借乎娥月之光蕉笮而朱綠膠流觴之境笮光復涉江有採臨流踏歌鱗出聽乃忽逝龍倒影而有波枝蘋葭之海[illegible]兮浮荷俾乘風以移葉擬小扇之輕羅熾翡翠之熱夢搖珊瑚之繁何暇無波而不麗鯨有吸而俱乾夫若悟通二

月鏡圓四大功德池清琉璃界玻胡空肶色胡光可
蓋持若木爲杭芽㨾迸瀛于衣帶誠牟然之察察皈
龍華之攸介聊游戲夫嘖背巾斯言爲珍贅

妙切金剛若西洽別有所勝文

徐巨源向余稱服美周之賦真小品珠林易據批
條涉今從舒魯直郵筒得之何有予靖之訶可並
于虚之責

七夕賦　　姚思孝

少昊淀素清商迎辰帛恭詶歛徐開白帝之府斗杓
晞當指入玄闕之津天人王纖幼拂銀河接旌間長
庚其不夜數在人只如星幗馬滿戶轉覺秋容之澹
廓然天步吹來江氣之瑩冲漠盈虛金方逝炎玄霄
顥甸白門惺惺瑤罟初馭兮兮彩河鼓浸下兮微明
騎鯨昔兮未倦鼎香幢兮不斷將昔賢之多艷豈我
法之忘情若廻鶩羽䴏綃鵲血凝紅孤槎寄有靈之
鳥雲截鴻文露零蝌足一咲攤無字之書問曼倩以

何在醉緱山以清娛豈高昊之設律而無數三千一
夕之頓輸又況汾陽之迎送藪次寥之紫鸞了將相
之半局廻首而搭此月之初還何必擁憒得兮歎于
雲錦秘人間兮首上刺仙借良辰之夜氣暫醒乎朝
野之悲歎于是牀倒河漢鵲塡盈途鴻䧕歷落淒淒
同清貞不御而思南而歎曰流火西去杳焉何衣南
畝久荒蒞莅無歸安得駕天孫之機杼而覓采繁之
初御鵝鴨夜號陰雨飄颻土鼓既擊室家匏匏安得
開玉匣廣針樓太清曉映而救逃亡之風颸食瓜斷

壹築場則無噬皷巽夫其若如茶安得飛赤龍之霧
扶安公之杖百穀時若而偉帝力何有之歌呼吁嗟
哉觀夫天既合兮地何缺星既與兮人何奇將我所
乞者且應造物之變態得爲乎巧力之愧嘆也乞五
緯之斂耗乞六符之耀精乞聖賢於千載與之力乞
修和於于禮義之精進兮乞乎質樸以返世之古淳
則拙者愈巧者勤拙者終古巧者多咎拙不勝巧巧
生于拙而何不可爲乞巧之篇吁嗟哉人心既滴兮
亡日復初若心如燭兮燃九光之亭衢素實既廻兮
坎壈乘除無流景之艱虞兮因感念于幽風之餘

人欲乞巧求言欲乞拙謂其無傷乎樸也然不免
于巧者之竊笑矣

幽草賦

陳子龍

憑山麓兮望芊芊之北部在風蕩兮綿渺而碧傷悲
柔新兮縈心腸怨惰惰兮流媚芳於是紫玉山池韓
憑臺築相思淚下合歡婆樹棠梨艷風惠蘭啼露發
亂岱之麗凉爛淺細之幽素學織潤於蘅君闕輕揚
於翠羽枝兮埋玉之光恨娘嫋香之路淡水碧以逝
愁深宮而燕嫉想其細雨初晴落月半明孤月星
隱鬼流燐横踏荒塚之冷魅件黃土之幻精紺衣花
而佩冷飛裙蝶而衶輕莫不斷魂沉葉集感遥英萌
凄凄之芳眾淫漠漠之意傾至若滄水荒臺驪山廢
殿浥溫泉以豐滋膏紅粉而葱蒨欹雉姿兮青蕪閉
下顏兮綠罥當艶陽兮昔放恣登臨兮悽戀沒文砌
而藏蜂觸綺窗而棲燕除夫叢之化衣拾琴闌之遺
鈿傷故國兮荒芥淨追魂兮空聯聘又若小院春
閉鶯閒晚思感夢條之間靜攪連心之依垂落流蘇
而紫帶墮小鬟而賦枝當其曼延槅閣色判錦帷點
碧空蝝蝴蝶頻移注清眸之別嬌留飄袖之怨姬至
如巫雨通巴湘烟歷楚蘿密披人莎深匿鼠望紫欝

于觴臣。沉魄因于根伯。洗清潭之紫莖。蔽奇香而不
處。火烜燿以爽如。來倏倏而杞女。黯碧血兮江皐。亂
涼魂兮幽渚。更有柳郊新織。蘭澤初題。苗嫩葰而迎
日。枝柔仰而漾綠。晴篙蒼于沙茸。拂翡翠于香蘺。妖
童蕩槳。遊女下騎。競羽芙蓉之句。相傳芍藥之詩。洵
水濺飛岸草離離。瀰淼暗別。江漢相思。感此淒惻。令
人忘遺。何我情之足愁。遇小物而斯滯。生成齊憂悲
歡同貸。惟茲天之榮菀、任往來于年歲、閱爵緒而紛
紜、盡虛無之妍慧、是以放志天適、解情宾契、暰萃三

山之間、採芝五嶽之際、值荊圃而未芟、經瑤田而不
想、庶幾忘情之上游、我傷心之薮者乎、

盡態極妍一[illegible]

蚊賦　　陳子龍

何瑣蟲之翻滑、紛營擾於薄暮、木魖、德于丹鳥、混菉
名于蘩鶩、莫炎后之方騎、遊夜光之未吐、毀豐草而
宵遊、循沮濕以宜聚、經間房之間宴、援陰壁之下基、
避衡術之虞陰、掠宛宛之潛帷、時出聲以警寐、每投
暗而營風、嘆業服之易遁、何扁闊之晝混、分施首以
呈毒、像觸身而趨嚼、害均帝而增賞、儼如蠅而善閃。
垂曲喙以昭文、耒長喙而得吞、詭詭以張身、旋溫
炎之依、嬉惟脂濃之是求、泪婦軍而不避、雖畢命于

喉膚。亦飽而無愧。信極貪之所營。鮮螞蝠之足忌。
系曰、朱陵所育、宿莽曼兮、蛸化靡野、甘羽翁兮、其册
為鳥罪、揭逆兮、果破題題、曷弗斷兮、連精充闇、不得
彈兮、誠曰南國、甲濕酋民、衆兮、乘人之怍、女勿忘兮。
册曰在遠卿女房兮、君子向明莫予疚兮、重曰宵蟲
客題、必掃驅兮、翻飛不殺、倏刺膚兮、命彼仙鼠、掠奧
怍兮、丹良耀光、亭草何兮、蠅虎童蓋、蛸腴兮、贼手
燎炳、悉焚停兮、儆彼素娥、秋宵譁兮、殄此凶族、永歡
娛兮、　可與丹蒼露布並傳

和漢武帝傷李夫人賦　宋徵璧

詣飛瓊于脊虛兮俄畢棲于人間離玉堦而下征兮
立徘徊以遷延顧明河以照影兮撫摘籍而私憐桀
大眞之寡累兮伊情想之能牽甫毓靈于蕙宿兮知
此日之何年吐幽巖之芳葩兮揚白玉之紫烟石含
髻以流膏兮珠藝采而孤妍茲靜女之未字兮豐姚
變之秀頹吹蘅澤于塵外兮出弱質于衣前照火齊
于夜城兮雜木難于琅玕薺雙眉之連卷兮渥朱脣
之凝丹郁灼灼之舜華兮紛盈盈之頳蘭具才妍之

寡儔兮惕閒態之誰珍拂青絲于角髻兮將游泳乎
芳春何骨肉之疎迹兮月承恩于至尊微微薄以奉
侍兮擅末伎之絕倫豈無心而清謳兮舉絕世之佳
人帶太息以思慕兮嘉善誘之循循念生貴而稱賤
兮惟其言而是遵訝九天之褰修兮并荷遽而遂巡
撫衾裯而忍別兮擬河漢之靈辰飄越香之掩掩兮
繁淑氣于蒼鱗蹕中情之信芳兮慶高高之難闚
入宮其尤妒兮怯妃嬪之申申處濆濮而自矢兮托
微心于秋旻振回光于絳綃兮歷八街之疑氛中脊

赤以屢顧兮振隆庠之車音少焉擁騑騑之珠旗登
豐豐之雕輦進迤迤之復道隮峩峩之宮殿曾蔵月
之未除歷繁華之遷變環堀乍鳥儀容漸與雲霞澄
鮮花月究轉千門吐其光景一人當其靡艷何修短
之合度兮宜嫺妖而悠雍既婠窈而詳妍兮蕩芳藹
于閨風狀窈窕而難明兮卒若木之芙蓉帝心怡其
散麗兮叶和鳴之雝雝忘王雖與倉鶊兮夷細鳥于
琥蝶爾乃蕩木蘭之柵欐採芳洲之杜若羈連愛之
牽綴擊烽火之秀削浴蟾蜍之光潤競趣艮于嚴析

撤魚龍之秘戲討溫柔之極樂含予俶風啓其鵷鑰
任洞房之幽麗恣羽闈之盤薄隱隱沉沉紛紛莫莫
招鳳鴇于塗修既雌雄之求索拂雙蛾以鱗鬢愁相
思之花萼鴻鵲比翼以翹寬與樹拂枝而交扶繫朝
雲于在御托大風于悲歌張九光兮魚脂練倚桂柱
兮南金塗壁窐則羽帳沉冥涼殿則冰山嵯峨珊瑚
之鈎倒掛水晶之簾橫拖激頹波于淵楚摘春絲于
女蘿發妍唱于房露騁逸足于織冒愁緣竹之幻眇
奚明光之虛無若夫邀壽海屋拂鏡天邊金床珀枕

之屬蛟觽象席之懸睹博山之發月非忘憂而忿蠲
嬌游尨兮長袖下舞翼兮鵾弦意恍恍而若憶形仙
佩以坐遷貢翠黛于遐甸傾明珠于內傳君王指顧
而同輦乎陽慰勞于加餐竭一身之寵幸迅循環之
轉旋愛凝膠而易潰勞嬖伽而鮮琴何斯細雨零兮
芳寧甚大火流兮閑扇開怨棘運之有薄兮更環復
之若逝勝一夕而九翻兮中綿惋而潤持懼客華之
朝損兮屆萬乘而臨之惕燕情之難承兮獨蒙被而
致詞凝轉鄉而欷歔兮倚貞自之難欺望九原以阻
文娛二集　賦　三十　癸
悵兮識魂魄之誰司意沈煩而不理兮颸亂絕之棼
絲屬綸事之勞翳兮攪茹蕙之漫漫焚鷟精于聚窟
兮齎懷夢于瓊田風雖合于八荒兮意蕭條而眇歡
搖太液之孤條兮滴蔚水之潺湲聽甘泉以震悼兮
恣燕雀之盤桓開宇宙于燕寢兮冷金莖于玉盤擬
大招而不返兮倚閶闔而毀勤超九疑之望帝兮淚
文竹而未湮兮大秦之代謝兮纂紅翠而氛氳照粼
燕之千雙兮聞夜寒其無隣極尺側之懺惘兮勤端
信之歩芳于烏嘉薇陀陝甘河見列甜冰菰米青田

黑蕨迸塗陰之合枝發冰谷之爪陂燃芳似之燈燒
荃靡之府揚和玉之玲瓏薦沼沚之芳潔非覩影而
常驚但牽情而若掇棄反魂之死灰痛飛鸞之在闇
星燦列以成行鳥孤翔而求偶失廣廈之靈步悵空
幃之莫守悲委艷于山阿愍收權于苑囿訪桂櫳于
銀臺兮徒長夜之悠悠將笙簧于女媧兮依坎坎于
瑩篌奄紫華之雲氣兮動雜壁之翩憂夫人欲來未
來兮肅輕颸之魏巍忽由拊其道階兮嘯痕斂而將
收服故衣而獨身兮道碧玉之搔頭還帳坐而徐步
文娛二集　賦　三十一　癸
兮聊須臾以同遊總鸞鳳使先驅兮曷不徜徉乎九
州疑天門其難叩兮渺長路之阻修惻幼孤之鮮慧
兮德兄弟之封侯誠廣仁而施惠兮又默默而奚求
悼幽明之殊理兮安能于此乎淹留帝延佇而曾縈
兮爰作賦以抒憂值良辰而獨懷兮恒感遇以悲秋
亂曰有美一人淸揚婉兮特此賤軀登宸漢兮美麗
自然莫與京兮帝篤成之夢熊羆兮瑞桂銷貴天何
常兮柔曼傾意難終歇兮偏何躑躅寧渺茫兮佩之
管粒垂萬春兮

瑰異勳魄可當宋玉招魂庾和志未免失色

避著賦

彭賓

夫何長贏之降節兮鬱陶陶而相蒸爾暘赫以且吐兮赤熛莽莽而熾烈乎假萬物以盈鬯兮亦燭煬然而不可親夫燊燊其不高兮實逼迫而相迫乞焦戶而羣棠兮獸蟠蟀而趢趗氣灼爍以舒軫兮體津散而勿賓豐隆岑岑以領咽兮女媧斂搦而息乎青蘋來饕文歸陳以除暍兮方毅輕答裳以習牙決莽兮煩毒之不平噴脅兮渺思之難成嘀勃兮批扮之自營湫雜兮蠅蟲之相迎淫累兮蜩螗黏液而志不精

于是乃寘心沉視造幽衍博登降太清入出冥冥策神駝之滂渺兮求余心之寥清上嶕嶢以遡風兮下淵湫之澄泓約扶荔之披離兮樑薜藻以爲房綮積冰之磴磴兮佩凉珠之琅琅左欽巖而右崎嶬兮蒙菲連蜷後欽吟而自凉忽飄飄以偕浮兮上流霞之西堂聽王母之舒嘯兮披余襟之洋洋瀉九井之淑湫兮悲玉瑤而極望遊豐山之龍從兮爰耕父之所都叩九鍾以求雷兮洌清淵之可娛呼帝苑之潛蛟兮陰猗系之高枝導漭滂之幽埶兮招風伯而叫之

迢移滿于芊澤兮賦黃竹之清詩厭甘霜以自飭兮
瞻水縣之離離總余轡于盧岳兮林余馬于崆峒拂
石屏之秋翎兮候玉犬之返蹤望二女于江潭兮交
沅湘之緒風淡皓溔而遼窩兮意滌蕩之從容忽適
皋以迅高兮又飂飂而未并遂驤邈于不周兮歷委
羽之幽鄉盼寒門之峩峩兮眉水渭而貫蝍惟冬夏
之溟涬兮聳惟申首與空桑蔭廣乘之寒林兮潄百
梯之鶩漿擊洞亭之神鉦兮號湘妃而鼓簧飛雲幢
幢而遥集兮吾又飄颻其未厭踵帛畝于石梁兮採

紫芝以白荐八桂挺森以掩覆兮泉翔翥而飛霰彼
天姥之簫笳兮聲清冷而不見聽幼眇之空音兮思
閔颟而欲滔人華山之潛穴兮開黃河之波濤策冰
夷之驂御兮又遂之以飛濂吾令欠仲張翮兮隆燭
龍而不騎濟余旌于玉畚兮脫余佩于漢皋宿九疑
之麓床兮吹鳴虎之霜條顧微飈而沉淦兮遇雲將
而相要天吳侯于前陽兮騎鯤尾而抑琴高抑懸濤
之滄宅兮穹龍伯之晶宮波騰裝于其上兮下窸窣
而穹窿聽鮫妾之哀聲兮導玄魚而爲舞升浪滄之

雲臺兮托危山之青羽遊巖路兮跨天衢招屏翳兮
澤后土飧玉英兮飲浮流神嬋媛兮蕩澄浦若夫昆
昭崇霞之臺凌波迴風之殿翻車渴烏之工游飄條
翮之扇紫菲拂兮柄潛英水絲網兮沃龍精畫石床
兮帳琉璃椎蝍琖兮張藻屏靜瑟鳴兮谿浮瀨玄鶴
舞兮飛雪零乎臺遠以送日脩池廣而漣冷細豐芙
與弱藻翻紈袖而膚青蕩蘭舟之桂楫渡江南而採
菱乃爲謡曰碧玉樹兮瓊爲枝聲錚玲兮風吹之懷
芬澤兮與霞期荷爲裳兮將誰貽重曰激清源兮滌

湘孺心有秋兮不在時望幽崖兮見青滋蓮欲紅兮
烟草之亂曰練芳佳兮棲層幽玉虬聲兮懸瀑流緲
霏霄兮空澹浮虹誰須兮在巖丘不可駕兮聊淹留
調清羽兮招飛商揭桂旌兮潦以飈奚翁叢兮麗炎
光屆盛秋兮徒繁霜人則熱兮余以凉山澐澐兮水
滄滄

丁丑六月燕尹過余影園茂樹清池可以忘暑問
出此篇爲我朗誦于石梁之上聲振林木魚龍出
聽至今蘇門之嘯金石之聲猶在人耳也

烟波畫船賦

韓四維

烟波畫船爲李徂徠夫子賦也夫子至性簡遠明慮樂詩讀史則薄司馬之巧宦玩玄則慕子雲之寂居動言世近靜與時違爰剖梁園之小翼浮光衵檘吞花卧酒寒暑氣修日月情遐羅瓊瑤于遠嶼則寶母之呼珍也尊風雪而平道則應龍之畫波也坦無莫渡音亦梁輔可以浮漢水可以藏蘆中可以迎仙子可以遇洛神維也侍游繫纜長楊薰風吹

面碧紗如烟青來一線愛而賦之浮萍枯樹取節焉耳

攬時序之灼烨矜容與于新夏留一葉之迴旋凌坳堂而東下拔霧縠而不言曰此息軒之爲取往白日以帆風東靑箱于手把闗蟣蠓以詩路出塵星而儔寡余昔駕連錢于日邊兮塵九陌其如烟侵膠膠擾擾之俗通兮憐兒女于市聲若愓垢而溯洸兮越來此四年聯翩鶩而成陣兮嗽芳潤之萬泉指嘉樹而齊跡兮排青山而過白川淡天風以翩翩兮中有白衣之大仙余既承香案以蹀進兮亦且隨玉座以方圓于是清辭細揚柔絲微弄綠水聞蛙青縑吐鳳柳日方高鑪烟纔動樹靜如人鳥飛斂變乃設珉瑁之床卸塵之齋遊仙之枕水之簟夫子坐卧其中焉息荷葉而無間覽雲霞而伊夢以若鶯呼客來水鏡人至事有可否言無意必直省何之無雙焚刀圭之第一飲石扮之三辰金莳其七日無不心曠神逸兮藻而去詠如曲之迴風籲詩人之香餽至若客散青天獨坐如悟粲粲衣裳亭亭實樹意潛古今詩陳

新故乃拂紅絲磨玄香開玉管舒銀光書陶謝臨鍾王鳴素徽歌鳳皇歌曰鳳于飛兮山之陽淸風下兮鳴如篁負謂伊人兮來自高唐含貝齒而欲啓兮語未出而先芳我聞習禮而明詩兮乃製以篇章臨淸流而弄影兮遊魚爲之深藏韓明蜀于下山兮搴荷花而爲裳槻平易以自淡兮不如宜遊之相將歌既系曰哉日長宜其無窮淸平一辭情爲瀾天中見月心閒閒也閒蟬語聲平安上人淵澤頗如丹水仙之花花能餐壽脩簫史風無寒

此余戊寅夏日館揚舟中作也是日維系李夫子
數刻命成時不能待故而不工之誠不免矣　自記
漢魏以降作者皆組織成文其神氣洞于意外所
謂詞人之賦麗以淫此作清裁而得直奪景差之
席可謂麗以則矣

蝶賦　　朱瀾

倚青戶以滋族懸風幕而相羊早去來于客囿時取
次乎瑤房度花婢之長傍隨風女之小妝傾粉洞而
容擾上絳人而影涼耀草出為小草羣棲若作合香
乃若離行拂李幸卿入幕很窺金鈿態直立纔浴碧
留令步緋擬非撒幽麗之容紫亓絲羅之罥索嘗聞
幻質吹成于剪楮黃白羅致為金墳偶奇生乎橘弟
時市色丁槐見或返魂而好色或托體以含情假黃
羅而夯集綠朱火以長生乘長飇而掛席悶金電以

垂睛于是撲亂緩空光夕黏輕穠驕重猜狎玉簾
颺佚淡綴姿灑廉纖體寒未怨蒙失瑣檐波印雨雨
窗許三三薄情不近乎熱肩速愁履歷于屏風雨不
出為高隱深多變成幻工卉檄延之收服蜂怒不與
棲雄遥金鵲之泉信拂碧鳳之塵夢曉幌憐其肌怯
鬢翠藉其意通鳳氣感芳領人妍授傳照輕容化身
香繡獨春晚晴偏迷清書間友竹而貽粉從女樹以
乞脂絳輪重而露濺白杜薄而雲欺吸若太真解酒
飄同飛燕輕馳能竊香而不壽如塗蠡而非賢度紫

紛分態萬、逐處紮分朵隨、人縣可依、迴為琪保、家出青樂、搖逆紅、樹、夢蘭身、書中捷徑、素娥為新、黃娥就老、舞繞絲衣、神出文藻、增無聲、之豔、諸綴偶落、之錯草、五色、聯其雜、綵、海妃亂、諸寶珈、續善質而延致、顏末遠而不退、添草有迷離之月、抱網有薄醉之霞。做天孫之乞巧、類烟客之無家。翩欲仙而蛇羽、點可學之丹砂。借綵雲丁易散、雜錦霧而非聆。却內如鶩誤入序色各已有差、

錢傍精巧無負遺工及水水潮能腦末塗白翁與

花蓋夫人撫翻名日春香應以此撲蝶即賜能賦蝶者

東湖漁者賦　有序

徐世溥

家世江上、別業榆溪、在邑之麗、又臨東湖、日侶漁者、習而爲賦、繼敘所見、至于答箸𥲤簖之制、筒矢舟車之章、槩不錄焉

右有漁者、厥號庖羲、世傳其術、潛者出之、大江湯湯、長網橫絕。忽然碧山、空谷鳴咽、杳條曲溪、有立垂綸、彼何爲者、獨寤寐言、我觀東海、潛有多漁、人隨鷗泛。宅與桴俱、朱樓華館、環其旁。長梁飛虹、飲其中。滙五溪而璋合、連別澤而珠從。若夫堅冰始泮、條風正歸。

榆將學服、柳未成眉、蛾浮柏臘、獺祭蘋蘋、驅葉艇以孤進、逐鳧鷗而翻飛、爾其龍分蓮候、蟬翳槐陰、紋吹曉綠、沐漲昏零、雲遮黛鬟、日射朱鱗、乍携罾以求羨、渺渺而漸沉。及夫柯消露渚、潦退霜汀、薄寒籬落、殘暑橋亭、馳如旋箭、汴似開琴、爰溯洞下中沚、或登進而斜征、下浙溪也、則有鳥啼岸曙、鶴唳川明、振罾成雨、搖響飛星、僅隨竿俛仰、與浪與又或夕陽依堞、殘霞半樓、舉網背日、眾舫截流、水歌無曲、寒嘯動秋、爾廼雨舸暝踏、烟簑曉披、林燈欲舉、浦氣纔霏、霧中、

鬭語知是雙艇若乃四埜無人千巖月白躍亂金光
遊遂咫尺淵亭亭以漾影波渺渺而同色筏無乾廻
筥不虛擲至于浹雲結蕊野白拍天風侵面苦島靜
人潛循復頂青拒雪負黑當緜念室處之凄滄恐斟
酌之或愆其漁翁也傴脊鬬齒素髮蕭條屋無盥櫛
醉發謳謠夜指犂角秋嘆楓莖其漁父也俠渡子胥
暇請三閭于今遺族戶向東湖落日亂棹依葦傾壺
聚鮮趨市贏金媚婦其漁子也椎語川中閒嬉碧氾
俯仰微嚬縱送獨笑母呼以餐兄來相倚得魚困憊
蝦亦可喜諒庖犧之古民其忘機亦如此

是大幅摘貞圖見學士作記無此盡情盡景

落葉賦 徐宗道

夫一葉之感節迺萬木以驚寒氣蕭而莖脫霜咸
厲而條乾萎凋蟬咽紛逐鴉翻隨寒砧而亂下彼羌
管以吹殘遂使昏林損色嘉木削容碎經霜剪飄不
因風雲葉散蟠空之幹露芳踈嶺際之叢綠滅山中
之桂翠辭井上之桐黃凋岸脚紅墜江楓長楸薄而
烟濇棻林瘦而雲籠于是地散榆錢溪殘柳線零薜
衣于巖阿斷蘿帶于絕巘木落山多鳥飛巢見驚雁
陣而紛紜衝迴飈而撩亂掩金苔之華色逐流波以
輕便堆集旅人之館迴滿長門之殿洒夜窗而疑雨
下秋階其若霰共殷憂而并積與玉顏而俱變已矣
乎爆爆悽霜紛紛萎露平積漁梁深迷樵路下平楚
其悄悵過林莽而顧步送乘客于一朝零秋風于巳
度慨鴻功之多造倏移新而換故惟松柏之足嘉經
歲寒而承茂

妍秀清消可悟烈士蕭然培性之不爲依富貴人吾鄉之沈蘇士也知已寒寒特爲表章其槩

反招隱　顧開雍

山慘兮黯雲崇阿兮白晦荒塗兮儵奔殘者兮敦莽
蘭芳歇兮君不如間歡娛兮忘所歸佳露傾兮爲擢
林英落兮如帷風蕩蕩兮河中哀景燗燗兮鴻不來
若有人兮辭滮沱容眇眇兮張憂虞猿參賓兮航霧
露懷遠道兮心怫鬱揖出烏兮鳴徘徊聲不聲兮在
河苗攀天路兮色幽幽谷巖關兮虎叢叢蹇躑躅兮
誰留攬雲旗兮反西顧整步馬兮紛崩奈乘上下兮
葉駕之與子期兮闕崑崙高桐直兮日千仞青霜拂

兮日所見日黃河兮來蜿蜒道太行兮神蔥蘢身無
極兮佩蒼龍蕩央軋兮不可下披華冕兮與我衣伐
丹羽兮在手觀茫茫兮今何歸或命駕兮江之荒懷
窈窕兮水剛堂脫木猊兮狎冰谷猿啾啾兮條靈響
哀湍急兮平莽思弄白日兮采宿莽騎子髮兮羌修
年君兮君兮秋未前思去此兮心悱惻美冉冉兮何
遲條物不循往兮洞庭鄉偃蹇兮連卷側孟渚兮夕
雲上淮權與兮波瀾衍息遐景兮容與子不下兮愁
予乘若木兮東處鶩空濛兮清虛水淲淲兮牛馬封

濟兮瀟輪浮天兮在沙上觀帝子兮青青告吉占于
故宇亂曰春草生兮佳人歸紉內美兮託光輝人之
來兮女蘿老時既逝兮匪所思又曰幼艾失兮心惻
惻冠陸離兮行中洲藍荷雜兮未敢言爲同車兮將
遠遊

伯男僻處村墟甘貧樂志宜其言之不傷不怒也

醒夢辭

徐頫

東海賤臣徐頫、游草水、寄徑于峽江、途之人相率
墨客者有嘗名為之云邑之東十里有山焉、越在草
莽曰王箭中有時人治之其靈維何、禹人瘖瘶凡厥
名與刑願與時潔思而抑、悉能知其嚮往、于是兩楹
之間、殆無虛夕、余既為碧落遊、自分人間烟火夢絕、
然大人之際、猶夢境也、乃隨例擔彼壺漿、潔其粢盛、
刑以白雉、瀝血于前、除著為盟、系情于辭、以亂神聽、
其辭曰、

伊河洛之數未形兮、易易繇考其吉凶、民何思而何
慮兮、鬼神亦莫測其衷、迨及結繩壞、斗衡出、紛縣聽
兮鼓鐘、繁揖讓兮玉帛、樸散淳漓、敎亦多術、于是宗
祝有龜策之尸、太史占占夢之職、周德方隆、瘖寐反
側、奠兩楹兮仲尼、辦九齡兮西伯、流水入宮兮吳亡
委蛇當路兮晉厄、事匪無稽、神能開惑、若夫播棄琢
磨草句、縱橫雨露、或偏蕭蔥、同榮旋登、庸兮釋褐遂
掇筆兮簪纓、臨大義兮波靡、謀小信兮硜硜、或移情
兮懸夜、居之高兮視之下、負大慙兮寞寞、竊餘蔭兮

繼者、扶蜉蝣兮無珠、指驪黃兮失馬、及其澤衰勢去
情隨事遷、德雖卑兮再世、企作埒兮匪堅、鼠雀爭兮
庭戶、歌舞散兮知斜、是富與貴余所識焉、其次學非
繕性、辯若懸河、其言孔嘉、其心則邪、望車塵兮輒拜、
託終南兮張羅、賄交見絕兮叔夜、虛聲引汲兮常何、
自謂清流、厚顏寔多、又其次者、隨識經營、于濤是務、
鬧雞鳴兮孳孳、不避儉兮霜露、上甘體義、肝膽泉布
豕魚俸犒頓之畜、僮指過寡婦之數、死多漫藏、生無
餘基積怨怒于子孫、遺笑罵于行路、是名與利、余所

見壓、若有人兮江之濱、心無朕兮形憔悴、墮耳目兮
九州、恒喘喘于下土、東南名勝之墟、蛻骨未知所自、
側聞句曲崔嵬兮雲孫、幔亭曾孫兮麟次、康王瀑布
之峰、雁宕石梁之寺、哥揚詩之高蹤、擬尚侖之故事、
德必有鄰、人固有志、侗神語兮帳中、指歸藏兮何地、
離同床而異夢、緊群心之脈脈、獨屏息兮潛思、抱羅
月兮無寐

與友德芳由十年乃得此今現壽日實獲我心
鄭□把臂入林矣

首善書院成詩之作　　馮元颺

維　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黃虞、君臣廡道恒
文事、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應詔、訴並進者
臣從告、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丁道邁湯氏所趣、　貞皇
須進　　刷[illegible]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要自天所植、
鬼、子、未、向、人、鄉、愉、諸儒謂可睹上治一往雷霍開荒
無請為　　天子建書院、揭以首善天之衛、漢唐宋代
何足數、升堂入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如[illegible]、有、
執水有樽豈無[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列能蘇、是路、亦吾徒趨歲

丁戌策進士、臣陵榮與諸臣俱、二十為學志方壯、崔
起盟漱遵脩途、少為諸儒次第入、鳴鐘擊鼓聲淳于、
大廷[illegible]對[illegible]無[illegible]森若[illegible]右[illegible]聖[illegible]當[illegible]寧[illegible]潤世
務、憂天往往多訏謨、有時祇[illegible]堂[illegible]乎秋風颯颯吹
削髯乃知名教自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古為可誦、鬼子見此
氣阻喪、蠅聲相逐紛胡盧讒之　天子語橫甚、日來
郭華諸人語、之敗蘇程朱、同今多事豺虎亂、褒衣博帶何其迂、宰
相葉公為此懼、手自代疏告蒲部為亂、言告　陛
下、當付之吏法當誅、　天子寬仁置勿問、忍見白日

舞妖狐、嗚呼諸儒死、不恨、魯尼駒處誠何辜、長夜悽
潦鬼子[illegible]大起、反覆無事無乙丙之際不可說、故老
欲哭徒嗟吁、丁卯八月聖人出、讒者慄慄憂頭顱、湯
綱春舟得不死、又聞本書東降、奴臣嚴再入問書院、
門外細草間啼鳥、聖人豈不重經術、時危未暇陳
蒼珊鑰見京師、當其會日誦以唄、以膜亦有高閣
祀天主、神兵治曆、[illegible]、[illegible]、獨使上台屏非事、臣颺敢
復惜微軀、辯雲縷縷、　天子都諸儒老矣、應未徂大
道經天終有孚、幸甚為念臣區區、

體似李義山、意如杜少陵○正氣凜然、鄭仙立韜
之槩如此

觀渾河一帶奇壁歌　　于奕正

水勢蕩山山忽裂捲土成濤飛亦雪夾岸高岸意未降突生怪石磨斧瀧嘈吰殷殷震山起山頭草木思他徙木辯身倚山鑿梁斷山成路路半鑿並行相錯無聲小跳波拂面驚側額木打浮萍名自蘇堞山灣坦亦灣蒼黃老碧大地色豈有風雨被斷削壁中側入天光小石氣不平山不了

可直人多冷韵詩亦如之更有律中警句如樹根穿後屋水跡蕩衝門僧摘霜紅供客餉鳥收殘粒

惟人覓過眼好峯看不定非似入時眼未經皆足爲印山寫照

滴水巖歌　　曹參

古龍不下居山頂一縷千年春未醒凍雲瘦削半澄峰峰斷空分翻亦空夜半風颼墜淵人山小山吹將穿入巖腹中出復走巖虛宿苔老無依淵不復合年年碧巖腹石傳石髓滴爲珠爲露不可採採之冥冷宵之上風中殘壺擊未了苞光亂水光藍晶晶側挂空潭影搯盡青山得此境道人耳無世間聲聽雨聽風耳稜冷高閣茅菴欲近天與龍對穴樹頭懸春採藥苗秋採果爲求山雨撼龍眠禿翁深眉黑如

絮與余語笑中無慮指道巖頭如此青君今更往何方去

余嘗入山深峻處自有奇闢異見畫寫不出安得我大來俱筆而皆遊乎

余有瞻洞中道旨句瘠望隔村煙十日九不飽山寒木實稀得飯先呼鳥亦可移贈此人

宜廟賓漆器歌　　金啓一

歐羅巴鏡遠有閃閃月輪裏隆窪奇世人目慵其光景日月平受山河影　宜廟賓漆器如然初形以琱後色寶堆寶粉竿但一片寶磨施之色形見月華星采日熒烨亦將混合亦分區人工化工二俱有百年收藏長在手奴驅倭漆兒刷紅请爲　宜皇記考工

臣弟深造精考[illegible]政[illegible]當得聞其大業不肯輕爲文辭余每微之則云學未足識未堅何敢輕作嗟乎今之好爲著述急于表見者果盡學足識堅乎他日出而有作必其卓然有立斯不愧爲著述耳孔求亦見一斑

報國寺雙松歌　　李令晳

侏儒侏儒雙松只横開倒下失樹理疑對拜起左右偕六尺其兄五尺弟交陰一步院生凉天風不來爭吐香傲傲屢舞日月下性情篤老無低昂托根仰露如不勝慈仁甚接怒亦勝松無值慧信所觸枝葉去影能幾層難俯難俗燕之所能自樹爾地何擇

又　　李夏器

始知神物不獨自其趣鬱葱效特異兩株頹倚相鬭奇偏袒右肩膝着地落落野心呼不起天風吹雲作天字筆畫起落抱元氣竦肅嚴毅若凝思餘株落落亦驚衆深恐逢人擬形似幾陳寒濤天語亂草木寂侍就端視俏然坐我霜雪中不曉其意依晨鐘

又　　梁于渶

繞殿古松十三株有二狗瘦中人軀綠影到地苔蘚及倚多朱柱爲攙扶如將充頂西來制剖旋舞進金鉢盂如兩毒龍降伏久頭角則俯揚其鬚摩挲摩挲不忍去短松短松誰能鬭

隋堤行　　彭賓

江都堤上吹柳花二月和風好作家錦道清歌舞長袖隋家天子厭花匿花巳長巳長嘆息小苑江花焰顏色迷樓綺觀香風來君王曾在仙人閣嬉戲楊柳自依依當年遊冶誰復歸夜夜無人遊舊處至今清夜少羅幃豈是風流一旦絕往有隋春由已歸河南楊花河北李李花結果楊花飛隋家盛事不復返百尺高樓人獨遊江頭鯉魚波上生君當與客臨芳苑憶昔與君共登臨心傷腸亂無人才江左兵禍難未起勸君莫終處蒿萊

此篇又賦贈余者音節全是唐人而無摹擬之迹

廢苑行　　李雯

君不見野花徧尺磨先古落石空亭怨秋雨烏呼時有涼風吹月白獨見鴟鴞蹲殘壘鷄黃日下禿鶩亂入鴛鴦伍鹿角金牌供獵人翻巳爛兒輞胡貢別有幽房深鎖門鐵花重鎖穿藤根彷彿猶聞蘭麝氣綠苔蝶出相翩翻墻陰鉤折鈴其傍猶餘金字銀跡燦冷粉生塵蟲網春梧桐落盡空清月千與蛩吟喚涼殿側白狐戴髑髏望星漢昔時歌舞亦有時高臺月出開夜嘆美人階下碧閣花翠烟青紫露中散憶昔繁華桐葉宿朱閣繡戶雲藩家髮鬢欲擬漢太液蓬萊宮莫數魯靈光麟殿之簾映碧紛綺日之光照曲房青鳥啄啄嬋娟後草木嫩開迷迷杏竹枝淚臨芊不往下顏慎慎紛忙忙但對秦樓興價在今藻繡青與黃飛螢滿天落秋油玉御影覺愧黃土前梁基上無遺芳銅爵臺前君死廟衣髮淚濺且娛宿孤鼠遍樵他日土

步紅橋

客子買油歌 有引

陳函煇

客子夜無油，且遣僕夫出而買于市。市人嘲僕夫，怨客子，愀然不樂矣。昔閔仲叔不欲以口腹累安邑，則取道人豈肯以寢興累居亭耶。因寫予感佩主人之意如此，并以志予之十年來昔窮途也。故知我者曰買油歌，不知我者曰打油腔。

久矣哉，天地陰翳之氣楠不開。山河漸漸生劫灰。帝子銀河膽中織，罡風吹落居塵昔舊螢。開之尼父手

提不夜燭，混沌并日再為落。透想在陳絕糧七晝宵，爨火無烟應早宿。以此有佛出世號日日月燈，燈燈日月之所不及為明明。漢宮日莫新傳燭，楚子筵前放絕纓，猶有餘光分與東家貧女紡。悵悵乎夜而短，業吟經生我為此情，潸焉出長涕。大恨飄零李白不解事，古人秉燭照夜庭，肯向花前作遊戲。曾記更生較讀天祿閣，文光燭天天帝愕，夜遣太乙神人下九霄。然取杖藜慰寂寞，客子揾涕發長嘆，世界緣來如此難。憶昔少年場中共裘馬，輕與兩侯鄉兩危白詮

丈夫揚眉吐氣如灰雲，誰知今日空頭冠空冠心。不免十年不問是書生，一日致身見天子。為此僑嫁天台山上乃夜，倚塤四壁醉中寵目管旋。天縱車尼寶藏無人識，見說王氣今在三吳七澤間。躊躇辭故山，東道主人憐我，留我闈啟閉。開逆旅居亭前辯紀，男兒有腑許知己，千金報母。真薄六不念遠，迎西江水坐來，懷古歌代權彼君子，分肴素餐，感佩主人情如此。敢復屢屢借燈作夜闌。夜來腑中徒摸索，曹到沈謝俱淚落，相逢各道未遇

時。千古英雄盡落魄，且遣僕夫出買油。空囊羞澀無錢留，市子對僕笑其主，何不尋春學蝶遊。僕歸却訴市上言，我喜市人反達觀。顛飛騰騰已三十，雙脚猶未到長安。長安燈市鳥家穴，長安豪賊侯相輌，史昔後道金蓮送歸學士，院本踏[illegible]時。一我買油不如買一醉，烏有先生[illegible]書州老[illegible]長冊笑問高帝何如主。內夜挑燈真世論，買油不如貧竹床。此腿一枕傲羲皇，匡衡抗疏功名薄，何必[illegible]東壁引餘光。回首北堂之上母老矣，倚門倚[illegible]淚下。不思一[illegible]

條挥紡織油每夕，預入孤燈勸青史。青史功名在何年。毋恩米飯難酣眠，昔人途窮好慟哭。今日床頭私自憐。自憐七尺身，不[illegible]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照羅簡冊爲忠臣。自憐三寸管，生花來夢[illegible]來譜。半生只有稽康懶。自憐自笑還自[illegible]，八[illegible][illegible]知其故。此志耻與魑魅爭。此身都爲儒冠誤，不信儒冠解悞人。同學少年半朝紳，試問當年寒窗下，歲買心油幾百斤、乃知貪者士之常、冬雪案、夏螢囊、血流於股、髮懸在梁、三年揣摩成、可以出而說當世之王、我以此心頓發十二大

宏願。願取人世華堂歌舞燈。讀盡古書千萬卷。願啟秦皇墓中人魚膏，變成銀缸供高燒。但願羲和廻。但願造父疾、魯陽之戈倚天外、上[illegible]萬丈長繩返白日。東有啟明西長庚、願化二珠[illegible]、願加高懸頭上發寶光。願如玉女[illegible]端走電芒，願登太階剔玉燭。願拜紅雲捧玉皇、九層油月[illegible]海。大照天下苦心之士，加五彩、十願、客子他年成佛時，長在燈王如來座前爲導師、有願誕、不敢擔、安得焚書一把炬火盡倉頡、小兒爲官跡、更有大願始聞成、但嫁客子人微而言輕、願將天地陰翳之氣一掃清、一統萬年燕大明、古云不生尼父如長夜。怪得結繩之世無油賣。木生作此買油歌。豈比齊諧空志怪。

木叔慣爲放言要寫其胸中浩浩落落未嘗與世有忤是自太傅一流人

阿丢歌　　　　譚元春

華亭童子得名丢未滿十八自言老秃衿小袖恥爲容掩面低頭影亦姤昔事風流老太守綰襆絃索不停手今侍蕭蕭俄俄人不歌不舞寒秋辰桃葉渡頭百女子素衿婉腄亦羞死名下人多抱蝓蕭亂髮如油垂到耳艷艷相向倚寺門癡來不語徒有愁山鳥亦解識人意恰欲語時飛過林

當爲過時名人與作并必指定小史

隋大業十一年鏤歌　　　　譚元春

鏤兮鏤兮不復鏤兮以之燕香大損流水以之貴梟將若提携其放置于山水車馬之間者使夫歌而問仰而思念唐以後之古人後此鏤生先此鏤朽而因是以發深省而悲啼

似周秦間銘辭

傷春曲

徐頑

阿慶終作有心鬼，艷曲至今猶脈脈，可憐楊白花。多半惜春為春死。鶯鶯乳燕嬌、一傍寒食笑隋家墳。晴搓柳絲纏勝字，蝴蝶飛入留仙裙。我所思兮在於越，幾欲從之阻雨雪。世無比偷廓，割裂鴛鴦歷殘蠟。成灰已十年，還卿明珠兩淚絕。

陶艷奇人遠則長吉近則文長

哀歌

徐頑

哀歌、傷時命也、時命日邅、痛何傷、負險阻者固可傷耳、差定之子、卒以次介鵰鳥之感、劉子與焉、吳人慕義、善歌、十四、往哭、無歌不成行也、劉子將仕而溺卒、所謂出入險阻者也、風與頹善、故日吳人慕義往哭、禮也、丁丑六月序

混茫七澤拖九疑、日氣下游青離離、幽光所結無白首、沈淵之辭哀以思、荊州諸人端大體、竟陵作者空堅壘、江流不斷精魂存、意謂餘波有劉子、子負一世奇雖矣稱名士、我昔浮沉湘相遊、霜途裹月寒氣白秋夜、空與予結嘯、指河水鬼蜮食人、國險阻自茲始、避難不學張儉亡、讀史嘗愛信陵死、六翮雖成南溟高、火鈴一夕燔秋毛、今冉不就紫燐散、雞犬半夜空勞勞、衣冠且勿給塵滓、長安道耳、日何足榮名字不可捕、茂陵才鬼多綺心、我來慕門為鼓琴、君不見伶人曲中無哀樂、辨露花獨同此音。

歸人木然有男子一遊自下解嶋諸狹邪陷人掾

陣情感衆友爲此事之變令伯摠遺下

募兵行　　孫臨

良家子。良家子、戶中一笑離駒齒、朝逐驊騮弄弓矢、
羣輩不甘六郡死、力强白日好殺人、頭上大半着黃
巾、署地驅至楚屠邑還之秦、幕下健兒號選練、終宵
可憐
堅壁無人戰、脉得金錢登在籍、彌縫凱奏明光殿、銅
符三發促加誅、督撫門前列董蕭、薦言封事馳風雨、
爭陳百萬之步卒、不若千馬之馳驅、況復東南人無
力、太平素不習兵革、願招西北久鬬之邊丁、斬首懸
竿獻軍闕、河西豪上好使强、其猛如虎、其貪如狼、邊
賊不辭深入苦、所過强半遭所傷、敢犯秋毫懸有禁、
悍兵罔不畏軍令、而怕抱怨又怕兵于耶、鳴然稱呼
庚養得梟騎賊可滅、司農又告內府竭、

今日募兵大抵如此、若兵甚于若賊、速兵可用、而餉不繼矣、可爲浩嘆

昆明池治水戰歌　宋徵璧

炎漢皇帝推神武厮養俶房鞭胡虜旨當葡萄逐處
生蒲梢魚目橫逷數將軍肝膽不顧家陰山魂魄燒
胡笳昆明不揣邯鄲戲天子還知武怒赫上林內苑
昭武德刀筆因吏適伐棘金繩玉牘紫芝泥池沼神
靈竅帝力神池桂柱浮天香娃采荇溜撐鳳凰搖睛
挑灩絲蘞滕紅絲色絲連愛長鉤帆蘭槳白魚跳織
女提梭含半笑星辨霧曆廻文裾清影明河相對照
水網伏飛只射雁大魚何自罹憂患截綸脫索矢報

恩徑尺雙珠腹中辦君王鄭重觀兵敎細柳當年在
池側珊瑚丈二烽火樹九華七采舒顏色蒼兕餘皇
形障天暉暉颯颯噓紫烟幡葆麾蓋芒四角乘流突
觸誇便旋小翼大翼居中翼樓船戈船飛鳥船司空
輯濯黃衣郎鱗屋貝闕驚戰場旌旗上下紛雜沓雌
雄勝負生激昂至尊玉顏獨龍準斬蛇利劍空中引
御兵御將奉廟謨指麾頤盼英雄盡封茅列爵岸頭
侯崑崙使者河源求蔡姬嬌來怒小白膠舟問出周
王羞豫章魏臺帖赤羽鉦鼓沉波河伯櫂六師豈是
數魚龍石鯨閃忽噴雷雨廻看龍艦鬱峨峨無小無
大歡情多宮奴內監更迴惑肅肅振旅道止戈切厥
壘黑憶萬春戰征楚伐安生民碧空何日天弧落試
問通仙執戟人

絳天蘗野彝充燁然

登緲峯放歌　　楊文驄

我年十二髮覆額，朝登日觀莽蜀月。三十侍父入仙都，醉舞龍湫臥冉湖。生來萬山有山性，自合雲霞爲侶天爲徒。金臺有骨不見收，三吳放載悲淹留。瘦馬跛驢飯不足，蹋促蓬蒿空自嘯。閶闔姑蘇之西會稽之北，積水茫茫有大澤，蛟龍日夜護珠宮，神仙今古依雲宅。京秋九月秋氣清，佳辟悠悠載客行。青天萬里淨如掃，矯如孤隼從風輕。身輕自覺洪濤小，直往湖心躡縹緲。千仞帆影白如星，七郡烟嵐青未了。莫釐東蹲若昆季，迢迢馬跡遙相峙。兒孫北面洞波臣，水口黿鼉列奴隸。昔不見吳王樂事清波裏，日擁夷光鉛寒水，舞來掌上擊亂女，歌殘子夜謀臣死。又不見團花刀斗搖明月，寒凌兵氣沉蛟穴，鳥啄旌旗起句越，濤聲浩浩鼓鼙歎。吁嗟乎，伯圖千載使人哀。商山四皓歸去來，自有仙蹤連地肺，採芝種藥皆相猜。別有功成浮范蠡，美人花下敲松子。患難君臣弓鳥疑，安樂寧辭付兒女。我今移家向曲之東麓，香國潛從波底出，任從丈人肆行役，此腰不折此膝不屈也。

錄金書松火讀

綺麗若錦，洵維衛如植，扶沙晴獻，雪樹老屯，風云語足以擬其妙。

包山寺空翠閣　　楊文驄

青霜冷翠沉孤閣百年藍被寒雲攪綠髮猶吹丹火紅葉倚松禁放玄鶴我從華亭駕鶴來西山巖岫開荒苔一枝老隱槐安國孤夢思追桐社空薜荔衣鍾蝌篆鼓烟起僧厨白石煮敗葉崎嶇走竹蘿高枝歷亂飛松鼠道人神寂孤燈明佛光千尺鬼火搖空明內外百慮死清香鼻觀歸衲橙橙香靜入翠花香燃斷枯鬚笑老狂忽忽半生不得意閒來明月爭空牀月明共照吳王醉琉璃夜半珊瑚碎吁嗟乎狡兔走狗烹安歸不如小閣祇空翠

天地一幅自然之畫有時以口爲手佛氏所謂道器俱空中無言相也

陽春烟雨詞　　王元玄

高樓心蕩天收濛微寒漾漾青翁浴滿園清艷簾外沉春氣嬌慈無約束海綃半障妖鬟紅碧色螢絲溼淺風帝女行雲洗柔綠草心絨窄含空濛四山暈幕花夢客迷幽妍眼鶯啼白大野香動魂淋漓鬼衣掃草骰挑夕江南愁絕烟欲遮西陵之下莫愁家小閨幕幕嬋娟子瀟看幽蘭孕風車

合義山昌谷之奇艷

春望篇　陳子壯

遊絲春蚕度殘梅、銀蒜風輕起、玉埃魂懸析木浮天表、服見扶桑出海、限海天氣候春如醉、高樓人駐流光、駛龍鬚席上亂迴波。雲母屏間錯飛翠。鎮厭難勝玉辟邪、忘遺肯信珠如意、盤龍雕鳳一般塵、侶燕儔鴛幾度春、無雙客止須燕趙、三五存稠諧晉秦、蠶繇綴辦為衣服、雞鳴趁起視星辰、銅丸撾鼓厭厭候、銀甲彈箏靡靡每承歡、魚貫偏辭輦、從幸當熊不顧身。葉葉花花飛雨露、紛紛稽稽橫煙霧、誰知芍藥是將

離。誰道倉庚能止妬。臨邛且自白頭吟、阿嬌何倩黃金賦。妾命飄隨楊柳花、妾心縈比蔦蘿樹、鉛粉新妝定時恐、丹青舊事憑人皆、恩新義舊君俱知、箧短龜長妾不料、君不見孔雀滯南飛、寶鴻又北歸、江闊日傳箭烽火直金微、通候殿上空懸印、諸將山東未破關、搖搖草木八公山、九虎疑雲不可攀、棄婦幾多挑錦字、望夫何限誤刀環、木蘭不遂從軍志、葵玖虛留墮馬顏。

冶艷叢中自寄貞奕得風人之遺

集 172－646

閒情集六卷

〔清〕顧有孝輯　陸世楷增輯

清康熙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閑情集序

新城　王士祿　譔

自國風寖微離騷繼作其辭之詠詭瓌麗幽渺凌忽以視成周太史所陳誠有間矣然其衷情之纏綿悱惻實本於憂讒畏譏愛君憂國之思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可謂兼之自漢魏至三唐才人叒跡綺靡之製窮極纖渺泝波討源莫不同祖風騷亦

猶之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蟲書也李陽冰稱太白之詩言多諷興馳騁屈宋爲風騷之後一人子美特變本加厲爾然其所推江湖萬古流者不越風騷漢魏是可得其指趣矣元白豔體聯珠綴玉先後一揆乃杜牧之獨以勸淫導媟重相詆諆何歟即牧之所自作語多絕豔所謂勸淫導媟者毋乃躬自蹈之歟松陵顧子茂倫夙號高才生其學上下千載於三楚兩京六朝以迄近代之詩無不綜覽而詮衡之謂唐人之詩妙於言情而理在其中宋人主意元人主詞去古皆遠惟勝國季廸肩庵昌穀諸公義合風雅語兼哀豔直可嗣響唐音稱騷人苗裔乃取三百年以來名家諸集擇其麗而有則者撰次成編名曰閑情集嘗湖陸子季山復加參伍付之剞劂拾三閭之香草架季倫之珊瑚馳函遠寄余京邸每讀一過流芬送馥目眩魂搖洵

冊府中之木難火齊也已余觀古今隱逸詩人首推陶元亮乃其閑情一賦備極帷房旖旎之致揆厥風旨正與悲士不遇賦同一寄託蕭統嗤爲白璧微瑕所以來東坡之誚嗚呼能通乎元亮之意者斯可與讀茂倫茲集矣若夫玉臺賸彩香奩浮蒸豈足與同日而論哉

閒情集序

當湖陸世楷撰

松陵顧茂倫先生隱居立言著述甚富而尤邃于詩學凡漢魏六朝三唐以及近代諸名家詩集靡不綜覽而論定之茲復蒐輯有明一代之詩錄其艶體別爲閒情一集數千里郵示余余復蒐諸家藏稿更爲增定因序之曰夫閒情者靖節先生用以命其賦而昭明猶以微瑕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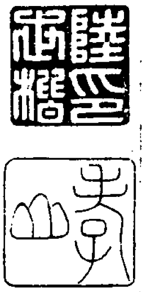
顧子以是名茲集也殆將自娛其情歟抑以證天下之同情也則余姑妄測之可乎虞書曰詩言志卜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志之在心靜則爲性而動則爲情乃後之論詩者往往置性而言情情之所發而詩生焉詩之所感而情又生焉情生于詩詩生于情蓋相禪而不息者也何則天地之間安往而非情哉彼夫君親僚友之交壎箎琴瑟之好以情協情固賡颺贈答所由來也至于日月成象山川成形以及微而蟲魚輕而卉木此亦何情之有而詩人往往著爲詠歌形諸寤嘆若無一不可動吾情卽無一不自具彼情者是則有天地卽有情有情卽有詩詩無盡而情亦與之無盡雖然自有詩以來而情之變極矣適其情則以喜以樂不適其情則以怒以哀情之動也遂有一發而不復止者將何以救之還救之以詩而已詩之爲用能化無情

爲有情亦能化有情爲無情情不自起亦不自滅分用之若見其有餘專用之反見其不足專之久而忘焉則情也而歸于性矣譬猶水然當其泛溢而無所底必因其潤下之勢而導之乃得安其性焉以易就故耳夫情之易就而不可移者有甚于男女之際乎此國風好色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說者以爲詩亡騷作乃取喻于美人香草馳想于神女虙妃是豈情之正

乎而漢魏以後迺相祖述何也余思漢魏以後之詩其善于言情者三百篇皆言之矣關雎宮詞之原也卷耳閨怨之祖也鷄鳴贈佩非同聲乎車牽式燕非定情乎碩人之章長門之賦也谷風之什白頭之吟也執袪執手則怨別矣尚瑤尚英則催粧矣他如靜女麗人蕩妻少婦濫觴于三百篇者難以更僕數也古人以情而形諸詩今人因詩而情彌熾于是家擅風流人矜

輕薄搦管則翻子夜濡毫輒擬無題甚且沉酣歌舞之場縱恣閨房之內不幾以誨淫溺志歸罪風雅乎夫重瞳泣下虞兮墜準心傷楚舞陳王歸國乃賦洛神太白長流爰歌越女此皆壯士失意之時才人抑首之日藉以耗彼雄心銷其愁壘非眞謂柔鄉可老秀色忘飢也况復明眸皓齒轉盼衰殘白紵紅絃逢場游戲有識之士方將等富貴于浮雲齊彭殤于隙影而何有

于是哉茲集也詩與情來情隨詩往詩無留響情無滯思其始也鍾情其終也忘情矣蓋四大本空萬緣俱幻知其爲空爲幻而後可以用吾情用之不移而情于是乎盡情盡則心明心明則性現所以華囊可試何妨染天女之花蓮性常存併欲涉泥犁之趣余願今天下詩人即以閒情之集爲復性之書可也



序

周南之子比以桃華楚國美人贈之香草落葉淋鈴之曲帝王猶然凌波行雨之辭神仙不免乃知鍾情吾輩故是名言解事小兒要非定論若使采衣不御瑤瑟無聲埋月露于騷壇劚烟花于藝苑則青天寡色綠水焉文珊瑚之樹蕪作蓬蒿翡翠之禽化爲鴟鴞豈所以鼓吹聾俗絺繡裡鄉哉奈何鄭衛易流齊梁迭變房中之

樂半入桑中陌上之歌浸淫馬上錦鞋羅襪競製新題秘戲迷藏咸稱古意甚王昌之無禮眞宋玉之罪人斯儒家有狹斜之譏釋氏設泥犁之戒也辟疆先生雅工刀劄平原公子妙解商黃偶從草閣之餘哀採玉臺之體吳娃越艷遞代秦宮魯縞齊紈竝陳燕市簫樓公主素號比肩桂殿嫦娥爭誇垂手靡不妍顰巧笑動魄驚魂洵南部之叢書爲西崑之絕調若言好色何

減國風以奏希聲無慚大雅謝東山之絲竹漸近自然宋廣平之梅花豈傷盛德正于滓穢之外別見清虛亦惟絢爛之中方臻平淡昔季靖節曾賦閑情哀窈窕于東籬子虛枕障老溫柔于三徑亾是敘鈿雖姬姜之思已深而羲皇之夢故在取以名集實獲我心矣僕本恨人對此綺語旣忘情多復愁才盡其敢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乎輒奉來書點竄而已

康熙庚戌孟冬下浣吳門同學弟尤侗謹序

閑情集卷之一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姚　翾子搴校

吳郡吳偉業梅村　徐　白介白

姚宗典文初　許　虬竹隱訂

劉　基

宮怨

漢宮曲

玉階怨

楊維楨

蹋踘歌贈劉叔芳

無題效商隱體

合歡詞

飛絮

盼盼

楊柳詞

賭春曲

崔小燕嫁詞

嬉春體四絕

王　蒙

宮詞

倪　瓚

詠竹枝歌因效其辭二首

劉　炳

桃葉青

燕子樓同周伯寧賦

寒夜怨

張　憲

房中思

當壚曲

楊花詞

方　行

題美人圖

孫　炎

宛轉詞

王　褘

夜坐擬古

陳　基

織錦篇

袁　凱

楊白花

新柳

高　啓

長門怨

當壚曲
古詞
楊白花
待月詞
櫂歌行
美女篇
白紵詞二首
團扇郎
寄衣曲二首
江南意
春江花月夜

春江行
子夜四時歌
美人磨鏡詞
青樓怨
長相思
憶遠曲
春夜詞
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
美人撲蝶圖
效香奩二首
無題

鶯喬
題芭蕉士女
採蓮涇
楊基
詠七姊妹花
隔簾聽歌
折花贈內并代荅二首
聽老京妓宜時秀歌慢曲
無題和唐李義山商隱五首
燈夕觀妓戲作艷語
贈京妓宜時秀

春夢
咏眉
張羽
守宮詞
百索詞
寄衣曲
蘇小墳
席上聞歌妓
徐賁
折花背立一美人圖
詠妓

詠情
汪廣洋
蘇溪亭
宋濂
艷陽詞三首
宋璲
春夜詞
蘇伯衡
擬唐宮詞
張以寧
倦繡篇爲雲中呂遵義作

劉崧
江南弄
照鏡曲
楊柳曲三首
梁寅
怨歌行二首
劉仔肩
春曉曲
謝常
倦繡圖
慵粧士女圖
劉渙
偶成
絕句二首
王翰
夜月吹簫圖
唐肅
題宮人圖
郭翼
陽春曲
袁華
無題倣李商隱二首

張籌
題美人春睡圖
盛彧
和春愁曲
周玄
秦家小慧
林敏
江南意
陳伯康
桃膠香髮歌
孫蕡

古意
秋閨思
李　德
憶南園
秋情
王　佐
書所見感舊
郭　濂
春閨怨
甘　瑾
秋閨怨

楊士奇
楊白花
胡　儼
採蓮曲三首
四時詞
遼將歸
竹枝詞四首
楊柳枝詞四首
王　璲
追賦楊氏夜遊四首
曾　棨
行路難
揚州
王　直
書所見
李　懋
詠剪刀
竇滔妻詩一章
王　偁
車遙遙
東湖春意圖爲樵門李姚生題
過舊遊有感

題美人撲蝶圖
竊見
王　恭
妾薄命
夵婦詞
夏夜曲
長信宮落花
郭　武
閨中曲
舞困圖
閒情集卷一目錄終

閑情集卷一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姚　紉子搴校
萊陽宋琬玉叔　泰興季振宜滄葦
益都趙進美韞退　江都宗元鼎定九　參

劉基 字伯溫青田人

宮怨

何處春風拂苑牆飛花片片入昭陽多情尚有池邊柳留得啼鶯伴日長

漢宮曲

小雨如煙晝掩扉捲簾忽見燕雙飛不知春色能多少總向昭陽柳上歸

玉階怨

長門燈下淚滴作玉階苔秊秊傷春雨一上苑牆來

楊維楨 字廉夫會稽人

蹋蹴歌贈劉叔芳

蹋蹴復蹋蹴佳人當好春金刀剪紫茸紉作滿月輪落花遊絲白月長秊秊他宅婣流光綺襦珠絡錦繡襦草相凝地絲色涼揭門紗絲襯如堵恰呼三三喚五五低過不墜蹴忽高蛺蝶宛飛燕回舞步嬌且捷如凌波輕塵不上紅錦靴揚眉吐笑頰微渦江南秊少黃家多劉孃劉孃奈爾何只在當秊舊城住門前一株海棠樹

無題效商隱體

主家院落近連昌燕子歸來舊杏梁金埒近收青海駿錦籠初教雪衣娘卷衣用帳春容曉吹笛西樓月色涼今夜阿鴻新進劇黃金小帶荔枝裝

合歡詞

朝作生合歡暮作生離泣安得並蒂堅堅似七姑汁 物類相感志云蜂窠人長閣一丈其綴根者七姑汁猶漆之類也

飛絮

春風門巷欲無花絮起晴風落又斜飛入畫簾空惹恨不知楊柳在誰家

盼盼

塚上白楊今十秊樓頭燕子尚留連銅臺多少丁寧恨誰向西陵望墓田

楊柳詞

楊柳董家橋鵝黃幾萬條行人莫到此春色易相撩

賭春曲

鬬草歸來後闘遊又賭春階前撒珠戲誰是得雙人 粧樓記洛陽有妓者撒真珠為戲厚盈數寸以斑螺令妓女酌之仍各具數以得雙者為勝得雙者乃作雙珠宴以勞主人

崔小燕嫁辭

閶闔城中三月春流鶯水邊啼向人崔家姊妹雙燕子踏青小靴紅鶴觜飛花和雨著衣裳蚤裝小娣嫁文央

離歌苦惜春光好厺厺輕舟隔江島東人西人相合離
爲君歎樂爲君悲

嬉春體四絕

燕子銜簾過胡蜂採蜜歸折花香露溼不惜繡羅衣
水煖鴛鴦浴風尖燕燕樓桃根與桃葉都在曲江頭
月過薔薇架雕鞍未到家小娃猶殢酒攔路奪人花
花氣不成雨鶯聲都是春殘裝飛上馬疑是漢宮人

王　蒙　字叔明吳興人

宮詞

南風吹斷採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
不知何處月明多　仁和俞友仁見此詩歎賞曰此唐人得意句也遂以其妹妻之

倪　瓚　字元鎮無錫人

閩竹枝歌因效其聲

錮山湖彭撥松江楠葉青青楠葉黃要寫新愁寄音信
西風斷雁不成行
江流不住楚山青船到潯陽幾日程不忍寄將雙淚厺
門前潮落又潮生

劉　炳　字彥昺鄱陽人

桃葉青

桃葉青青杏花生樓頭吹笙敎鸚鵡紅牙象板按涼州
金縷衣裳美人舞離情不似月常圓桃葉青青似厺年
美人不來鸚鵡怨杏花零落舊樓前

燕子樓同周伯寧賦

寶瑟凝歌繞珠箔流蘇結帶黃金索翠紅香裏宿鴛鴦
春風入閒無此樂杏梁塵暗辭蘭簪雙鎖眉峰掩舊樓
燈燼枕冷梁雲斷秋雨人間無此愁

寒夜怨

月來愁亦來心憐月厺愁應改樓高月轉遲停箏坐倚
熏籠待月落却成眠誰知枕冷愁仍在

張　憲　字思廉山陰人

房中思

紅象作小梳香龍盤漆髮香泥搗守宮染透桃花骨白
馬不歸來倚牀弄紅拂桂陰綠團團坐對璁瓏月

當壚曲

初八月上弦十五月正圓當壚設夜酒客有黃金錢懽
濃易掛曉別遠勤經季相送大堤上舉杯良可憐

楊花詞

東風吹春春不醒桃花杏花空娉婷萬絲剪絲瑠如霧
千里相思長短亭亭前女兒十六七手挽長條惜春日
六街馬蹄騰黃塵出花漫天愁殺人

方　行　字明敏黃巖人國珍子

題美人圖

白玉簾開露氣淨芙蓉花近紫金鉤陽春一曲無人識
空拂銀箏下翠樓

孫炎 字伯融句容人

宛轉詞

流黃機響春閨織成幼時華絲衣玉為容水為瞳二十嫁與梁家鴻妾鼓瑟郎鼓琴海枯石爛同一心雲母屏夜向冥郎是明月妾是星櫻珊瑚障流蘇郎騎高馬妾坐車女蘿枝延兎絲縮纏到老郎自知徑寸珠水中居團圓到老妾不如

王禕 字子充義烏人

夜坐擬古

織女居河西河東住牽牛奈此一水隔數舍曾無由精衛勿填海為我填河流

陳基 字敬初臨海人

織錦篇

佳人織錦深閨裏恨入東風淚痕紫三秊辛苦織迴文化作鴛鴦戲秋水秋水悠悠人未歸鴛鴦兩兩弄晴暉料應花發長安夜不見閨中腸斷時

袁凱 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

楊白花

楊白花飛入深宮裏宛轉房櫳間誰能復禁爾胡為高飛渡江水江水在天涯楊花去不歸安得楊花作楊樹種向深宮飛不去

新柳

淺色初含雨輕陰未過池黃昏畫樓畔故是斷腸時

高啓 字季廸長洲人

長門怨

憎寵一時心嫉生舊屋金苔滋銷履迹花遮度輦音棲雀重門迴秋螢別殿陰君明猶不察妒極是情深

當壚曲

光豔動春朝粧成映洛橋錢多自解數絃澀未能調花如春苑好酒比蜀都饒深謝諸年少來沽不待要

古詞

妾刀不斷機郎行當蚤歸還將機中錦作郎身上衣

楊白花

楊白花太輕薄不向宮中飛却度江南落美人踏踏連臂歌山長水濶奈爾何奈爾何春欲晚何不飛去仍飛返洛陽樹多啼鴉愁殺人楊白花

待月詞

湘板敲愁夜鶯冷露井桃花濕無影海風吹星銷碧煙羿妃粧遲鏡未懸樂鸞不來桂香死雲外紫簫呼夢起瑤樓欲開天乍紅徘徊望拜姮娥池東蘭閣未返燈寒後恰似前宵待郎久

櫂歌行

溶漾漢潭清翠荷趁浪平船輕知體弱辮滑見鬢傾落日懸江息浮雲結浦情去從千葉隱歸愛一花迎吳歈

升子夜誰似棹歌聲

美女篇

美女婉清揚自皙纖且長艷色照上國不殊古姬姜巧笑發令姿芳詞吐采腸裾背有何物黃金作釵梁珥懸璣何珠瑋帶雀翹香新服製羅銑光輝麗青陽上袂繡蛺蝶下帶織鴛鴦姍姍步春風乍見驚欲翔雖有楚大夫善賦焉能詳徒騁妍媚見乃持貞良家居閨高門宛在城中央過者共傾蓀目送停上襄借問誰氏子無非余與張塞修蹇不勤通辭重珪璋中懷非所託雁幣徒相將永宵嘆延回起倚東西廂君子苟未得季徂涼何傷

白紵詞

白紵出自吳女工將來色與樂體同舞時偏向江渚宮長袖拂起微有風觴催管促四座中攬袂徘徊憐曲終玉階夜冥零露濃

出後閣臨前楹舞衣皎皎潔且輕飄如白雲向空行迴腰流目君已傾華燈吐焰欺月明喧譁不聞遺珮聲茱萸寶紅蘭薌紫千秋惟樂長如此妾身得向君前炊

團扇郎

團扇團且潔人言似明月明月豈得如長圓不停闕

寄衣曲二首

郎寒甚妾寒持衣向燈泣不是手縫遲綿多針線澀

賜袍非不暖妾製稱郎身寄去龍堆遠端愁到已春

江南意

妾本南國姝父母愛如珠貌豈慚明鏡身纔稱短襦學成采蓮唱曉出橫塘上舟小復身輕隨風雨搖蕩歸時曲岸傍恰見貴遊郎駿馬欲轉棹花淺不堪藏將頭卻成兩相間那能隱雖憐郎意深終嫌妾家近回首各盈盈南湖月又生煙波三十里都是斷腸情

春江花月夜

浩月金波滿奇花玉樹新浮輝與流豔併弄一江春還持誰可比結綺閣中人

春江行

春江南北疑無岸綠草綠波連不斷一女紅粧出浣紗恰如鏡裏見桃花袂衣猶冷過寒食雲度春陰半江黑浦口風多潮正深輕舟搖蕩似人心鷓鴣暮啼歸路遠飛絮茫茫楚王苑

子夜四時歌

白白復朱朱芳條肖繡襦摘來隨女伴寒鬬不曾輸
紅粧何草草曉出南湖道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
堂上織流黃堂前看月光蓋見天孫度低頭入洞房
空幃擁爐坐夜冷微紅滅郎意似殘灰無因得重熱

美人磨鏡詞

匣中傳鏡龍蟠背昏盡如同月逐晦尋得街頭負局翁

粉鉛和汞拭青銅須臾瑩徹無纖翳試礬朝來暗梳髻
光明還在只如新悔向塵埃久相棄明月照儂自畫眉
不須問郎宜不宜

青樓怨

浴金鴛鑪鍍玉簽爇香今夜為君添烏棲黃昏烏起曙
纔見道來還道去

長相思

長相思思何長愁如天絲遠悠揚撩風曳日不可並不
能絆系足帷解結離腸關山碧雲看欲暮空幃坐掩荃
蘭香長相思思何長

憶遠曲

楊子津頭風色起郎帆一開三百里江橋水柵多酒壚
女兒解歌山鷓鴣武昌西上巴陵道聞郎處處經過好
櫻桃熟時郎不歸客中誰為縫春衣陌頭空問琵琶卜
欲歸不歸在郎足郎心重利輕風波在家日少行路多
妾今能使烏頭白不能使郎休作客

春夜詞

杏煙溼鞦秋千下銀燭光寒曲屏畫數漏閒過每睡時
月明微見墮遊絲欲歸自踏娉婷影風動玉釵花亦冷
屋貯嬌愁鎖幔紗青絲斷騎醉誰家管絃不動空瑤榭
夢與烏衣語中夜

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時至正己亥歲作

文皇在御昇平日上苑宸遊駕頻出仗中樂部五千人
能唱新聲誰第一燕國佳人號順時姿容歌舞總能奇
中宮奉旨時宣喚上馬門前催畫角建章宮裏長生殿
芍藥初開敕張宴龍笙罷奏鳳絃停共聽嬌喉一鶯囀
遏雲妙響發朱唇不讓開元許永新繡陛花驚飄鑾雪
文梁風動委芳塵翰林才子山東李每進新詞蒙上喜
當筵按罷謝天恩捧賜纏頭蜀都綺臉出銀臺酒未銷
侯家主第遞相邀寶釵珠佩尊前賞占斷春風夜復朝
回頭樂事浮雲改瘞玉埋香今幾載世間遺譜竟誰傳
弟子猶憐一人在曾記當家學得成朝元隊裏藝初呈
九天聲落廣人聽丹鳳樓前月正明狹邪貴客迴車馬

不信芳名在師下風塵一旦禁城荒誰是花前聽歌者
從此飄零出教坊遠辭京國客殊方閉門春盡無人問
白髮青裙不理妝相逢為把雙蛾蹙水調梁州歌續續
江南秊少未曾聞元是當時供奉曲朝使今秊海上歸
繁華休說亂來非梨園散盡宮槐落天子愁多內宴稀
始知歡樂生憂患恨殺韓休老無諫傷心不見伶人歌
汾水秋風有飛雁此日西園把一卮感時懷舊盡成悲
含情欲為秋娘賦愧我才非杜牧之

美人撲蝶圖

花枝揚揚蝶宛宛風多力薄飛難遠美人一見空傷情
舞衣春來繡不成乍過籬前尋不見却入深叢避鶯燕

一雙撲得和落花金粉香痕滿羅扇笑看獨向園中歸
東家西家休亂飛

效香奩

青瑣初窺別恨長繡茸留得唾痕香簾前月出無人拜
只有秋千影過牆

開過東牕百葉桃琵琶塵滿縷金槽欲呼小字敲粧閣
誰出相迎放剪刀

無題

顧影出中堂長門學內粧本爲啟里婦不是狹斜娼扇
撲園中蝶箏彈陌上桑相逢不敢笑只恐斷君腸

鴛鴦

兩兩遊池上看如在錦機應知越女妒不敢近船飛

題芭蕉士女

秋宮睡起試生羅閒向芭蕉石畔過怪底丞涼欺匣扇
夜來蕉上雨聲多

採蓮涇 湖在南城

青房戢多子採得儂心喜今夜水風涼君王宿船裏行
處綠陰迷歌聲一道齊回頭謝越女何似若耶溪

楊基 字孟載吳縣人

詠七姊妹花

紅羅鬭結同心小七蘂參差弄春曉盡是東風兒女魂
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姊娉婷四妹嬌綠牕虛度可憐宵
八姨秦國休相妒腸斷江東大小喬

隔簾聽歌

低處最多情聲遲拍轉停坐中腸亦斷況乃隔簾聽

折花贈內并代答

人面玉娟娟花枝更可憐憑從書窗手折寄鏡臺前
一朶折春風花濃意更濃而今映花面不似向時紅

聽老宮妓宜時秀歌慢曲

春雲陰陰鬪繡襦梨花風緊羅衣薄白頭官妓近前歌
一曲纏綿淚先落收淚從容說姓名十三歌學郭芳卿
先皇最愛芳卿唱五鳳樓前樂太平問湖龍公紅粧委
此曲宜歌到人耳潛向東風作慢腔梨園不信芳卿死

從此京華獨擅場時人爭識杜韋娘芙蓉秋水黃金殿
巧樂春屏白玉堂風塵回首江南老哀鬢如絲顏色槁
淚眼無人聽此詞縱能來聽知音少說罷重歌兩莫辭
我非徒聽更能知樽前多少新翻調一度相思一皺眉

無題和唐李義山商隱

嘗讀李義山無題詩愛其音調清婉雖極其濃麗皆託
於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客牕風雨讀
而悲之爲和五章

一瓣芙蕖是綵舟棹歌離思雨爽猶風鬟霧鬢遊相憶
月戶雲牕許暫留波冷綠塵羅襪曉恨添紅葉翠蛾秋
雙鸞鏡裏瑤臺雪任是無情也上頭

纔向瑤臺覓舊蹤照鴛啼斷景陽鐘薄施朱粉粧偏媚
倒插花枝態更濃立近晚風迷蛺蝶坐臨秋水亂芙蓉
多情莫恨蓬山遠只隔珠簾抵萬重
細骨輕軀不耐風春來簾幕怕朝東人間玉宇三山隔
天上銀河一水通自是淺顰橫曉綠臉銷殘纈膩春紅
冰絃莫奏清商曲滿地霜華泣翠蓬
夜合花邊待月來宮中轆轆響春雷羅篋調恨譜參差度
錦織愁紋宛轉回樓上綠珠知報主座中紅拂解憐才
傷心雨炬緋羅燭吹作銀荷葉下灰
為雨為雲事兩難蕙心蘭質易摧殘箏移錦柱秋光斷
滴滴銅壺夜不乾羅幕有香鶯夢煖綺牕無月雁聲寒

芙蓉一樹金塘外只有芳卿獨自看
燈夕觀妓戲作艷語
舞緩態偏濃歌停拍未終釵留人勝雪釧響碧羅風不
畫眉長綠非無臉自紅意將回眼送嬌逐點頭通此夕
瑤臺下當時洛浦中莫言常見慣腸斷杜司空
贈京妓宜時秀
欲唱清歌卻掩襟晚風亭子落花深坐中季少休輕聽
此曲先皇有賜金
春夢
春夢復春夢夢好不知春只有雙蝴蝶憐他夢裏人
際創
雙鬢畫得句煙柳鬬輕粧莫對初生月姮娥妬殺人
張羽 字來儀以字行更字附鳳潯陽人
守宮詞
鈿盒和丹食龍子胭脂夜搗神血紫老蟾玉杵寒丁東
鸞尾輕輕飛碎紅靈砂沁透白玉腕細看每將羅袖捲
分明描出棱形霞香痕笑比夢綠華還能半臂縈盤帶
蝶粉蜂黃鎖長在天桃一點老青春門前魚目淚如海
百索詞
越羅窄袖香如雪五色絲作相關結看誰結得絲最長
管取自身無日否大姑巧學松紋細小姑雙盤作人字
揎來只依金釧兜剩得兩將繫郎臂繫郎臂結郎心一

寸絲縷一寸金愛惜莫教容易斷直到明季與郎換
寄衣曲
家機織得流黃絹肯尼甚來寬尺度象牀玉手熨帖平
緩剪輕裁燭花莫合情暗忖今瘦肥著處難知宜不宜
再拜征人寄將去邊城寒苦莫教遲歸掩雙扉空淚落
舊補遮身曉寒薄良人從得封侯歸妾身何愁少衣著
蘇小墳
冷落百花朝無人上畫橋東風吹綠草依舊似裙腰
席上贈歌妓
豔色傾前席高歌度遠楹羞多時掩面嬌重未成聲淺
按紅牙拍輕和寶鈿箏周郎知誤處眾裏最多情

徐賁 字幼文長洲人

折花背立一美人圖

繡罷春衫出閣遲半夾花下立多時內園自是無人到
不省含羞怕見誰

詠妓

出閣初含笑臨筵復理粧簡箏分聲綠薰粉開府黃掩
扇羞嗔小褰衣舞恨長不知坐中客若個是盧郎

詠情

燕子樓頭初月桃花門外春風腸斷琵琶絃裏愁多懊
惱歌中

汪廣洋 字朝宗高郵人

蘇溪亭

蘇溪亭上艸漫漫誰倚東風十二闌燕子不歸春事晚
一江煙雨杏花寒

宋濂 字景濂浦江人

豔陽詞

南國佳人玉作腰隔裝香帶斬新離醉騎寶馬踏青去
嘶入城東第四橋
九子金鈴出九龍流蘇雜綵壓芙蓉東風不管花無力
吹滿昭陽第一宮
幾番花信逐時添諸柘新篘酒正甜莫道曉風猶料峭
內家新賜卻寒簾

宋璲 字仲珩景濂仲子

春夜辭

春閨凝溫翠雲繞五色流蘇垂婀娜美人自脫玉花鈿
子帳香棲綠衣烏銅鳧滴聲夜初墮紅蛀搖晴燃蠟火
欲寄相思無鯉魚月色梨花愁朶朶謾將軟帶結同心
開簾微步鞦韆陰芳眠未穩鴛鴦枕並樹重重啼翠禽

蘇伯衡 字平仲金華人

擬唐宮詞

紫禁迢迢宮漏鳴夜深無語獨含情春風鸞鏡愁中影
明月羊車夢裏聲塵暗玉階綦跡斷香飄金屋篆煙清
貞心一任蛾眉妒買賦何須問長卿

張以寧 字志道古田人

倦繡篇為雲中呂遵義作

簾幕暗江雲暖翡翠單飛怨春晚陳女多情玉鏡分
陸郎薄倖斑騅遠寶鴨圍爐百和香錦鴛方礴五文章
陰陰垂柳籠青幌點點飛花落繡牀雙鸞欲寄金龜倩
燕月吳雲不相見柔腸萬轉逐迴文亂緒千條縈弱線
女貞枝上燕雙棲夜合花前思欲迷停針嘿嘿無人會
但覺春山兩黛低曉嘶繡勒門前路夜夜銀燈帳中語
指點香茵舊唾痕見妾朝朝斷腸處

劉崧 字子高初名楚泰和人

江南弄

江浦晴雲作水流鴛鴦啣雌花滿頭沙隄十里寒溢溢
湘娥踏槳擕春愁菖蒲葉齊寶刀綠琊魚雙剪琪花玉
酸風吹雨不見人一夜啼痕繡叢竹

照鏡曲

蟠螭雙銜錦帶紅粧臺刻玉秋璁瓏綵雲忽開紫鸞舞
明月夜墮香奩中美人粧罷房櫳脊鸚鵡呼寒帳中曉
拍簇花迎笑靨開低飛黛綠秋娥小滿庭桃李各嬌春
顧影含羞便惱人愁來獨掩雲屏宿手持寶釵扣寒玉
吳錦蜀粉暗消磨淚滿菱花奈別何不知昨夜愁深淺
但覺朝來華髮多

楊柳曲

種柳城南河水邊青枝拂地盡含煙柔絲若有千千尺
應繫儂家蕩子船
種柳城南河水傍常年二月好春光晴風暖日無聊賴
只聽鸎聲也斷腸
金縷織成歌舞衣年年江上惜春暉無端心性輕離別
待得花開只解飛

梁　寅 字孟敬新喻人

怨歌行

雲母屏風零露涼蒲萄錦衾燄月光羞看繡帳雙鴛帶
徒費薰衣百和香
寶釵頭上千黃金可憐墮井無復尋情如秋鬢朝朝淡
愁似春江日日深

劉仔肩 字汝弼鄱陽人○洪武三年汝弼集一時名公卿詩曰雅頌正音

春曉曲

紫絲夜帳流蘇結雲母屏風疊香雪門前嬌柳乳鴉啼
暖漏丁丁曉將徹花枝入簾紅尚小蘭露著衣香不歇
江南行客歸未歸芳艸春風滿城闕

謝　常 字彥銘吳江人

倦繡圖

金鴨香消午夢醒碧桃花底有鸎聲無端惹起傷春恨
一幅羅襦繡不成

慵粧士女圖

鏡鸞塵鏁篆煙消雲鬢鬆鬆失翠翹不是春來倦梳洗
海棠無主為誰嬌

劉　溥 字彥亨雒陽人

偶成

舞女花前過輕如小燕飛敎坊新結束翠羽織春衣

絕句

白玉搔頭金步搖春衫紅勝海棠嬌只因記得當年事
重到桃花第四橋
髮薄鬆鬆綠霧涼春風額點麝香黃背人撲得雙蝴蝶
滿扇薔薇露水香

王　翰 字時舉夏臺人

夜月吹簫圖

梧桐月轉欲棲鴉閒弄參差隔紫霞彩鳳啼巢長樂樹金鸞偷語上陽花闘粧京露霑釵玉簇仗香雲繞扇紗吹到京州移別調君王親爲按紅牙

唐　肅　字處敬會稽人

題宮人圖

洗花染線刺春羅鳳翼雙飛錦作窠暫起非關針力倦海棠時節困偷多

郭　翼　字羲仲崑山人

陽春曲

柳色青堆把櫻花雪未乾宮中裁白紵猶怯剪刀寒

袁　華　字子英崑山人

無題擬李商隱

玉樹參差障羽幢舊愁如水漫春江蔵粧鏁合收銀鑰窈窕樓空閉綺牕蟬鳳横釵終作對鵁鶄窺鏡始成雙繡屏倦倚看紅豆滿眼相思意未降

環珮珊珊下漢皋瓊樓風度鬱輪袍琴心寄調傳孤鳳華意留情屬小桃金粟柱移箏上雁玉蓮盃舉掌中醪乘鸞一去無消息腸斷神山夢寐勞

張　籌　字惟中無錫人

題美人春睡圖

春睡纔醒粉褪腮香塵不動下堦來畫闌背倚東風笑

向晚櫻桃一半開

盛　彧　字季文常熟人

和春愁曲

鵁黄柳枝撲輕雨梟斷新愁千萬縷蔓花倦拂瑣牕間吹得瑠璃雜鶯語下牀不受春風扶傷春擊碎青珊瑚香消玉散繡針澀閒閒五色雙氍毹離恨難禁情未愜那肯將心託紅葉翠帷深護曲闌花蔫殺東家白蝴蝶

周　玄　字微之閩縣人

春宮小慧

小小持金鏡隨粧日幾迴春先能自妒飛燕莫相猜香逕綠花掃寒牕候月開長陪雲雨態學夢楚陽臺

林　敏　字漢孟福清人

江南意

湘裙剪就茜裙新愁裏風光病裏身强整釵符隨女伴隔簾教喚賣花人

陳伯康　字仲進長樂人

桃膠香鬟歌

深閨美人春睡起側倚銀臺注秋水掠鬢雨鬢霧半垂欲下犀梳不能理春雲暖雨桃膠香調蘭抹麝試新粧豈無膏沐污顔色思此佳人日斷腸君不見望僊結綺螺千斛昭家但寫雙蛾綠白髮宮人奈老何轉頭依舊庭花曲

孫蕡 字仲衍南海人

古意

山礬花落春風起吹妾芳情渡江水夢中蝴蝶相交飛
門外鵲聲郎馬歸

秋閨思

涼夜簫聲處處過玉樓高起逼天河西風瘦盡梧桐葉
添得西牕月影多

李德 字仲脩番禺人

憶南園

南國蝴蝶飛綠草迷行迹青鏡掃長蛾娟娟弄春碧錦
屏千里夢寂寞愁芳色小字寫長箋鱗鴻坐相隔

秋情

蠟炬搖紅紗牕東沉香帳底鴛鴦夢芙蓉波冷薄霜凝
一夜離鸞憶舊鳳梧桐金井啼曙鴉夢郎封侯歸妾家
開門自掃枇杷花

王佐 字彥舉南雄人

書所見感舊

小小銀箏壓坐偏肯將古調奇新絃芙蓉綠水秋將老
鸚鵡金籠語可憐兩鬢秋霜明鏡裏十秊春夢夜燈前
湖山隱約入如畫空負當秊畫舡

郭濂 字士淵寧海人

春閨怨

烏驚殘夢隔牕紗起坐鉤簾看落花游子不歸春事晚
鵲聲長日在鄰家

甘瑾 字彥初餘干人

秋閨怨

惆悵下簾鉤空庭月影流錦衾成獨旦羅扇覺先秋火
燼薰籠熄泉寒汲綆脩紙憐雲際雁傳得玉關愁

楊士奇 初名寓以字行泰和人

楊白花

楊白花逐風起合霜弄雪太輕盈蕩日搖春無定止樓
中美人雙翠蛾坐見紛紛渡江水天長水濶花渺茫一
曲悲歌思千里

胡儼 字若思南昌人

採蓮曲

荷葉高低籠水碧葉下花紅露霑溼採蓮渡頭風正急
風正急棹船歸雲片片雨霏霏
湖中花豔張紅雲湖上女兒新茜裙清歌妙曲隔花聞
隔花聞聲宛轉跡雖親心獨遠
採得荷花香滿衣與郎相見思依依晚涼湖上並船歸
並船歸桂爲楫激清波蕩明月

四時詞

春風吹簾斜簾開飛柳花美人高堂上見此惜秊華秊
華容易隨春草一雙蛾眉鏡中老

碧水泛迴塘新荷艷曉粧看花臨綺檻愛此雙鴛鴦鴛鴦宛轉迴塘路相對朝朝還暮暮
秋露白如玉梧桐墜寒綠文犀鎮錦帷紅淚銷銀燭銀燭輕搖翡翠煙孤影熒熒夜不眠
葉落淒閨靜露零宵鶴警玉井凍無聲夢迴寒夜永夜永銅龍漏幽咽小牕斜轉梅花月

遠將歸

去年與郎別楊花飛白雪今年候郎歸楊柳綠依依聞郎買船下湘渚日日門前望行旅行人過盡乳鴉啼徘徊日暮空延佇攬衣回洞房對鏡下新粧那知清漏短但愛明月光月光照席凉於水帳裏燈花撒紅蕊好事從來不浪傳明日升堂報姑喜

竹枝詞

湖上聞郎歌竹枝湖中蓮艇便輕移却言郎度瀟湘去折得荷花空淚垂
聞郎昨夜下巴東煙樹蒼蒼山萬重一片陽雲飛不定不知何處有郎蹤
船頭煙暝浪花飛船裏風來雨溼衣獨棹蘭橈下蓮渚迎郎不見又空歸
荷葉亭亭秋色闌露珠風蕩不成團自憐顏色非前日羞把新粧臨水看

楊柳枝詞

捲畫樓前雨歇時千絲萬縷綠垂垂無端却被風吹起撩亂春心不自持
草水和煙萬葉重倚風飛絮曉茸茸莫教吹落長河去化作浮萍無定蹤
門外春風楊柳枝去年折柳送郎時車輪一去無消息只有長條依舊垂
畫簾風動影絲絲曳綠搖金晝景遲睡起倚闌看蛺蝶鶯聲只在最高枝

王璲 字汝玉以字行長洲人

追賦楊氏夜遊

千二百驚鴻纓鈴小隊叢巒張遮桂月扇動度蘭風翡翠釵梁重芙蓉袴褶紅今宵向何處將入望僊宮
朱城璧月懸西市臨車鈿金鐙銀花鏤雕鞍翠羽填黛輕宵月細宵滑髻雲偏馳道爭先絕君王中使宣
銀燈隱絳紗流綵映鉛華插鬢金鸞小填蛾翠雁斜彩霓藏半捐綬解綰雙花共綰新粧束相邀進內家
紅錦簇鞍韉宮西小市邊更衣寬寶帶勻粉落花鈿袖窄揚鞭易靴輕下馬便君王好夜飲罰醉鳳樓前

曾棨 字子棨永豐人

行路難

繡簾窣地蘭房深猩紅蜀錦芙蓉衾翠鬟二九腰肢小楊柳嬌春時嫋嫋羽林少年輕薄兒相逢盡道歡娛少

華觴半酣滅紅燭合歡寶帳連環玉楚雨巫雲夢未闌
水咽銅虬漏聲促琱弓白羽誰家郎射鴨忽中雙鴛鴦
錦翎繡臆半摧落顧影含淒空自傷只言比翼成歡侶
中道分飛却愁苦從此飄零失故棲寂寞銀塘鎖煙雨
君不見東家女郎嫁夫壻寶鏡雙鸞照珠翠畫得蛾眉
八字新朝朝暮暮不相棄

揚州

翠樓紅燭半調笙一曲嬌歌萬種情二十四橋春水綠
闌杆處處傷花行

王　直 字時儉泰和人

書所見

楊柳妖饒湖水滿芙蓉初發莖猶短小娃打槳竝船歸
驚起鴛鴦相背飛

李　懋 字時勉以字行號古廉安福人

咏剪刀

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滚院響傳春晝靜
小樓工罷夕陽斜 楊愼詩話曰元戚伯英詠燭剪詩略幾隻玉蘭心吐蕊落春紅燕尾香爲一時所膾國朝李古廉詠剪刀詩云云公之直節淸聲雨詩始觸如此古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餘議去門比詩不亦古康集中大學前輩別集標人擬定巧竇蒼蓮學體而每削杰閒情艷體之作而存其詩總也長者綠可嘆也

賣酒妻詩一章

淚閨有思婦慘悽亦何爲容華不自惜獨抱流黃機昔
者成匹帛多裁遊于衣不新忽變故恩愛從此衰以茲
悲慙意翻作長恨辭
蘭蕙被幽蹊桃李媚春陽新婚結綢繆衿散芬芳辭
謝父母歡婉娩君子旁白日麗鮮服明月澄清光矢心
以自固願爲鴛與鴦
西北起高臺迢遞恐雲翠中有嬌艷女當牎弄清音
聲蕩以肆婉然變古心魚目奪明月讒口銷黃金不見
黃中鑑惻愴寥寥吟
高塔擁旌旆蟬聯漢江曲富貴一朝興窮寵辭別屋合
笑落日遲浩歌湘水綠山川不可踰安得遊相逐佳麗
誠足珍京薄難見錄

滔滔江漢流到海不復返千里得所歸中復厭婉婉在
昔枉綏授駕言不辭遠誰知三周御却道羊腸坂芬芳
空自持白日忽已晚
昧旦不能寐攬衣起彷徨織縑與織素誰復知短長咫
尺組幽思迴還遂成章織之成重柳欲以寄遠方宛轉
遠苦志敢期昔所佗
別久意恒親覽辭念愈結巾車適千里倏忽已超越鳴
琴諧古調恩愛感離淵夙心訴所負慚歎對明月聯言
開終始皓首以相忱

王　偁 字孟揚長樂人

車遙遙

車輪何遙遙西上長安道不見車中人空悲道旁草君行日已遠恩愛難自保憂來當何如一夕夢顛倒豈無中山酒一浣我懷抱但恐三春華顏色不再好車聲何轔轔風吹馬蹄塵願隨馬蹄塵飛逐君車輪

東湖春意圖爲樵門李姚生題

鴛鴦湖上春風軟柳絲無力桃痕淺暖煙籠碧水如雲纖纖細艸苔香滿滿樓毿毿大隄傍羅綺晴嬌綠水鄉冰紋玉柱新調呂半𨀢雙蛾倚淡粧鸂鶒雙雙點晴霧百勞東飛燕西去紫泥誰染天上春雲緘留得相思句日暮相思枉斷腸綠波千里共悠揚𩦺甲屏風花夢曉一抹修蛾鏡中小

過舊遊有感 一作王恭挽張紅橋詩

溼雲如醉護輕塵黃蝶東風滿四鄰新綠只疑銷晚黛落紅猶記掩歌脣舞樓春去空殘日月榭香飄不見人欲覓梨雲偎夢遠坐臨芳沼獨傷神

題美人撲蝶圖

爲惜韶華去春深出繡幃撲將花底蝶衹爲妒雙飛

竊見

象牙𥳑簟碧紗籠綽約佳人睡正濃半抹曉煙籠芍藥一泓秋水浸芙蓉神遊蓬島三千界夢遶巫山十二峰誰把棋聲驚覺後起來香汗溼酥胸 閩縣女子張紅橋聰敏善屬文孟楊賃居鄰竝竊見其睡起寄之以詩紅橋怒其輕薄深居不出孟楊悵怏而去

王恭 字安中閩縣人自稱皆山樵者

妾薄命

玉釵墮地無全股雙鳳蟠龍兩分去雖藏匣底終棄捐欲寶傷人不直錢轆轤宛轉黃金井手挽銅缾繫纖綆誰知綆斷缾墮泉千尺深沈不見影銅缾墮泉釵墮地君心何得生離異

去婦詞

刺促何刺促東家迎鸞西家哭哭聲休使東家聞東家新婦嫁郎君滿堂笑語看珠翠夾道風傳蘭麝薰浮雲上天花落樹君心一失無回悟明知遣妾何所歸飲淚行尋出門路青銅鏡面無光采苦心尚在容華改東家

新婦傾城妾似妾從前初嫁時

夏夜曲

初月照迴廊鳴璫出洞房竹清殘暑氣荷泛小池香雪腕宮羅潤雲鬟夜玉涼庭前有梧葉蚤晚落銀牀

長信宮落花

深宮花謝使人愁片片隨風滿御溝妾命自憐花共薄君恩那似水東流

郭武 字昊陵武定侯英諸孫也定襄伯登其同母弟

閨中曲

寒衣剪就金刀冷雲母屏空對孤影心知井底墜銀缾猶把轆轤牽斷綆

舞困圖

內園羯鼓催春風回環轉珮聲丁東銀缸高熱百枝火
滿樹梧桐明月中芙蓉舞困霓裳薄重疊春寒護簾幕
伊州初換錦屏空十二峰頭楚雲落蔔荷消渴櫻桃小
一騎紅塵報恭曉荔枝風味不禁酸分與牕前雪衣烏
回首漁陽促戰鞍秋風秋雨滿秦關誰知按盐梨園譜
都是當時蜀道難

閑情集卷一　終

閑情集卷之二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姚　紗子宰校
吳郡俞卜友無殊　徐　晟禎起
　　呼谷德下　張拱乾九臨訂

于　謙
古意
採蓮曲
夏日憶西湖
張　寧
士女圖

莫愁樂
瞿　佑
春愁曲
美人畫眉歌
紅甲
武靈后
盼盼
師師檀板
安樂坊倪氏女少日曾識之一別十季矣歲晚與其母子邂逅吳山下則已委身爲小吏妻因邀至所居置酒叙話愴然感舊爲賦此

烏鎮酒舍歌
春鶯囀曲
看燈詞
聶大季
題畫
童　軒
和劉工部無題韻四首
張　楷
江南曲
漢宮曲
唐　庠
燕蕉士女

丘　吉
春夜二首
馬　洪
續遊仙詩二首
樊　阜
西樓怨
姚　綸
團扇仕女
王　紱
吳姬留客行

小窗觀書
史謹
桃葉渡
袁宗
題美人春睡圖
曉寒曲
次鐵崖先生和阿春氏春愁詩韻
江南弄二解
沈應
春夜
吳文泰

青樓曲
橫塘採蓮詞
陳繼
題月下裁衣圖
劉昌
無題五首
夏寅
春夜曲
春宮詞
張和
夜坐曲

悼妾
賀言
詠殘花
湯應勍
守宮
蘇平
白苧詞
早春曲
班婕妤
和沈愚閶門柳枝詞二首
蔣主孝

春宮曲
沈愚
吳宮詞二首
莫愁曲
吳娃曲
房中曲
春夜曲次趙公子韻
湘中曲
秦箏曲
追和楊眉菴次韻李義山無題詩五首
金井怨

嬉春詞
閨門柳枝詞二首
過桃葉渡
徐庸
玉階怨
鄒亮
效溫飛卿
雜怨
古意
蔣忠
芙蓉

陸德蘊
春曉詞
高得暘
春夜
劉績
蓮塘謠
秋清曲
談震
題紅葉仕女
王訦
秋夜思

宮詞
班婕妤
錢遜
春詞二首
閨思
斑鳩
蔡庸
徐氏席上聞歌有感二首
張璨
吳宮怨
洞房曲

春曉曲
惱公詩題遊春士女圖
朱純
古宮怨
賦段七娘次娛清先生韻
遊絲
春詞
施敬
秋塘曲
劉溥
秋夜曲

張肯
沈如美所畫美人圖爲徐文輝作
王懌
江南意
段七娘
李東陽
蘇臺曲
謝鐸
長信詞
張泰
傷春曲
春寒曲
遊仙詞四首
長門月
長門怨
漢宮詞
陸釴
四時詞
石瑤
長相思
迎冬詞
中平宮詞

沈周
楊花曲
文徵明
采蓮圖
春曉曲
祝允明
秋月
閒題
文嘉
無題
蔡羽
鞦韆怨

閒情集卷之二目錄終

閑情集卷之二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姚　紉子搴之

武進薛信辰國符　華亭周茂源宿來

蕭山任辰旦待菴　蕭山毛　甡大可　參

于　謙 字廷益錢塘人

古意

妾顏如花命如葉嫁得良人傷遠别别來獨自守空閨夜夜焚香拜明月月缺重圓會有期人生何得久别離願將身托蟾蜍影照見良人不寐時

采蓮曲

朝采蓮暮采蓮蓮花豔冶蓮葉鮮花好容顏不常好葉似羅裙怨秋蚤秋風浩蕩吹碧波綠怨紅愁將奈何季季采蓮遲顏色采得蓮花竟何益蓮花雖好却無情夫壻有情常作客萬里關河歸未得爭如池上錦鴛鴦雙去雙來到頭白采蓮復采蓮采蓮還可憐願比蓮花與蓮葉不論生死根相連

夏日憶西湖

湧金門外柳如煙西子湖頭水拍天玉腕羅裙雙蕩槳鴛鴦飛近採蓮船

張　寧 字靖之海寧人

士女圖

吳城士女越樣粧籠冠盤髻銷金裳東風淡蕩桃李月看花不語情何長女伴相將牽稱子庭院無人花正芳陽春宛宛白日暮空抱花枝歸洞房錢謙益曰張汀州卒無子有二妾曰寒香曉翠剪髮自誓不下樓者四十年詔旌爲雙節其題士女圖落句人以爲詩讖

莫愁樂

金雀玉搔頭生來與莫愁自從懽去後不出石城遊

瞿　佑 字宗吉錢塘人

春愁曲

杏雨調泥隨燕嘴煙重柳絲扶不起採香蝴蝶掛蛛絲不惜將身爲花死東風入幕動流蘇寶篆燒殘噎鴨爐繡牀塵積錦機怨巧語誰能憑紫姑小研吳牋雙鳳翅墨痕濺沁相思字玉釵半脫帕蒙頭寬盡瓔瓏金纏臂

美人畫眉歌

粧閣曉寒愁獨倚薔薇露滴胭脂水粉綿磨鏡不聞聲彩鸞影落瑤臺裏鏤金小合貯燈花輕掃雙蛾映臉霞螺黛凝香傳內院羅毫染色妒東家眼波流斷橫雲偃月樣彎彎山樣遠郎君走馬遊章臺惆悵無人問淺深含情斂恨久徘徊一脈閑愁未放開侍女不知心內事手搓梅子入簾來

紅甲

金盆和露搗僊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抛紅豆戲掐花枝鏤絳霞

女伴相送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

武靈后

洛苑中間楊白華隨風飄泊向天涯悲歌未斷腸先斷
日落長秋起暮鴉

盼盼

亞父塚前秋草合虞姬擸上暮雲愁如何一片彭城月
只照張家燕子樓

師師檀板

千金一曲擅歌場曾把新腔動帝王老大可憐人事改
縷衣檀板過湖湘

安樂坊倪氏女少日曾識之一別十年矣歲晚
與其夫子邂逅吳山下則已委身為小吏妻
因邀至所居置酒敘話怡然感舊為賦此

吳山山下安榮里陋巷窮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
信是天人謫居此相逢昔在十年前雙鬟未合臉如蓮
學畫蛾眉揮彩筆偷傳雁字卜金錢相逢今在十年後
雲鬟如雲眼波溜風吹繡帶露羅鞋酒泛銀巵淹翠袖
自言文史舊曾知寫趣題情事事宜但傳秦女吹簫譜
不詠湘靈鼓瑟辭暮雨朝雲容易度野鴨家雞競相妬
當時自詫苑中花今日翻成道傍樹日聞此語重悲傷
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湓水琵琶泣數行
相送出門留後約暮天慘慘東風惡醉歸感舊賦新篇

重與佳人嘆命薄

烏鎮酒舍歌

東風吹雨如吹塵野煙漠漠遮遊人須臾雲破日光吐
綠波蕩作黃金鱗落花流水人家近鴻雁兒驚飛陣陣
一雙石塔立東西舟子傳言是烏鎮小橋側畔有青旗
暫泊蘭橈趁午炊入餅白魚初上網供庖紫筍乍穿籬
茜裙縞袂寒簾出巧語殷勤留過客玉釵墜髻不成粧
羅帕蒙香半遮額自言家本錢塘住望仙橋東舊城路
至正末年兵擾攘憑媒嫁作他家婦良人萬里去為商
嗜利全無離別腸十載不歸茅屋底一身獨侍酒壚傍
相逢既是同鄉里何必嫌疑分彼此小槽白酌真珠紅
長牀共坐氍毹紫捧巵纖手露森森酒味雖淺情自濃
飛梭不折幼輿齒鳴琴已悟相如心晚來獨自登舟去
相送出門淚如洗他時過此莫相忘好認牆頭楊柳樹

春鶯囀曲

西湖詩話宋駙馬都尉王晉卿歌姬名囀春鶯晉卿投
南春鶯為勢家所得晉卿南還汝陰道中聞歌聲曰此
囀春鶯也訪之果然賦詩曰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
無古押衙回首風光雖尚在春鶯休囀上林花

停驂惆悵惜芳時嶺海歸來兩鬢絲縱使鶯聲如昔好
綠楊都是折殘枝

看燈詞

風簾珠翠動紛紛笑語聲喧隔戶聞明月滿街天似水不知何處著行雲

靳大季 字青野臨川人

題畫

綏鞍靑驄踏軟沙畫橋煙樹酒旗斜玉樓人醉東風晚高捲紅簾看杏花

童軒 字士昂鄱陽人

和劉工部欽謨無題韻

垂楊門巷嫩寒餘鏁鴨香清繞燕居粧鏡窺紅春有態黛蛾分綠畫難如雲行巫峽頻牽夢潮隔潯陽久曠書惆悵碧闌干外月梨花疎影到窻虛

金殿螢流月半沉君王當日寵恩深風清香倚捐秋扇露冷空閨怨舊衾別院頻聞鸚鵡管玉長門深鎖獸環金可憐碧海靑天外誰識姮娥夜夜心

鈿合鸞釵昨尚存幾看新水化生盆金魚戶鑰花千點玉虎絲牽月一痕斑竹暝煙思帝子綠蕪春雨怨王孫愁來更上危樓望江上悠悠也斷魂

簾外東風晚寒碧桃香老共誰看金鈴犬臥紅綿毯翠羽鸚啼白玉闌花暗小機閒舊錦草深回砌絕鳴鑾却憐夜月咸陽道露泣金人十二盤

張楷 字式之慈谿人

江南曲

忽得三巴信郎歸未有期只緣風浪險不是薄情兒

漢宮曲

日暮上簾鈎春花壓翠樓忽聞宣召急羅帕掩箜篌

唐庠 字恒居湖州人

蕉萱士女

羅襪生香踏軟沙釵橫玉燕鬢鬆鴉春心正似芭蕉卷羞見宜男並蔕花

丘吉 字大祐歸安人

春夜

銀瓶澆茗漱春醒倚遍雕闌睡未成燈火誰家庭院裏櫻桃花下尚吹笙

香盡銅鑪火不增一牀寒被臥春冰不知明月將人夢去落紅樓第幾層

馬洪 字浩瀾仁和人

續遊仙詩

玉案珠簾翡翠屏焚香夜誦藥珠經月明鸞背飛瓊過少駐花階帶笑聽

侍兒扶上紫鸞車一笑相逢萼綠華今夜蕪城好明月無雙亭上看瓊花

樊阜 字時登縉雲人

西樓怨爲孔宗脩悼亾作

鶯啼燕語春漫漫落花飛絮吹作團雨歇西樓晚晴薄

絃絲調短催長歎玉鏡臺前金剪閑翠鈿帳軟留餘寒
半壁銀燈墮燼小回文錦斷脂香乾魫牕月白光如洗
雙淚如鉛灑棐几梧桐音冷么鳳鳴屏山晴結愁雲紫
湘渚飛霜隕蘭蕙些斷巫陽招不起瑤池青鳥幾時迴
幽怨嗚嗚咽江水

姚綸 字允言嘉興人

團扇仕女

濃黛消香淡雨蛾花陰試步學凌波專房自倚傾城色
不怕涼風到扇羅

王紱 字孟端無錫人

吳姬留客行

吳姬季少纔十六能抱琵琶唱新曲愁連山黛鎖青蛾
汗透霞綃濕香玉問郎今夜宿誰家郎須聽妾彈琵琶
吳城有酒不肯住巴姬來必顏如花遲留那得情相與
芳心一一絃中語空江霜落叫征鴻孤棹風高響秋雨
須臾彷彿臨三湘切切哀猿堪斷腸巫陽雲暗楚臺晚
故山不見關山長彈到胡笳少三拍郎心欲去何匆迫
挽郎不住郎過船滿江月逗秋潮白

小喬觀書

雲髻新粧珠翠圍杏花零落曉風寒每憐春事傷心處
偷把周郎曲譜看

史謹 字公謹崑山人

桃葉渡

重經古渡立斜曛愁見桃花兩岸春欲向東風唱桃葉
江邊怕有別離人

袁宗 字宗彥以字行松江人

題美人春睡圖

東風小院闌干曲滿地猩花濺香玉金牕晝靜燕初閒
火養沉煙一縷綠美人消瘦桃花肌春腰玉減一尺圍
碧紗帳小蟬翅薄睡損舞裙金縷衣綠雲盤盤堆枕重
翠滑斜偏小金鳳啼殺流鶯喚不醒風流政作江南夢
檻前芍藥吹幽香隔花玉漏聲正長冶情蕩漾收不得
誤隨蝶過東家牆東家牆裏新粧女兩兩三三喧笑語

西亭昨夜爛張筵燭膩銅盤照歌舞

曉寒曲

秋江夜雨芙蓉老翡翠雙飛下紅蓼鯉魚風起鴻雁悲
徹骨清寒夢魂杳碧紗如煙隔啼鳥龜甲屏風香篆小
阿侯白馬不歸來被冷鴛鴦洞房曉

次鐵厓先生和阿春氏春愁詩韻

日高斗帳朝慵臥蝴蝶雙飛繡簾過庭空花片蜂蜜成
檻落香泥燕巢破素羅便面題兩行燒藥幭頭篸一箇
清明過卻不成妝梅子枝頭豆來大

江南弄二解

妾家橫塘東與郎乍相逢郎來不須問門外植梧桐

妾家橫塘西春花壓枝低綠波淨如鏡只著鴛鴦棲

沈應 字德乾蘇州人

春夜

半輪月映杏梢頭小院朱簾卻上鉤驚怯輕寒猶未睡畫闌西畔替人愁

吳文泰 字文度吳縣人

青樓曲

青樓少婦懸明璫軟金刺繡羅衣裳纖歌宛轉聲繞梁閻屏狎坐飛瓊觴流蘇錦帳雙鴛鴦夢魂醉入溫柔鄉東風破暖吹紅香落花點點更漏長游絲飛絮春茫茫柔腸一寸生秋霜吳山青青江水綠燕語鶯啼空斷腸

橫塘採蓮詞

陳繼 字嗣初吳縣人

採蓮度橫塘荷花遠近香花開擘蓮子多半是空房

題月下裁衣圖

香幃風捲月團團睡起裁衣思萬端秋葉木紅金剪冷玉門關外不勝寒

劉昌 字欽謨吳縣人

無題

簾幕深沉柳絮風象牀豹枕畫廊東一春空自聞啼鳥半夜誰來問守宮眉學遠山低晚翠心隨流水寄題紅十旬不到門前去零落棠梨野艸中

杜鵑殘夢五更餘人在長安遠索居貝錦有言讒巷伯黃金無計買相如月明滄海添珠淚雲冷關河滯雁書睡起閒將宮燭剪蟬紗光映碧牕虛

玉鼎清香試水沉湘簾如霧碧牕深閒中次第占花信夢裏分明見藁砧臨鏡慵粧蟬鈿翠倚闌失墮鳳釵金東風一夜芭蕉綠亦似含愁卷半心

辭漢仙人去不存偶因消渴望金盆晚風鄰笛吹花落秋雨門鋪上蘚痕曾見鳴鑾迎帝子豈知靈鵲誤天孫沉香亭北春如海招得三生石上魂

閉門疎雨立清寒羅帕無人借字看草色天涯迷處所花陰日午上闌干春情不射屏中雀秋影孤停鏡裏鸞

碧海茫茫空復夜西風吹破爛銀盤

夏寅 字正夫華亭人

春夜曲

寶鴨煙消幾縷香月移花影過長廊春情一種無聊賴自起燒燈照海棠

春宮詞

重重綠樹閟宮牆楊花撲人春思長絳縷重封守宮血翠鬟空學巫山粧監宮夜上金門鎖綠苔漸遠羊車過燕能斜倚未成眠月痕已向樓西墮 李東陽曰夏正夫劉欽謨同在南曹有詩名劉有俊思名差勝無題詩人盛傳之夏每見卷中有劉詩累月不下筆必求勝之劉早卒夏造詣益深竟出其右然東南士夫猶不喜夏作以爲頭巾氣不知何也

張和 字節之崑山人

夜宴曲 余應江西校文期至蘇會錢內翰劉光啓陳諸子飲徐汝節所酒酣有述 景泰元年

銅盤絳蠟流晴虹燭絲步障圍香風瑤釵寶髻光玲瓏
紅牙按腔白苧舞僊袂翩翩欲輕舉驚鴻翻雲雛鳳語
水晶簾箔搖寒星金鴨腦麝流芳馨蘭芽玉筍春娉婷
鈿箏悠悠歌宛宛餘吹流霞恨杯淺曲闌露寒斜月轉

悼姿

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落紅冰樂天老去風情減
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夢難憑
宵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

賀言 字公直蘇州人

詠殘花

滿架開初盡唯留幾許春輕風南陌上落日暮江濱影
淡簾櫳月香消笋路塵飄零莫飛去別院有愁人

湯胤勣 字公讓東甌襄武王曾孫與儀真蔣主孝蔣忠海寧蘇平蘇正西蜀晏鐸慈谿王淮崑山沈愚長洲劉溥戚里王貞慶稱景泰十才子

守宮

誰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鴛鴦夢冷腸堪斷
蜥蜴魂銷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鈿彩茜花光映玉鞲寒
何時試捲香羅袖笑語東君仔細看 劉昌曰此詩不載李商隱

蘇平 字秉衡海寧人

白苧詞

館娃宮中露華冷月落啼烏散金井吳王扶頭酒初醒
秉燭張筵樂清景美人不眠憐夜永起舞亭亭亂花影
新裁白苧勝紅綃玉珮珠瓔金步搖回鸞轉鳳意自嬌
銀箏錦瑟聲相調君恩如水流不斷但願年年同此宵
東風吹花落庭樹春色催人等閒去大家爲懽莫猶豫
頃刻銅龍報天曙

早春曲

青樓昨夜東風轉錦帳凝寒覺春淺垂楊搖綠鶯亂啼
裊裊煙花不堪剪博山吹雲龍腦香銅壺滴愁更漏長
玉頰啼紅夢初醒嬾見青鸞鏡中影儂家少年愛遊逸

萬里輪蹄去無跡朱顏未衰消息稀腸斷天涯草空碧

班婕妤

一自辭同輦淒宮艸又生甘隨紈扇棄猶記玉階行明
月愁中影流螢夢裏聲笙歌前殿夜敢妾若爲情

和沈愚閒門柳枝詞

裊裊煙絲拂畫橋紛紛春日上長條館娃宮女能相妬
莫向東風學舞腰
拂水搖煙積翠凝閶閤城外昔陰陰花飛便作浮萍艸
恰似儂家蕩子心

蔣主孝 字務本儀真人

春宮曲

荳蔻花開蛺蝶飛晚粧樓上換新衣吳王不解琵琶怨只道新傳緩緩歸

沈愚字通理崑山人

吳宮詞

銀箭金壺清漏長錦雲百隊紅鴛鴦春風侍宴蘇臺畔歌吹連宵聲不斷盤中絳蠟光玲瓏玉缸霞液玻瓈鍾吳王醉擁西施臥靈巖山頭月將墮柳腰雲髩如花女飄飄長袖隨風舉且停綠水歌白紵急管繁絃雜宮羽姑蘇臺前秋夜長星漢低垂明月光金盤高燒蘇合香君王酒酣情未央銀燈相照歸蘭房

莫愁曲

光風轉蕙吹幽香遊絲薄霧春茫茫百壺綠酒勸郎飲多情誰似盧家娘明珠雜珮聲玎璫鸞裾鳳帶茱萸囊蛾眉八字塞翠溼星眸兩點秋波光楚腰衛髩桃花粧獻金戞玉歌新腔牽雲曳雨歸蘭房

吳娃曲

海棠含愁泣春雨弱柳垂煙鎖金縷東風裊裊吹晴絲雙燕飛來向人語西鄰小姬年十五細骨輕軀學歌舞將身嫁與冶遊郎無奈花前別離苦琵琶撥斷䳭雞絃玉釵擊碎鴛鴦股低眉斂恨對銀缸紅粉樓頭月當午

房中曲

葳蕤繡帳垂蘭堂緗簾搖月蝦鬚光象牀塵污凌波韈雲髩釵橫金鳳凰杓欄淚鎖鴛鴦窩翠被生寒愁兀兀玉奴夜搯紅守宮春風柒透桃花骨蠟燈懸影碧䆫紗青絲𩨌騎不歸家琵琶撥盡相思曲楊柳櫳門啼乳鴉

春夜曲次趙公子韻

重門漏靜烏啼歇冰簾冷浸沉沉月錦牀薇帳凝流塵腸斷蕭郎隔雲別嫣紅落粉愁宵眠坐箕怨入朱絲絃蠟燈高懸照孤影水沉香散茱萸煙柳鶯花困芳心亂蝶思鶯情夢中見彩毫題就惱儂詞羞掩東風白團扇

湘中曲

玉笙吹斷蘭皐暮萬里寒波向東注孤鸞驚啼老蛟舞雜珮叢鈴滿煙雨湘娥凝愁低翠鬟淚痕漬袖紅斑斑

蒼梧天高九嶷碧雲中帝子何時還

秦箏曲

高樓欲暮花含煙嫣紅落粉愁無眠含羞起舞銀燭前玉纖輕抹鴛鴦絃鴛鴦絃鳳凰曲移妾心置君腹

追和楊眉菴次韻李義山無題詩五首

蘭槳雙歌倚桂舟隔花臨水思夷猶香囊玉佩勞相贈繡幄銀屏惜共留愁繞鳳臺秦樹暝夢回巫峽楚雲秋多才苦被春情惱鏡裏潘郎雪滿頭

行雨行雲少定踪夢回時節怕聞鐘竹枝寄恨心偏懶桃葉題情意轉濃香冷繡鞍閒騕褭燭殘金幌掩芙蓉紅樓綠水無多遠如隔江山幾萬重

纖纖斜日弄微風腸斷偎山碧海東鸞鏡有塵空自掩
雁書無路若爲通愁橫柳葉眉顰翠淚溼桃花臉暈紅
盡道芳季易憔悴莫教青鬢作秋蓬
油壁香車幾度來赤闌橋畔起驚雷夢隨蘇雨陽臺☐
愁踏春波洛浦回青鳥銜書通密意綵鸞留詠惜奇才
苦心一寸如紅燭總遣燒殘未作灰
瑣窗珠戶別離難蘭蕙柔姿惜易殘曲斷瑤箏銀甲冷
書題錦字墨花乾羅衾積夢鶯春曉寶鴨銷香覺夜寒
檻外碧桃花自好一季芳景共誰看

金井怨

牽絲猶恰冷照影卻含羞獨立梧桐月芳心不奈秋

嬉春辭

酒盡情無極花深眼欲迷拂鞭歸去晚月在畫樓西

閶門柳枝詞

黃金枝軟翠煙濃幾縷柔絲颺晚風莫向尊前爭婀娜
細腰人在館娃宮
小蠻能唱白家詞笑把纖腰鬭柳枝愁絕尊前春未老
風流太守鬢成絲

過桃葉渡

江花含笑欲爭春江水籠煙柳色新商女停舟唱桃葉
東風愁煞渡江人

徐　庸　字用理蘇州人永樂至正統間以人才薦爲學官有海桑集十二卷

玉階怨

宮院生秋艸流螢入夜飛玉階零白露涼沁越羅衣

鄒　亮　字克明長洲人

水仙花效溫飛卿

宓妃肌膚瑩冰雪纖素含香真清絕驪宮夜寒愁不眠
微步滄洲拾明月月光如練波茫茫仙魂不歸愁斷腸
湘娥含顰老龍泣鮫人灑淚銅槃溼琵琶江風吹夢醒
翠袖籠寒羅襪冷白露無聲滿瑤艸煙水迢迢鏡光曉

雜怨

漾舟采芙蓉廻橈過蓮浦與君剖蓮房試看誰心苦

古意

妾如江邊花君如江上水花落隨水流東風吹不起

蔣　忠　字上忠儀真人

芙蓉

清露下林塘波光淨如洗中有弄珠人盈盈隔秋水

陸德蘊　字潤玉松江人

春曉詞

窗明雲母光催曙嬌鳥鶯啼畫欄樹流蘇復帳開芙蓉
枕屏殘夢猶朦朧東方風來寒翦翦蘭香薰衣藕絲軟
銀蟾隔簾斜墮雲捲簾花霧春無痕

高得暘　字孟升錢塘人

春夜次韻

柳葉蛾創綠花枝粉臉紅金鬟籠細霧繡幕護香風夜氣三更後春光二月中梨雲隨蝶夢來往繞簾櫳

劉　續 字玉照山陰人

蓮塘謠

疊翠參差水容淨蘭芽半吐蒲根冷膩極紅蓮怨臉明霞綃委墜千重影藕腸斷處絲猶牽荷露學珠那得圓小姑羅袂拂秋月鏡裏紅粧只自憐吳歈響斷平橋晚溝水漾愁愁不淺搖蕩輕橈泛灧光銀塘瀲鵝雙飛遠

秋清曲

吳紗織霧圍香玉八尺銀屏畫生綠睡鴨熅氤惹夢長重城漏板聲相續西風漸漸吹蘭唐雲波微茫連洞房

芙蓉膩臉啼秋露怨綠愁紅俱斷腸交河萬里知何處啁嘶金雞報天曙玉驄駿馬歸不歸舍情自折相思樹

談　震 字玄威吳縣人

題紅葉士女

初試宮粧步玉除詩成把筆更踟蹰舊愁新恨知多少盡向霜紅葉上書

王　誼 字尚敬山陰人

秋夜思

北風淒淒塞雁飛明月皎皎穿羅帷空閨思婦不能寐起望明月臨清池清池隱映高臺側月明正照交河北錦帳連營夢不同同心百結空相憶相憶相思春復秋月明應在望鄉樓妾心便是交河水日夜隨君向北流

宮詞

花樹重重隔翠華玉顏無事駐羊車碧紗籠裏銀釭影照見深宮夜合花

班婕妤

玉簟夜涼新秋蛾暗裏顰如何天上月獨照掌中人

錢　遜 字謙伯山陰人

春詞

宿霧溟濛曙色新牡丹凝露曉粧勻樓臺乳燕輕飄雨簾幕遊絲不動塵黃鳥喚醒中酒睡綠愁損惜花人輭紅深徑香埃裏走馬題詩正及春

紅杏蕭墻翠柳遮重門深鎖屬誰家日長亭館人初散風細鞦韆影半斜滿地綠陰飛燕子一簾晴雪捲楊花玉樓有客猶中酒笑撥沉煙索煮茶

閨思

望斷傷春眼湘簾懶上鈎落花深院靜鸚鵡對人愁

斑鳩

鬭草歸來女伴尋遊絲飛絮惱春心紫鳩聲歇鑪煙冷門掩梨花暮雨深

蔡　庸 字惟中紹興人與唐之淳劉績毛鉉並以詩名時稱唐劉毛蔡

徐氏席上聞歌有感

休遣雙鬟唱竹枝聽來渾不是當時自從夢斷巫山雨

贏得秋風宋玉悲
時將羅扇遮新聲巧倡東風柳樹鶯唱徹梨園譜中曲
內中一曲最關情

張璨 字瑟之嵊縣人

吳宮怨

水殿新凉生白苧紫金鴛鴦錦雲裏吳王醉擁捧心人
七瑤牀中嬌不起粉黛三千鎖別宮畫船相憶採芙蓉
芙蓉未老白露濃館娃嫋嫋生西風

洞房曲

鴉雛夜宿迷濛柳斗帳燒燈蠟炎透銀罌注酒芙蓉香
金絲檀槽爲君奏歌喉窣窣鶯兒語象口吹香凝碧縷

盤龍繡帶結同心牽惹巫雲隨峽雨歌聲未闌香未減
曲屏生香暈眼纈小玉催鋪蜀錦衾紗牕影轉桐花月

春曉曲

濛濛碧柳垂輕煙露花千朶胭脂鮮東風無力颺羅幕
曉閣香溫人正眠春眠更比春酣重情濃每作相思夢
間關黃鳥與鶯啼正是離人相見時海棠嬌多扶不起
簾外日高花影移

惱公詩題遊春士女圖

眉綫彎新月瞳人剪碧波態濃娃館妓腰細楚宮娥縷
踏金蓮步新翻白雪歌輕凝迷下蔡妙舞絕陽阿寢閣
朱爲網粧樓錦作窩梨花香玉破柳穗鬱金拖瑟柱鏘
鸞鳳尊彝列象犧瑤釵橫玉燕繡帔砑銀鵝小汗肌香
膩微酣臉暈酡櫻唇朱滴滴鴉髻黑峩峩司馬憐琴癖
周郎顧曲訛喜窺韓壽戶怒擲幼輿梭曉睡啼鶯喚春
遊細馬馱宓妃臨洛浦漢女出江沱拾翠煙堤蕙搴芳
露渚荷畫船青雀舫絲騎玉蹄騧虢國榆搓脂羅敷避
翠蛾使君逢調笑丞相近嗔呵絕艷方如此幽懷定若
何琵琶勞問卜烏兔恐蹉跎睡鴨頻添火牽牛奈隔河
幾愁鴛浦隔偶借鵲橋過蝶思迷芳蕊蜂情戀蜜窠封
緘書荳蔻密意托絲蘿錦被蘇濃麝霞漿酌巨螺流蘇
垂嫋娜蜀綺叠陂陀井樹棲烏鵲鉤籠睡翠哥更壺催
漏箭火樹爛瓊柯的的緣思合濛濛與醉和曲屏嫌夜

短斗帳得春多海誓寧教爽山盟詎有它兩情成比翼
萬事付蠻蝸蘭帶同心綰菱磐照膽磨豈徒消夙恨頓
覺起微痾畫裏腸猶斷桑中句厭哦始知傾國貌能作
合歡魔麗玉埋馨地秋娘瘞粉坡至今遊冶客猶爲酹
蓬科

朱純 字克粹山陰人

古宮怨

濃粧耀日羅幃曉鴉髻盤雲金鳳小春花一面惱人紅
長恨海棠嬌艷少繡被重重覆錦茵麝臍龍腦香氤氳
蜀絃新調作鶯語小蓮頻候羊車塵秋風吹散填河鵲
濃情竟負良宵約化作妖雲逐楚王金魚空鎖重門鑰

賦段七娘次娛淸先生韻
步窄倚嬌容霞裾拂地紅艷歌驚越女曼舞壓巴童銜
栁籠朱閣湘桃爍綺櫳調人拋錦字捐客駐花驄翠髻
鴉鬟重黃塗蝶粉濃簫聲淸引鳳箏柱寄排鴻篝爇沉
檀火衣翻茉莉風金絲紉佩帶碧玉鏤脂筒骨冷新籠
釧肌香薄護幪詩題紅葉上曲度綵雲中長擬文鴛並
寧愁繡幄空合嬌迎李白誓死逐韓馮思結丁香蕊情
緘荳蔻叢醉傳金錯落笑擲碧芙蓉寶髻樓梢翠妝殘
鏡掩銅帳羅垂掩冉瀛板送丁東露靄花凝霧離離月
掛桐扇陰拋畫蝶簪滑褪青蟲重覆霞衾煖疑熏雪體
融巫山妖夢斷雲雨溼衣縷

遊絲
紫陌遙看一縷微籠煙曳日轉依依不隨蛛網縈細合
肯逐鶯梭上錦機香罥落花低趁蝶暖隨柔絮欲沾衣
無由繫得東君駕空向春風上下飛

春詞
瑤瑟聲沉閉綠窗月明空吹隔花尨綠牖零落宜春字
紵帳低廻照夜缸好夢毋嫌鶯喚醒傷心況對燕飛雙
香雲艷雨情多少遠逐楊花渡楚江

施　敬 字孟莊錢塘人

秋塘曲
道謝秋塘晚風來野水香采蓮休采葉留與宿鴛鴦

劉　溥 字原博長洲人

秋夜曲
綵繩玉瓶引深井冰厚銀牀夜初冷素手深籠倚轆轤
月明獨照娉婷影井上高高兩桐樹烏啼只在人愁處
金鳳銜珠歷髮雲彷彿隨風欲飛去井水雖深有限期
人心有愁無盡時桐陰散亂月將落滴盡銅龍誰得知

張　守 字維孟一字守夢吳縣人

沈如美所畫美人圖爲徐文輝作
流蘇綴綵鴛帳寒金鴨不飛香縷殘新霜撲簾白如粉
啞啞烏啼金井欄芙蓉屏開睡初醒守宮淺褪胭脂冷
玉釵慵整雙鳳凰春愁壓翠蛾眉長

王　懌 字內悅山陰人

江南意
郎居橫江口妾住橫江上生小慣風波遣舟喜搖蕩
舟遶花灣花紅照人顏舉頭見郎來低頭隱花間花疎
不成隱相見還相哂都緣春意深留連夕陽盡前洲伴
將稀那能不相還拋情明月下各自唱歌歸

段七娘二十韻
度曲千金賤凝妝一面紅聲迷銅雀妓艷奪館娃僮白
雪飄朱閣香塵散綺櫳波瀾司馬袖腸斷使君驄秋水
涵瞳潤春山入黛濃弄簫驚紫鳳拂軫怨離鴻鏡展金
鸞月釵橫玉燕風謝娘收鈿匣嬴女掩香筒石竹參芳

簪芙蓉隱纚幪燃燃珠樹側人醉錦蓮中粲粲星爛戶
微微露洗空幾个憐宋玉今夕遇韓馮密意蜂攢蕊芳
心蝶戀蕊春殘封荳蔻羅帶綰芎藭步障重拋錦門鍾
疊綴銅曲闌裝翡翠簡樹瑤花蟲鸞睡煙濛柳烏棲月
浸桐銀甈休驚落珊箭起丁東客散歌屛令香昏睡閣
融日高春夢覺嬌纈散花綴

李東陽 字賓之茶陵人

蘇臺曲

秋水光於鏡新粧愛月斜隔溪潑不語孤櫂入菱花

謝鐸 字鳴治太平人

長信詞

芍藥春濃映曲欄海棠枝上雨初殘合歡扇在君須記
莫放秋風一夜寒

張泰 字亨父太倉人

傷春曲

東風吹春染柳條晴花捲雪烘不消陌頭小輦輕遙遙
綠波無情漫藍橋小雨生寒暖猶薄盡日無眠倚朱閣
昨夜梨雲入夢香腰肢舞困鞦韆索

春寒曲

鞦韆索上顛風生儂家小院寒輕輕柳眼低徊曉鬓碧
花顏欲破春無情半捲朱簾難補薄芳塵妬繡牕閒落
安得巫山十二屛飛入瑤臺護香蘇

遊仙詞

海風吹綠蔚藍天山湧芙蓉月湧蓮對對凌波塵韈小
相逢多是水中僊
龍女攜筐到日南扶桑摘葉飼冰蠶繅絲倩得鮫人手
爲織紅綃製舞衫
熊盈娘子鬬雙成王母前頭一對行天陌偶逢秦弄玉
相將鳳管和鸞笙
金闕西箱玉案前衆中誰是掌書僊欲披小劵支風月
借與琅函五色箋

長門月

昭陽歌吹晚風移金屋春寒獨睡遲何事西宮楊柳月

一灣猶似妬娥眉

長門春思

露重花垂泣煙濃柳暗顰如何淸禁裏有此斷腸春

漢宮詞

被寒燒盡鬱金香侍女無言立近牀一樣玉壺傳漏點
南宮夜短北宮長

陸釴 字鼎儀崑山人

四時詞

滿地花陰翡翠涼半簾紅霧水晶香黃鸝似惜春無主
啼遍宮門不過牆
柳花臺榭汗銷香荷葉池塘趁晚涼十里翠萍魚點破

軟沙淺處兒鴛鴦
架上絺衣捲翠絲手中團扇怯風吹侍兒不識人心別
還把紅鹽灑竹枝
夢斷巫山獨擁衾笙歌聲迥夜沉沉無情不似銅龍漏
滴碎長門一寸心
石　瑤 字邦彥藁城人
長相思
長相思長且淺暮雲湘水愁陰陰海棠庭院燕雙語惱
亂無人知妾心妾登池上樓淚滴池中水水聲活活向
東流妾淚將心千萬里
迎冬詞

畫簷小鐵嘶北風疎櫳口影搖輕紅疊綺重茵夜雲暖
博山紫氣飛遙空霜凄落葉護寒井素綆縈紆指尖冷
翠屏東面繡新芳幻出瀟湘美人影日高寶瑟拂蛛絲
魚上淺灘鵲遶枝十二闌干煙細細伊州一曲譜相思
中平宮詞
宮市新開御水邊繡襦爭立市門前酒姬未放驢車過
自問劉郎索酒錢
沈　周 字啓南長洲人
楊花曲
江上楊花撩亂飛隨郎馬蹄點郎衣楊花飛多還墮地
郎去遙遙何日歸郎歸不歸任郎意但是家書無寄處

願栽楊樹遮天涯明年見花郎憶家
文徵明 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
采蓮圖
橫塘西頭春水生荷花落日照人明花深葉暗不辨人
有時葉底聞歌聲歌聲宛轉誰家女自把雙橈擊蘭渚
不愁擊渚濺紅裳水中驚起雙鴛鴦
春曉曲
翠屋沃日煙霏霏彤光飛上千罘罳誰家高樓鎖春色
金鋪約戶蟠雙螭東風掠幌鸞綃動瑤鴨蘭溫睡初重
起來臨鏡悄無言含情自理雙鶯夢夢回生怕守宮殘
捲袖移韝獨自看燕子銜春欲飛去海棠猶自勒輕寒

簾幕垂寒剛不捲綺疏結香春較淺欲裁羅段作春衫
自爇薰爐熨金剪
祝允明 字希哲長洲人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
秋月
銖衣猶是舊霓裳帶得清虛府裏香今日輕分三萬斛
乞他人世綵衣郎
閑題
錦翼文翎處處逢綠雲隨月任西東瓊漿醉骨三千歲
玉顆聯情一萬重狂蝶不曾離寶苑好花都願嫁東風
醉斜小杜吳王國錯認揚州十里紅
文　嘉 字休承徵明子

無題

月明庭院已昏黃團扇風輕夜漸涼自折花枝調鸚鵡
不知金殿鎖鴛鴦

蔡　羽 字九逵吳縣人

鞦韆怨

丹楯朱干傍花砌青絲流蘇兩頭繫葡萄結束相思帶
玉釵斜挽盤龍髻對對來尋花下繩雙雙忽作雲間戲
難銷寂寂玉樓情可惜青青芳草地玉樓易斷腸芳草
令心亂空上鞦韆架春愁未曾斷

閒情集卷之二終

閒情集卷之三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姚　紉子搴校
平湖陸世楷孝山増訂
吳郡朱鶴齡長孺　徐乾學健菴訂
宋德宜蓼天　顧　樵樵水

徐禎卿
效何遜詠倡家
秋氣篇
落花怨
偶見
擬閨詞四首

徐姬詩
效閨中語三首
江南樂八首代內作
擬蕭子顯春別曲四首
擬古宮詞三首

湯　珍
越溪柳

李夢陽
雜詩
楊白花
聽鶯
汴中元夕
湘妃怨
楊花篇

康　海
閨箏

王九思
無題

邊　貢
題美人

王廷相
巴人竹枝歌四首

程　誥
楊都統家小青衣
春閨

何景明
琵琶怨
艷曲二首
擬古
行路難
擣衣
明月篇
無題

范昌期
題老妓卷
薛蕙
宮中樂
莫愁曲
芳樹
風
燭
屏風
元夕篇
皇帝行幸南京歌

李濂
雪五首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二首
大堤曲
林應亮
春情
孫一元
郎住竹堋口
驅車復驅車
佘育
貧女吟

顧璘
傷歌行
長相思曲
懊惱曲效齊梁體四首
擬宮怨七首
王韋
春草
王逢元
和人無題二首
陳沂
春草

宮詞二首
蔣山卿
烏夜啼五首
採蓮曲二首
宮詞
張綖
香奩詩三首
詠行
楊慎
扶南曲四首
大隄曲

新曲古意
春江曲
長干三臺四首
無題
玉臺體二首
紺甲麗人
楚江曲
三閣詞二首
張　含
代古明月子娟娟篇
離夕有贈二首

讀亡友何仲默無題詩繼作二首
無題
龍池春遊曲
常　倫
采蓮曲三首
王廷陳
妾薄命
艶歌行
閨箏二首
胡纘宗
東飛伯勞歌
黄省曾
江南曲
戴　銑
閨情
童承敘
宮詞二首
尹　畊
古意
趙　宏
採蓮曲
劉　繪

綠水曲
麗人
黃　佐
宮怨
喬世寧
梅花落
擣衣
鄭　旦
子夜歌
劉效祖
折楊柳

方九敘
涉江採芙蓉
陸粲
長門怨
袁袠
燕
王問
吳姬
閨情
皇甫汸
寒夜曲二首

潘德元
無題
張祚爲
無題
周詩
寒夜曲
張時徹
有所思
古別離
陌上柳
皇甫汸

有所思
春江花月夜
擬中婦織流黃
擬伯勞東飛歌
空梁落燕泥
夏日湖泛作採蓮曲
麗春宮人詞次韻二首
有所思
賦得有所思
寄侍
題茉莉二首

進酒詞
詠贈髮
寒夜曲四首和子安兄
吳文部園中觀鞦韆二首
黃德水
賣花篇
唐詩
吳下竹枝詞二首
蘇祐
擬古宮詞
閒情集卷之三目錄終

閒情集卷之三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姚　紹憲　校

嘉善曹爾堪顧菴　無錫顧宸修遠
餘杭嚴沆顥亭　江陰李遜之膚公
泰

徐禎卿 字昌穀一字昌國吳縣人少與唐寅祝允明文徵明齊名號吳中四才子

效何遜詠倡家

簾櫳秋末晚花霧夕偏佳晴牖通新燭虛堂閉落釵斷
漸烏棲樹明明月臨懷相思不可見蘭生故遠階

秋氣篇

邊城秋氣肅夜慘角聲長廢草煙中綠寒雲塞上黃萬

里警烽火十載憶河梁閨砧俱掩泣見月共愁鄉亦有
覩津婦仍聞洛下粧啼粉生陰蘚孤衾戀故香當窻工
織素纖指怯縫裳絡緯蕭蕭雨蒹葭夜夜霜鏡塵滋一
尺書淚濕千行妾心豈異晚思君誠可傷

落花怨

青枝參差露華浥落花辭春不能泣芳閨少對躊躇
有情無言空怏悒落花含羞擬謝閒顏色與卿不相及
江上橫波森轉滾江干燕泥生紫蘋前程零落不可保
多謝嬌癡薄命人

偶見

滾山曲路見桃花馬上匆匆日欲斜可奈玉鞭留不住

又銜春恨到天涯

擬閨詞四首

閒門春又老夢裏憶流年鸚鵡陪癡立鴛鴦笑獨眠煙
光搖蕙月露水溼花天寫得相思字飛魂一黯然
羅巾淚不乾煙月夢魂殘膩水芹絲滑香風燕子寒春
慵睞纔筆花落憶闌干閒說秦川遠何時返玉鞍
淍顏剩粉光殢鎖翠愁長院落閉芳草鞦韆送夕陽風
花三月聯錦字九迴腸銀鑰黃昏近偷啼入洞房
零落今誰問琵琶事可嗟慵針聽杜宇戲袖撲楊花腰
把和春瘦肩形共月斜悔心從佛懺臨鉢洗鉛華

徐媛詩

金陵有徐媛者善屬詩蚤死余嘗聞其句云楊花厚處
春陰薄淸冷不勝單袷衣頗愛其有婉思以詩弔之
邊廊吟罷楊花句欲覓楊花樹已空日暮街頭春雪散
杜鵑無力泣東風

效閨中語

小小亭臺曲曲欄支頤獨倚悄無言楊花飛處春衫薄
風信今朝第幾番
幽懷無語轉悽悽滿目風煙曉夢迷怪底春愁添一倍
落花庭院鳥頻啼
繡罷還呼姊妹看午風晴日滿欄干花間打散雙蝴蝶
飛過牆兒又作團

江南樂八首代內作

生長在江南不愛江北佳家在閶門西門垂雙柳樹

陽春二月時桃李花參差寄言諸姊妹莫遣惡風吹

還鄉信自樂望近轉於邑阿母見兒歸定自持儂泣

野鳧生離時乃在河沚中可憐生羽翼各自戀菰叢

橋生江上洲過江化爲枳情性本非殊風土不相似

人言江南薄江南信自樂采桑作絲絲羅綺任儂着

與郎計水程三月定到家庭中赤芍藥爛熳齊作花

江南道里長荆襄在何處聞郎昨夜語五月瀟湘去

擬蕭子顯春別曲四首

雜草積色滿河塘楊柳覆額映嬌黃春心春望不可極

隴北遼陽俱斷腸

春風蛺蝶一庭花落日聚雀空城麥半牀敝帳掩朝寒

滿鏡新愁減釵澤貞志寧忘陌上桑同心共指西陵柏

鳴鸝欲亂花發齊江南草長綠葉萋三邊遠戍十秊妻

鶯頻感候那不啼

霧裏織織新月尖機中少婦織流黃可憐斷絲不如淚

零落時續不能長

擬古宮詞

翩舞戎歌樂未休爛熳芝火五城樓班姬獨臥朝陽殿

卻捲珠簾望女牛

興慶池頭漏未闌梨園弟子曲將殘花前更進涼州伎

無那西宮月色寒

十五承恩侍衮旒宮中初拜大長秋見說上林陪羽獵

君王同著紫雲裘

仁

湯珍 字子重長洲人石湖有五賢祠祀子重及文徵明徵仲唐寅伯虎王守履約王寵履

越溪柳

越王戍畔柳條春倚送鴟夷萬里人肯道西施無別恨

翠眉今日效誰顰

李夢陽 字獻吉慶陽人

雜詩

西國有佳人獨立靑雲端容艷若桃李左右佩芳蘭含

思理玉琴冷冷一何閑更節有餘悲曲終再三嘆借問

嘆者誰中意難自宣沉吟攬衣帶仰視鳴鶴翩思匪望

不申何况隔丘山

楊白花

寧唱采菱曲休歌楊白花菱生猶有蒂花去落誰家

曉鶯

睍睆夢中逃流鶯碧樹西起來紅日照已度別枝啼

汴中元夕

中山孺子倚新妝鄭女燕姬獨擅場齊唱憲王春樂府

金梁橋外月如霜

湘妃怨

采蘭湘北沚搴杜澧南潯涔水含瑤彩微風託玉音雲起蒼梧夕日落洞庭陰不知篁竹苦惟見淚斑深

楊花篇

洛陽三月東風起楊花飛入千門裏只見朝榮上苑煙那知夕逐東流水苑煙流水無休歇暖日輕盈度仙闕趙女瑤臺貯綵霞班姬團扇啼明月綵霞明月幾沉輝陌上行人亂撲衣征夫栁塞愁看雁少婦深閨懶上機栁塞香閨萬餘里草色連天度隴水玉門關外雪猶飛章臺樹裏風先起誰家浪子千金馬平明挾彈章臺下頭上羅巾玳瑁簪腰間寶鋏珊瑚把踏絮來尋賣酒家持杯坐謝當壚者當壚美女怨陽春笑擲楊花襯繡裀

青樓蒲菜難消遣白雪漫天愁殺人冥冥漠漠春無極此時惟有楊花色一朝風雨爛蘼蕪獨撫垂條三歎息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

閨箏

寶曆西鄰女鳴箏傍玉臺秋風孤鶴唳落日百泉洄座客皆驚引行雲欲下來不知絃上曲清切為誰哀

王九思字敬夫鄠縣人

無題

寂寞西風翡翠樓黃昏斜抱玉箜篌彩鸞影逐秦簫斷紅葉心隨御水流天外行雲難入夢手中團扇易驚秋愁來只恐嫦娥笑明月疎簾不上鈎

邊貢字廷實歷城人○弘治時廷實與北郡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鄠杜王九思吳郡徐禎卿儀封王廷相號七才子又李何徐邊世稱四傑

題美人

月宮秋冷桂團團歲歲花開只自攀共在人間說天上不知天上憶人間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

巴人竹枝歌

江草江花滿眼新不知郎處幾多春愁來欲上東峰望上到東峰愁殺人

郎在荆門妾在家季季江上望歸槎荼蘼種得高如妾縱有春風枉殺花

野鴨嘤嘤一雙飛飛到儂池不肯歸莫共鴛鴦鬪毛羽鴛鴦情性世間稀

蒲子花開蓮葉齊問郎船已過巴西郎看明月是儂意到處隨郎郎不知

程誥字自邑歙縣人

楊都統家小青衣

自按梨園譜誰傳樂府詞見人羞不語含笑轉身時

春閨

畫樓紅燭黃昏思婦啼春淚痕楊栁輕煙別院梨花細雨重門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

瑤瑟怨

美人竹間亭虛簾空月非相思湘江曲淚竹生斑花花開為誰好花落不復掃出戶見春風低頭怨芳草坐彈五十絃起視江月殘愁絃不堪聽手澀金雁寒一彈正淒切再彈轉嗚咽三彈撥斷腸聲亂冰絲結西風吹芙蓉一夜落微紅豈知瑤瑟音能消青鏡容

艷曲

御溝連上苑大道接平沙紫陌三千騎青樓十萬家城中楊柳樹風起暮飛花高堂臨萬戶朱構耀城隈共籍鴛鴦綺雙持鸚鵡杯春風樓下度一夜百花開

擬古

圓如天上月光輝尚常缺與君非一身安能不乖別關山日悠遠舉步難可越君如雙車輪妾心如車轍相隨萬里去繞繞何時絕

行路難

牀有織綺儂有織素請君視綺還視素憐新不如莫棄故樽中有酒雖有餐聽我為歌行路難眾中歡樂多志氣豈知他人不得意白日有時不照地安能保君常不乖天河熒熒西北轉織女牽牛不相見繇來天上亦別離何怪人間有悲怨世情隣薄惡衰賤駕車馳馬如雷電少季不得君愛惜紅顏勝人亦何益

擣衣

凉飈吹閨閣夕露淒錦衾言念無衣客歲暮芳寒侵皓腕約長袖雅步飾鳴金寒機裂霜素繁杵叩清砧哀音緣雲發斷響隨風沉顧影惜流月仰盼悲橫參路長夢屢阻夜久力不任君子萬里身賤妾萬里心燈前擇妙匹運思一何深裁以金剪刀縫以素絲鍼願為合歡帶得傍君衣襟

明月篇 并序

僕始讀杜子美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布辭沉著鄙心竊效之以為長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為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

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託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由是觀之子美之詩博涉世故出於夫婦者常少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缺此其調反在四子之下與暇日為此篇意調若髣髴四子而才質猥弱思致庸陋故摘詞蕪紊無復統飾姑錄之以俟審聲者裁割焉

長安月離離出海嶠遙見層城隱半輪漸看阿閣銜初

照瀲灎黄金波兩圓白玉盤青天流景披紅蘂白露寒
輝泛紫蘭紫蘭紅蘂西風起九衢夾道秋如水錦幌高
褰香霧開瑣闥斜映輕霞舉霧沉霞落天宇開萬戶千
門月明裏月明皎皎陌東西柏寢召堯望不逆侯家臺
榭先先滿戚里笙歌影乍低灑灑芙蓉生玉沼娟娟楊
柳覆金隄鳳凰樓上吹簫女蟋蟀堂中織錦妻別有深
宮閑深院季季歳歳愁相見金屋螢流長信階綺櫳燕
入昭陽殿趙女通宵侍御牀班姬此夕悲團扇秋來明
月照金微榆黄沙白路透迤征夫塞上憐行影少婦窻
前想畫眉上林鴻雁書中恨北地關山笛裏悲書中笛
裏空相憶幾見盈虧淚沾臆紅閨貌減落春華玉門腸

斷逐秋色春華秋色遍如流東家怨女上粧樓流蘇帳
卷初安鏡翡翠簾開自上鉤河邊織女期七夕天上嫦
娥奈九秋七夕風濤還可渡九秋霜露迥生愁九秋七
夕須臾易盛年一去真堪惜可憐揚彩入羅幃可憐流
素凝瑶席未作當壚賣酒人難邀隔座援琴客客心對
此歎蹉跎烏鵲南飛可奈何江頭商婦移船待湖上佳
人挾瑟歌此時憑闌垂玉筯此時滅燭斂青蛾玉筯青
蛾苦緘怨緘怨含情不能吐麗色春妍桃李蹊遲輝晚
媚菖蒲浦與君相思在二八與君相期在三五空持夜
被貼鴛鴦空持煖玉擎鸚鵡青山泣掩琵琶絃銀屏忍
對箜篌語箜篌再彈月已微穿廊入閣靄斜輝歸心日

遠大刀折極目天涯破鏡飛

無題

艷舞嬌歌出絳紗黄金不惜教琵琶鴛鴦本是雙棲鳥
菡萏元開並蔕花紫玉豈忘韓重侶綠珠不負季倫家
多情自古還多恨腸斷春風卷柳斜

范昌期 字鳴鳳蘇州人

題老妓卷 詩見張士瀹國朝文纂或作織司馬長女詩非是

教坊落籍一作脂粉洗鉛華一片春一作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一作
來空一作猶有恨故園歸去却一作已無家雲鬟半嚲一作綰
臨青一作粧鏡雨淚頻彈一作空流溼絳紗安得江州司馬在一作今日相逢白司馬
尊前重為賦一作與訴琵琶

薛蕙 字君采亳州人

宮中樂

偶過昭陽館雕櫳閉絳紗卷簾通一笑落盡滿庭花

莫愁曲

儂家住石頭綠水遶歌樓不是工娛客何緣字莫愁

芳樹

芳樹榮春日萋萋盈後園絳房承露坼素蘂向風翻散
影迷雲屋吹香入網軒美人來已暮零落復何言

風

蛾眉簾下出春風花際來雲落鬢開髮蟻蟀手中杯華
梁塵乍動羅帷影復開試將巫山雨吹向楚王臺

燭

客醉北堂上花生夜戶中色亂歌梁月影暗舞衣風珠簾照不隔羅幌映疑空願得陪長讌相看曲未終

屏風

屏風十二曲羅列洞房隅雙環金屈戌四角錦流蘇蛾眉行處隱玉袖坐中扶因歌畫上客翠蓋少踟躕

元夕篇

皇都佳麗地春日艷陽年共愛元宵好爭歌明月篇元宵明月滿蓬萊春色先從上苑來千門宛轉銀屏隔萬戶參差金鎖開千門萬戶迷雙闕綵女新粧踏明月映牖窺牕態轉多含嬌凝睇情無歇正逢春日愛芳菲復

值春宵縫舞衣燈光斜照珊瑚枕香氣空薰雲母扉此時天子盛遨遊離宮別館足風流纔開鳳鳥張燈架更起鰲山結綵樓綵樓岧嵽鰲山側複道交衢對南北萬燭繖疑白日光千燈卻亂春星色春星暗靄迷煙霧仙樂分明見天路空裏翩翩翠蓋飛雲中冉冉鸞輿度翠蓋鸞輿千萬騎伐鼓摐金動天地御仗層層錦繡圍廣場隊隊魚龍戲就中別有王侯客三三五五長安陌夜夜經過許史家朝朝遊戲金張宅金張許史鬪驕奢金燈玉帶剪春紗鴛鴦比翼玫瑰樹翡翠雙棲菡萏花龍膏鳳炬列千行蕙火蘭煙百和香月華照耀珊瑚障霧影氤氳玳瑁梁可憐豪侈誰能似可憐行樂心無已曲

罷頻移歌舞筵醉後重遊燈火市月市星衢遊未徧東城南陌時相見妖童繡勒五花馬倡女銀車九華扇妖童倡女繁華子雙去雙來帝城裏粉色偏從月下明衣香故向風前起調笑行歌懽未闌浮影流光夜遽殘朝來試過狹邪路墮屜飄花那忍看

皇帝行幸南京歌

燕姬玉袖抱箜篌馬上長隨翠輦遊春來照影秦淮水愛殺江南雲母舟

雪

流風迴雪滿蓬萊繡幕珠簾萬戶開內殿平明催設宴玉京深處翠華來

綠水初冰百子池飛花正滿萬年枝君王夜醉瑤臺雪侍女冬歌白紵詞

永巷沉沉夜漏稀玉階寂寂雪花飛空持紈扇歌瓊樹愁對銀釭製舞衣

玉人燕國舊傾城對雪臨風更有情鏡裏新粧爭皎潔筵前垂手學輕盈

宮裏僊人字麗華弦中纖指學琵琶朝來白雪當牕立一曲彈成玉樹花

李濂 字川父祥符人

擬唐人送宮人入道

苦憶僊人尋綠華乞身遙入太清家向來寫恨餘紅葉

此去行蹤有碧霞學道晚依新藥盥洗粧朝爽晳菱花
玉笙不作昭陽調纖纈閒吹月影斜
丞承丹詔入華清卻戴黃冠出漢京簫譜好傳秦弄玉
鍊師初拜許飛瓊衣沾別島朝霞色夢斷長門夜雨聲
十二層樓何處所芙蓉花外是仙城

大堤曲

漢江遊女花艷奇靚粧連袂江之湄人生不向襄陽去
空信春風斷腸處

林應亮 字載熙侯官人

春情

雕欄朱箔瀉池塘旭日鶯啼出洞房初服已從千葉麗
新粧猶帶百花香鬬成百草遺金釧彈罷孤桐倚玉牀
更道春宵閒弄笛相將明月舞鸞凰

孫一元 字太初

郎住竹棚口

郎住竹棚口妾住楊柳堧楊柳絲空長不能繫郎船

驅車復驅車

驅車復驅車起拂車上露願作車後塵逐君車輪去

佘育 詩見新都秀選集

貧女吟

舊絲織盡復新絲辛苦終朝不下機秖恐與時花樣別
不堪裁作嫁人衣

顧璘 字華玉吳縣人徙居金陵與陳侍講沂王太僕韋肆力為詩文時稱金陵三俊又稱朱顧陳王朱謂寶應朱察政升之名應登弘治己未進士

傷歌行

青春欲去不可留白日欲落花含愁銀鞍白馬分明別
故苑芙蓉傷素秋不惜紅顏坐凋歇可憐君恩難再得
夜簟香消巫峽雲寒衣淚落秦關雪掩卻青銅鏡不忍
生塵埃且留蘭膏燭有心莫成灰風吹蓬枝往復回去
季團扇今季開小物無情尚如此何獨君恩無去來買
賦無黃金挑絲不成錦欲因魂夢逐車輪願君莫惡珊
瑚枕

長相思曲

長相思在何處吳岫雲深隔江樹江樹臨春花正繁人
今已向天涯去瓊樓繡戶橫蘭煙中有絲鬟金骨僊星
河隱約秋期杳坐捲朱簾望月圓

懊惱曲效齊梁體

小時聞長沙說在天盡處人言見郎船已過長沙去
家雞各有塒海燕各有窠郎家撲天星作底愛風波
玉刻蓮花掌碧酒湛若空與郎雙杯送出門耐霜風
春風上燕京秋風下湘渚黃鵠有六翮定自不及汝

擬宮怨

水殿芙蓉隱晴霜夜臨新月自焚香總閒畫扇含秋思
帳裏華燈隔御光四壁椒塗花霧散六宮遙漏水聲長

君恩未必緣歌舞無那昭陽掌上狂
紫殿繁華夢已沉掖庭苔色晚陰陰浮雲變態隨君意
明月流輝鑒妾心屈戌横門金鎖冷轆轤牽井玉瓶沈
空將錦瑟傳哀怨寂寞誰聽空外音
翠鬋金蟬入帝家擬將新寵厲鉛華君王自信圖中貌
靜女虛迎夢裏車帳殿秋陰生角枕屧廊空響應琵琶
含情獨倚朱闌暮滿院微風動落花
漢皇宮殿月明時曾侍宸遊百子池舞馬登牀春進酒
盤龍銜燭夜觀碁御前御輦言無忌衆裏當熊死不辭
舊恨飄零同落葉春風空遶萬年枝
咫尺長門萬里遙恥將裾緞曳纖腰盈盈璧月沉鸞鏡

渺渺銀河斷鵲橋上苑旌旗迴夜獵建章鐘鼓散晨朝
此身不及雙棲鳳處處隨君聽九韶
流蘇帳冷瑣窗虛雲月差差度玉除百歲精靈悲故劍
九重恩寵附前魚進花有恨凝芳履竹葉無光引屬車
人意已疏言更淺只將詞賦倚相如
不見彤墀日月斿庭隅草木掩清輝金輿到處無新故
玉貌從來有是非暮雨樓臺雙燕入春寒池館百花稀
監宮一去無人語獨自含顰詠綠衣

王　韋 字欽佩上元人

春草

帶雨和煙未可名春風處處不勝情於今南浦知多少

都向王孫去後生

王逢元 字子新欽佩之子

和人無題

晴綻東牆杏子紅露溥南內牡丹叢承恩未必因詞客
捐寵何勞怨畫工獨聽遠雞啼曉月幾隨孤燕領春風
瑣窗寂寂眠初定夢見笙歌在別宮
雨日閒心夢裏寬一春花事雨中殘垂楊不解青絲結
明月先虧白玉盤琴調思長和淚鼓鏡銅衰盡帶愁看
頻過女伴頗狂甚故著羅裙刺合歡

陳　沂 字魯南鄞縣人以醫籍居南京

春草

夜雨江南夢春風陌上情東皇如有意移向玉階生

宮詞

後庭仙樹是誰栽春盡重門鎖綠苔聞說翠華籠燭過
上陽宮裏看花來
金屋藏春春已歸鉛華還似落紅飛自憐不及花零散
猶逐香塵上御衣

蔣山卿 字子雲儀真人

烏夜啼

門前楊柳樹借汝烏夜棲郎眠夜未半無奈汝爭啼
郎起見月光綺窗白如曙儂歎不成寐郎起渡江去
月明潮欲生三江風浪惡勸郎且遲留莫便將衣著

長帆百幅餘大舸夾雙櫓同頭欸不見儂心苦復苦
從歡出門去天寒獨自宿門外草棲烏夜夜啼上屋

採蓮曲

翠袖雙雙竝紅粧面面開數聲搖櫓過一道唱歌來葉
密難見花深去不回小姑相結伴夫壻莫疑猜
濕漿誰家女嬉遊入浦深牽花憐竝蔕拾子愛同心回
腕垂金釧低鬟墮玉簪相期來相值歌曲不成音

宮詞

一夜梅開上苑東淡煙斜月影朦朧春魂願逐香魂去
飛入君王曉夢中

張綖 字世文高郵人

香奩詩

翡翠籠深燭影昏當時一見已銷魂歌殘玉宇雲千葉
醉損珠簾月一痕欲說竟成閒撚袖偷看多是半銜樽
而今惜花憐花意只有垂楊半倚門

行遍迴廊小立時輕風吹動隔牆枝季兗荏苒偏傷客
往事參差欲怨誰綉被香溫催解珮綺窗月淡稱彈棊
釀成一種風流病對月看花總淚垂

飛絮遊絲剪作團小樓春事又闌珊錦鱗青羽書難覓
寶唾珠啼跡未乾蛺蝶芳魂花裏瘦蟾蜍清影月邊寒
嗟予苦乏如臯技莫怪蛾眉一笑難

詠行

紈扇輕裾到處宜暖風搖曳細腰肢相逢綺陌回眸處
悄見雕欄轉側時零亂珮環來冉冉飄搖羅帶去遲遲
東昏未識凌波趣枉著金蓮步步隨

楊慎 字用修新都人

扶南曲

美人辭曲房羅綺雜花香遠思河邊草柔情陌上桑歸
來庭下路羞見紫鴛鴦
清歌開笑齒一夜足歡娛誓好同心結迎祥百子圖千
金當一刻城上莫啼烏
遊賞上春時躑躅望所思花嬌初學臉柳淺未成眉問
訊溝頭水微波可致辭

淇上輕盈侶巫陽縹緲仙晚歸因鬬草春困爲秋千羅
帳合雙笑燈昏尚未眠

大隄曲

大隄二三月垂楊千萬把上枝堪藏鴉下根堪繫馬藏
鴉繫馬晚樓邊沉水香焚清酒傳紅霞宛宛歌聲外漢
水團團明鏡前夜飲朝眠歡不足秋去春來芳草綠只
知郎棄盡黃金不道妾顏銷白玉江有方洲岸有沙牙
檣絲纜各天涯釵橫花困鶯殘夢不信行人不憶家

新曲古意

凌波洛浦遇陳王躧步邯鄲綴舞行鸞尾鳳頭爭嬿婉
麝臍龍腦鬬芬芳巫陽臺上春先到漢月樓中夜未央

結網蟢蛛垂藻井營巢乳燕銜梅梁金仙承掌吮金露
玉女青腰裹玉箔翠織屏風交屈戌紅羅斗帳掛香囊
鬅鬆斜墜烏雲滑脂體橫陳白雪光詞賦楚王憐宋玉
畫圖天老教軒皇生憎纖鵲催宵急死恨星雞促曙忙
肯信王嬙嬪絕國紅顏青淚泣玄羌

春江曲

時女翫春翹漸梅發遠條風香隨步步雲彩艷朝朝帳
望迷晴浦青青候晚潮玉輪江上水心斷木蘭橈

長干三臺

雁齒紅橋仙舫鴨頭綠水人家邀郎潑夜沽酒約伴明
朝浣紗桃葉波橫風急梅根渚遠煙斜

日出秦樓南畔春潑宋玉東家簾細眼波易透窗疏會
語難通莫問河陽消息不是長安狹邪
絳樹纖腰鬭柳碧玉芳季破瓜波上襪羅回雪風前唾
袖生花自有石城艇子不須油壁香車
二月猪頭岸遊五更風外楊花殘香尚留翠被餘粉猶
沾絳紗樓上曉鐘催起岸邊柔櫓咿啞

無題

石頭城畔莫愁家十五纖腰學浣紗堂下石榴堪繫馬
門前楊柳可藏鴉景陽粧罷金星出子夜歌殘璧月斜
肯信紫臺玄朔夜玉顏珠淚泣琵琶

玉臺體

流盼轉相憐合蓋不肯前絲珠吹銜夜碧玉破瓜秊減
燭難藏影洞房明月懸
調絲曲房下援鏡綺窗西粧罷金星出歌殘璧月低間
歡夜未足恨殺汝南雞

紺甲麗人

銀甲卸彈箏花從玉指生逡巡捲羅袖掩抑捧金觥莫
摘相思子瓊枝最有情

楚江曲

巫山花已紅楚水波新綠兩兩浣紗人照影鬭粧束笑
問竹枝詞何如采蓮曲

三閣詞

桃根桃葉鬭春葩水調河傳穆護砂無限江南新樂府
君王獨賞後庭花
夜籤聲斷燦朝霞翡翠三千擁麗華舞罷前溪明月夜
白門楊柳起藏鴉

張合 字愈光永昌人

代古明月子娟娟篇

南國多傾城娟姑況有名舞腰楊柳細歌掌楚雲輕池
月搖花影簾風弄竹聲衛皐秋水淨洛浦曉霞明仙苑
龍金扆侯門醉玉笙人間亦天上莫憶董雙成

離夕有贈

仙子武陵溪春深歸路迷翠翹迎露溼羅袖避風嘶間

琊花籠玉分鈒月印犀金杯延落日酒醒各東西
南浦盈盈淚東風小小车廻鑾兇夜分鏡沉寥天鈕
骨黦花箭離腸泥酒船可憐明月子依舊影娟娟

讀亾叐何仲默無題詩繼作

曉日照陽燕子斜香塵不到綠珠家翠裙楚岸江離葉
紅袖唐宮石竹花寶鏡玉龍羞佩璲檀槽金鵲澁琵琶
洗粧夜拜瑤池月悵望神僊夢綠華
結綺臨春照晚霞瓊枝璧月鬬妍華雙歌共醉瑤池酒
萬舞齊開玉樹花合浦明珠穿蹀躞中山文木斲琵琶
可憐一笑傾城者猶自江頭浣越紗

無題

維摩丈室散花回公子華筵向晚開錦里詞華薛洪度
秦川歌舞趙陽臺頳雲宮髻籠香界纖月城眉照玉巵
舞罷羅裳小垂手一枝荳蔻薄寒催

龍池春遊曲

紅心草茁紅桃開龍池淼淼春水來春鳥啼不歇春燕
語更切少婦踏春遊傷春無限愁紅蕖蹀躞曳羅襪羅
襪塵生暗香發寄意難傳陌上郎含羞折花空斷腸路
竹路側盼斜陽 楊慎日艷西有諷與江淹春遊美人同調

常倫 字明卿沁水人

采蓮曲

素月開歌扇紅蕖艷舞衣隔江聞笑語隱隱棹歌歸
棹發千花動風傳一水香傷入持並蔕含笑打鴛鴦
沿月並舟遶荷花臨江水笑擘菡萏開小小新蓮子

王廷陳 字稚欽黃岡人

妾薄命

春風轉蕙披蘭高臺曲榭中連經堂入與張筵秦箏趙
瑟俱前鳴絃度曲雙妍輕奉䄂袖䙓䙓宛若游龍翔鸞
翠盤金爵闌干星能矜技爲歡種種厭射更端眼看陽
景西馳高張蘭燭承暉車倦馬息不辭但歌不醉無歸
夜深坐促尊移含悰送意向誰衆中色授君知願言並
帶雙棲惡聞易別輕離佇立不勝彷徨獨宿寤言難忘
何以報君明璫起視銀河爛光牛女咫尺相望終夜不
成報章

艶歌行

青樓臨廣陌楊柳當窻垂飛來雙白鵠一步一徘徊 一解
今日樂相樂置酒臨前池下有菡萏花上有松柏枝 二解
與君初結婚不意當垂違讒言使親疎兩心當自知 三解
君爲東流水出門不顧歸妾爲北辰星終身無轉移 四解
君當萬里行妾當守中閨生歸重合歡死與黃泉期 五解

聞箏

趙館名娃出秦箏逸響傳徘徊芳樹側掩映雜花前雁
促玫瑰柱鶯喧錦繡筵李來哀怨切復此感繁絃
花月可憐春房櫳映玉人思繁纖指亂愁劇翠蛾顰授

色歌頻變留賓態轉新曲終仍自叙家世本西秦

胡繼宗 字彥思一字世甫秦安人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雀佳人兩兩春相約長安遊子紫霓裳垂柳飛花空斷腸牆頭桃李爭紅白朱甍翠檻誰家宅雨餘緩響趁芳辰急管繁絃無那春紫騮嘶入晴煙去窈窕秦娥隔花語

黄省曾 字勉之吳縣人

江南曲

旖旎綠楊樓儂傍秦淮住朝朝見潮生暮暮見潮去

戴 銑 字寶之婺源人

閨情

春眠初起彈殘粧倦倚雕闌謾自傷那得落花隨水去爲儂傳恨與劉郎

童承叙 字漢臣沔陽人

宮詞

不眠常問夜如何殿角風鈴響漸多記得一聲河滿子低低燈下學人歌

三三兩兩不知愁結束羅裙學打毬傍晚忽聞天樂近分明只在殿東頭

尹 耕 字子莘代州人

古意

賤妾長留此良人久戍燕無由秣陵淚一灑薊門煙野日明官道寒雲暗晚天相看秋欲暮又是別經年

趙 宏 字充夫吳江人

採蓮曲

採蓮歸白露溼羅衣歌聲窈窕煙水微玉腕輕操蘭槳穩回船日暮江光遠悵望佳期殊未來紅英爛熳秋光晚

劉 繪 字子素光州人

綠水曲

杏雨紅初散楊煙綠乍消日上金粧麗風迴繡帶飄含情聽燕語泫淚惜花嬌流璫波影裏明月蕩輕橈

麗人

秦姬小字杜蘭香春豔粧成照杏梁笑點山櫻初摘絳擢合翠羽半分黃飛裙怕看蟬腰折轉扇驚聞鳳曲長指下慵彈碧玉調眼前不見侍中郎

黄 佐 字才伯香山人

宮怨

上陽宮殿倚雲霞天外時聞度翠華魚鑰重重鎖牕戶夜來春雨到梨花

喬世寧 字景叔耀州人

梅花落

坐待梅花盡征人獨未歸宮粧臨鏡懶春信到邊稀斷

縷鸞龍管餘香入鳳幃持將花比貌空有淚沾衣

擣衣

城上秋風木葉飛城中思婦擣寒衣誰憐此夜腸空斷
獨恨經年戍不歸聲度朧雲傳玉塞心隨關月到金微
相思更有殘機錦願逐長安一雁飛

鄭　旦　字希周歙縣人

子夜歌

昔郎往瀟湘裁書寄雁公郎行無定蹤書寄知何處

劉效祖　字仲脩濱州人寓居都門

折楊柳

楊柳千條拂地垂春風送客妾心悲誰家年少輕離別
偏把愁聲笛裏吹　錢謙益曰仲脩以賦詩自豪篇什流傳禁中皆知其名穆廟遣中官出索其詩都人傳其事以為三百年所未有也

方九叙　字禹績錢塘人

涉江採芙蓉

六月江南天家家出採蓮竝舟青雀近分歌綠水連看
花誤是面摘葉戲成鈿夕陽歸渡口更覺晚粧鮮

陸　粲　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

長門怨

金屋承恩事已非玉顏憔悴度春暉無因得似宮前柳
時有長條拂御衣

袁　袠　字永之吳縣人

燕

最愛堂前燕高飛忽復低趁風穿柳絮冒雨掠花泥簾
影朝雙舞梁塵晚竝棲綠牕離思切腸斷各東西

王　問　字子裕無錫人

吳姬

少小入金宮韡如芙蓉姿明晨趨蘭殿暮歸華清池零
露凄皓腕弄波月上時芙蓉卷秋水幽芳良自持

閨情

月隱離櫳光有無刺繡沉吟棲鳳孤空牀凄凄湘簟冷
愁心斷續隨金壺妾容誤比春花色朝來擲錦暮飛雪
留將鉛粉待君歸金鵲臺前不自識

皇甫涍　字子安長洲人

寒夜曲

寒切雕牕透錦幃殘更望斷履綦塵空閨不恨飛霜夜
總使春來盍黯神
玉衡低戶夜無聲月色籠寒照不明燈火漸催迎歲
綠牕愁殺近啼鶯

潘德元　字都玉崑山人

無題

月向天邊夜夜生秋風何處綵雲橫魚無寄信來青海
蟬有閒絲掛晚晴春玉漸看腰似削愁城不怕酒如兵
而今只合籠鸚鵡能向琵琶喚小名

張祥鳶 字道卿金壇人

無題

不見當秊團扇郎雙垂紅淚溼流黃樓空燕子憐無主牀有歌塵在畫梁

周詩 字以言崑山人

寒夜曲

少秊離別不堪言每聽砧聲欲斷魂不是羅幃怨明月向來愁緒怕黃昏

張時徹 字惟靜鄞縣人

有所思

清鏡久不御朱鉛那復施忍看雲並雁愁見月穿帷華燈冷紅艷庭草委芳蕤不及梁間燕雙雙啄紫泥

古別離

春思已無那如何又早秋偏將一片葉飛作萬重愁鳳枕蘭香細瑤堦霜杵柔暗揮雙淚眼一望大刀頭

陌上柳

陌上柳陌上柳春風披拂長短條不知攀折誰人手為問厺秊折柳人今秊柳發歸來否雉朝飛車轔轔柳花飛愁殺人

皇甫汸 字子循長洲人

有所思

春風吹繡戶明月鑒羅幃同心阻芳訊千里悵清暉歌紈塵颺積舞衣香漸微別有關情處梁間雙燕飛

春江花月夜

空負芳樓約愁逢江上春月華天外潔花影浪中新詎是沉珠浦將非濯錦津爭言蘭作舫復擬桂為輪圓缺同今夕飄零異昔辰關山猶自隔攀折贈何因

擬中婦織流黃

金閨方永夜翠袖理殘機燈花斜落鏡月光低鑒幃寸心共絲斷雙淚與梭揮作伴除蛩響驚眠惟雁飛織就當窻素裁為遠道衣徒令芳訊違不及早旋歸

擬伯勞東飛歌

蛺蝶雙飛燕並棲秦樓燕市花成溪誰家玉人當戶窺含羞斂笑橫波馳寶髻珠鈿明月光羅幃翠帳秋夜長秀顏皓齒纔十五時向芳筵作歌舞雀臺露寢生暮雲空留可憐猶為君

空梁落燕泥

金閨春色蚤玉關芳信賒人歸鸞後燕淚盡每先花戶暗香泥積梁低舞影斜不作雙飛厺東鄰王謝家

夏日湖泛作採蓮曲

雀舫疑杯渡虹橋似帶縈湖光湛處全無暑雲氣浮時半有晴此時流水歌聲起此日採蓮殊未已帆廻櫓轉逐橋斜樹裏溪邊是妾家翠裾媿殺風前葉紅粉嬌於水上花花開花落獨含愁人厺人來不斷遊玉笙醉霞

何惜晚瑶華零露易驚秋秋露兼葭沒秋水芙蓉欹萎
鏡季季非故顏荷衣夜夜空明月

麗春宮人詞次韻

漢宮初進美人歌一日春睥到綺羅漫向玉階啼粉淚
試開金篋理粧螺從發豹韋銜恩甚特賜鸞箋命藻多
總是相如能獻賦文園歸後奈君何

掖庭諸件盡承私猶是長門奉箒時夜月羅幃空自照
春風玉輦不教隨畫圖舊掩明君貌團扇新傳班女詞
爭得蛾眉無解妬一開金屋寵全移

有所思

魂去何須夢情來卽是思非緣悵兹夜纔似恨當時

賦得有所思

錦席承君讌青樓寄妾家無因挽紅袖西恨與桃花

寄侍

遇花思舞夜覩柳憶蛾時可道錢江上行雲有夢知

題茉莉二首

萼密聯承蕊穠輕易繞枝素華堪飾鬢爭趁晚粧時
香慣臨風細花偏映日生若將人試擬小玉定齊名

進酒詞

芳情慣向歌前結鬱抱偏從醉後開何事酒乾銜不放
杯香猶送口脂來

詠贈髮

寶髻斜安墮馬粧偷將鸞剪試分香纏君玉腕勞相憶
底是春心如許長

寒夜曲四首和子安兄

風吹芳樹已凋殘卻放清暉入畫闌莫道金閨常自煖
夜深纔似玉門寒

淡煙和月出霜林落盡寒花只素陰別有蘭缸凝彩焰
鏡臺斜倚照冰心

繡戶深沉半掩門玉驄愁對月黃昏閉垂翠帳何曾寐
熏盡金籠總不溫

季隨流水去傷神催入風光一度新何事蛾眉顰不展
玉顏無伴怕逢春

吳文部閨中覩鞦韆

綵架朱絲盪碧空翩翩雙蝶逐花叢祇知神女能行雨
不道仙姬會御風

乍起花間漸出牆只愁人遠但聞香嬌容願倩風爲力
故製湘裙特許長

黃德水 字清甫長洲人初名河水舉人魯曾之子

賣花篇

日南氣候天下奇四序皆如三月時朔風設賦爲裘什
越俗空傳采葛詩泉甘土沃山川美長日花開爛於綺
不論秋去有蘭蓀寧獨春來盛桃李初昕曈曨萬戶開
孌童駱驛賣花來一筐新蕊朝纔摘數種奇葩歲自栽

曲房小閣開粧儉紫貝青蚨走軛屧若個簾前非墮英

誰家門外無殘葉參珠鬬玉鬬光輝踏青拾翠弄芳菲

花房賺有瑤臺露滴盡儂家金縷衣

唐　詩　字子言無錫人

吳下竹枝詞二首

雙袖蹁躚舞越羅小娃十五解吳歌酒壚休說臨邛好

閒闘門前花柳多

儂家住向越來溪五月荷花路欲迷郎若來時休用問

門前楊柳一行齊

蘇　祐　字允吉濮州人

擬古宮詞

水殿涼生獨不眠風來忽謾鳳笙傳尋常明月娟娟夜

似向今宵分外圓

閒情集卷之三　終

閑情集卷之四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姚　紉子搴校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吳郡徐元文立齋　陸元輔翼王
　　王　載咸平　吳兆騫漢槎訂

謝　榛
春宮詞
楊白花
古怨
春閨
春宮詞

江南曲二首
別調曲代贈所知三首
秋閨
遠別曲
宮詞二首
擣衣曲
繡毬花
採蓮曲
春詞二首
春怨
春宮詞

盧　柟
龐女鳳圖
青樓詞
李先芳
玉階怨
閨情
李同芳
擬艷歌行
李攀龍
夜度娘
戲呈郭子坤二首

宗　臣
江南曲
月下曲
遊女曲
梁有譽
越江曲
閨情
吳國倫
越女行贈友人新婚
採蓮曲
閨怨

寄遠曲
許邦才
夜夜曲
王世貞
閨恨
西宮怨
許解元悼妾
平陽妓
青樓怨
閨怨
俞允文
春思曲
無題
黎民表
飛花曲
長門怨
元夜曲二首
陸師道
鴛鴦曲
魏允中
招厺婦詞
屠隆

懊儂歌
閨情
燕姬墮馬
長條曲二首
紅線詩五首
朱曰藩
秋閨怨
臨春曲
無題和王子新
金鑾
采菱曲
竹枝詞
張鳳翼
題蛺蝶花上蛺蝶
竹枝詞
何良俊
白下春遊曲
春日皇甫司勳見過余出小姬以筝琶侑觴司勳為賦三絕句率爾奉荅
張之象
梅花落
胡姬年十五

黃姬水
金陵古意
新紅
代寄王寄沈太玄
題董姬描像寄遠二首
張獻翼
春閨病起和黃得之先生作
有所思和黃吉甫
七夕同趙今燕賦
無題
胡汝嘉
白紵春詞
彭年
艷情爲靈墟
盛時泰
吳記室均春怨
張玄超自海上寄書問連城生消息
王濟
宮詞
岳岱
秦王捲衣
折楊柳

王穉登
長安春雪曲二首
無題四首
居節
夢遊僊二首
無題
李蓘
宮詞
劉鳳
胠臺怨二首
蘇濬
背面美人
魏學禮
昭臺怨二首
采蓮曲
徐定夫
宮詞
章士雅
春曉二首
顧大典
閨思
子夜春歌

子夜夏歌
楊柳曲
沈少卿席上有贈
陸　治
倦繡
梁辰魚
蘇蕙
邵正巳
宮詞
陸文組
子夜歌

美人寄書
王叔承
宮詞六首
西湖歌
竹枝詞二首
揚州歌四首
晩渡西湖
有調
沈明臣
前溪曲五首
楊白花
春怨
宮詞
采蓮童曲
前艷曲
徐　渭
楊妃春睡圖
宮人入道
董嗣成
爲挽船士與新娶別
子夜歌二首
行春橋即事作艷歌

陸　弼
無題
贈吳姬薛素素
鄔佐卿
西津別妓
艷曲
李　蓘
擬洗妝
朱正初
無題
王樂善

春宮曲
葉 權
感遇
王伯稠
長干曲
和韻
青樓曲
朱陽仲
西湖採蓮曲二首
長門怨
蔡宗堯

麗情曲
張元凱
題桃花畫扇
子夜
童 珮
白苧詞
顧斗英
花間有贈
林世璧
擣衣篇
折楊柳

林 章
秋閨二首
代妓送別
鄒廸光
呵那灘
鄭 琰
寄薛素
沈一貫
代青樓覩內家葬
于慎行
大隄曲

顧 闓
采蓮曲
馮 琦
婉兒怨戲柬敬承五首
趙南星
古意
湯顯祖
雨花臺所見
柳絲樓感事二首
馮夢禎
憶姬人

袁宏道
秋閨
袁中道
郢中遊春曲
石沆
夜聽琵琶
程嘉燧
青樓曲
雨中過妓家飲書贈陳翠
金閶曲
曲中聽王問琴歌分韻四首

朝雲詩二首
紅雲詩四首
吳兆
無題
春遊曲
西湖春遊詞二首
姑蘇曲
西湖子夜歌八首
吳夢暘
同潘景升顧默孫集湖上代妓作
秋草

贈妓
曹學佺
城南古意
顧允中
王伯穀以有所思絕句見示戲和
柳應芳
十三夜燕馬姬館
雨夜觀妓同俞羨長梅子馬陸長康賦
范汭
西家
南唐宮詞二首

王蜀宮詞二首
孟蜀宮詞二首
閩宮詞二首
板橋曲
吳鼎芳
怨詩
柳枝詞
春游曲
青谿小姑曲
小院
三婦艷

無題
飛樓曲戲柬茅止生
沈野
寄書曲
采蓮曲
鈕仲玉
吳姬浣白紵
黃習遠
春遊女
邢侗
古意

宋登春
宮詞
王驥德
雜賦
周文學索題兩美人卷因效其體二首
李姬乞字余命以行雲而并系之詩
席上索賦豔詞二首

閑情集卷之四目錄終

閑情集卷之四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姚　紉子孝校
按縣毛漪秀文濤　海鹽彭孫遹羨門　參
江夏程　封伯建　無錫秦松齡留僊

謝　榛 字茂秦臨清人

春宮詞

盈盈上陽女怨思起中宵月白瓊牕靜花濃玉輦遙曉霞憎國色春柳妬宮腰不見長門賦傷心有阿嬌

楊白花

秊少宮中樹偏憐楊白花長風吹日暮春雪落天涯蕩子空相憶芳秊設自嗟月明愁不見啼殺禁城鴉

古怨

楊花日飄蕩能復幾何春遠道寧知妾流秊不待人片雲橫上國獨鳥下西秦無奈懷君意清江採綠蘋

春閨

潑院花飛急臨風祇自哀又看春色老坐使玉顏摧落月窺琴室流塵上鏡臺牕前有梅樹歲暮待君開

春宮詞

長信宮中芳草生晚風獨立正含情時將柳葉聽龍駕誰隔桃花吸鳳笙金屋半開春寂寞珠簾不動月分明燒殘蠟炬虛長夜遮莫同心結未成

江南曲

夾岸多垂楊妾家臨野塘手拈青杏子不忍打鴛鴦

夾岸多垂柳妾家近塘口中有斷腸花郎君不廻首

別調曲代贈所知

家住鄴城門向西青樓上與鄴城齊郎行好記門前柳

春夢南來路不迷

離筵易醉夜將分趨舞燈前猶向君從此腰肢瘦無力

牀頭閑殺藕絲裙

木落天寒郎欲行樽前離怨一鳴箏燕姬纖手調新曲

不是西樓今夜聲

秋閨

目極江天遠秋霜下白蘋可憐南去雁不爲倚樓人

遠別曲

阿郎幾載客三秦好憶儂家漢水濱門外兩株烏桕樹

叮嚀說向寄書人

宮詞二首 題畫

曉起下階芳草綠越羅昨夜裁春服試看海棠開幾枝

流鶯啼過黃金屋花落明年還復新玉顏對鏡堪愁人

寂寂簾櫳百花裏銀牀冰簟淨於水月明初照長信宮

太液池東片雲起禁門深鎖夜如何祇恐芭蕉風雨多

擣衣曲

秦關昨寄一書歸百戰郎從劉武威見說平安收滂淚

梧桐樹下擣征衣

繡毬花

高枝帶雨壓雕欄一蒂千花白玉團怪殺芳心春歷亂

捲簾誰向月中看

採蓮曲

湖上西風吹綺羅靚妝越女照清波折將蓮葉伴遮面

櫂過前灘笑語多

春詞二首

城烏何意夜深啼紅杏梢頭片月低香冷熏籠人不寐

春風吹過玉欄西

羅衣初試薄寒生荳蔻花開感別情零落鉛華君不見

畫樓春雨燕雙鳴

春怨

紫綃揮斷淚闌干牕下秦箏獨自彈三月梨花風又雨

小樓燕子怯春寒

春宮詞

御河橋畔是儂家一入深宮虛歲華別院黃昏吹鳳管

月鉤斜照刺桐花

盧柟 字少楩一字子木濬縣人

嬴女鳳圖

春臺明月下照見乘鸞女玉簫聲不聞緘情空復許相

思何處憶離羣欲報佳期隔彩雲懷中知有瓊華字夜

夜清先獨映君

青樓詞

百尺高樓挂綵鴛錦箏銀甲亂哀絃夕陽西下簾澂卷
望見西江萬里船

李先芳 字伯承濮州人

玉階怨

蟋蟀鳴玉階梧桐落金井紈扇本生凉錯恨秋風冷

閒情

月宇開天鏡高樓試晚粧秋風吹佳樹雙燕語雕梁

李同芳 字茂承伯承之弟

擬艷歌行

越女秦箏手自調阿歡按節奏金鐃當筵忽凝冰絃斷
笑倚懷中取鳳膠

李攀龍 字于鱗歷城人

夜度娘

儂來星始集儂去月將夕不是地上霜無人見儂跡

戲呈郭子坤二首

家有秦臺女青雲路不遙但愁明月夜天上喚吹簫
丹竈幾時開妝成倚鏡臺不須嗔竊藥本是月中來

宗臣 字子相興化人

江南曲

春江君自去春閨儂自愁儂心似江水日夜伴郎舟

月下曲

月下吹紫簫雲間弄玉珮顧見鴛鴦鳥一一自成對

遊女曲

翠鬟玉珮遊春風百花拂袖來湖東朱顏灼灼驚飛鴻
驚飛鴻耀明月人不見心如結

梁有譽 字公實順德人

越江曲

橫塘風起送新凉蕭蕭柏波江水長莫道春歸花落盡
中流還有杜蘅香

閨情

萬里關山無盡期秊光春色使人悲柳花只似悠揚夢

日逐東風少住時

吳國倫 字明卿興國人

越女行贈友人新婚

越女窈窕臨新粧鏡臺雲生五色光珠華旖旎蘭澤芳
霞綃霧縠明月璫一水盈盈隔瀟湘郎君欲濟河無梁
青鳥銜書烏鵲翔天邊機杼遥相將履綦不動輕塵揚
鳴環歷歷諧宮商錦屏綺席羅中堂蘭蕙徐來琴瑟張
飛絃促柱何洋洋齊聲雙勸瓊露漿合情攜手赴曲房
繁星在天夜未央同心燭照珊瑚牀合歡被繡雙鴛鴦
懷中取贈西國香何以貽之金錯囊良時極樂兩莫忘
但與天地同久長

採蓮曲

江南採蓮諸女兒青蛾皓腕蕩淥池爲君爭摘同心枝
同心枝難再得哀江南望江北

閨怨

少婦惜芳不知春晝長偶看花漸落羞自理紅粧
一片秋空月閨中夜擣衣如何南鴈去不見北書歸

寄遠曲

章臺楊柳緑如雲憶折南枝爲贈君一夜東風人萬里
可憐飛絮已紛紛

許邦才 字殿卿歷城人

夜夜曲

柘枝妝舞竹枝歌薌澤微聞玉頰酡銀燭漸昏爐氣冷
曲房明月奈人何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

閒恨

興慶坊前楊柳郎手自栽藏鴉今漸穩只是不歸來

西宮怨

點點遺花漏未央乍寒如水透羅裳誰憐金井梧桐露
一夜鴛鴦瓦上霜

許解元悼妾

十五繡鴛鴦粧成贈阮郎蛾眉西嶺月鸞鏡九秋霜小
雨流蘇暗闌風錦簟凉欲從天外覓誰遺返魂香

平陽妓

楊柳隄邊控紫騮荷荷新錦裹纏頭春燈偏照平陽舞
不信流黃一段愁

青樓怨

輕風細蘋越羅寒紅淚徐傾蠟鳳殘一曲停箏還自語
不知春思爲誰彈

閨怨

聞道邊關樂事多前庭蹋鞠後庭歌不知刁斗聲中月
曾照流黃錦上梭

俞允文 字仲蔚崑山人

春思曲

江南花府二三月少婦乘春逐芳節心性穩愜合清真
弄影晴川自流悅青絲刻帶錦作裳寶尉輕搖翡翠光
芸房露冷春爐火蘭逕煙開粉膩香七彩明璫九華珮
紫縠文羅掩秋翠繡領花叢千萬色玉腕奇姿發春媚
合思緘情不相識步步遺芳去無跡廻鸞蝶紛飛參差
縱過東城又南陌南陌東城春事滚離思杳杳花陰陰
坐對流鶯啼歇處閑窺青鏡理瑤琴晨鴟凄清不可聞
恨斷吳煙怨楚雲自是芳心挑不得還同孤月向黃昏

無題

青衿白臂紫綃裳翡翠斜分十二行最愛隔花人不見
玉盆閒自浴鴛鴦

黎民表 字惟敬從化人

飛花曲

長安戚里競春陽桃李花開夾道傍逶迤裔鶴煙籠上苑
芊芊雞樹邇明光濯錦合霞非一色刻翠施紅映朝日
同心並蒂引鴛雛接葉交枝棲鳳翼西第東鄰望不迷
溶溶宛宛復淒淒歌殘玉樹飄成陣曲罷山雞踏作泥
婉態柔情分綽約不與春光共銷鑠初拂交疏入綺牕
徑度華池上青閣綺牕青閣盛佳人二八蛾眉不解顰
紅牙度曲梁塵起銀甲搊箏璧月新碧複雲屏蓄不開
鶯啼燕語空徘徊懶粧未進雕胡飯攬帶方臨玉鏡臺
摘蕊攀條還自愛睡起曾無一枝在悄悄逆淚乍停機
脉脉煎心翻解佩昔時爛熳空相惜今日飄零竟何益
寧知歲月損鉛華寧謂風光類彈射萬事相看成轉蓬
朝居洞房暮塵中安陵坐棄前魚泣長信恒悲團扇風
富貴榮華須及時烹羊炮羔君莫辭清歌窈窕芙蓉帳
美酒蒲萄金屈卮高陽酒徒良不惡執戟何如草玄樂
灌背低頭拜七貴誰能閉戶窮三略莫歎飛花太薄情
可憐全盛易驕盈銅駝陌上荒荊棘金爵臺前漳水聲

長門怨

永巷疎恩幸長門絕履綦由來妾薄命詎是妬蛾眉夜
雨銷蘭氣秋風落桂枝凝思君不見含態入羅幃

元夜曲

求素施玄紺髮光暗塵偏逐越羅香內庭不放金蓮炬
只恐蛾眉妬艷粧
蕭史乘鸞下帝臺參差儛蓋拂雲來分明禁苑春先到
萬朶芙蓉月下開

陸師道 字子傳長洲人

鴛鴦曲

雙鴛並雙翼雙宿復雙飛濤漣動雙浴明月照雙歸雙
浦泥雙影雙花拂雙頸眠沙雙落同渡渚雙心警雙去
雙來處雙游雙戲時雙起隨雙鷺雙立視雙魚雙舟舉
雙槳雙蓮礙雙榜應有無雙人願逐雙鴛往

魏允中 字懋權南樂人懋權與其兄允貞弟允孚皆舉進士稱三魏與其同季顧憲成劉應龍皆鄉試第一號庚辰三解元

招玄婦詞

佳人一別永相望江北江南道路長莫上青樓度楊柳
重來朱檻結鴛鴦

屠隆 字長卿鄞縣人

懊儂歌

儂心如野葵歡心如春草野葵只向陽春草處處好

閨情

昨日別君楊柳濃今朝帳望櫻桃紅音聰去何在只在
平蕪外春風自暖妾自寒鄰女相邀掩淚看日長草綠
嬌黃蝶宛轉啼鵑隔花桀不能飛去喚郎歸何用朝朝

啼向妾

燕姬墮馬

美人綽約萬花西寶馬橫嘶碧玉蹄總是身輕如燕子
落來羅襪不沾泥

長條曲爲友人賦

流水飛霞舊日思梨花寒月閉重門淸明陌上香車路
認得蕭郎不敢言

手碎琵琶斷玉簫靑靑誰竟折長條背啼紅袖逢人笑
歲歲春風恨不銷

紅線詩五首

結束戎裝劒陸離月華星彩共低垂嚴城秋冷銅焦死

魂斷三千外宅兒

龍文七首鬢烏蠻一霎遙空響珮環街鼓未休營卒臥
滿身風露魏城還

直拂銀河織女機天風颯颯泛霞衣手持北斗黃金台
千里關山度若飛

怨謝暄逕下玉階湘裙低覆蹋雲鞋情知不是人間別
歌散香銷十二釵

金銀宮闕是儂家螺擁鬟釵拂鬢鴉一逐孤雲天外去
朱門空鎖碧桃花

朱曰藩 字子價寶應人

秋閨怨

合歡樹上烏欲棲空房織錦竇家妻遙遙夜夜誰能奈
三三五五竝相攜鏡花對影慚雙笑燭淚分行伴獨啼
莫道廻文能妙絕陽臺雲雨隔安西

臨春曲

閣上張星舊在天閣中璧月夜仍圓雲欹宿鬢初臨鏡
風研乾紅未襞箋兩臂舞釵金阿那一聲歌樹玉嬋娟
君王萬歲歡無極肯信江花易夕煙

無題和王子新

葱蒨玉樹宮槐陌婀娜纖腰楊柳枝多病心情寒食後
小樓風雨落花時陽臺承夜難爲夢洛浦微波可寄詞
何許堅儂心獨苦朝來靑鏡有垂絲

金鑾 字在衡江寧人

采菱曲

采菱秋水汋驚起雙㶉鶒獨自唱歌去風吹荇帶長

竹枝詞

春雨春風花意狂誰家溪上浣花娘水流不管花心亂
花落能敎水面香

張鳳翼 字伯起長洲人與其弟獻翼幼于燕翼叔貽並有才名吳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四皇謂皇甫錄之子也皇甫沖字子浚僉事涍字子安僉事汸字子循同知濂字子約

題蛺蝶花上蛺蝶

蝶解傳花魄花能引蝶來蝶疑雙宿影花作竝頭開

竹枝詞
妾從湘江歸君向湘江宿欲識淚痕多請看湘江竹
何良俊字元朗華亭人
白下春遊曲
雙鬢如蟠髮如雲背立踟蹰避使君忽覺香風來陌上
回身微動石榴裙
春日皇甫司勳見過余出小鬟以箏琶侑觴司
勳爲賦三絕句率爾奉荅
燈下曾觀舞艷華小莛亦復擫箏琶近來此樂無人解
獨有牛家與白家白傳集有與牛奇章夜宴上合樂之作
歌珠歷落本清圓更遣流泉亂拂絃好取使君留一顧

故將誤曲唱當筵
嬿婉夏宜真成膩琳類揚褎亦太寬不是窈娘容絕世
何妨日日借人看
張之象字月鹿別字玄超華亭人
梅花落
玉樹飛花蚤金閨引恨長雪明難見影風急易聞香舞
處飄羅袂歌邊繞畫梁歲華憔悴盡魂夢憶遼陽
吳姬年十五
吳女倚芳年青春最可憐纖腰初學柳媚臉乍窺蓮罷
客貽龍鏡當壚拂鳳絃堪持對明月三五正嬋娟
黃姬水字淳父長洲人省曾之子

金陵古意
四照三英蕊蕊新綠絲屬底動香塵鎮日江頭看不足
門前又喚賣花人
新紅
珊瑚挂鏡畫雙眉羅綺嬌春不自持欲把花枝比顏色
海棠含露半開時
代賽玉寄沈太玄
去年今日花前別腸斷陽關一曲歌誰解相思情更苦
思君淚比別君多
題董姬描像寄遠二首
山爲君黛水爲裙十二峯頭一片雲寄與羅幃孤鳳影

欲教無地不隨君
自憐君黛未全殘說與行人淚暗彈君若比來思妾面
畫中猶勝夢中看
張獻翼字幼于一名敉長洲人
春閨病起和黃得之先生作
佳氣抱房櫳年華自不窮山將眉合翠花傷鏡分紅曉
色羅衣上春聲燕壘中猶憐芳樹下無力倚東風
有所思和黃吉甫
窈窕七十自成雙翠袖紅顏映碧瀧淮水有時邀玉笛
秦樓無伴對銀釭梨雲入夜長飛夢桃葉乘春欲渡江
相望本無千里隔共看明月照寒窗

七夕同趙令燕賦
翠帳紅粧送客亭佳人眉黛遠山青試從天上看河漢
今夜應無織女星

無題
燕子來時花又殘一宵明月兩情看春風吹遍王孫草
門外天涯各住難

胡汝嘉 字懋禮江寧人

白紵春辭
小牕西畔月輪斜銅博山前散紫霞宴罷不知春夜促
醉憑紅袖看梅花

彭 季 字孔嘉長洲人

艷情為寵姬
十三曾識寶珠名幾度春風醉舞塵昨日鬭雞長樂觀
文園偷訪愛琴人

盛時泰 字仲交上元人

與記室均春怨
春宵難孤眠清曉易雙腸既自未逢新那能不懷故新
懽猶水萍故人似風絮寄衣今已遲裁書昨復誤秋對
銀釭花不識金微路干戈信縱橫營壘幾屯聚未見奏
凱還更閱代人戍豈念君季衰復恨妾顏暮流機積寸
絲剪刀驚尺素徘徊明月前形影自相顧

張玄超自海上寄書問建城生消息
若問青樓娼芳季二八強輕羅不遮面繡戶自焚香對
客時題句懷君每斷腸儻能貽錦字猶勝夢高唐

王 濟 字伯雨烏程人

宮詞
昨日閣中進荔枝君王親受幸龍池先將並蒂盛金盒
密賜修儀盡不知

岳 岱 字東伯蘇州人

秦王捲衣
秦宮春霧香秦苑亂春芳秦王寵侍妾親自捲衣裳花
歷黃金縷風生綺繡香試看垂兩袖一舞答君王

折楊柳

垂柳掛江頭朝朝上綺樓折來無遠使遊子在邊州兩
送參差淚花飛歷亂愁蛾眉空悵望翠葉易逢秋

王穉登 字伯穀蘇州人

長安春雪曲
一半秦聲半楚聲秦娥調瑟楚娥箏鳳凰城裏家家雪
但是紅樓凍不成
御柳黃絲未滿條宮花紅蕊不勝嬌至尊看雪開溫室
親賜昭儀壁上椒

無題四首
一朵千金泣露斜簾櫳難護幕難遮吳王城上同看月
伍相江邊獨浣紗楊柳名為離別樹芙蓉號作斷腸花

舊時鄰舍俱新主莫辨東鄰是宋家

昔日吹簫鳳下來如今鳳去只荒臺匆匆分安得重歸匣
水覆難教再上杯倩酒禁愁何日醉待花消恨幾時開
無情最是隐前雨吹入空階生綠苔

芙蓉江上露凄凄楊柳樓前月影低燕入朱門藏不見
馬過花巷憶還嘶藕絲無力終愁斷萍葉隨流不肯齊
信有銀河千萬里人間隔斷路東西

玉釵中斷兩鴛鴦繡枕平分半海棠戲擲櫻桃奩尚在
學吹楊柳笛還藏紅顏夢裏將為石青鬢愁中易作霜
錦字消磨鴻雁絕門前只尺是衡陽

居　節　字士貞吳縣人

夢遊仙

水精小殿玉勾闌鯨甲風生隨處看四面簾垂常不夜
六銖衣著豈知寒翠衿鳥語如鸚鵡紅樹花開似牡丹
報道雙成娘子到麻姑有信問平安

朱樓翠閣碧桃花花底春雲擁路斜藍水有田皆種玉
赤城無樹不飛霞瑤環獨自憐交甫絛脫何緣贈綠華
惆悵劉郎易歸去重來何處覓胡麻

無題

力薄慵梳十八鬟夢回誰與說雙鬟鵝兒洒嫩堪成醉
雲母屏涼不障寒芳草都從行處長春山豈是畫時殘
金魚牋紙迴文句昨夜燈前仔細看

李　袞　字子冋內鄉

宮詞

曲檻無人花亂開都梁燒盡日西頹季季剩得腰如柳
空看昭陽舞隊回

劉　鳳　字子威長洲人

昭臺怨

妾意憐芳樹君恩疎桂宮夢迴清瑟斷燕去畫梁空慢
臉羞鉛翠嚬蛾滅黛紅瑣闈花半落盡日閉春風
玉輿行幸絕朱陛蘚青苔不分恩成故猶持寵自猜薄
寒生碧霧流葉下丹臺啞井終捐棄清塵豈重回

蘇　澹　字子冲濮州人侍郎祐之仲子

背面美人

釵嚲烏雲鬢欲遂回身環珮響丁東背人不是無情思
自古紅顏畏畫工

魏學禮　字季朗長洲人

昭臺怨

翠袖辭金殿青苔閉紫宮香塞羅帳曉春欲玉階空豔
態消花上悲情落管中君王恩未薄妾夢向來同
別館芙蓉暗閑房翡翠寒漏催千夜盡宮鎖一春殘芳
歲驚流水容華泣楚蘭誰憐愁坐意新月在樓端

采蓮曲

煙中一葉采蓮舟兩岸香風正晚秋將見江南明月上

玉簫吹斷紫雲愁

徐定夫 字士安海鹽人

宮詞

禁門秋草雨中生睡醒芙蓉小帳清幾日內庭宣喚少

紫薇花底學吹笙

章士雅 字伯之蘇州人

春晚

春光亦堪憐平蕪遠接天不禁雙燕子飛出落花前

春雨過前溪垂楊樹樹低綠牕人不語惟有曉鶯啼

顧大典 字道行吳江人

閨思

朝日斜照戶垂楊低拂牀新篁未解籜幽蘭已謝芳蘂

蛾齊繞樹海燕競窺梁玉筯流殘粉金爐冷夕香羅衾

空有夢無信在遼陽

子夜春歌

蕨芽瓊樹枝嫋嫋花如錦春風吹羅幃含情對雙枕

子夜夏歌

日暮採芙蓉蕩槳過塘裏莫折並頭花期結同心子

楊柳曲

二月柳枝長郎赴交河戍嫋嫋千縷絲無能挽郎住

沈少卿席上有贈

曾向毗陵怨別離十年重見不勝悲相看共有江州淚

溼盡青衫是此時

陸治 字叔平吳縣人

倦繡

洞房深鎖碧牕紗玉樹堦前護翠霞移得繡牀渾不倚

金針愁刺並頭花

梁辰魚 字伯龍崑山人○錢謙益曰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所謂崑山腔者自良輔始而伯龍獨得其傳著浣紗傳奇梨園子弟喜歌之

蘇蕙

淚痕點滴錦花浮幾載拋梭織未休願得璇圖似夫婿

殘絲斷處認回頭

邵正巳 字格之休寧人

宮詞

月轉梧桐夜漸闌長門寂寞覺秋寒臨風欲奏相思曲

抱得琵琶不忍彈

陸文組 字子纂蘇州人

子夜歌

綠鬟作儂衾持冰置儂枕城烏夜夜啼苦寒不成寢

美人寄書

秋夢無憑客路遙尺書封寄恨迢迢吳綾不及桃花紙

顏色都從別後消

王叔承 初名光胤以字行更字承父晚更字子幻吳江人

宮詞

紫翠陰陰鬭草堤柳風淡蕩舞衣吹衆中獨有宜男草
羸得金釵百子池
柳外鞦韆拂綺樓舞闌初解翠雲裘玉鞭夜踏桃花馬
萬朵銀燈照打毬
象子青青雨壓枝宮鬟老盡簇銀絲侍兒擘破雙蛾繭
腸斷西牕有所思
盈盈紅玉曉粧新靜倚菱花自寫眞一片青霞生襪底
滿宮傳是洛妃神
長生秋殿夜焚香暗語盟心禮法王手錄藏經還自寫
阿環親爲李三郎
詔點伶官又采詩譜翻奇調學來遲新詞半是龍標尉

舞向歌前合柘枝

西湖歌

蘇小墳西是妾家門前都種白蓮花郎來好認當壚處
石上瑤琴覆落霞

竹枝詞

綠酒娟娟白玉瓶酴醾花發語猩猩竹枝歌斷人無那
十二峰頭暮雨青
避人低語卜金錢侵曉焚香拜佛前見說嘉陵江水惡
莫教風浪打郎船

揚州歌

二十四橋邊當壚誰可憐粧成窺客坐不奈數青錢

東家女十三西家女十五夜半寒娘啼嫁與并州估
羅衣束素雲繡履褰纖玉低徊不自前含嬌滅華燭
大艑銀萬箱廣場鹽萬廩峨峨虬髯商日簇紅兒飲

晩渡西湖

西湖宜晩渡趂得采蓮船越女嬌兒客褰衣再索錢

有謔

相思迴夢入青鞋隔夜紅綃月色微巫峽行雲含雨出
章臺折柳帶春歸耀開鏡裏新沾黛笑拂牀頭舊舞衣
怪得鶯鶯憔悴死鴛鴦花下又雙飛

沈明臣 字嘉則鄞縣人

前溪曲

林塘何處好獨有前溪路笑語隔花間歌聲連水度
歌舞向前溪前溪明月裏莫道春夜長春光似流水
春水前溪長春雲綠樹齊門前車馬散正及曙烏啼
前溪浣沙女花落污春泥騎馬儂邊過見郎頭自低
淺水向前溪空艇儂自提郎家溪上住只是隔東西

楊白花

漫天無奈白楊花何處飛來入帝家淸夜踏歌愁似海
月明宮樹但棲鴉

春怨

獨抱琵琶西向秦誰憐妾是斷腸人東風吹綠新楊柳
嫁得蕭郎已過春

宮詞

綠滿南園桑葉肥風光欲盡柳花飛妾生不及吳蠶死
西得春絲上袞衣

采蓮童曲

小童玉不如手攀荷葉嬉鴛鴦驚起去花下女兒知

前艷曲

雲和殿柳欲三眠吹盡東風未著綿張緒不來腸已斷
小樓無賴夕陽前

徐渭 字文清更字文長山陰人

楊妃春睡圖

守宮夜落胭脂臂玉階草色蜻蜓醉花氣隨風出御牆

無人知道楊妃睡烏紗帳底絳羅委一團紅玉沉秋水
濤裏猶能動世人何怪當年走天子欲呼與語不得起
走向屏西打鸚鵡為問華清日影斜夢裏曾飛何處雨

宮人入道 明月宮女名

昭陽隊裏混鉛華垂老參師日半斜不向秋風怨團扇
卻教明月進琵琶朝西楚箭身為雨夜繡茅君線作霞
見說緱山阿姊妹尚論恩寵舊誰家

董嗣成 字伯念烏程人

為挽船士與新娶別

藕藕何綿綿根株交以蔓良夜借枕衾光輝生燦爛容
華及上春行樂方衍衍本意同百年豈期中道散昨日

雙鴛鴦明朝失羣雁歡燕在須臾揮手腸已斷我行卽
長路子居守空帷長路有時盡帷空帷與悲但持寸心
在無愛顏色衰

子夜歌

朝夕見歡容不得共歡語夜深摘蓮房心中暗成苦
合愁向花間刺薏牽羅衣無情雙蛺蝶故故傍儂飛

行春橋卽事作艷歌

綠楊深處隱青帘十二珠樓盡捲簾踏遍游絲歸畫舫
波紋不動月纖纖

陸弼 字無從江都人

無題

珠簾寂寞網流塵舞歇歌殘已十春惟有香魂消不得
至今猶作夢中人

贈吳姬薛素素

纓絕鈿遺漏欲分西堤送客意何勤酒闌明月生瓊樹
坐久流螢點繡裙子夜歌來猶是夏巫山夢去總為雲
羞將錦字傳哀怨清聲長依貝葉文

鄔佐卿 欽羨蓋因佐卿字汝翼丹徒人按察使緯 之子天性樸雅不事奔競杜門讀書臨黃庭經
詩工書律不與人爭長用自娛於西山上少遊
公子嘉造挾弼富於才詩集外有詩話十卷題
曰經頭集佳句麗情可歌可詠如笛中舊恨西
金谷天上新愁閒王昌江楊柳情懷結恨海棠
春盡燭銷鸚籠鏡夜寒鸞顧影畫梁春暖燕歸
樓桃粉飛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啼紅春冷杜鵑枝瘦桃蟬
影分鬟翠雲香霧鎖學六銖小閣陽情緘荳蔻
空庭徵步出逕花穿荊彩鳳隨仙史陌上銀箏

悮使君春回渡水思揺珮月滿秦宮照卷衣玉
樹經霜巷局成垂楊新月掛鞦韆楊柳調翻歌
扇月桁枝香度舞裙風翡翠香籠條脫煖梧桐
聲轉轆轤寒明月小樓閒盼盼垂楊深院李師
師義山無題之
後不多見也

西津別妓

立馬江皐問葉湖片帆西上路迢迢入將碧草新晴忝
魂對青山暮雨銷雲色白依桃葉渡月明淒斷鳳凰簫
樓頭濁酒春堪醉還訪秦淮舊板橋

艷曲

碧樹映紅樓佳人是莫愁竹枝看引鳳花色笑牽牛舞
罷月初落歌殘雲欲流何妨十日酒醉殺秣陵秋

李　陰　字于美内鄉人

浣洗房

宮娥白首出宮門卻入閒房亦是恩欲浣故衣還袖手
爲憐中有御香存

朱正初　字在明靖江人

無題

長干車馬少年同此夕翩𨓆似夢中楊柳有聲吹作笛
梅花無數落隨風春山尚鬭顰間翠夜月都消枕上紅
惆悵當時歌舞處夕陽猶照小橋東

王樂善　字存甫霸州人

春宮曲

楊花風散滿池塘倚檻看來暗自傷紅粉爭如風裏絮
化萍猶得傍鴛鴦

葉　權　字時中休寧人

感遇

花暗重門燕繞梁珠簾高捲鬱金堂香雲縹緲來青瑣
初日瓏璁照寶妝蜀錦晝長鋪翡翠吳綾春暖臥鴛鴦
含情似恨風流盡笑殺羅敷自採桑

王伯稠　字世周崑山人

長干曲

月出江頭白鷺飛江花采罷溼羅衣儂家住在長干里
自唱蓮歌件月歸

和韻

春風千里憶佳期鏡裏空憐玉樹姿驚夢暗憎鸚鵡喚
避人偷寄伯勞詞月窺翠幌愁相語花入珠簾恨自知
爭信文園憔悴客漸寬腰帶瘦如絲

青樓曲

日長深院小欄開懶鬭紅粧傍鏡臺偏愛雙飛雙燕語
自開珠箔放歸來

朱陽仲　以字行遂安人

西湖採蓮曲

五月芙蓉浦花開勝若耶若將湖作鏡應照妾如花
玉腕搖輕楫紅蓮映綠波花深欲無路棹轉忽聞歌

長門怨

春盡長門鳳輦稀宮鸎百囀繞薔薇落花千片如紅雪飛入昭陽作燕泥

蔡宗堯 字[redacted]臨海人

麗情曲

蘭房過雨蕙徑空綠雲藹藹懷春風欹枕牙牀唾初醒臙脂汗溼羅衣紅鴛鴦牽繡絲未攸軟瘦香肌倦如雪玉麟墮地渾不知流蘇夜暖斜明月珠簾半捲春日高海棠飛起雙蝴蝶

張元凱 字左虞吳縣人

題桃花畫扇

碧桃樹底醉流霞記得當季翠袖遮今日漂零歌扇在

令人腸斷故園花

子夜

花柳繁華季妝成子夜妍弄簫成艷曲調瑟豈哀絃翡翠巢金屋鴛鴦撲錦纏不將銀燭滅看取玉人憐

童珮 字子鳴龍游人

白苧詞

秋風起白露垂天涯客子夜索衣篋中惟有江南苧一片銀絲萬行淚猶是前季絡春寄寄時不為秋風塞此夜都同秋月看

顧斗英 字仲韓上海人

花間有贈

十五書新蛾紗牕作學歌纖腰微約素美眼暗迴波遲賞春愁少逢歡夜態多名花非不艷解語奈卿何

林世璧 字天瑞閩縣人

擣衣篇

西風白晝已漫漫玉露淒淸玉漏殘冰簟銀牀秋弄色翠幃羅幕夜生寒季季秋夜何蕭索幾度莢蓉楚江落閨閣佳人團扇悲關山戍客征衣薄閨閣關山片月明相思不盡擣衣情欲知此夕淒涼思請聽終宵斷續聲淒涼斷續愁將暮為捲珠簾散香霧翡翠樓邊旅雁過鴛鴦沼上流螢度流螢旅雁為誰飛飛去飛來淚滿衣敢惜紅顏凋寶鏡還將淸夢繞金微金微白雪三千里

寶鏡空懸照秋水啼鳥飛花怨管絃青苔綠蘚生羅綺羅綺絃歌他自愁春來秋去幾時休盈盈巫峽悲雲雨皎皎星河見女牛星河巫峽傷心絕天上人間有時別寶鮮空浮蘇合香羅衣尚掩同心結此時憔悴令人嗟摘盡秋街木槿花擣得寒衣向西寄不知何日到龍沙

折楊柳

愴來季季別離閨空復春東風不相識楊柳滿河濱弄色黃金嫩飄花白雪新折來雙淚落遙寄玉關人

林章 字初文福淸人

秋閨

秋月何娟娟一輪冰鏡冷人心照不見照見人孤影

秋雨何瀟瀟五更滴紅葉滴滴葉間紅可以比啼痕

代妓送別

春情又為別離牽舊恨新愁總自憐莫問歸期何日是
安排腸斷繐幃前

鄒迪光 字彥吉無錫人

呵那灘

上灘三十里咿啞直至曉與歡同船行雖遲亦自好

鄭琰 字翰卿閩縣人

寄薛素

野草城邊油壁車湖棠開盡燕飛初愁深司馬舟中淚
夢逐蕭娘錦上書二水雲陰桃葉渡四橋春暗浣花居

傷心南陌垂楊月夜夜香塵滿客裾

沈一貫 字肩吾鄞縣人

代青樓覩內家葬

玉匣摧殘瘞朝霞搖落西風素柰花猶記綠鬟初覆額
相從女伴選良家

于慎行 字無垢東阿人

大堤曲

大堤春盡花如雨大堤女兒隔花語揚州估客四角檣
暮泊蘭橈宿江渚芙蓉寶帳綠雲鬟翠箔銀缸夜色寒
倚瑟當壚春酒盡卷帷望月曉妝殘石城一曲歌未足
日出天空江水綠含啼送客更多愁腸斷煙波萬里秋

顧開 字行之號九嵕山人吳縣人

采蓮曲

蘭舟終日漾蓮溪少女如花錦袖低含笑折來流水畔
紅妝兩兩鏡中啼

馮琦 字用韞臨朐人

婉兒怨戲柬敬承

昨日開金屋君恩別處新難將織錦意去比浣紗人只
自憐中婦誰當念下陳嫁郎何太晏不敢怨前薪
今夕是何夕雙星已渡河人間怨織素天上恨停梭春
色簾櫳隔秋風枕席多恐君疑妾妬未敢問修蛾
見說新人好君心豈舊懽離愁隨月滿信誓近秋寒繼

素寧堪問菱華半已殘妝成郎未起寂寞鏡中看
故劍誰相問前魚祇自悲轉因辭寵日私憶合歡時隔
牖歌桃葉因風泣柳枝啼痕還自掩羞遣侍兒知
不寐驚秋蚤無言坐夜分已拚成棄妾未忍便忘君形
影隐前月悲歡夢裏雲如能念疇昔看取舊湘裙

趙南星 字夢白高邑人

古意

錦織雙鴛鴦還自裁為衣恐入他人手不解惜分飛

湯顯祖 字義仍臨川人

雨花臺所見

冉冉春雲陰郁郁晴光瑩取次踏青行發越懷春興折

知天女後如逢雨花剩宜笑入香奩含顰出幽徑徙倚
極嬋娟徘徊整花勝態隨鶯蝶起思逐流雲凝美目乍
延盼弱腰安可凭朝日照猶鮮春風語難定拾翠豈無
期芳華殊有贈持向慧香前爲許心期證如何遺玉纓
沈情擊金磬

柳綠樓感事

殘日西樓映粉紅畫船吹斷柳條風重來攀折人何處
腸斷千絲一笛中

一季春事賞心同千里湘皋曲未終別恨乍隨帆影去
柳條猶挂半絲風

馮夢禎 字開之秀水人

憶姬人

客游數改斯不爲桃花堤離余淹晝雨夢魂怯春泥芳
草遠猶綠柔條近更迷妾心寧自苦愁殺亂鶯啼

袁宏道 字中郎公安人

秋閨

秋色透羅幃寒芳片片飛蛩吟生暗壁螢火度空機門
月流新照簾霜撲故衣征鴻與蕩子同去不同歸

袁中道 字小修中郎之弟

郢中遊春曲

春在畫橋頭殷紅照碧流幾回看去馬一笑蕩輕舟夜
月梨花夢春風燕子愁願爲原上草歲歲藉芳遊

石沆 字瀣仲如皋人

夜聽琵琶

娉婷少婦未關愁清夜琵琶上小樓裂帛一聲江月白
碧雲飛起四山秋

程嘉燧 字孟陽休寧人

青樓曲

細雨春風花落時金華臘酒解酴醿當壚少婦知留客
不動朱唇動翠眉

雨中過妓家飲書贈陳翠

紅樓細雨燕飛斜玉面珠簾相映遮三月江南春色盡
却行江北見梅花

金閶曲

金閶潭水寫金波畫燭紅樓歌吹多長夜牽愁無遠近
山塘一望似秋河

曲中聽黃問琴歌分韻

初學鶯簧響露桁還疑鳳吹拂雲旂金屏笑劇如花女
紅豆憑將記曲拋

歌郎酒客盡知名畫燭紅妝作隊迎簷竹蕭蕭香閣裏
花裘十月坐流鶯

緩節安歌妙入神玉盤鈴走串珠勻小姬情事防人覺
挽著雙蛾不肯顰

輕染鴉黃拂鬢雲鶯雛巧笑鬪雙顰不知水調聲能苦

壓損橫波一寸山

朝雲詩

林風卻立小樓邊紅燭邀迎暮雨前潦倒玉山人似月
低迷金縷黛如煙歡心酒面元相合笑曆歌聲各自憐
數日共尋花底約曉霞初旭看新蓮
城曉舟迴一水香被花惱徹只顛狂蘭膏初上修蛾綠
粉汗微消半額黃主客琅玕情爛熳神仙冰雪戲迷藏
誰能載妓隨波去長醉佳人錦瑟傍

細雲詩次韻

抹月塗風畫有聲等閑人見也愁生聽鶯橋下波仍綠
走馬臺邊月又明芳草路多人去遠梅花春近鳥銜爭

殘夏亡寐難同夢爲雨爲雲只自行
朝營天外鵲來聲夜燭花前太喜生㚟尾宴收燈放節
掃眉人到月添明香塵頫洞歌梅合鈿影參差宿燕爭
等待揭天絲管沸綠雲細定不教行
昨夜風前柔櫓聲無情南浦綠波生飛花自帶歸潮急
殘月猶懸宿舸明河色曉分斐苑盡人煙暗雜語溪爭
春雲倏忽隨春夢難卜燈花問遠行
夜半空階細雨聲曉寒池面綠萍生悠悠春思長如夢
耿耿閑愁欲到明三月天涯芳草歇一番風雨落花爭
茫茫麥秀西郊道不見香車陌上行

吳兆 字非熊休寧人

無題

花點橫塘有路通斷腸節送畫橋風鴛鴦秖宿雙生樹
鸞鳳那棲半死桐楚峽雲歸芳夢散秦淮月在故樓空
別來聞說新粧束學得蛾眉幾樣工

春遊曲

細雨瀰春泥流鶯幾樹啼東風淮水曲落日長干西夾
道看馳馬闌場下鬬雞倡樓今夜醉月出管絃齊

西湖春遊詞

堤暖百花齊湖春萬柳低管絃初沸日羅綺已空閨上
巳連寒食車輪間馬蹄遊人爭向處多在斷橋西
新堤楊柳斜遊冶皆還家珠彈光流月春衣色勝花暮

遮芳草路騎並美人車何處菱歌起仍憐似若耶

姑蘇曲

寶帶橋邊鵲啄花金閶門外柳藏鴉吳娥捲幔看花笑
十日春晴不在家

西湖子夜歌

湖女二三月相將戲水涯新堤看楊柳舊堤看桃花
新著杏紅衫試騎赭白馬馬驕堤路窄急爲扶儂下
三橋當路半正好與郎期湖水原無信郎來那有時
南峰望北峰如歡又如儂何當雲霧合兩峰作一重
渡頭人眼衆船開不敢要慣知儂泊處不過西泠橋
外湖歌折柳裏湖歌採蓮間聲不相及意緒風中傳

西陵花落處荷送何人路湖船不出湖願歡尋故步
梅奇孤山梅梅折斷橋柳兩地本無情郎心那得久

吳夢暘 字允兆歸安人

同潘景升顧默孫集湖上代妓作

妾家白門楊柳下楊柳當春繫郎馬又往錢塘楊柳邊
楊柳仍藏烏啞啞生憎啞啞烏逐郎郎在湖邊復爲郎
提玉壺泛月月未起蕭蕭一湖水向月人人道有情未
見情人爲情死君不見白使君蘇使君一呼小蠻一朝
去今日妾歌慨惝借問使君聞不聞無端再唱金陵
樂若倘天涯不流落好認西湖是妾家南屏山前多藕
花藕花折郎手花飄不得藕心知郎有他爲郎來勸酒

一訴姊妹知不如訴郎友將尋小小過西陵月落天低
江渡口

秋草

獨居何地折芳蓀䔩路荒蕪憶舊恩瑟瑟玉堦徒白露
淒淒金屋掩黃昏涼飈終日渾無色磐石當季枉托根
自是漢宮春不斷豈應枯槁怨長門

贈妓

雙眉淡掃轉堪誇爲問佳人字麗華彩迹舞腰嬌杏子
扇當歌處掩桃花相邀洛浦神常近一賦高唐夢不賒
笑殺蹉跎白司馬潯陽江口慨琵琶

曹學佺 字能始侯官人

城南古意

白浪隱簾鉤清風聞棹謳看人惟看影同汎不同舟已
出東郊裏難逢南陌頭誰知蘇潮水半作斷腸流

顧允中 字道原吳江人

王百穀以有所思絕句見示戲和

朱樓寂寂雨霏霏獨客重過淚滿衣輸與枝頭雙蛺蝶
春來終日傍花飛

柳應芳 字陳父海門人

十三夜讌馬姬館

芳宴妖姬集紛如鶴乃來回身迎夜燭連手逐春杯縵
舞盤中柳新粧屋裏梅停絲將送態猶畏上聲催

雨夜觀妓同俞羨長梅子馬陸長康賦

美人雨館夜相迎燭下微聞笑語聲纖月不來簷上照
濃雲偏著簷邊行生憎灑砌沾羅襪翻喜飄颻趣玉笙
非霧非煙勞想像無如客坐看分明

范汭 字東生烏程人徙居蘇州

西家

蛾眉不掃鬢雲斜含怨含情未破瓜背倚曲欄花一樹
春光多少屬西家

南唐宮詞

半樓日影漾朱恩纔是深宮夢覺時數取燒槽彈法曲
聲聲聲訴恨來遲

苑門深閉柳千條銀箭聽殘夜寂寥剗襪下階羞見影
不知斜月弄芭蕉

王蜀宮詞

隄匝渠穿宛轉橋綺樓香煖月迢迢海南蠻市渾無異
涂街歌聲隘九霄

玉臉勻朱黛翠冠宣華池上逗闌干醉妝邀取君王顧
一任東風料峭寒

孟蜀宮詞

池西別殿署凌波楊柳風微月漸多珠箔捲來秋似水
填詞惟教艷娘歌

猩紅梔子叢成林複砌勾欄日映深隔院似聞催羯鼓
先開一朵是同心

閩宮詞

露華如水蘸宮牆紅荳花兼荔子香多少蛾眉閒待月
九龍帳底時歸郎

四條絃上按新聲半是先皇手教成宮事內人誰敢洩
春來燕子不呼名

板橋曲

板橋斷後無復春蒲荒柳禿波粼粼依稀一片昔時月
來照鴛鴦不照人

吳鼎芳 字凝父吳縣人後入雲棲祝髮名大香號[illegible]覺

怨詩

華屋春將盡紗窗日易昏不知多少恨相見與君言

柳枝詞

綠陰如雨萬條斜啼罷朝鶯又晚鴉盡日春風無別意
只吹花點過西家

春游曲

雨餘芳艸綠新齊亭樹無人繡幕低忽漫好風傳笑語
流鶯飛過杏花西

青谿小姑曲

十五盈盈學解愁珠簾不捲倚箜篌多情明月無情水
夜夜青谿映酒樓

小院

小院曾行處今來不忍行是花皆黯淡有月未分明轉
覺非前事終憐負此生遙波春一片流恨復流情

三婦艷

大婦理容沐中婦啓妝櫳小婦獨無事但問落花風丈
人且安臥東牕日未紅

無題

綺疏微透曉光寒欲貼鴉黃展鏡鸞錯怪桃花似儂面
一番風雨便春殘

飛樓曲戲柬茅止生

飛樓宛轉芙蓉簇對列鴛鴦三十六東風若意渡江來
祭出蛾眉春水綠樓頭何處得春先非霧非煙俱可憐

紅芳雜沓錦茵軟塵香不上雙行纏嬋娟花月曾無價
只向嫦娥乞長夜夜長夜短那得分鬱金自繞珊瑚雲
青絲玉壺正傾倒楊柳烏啼白門曉

沈野 字從先蘇州人

寄書曲

行人促家信把筆倚前軒書札經姑手閒情不敢言

采蓮曲

解道芙蓉勝妾容故來江上采芙蓉檀郎何事偏無賴
不看芙蓉却看儂

鈕仲玉 字貞父吳江人

吳姬浣白紵

吳姬浣白紵十五顏如花春風吹笑語飄落天之涯娥
眉妒新月秀色明朝霞但恐互凋歇永爲人所嗟

黃習遠 字伯傳吳縣人

春游女

未曙春粧競同游隔夜期試新衣屢換將出鏡還窺草
鬬無名種花簪半吐枝狂夫迎問妾底事獨歸遲

邢侗 字子愿臨邑人

古意

零落鈿蟬出漢宮闌干雙淚背春風君王總署迴心院
再畫蛾眉恐未工

宋登春 字應元新河人

宮詞

自從十五畫雙眉記得新裁白苧詞袖裏青梅大如豆
石榴枝上打黃鸝

王驥德 字伯良原名驥才字伯駿會稽人

雜賦

別離今幾時春華倏云暮偶因前山遊復過西州路人
去流水空風物渺非故秖有小桃花依然惱崔護

用文學索題兩美人卷因效其體

妖紅夜斷西廂月零落千枝杜鵑血何處芳魂吹復醒
却倚春風寄愁絕青樓百尺映垂楊解使張郎憶斷腸
向夕花明朱戶閉應聞香氣出東牆 崔新鶯卷

綠窗窈窕誰家女夜夜含嬌歌白苧有時愁坐憶行雲
手攬紅牋賦春雨却數才情誰得如枇杷花下薛濤居
若教管領蛾眉籍定作淸時女校書 李小濤卷

李姬乞字余命以行雲而并系之詩

李家小女愛樓居豆蔻雙腮十五餘額上鴉黃嬌欲滴
鏡中螺黛畫難如當筵未慣紅牙拍開匣羞看錦字書
向我乞名何所似行雲一片渺愁予

席上索賦艷詞二首

十二紅樓柳樹西重簾瑟瑟一春低門前自識桃花氣
白馬驕嘶路不迷
鬱金雙閣墮楊花此是西陵蘇小家誰遣尊前春易晚

滿窗風雨打紅紗

閒情集卷之四終

閒情集卷之五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姚　紉子峯校

吳郡　彭　瓏雲客　繆　彤念齋

　　　宋實穎旣庭　湯豹處雨七訂

王　醇

題馬姬湘蘭所譜蘭竹卷

葛一龍

別曲

傅光宅

春日花下有感

吳稼竳

秋懷四首

代寄徐仲容

沈　璜

莫廷韓舟中分賦水上美人限韻

吳子玉

五日青樓人

陶允宜

秦箏曲

沈泰鴻

春思三首

俞安期

吳姬年十五爲馮元敏賦贈內人

古意新聲四首

陳繼儒

友人納姬

徐　熥

宮詞

七夕詞

鄭之文

金陵元夕篇

李　奎

陽春曲

陳邦瞻

江南樂二首

韓上桂

採蓮曲

錢行道

賦得依闌美人

賦得新月神

享贈姬人享五

賦得東美人臨潭水二十韻

朱謀晉

有寄二首
趙重道
春詞
王逢年
情詩
夜行郎二首擬古樂府寄所思
錢謙益
倣元微之何處生春早十一首
團扇篇
和元微之雜憶詩四首
依韻徐于喜見

有人拈晶大乘燈花詞戲和二首
沈珣
周綺生卜居江上賦贈二絕
徐勬
賦得淡閨秋織
陳鶴大
宮詞二首
古意
王象春
古意
陳鴻

秋夜曲
梅鼎祚
弔賈春娘墓
橫塘曲贈王玉華
劉榮嗣
閨詞
沈德符
錢受之學士新納河東君作志喜詩四律索和
本韻
王留
戲贈歌者王郎

姚士粦
周綺生移居
王彥泓
夕秀詞
對花雜憶
賓于席上徐僊話舊
雜題上元竹枝詞三首
簡人二首
生辰曲
續游
代書三首

湘靈
踏燈詞
潘一桂
孟珠
采蓮曲
遥聞女郎作歌
施砮
艷歌戲和友人
少婦學當罏
華淑
春日雜憶

隄月聽蘇姬樓上理曲
讀曲歌
胡楙
采蓮曲二首
周永季
十索詩二首
俞無殊以董較書詩索和次韻
陳子龍
落花篇
春宵曲
雒陽女兒行

碩有翼
春日同潘木公餞密緯重飲沙來青較書齋來青即席有作倚韻留别
越其傑
七夕
沈自然
江南樂
無題
春夜怨
曉別曲
雙燕離

綫絲曲
金屋
洞天春曉歌
雙燕
四時行樂詞十二首
寓言
春曉曲
戲贈
林雲鳳
虎丘宴集觀女郎蹴踘行
鞋盃行

他鄉七夕篇
陰澄湖舟中觀衆女郎沐髮歌
陳保御席上賦得相逢行贈白小姬
月下
折花送鄰姬
黃淳耀
閨思
黃承聖
惆悵詞二首
譚元春
姊妹詞

顧紹芾
子夜歌
蘭衾
卓人月
子夜歌
史玄
中秋攜新姬今宵出都
鄔繼思
桃葉歌
春江曲
擣衣曲

翁遜
美人梳頭歌
古怨
朱士稚
步出夏門行
馮舒
閨春
龔士驤
西湖曲
楊弘
寓興

春恨
徐于
柳絲別意
沈祖孝
鴛鴦
蔣鋮
古意
楊補
觀友人家姬歌舞
林佳璣
陸司馬雲贈婦

矦玄演

七夕

周思得

夢遊仙詩

集句詩

陳言

艷曲二首

觀麗人走馬

絕句

芭蕉士女

劉芳節

閑情四首

蠻歌

神鬼詩

瑶華洞仙女

蠟箋詩

閑情集卷之五目錄終

閑情集卷之五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増輯　姚　翃子峯校

黃岡杜　濬于皇　宜興陳維崧其年

新城王士禎貽上　青浦諸嗣郢乾一　參

王　醇字先民江都人

題馬姬湘蘭所畫蘭竹卷

窣映秋芳數枝玉冰綃宛是湘江曲能使湘靈憐別䰟
瑤瑟泠泠怨秋綠覺嫦奔月留難住錦衾紅燭生愁緒
墨花化作秦淮雲猶向粧樓日來去

葛一龍字震甫吳縣人

別曲

具區橋下水悠悠具區橋邊郎發舟郎舟好載青山去
免使蛾眉相對愁

傅光宅字伯俊聊城人

春日花下有感

江月江煙望白門春風春雨自黃昏季季楊柳無消息
夜夜梨花有夢魂蘇小香車松下路莫愁芳樹水邊村
緘情欲寄雙飛燕腸斷迴文是淚痕

吳稼竳字翁晉孝豐人僉都御史晚伯之子

秋懷

誰家妻切搗衣聲吹入空閨恨轉生永夜寒烏棲未定

淸霜獨鶴舞難成素絲沉水元無影綠綺臨風久不鳴
帷有舊時機上月照人寂寞片心明
金荆為枕紫荆牀已共秋塵委曲房燈下有情歸絡緯
機中無夢到鴛鴦明星爛爛愁天老燐火離離歎夜長
一樹桐花零落盡可憐梧子自經霜
當季竊藥事還真碧海茫茫未許親銀燭可憐徒向夜
玉顏無復更知春滿簾感激愁中曲落羽參差病裏身
奉詔長門能買賦黃金取酒爲何人
重簾落葉逈相依羅袂無聲事已非寶鏡欲開鸞自泣
玉釵初斷燕猶飛旅來未合生空井苔蘚眞堪染故衣
滿目淸秋何所似白雲愁色遠微微

代侍徐仲容

秋雨蘇蘇滴井梧風吹妾夢到東吳生來自恨靑谿近
獨處無郎似小姑

沈瓚 字子勺吳江人與兄璟及從弟琦珫珣吳業進士有文名時稱沈氏五鳳

莫廷韓舟中分賦水上美人限韻

洛川初渡影波羅襪塵香似桂雲中鴛凝臨鏡裏粧露
塘愁篠淺風消翠黛長只有江中琥盈盈可贈郎

吳子玉 字瑞穀休寧人

五日靑樓人

朝來無意理流黃斜抱雲和獨倚牀自念靑樓逢令節
誰將白苧寄河梁頻邀玉筯霑蘭水指下金刀染艾香

展轉不成纏時彩箋令愁緒繞絲長

陶允宜 字懋中會稽人

秦箏曲

秦娥樓上夜彈箏玉指纖纖銀甲明鯤絃促柱怨復停
怨復停斷還續怨蕭郎思弄玉

沈泰鴻 字貴嶠太傅一貫之子

春思

亂水浮花正掩門花神零落未招魂春心不與春光盡
細向羅衫覓酒痕
淚灑梨雲作雨痕半生春事不堪論遊絲怪底無拘束
逐著花枝便斷魂

津亭拂水拔長條折贈夫君挽細腰如今花落無人佇
閒逐東風過六橋

俞安期 字羨長吳江人初名策字公臨

吳姬不十五爲馮元敏賦贈內人

吳姬十五嫁前谿樂府翻成手自題持楫揚歌津吏女
上堂挾瑟侍中妻花藏纖掌流蘇暗山擁粧樓翠黛齊
弱起梭靑臨鏡早催人不恨汝南雞

古意新聲

銀鞍朱絡柳條鞭綵纜靑帆桂樹船數點碧桃何簇簇
道塘綠葉正田田妖姬嫣嫣呼三五斗酒尊中價十千
日日長千遊戲罷夜深還在狹邪邊

情人不自怨天涯泣盡鮫珠綴碧紗蘇日西洲烏臼樹
春風南渡白楊花遙傳公府盈盈步恐落錢塘小小家
秋夜獨長君不見年年白露變蒹葭
璇室新開覆井桁赤綵衣縫桂金塗漆家桂樹烏生子
隨氏椒房燕引雛寶帶解懷珠襁褓鈴盤龍舞錦[illegible]
阿侯待作中郎貴金絡生光滿路隅
曲室高臺發艷時春煙微動合歡枝春年畫扇乘鸞女
淡日瑚弓射烏兒四角流蘇垂七綵中心錦帶結雙絲
可憐脈脈橫陳態游水大風總未知

陳繼儒 字仲醇華亭人

友人納姬

仙女吹簫忽下樓開年十七尚含羞五銖錢串同心結
百和香匀半臂構鏡裏見人驚卻步夢中索抖學梳頭
起來笑點花蘇誠多子先教採石榴

徐熥 字惟和閩縣人

宮詞

長信宮中玉漏微綠楊枝上乳鶯飛忽聽銀鑰開金鎖
幾月樓頭照舞衣

七夕詞

遙天萬里銀河碧雙星卻笑孤眠客玉露金飆半夜寒
羅襦綉襪千山隔天上人間共此宵天孫翻近美人遙
應知樓上蛾眉女妬殺空中烏鵲橋

鄭之文 字應尼南城人

金陵元夕篇

朱樓隱軫薄層霄淥水縈隄蕩畫橋十里香風吹紫陌
一年明月始今宵今宵何處無簫鼓佳麗名都較得數
美酒留連拚十千少年歡笑唯三五三五年時二八游
箇儂無賴逐風流香輪寶勒紛填巷翠燭紅燈擁上樓
樓前九陌連三市中有侯家通戚里千蝶春星舞袖翻
九枝夜閣歌鐘起歌舞唯應此夕陳魚龍百戲競爭新
銀花絳樹開千丈佛火神燈照百輪花燈在處如人好
半醉遊前看鮑老何客燈前到宵遲何人花下歸能早
花下燈前出畫裙衣香一路暗氤氳不知南陌人如月

且道東門女似雲雲移月墮歎難歇虬水丁冬霜漸[illegible]
郎心尚逐紫騮嘶淚意先憐烏桕舌歸來燒燈總不眠
合情脈脈定相窺條宵冷焰留紅燭明日芳塵拾翠鈿

李奎 字伯文錢塘人

陽春曲

三月江南春草芳水邊柳絲百尺長流鶯乍囀千金堰
紫燕雙棲文杏梁家家曲裏調鸚鵡處處簾聲引鳳凰
鳳凰臺上花爭發翡翠樓前鳥並翔別有藍橋通蕙渚
更憐斜狹接橫塘橫塘女兒多艷粧錦瑟瑤琴為誰張
能歌白雪留人醉不管春陽斷客腸

陳邦瞻 字德遠高安人撰宋元紀事本末

江南樂

清明乍出遊風日不曾惡何似桃花飛道是羞儂落

門前潮水來朝來樂遲落動作經季行始悟歡心薄

韓上桂 字孟郁南海人

採蓮曲

採蓮復採蓮採蓮方未已翠羽拂雲平輕橈乘浪起越女嬌嬈世所無玉環繫腕色甚都相將結伴尋芳去但得芙蓉莫浪趨芙蓉淺淺映江側近水輕盈淨如拭將歸東岸隔西潯欲往汀南限溪北汀南溪北一朝花採蓮誰得似娟家不惜綠水灕羅袂但恨鴛鴦占浦沙浦上鴛鴦兩兩飛翠莖丹蕚自相依渚口初閒乘月去隔

江猶唱採蓮歸採蓮曲歡未足一路歌聲入綠雲相看翠袖飄紅玉思君為楫藕如船斷却長絲恨轉連蒂似妾心空自苦花當妾貌好誰憐採蓮秋已暮歸來月如素樂外音書杳不聞江南季少空相慕摘盡紅蓮悵遠天回看往路空寒煙可憐江上如花女為採蓮花學刺船

錢行道 字孜萱湖州人後削髮[illegible]

賦得春閨美人

曉日新粧竟盈盈度曲梁塵樽沾蝶粉風佩雜鶯簧貯淚將花落春心見柳傷影池雙然淺似憶畫眉郎

賦得新月柳

初月生明夜嬋娟應柳時幽暉凝露葉淡影弄風枝窺蕪將開鏡停梭未理絲絃調銀指甲珮曳翠腰肢顧兔眠還起驚烏舞乍欹一痕青眼媚萬縷素心知濯濯俱盈手纖纖互鬭眉攀條悲往事流彩誤佳期偏照凝閨夢長牽故國思關山正愁絕莫向笛中吹

辛贈姬人李五

秣馬章臺下微波驟目成寫芳蘭葉細流韻竹枝清百折心仍俠千杯態始生情緣久不作茲復解憐卿

賦得東美人臨灃水二十韻

窈窕東鄰媛明粧綠水洲有懷殊繾綣無夢獨夷猶汎瑟來湘浦為雲下楚丘洛妃嬌自倚漢女愧同遊擔輔

宜嫣笑丰神洵好逑釵沉將化雀珮解欲驚鷗練渚霞裾粲蘭皋路樸幽蓮花矜並蒂羅襪綻分鉤孑孑淩波怯低回照面羞却憐潭上影還似鏡中愁寫黛雙顰翠橫波并作秋翻疑身不定轉覺意相投濯髮尋絲亂牽情荇帶柔素書魚斷絕紅怨葉沉浮物候紛搖落津途漫阻脩君心寧比汜妾命宛如漚珠浦誰當合龍淵孰與儔烟帆勞倚望江杵倍離憂落雁青峰外疎煙古渡頭斷腸人不見日暮水空流

朱謀瑋 字公選一字康侯南昌人

有寄

朱樓十二倚金閨地近西施響屧廊落雁容看央苑絕

堆鴉髻作漢宮粧鬬春聲出紅蕉樹按拍塵飛紫杏梁
惆悵牡丹花下別春衫猶帶雨痕香

客裏歡場未寂寥笑看画舫白門橋瑶箏月暗聲難斷
絳蠟風多淚易消歌逐鷓鴣驚柳葉夢依翡翠宿蘭苕
三季魚腹相思字併與秦淮雪後潮

趙重道 字[illegible]人

春詞

春月溶溶小院幽梨花夢斷不禁愁幾回喚起姮娥問
人在瑶京何處樓

王逢年 字[illegible]吉甫[illegible]人[illegible]圖外史其所著也

情詩

美人臨高樓青蛾啣來久何許繫相思一帶橫塘柳橫
塘柳初齊絮燕築巢銜雙雙飛不去鶯啼柳花迷柳花
拂羅袖脉脉清滿豔離恨幾回腸獨援瑤琴奏瑤琴奏
罷歇燕掠樓中月似夢聯腸寄心將露苦結

夜行郎二首擬古樂府寄所思

長寄相思明月樓夜行郎在海西頭月光若共郎行遠
那得當窻照我愁

昔看明月不如歸歸照變花作曉粧別後郎情變似月
瑶階隨影度孤房

錢謙益 字受之常熟人

倣元微之何處生春早

何處生春早春生好口中含桃欺齒白編貝逗唇紅房
露清歌引幽蘭絮語通畫長頻咳唾錯共喚雕籠

何處生春早春生笑目中凝愁成淚水流笑與光風微
盼防脣覺竹波託鏡通不堪朱碧思合盼向芳叢

何處生春早春生腦輔中含嬌頻送態薄怒乍舒紅膩
理倚齒澤流光轉蕙風施朱與著粉評泊任牆東

何處生春早春生睡起中蘭心方的的柳眼正濛濛魂
弱渾難定身蘇旋欲融不如還睡枕殘夢在芳櫳

何處生春早春生新浴中煙凝腰柳碧雨注臉桃紅脂
澤流香燄鉛華濺水融窺庭猶未得況復與君同

何處生春早春生翠袖中憑闌宜食雨却扇杏花風掩
抑縈飛絮低徊數落紅遶山看未足延佇画廊東

何處生春早春生窮秀中明燈知漫惜閒夢記惺憁
意縈多帶驚魂託守宮殷勤問啼鳥花信幾枝紅

何處生春早春生繡枕中掐頭花簇簇拂看錦叢叢面
澤承櫳裊脣脂並口融可如郎臂好轉側任西東

何處生春早春生寶鏡中黛眉分鬬翠花髻互呈紅照
罷愁相妒粧成許許同巡簷聽喜鵲欲新櫳

何處生春早春生小院中梨花能駐月蕙草欲流風拂
水臨妝鏡香山游綺櫳不愁桃杏盡階藥又翻紅

何處生春早春生畫舫中花迎千嶂碧柳拋小橋紅溪
女憐新舞髮歌愛晚風西施猶明月偏照五湖東

團扇篇

合歡團扇美人作輕雲如紈雪如素裁成顧兔舒月波
諳出乘鸞向天路美人容華傾六宮含羞却扇嬌且嫵
自分團欒報明月豈知搖動生秋風碧天一夜秋如水
炎涼盡在君懷裏不怨秋風坐飄捐却愁明月長相似
愁來明月正嬋娟别殿長門是處懸從教妾扇經秋掩
但願君心並月圓君心如月不可掇妾扇團團那忍割
可憐團扇無顏色不比清光有盈缺奉君清暑爲君容
莫道恩情中路空蛛絲蟲網類重淚還感君恩在篋中

張子壽賦白羽扇以緘秋氣之移令終恩於篋中吾亦謂于扇之義而作

和元微之雜憶詩

春燈賦罷早梅開風景催人次第來憶得隔牆明月夜
滿身花影立蒼苔

雁頭箋杏却三秋惆悵佳期似水流憶得早寒簪未整
燭香親送一停眸

相思無地恨偏長檢裙纖纖拜楚王憶得詒明通姓氏
因緣都仗一爐香

香焦金鴨是離情三月花開百媚城憶得樓中人乍起
曉鶯殘月半天明

依韻徐千春見

月昏雲薄閉思長别緒縈牽有底長啼樹烏鬧仍宛轉
穿花蝶老故輕狂重支秋枕濕殘夢更拂春眉理斷腸

結盡柳絲還柳絮東風只合爲君忙　徐前後贈妓有柳絲柳絮詞各數首

有人拈誦大年燈花詞戲和二首

落子朝朝信寒燈夜夜花也知虛報喜爭忍别雙葩

燈花獨夜多寂莫怨青蛾一樣銀缸裏無花又奈何

沈　珣　字孰玉吳江人

席綺生卜居江上賦贈

十里虹橋柳萬株白蘋紅蓼滿清渠從今管領秋江色
總屬風流女校書

鴉黄初褪晚粧慵獨上朱樓盼遠鴻無賴秋光偏欲暮
惱人花外鯉魚風

徐　勅　字惟起一字興公閩縣人

賦得深閨秋絲

深閨秋色早中婦倚流黃寒杼傳聲切殘絲結縷長燈
開關促織鳴上見鴛鴦斷處金刀疾拋梭玉釧忙芙蓉
叢出彩蓮子簇依房緯密經雙引文迴字幾行捲簾鋪
别緒移軸轉離腸隱外烏啼夜簾前雁帶霜愁魂縈綺
穀清淚滴縹緗星斗斜將盡支機動未央張弦乘月影
完匹續燈光寶女思千里天孫妬七襄莫辭開力苦遥
寄待衣裳

宮詞

春明乘曉試新粧玉輦金輿出建章三十六宮都望幸
正聲先已向昭陽

舞袖翩翩別樣裁十年從來不曾開可憐自閉長門後
未對春風舞一迴

陳鷹夫 字幼翱閩縣人

古意

黃葉種作籬圍繞合歡樹不見合歡時但見生離苦

王象春 字季木新城人

古意

綺牕寂莫對花開閒看殘花點碧苔花到長門原易落
不干風雨夜重催

陳鴻 字叔度一字軒伯侯官人

秋夜曲

悔却與歡期空房香燼時那能如寶鴨冷暖腹中知

梅鼎祚 字禹金宣城人

弔賈春娘墓

誰是多情者秋風叩墓門易銷離豔骨不散自香魂

橫塘曲贈王玉華

歡來亞字城儂渡橫塘水雨影并一心終當為情死

劉榮嗣 字敬仲曲周人○錢謙益曰敬仲為詩用意深遠自謂過人出時流德州盧德水篤好而箋之句字注以為獨絕唐人之結貫昌宋人之宗詣無以過也

閨詞

開簾小坐怯風凉新月如鉤隱畫廊夜久不聞深院語
到人惟有落花香

沈德符 字景倩嘉興人

錢受之學士新納河東君作志喜詩四律索和

本韻

入望明河清且悠閒淮端合唱無愁重闈是艸堪蠲忿
出洛何花不並頭京兆舊曾傳拊馬驪山殿亦誓牽牛
劉綱婦更是新技弱水洋中蕩蔡舟

凝擬雙鴛與匹鴦親承十里逆風香郎迎古渡仍王排
女職東鄰印宋墻敝帚賜名端正樹鬱金新署合歡堂
華蟾後乘能同載無待飛花續武昌

何來烏爪蔡經家役猶人間歲未除唾受紺來頻展袖
淚凝紅處恰登車迴文詩就重題錦無縫衣成自剪霞

贈內偶拈相謔何始憐芍藥與凡花

灌灌新姿帶月深便移輕舸就濃陰蕃籬花從瓊無種
獨同琴挑曲有心呆罷縹細存粉指拈來絲竹屬清音
子皮自笑夷光終為謝君王與鑄金

王留 字亦房伯穀少子

戲贈歌者王郎

明璫奐瀰春江水鬢髮油油亂雲委口脂吹澤花無香
刻玉為人許人倚紅牙聲停閒堂別繡被香溫笑微揭
蘭燈已燼羞無言難道寬簾怕明月

姚士粦 字叔祥海鹽人

周綺生移居

飄落借春城蹴紆徑路生瓶花攜舊蝶鄰樹喚新鶯粉
院宜粧好虛窗叶何清尋常門外草一倍撥人情

王彥泓 字次回金壇人

夕秀詞

尺六腰肢上掌擎纖纖年紀古歌名調笙恰喜銅簧脆
掃黛惟憐蠟蒂輕羞出畫屏推阿姊笑郭羅扇覷狂生
可能暫攏釵梁後還向迷藏舊處行

對花雜憾

瓊香一片委輕埃猶憶春時傍砌開腸斷江南陳叔寶
麗華身後卻歸來

賓于席上徐霞話舊

重見徐娘未老時蕙蘭心性玉風姿不忘杜牧尋春約
猶誦元稹紀事詩時世妝梳濃淡改兒郎情境淺深知
棲鸞會上桐花樹眾眼詳看一穗枝

雜題上元竹枝詞

繡佛前頭結好因上元香火肅凌晨懸幡一色燈籠錦
名氏親書善女人

風雨元宵意倍傷齋簷低拜掃晴娘若教掃得天邊雨
爲掃離人淚雨行

腰身十七正嬌[illegible]珠瓜鞋材一捻紅不奈小橋春露滑
阿娘扶過石欄東

个人

悵悵清光不共遊眼波肌雪正宜秋桐花落處閒關鎖
楊柳明時見倚樓幾度扇迴當面笑可應燈照下帷羞
無邊妒恨憎情眼行遍簾前莫轉頭

壓破眉山不要描鬢鴉堆上覆鮫綃屏間記曲拈紅豆
窗下臨書染綠蕉畫出芳蓉娛獨自教成鸚鵡伴無聊
情悰暗被傍人覺繡線送春減幾條

生辰曲

畫檐鵲響報新晴鬢髮初鑄玉葉成繡佛像前同下拜
泥金經尾獨僉名蛛絲繞鏡知添喜鴿羽開籠看放生
笑說口脂休要贈十年年減是鶯鶯

續游

嚴城閒阻夢魂通小市門東更向東剪燭寄聲書草草
背燈彈淚去匆匆花繁竹暗應迷路蝶趁鶯梢有便風
梅蕊臙瓶看漸減每朝分插到釵茸

代書

剪水裁雲號姑仙綽約還同未嫁年誰信撥珠須赤水
只知生玉自藍田明明可愛人如月漠漠難尋路隔煙
唯有細吟還暗想日將心眼侍嫣然

隨意梳頭與著衣橫看側覷總相宜瑤釵巧製三年就
綠筆重翻十樣眉通國針神俱受譜閒聽繡佛自抽絲
珊珊弱骨驚鴻影最想氍毹答拜時

憶昔騎羊弄玉年曳娘衣袂繞娘肩當時語笑渾閒事

向後思量儘可憐石竹怯寒秋已瘦瓊花依月晚尤妍
忽教悵望重簾外不報監門不敢前

湘鬟

玉指新傳小忽雷凌晨已按兩三迴明知阿母嬌憐甚
頻喚梳頭不肯來

踏鐙詞

輕風吹鬢露華涼臨去添衣又進房自愛畫橋清月好
暫遊原不為燈光

潘一桂 字無隱一字木公吳江人

孟珠

嬉戲依風前棃花作歡飾獨有桃花枝與歡同顏色

采蓮曲

美人折荷隨煙波蕩舟共出前溪路去年采蓮今夜遇
今夜遇可奈何一雙情照水波

迎郎去郎作歌

滿溪煙雨自開闔莫莫魚游古一瀞幾縷清歌雲外出
莫嫌分月蕩船遊

施晉 字曾首宣城人

豔歌戲和友人

紗帳銀為蒜牙非玉作鉤珊瑚雕梳流黃被月隱蒹葭
一色秋遮莫汝南雞浪報儘拚斜日卻梳頭

少婦學當鑪

錦襠猶帶舊相親試拂殘妝學待賓美盼欲陳羞卻斂
雙蛾紅暈照西鄰

華淑 字聞修無錫人

春日雜憶

高樓銀燭夜歡殘一曲琵琶月下彈拍遍紋聲人莫會
自將紅袖障春寒

堤月聽蘇姬樓上理曲

晚粧燈火照樓新重奏新詞唱未勻遮莫簾容扉已闔
隔牆猶有聽歌人

讀曲歌

歡早冒霜去罷眼不得寢爐灰語過炭汝寒我亦冷

胡梅 字自叔吳江人後徙居郡城

采蓮曲

采蓮歌采蓮人多難共語金釵劃荷葉背擲郎船裏
荷葉將包水拋在郎雙手若能不泄漏方與郎道藕 徒從

先輩賞此二詩

周永年 字安期吳江人

十索詩

領影作畫看將身臨鏡倚玉合鬆帶端金爐罷袖裏欲
熏小像香從郎索沉水
提影長於春朝眠遲至午刷將香草關試取羅囊贈欲
識索馨名從郎索花譜

僉無殊以前校書詩索和次韻
石墨雙丸筆一牀不教添竹遠山妝正逢桃李當春月
倍覺芳蘭竟體香裙帶輕盈歡未劇顰含微笑恨翻長
破瓜時過千金意碧玉迴身宜就郎
陳子龍 字臥子青浦人
落花篇
東風動地起捲落春城花已折滿橋楊柳還吹杜曲花杜
曲斜連上林苑樓臺爛熳當春晩一朝搖落各東西盡
日飄零無近遠背道根株共一身那知花葉不相親雖
辭枝質隨塵上誰葉殘紅在錦茵迴首繁華方此日煙
條露蕚皆顏色流蘇披影玉鈴風步障承陰金井汲百

寶龍幡壓角輕五絲雀綱連雲密此時公子珊瑚鞭平
川縱轡啓瓊筵金犢迢迢林外度銀虬滴瀝壚頭眠舞
鸞啼鶯木管已只有陽春不相候炙就臙脂欲褪紅剪
殘羅綺石榴紫昨日宜春宮今朝御溝水狂風無情落
九天不知飛入誰家裏綽約春光能幾時倏忽濃陰藹
綠枝明歲花開與相對今年花謝任相思不羨今年人
政好但愁明歲花將老百花不復怨東風遊人空白髮
芳草高樓小女斂雙蛾垂簾不唱陽春歌三春白日如
飛電一代紅顏奈若何
春宮曲
春宮煙樹夜蒼蒼侍女將圖掛象牀月轉西樓花露冷

又移歌舞向昭陽
雒陽女兒行
雒陽大道六萌車綺戶紅牆指妾家舞席每移長信艸
粧樓偏對上陽花上陽宮殿千門起銀榜金泥照天紫
羅綺晴連伊闕雲笙歌夜落黃河水狂夫匹馬酒如澠
陰郭驕奢各自矜陸渾山中曾射虎天津橋上共呼鷹
玉驄一唱相思曲飛花亂點湘文綠芍藥攀來不贈人
櫻桃種得何年熟上東門外有啼烏富貴豪華事已徂
惟有北邙雙蛺蝶依風先自到蘼蕪
顧有孝 字茂倫一字雪灘吳江人
春日同潘木公錢客緯重飲沙來青較書齋來

青印席有作倚韻留別
春日風光引興長剌來重到莫愁堂柳當綺閣偏多態
花對名姝不惜香錦瑟聲中情冉冉綵箋句裏恨茫茫
何須別後方追憶只是尊前已斷腸
越其傑 字自興貴陽人
七夕
秋風剛欲動遂欲渡河時不比人間別年年無定期
沈自然 字君服吳江人副使瓏之子
江南樂
初發欄銀鋪瀲瀲浮鸂鶒儷倚雨搖蕩持比春江色江
滚蓮子齊水殘幡飛不須更相問家住橫塘西橫塘

連夾浦曲曲明如許誰打白蘋開前溪夜來雨雨霽上
南樓天高水影浮出門郎不見齊蕩采蓮舟舟輕小于
蝶楊柳雙頭纜咿軋滿中流桃根復桃葉蓮花照水紅
那得負情儂不愁白日暮但苦西南風風吹早帆去作
底情難訴記取石頭城門開鳥相樹樹下郎江流風多
闊扇秋相將板橋上廻望大堤頭堤頭風力軟綠刺菱
香滿粧薄粉紅嬌羅輕衣帶緩江南望江北只取屏風
隔折來梅蕊芳持寄隴頭客客夢久踟躕江南定不如
寧知可憐唱相逝莫愁湖

無題

廣庭淸晝長重簾捲芳甸嬌鳥踏花枝繁紅落如霞托

夢訪天涯無因藉羅薦年年海燕來不入昭陽殿

春夜怨

春閨花滿青軒樹小院黃昏歸燕語美人態嬾未分明
悲悵無聲不知處軒影掛空開錦幄屏山流繞停愁玉
曲欄淚映月如規半捲珠簾看不足

曉別曲

月沒星闌曉雞唱離人催起同心帳殘釭無焰淚花紅
不語含顰兩相向安得紅輪葬海底千年長伴多情死
從此人間無別離門前不種相思子

雙燕離

纒繫同心雙比翼年年古壘芳菲色輕軀無力報恩環

夢迴不見烏衣國姚家亦縷牽絲重弱小生來是情種
寡鵠孤鴻不並棲銜泥好作鴛鴦塚地久天長兩無絕
空梁獨影愁難欹碎鈴撼夢近前楹春煙濇白梨花月

殘絲曲

新蒲出水柳葉肥殘絲欲促繁花飛妖姬醉舞瑩紅頰
凝睇流光問笑臨欄煙淡春花重晴日鳥啼愁山夢
碎鈴雜珮白天來錦屏人醉迷香洞

金屋

金屋粧成鬬靡華莫言銀漢隔天涯水羅星影沉秋月
蜀錦開香鎖絳霞春檻綠鸚歌玉樹曉聰青風拂桐花
誰憐越女江邨裏日晚臨溪自浣紗

洞天春曉歌

白霧漫漫海波黑水僊一去無消息小鬟傳語貝腮開
洞口桃花染幽溼瑤臺日暖神娥醉僊鳥啼花會人意
紫鳳含嬌喚不來玉鞭敲起蒼龍睡誰將春思繞紅絲
一彈一聲飛上天移情不數成連子流水高山亦等閒
暗指玲瓏激寒玉此聲莫道人間曲素瀾流韻語江神
楚魂窈窕迷春竹

雙燕

引領春風試舞衣煬來故苑度芳菲穿簾弱影驚相顧
點水斜身欲傍飛繡野花枝低其語畫堂銀燭候同歸
玳梁一夜千秋事嫌殺紅腮遲曉扉

四時行樂詞十二首

春詞

消息東來入帝畿一時巖谷有光輝露華淹浥仙人掌
雲氣初生玉女衣碧樹遠迷春曉晚紅樓相望雨霏微
試行芳草連溪發獨憶王孫久不歸
一片穠華綺粉牆東風先到莫愁堂花獅不惜連朝醉
睡鴨常聞午夜香曲裏紅燈迎晚騎坊中紫撥教新粧
宮閨艷色知無限分得臙脂上海棠
婑媠歡娛鬬錦營尚多愁緒戀朝酲更將何事消芳晝
豈有閒情數落英桃葉渡頭風灩灩芙蓉塘外水盈盈
南山發艷臨西苑方野文思滿晚晴

夏詞

廣庭陰敞樹交柯櫻桃鮫綃狀綺羅髮影已知心力倦
眼波猶憶睡情多姮娥自汲青絲綆織女應拋白玉梭
誰是西陵松柏下小車相待好經過
垂檐曲檻對江津楊柳煙濃織綺紋艷影不隨流水散
清歌遙向芰荷分合歡有意如明月連理無心似錦雲
試望遠山臨極浦赤欄橋上喚南薰
清晝沉沉畫閣陰翠華宮裏見南山催成紈素先裁扇
喚取冰稜試作環驚殘雨來珠跳蕩風滿泉遶玉纖潺
輕衫短袖迎風立一例新梳學小鬟

秋詞

碧空無際月初圓珠作星辰玉作天不擬素娥堪耐冷
豈容青女並爭妍瑤階積葉飄紅碎藻井疎桐墜綠鮮
共說晚涼時節好玉人新愛壓金鈿
疎鐘晚聽隔雲撞催徹陽情未肯降積思九秋應惜宋
消魂一別已愁江離爲素月流芳樹隱忍斜陽傍小窗
識得瓊樓深意在可容歸雁自雙雙
洞戶金釘一半開小庭疎網類輕埃露懸珠絡終難綴
星近銀河定可猜槐影遶涼棲蕙帳桂花流艷入蘭臺
長宵豈得無情思細語紗窗起夜來

冬詞

蜀錦團花間紫貂重幃豈識臘充遙量移門腳添紅線

爲鎖霜痕閉綺窗夜永心期臨燭焰黃舒晴色到叢條
博山深護幽窗裏獨思衣香染易消
東合銀河小月輪碧松黃竹際蕭晨天遊雲蕊低霜雁
池面冰花作錦鱗爲惜枯條生意盡更憐嬌萼禁寒親
遙知掃雪烹茶處繡帶圍隨擁幅巾
曉色遙巡日易沉桂輪今見廣寒心附宮彩樹朝華冷
蜀帳瓊姿獨影深簾擁朝元甚玉珮謹誇除節賜黃金
懨懨綠酒宜長夜辜負濃香滿繡衾

寓言

斜日愁中婦東風怨小喬重門金鑰靜幽閣繡旗飄半
面寬金鎖雙鬟映紫貂雲痕飛廣袖峰影鬬纖描靚閃

芙蓉髻低壓楊柳腰晶簾垂游藻芳佩雜申椒艷扇泥
金薄薰爐沉水消艸池搖蕙櫻花銜滴松梢黼帳流蘇
暗銅鋪屈膝交掃眉抽絲蘂粧毬蛩紅潮釵琢通天壽
綵黏續命膠整容開玉鏡寫恨向檀槽琥珀成山欺珍
珠泣海鮫綴幡棲衛鸞拋繡繫宮縧芳樹倚笙管香泥
落燕巢謝娘曾刈幰泰女龍吹簫銀雁安斜領文箏被
剪刀舞裙鸞蛺蝶壓綢隊蠨蛸裘織青鸞尾燈燃白鳳
香鈿車通狹巷寶馬踏青郊響僄移珠履凭欄擬翠起
偶逢張窈窕因遊董嬌嬈雨洗瓊蕤柳煙霏露井桃江
皋貽知佩維納迴輕橈迎月杷黃重蠹青櫸蛻雕木奴
秋後摘蓁广夜波敲獸炭凝灰燒魚燈吐焰逐寒帷攲

角枕捲被燦朱綃遣悶題紈素停眠聽鸝語淺醒宿雀
舌滾砌長雞苗綠勝穿雙縷金錢辨六爻滿庭生荇椿
西域進葡萄夜飲添復帔春聯御錦袍獅繡鏤玉帶鴨
鵡汁香醪旖旎纖跳脫玲瓏響步搖新歌裁綠鳥戲局
打紅梨善聯能傳語微詞爲解嘲幽情常似嬾小嬉耍
添嬌洞口回紗樓涉頭芒板橋逢恩隨別浦歸夢碎江
濤箋色進張敞吟魂避萏蔭荊人如桃惚歎酒半輕佻
道洛翻顛尾拗株排綵巳扮容衝昨日花邊最今朝彩
鳳應荔杜鸞鴻會感曾有情同翡翠何路報瓊瑤解佩
終無意攬琴尚可挑星輝時耿耿曙色轉蕭蕭井欄鴉
啼露園亭樹捲颸莫言滄海濶空恨碧天高以賦手寫上性佳日

作結蒨空燕兩際之工自然

春曉曲

遲日過閨影濃花繡碧天錦幃雙夢暖微汗溼紅綿

戲贈

幽夢匆匆日易曛不辭心力事朝雲誰將彩筆題新句
青滿羊欣白練裙

林雲鳳字若撫長洲人

虎丘宴集觀女郎蹴踘行

雲巖寺前花滿天峰繞面水浮漪漣主人宴客畫泊船
笙歌騰騰羅長筵半酣騰酒言逃禪脩途蜓蛇齊攀緣
正逢姹女下虹橋錦衣玉貌驚鴻翩明眸的皪美且妍

熟視無迺麻姑仙爲覓場中俠少年戲將蹴踘賭榆錢
觀者紛擁人摩肩古苔繡石鋪茸氈遊郎逐隊三五聯
含嬌賈勇誰敢先珊瑚釧響行蹁躚果能步步生金蓮
垂手側立身稍前練裙微露弓鞋鮮當場一笑嫣然
不知拋在若個邊欵如流星往復旋飄如回風斷復連
突如鐵馬驟平田矯如挽日升虞淵左迎右擊俯仰便
革囊宛轉瑚文堅欲墜未墜從空懸凝有弱縷相鉤牽
芳塵細裊成香綿輕雷殷地何轟闐傍流巧中節不愆
迅足肯受拙自憐我聞此門軒轅傳就中有勢通兵權
曲折頓挫妙入玄何異劍舞蓮花鋌興闌顧影意未捐
拭汗重整雙珠鈿餘姿逸態猶翩躚低鬟不語神氣全

非倘不見由月間今夕何夕樂事偏彩毫醉寫菖蒲箋
歸來抱月幽愡賦

鞋盃行有序

余薄遊秦淮偶與一二勝友過朱較書樓寓
飲酒酣出雙綿鞋貯杯以進曰此所謂鞋杯
也自楊鐵史而後再見於何孔目以郎才情
正堪並足兩公余聞之喜甚不意風塵中人
博綜雅諳有如此者遂以薦酒賦鞋杯行

君不見楊廉夫狂吟豪飲天下無又不見何元朗風流
文采猶堪想鞋盃之事久寂寥誰能押作煙花長秦淮
豔女字無瑕爲余笑脫乾紅鞵酒闌客出華筵上短窄

織新絲一綱平生恨根蒨裙低今日分明見巧樣細絢
碧綫香塵生風頭彎足花盤窄玉壺瀉處偏宜滿翠袖
籠來不奈輕杯行到手翻成啣雨類紅蓮仍惹粉蘂雨
初雲釀已淚依風秋月期應盡何須更築糟丘臺尊中
自有蒲萄醅何須更學邯鄲步尊前便是巫山路一搦
雙彎嬌自持于巡百罰醉休辭絕勝飛瀉西園夜不羨
凌波南浦時人生快意在行樂且向青樓買歡謔寶劍
徒令老仲升金門未必容方朔醉鄉恰喜傍溫柔莫問
城頭夕陽落

他鄉七夕篇

惑雨驅來火凉飈起自蘋爲期只在夕計日不成句撰
擬斜布星河影烏鵲無聲絲雲冷織女含羞束素粧牛
郎解笑低香寢此時遊子正沉吟芳醑盈尊可重斟簞
筵藕絲牽別緒盤盛菱角刺離心離心別緒無能已一
望月明三百里天上迢迢夜是年人間脉脉情如水却
憶蘇家懶下機也知大婿未青歸燈畔拈針穿綵縷房
前傍架曬羅衣曝衣穿縷年年事底事今年人不至凄
涼孤自下金釵寂寞思誰傳錦字豈料遂飄萍水頭空
餘張緒舊風流東閣梅經時獨坐西園飛蓋幾同遊郎
看倦馬爭投轄人生那得長爲客明當理棹歸去來雙
星已恨銀河隔

陰澄湖舟中觀衆女郎沐髮歌

湖陰半釀濃藍汁日黯出浴鏡光澄粉堞波搖菡萏浮
沙隄樹罨鷺鶿立彼美聯翩弭櫂來冰桃雪藕午筵開
誰家不挾吹簫侶若個堪當詠絮才邂逅相逢笑相顧
軟語殷勤道情素偶思王女洗頭泉爲乞銅僊承掌露
翠鬟欲解自生香何必三薰五蘊湯寒得蘭英休結佩
摘來桑葉已傾筐金盆沐處流脂滿爭向郎前較長短
髩厭偏隨弱指低梳鱗故逐纖肢綰須臾攏掠對斜暉
團扇涼生白紵衣衣帶飄飄餘滴水祗疑行雨楚峯歸

陳保御席上賦得相逢行贈白小姬

行遊偶過陳遵宅投轄開樽夜留客芙蓉池露天稍涼
楊柳搖煙月將魄畫屏銀燭燭齊光僊姝冉冉來高唐

當階響動珊瑚佩隔座香生縞素裳艷骨娉婷容色晬
自覺清真可人意蓐朱微剖齒偏明蛾翠輕揚眼尤媚
相逢相見難爲情笑向檀郎問姓名不是宮中秦弄玉
也應天上許飛瓊云與香山同一譜小字夜來行第五
二七芳季已破瓜樓頭鎮日教歌舞歌舞教成疊絕倫
學書曾學衛夫人彈棊竹院閑能解蹴踘花塲態轉新
有時低鬟按綠綺絃聲掩抑縈纖指曲沿文魚去復迴
昏空玄鶴飛還止我聞此語重沉吟不待橫陳情已濃
學箋爲奏相逢引洛水巫雲夜夜心

月下

非煙非霧亦非波素面凝輝冷艷多靈藥誤人應不淺

夜長偏自笑嫦娥

折花送鄰姬

花間隔院話淡淡斂態含芳已不禁折取一枝貽女伴
不煩傳語自知心

黃淳耀 字蘊生嘉定人

閨思

柳條不繫玉蹄騧拘作長鞭去路賒春色也隨郎馬去
粧樓飛盡別時花

黃承聖 字赤伯太倉人

惆悵詞

玉人只隔粉牆西認得花陰路不迷風動忽來牕下影

海棠枝上一鶯啼
當日相期十四春淡紅消盡綠枝勻湖州刺史來何晚
莫詠蛾眉早嫁人

譚元春 字友夏竟陵人

姊妹詞

姊欲養鸚哥問妹妹不許笑姊亦何癡鸚哥能言語

顧紹芾 字德文崑山人

子夜歌

春水若初長春城花始菲春情如柳絮亂著白門飛

蘭余

蘭余日午擁薰籠催起芙蓉尚怯風憶否往年芸閣底

倚鬟私語燭花紅

卓人月 字珂月仁和人

子夜歌

春柳日三眠將比春愁婦儂家擁夫壻三眠亦如柳

史玄 字弱翁吳江人

中秋攜新姬今宵出都 崇禎時弱翁在都門娶燕姬聰敏有色字之曰今宵德與盧侍御世淮賦傾城名士詩贈之一時屬和者甚衆乙酉後弱翁貧病今宵被遣今杳落爲村人婦矣

俄然出樊籠再游江海大瀼瀼白露秋我行已三年京
華貴柬溼龍沙事烽煙黃金嚢未土此輩無髙賢怪汝
蘭蕙姿識我思歸田相從願同行梳頭鞁馬前我家住

江南采菱復采蓮自從遠行役湖渚空潺湲今歸果何
如與汝相周旋大婦織流黃小婦陪機邊三日下兩絹
匹匹絲纏綿其中我讀書文史聲相宣陰陽事殊用教
化達以專念此洽幽趣豈計變空錢汝車我馬行明珠
雙照懸

邵繼思 字浙公丹徒人

桃葉歌

桃葉迎渡頭桃花豔春聽風雨落桃花始知桃葉好

春江曲

芳草蒙茸浸馬蹄珊瑚鞭指石橋西美人家在桃花岸
行到桃花路又迷

搗衣曲

征衫理就下關丁杵杵悽聲伴月殘淚落不知碪溼藍
拂來猶謂露花寒

翁遜 字謙一字老明吳江人

美人梳頭歌

夭桃夢聽鶯聲嬌綵綃幌影金梳搖鴛鴦錦衾暖宮月
曉光拂帳晴香飄曙明是花奪人目亂雲委地凝綠絲
珠鈿斜擁指纖纖除鴉蟬鬢明湘簾不勝嬌鈿怨脂膩
瀏翠翻憐半香背無奈嬌多春豔寵自愛粧成向花笑
輕裙翩蝶走芳菲無語閒揩整繡衣香鬆明媚倚誰惜
謾撥銀箏延落暉

古怨

雲暗鳳凰樓露溼鴛鴦尾花弄美人簾玲瓏明月下

朱士稚 字朗詣山陰人

步出夏門行

步出夏門去遙望城東路城東桃李花芳華垂朝露朝
露不至夕新人嘗游故故人蒲以萍新人芝以蘭故人
紈以素新人春合歡合歡五文鸞鴛鴦上頭安流蘇連
理垂盈盈自可憐可憐已殊故故人生長歎

馮舒 字巳蒼常熟人

閨春

春懶閒加添朝眠勝事兼繡堂猶下鎖花檻正垂簾金
鈿香風煖雕梁燕語尖試褰雙彩鳳還露玉纖纖

龔士驤 字季良義烏人

西湖曲

六橋羅綺媚晴霞綵袖風偏一向斜四百亭臺何處勝
香車未到莫飛花

楊弘 字□□□□人

竊典

京兆修眉史臨邛着酒鑪錦韉留鞍紫香瑣欲窺青瑣
腦銷金鼎蟠花冷繡屏最嫌芳徑曲防觸護花鈴

春恨

夜深星下祝花神不願求平安立春楊柳啞樓傷隔浦

牡丹入夢怕逢人一番但使成憔悴三月何嘗展恨顰只恐四時愁不斷東皇空指怨芳辰

徐 丁 字于王常熟人

柳絲別意

攪亂春愁是柳枝銷魂多在送迎時風絲試舞纔迎到露葉含啼又別離

沈祖孝 字[illegible]烏程人原名杲字因生

鴛鴦

貪看鴛鴦鳥雙飛得自繇一生誇比翼定是不知愁

蔣 鉞 字仲和蘇州人

古意

夢郎郎無語隨郎戲花底不得抱郎眠抱月羅幃裏

楊 補 字日補長洲人

觀友人家姬歌舞

舉體盈盈近燭紅音容都在不勝中柳絲自足嬌難定不爲章臺二月風

林佳璣 字[illegible]莆田人

陸司馬婁贈婦

遠遊多悲懷泛泛遵江汜憐儂樂芳園閒見逝綠水之子在高樓粲粲啟皓齒熠熠明珠珮囿以侍君子我行若秋鴻三時致雙鯉剖鯉得錯刀炎輝照玉指金石有時虧明星有時移春華及秋零不改此心期

侯玄演 字幾道嘉定人

七夕

浮槎遙聯玉繩長天女凌波能七襄渡後便教烏鵲散不妨歸路竟無梁

周思得 字養素錢塘人行靈官法先朝[illegible]年踰九十賜號弘道真人

夢遊仙詞

雲樹蒼茫月正明座中還遇董雙成玉簫吹罷桃花落猶記霓裳譜上聲

集句詩

陳 言 字于庭莆田人

豔曲

鬢雲斜嚲鳳釵橫 朱淑真 偷折花枝傍水行 花蕊夫人 要有惱人腸斷處 韋莊 慢回嬌眼笑盈盈 張泌

金鋪閒掩繡簾低 毛熙震 輕打銀箏墜燕泥 溫庭筠 憶昔花間初識面 歐陽炯 倚屏無語撚雲篦 李珣

觀麗人走馬

玉鞍初跨柳腰柔 花蕊夫人 嬌眼如波入鬢流 李太白 翠袂半將遮粉臉 [illegible] 掉鞭橫過小江樓 王建

絕句

寶鳳搔頭玉步搖 林鴻 艷粧容似海棠嬌 張籍 春情一種無聊賴 黃庭堅 重到桃花第四橋 劉[illegible]

芭蕉士女

寂寞無言斂翠蛾花陰試步學凌波玉顏空有嫦
娥貌不及芭蕉雨露多無名氏

劉芳節字聖道宜都人

閒情集句

絲絛雙蛾不自持曉庭和露折殘枝長疑好事
皆虛事李商隱莫道佳期竟後期舊曲聽來猶有恨
柔腸結盡轉相思遙知更有難忘處射雉
春風得意時
纖纖初月上鴉黃不把雙鈎鬪畫長蒼奈忽
開西子面芙蓉不及美人粧王昌齡對題錦字添新恨
閒門對幽花識舊香欲說春心無所似池邊顧步
兩鬢蓊庭
勞破雲鬟金鳳凰夢回餘念屬瀟湘徒勞掩袂傷
鉛粉但惜流塵暗燭房兩臉酒醺紅杏妒
一叢高髻綠雲光粧成祇是熏香坐欲捲珠簾
春恨長
舊事淒涼不可聽今紅怨綠影亭亭翠屏斷續
愁兼恨杯酒醫連醉復醒新睡起來思舊夢夜
香燒罷掩重扃綠窗孤月移花影銀燭秋光冷畫
屏杜牧

螢歌

粵東俗謠有螢歌云云

老龍山下有狂風老龍山上月朦朧檳榔勸郎郎不醉
辜負奴奩一點紅

神鬼詩

瑤華洞仙女

蠟箋詩

洪武辛酉林鴻子羽爲將樂縣訓導與客游
玉華洞酒酣藉艸而臥夢入瑤華洞天洞主
之三女小字芸香延入天葩軒索有詩集題
曰霞光女郎曰嚴若階列地仙職司文衛凡
文人才子之詩皆錄集中以備上帝御覽妾
見君詩數十首至一鳥鏡天淨萬花湮雨香
與檄雨古壇瞑禮星宿殿開之何尤嚴若所
稱質也因揮翰賦詩醫連而覺翌日避客獨
游夢徑宛然石壁阻絕澗深莫測鴻書一詩
投之如炊黍許見蠟箋浮詩云云覽畢衍所
得箋乃一黃葉字亦隨滅矣子羽有記甚詳

天葩小院敞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
晚峰長想黛眉青

閒情集卷五終

閒情集卷之六目錄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姚　紉子搴校
吳郡　錢中諧宮聲　計東甫草
　　　徐秉義果亭　顧湄伊人　訂

閨秀
王司綵
宮詞
沈瓊蓮
宮詞四首
王莊妃

自歎
夏雲英
立秋
陳德懿
春艸
楊文儷
折楊栁
采蓮女
黃氏
寄夫
儲氏
戲贈小姑
馬閑卿
七夕
端淑卿
採蓮
劉氏
寄衣
張紅橋 附林鴻詩
子羽投詩
紅橋荅詩
子羽定情詩

紅橋詩
子羽夜至紅橋所居三首
紅橋和詩三首
子羽金陵寄紅橋詩七首
酬別子羽七絕句
子羽哀詞
田娟娟
題扇詩
寄木元經
慰元經
病劇寄木生

孟淑卿
長信宮
香奩冬詞
春日偶成
春歸
秋夜
登樓
秋日書懷
朱靜菴
惜春
閨怨

染甲
夜坐
春雨
春睡詞
潘氏
春詞
王素娥
獨愁
斗娘
送夫四絕句
顧氏

春日
董少玉
子夜歌
憶別
海棠花
馬氏
秋閨夢成詩
屠瑤瑟
子夜歌
春日白苧詞
沈天孫

自君之出矣
游僊曲
明妃
鄧氏
東園踏青
王虞鳳
春閨詞
陸卿子
萬曆宮詞
徐媛
宮怨二首

沈紉蘭
早春憶外
黃淑德
春晚
項蘭貞
栁枝詞
沈宜脩
初夏教女學繡有感
葉紈紈
春日感懷
葉小鸞

春日曉粧
詠隣牀美人二首
張倩倩
過行春橋
沈智瑤
春日
憶昭齊瓊章兩甥女
劉雲瓊
春閨
梅生
寄外

呼文如
宛轉詞歸丘生後作
王微
僊家竹枝詞
擬燕子樓四時閨意
秋夜送別
問侍兒月上花梢幾許
孫瑤華
次韻汪仲嘉戲代蘇姬寄吳郎之作
栁是
春日我聞室作

除夕
西泠二首
朱斗兒
送人
趙麗華
答人寄吳箋
姜舜玉
泊濠曲
景翩翩
寄陳生廻文
馬守貞

賦得自君之出矣二首
趙彩姬
燕來
憶故居
續首句成韻二首
朱無瑕
閨夢
春閨怨
鄭如英
閨怨
雨中送別蓮生

楊玉香
答林景清
周文
萩春
季貞一
答情人
楊宛
舟泊黃河與止生舟隔兩岸口占寄示
張璧娘
寄林子真秀才
許景樊
古別離
效崔國輔
西陵行
德介氏
送行
閒情集卷之六目錄終

閒情集卷之六

吳江顧有孝茂倫原編

平湖陸世楷孝山增輯　姚　紉子搴校

嘉善魏學渠子存　華亭董兪蒼水

山陽丘象升曙戒　桐城姚文燮經三　叅

王司綵 宣德中女官

宮詞

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

玉簫嗁徹月明中

錢謙益曰永樂中有高麗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王李芳遠所進而權妃穠粹善吹玉簫最爲寵倖永樂八年薨謚恭獻芳遠驛送妃父永均予升光祿大夫食祿不管事尋遣

歸國宣德中宰賜自分米布可錄此詩專爲權妃而作寧獻王宮詞有云忽聞宮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又有三十六宮秋月白美人月下教吹簫之句皆記其實也近刻宮閨詩史遂載天外玉簫一首爲權妃之作今削[illegible]正之

沈瓊蓮 字瑩中烏程人給事禁中爲女學士

宮詞

尚儀引見近龍牀御筆親題墨色香幸得唱名居第一

沐恩舞蹈謝君王

香霧濛濛罩碧櫳青鐙的的燦銀缸內人何處教吹管

鶯起庭前鶴一雙

曉臨鸞鏡整梳粧高髻新興一尺長花影玲瓏人下直

開籠自放雪衣娘

明牕棐几淨爐薰閑閱僊書小篆文晝永簾垂春寂寂

碧桃花映石榴裙

王莊妃 鎮江人○錢謙益曰嘉靖初選民間采女入宮未得幸題詩自嘆上見而憐之名當御遂有寵冊爲貴妃年未三十而薨諡曰莊妃

自歎

悶倚雕闌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

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天色淨風吹金鎖夜聲多

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若何

夏雲英 周憲王宮人

立秋

秋風吹雨過南樓一夜新涼是立秋寶鴨香消沉火冷

侍兒閒自理絲綫

陳德懿 仁和人都御史李昂之妻

春艸

無人種春艸隨意發芳叢綠遍郊原外青回遠近中羅

煙粘落絮和雨襯殘紅不解王孫去凄凄對晚風

楊文儷 仁和人侍郎孫文恪公陞之繼室

折楊柳

昔年臨岐路柔黃綴樹生今來歸故里踏綠與樓平花

起輕飄絮條聲巧囀鶯因看攀折處記取別時情

採蓮女

若耶採蓮女日出蕩輕橈慣識谿中路歌聲入畫橋

黃氏遂寧黃簡肅公珂之女新都狀元楊愼繼室、錢謙益曰用修在史館正德丁丑以諫[illegible][illegible]不報引疾歸里門季王安人李文明季綠髮黃氏[illegible][illegible]之寄詩老閑撫宗、往及文忠公卒用修參[illegible][illegible]定遠門而安、主蜀花宗岐爲安人博通經史成第北聞門藺核用倦木嚴禪之詩不多作不寄稍壁子弟不得見也寄用修長句及小詞爲集林傳請而用修詩亦云易求海上琅較精婉得閭中錦字書讀者傷之

寄夫

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儲氏泰州人文懿公瓘之女孫興化來人成學

戲贈小姑

天桃灼灼向牕前十二闌干次第看昨夜雨聲三四點惜花人聽未曾眠

馬閑卿字芷君江寧人陳翰林魯南之繼室

七夕

靈鵲成橋事有無人間今夜憶黃姑倚牕坐久秋聲動一葉西風到碧梧

端淑卿當塗人適丹湖儒官芮儒

採蓮

風日正晴明荷花蔽洲渚不見採蓮人只聞花下語

劉氏吳縣人適洞庭蔡正甫正甫久留都門劉氏寄衣作詩

寄衣

不隨織女渡銀河每到秋來幾度歌歲歲爲君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刀未動心先碎針線纔縫淚已多長短只依元式樣不知肥瘦近如何一云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腳那能抵淚多

張紅橋錢謙益曰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聰敏善屬文索有予欲妾翁紅橋不可語文排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於是縣態之上成以五七字焉蕣邑子王恭自自徨場一院而已都不雷意長衆王倆貸姑都故窃見其歸起寄之以詩怒其軒齋滾居不甫倚他快而合倆之友幅清林鴻道過其居雷翁東都遇見泉焚香延簡花鄰贈投寄張林詩宮之爲爲桉爭面許壇壽詩賀鴻曰張娘子案頭詩卷堆黠曾未押宅今屬和君詩識所希有謁大喜過塑使想道般別越月餘始復命鴻遂合其家以外室處之自是明和推毅情好日焉倚盛飾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傳容賭侍見港鏡鴻與張鄰作酥乳雲鬟二詩調之張

愈怒倆加其意乃挽鴻游三山越數日鴻以歸夜全所居孫方倚橋前學鴻賦三絕句張倚和馬趣一予鴻有金陵之游唱和大江東一闕雷連惜別又明季鴻門命陵背撲魚見一閩絕句門前宋自鴻奈後羽坐小樓觀影欲絕及見鴻詩詩宗念咸吳不數片西辛鴻歸遣往訪之及至紅橋聞張已卒失聲號絕傍怨之際忽見琳頭王瑤块懸一緘拆之有蝶戀花詞及七絕句鴻哀怨不勝賦哀詞辭之王恭恭和焉自後鴻舫過紅橋轍悒怏累門鴻妻朱亦能詩季十九而卒朱寄鴻詩有朝天行浦之句亦了羽應名後作也

子羽投詩

杜牧焚香酒半醒露華如水點銀屏含情欲訴心中事羞見牽牛織女星

紅橋答詩

梨花寂寂鬬嬋娟銀漢斜臨繡戶前自愛焚香消永夜

從來無事訴青天

予羽定情詩

雲娥酷似董嬌饒每到春來恨未銷誰道迷山天樣遠
畫闌咫尺是紅橋

紅橋詩

芙蓉作帳錦重重比翼和鳴玉漏中共道瑤池春似海
月明飛下一雙鴻

予羽夜至紅橋所居

溶溶春水漾嬙瑤兩岸燕蒲長綠苗幾度踏青歸去晚
卻從燈火認紅橋
素馨花發暗香飄一朵斜簪近翠翹寶馬歸來新月上

綠楊影裏倚紅橋
玉階涼露滴芭蕉獨倚屏山望斗杓為惜碧波明月色
鳳頭鞋子步紅橋

紅橋和詩

桂輪斜落粉樓空漏水丁丁燭影紅露溼暗香珠翠冷
赤闌橋上待歸鴻
橋外千花照碧空美人遙隔水雲東一聲寶馬嘶明月
驚起沙汀幾點鴻
草香花暖醉春風郎去西湖妾向東斜倚石闌頻悵望
月明孤影失飛鴻

予羽金陵寄紅橋詩

女嬃江上送蘭橈長憶春纖折柳條歸夢不知江路遠
夜深和月到紅橋
驪歌聲斷玉人遙孤館寒燈伴寂寥我有相思千點淚
夜深和雨滴紅橋
殘燈暗影別魂銷淚溼鮫人玉綫綃記得雲娥相送處
淡煙斜月過紅橋
春衫初試淡紅綃寶鳳搔頭玉步搖長記看燈三五夜
七香車子度紅橋
一襟離恨怨魂消閒卻鳴鸞白玉簫燕子不來春事晚
數株楊柳暗紅橋
傷春雨淚溼鮫綃別雁離鴻去影遙流水落花多少恨

日斜無語立紅橋
綺窗別後玉人遙濃睡纔醒酒未消日午捲簾風力軟
落花飛絮滿紅橋

再別予羽七絕句

牀頭絡緯泣秋風一點殘燈照藥叢夢吉夢凶都不是
朝朝望斷北來鴻
井落金瓶信不通雲山渺渺暗丹楓輕羅露溼鴛鴦冷
閒聽長宵嘹嚦鴻
寂寂香閨枕簟空滿階秋雨落梧桐內家不遣圓咬去
音信何緣寄塞鴻
玉筯雙垂滿頰紅關山何處寄書筒綠窗寂寞無人到

海闊天高怨落鴻

衾寒翡翠怯秋風　郎在天南妾在東　相見千回都是夢
樓頭長日妒雙鴻

半簾明月影朣朧　照見鴛鴦錦帳中　夢裏玉人方下馬
恨它天外一聲鴻

一南一北似飄蓬　妾意君心恨不同　他日歸來也無益
夜臺應少弊書鴻

于羽哀詞

柔腸百結淚懸河　瘞玉埋香可奈何　明月也知留珮玦
曉來長想畫青蛾　仙魂已逐梨雲夢　人世空傳薤露歌
自是忘情惟上智　此生長抱怨情多

田娟娟　[illegible]

題扇詩

煙中芍藥朦朧睡　雨底梨花淺淡粧　小院黃昏人定後
隔墻遙辨麝蘭香

寄木元經

閒郎夜上木蘭舟　不數歸舟祇數愁　半幅御羅題錦字
隔牆界贈玉搔頭

慰元經

碧玉杯中琥珀光　燈前把勸阮家郎　不須苦憶人間世
萬樹桃花即故鄉

病劇寄木生

楚天風雨繞陽臺　百種名花次第開　誰遣一番寒食信
令歡廊下長莓苔

孟淑卿　蘇州人訓導孟澄之女

長信宮

滿堦紅葉雁聲頻　永巷秋深拔恰神　君意一如秋節序
不教芳艸得長春

香奩冬詞

默坐深閨思有餘　霜成漸覺襲衣裾　青綾被冷無鴛夢
紫塞天寒斷雁書　竹葉舞風侵戶響　梅花和月上窗虛
雙蛾爭似庭前柳　臘盡春來忽又舒

春日偶成

凝眸韶光日正長　蝦鬚簾捲燕飛忙　畫樓絲管歇楊柳
舞榭紅多睡海棠

春歸

落盡棠梨水拍堤　萋萋芳艸望中迷　無情最是枝頭鳥
不管人愁只管啼

秋夜

荳花雨過晚生凉林館孤眠恹夜長自是愁多不成寐非絲金井有啼螿

登樓

爲憐春盡不登樓總爲南樓動遠愁滿地落花紅雨亂接天芳艸綠雲稠

秋日書懷

蟬咽庭槐泣素秋幾行新雁度南樓天邊莫看如鈎月鈎起新愁與舊愁

朱靜菴 海寧人錢塘周濟之妻

惜春

挂樹游絲旖旎捲簾飛絮輕狂杜宇喚將春去小桃落盡紅香

閨怨

啼鳥驚回曉夢醒起來無力倚銀屏蛾眉未得張郎畫羞見東風柳眼青

染甲

金盤和露搗蹢俊紅透纖纖玉笋芽翠袖能香理瑤瑟綠陰新綻海棠花

夜坐

哭蘭初出悄無眠數盡更籌覺寐寒柳色弄陰春已暝角聲吹月夜將闌金爐火冷沉煙細羅幌風生蠟炬殘

獨坐空庭望銀漢碧天如水露團團

春雨

溼雲漠漠雨如絲花滿西園蝶未知金屋曉寒鶯語澀畫樓春晚燕歸遲宮桃有恨啼紅淚煙柳多情斂翠眉檀板金尊久寂落孤城愁聽倚聲悲

春睡詞

茸茸芳艸合新綠露井夭桃錦尖綻石闌干外早鶯啼又喚春光到華屋綺窗花影搖珠箔玉人夢破春濃濃雲髮半嚲鳳釵滑枕痕一縷消輕紅香汗輕輕透金溼含情欲起嬌無力海棠庭院鳥聲和睡起東風一竿日

潘氏 [illegible]

春詞

小窻閒坐月朦朧望斷天涯思不窮黃蝶亂飛花影裏卻疑春在杏花中

王素娥 [illegible]人王鎮翁女胡節妻

獨愁

黃昏愁聽雨蕭蕭挑盡殘燈夜寂寥綠綫難拈腸欲斷熏籠香冷火應消

斗娘 [illegible]

送夫四絕句

疋馬離違日黃花正晚秋客心空自適莫爲[illegible]多憂

遥遥風塵路遥青滿目愁思君不成寐月上看牽牛
寂靜聞天籟愁眼起夜迢迢隣江海別殘月夢君時
因緣嗟不偶永別事堪傷縱經多辛苦君看莫易忘

顧　氏 [illegible]

春日

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艸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叶春鶯 [illegible]

董少玉 [illegible]

子夜歌

涼風吹北牖槐陰潑幾許帶露滴荷花笑共鴛鴦語

憶別

憶別河橋柳青青送馬蹄妾心與羌笛無日不逝西

海棠花

小樓風定月初斜紫玉新枝綰落霞睡起不堪重秉燭
春來愁殺海棠花

馬　氏 [illegible]

秋閨夢成詩

夫重封侯妾愛輕漫歡瓏瑚戀樂更游魂自昔人何在
芳艸無言路不明彷彿玉關傷舊別徘徊油幕訂新盟
夢回簪馬迎風處猶是沙場鐵戰聲

屠瑤瑟 [illegible]

子夜歌

子夜夜轉長簾前月華吐只解歌調工誰識歌心苦清
商激涼風良人在淮楚

春日白苧詞

條風吹花花拂箏上林宮柳鬧啼鶯日暖高臺樓落英
翩躚粉蝶雙翅輕裸花穀雨不勝情夜月寶瑟朽無聲
遊人迎袂出東城春衫襴裙挾玉笙睡妾不言淚暗傾
別恨縈牽羞獨行

沈天孫 [illegible]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孤月照虛牖思君如飛花隨風不回首

游仙曲

清溪白石出胡麻香發瑤池九影花見說玄都無甲子
春光常住阿環家

明妃

寒花黃沙入馬蹄玉關千里雪沾衣君恩不逐金刀斷
淡淡香魂月下歸

鄧　氏 [illegible]

東園踏青

芍藥叢邊露氣沉映芳艸裏雨尋桃花濺日紅淺淺
柳暗迷煙翠淺淺何處香泥桃燕誰家晴檻曉時鈴
情寒羅袂渾無力斜倚東風背玉階

王慶度 □□□□人

春閨詞

融和天氣喜新晴爲愛尋花卻放針玉枕夢回人寂寂

瑤琴擱罷院沈沈綵箋駁水穿荷影紫燕銜泥織柳陰

畫閣金爐香欲盡排聰滿地落紅深

陸卿子 蘇州人尚寶卿陸師道之女太倉趙宦光凡夫之妻

萬曆宮詞

錦帳簾明玉殿高六宮歸去夜迢迢莫言遠角悲聲切

月到披香最寂寥

徐媛 字小淑蘇州人副使范允臨之室與陸卿子稱吳門二大家

宮怨

金屋香吹粉蝶香夜寒高碧見河梁雙星不向人間照

冷盡梨花白玉牀

脈脈深宮桂殿涼阿嬌金屋夜飛霜千金莫買相如賦

白首文君怨已長

沈紉蘭 字閒蕙嘉興人參政黃承昊之妻

早春憶外

映日初花隔檻明春風嫋嫋透寒輕傷心怕聽枝頭鳥

莫向王孫歸路鳴

黃淑德 字柔嘉嘉興人黃承昊從姑士人屠耿孫之妻

春晚

春風日日閉鎖閒門柳老花殘鶯自啼寂寞小庭天又暮

一鉤新月挂柳西

項蘭貞 字孟畹嘉興黃卯錫之妻

柳枝詞

綠樹陰陰映酒旗欲牽春色上柔枝年年爲惜征夫別

折盡東風總不知

沈宜修 字宛君吳江人副使沈珫之女工部主事葉紹袁之妻生三女長紈紈次蕙綢三小鸞皆能詩

初夏教女學繡有感

憶昔十三餘倚牀初學繡不解春惱人惟譜花合莖十

五弄琦簫柳絮吹綿細字作試鞦韆芳躑花陰迴十六

畫蛾眉蛾眉春欲瘦春風二十年脈脈空長晝流光幾

度新曉夢還如花落盡薔薇花正是愁時候

葉紈紈 字昭齊進士袁儼之媳

春日感懷

羅袂淸寒舊日香啼痕幾度濕李芳無情惆向東風立

有恨誰憐一夢長

葉小鸞 字瓊章一字瑤期許字張氏未嫁卒

春日曉粧 時年十二歲

攬鏡曉風淸雙蛾畫未成簪花初欲罷柳外正鶯聲

詠畫屏美人

庭雪初消月半鉤輕漪月色共相流玉人斜倚寒無那

兩點春山日日愁

紅淚舉淺坡芳季閒倚晴絲覆綺煙何似美人腸斷處
海棠和雨曉風前

張倩倩（吳江人[illegible]之子也）

過行春橋

行春橋上月如鈎行春橋下月欲流月光到處還相似
應照銀屏夢裏愁

春日

春衫帶緒縷金綃晝永空閒碧玉簫情到寄將何處好
曲欄杆外折紅蕉

沈智瑤（[illegible]之女）

憶昭齊瓊章兩甥女

獨立閒庭憶玉人露桃花下月如銀人間縱有傷心事
不及泉臺半夜春

劉雲璚（[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妻）

春閨

百舌五更啼啼春鶯繡閣王孫歸未得芳艸自萋萋

梅生（[illegible]之女）

寄外

落葉滿庭階秋風吹復起遙憶別離人寂寞何堪此（[illegible]）

呼文如（[illegible]）

寄轉詞歸江生後作

赤壁磯蟠桃宴妾季二八郎相見鬖鬖鎖燕子樓空妝
繡被為郎留郎溯海妾鄂渚銀河相望牛與女妾倚閣
郎懸車文君自奔馬相如郎吟詩妾勸酒彩毫巨羅日
在手郎操瑟妾鼓琴天長地久同一心珠為燈玉作窟
妾是小星郎是月錦障泥繡屧韉郎乘駟馬妾坐輿斧
代柯則不遠若有曲直在郎眼心百折腸九迴郎今爾
死妾焉辭

王微（字修微[illegible]人自號草衣道人）

偎家竹枝詞（[illegible]作）

閩蹊誰識女郎身銀浦前頭好問津朝罷玉宸無一事
壇邊閒作掃花人

擬燕子樓四時閨意

淡煙如夢樓重帷樓外晴絲與淚吹判得暫花笑憔悴
不能輕薄學楊枝

何須鶯語喚春回濃綠眉痕展不開多謝竹愁梁上燕
只將孤影入樓來

羅衾自疊怯新寒無寐偏憐夜未央生死樓前十年事
枷蛩簾月細思量

照心殘燭見妝空死憶分明夢不通纔到四更窗外白
啼寒輕絮一樓風

秋夜送別

握手應無語離亭日漸遲霜空天不曙月好夢無多莫

言君忿急妾思逐流波
問侍兒月上花梢幾許
晚香澹澹出花枝清夜憁紗坐起遲最愛月明愁見月
月痕猶喜侍兒知
孫瑤華 字靈光金陵曲中名妓歸于新安汪景純
次韻汪仲嘉戲代蘇姬寄吳郎之作
緣來嬌愛競新知空結同心不忍持山上蘼蕪寧再遇
陵西松柏詎相期羅襦明月君休繫紈扇秋風妾不辭
極目自憐春欲盡流鶯飛處草離離 錢謙益曰汪仲嘉有代蘇姬寄怨所艷之詩一時詞客屬和盈帙吳非熊尤岸然自負靈光詩十出香閨筆欲祚景純于駁聲以手斷不余詩序皆清勁婉約真閒房之秀也

柳是 [illegible]
春日我聞室作
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正薄寒此去柳花如夢裏
向來煙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帳容顏獨自看
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
除夕
合尊候歲羨良綺席羅帷攬瑞光小院閒爐如白晝
兩人隱几自焚香繁憂思雪偎殘漏照室華鐙促艷粧
明日珠簾侵曉捲鴛鴦羅列已成行
西泠
西泠月照紫蘭叢楊柳絲多待好風小院有香皆冉冉

此葉首圖配補

新花無夢不濛濛金吹油壁朝來見玉作靈衣夜半逢
一樹紅梨更惆悵分明遮向畫樓中
微波一曲月春苔聲起西泠蕉葉涼杜宇每隨金管發
春風不及玉盃長邀人畫舫鬪鸚鵡游女新綾織鳳凰
光是綺花輕蝶裏祇應十步有蘭香
朱斗兒 號素娥
送人
楊子江邊送玉郎柳絲牽挽柳條長柳絲挽得行人住
多向江頭種兩行
趙麗華 字[illegible]小字寶英上元人
答人寄吳箋

感君寄吳箋箋上雙飛鵲但效鵲雙飛不效吳箋薄
姜舜玉 號竹雪居士[illegible]舊院妓
泊濠曲
芙蓉帶結紅鴛帶楊柳絲牽紫燕飛獨棹蘭舟何處窗
季季飄泊待郎歸
景翩翩 字三昧建昌青樓女
寄陳生迴文
簫吹靜閣曉含情片片飛花映日晴寥寂淚痕雙對枕
短長歌曲幾調箏橋垂絲柳侵簷淡樹繞紅雲拂袖輕
遙壁四山青極目銷魂黯處亂啼鶯
馬守真 字湘蘭一字月嬌金陵人

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怕聽侍兒歌歌入離人耳青衫淚點多

自君之出矣不共舉瓊巵酒是消愁物能消幾箇時

趙彩姬 字今燕舊曲中與馬湘蘭齊名

燕來

獨坐掩羅幃愁看雙燕飛思君不如燕一歲一來歸

憶故居

柳絮春泥玉壘封珠簾深鎖暮煙濃分明記得雙棲處

夢繞青樓十二重

續首句成韻

桃源人去絳幃寒强折花枝帶笑看月上梅梢空有影

風吹柳絮不成團

桃源人去絳幃空萬樹桃花春未殘洞口有雲留白鶴

人間無路見青鸞

朱無瑕 字泰玉江寧人

閨夢

清霜飛急漏聲遲遥夜孤幃憶別離幽夢欲成明月去

却憑何處照相思

春閨怨

學語新鶯驚夢起紅粧滿樹傍桃李秊華不管是風情

十二闌干春獨倚

鄭如英 字無美小名妥金陵舊院妓如皋冒伯麐集無美及馬湘蘭趙今燕朱泰玉之作爲

秦淮四美人詩

閨怨

曲曲迴廊十二闌風飄羅袂怯春寒桃花帶雨如含淚

只恐多情不忍看

雨中送期蓮生

執手難分處前車問板橋愁從風雨長魂向別離銷客

路雲兼樹粧樓暮與朝心旌誰復定幽夢任搖搖

楊玉香 金陵娼家女

答林景清

銷盡爐香獨掩門琵琶聲斷月黃昏愁心正恐花相笑

不敢花前拭淚痕

周文 字綺生嘉興人

暮春

曾共看花發無端又落花春歸君亦去誰與惜秊華

季貞一 常熟人

答情人

寄買紅綾束何須問短長妾身君抱裏尺寸自思量

楊宛 字宛叔金陵名妓

舟泊黃河與止生舟隔兩岸口占寄示

浪打鴛鴦兩岸飛兩心相望共依依何如溪上眠沙穩

相逐相呼趁月歸

張璧娘 錢澂齋曰張璧娘閩之良家女也歸半載而夫[illegible]妖美[illegible]偏少年慕而挑

Ξ121.7
20d(172)
ZW 21101000824768

之無不已粉黛林子真之才而越習爲所居樓上又有復閣使侍婢引林登樓閣中往來甚秘林校家暮請執父公署壁娘感想而發子真有感其詩云樓梅花聽覺奈愁何曲宋樓臺長送花得去年今夜月美人吹入笛聲多爲樂府留善吹笛常僭詣子真烏石山房倚梅花吹笛故林詩記其事

寄林子真秀才

黃消鶴子翠消翎簾捲愁冰帳九華偎纓從來腰束素
釧金鬆盡倚纏紗脉前弱態眼新柳枕上廻鬟壓落花
不信登牆人似玉斷腸空盼宋東家

許景樊 字[illegible]朝鮮人[illegible]見錢[illegible]適進士金[illegible]

古別離

轔轔雙車輪一日千萬轉同心不同車別離時屢變車
輪尚有迹相思獨不見

效崔國輔

春雨暗西池輕寒襲羅幕愁倚小屏風牆頭杏花落

西陵行

錢塘江上是儂家五月初開菡萏花半嚲烏雲新睡覺
倚闌閒唱浪淘沙

德介氏 見錢牧齋列朝詩集

送行

琵琶聲裏寄離情怨入東風曲不成一夜高堂香夢冷
越羅裙上淚痕明

卷終

斗湖郭襄圖阜旭　趙　沺汎青
陸　埜曠菴　沈　皡日融谷
陸　菜義山
吳江潘　鏐雙南　顧　靜始菴
畢緯前西臨　鈕緒生起文
吳應辰友汪　黃　容敘九
沈永溢三益　鈕紘生甲先
吳樹臣大馮　沈　澍泗文
顧　珧有光　鈕　熹文成
周威亮幼良　顧廷臣屏遲
錢守中書紳　李其超次膺
吳世標赤霞　秦士虬著求
李世雄漢雲同訂

閒情集卷之六終